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二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50/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二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9.62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三二九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皇明文徵七十四卷(二)

〔明〕何喬遠輯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四年自刻本

釣臺集二卷

〔明〕楊東編
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三年刻本

皇明文徵七十四卷(二)

〔明〕何喬遠輯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四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文徵七

十三卷》提要

皇明文徵卷之四十二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說

天道

縉紳

劉基

天說上

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有諸曰否天烏能降禍福於人哉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

皇明文徵

卷四十二

一

大

惡天之道也爲善者未必福爲惡者未必禍天之心違矣使天而能降禍福于人也而豈自戾其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亦明矣曰然則禍福誰所爲與曰氣也曰氣也者攷攷焉爲之與曰否氣有陰陽邪正分焉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常物之遭之禍禍形焉非氣有心於爲之也是故朝菌得濕而生晞暘而死靡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有心於生死之也生於其所相得而死於其所不相

得也是故正氣福善而禍惡邪氣禍善而福惡
善惡成於人而禍福從其所遇氣有所偏勝人
不能禦也曰然則天聽于氣乎曰否天之質茫
茫然氣也而理爲其心渾渾乎惟善也善不能
自行載於氣以行氣生物行而滯於物於是乎
有邪焉非天之所欲也人也者天之子也假於
氣以生之則亦以理爲其心氣之邪也而理爲
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
均之不肖而以爲子非堯舜之所欲也螻蚋生

皇明文徵

卷四十二

二

大

於人腹而人受其害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
則天果聽于氣矣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
於一時必有復焉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
未嘗有息也故其復也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
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是已曰距之壽操懿之
得其志而子孫享之豈天之有所私邪曰氣之
復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也不久故爲惡之人
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卒享福祿而無害當其身
而受罰者先逢其復者也享福祿而無害者始

終乎其氣者也以懿繼操以裕繼懿不於其
而於其後昆謂天之有所私不可也故見禍福
而爲之天降于人者非也氣未復而以禍福責
於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歿壽不二修身以
俟惟知天者能之

天說下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於人與曰
否天以氣爲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
晦明寒暑天地之喘吁呼噓動息啟閉收發也

皇明文徵

卷四十二

三

大

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
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
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爲暴風鬱而爲虹蜺不平
之氣見也抑抑憤結迴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
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
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
星妖暈背稜氛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
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癘癘天札
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猖中天之病氣而

不知其所爲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於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灾朱均不才爲器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于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爲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所以配天地爲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鑒也朱均不肖堯舜鑒而鑒之桀紂暴虐湯武文鑒而鑒之周末孔子善鑒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于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鑒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鑒桓靈以鈎吻爲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繇是病入于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鑒者舉而行之

元氣復矣作天說

程敏政

報應說

淮陰侯佐高祖平列國取項羽天下之大功也而見殺于女王主何進與袁紹謀誅宦者安帝室天下之大忠也而見殺于寺人此後世君子所爲痛惜者也予獨以謂之二人者亦自有殺身之道焉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蓋福善禍淫之理相爲隱伏其見諸人者捷如影響之於形聲人但見其感應之遲遂以爲彼蒼者若罔聞知殆所謂喪天者也以史考之酈食其不煩尺矢片甲下齊七十餘城其功偉矣而淮陰嫉之自以已爲大將握重兵在外而功反出書生下遂進兵擊齊齊王以食其爲給已也而烹之則烹酈食其者非齊王乃淮陰也何太后專制孝仁董后積不能平而進以太后之兄爲大將軍執國政且惡董后之姪重其權勢與已同乃

誣奏董后不宜居京師少帝許之進遂發兵圍董氏之宅收重免官俾之自殺董后亦以憂死則殺董重者非少帝乃何進也夫二人者嫉人之有功忌人之軌已必欲取而置之死地乃欲保成功永終於幸死于牖下其亦不思之甚矣然則二人者之死特假婦寺之手耳彼食其與重何罪哉傳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也二人者忌嫉之念一萌而殺人之心無所不至然卒之亦足以自殺其身則福善禍淫之理蓋可畏矣嗟夫功過不相掩也彼二人者功忠固可痛惜然表而出之特以戒夫世之忌嫉者

皇明文徵

卷四十二

六

大

地理

經緯

盧龍雲

攀倒井說

井在邯鄲西北去城二千里世傳光武逐王郎於此士馬俱渴因無汲具輒攀倒飲之事涉荒

唐志者謂滹沱水合之事可以類觀或天所以相光武者當如是耳余初未之信也及親履其地諦視久之則傾側之狀頗存土人指余曰此水高下不平以繩測之東西相去尚二寸許余曰噫此其故難知已夫天至無私也而何獨私於光武水至平也何茲水之失其平者若此易稱改邑不改井謂其居所而有常也何茲井之失其常者又若此其故難知已天下之以有所私而失其平失其常者又何限哉滹沱之水雖爲光武一合然未畢數騎而卽解後世僅得於傳聞耳獨此井與此水猶若未能盡復其初也意者有巨靈主之昭示其私於千百世之下而使爲有目者所共睹耶況人而一有所私也縱可以掩覆於一時其亦安迺乎後代之指摘哉

皇明文徵

卷四十二

七

大

人生

縉紳

孫作

相說

相人之法論形而取舍之此世俗瞽伎之見不唯不足以知人而吾所以取人者一失其當則未免喪心挫志茫乎君子小人之不暇擇矣九方臯天下之善相馬者其求馬也物色牝牡不能知而不失其爲良馬故伯樂曰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羸在其內而忘其外善相人者亦然相雖定於形神氣色之中見常在於形神氣色之外余嘗學此而得二法一曰變

皇明文徵入卷四十二

八

六

張 袞

勿藥說

皇明文徵入卷四十二

九

大

束而爲峽流而爲川人見其異耳然而汪洋起伏之形悍怒崩蹙之勢萬變不常而大小淺深之數可以智測者其理一也里士陳君漢翁善相人與余言悉合故錄此以遺漢翁而士大夫得吾說以通之亦或有以知相非進於技而已也漢翁通敏博藝舉止落落如物外人尤善飲酒遇所得輒送酒家嘗爲學官不久卽棄去

三極之根產於大行詰曲之嶺真氣融結形乃感縮於龍蛇之有瘻此雖喻言然非龍不能喻也貴之也十圍之木輪囷詭特陵諸嶢峴之杪液流擁腫如肉有瘻大匠睨而異之刻之以爲斟挹酒漿之具設於堂檻貴重加諸犧象金疊之上木非瘻無以示其奇也石川子具龍蛇之德棟梁之材忽然而瘻生不藥而瘻亾是猶石川子間出奇言以驚世是亦瘻也胷中浩浩返其自然則其常者固在矣此瘻之所以亾也於

是乎作勿藥說

鄒守愚

赤子說

赤子生決二旬蠕動然嘔煦然無所知也已方其睡且熟也扶之不驚徐而叩之不悟也未幾怡然以笑余驚使家人燭之其面有喜色赤子不知也曰曷爲乎然家人曰是其夢也未幾復大驚以啼若號若訴余驚使家人燭之其面猶有怒色赤子不知也余曰曷爲乎然家人曰是

皇明文徵

卷四十二

十

沈

亦其夢也頃臾而赤子亦寤余曰赤子亦有夢矣乎其夢也亦有喜與怒矣乎不然不宜有是也其始生也湛一內涵形感客絕其心空若天然不當有憧憧焉者于其間舉吾身皆外也然而孰順以喜孰逆以悲夜之夢晝之爲也不然則其思也不然則其因乎不然則其幾之先也赤子方浹旬爲邪因邪思邪幾邪其必不然矣乃有喜與怒者於夢乎形焉其亦何從而得之邪吾以是伏思之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自其始生之時而已然也當是時也無赤子與聖人之異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然則聖人者其果天錫之崇名而異之邪能不失之而已矣吾悲夫世之以喜怒自鑒其真者何限也

道術

縉紳

蘓伯衡

空同子瞽說六首

皇明文徵

卷四十二

七

六

成王問君爽以守成之道對曰恪遵成憲崇信耆老無取昔命令而紛更無陋舊規模而改作王曰其要何居對曰在詩有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在書有之予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王曰不已懼乎對曰十圍之木植之非二三十年不大及乎伐之也不累日而仆矣九成之臺非築之踰時閱歲不成及乎毀之也不累日而夷矣植之難而仆之易也如此成之難而毀之易也如此安得而不懼也周之天下后稷建之公

劉篤之。太王拓之王季勤之。文王武王成之。此十圍之木也。此九成之臺也。如之何其無懼也。夏之民嘗去桀而歸湯矣。商之民嘗去紂而歸周矣。王不聞乎。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如之何其無懼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國何貴。李克對曰。貴士。文侯曰。何貴於士。李克曰。兆民之庶。君不能自撫也。三軍之衆。君不能自馭也。百職之富。君不能自修也。萬事之煩。君不能自理也。而士者。君之所

皇明文徵

卷四十二

上

大

與撫兆民。馭三軍。修百職。理萬事者。也得士則兆民得其生。三軍得其所。百職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而君得以安富尊榮。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得士也。狐偃曰。仁親以爲實。貴士也。士之貴也。尚矣。楚有子玉。晉文側席。吳殺子胥。勾踐進兵。燕用樂毅。齊不能支。魯世季孫。邾不相侵。士之用。舍國勢之強弱。係焉。何得而無貴乎。三仁既去。殷國遂墟。二老來歸。周業攸成。伊尹就桀。夏社未亡。百里奚至。秦虞公以滅士之去就。

社稷之存亡。係焉。何得而無貴乎。文侯曰。焉得士而與之共國哉。李克曰。知之則用。用之則任。任之則信。信之則不以小人間之。則士之在天下者。皆將竭蹶而至矣。知之而不用之。用之而不任之。任之而不信之。信之而不免以小人間之。則士之在國中者。皆將治任而去矣。文侯曰。善。于是師卜子夏。田子方。客段干木。相魏成。任翟璜。西門豹。以吳起。樂羊爲將。屈侯鮒爲子。擊傅而魏之爲國也。天下莫強焉。君子曰。無競維人。信矣哉。不然。三晉地醜德齊。何以無敵於天下也。

皇明文徵

卷四十二

主

大

楚王入于雲澤。若虎兕。若雌獾。若鹿豕。若鳴鴈。若鵠鷖。若鵝鷄。若鷓鴣。見王無不恂然。夾起翔者奮飛。走者遐竄。高者入雲霄。卑者伏灌莽。有錦鷄焉。方吐其綬。而王適至。收綬而後作。王見其綬五彩競明。悅焉。左右關弓。再欲射之。王再止之。命虞人曰。其生致之。虞人得之。已乃縱獵者。凡鳥獸之屬。或殪于鷹犬。或隕于鋒刀。或傷

于網羅而鷄獨免焉。明日王謂宋玉曰：之鷄也。得全其生以綬見樊于籠，亦以綬然則士將奚處？宋玉對曰：此鷄有綬，藉使深藏矯乎其飛，冥冥大王何見焉？彼虞人且鳥乎取哉？故其逃于樊籠之間，非綬實爲之吐，則使之也。嗟乎！士無以材自炫哉。

辟閭氏蒲盧氏過義渠氏，義渠氏舉觴觴焉。辟閭氏心若不快，中酒屢興嘆。義渠氏曰：吾聞惟酒合歡，今子中飲而嘆，無乃有隱憂乎？辟閭氏

皇明文徵

卷十一

六

六

曰：吾聞危莫危于上下交征利，時之人無有賢愚貴賤老弱，惟利之是好，以故私憂之耳。蒲盧氏曰：若好利則有之矣。若謂老弱貴賤賢愚無不好，則豈其然乎？辟閭氏曰：子以我爲不信，吾與子行試之。乃懷金錢數十，與蒲盧氏、義渠氏俱出北關外，遺其二道上，而伏隱處窺焉。少頃一樵夫負薪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閭氏走從隱處出，復遺二金錢而伏，有頃一童子驅羊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閭氏出，遺金錢如初。尋一

皇明文徵

卷十一

五

大

媼行過不拾而去。辟閭氏怪之，追問媼曰：何之？媼曰：家貧將入城從人乞貸耳。曰：媼且欲乞貸于人道上，有遺金錢何不拾也？媼曰：耄矣，恨不之見耳。見之安得不拾而已乎？遽問安在。辟閭氏指以告之。媼方俯拾，一人騎而與奴數人來，見曰：此我所遺也。媼何得取？命其從奴取之去。辟閭氏曰：媼非老者乎？童子非弱者乎？樵夫非愚且賤者乎？騎者非賢且貴者乎？而見金錢無弗取，吾之言其弗信矣乎？蒲盧氏曰：然則奈何？

曰：惟義可以治之。義明則廉，廉耻興則取予不苟矣。雖然，義其具也，非其要也。曰：何謂要？曰：上之人以身率之，儉德是恭，屏去滯侈，取之以道，無富之貪，則其要也。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在上者徒訓以義而不教之以身，其曷繇知所法也？不奪不厭矣。空同子過鍾離氏，鍾離氏方以油和松脂爲膏塗竹枝，凡盤盂几席簾幙窗戶間無不樹之。空同子曰：何爲？曰：吾以除蠅也。油香而松脂粘，蠅

逐香群集焉。無得脫者。曰蠅螫子手足乎。曰否。曰蠅螫子血肉乎。曰否。曰然則子何疾之甚而務除之。至于此極也。曰彼雖不善螫人。而善眩人衣之白也。涅之而黑生焉。冠之黑也。黥之而白形焉。吾疾其黑白而白黑也。以故誓不盡除。不止也。曰子知蠅之善眩而不知人蠅之善眩尤甚也。曰何謂人蠅。曰屬耳于垣陰伺言語。非人蠅而何。巧言如簧。離間骨肉。非人蠅而何以佞爲賢。以詐爲忠。非人蠅而何以正直爲回邪。以剛方爲專恣。非人蠅而何。子奈何不務除之也。曰蠅吾知所以除之矣。人蠅遇焉。將何以除之哉。曰公以存心虛以爲聽。好惡之不作。情僞之灼。知非非之莫惑。凡人貌而蠅行者。不信之而怒之。不怒之而誅之。則彼雖欲白。吾黑而白無得而加焉。矣。雖欲黑。吾白而黑無得而措焉。矣。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巷伯之詩曰。取彼諧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

吳尉遲楚好爲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空繁空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空何如。曰如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于管。如樞之于戶。如將之于三軍。如腰領之于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脉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縈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涌而魚龍張。何也。曰浩瀚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

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煙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泉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復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良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礪雕琢也將鳥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所載丘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咏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于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

陸容

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于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于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乘丘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山徑之間歟。微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個焉。無難能者矣。

雜說

莫貴於天子莫賤於禽獸。然擬人以桀紂則怒以麟鳳擬之則喜。是天下之物莫貴於德也。故君子尚德。

驕者藐人之弗若已其父雖弗若已必退然遜之至敬之所在也。妬者嫉人之勝已其子雖勝已亦欣然喜之至愛之所鍾也。推此心以及人則無驕妬矣。

童軒

雜說

善事親者不必於滌滯旨甘之奉惟不私於妻
子而已矣善事君者不必於奔奏承順之恭惟
不私於刑賞而已矣私妻子者曰我能事親則
爲偽孝私刑賞者曰我能事君則爲偽忠偽孝
欺親偽忠欺君其罪均也

高叔嗣

權說

夫大道未形萬類糾蟠有生之羣紛紛相好聖
人憂之窺天之象察地之理陰陽變化萬物之

皇明文獻入卷四十二

三

大

變追琢大道張之使縣制民之中有物曰權於
是乃有君臣乃有父子乃有兄弟乃有朋友夫
婦之倫皆於是起是故宮廷有儀吉凶有禮農
耕於野賈坐乎市飲食衣服以生以死蠻貊鳥
獸跨海內外經常垂布萬世乃賴天下大治亡
物不遂有不協於是者斥爲妖孽逢其災害百
姓樂成守之曰經權乃遂廢藏爲虛器聖者司
之歷世莫施遭時之變衆不能治時耀其權百
姓驚疑權之久藏衆既弗知其用之適遭非

時故若爲變設與經乃離夫聖立人極道以爲
公變故之來弗可勝窮隨時而遷與道相從是
故或揖遜位或兵相攻或握節而死或攝群雍
雍合於億載乎乎萬邦使預爲之是謂興戎權
之推移巨細齊同辟猶圓以出規方以應矩大
聖剝物莫不有祖生民之業上下棟宇几席戶
牖亡不得所間開相承愚夫咸睹及其築臺九
層畫宮百堵奇巧萬方寓意而舉孰知工師之
有規矩行有舟輿居有杵臼生民之業種種而

皇明文獻入卷四十二

三

大

有孰知規矩爲制之首世衰道微變故日多環
視亡權莫如之何丘軻立言思濟天下無位弗
行民不肖與權乃大墜世鮮克舉王路榛塞俚
焉終古天下大敝既亂亡數易曰聖人作而萬
物睹聖人作權與道爲伍駸駸首周流九土
鳴鑾中律奮足中舞既踐康莊超忽難阻鳳皇
翔翔集於蓬階驢羸驚鵝困不得所

折足傷羽衆人肖之孰者可語

政治

縉紳

顧璘

政說

凡位皆爲下也政也者效于其位者之事也弗
戾乎下斯可以爲善矣是故雨露下濟而萬物
生霜雪下肅而萬物成天之政也匪時而動則
憾之豈樂利惡害者固凡物之大情也而政之
所出詭道拂情民用不堪謂之虐政虐政之所
號者灾必逮夫身古之人求免夫虐政之號大
皇明文徵入卷四十二

身之繇者無他焉積衆人之思以殉夫細民之
情而已矣周禮內史外史御史之官掌四方之
志以達于王小行人采詩四方以觀民風官師
瞽御各執藝以諫士傳言庶人謗于市于時周
公位冢宰勤吐握之節以延天下之士幽隱纖
悉咸通于朝上無弊政下無窮民率是道也末
世人賢其才弗顧其下而用言之道廢用言之
道廢而天下無刑措之治矣振廢侮強自持曰
剛其弊也恭優柔撫懷自持曰仁其弊也廢勤

事樂舉自持曰能其弊也亂疏幽扶隱自持曰
明其弊也察沉潛玄默自持曰靜其弊也藎五
者自賢而不用人者之過也欲善其位不亦難
乎是故先王之政遠矣爲政者誠使細民之情
通于守令守令之謀信于岳牧侯伯岳牧侯伯
之職辨于冢宰冢宰之慮盡于天子其庶乎言
無弗庸而政之戾乎下者鮮矣然則其戾乎下
者吾無惡夫人之自賢也已

孫陞

皇明文徵入卷四十二

廉將說

昔人論將曰貪可使斯言一出人固薄待乎將
將亦薄待其身於是侵剝偏裨卒伍竭澤咋枯
無所弗至矣豈不重可慨哉夫將能摧兇破敵
所獲金具綵繒以法論之宜盡輸官使或輸其
二隱其一而所隱者又與偏裨卒伍共之則繩
墨雖縱無害于公謂貪可使者此也竇嬰拜上
將軍以所賜金千斤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
取用金無入家者李廣家無餘財得賞賜輒分

其麾下終廣之身不言置產事古之將帥其廉如此傳稱吳起廉平又曰貪財好色夫一人之身而廉貪異焉何哉蓋貪者貪敵人之財廉者勵持身之操固不相矛盾也古之名將與士卒同甘苦甚至散貲以饗士家貲且散又奚可侵剝之侵剝之則士卒不爲用殆如鼂錯所謂以其將與敵者身猶不保安望其摧兇破敵也哉是故貪吏失民心貪將失士心失民心者罪止去位失士心者禍至戕躬甚哉將之不可不廉

皇明文徵

卷四十二

三

六

尤切於吏也雖然嘗伏讀大誥及律令諸書貪吏皆抵極重之罪家屬流徙數千里則吏之廉貪未嘗不開繫生死也

聖天子在上一

旦下詔飭舊典以責羣吏不可謂事之必無者可畏哉可畏哉即使法禁終寬吏之自待亦不可薄因併及之以告今之爲吏者

皇明文徵卷之四十三

晉江何喬遠稱孝選

說

字號

縉紳

蘓伯衡

譚氏三子名字說

長沙譚君濟翁有子三人伯名榮仲名斐季名集於是告伯衡曰吾伯子仲子生于金華葉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三

一

人

儀先生嘗爲著名說而皆未字也願爲我字之辭而祝之夫斯禮古者冠而行焉今吾之子皆未冠也而行斯禮焉庶其早知而夙成也幸無以爲變禮而辭焉伯衡辱交濟翁今踰一紀矣而識三子自其孩提之日俊爽而英發皆令器也能忘愛助之情乎其敢以不敏辭乃祝之曰有衣之戟此之謂榮門之貴盛則列乎是榮雖一器足以顯人之門地而況於人豈不能乘時策勲以顯其親嗟小子榮字爾公顯爾尚勗哉

朝夕以賢哲自勉。正弓之弊。此之謂裴弓之弛。張則資乎是。裴雖一器。足以輔弓之張弛。而况於人。豈不能行道濟民。以輔其君。嗟小子裴宇。爾公輔。爾尚勗哉。朝夕惟賢哲是慕。嗟小子集。公義爾宇。集之爲訓。猶積云爾。海之深也。積水天之高也。積氣道積于躬。君子攸貴。尚論其要。莫先積義。義積則氣浩然。充塞乎天地。當大任處大事。臨大節。決大議。沛乎其有餘裕。勗爾公義。尚敬內而直外。勿始勤而終懈。既祝已。又語。

皇明文徵入卷四十三

二

八

之曰。顯親子道也。輔君臣道也。積義爲學之道也。大抵皆人道之所當務也。夫盡子道不盡臣道。不可以爲人。盡臣道不盡子道。而可以爲人。乎。又焉有爲學之道不盡。而子道臣道克盡者乎。然則入而事親。出而事君。固三子之所同也。俛焉而爲學。三子可不交勗之哉。苟交勗之。則爲人之道孰有不盡乎。三子勗哉。勗哉三子。

鄭環

陳匯之字說

子甥陳洵。初字淵之。而族人有同之者。請更於子。曰。願有所教。俾得以俛焉自勗者。說文洵。渦水也。水回爲渦。回而合之爲匯。書曰。北會爲匯。乃字之曰匯之。告之曰。天下之水。千流萬派。不一也。匯也。合而一之。群江西來匯而爲彭蠡。東吳之匯其藪曰具區。而天池渤海百川匯之也。還潯漳滄茫洋而浩瀚。滄乎其深。泊乎其休。渺瀰乎其無涯。汪洋乎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其爲大何如也。聖人之道亦然。萬殊而一本。萬其流。

皇明文徵入卷四十三

三

八

一其匯也。君子學以聚之。寬以居之。深以資之。左右逢之。反而終之。融會貫通。而一之蘊之爲德。發之爲業。推其緒餘。以澤萬物。不極其大不止也。嗚呼。細流不擇滄海。以大川學海而至海。不自畫也。洵學而能博矣。予懼其不約之一。以求造乎其大是圖也。廣其說以勗。

張邦奇

陸甥宗仲字說

陸甥名滄。始冠字惟瀚。邇繇郡庠卒業于太學。

委禽於予遂館予邸舍其兄淵伯以書告予請更字焉予按括地志水出嶧家爲江爲潞爲注爲漢至均州爲滄浪水故滄浪乃江漢之別名書曰江漢朝宗于海海亦曰滄海然則知所宗與見宗於天下皆滄也乃更其字曰宗仲而爲之序曰語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然而人心不同如其面焉知見之殊意好之偏習尚之狃形色之眩聲氣之別萬不齊也是故馳騁而多岐者似能矯僞而閃儵者似智詆人以貢諛導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三

四

人

利以間親者似忠突梯脂韋先吾意爲而特順之者似愛吾以爲能而親之則困之固也以爲智而親之則盲之固也以爲忠而親之則欺之害也以爲愛而親之則害之門也專壹者應而不窮故至能若拙沈晦者慮而克審故大智若愚利歸於人義歸於我道人之善攻我之不善故至忠難合直而不阿切而不媚惟其是不惟其從故至愛難親求能於拙則才日廣而智暢求意於愚則見日崇而德立求忠於所不易合

則過不掩而福日滋求愛於所不易親則羽翼衆而功日懋是故小川必宗大川小德必宗大德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是之爲善擇其宗猶滄浪之宗於海也及其至也人亦將宗我矣亦猶滄浪之爲百川宗也陸甥居京師二年重出入慎交游從其師袁子宗正讀書講道蓋業日加勤而德日加修亦庶乎知所宗矣茲將別我而歸吾得無眷眷焉哉雖然陸氏之多賢固吾郵碩宗也吾何慮焉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三

五

人

在慎取之而已矣

王守仁

梁仲用默齋說

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旦責其志曰於乎予乃太早烏有已之弗治而能治人者於是專心爲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名菴過予而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

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會
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偽疑而不知門者不知
辨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信人者謂
之默之狡慮人之規其長短也掩覆以爲默謂
之默之誣深爲之情厚爲之貌淵毒阱狼自託
於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偽
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古
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故誠知耻而後知
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夫誠敏於行
而後能默矣仁者言也訥非以爲默而默存焉
又曰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
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
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闇然而
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
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
人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是之謂八誠仲用盍亦
知所以自取之

劉 寓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三

六

人

介菴說

介之義博矣君子易居焉曰古人不行徑準哉
隱畔畝道樂堯舜辭受取與雖一介不苟伊
尹則然直道事人窮達不悔介以自守雖三公
不易惟柳下惠能之繇尹之微以推乎大繇惠
之隱以推乎顯君子之介不能外矣然二子聖
人之徒也曷希之曰明吾心堅吾志一吾行焉
耳審善惡辨幾微決取舍心斯明矣不汨於毀
譽不奪於利害禍福生死志斯定矣不狎遷不
遺遠小如其大終猶夫始行斯一矣知斯三者
希古人乎何有是故介于石不終日易謂之君
子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孔氏謂之小人毫釐
之差得失懸判出入是門貿貿焉可乎吾金谿
黃廷會先生飭躬勵行所立褒然鄉人每贊成
於庭邑士夫咸敬信之西泮都憲吳公以介顏
其齋居益重其取予不苟操守不易也厥子綸
領鄉薦來入太學因以介菴說囑予予謂先生
一鄉之士也波及其子行而大之得友天下士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三

七

人

所論說者。在於尚友古之人。古之人。含尹惠。易歸焉。黃君儻以其說還而質之先生。所就又有不可量焉者矣。若徐邈之介。通原憲之狃。介一行之士。不必論焉。

潘恩

詠齋說

我季氏子行少讀易。次蒙之象。慨然嘆曰。蒙之時義大矣哉。夫蒙山下出泉。其清未汙。君子養正於蒙。以基聖功。乃自號蒙谷。既長而日益有

聖明文徵

卷四十三

八

人

聞易其號曰詠齋。問於伯兄子仁氏曰。子云仁者其言也。詠予嘗繹思其指。夫刃刀堅也。刀之有刃其傷必多。是故持刃者謹之心而不忍心。斯傷矣。言而不詠。言斯傷矣。故其文從刃示戒。厥義不深遠乎。予其懲以誌後患。是之取爾。伯氏胡以詔之。予曰。然而言之不可已也久矣。夫言剖析陰陽。苞絡理道。品藻物情。經緯倫制。無大不貫。靡細弗漏。昔在聖賢體道備德。假象命辭。出言爲經。永作訓夫。豈徒言者哉。如其

徒言則虛車飾夫輪轅。玉卮美而無當。人弗庸之矣。是故堅白議窮於三耳。稷下論屈於談天。申墨道病於押闔。莊列辭浮於汗漫。其氣侵於靡淫。是故古之立言者。其必慎諸此矣。曰言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君子以身受天下之寄。御事物之變。當經綸之責。得其理則成。失其理而敗。何莫不繇夫言。是故順非而飾。少邪取誅。于兩觀利口。捷給嗇夫。勦說於虎園。智略輒前。鼂生失身於不審。子貢出單詞而定霸于秋。以一

聖明文徵

卷四十三

九

人

言而悟主。周勃少文。卒著安劉之勛。文子吶吶終成相。晉之勳是故古之立功者。其必慎諸此矣。曰言如斯而已乎。曰未也。易乾之九三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明道先生解云。君子修省言辭。所以立誠。若徒修飾言辭。斯僞也已。君子慎之哉。是故坤象著括囊之占。風人垂胡顏之戒。座右刻金人之銘。抑詩昭白圭之訓。顏子養心齋。以如愚。仲雍謹不佞。以成德。元城去妄語於七年程

子習靜坐而終日是故古之立德者其必慎諸此矣。子行作而曰吾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之謂三不朽然立德本也德方諸已則時而我庸策勲以名世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傳是也時不我庸垂憲以開來古之人有行之者孔孟是也恕也謏陋安敢及斯言請遂識之庶幾日就月將無忘伯氏之教

趙時春

虛谷說

皇明文徵入卷四十三

十

八

河出於崑崙之山。淪然而泓。冷然而澄。未聞其險且怪也。及其九折而入於中國。匯百川而納諸大海。衆流之所激盪。沙礫之所磯衝。風浪之所鼓動。則勃焉沸焉。濤吞天而執催山。而河之險怪聞於天下矣。故夫渡者未必其折帆覆舟也。而未有不逆懼其折帆覆舟者。夫風起於特隧之中。而偃於蓬蒿之下。懦夫所不懼。愚者所未識。若其振躍天地。飛走沙石。圯拔草木。則雖孟賁夏育。未有不重息而累足者。人之處世也。

使其喘然動。漠然息。導其性。適其情。則雖伊尹可使爲顏回。桀紂可化爲堯舜。未有爲世而駭人者。惟人惑之以嗜好。賈之以執利。則投箸之際。刀戟起焉。格杓之間。鴆毒存焉。衽席之中。戰鬪生焉。故世始以其人如河之不測。如風之不可得。君不敢令之臣。父不欲列之子。宗屬不可以爲昆弟。外屬不得以爲朋友。而斯人者亦困矣。使果與之接。未必其狼噬而蠹賊也。而人未有不逆懼其狼噬而蠹賊者。共人姚在明以虛

皇明文徵入卷四十三

十一

八

石英中

武祥字說

顧子之生。尊甫夢神授之圭名。夢圭長或字之禹錫。癸未錄春官。予泰從後。又辱交最深。相謂曰。吾且字武祥。吾弗武以自勵也。某曰。天下之武無踰子者。祥莫大焉。而弗自足。且益武益武。

益祥夫人無實弗武者當之武美德也今人言武弗以德謂夫視的然色悻然言決然而武之是氣也非德也任氣且折折則不祥莫大焉何謂武夫武所以尊已軌物已屈非尊物也非軌夫武以理伸已勝物者也自子之少至今日視無忤弗壯於願言恂恂不出口徐行後長於少亦弗忘敬弱冠有文章大聲持以謙岷之士大夫無弗愛且敬進魁南省省之士大夫百倍岷亦無弗愛且敬又進友天下天下士大夫百倍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三

上

人

喻時

杜庵說

滁之陳子漢輔抱英韞而好直口相善者往往慮焉乃請戒於余遂號曰杜庵杜庵者示謹也

齊辯士田巴多訾毀一日而伏千人魯連子曰先生之言似梟信者區蓋嘉者本層多訾毀者輕者幅裂無起於羞而戒於辭舌無傷於毀而蹈於覆轍其利於世用也爲烈烈陳子其念之哉陳子曰唯唯可以深長服矣故爲說

人事

縉紳

劉楚

錄醫婦說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三

上

人

歲已巳兵後大歉民有鬻其妻於廬陵之蕭洲得五斗粟者其夫持粟出門去數百步矣其妻號而返之謂曰本以凶歉不能兩全又無別貴可脫急故寧鬻身以相濟今所得粟止五斗計其間去食新之日尙遠也食五斗粟既能食新否乎否則若終死亡耳奈何遽捐結髮之誼而爲此痛割哉聞承新比歲豐而饒粟此去不百里盍歸粟主人與若俱行丐以求活萬一得兩存以免於離析之患不亦可乎苟不幸而死則

偕死。况或者未必死乎。乃泣謝主人相携而去。劉子聞而嘆曰。義哉其妻之言也。夫夫婦婦以義合者也。今其瀕於死亡而相棄。豈得已哉。遂至見粟不見妻。苟升斗以延旦夕。蓋無復有一日深長之慮者矣。使幸得食粟而不死。或食盡而死。皆未可知。然一食其粟。則終不得妻其妻者。必可知矣。茲其返粟而去也。或死不死。槩未可知。而詞嚴義正。婦則存焉。夫豈砒焉。恃旦夕命以自矜者哉。夫鬻身非義矣。自鬻以濟其夫。皇明文徵卷四十三

十四

人

乃不勝自悔。始謂不能忘情於故夫。如餅餌之憶者。則亦何及哉。嗚呼。婦人從人者也。一而已矣。彼饑饉死。何足計哉。故吾於蕭洲之婦。蓋深有感云。

羅玘

雜說一首贈韓君國器歸省華亭

楚人有賣卜於卬楚之區者。其隣之商室於楚人之地。且十歲矣。楚之貝璣。錄組羽毛。齒革盡輸之東之藏。盈馱而出之辰西之藏。溢舟而下之梧。二藏之鑰。壯如杵。然楚語。徂亦無窺其際者。楚人僦其廬下居之日。累其直三年。得百金焉。夜夢入其家。父呼之。休母飲食之。寤而泣焉。且告之。商橐金累。根接浙而起。商曰。噫。吾一年而夢是者三二年。而殺一焉。三年而又一殺焉。今則無矣。以其僮橐千金。償之既。而二室之親尚無恙。楚人之室。屢之蹠於戶。稷稷然響之。繫於楹簇簇然。而商之室門之。楚苔覆之。簷之隙。蔓刺之。間有泣者矣。楚人曰。咄。吾始入楚而

皇明文徵卷四十三

十五

人

肩之縮者三日居三日而始敢喘息又三日飲
聲歎始敢望其門至授吾以廬已十日矣於其
謝而歸也終不敢視其面况其僮之橐兼數人
之力而吾之橐若槁葉之在吾臂也吾以爲僮
將揚揚其聲光人亦多其金也吾將挾吾策
而徙以避之而今若此吾惑焉間過東家之叟
而問之叟曰商胡爲乎不借若之來也曰根盤
厚病於遷叟曰然則日念其親也幾何矣曰忘
之叟曰是鄉之梟獍也不腰於市而已迨於天

皇明文獻

卷四十三

十六

人

之戮僮何爲者邪其能招招也若安矣若之室
已罄矣是之謂天全是之謂泉原是之謂濯纓
而又何憧憧邪院中小吏亦楚人道其事於予
予方爲是說會韓君國器來院告歸強予書之
而去

謚法

縉紳

黃鳳翔

周幽厲王謚說

幽厲王之得謚其嗣君則宣王靖平王宜曰
也厲王嗜利崇奸使衛巫監諂道路以目至於
失國出奔幽王嬖愛褒姒黜申后廢太子平燹
於申侯犬戎之難其得惡謚宜矣顧不云子爲
父隱直在其中乎宋儒尹彥明爲之說曰謚法
最公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爲謚孝子慈
孫所不能改胡仁仲則曰合天下之公奉君父
以天道如畫筆寫神必欲其肖甚矣哉二子之
迂也周公制謚法固曰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
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豈謂褒貶勸懲之權可
以施諸君父惟後世侯王之以篡弑終者則惡
謚加焉魯桓弑息姑謚之曰隱楚平弑虔謚之
曰靈宇文化及弑楊廣謚之曰煬彼惟其仇之
故醜之且三君之子不得嗣也幽厲之子王矣
而蒙惡謚特甚論者遂謂嗣王尸之而實非也
在禮賤不誅貴幼不誅長惟天子稱天以誅之
諸侯相誅非禮也此其義甚明漢儒強傅益之
曰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故禮

皇明文獻

卷四十三

十七

人

之南郊稱天以誅明不得欺天也此二氏之說
所自來也夫挾宵冥莫測之天以揚君父之惡
豈臣子所忍爲哉二嗣王之所遭不獲已也以
厲王暴虐國人畔而襲之圍召公之家欲殺所
匿太子靖召公出其子代焉僅乃得脫卽宣王
嗣立廩廩若馭朽履水顧能曲諱於先王重輿
情之疑二乎是召周二公爲宗社計至深非宣
王意也幽王死驪山下國祚如綫秦晉鄭衛率
兵逐犬戎存王室而坐視申侯之首難置若罔

皇明文徵入

卷四十三

大

人

聞宜曰東遷猶於母家寄命奈其父謚何哉蓋
周自康王以後昭王南巡而不還穆王西征而
荒服不至迨于幽厲祖孫世濟凶德於是乎黔
黎離叛戎狄交侵體統遂日以凌夷當二王嗣
世之日奉几筵而薦廟號不惟奪於公議亦且
扼於時變其情雖有所弗忍而勢實有所難遂
耳假令晏然無事而以已意爲之入廟趨踰君
蒿陟降目睹祝史陳詞駿奔在列而醜惡之謚
宣揚於其間譬則啐爾而與之食在天之靈豈

其歆享與念及此必有跼蹐不寧者吾故謂二
嗣王之不獲已而持論者之迂也然則駒孟氏
之說非與孟氏之意蓋謂社稷無常奉善惡有
定評凡以天下恣睢者旣罹禍敗于其身復遺
惡名于後世卽孝子慈孫不能以天子之尊奪
閭閻之口庶令覆轍知鑒居高思危不敢一日
肆於民上耳若尹氏胡氏所云盤其指矣夫善
善惡惡天道也親親尊尊亦天道也奈何其以
彼廢此漢唐而下其君如幽厲者何代蔑有而

皇明文徵入

卷四十三

十九

人

不爲貶謚或取節或溢美其群臣議之嗣君主
之後世亦不以爲譏夫謚美非也取節焉如漢
武帝唐玄宗可也又或委曲掩覆如晉惠宋徽
姑以昭示臣民傳播胡狄可也倘至情國體有
不容直遂者亦古今達道乎繇孟氏之說可以
垂暴君之戒繇吾之說可以存臣子愛敬之心
尹胡二氏之迂論可置而弗存矣

山川

縉紳

趙 鉞

宜秘洞說

出桐柴港口山之北麓有石負土而立高可八九尺長可二十餘丈以竹爲坡以池爲帶以仙姑井爲液以杜鵑山爲弁以靈泉山爲左瑱以道觀山爲右翼以鳳皇諸峯爲屏几以龍眠諸水爲腸胃以城郭高臺爲藩衛且谿衍盤輿若巖洞然客有勸余闢之者余不應題曰宜秘洞天客問故曰洞宜秘不宜闢曰宜秘不宜張學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三

二十

人

宜秘不宜辯道宜秘不宜傳文宜秘不宜作夫不作者文之秘也不傳者道之秘也不辯者學之秘也不張者口之秘也不闢者洞之秘也洞秘則有神洞闢則刳璞璞可完也不可刳也故宜秘銘曰鮑龍跪口而吟孔子爲之下車米芾見石則拜時人目之爲癡拜者何意吟者何辭不拜不吟石寧我非不開不闢我寧石疑身既隱矣焉用文之石也混沌我也支離意嘻此意不知我知

馮時可

黔中答客說

客曰夫黔之爲言暗昧也其道險棘其水湫涸魑魅所宅豺狼所嗥蠻貊夷落譯道而通惡能與大藩議豐饒哉子惡乎居是夫與子聲稱相埒者業已焱飛景附雪煜闕廷而子乃隨牒萬里日共卉服者相論說母乃鄙與夫視學美官也視黔學非美也彼所閱者菁藻之章而子所閱者直侏僂語耳以子方他使者猶螢燿與龍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三

二十一

人

燭也謂執政知子耶何置子於茲而曾不解其疏屬之桎也予曰若君所云是使遠人不變服而黔不化俗也 聖天子兼容并包遐邇一體安有侏僂其士子而不掄使乎掄使無先僕矣善用物者策駑馬于康衢而騁騏驎于蟻封嬰窾卻以芒刃而批醜髀以斤斧各有當也他使者所事如采詩之官要以別其媿醜而止耳予也發部廓蒙回夷而夏使之盡伏周孔之軌躅不啻吹律幽谷而啣燭寒門也此其難易

何可同日語夫任使者以易任僕以難執政深
知僕者也客曰是固然矣然而八埏之垂寒暑
不均危岫吐雲日月恒翳魑髻而雕題者盈庭
斥宇顧亦樂與予曰子安知今之黔非昔之黔
也皇風載戢掃穢芟荒民俗既遷風氣隨之冬
不沍寒夏不炎燠天無疾飈陌無遊氛泉靡映
咽地靡蒸濕庭坐無飛蛾遠燭齋寢無白鳥噤
膚厨精冒脯市美銀鋁稻醴芻豢價不騰躍他
藩不及也夫競利陷法大國之風也而茲也吏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三

三十三

八

鮮舞文民不事末士不干澤賓客稀而簿領簡
差得越法而行益余將吏隱焉促鱗以汀渚爲
大宅短羽以翳薈爲廣宮人各有心誰能與誇
名之士爭金華石渠尺寸地也客曰子得其一
耳至若赤水熱隆冬流汗烏撒之寒盛夏挾纈
盤江白水之瘴飛鳶站站安籠關領之沉陰苦
霧牛馬不辨子旣兩經矣亦將習蓼蟲之忘辛
而安峻危之竅耶予曰君不見夫漢之使西域
者歷頭痛之山履身熱之阪度靡散之流沙臨

崢嶸不測之深淵騎步相持繩索相引封狐雄
虺陸梁前後聚營是食求水不得方之此地何
如也然而當時使者爭爲進熟怡然請節蓋戶
牖萬里而比鄰夷域固傑士之槩也男兒之趾
何能僅踏長安耶夫遊物之內者斯貴邇薄遐
而憂樂以生苟遊於物之外則天地蘧蘆八荒
一視吾且太液盤江而上林開領矣于是客弛
氣茹形謝不敏而去

器物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三

三十三

八

縉紳

宋濂

鑽燧說

宋子開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桑柘取赤楮
二尺中析之一刻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削
圓大與空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冒之
下端真空內以細絢纏其腰別藉芥毛於隙下
左手執竹右手執絢急旋轉之二楸相軋摩空
木成塵煙輒起塵自隙流毛上候其煙薪勃以

虛堂覆空鬱之則火燄燄生矣宋子嘆曰火在木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不學則善不明人何可不學哉

許應亨

鼎說

齊之野人夜相驚以火鑿之於社東垣之下得鍾焉似鼎而小總八十一乳上著山岳魑魅饕餮之狀野人相與試察其色則渾樸而不悅於衆目試擊其聲則洪遠而不入于里耳因撞而

皇明文徵入卷四十三

三

人

碎之鬻諸鐵冶之肆客有語叔夏而恨之者叔夏曰子以是物爲有知乎客曰昔者夏后氏既平水土貢金九牧鑄爲九鼎以察神姦是豈是物乎吾聞創有干將實能變化飛徙今是鼎能夜燭以光奚其無知叔夏曰甚矣子之好古也苟是鼎有知則曷不求售於子而卒炫耀踴蹕于野人之手古之山嶽饕餮玉磬大璜是皆精微貴重太古博雅之寶也今皆安在推而言之伊耆氏之葦籥有虞氏之剛秦夏后氏之琬殿

之竿周之爵秦璽趙璧隋珠漢鼎茲其或毀於無知或遷爲異物或混于水土或化爲泥沙子能一一而保其無恙乎重華禪夏兩墩無聞鳴條既伐四璉亦散商受殄滅大珣繼毀幽厲播遷八豎不守惟其陵谷變遷盛衰迭運大者天地且不能以長久而況于是么渺之物哉必若子之言則是寶玉大弓不出魯府璆琳琅玕終貢一姓毀之祭器不抱以適周而齊之大呂不藏於燕室也物咸久視而不變則是賜銅山壘

皇明文徵入卷四十三

三

人

金谷者不必餓園扉稿東市印紫綵綬若若裂土而侯者不必羅雀門乘牛車阿房之宮魯靈之殿章華姑蘓之臺不必飛煒燼成草萊遊麋鹿而號狐狸也非其伸者不得不屈往者不能不還乎且是鼎也出之于土而入之于冶也其利農事而爲鋤爲鑄乎將捍患難而爲戟爲鍛乎抑爲鑊以承烹飪乎將爲鑑以別奸醜乎如其無知則方其爲鼎也不知其爲鼎也及其爲鋤爲鑄爲戟爲鍛爲鑊爲鑑亦不知其爲鋤爲鑄

戰○錄○鑑○也○如○其○有○知○彼○方○見○世○禮○崩○樂○廢○古○器○無○用○乃○發○其○神○光○自○貶○以○求○有○益○于○世○還○古○而○變○今○出○無○用○以○求○有○用○于○又○何○必○嘖○嘖○然○惜○之○哉○方○且○有○人○于○此○淳○厚○朴○野○息○機○絕○智○其○處○世○齟○齬○而○莫○能○入○其○於○人○踽○涼○而○無○所○親○貌○類○無○知○言○若○無○用○其○不○悅○于○衆○目○不○入○于○里○耳○有○甚○于○是○鼎○久○爲○天○下○所○擯○棄○子○不○此○之○惜○而○乃○不○釋○于○彼○何○無○所○厚○薄○輕○重○于○其○間○哉○客○於○是○目○瞠○而○不○瞬○舌○舉○而○不○下○自○咎○失○言○唯○唯○而○退○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三

天

人

龐尙鵬

冠垢說

六月午坐聞穢鼠氣亟令人舉室掃除索諸香囊之復如故問左右童豎皆對如前聞乃張目怒曰吾家故畜猫而穢鼠乃流濁吾室刺吾鼻若此猫之尸素當譴而逐矣姑俟夜取猫扇吾室徐試焉時苦熱餘穢猶襲人因擲冠據胡床冀少息以避之乃汗浹不能臥取冠復著冠積數月未澣有漬色稍嗅之卽疑鼠穢者正此

也乃擊案太息曰冠穢而罪鼠且求諸猫天下事不能反諸已而屑屑焉談其責於他者豈獨此哉夫冠吾首服也犛犛在疚不暇爲容固積漸然矣舉吾室之人皆惟鼠之咎而歸其責於猫嗟乎鼠以無辜被怨何暇計焉而穢之無與於鼠也雖百猫何能爲力冠著吾首穢盈一室且不能就其所聞而察之况遠於此乎幸早得其故乃惟鼠與猫之憤且怒者釋矣否則鼠之穴地而藏吾猶未能跡其所至而磔之也若猫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三

三

人

許翬

古硯說

余家有古硯往年得之友人所遺者受而置之

當一硯之用不知其爲古也已而有識者曰此五代宋時物也古矣宜謹寶藏之勿令損毀予聞斯言亦從而寶焉不暇辨其爲真五代宋與否雖然斯物而真五代與宋也當時人亦僅以當一硯之用耳豈知其必不毀必至于今而爲古耶蓋至于今而後知其爲五代與宋也不知其在五代與宋時所寶爲周秦漢魏以上物者視此又奚如乎而又不知其以周秦漢魏以上物示周秦漢魏以上人其人自視則又奚如人

皇明文徵入 卷四十三 三九 人

見世之熙熙者沉酣於紛華綺麗之樂奔走於權貴要津之門褰裳濡足被僇辱而不知羞于是有一人焉出而矯之卓然以道自重以澹泊自守以古先琴書圖畫器物玩好自娛命之曰好古故凡名能好古者必非庸俗人也以其非庸俗人之所好則庸俗人亦從而效之于是士之射利求進者必窮極其所無以諂事權貴要津權貴要津亦時出其所有以誇士而士之慕爲古而不知務者亦每與世競逐必盡效其所

有而後快噫嘻是非真能好古也特與庸俗人同好而已夫既與庸俗人同好矣而猶嘒嘒然竊好古之名以求自異於庸俗不知其名則是而其意則非吾之所謂好古者學其道爲其文思其人而不得見徘徊上下庶幾得其手澤之所存而觀玩焉則恍然如見其人也以好之而不厭故夫古之爲好者非以其物以其人也如以其物而已矣今亦何以異於古哉夫苟不惟物惟其人則吾亦可以爲古人矣安知千百世之下不以好古者好吾乃必舍其在吾而惟古之好亦已惑矣予觀今世之所好大率類是蓋皆所謂名是而意則非者也不能盡述述其近似者作古硯說

皇明文徵入 卷四十三 三九 人

物類

縉紳

王 禕

雜說二首

蜈蚣與雞不相類也。而其響最甚。雞見蜈蚣必

殄而噬之人被蜈蚣螫者。全以難涎痛隨。焉然雞死。蜈蚣輒入其腹。醫之不置。蚊與鼯不同羣也。而其怨尤深。鼯被蚊嘬。無不斃。而人欲辟蚊者。粉鼯甲骨。焚之。蚊聞其臭。率皆避去。即不避。無能生存者。夫蠢蠢之物。有知而無識者也。蜈蚣見殄於雞。雞雖死矣。必復其隣。於既死。鼯見斃於蚊。蚊固生也。猶報其怨。使不能生物性之烈。有如此。嗚呼。人有識矣。操害人之心。而不顧人之讐。怨於已。亦何其不善自恕也哉。

皇明文獻

卷四十三

三

人

宋 濂

猿說

武平產猿。猿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猿子尤奇。性可馴。然不離母。母黥不可致。獵人以毒傳矢。伺母間射之。母度不能生。灑乳于林。飲子。灑已氣絕。獵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子即悲鳴。下。飲手就制。每夕必寢皮。乃安。甚者輒抱皮。蹴而斃。嗟夫。猿且知有母。不愛死。况人也邪。

胡 儼

鼠說

胡子夜臥。有鼠嚙于案。其聲磔磔然。胡子懼鼠之傷其書也。乃暗投一杖。杖不能中鼠。鼠暫止。而復作。遂命童子起而逐之。鼠稍竄去。及童子就枕。鼠復嚙不已。時狸奴乳別室。胡子度鼠之不能去也。於是命童子取狸奴置臥內。由是向之磔磔者寂不聞矣。噫。人非不靈於鼠。制鼠不能於人。而能於狸奴。狸奴非靈於人。鼠畏狸奴而不畏人。然則彼各有職也。君子居其職者。亦盡其職而已矣。作鼠說。

皇明文獻

卷四十三

三

人

鄒守愚

靈鳥說

鳥之為禽。性靈而意忠。能預知吉凶。而啞啞以告人。每聞其聲。輒唾罵之。鳥不以唾罵而廢鳴。可謂忠矣。范文正公謂人有言。今是然人無言。今是然者也。君子聞鳥鳴。則恐懼修省。禍患潛消。人遂謂不靈。而忽之。殊不知鳥能警之於未然之前。君子能戒之於未形之際。是鳥之忠計。

既行而智名不可得而聞矣告之不服而禍乘於所忽則烏之鳴驗是吳之子胥也告之能戒而思鎬於未形則烏之智隱是漢之子房也烏之告豈有異哉所取有不同耳書院之東隅也有烏連日羣噪若有所告者此君子恐懼修省時也

皇明文徵卷之四十三

皇明文徵卷四十三

三

皇明文徵卷四十四

晉江何喬遠稗考選

序

典則

御製

宣宗章皇帝

臣何喬遠恭摺

御製帝訓序

朕惟天心仁愛下民爰命君以主之君德必如天之包含覆育使天下之人咸遂生息無不足

皇明文徵卷四十四

又

之歎而後有以稱天之所命然其道至大其事至繁非可一言盡也蓋君量必如天之廣心必如天之仁施必如天之博行必如天之健必明如日月必信如四時而所以爲治者規模之弘遠條理之精密必皆極其至而後有以盡君之德稽古堯舜禹湯文武其爲君皆能體天心行天道斯其治爲甚盛漢唐宋雖間有賢君不逮於古矣我國家自太祖高皇帝肇膺天命奄有萬邦太宗皇帝再安宗社

仁宗皇帝繼志守成

三聖相承心天

之心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綏撫天下爰暨朕躬獲續鴻緒臨御以來夙夜兢兢惟

三聖之心之道不敢怠寧荷天地宗廟之祐四境無虞百姓安業幾於小康永惟祖宗開創之孔艱守成之不易而欲後之嗣君皆將敬承於無窮也間於幾務之餘述帝王要道而類析之將永詔于子孫夫人君之行惟德爲本有德斯天命存焉人心歸焉苟無其德天命去之人心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二

又序

叛之從古國家興衰理亂皆繇於此故首之以君德夫君位者天之所命祖宗之所傳也惟

天惟

祖宗是崇是敬體其心而不

遺循其道而不倍君德之大也故行之自奉天法祖始德之及人也自內以及外自邇以及遠孔子論治平必先齊家文王之德化本於閭門故次之以正家家人有整齊嚴肅之道必有恩愛惇厚之意故睦親次正家焉一家之親吾同氣也天下之人吾同類也人君代天子民一視

而同仁篤近而舉遠故仁民次睦親焉國家政

事有體本末有序與夫綱紀維持之方皆當謀

慮審度使咸有條理故繼之以經國以一人而

御天下一心而應萬幾如一民失所吾之仁未

能徧也一令未當吾之政未盡善也當自疆不

息使靡有關違故繼之以勤政修於已者宜崇

德而去欲恭敬節儉則善德日進戒慎儆惕則

私欲自消故繼之以恭儉戒儆焉有君必有臣

君總攬其綱臣分治其職如歲必有春夏秋冬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三

又序

而後成化功君必用賢智才能而後成治效故用賢繼之人之賢不肖未易知也固有貌愚而心通象恭而內詐者必驗其所存之正觀其所繇之善斯用之而績成故知人繼之誠知其人非正也必去之良農必去稂莠恐傷嘉穀明君必去讒佞恐傷正人讒佞去而後君子安善治興故去邪繼之事必有幾幾者動之微也燭於微而防之爲力易及其著而去之爲功難是以大易慎履霜之戒春秋嚴無將之法故防微

繼之政之所大患言路不通也蓋上之過欲聞
焉民之隱欲聞焉是以隆古設諫諍之官聖人
有芻蕘之問故求言繼之事神莫嚴於祭也所
以致精誠徼福惠而敬爲本能敬者致福不能
者速禍神人感應之際明矣故祭祀繼之治民
莫急於養與教也耕歛以時可以厚民生而資
國用化導有方可以善風俗而成賢才故重農
興學繼之公賞罰明黜陟所以懲勸也賞一人
而天下務於善罰一人而天下警於罪陛一賢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四 又序

能人皆思奮功黜一不肖人皆思革過施約而
效博故賞罰黜陟又繼之刑者聖人不得已以
輔治非恃以爲治也一或失中傷人之生于天
地之和關係至重故恤刑又繼之夫然宗社可
以永安生民可以成遂天下可以長治吾子孫
尚敬之哉尚敬之哉

御製歷代臣鑒序

朕惟天生民立之君而天下至大民生至衆必
有道德明碩之士相與翼贊彌綸以成康濟之

功故堯舜禹湯文武之世有臯陶伯益伊傅周
召爲之佐百司執事之賢爲之用斯唐虞三代
之盛治有非後世所能跂也東周以降治不逮
古豈皆出於其君亦其臣有純焉有駁焉蓋隆
古之時爲臣者率皆秉仁循義心夫天理之公
視民如子憂國如家後之爲臣非必無其人然
亦鮮矣此治之所繇不古若也歟歷代史官著
臣傳以示法戒其賢者功德闕而譽聞著雖去
之千載輝光烜赫後來願治之主往往有生不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五 又序

同時之歎不賢而挾姦縱私傷仁敗德百世之
下聞其姓名猶起人忿憾不平之氣若是者可
與共爲天下國家者乎朕嗣承 祖宗洪
業夙夜惓惓究惟治理所賴文武之臣同寅協
恭以圖無忝蓋古者君臣有交相助益之義三
代而上見諸經昭昭矣春秋以來二千餘年凡
臣之行事其善惡大槩間類錄之總三十七卷
名歷代臣鑒用賜羣臣俾時覽省夫道明德立
者其爲善之志固已素定士或不能皆然此臣

鑒所繇作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孔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人之心豈有今昔之異哉誠能於是編而擇其善者存諸心力諸行將建之事功光明俊偉有裨於國家有耀於後來而與古賢臣同一不泯於無窮矣朕之所益於羣臣如此爲臣亦必有以助益於朕庶幾明良相與同一忠厚之至也

睿宗獻皇帝

臣何喬遠恭輯

本草考異序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六

又序

天下之物耳目之所常及者易知唯生於荒遐載於祕書異於世而其功寔可利人者人皆不識必俟博考圖誌撮其名要然後微而用之譬之人焉莘蟠崑穴僻側沉淪之賢非賴膚哲明敷孰支蠱蕩於當時建偉烈於後世哉噫此吾本草考異之書所繇以作也夫著述本草自羲皇以來凡幾醫家者流習其易而忽其難用其常而捐其異藥有排山倒海之力唯性味之異常者能任之亦惟醫術之異倫者能制之以伐

病攻毒也醫之道亦難哉人知日精之益明而不知善芳之生奇幹者食其肉人不昧其目人知丹棘之孕陽而不知稂莠之出康民者食其實婦亦宜於子人亦知質汗之轉胎而不知質汗者本名炙轂過也人知乳香之活血而不知乳香者別名黑撻纏末也大率藥物性異名異生異而所載之書異不有以考之臨證和劑之際不大有悞於人哉吾憫世之盲於醫而人之闕於瘥也專令良醫副周文采彙括諸本草考異者彙錄判上下卷以進援據精核題之曰本草考異俾工正梓之以與天下之欲壽命脉者共焉儻醫師因是書考藥物之異歸諸醫道之常常彼之異而藥之異者有常者主之雖時流俗師亦知而可用之異吾之常而藥之常者有異者輔之雖殊方絕域亦咸知而不棄之夫考藥物之異尚足以起死回生而免昏札之患況有國者搜人才之奇異卓絕變易姓名逸於草莽者起之位著參常士而任之豈有不能活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七

序

國安民興滯補弊以翊成太平仁壽之治也哉

宋濂

洪武聖政記序

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方有事于征伐而於彌綸天下之治具勢或未遑及其大統既集亦不過振厥宏綱而萬目未盡舉焉如漢之高帝得國最正雖曰筭無遺策而施之政令猶乏精詳故史臣贊之亦但云規模宏遠而已夫以高帝之雄傑尚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洪惟皇

皇明文徵一卷四十四

八

又序

上以布衣受天命蓋與高帝同雖當開拓土疆之際停戈講藝息馬論道夜以繼日無一時之寧迨夫正天位朝萬國華華圖治恒若不足於是綱舉于上月備於下誠有非高帝所可及是故郊廟以及百神之祭禮文咸秩則祀事嚴矣御極之日卽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于郡府率皆設衛權一出於朝廷而爲將者不得私而軍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革冗

澄之弊而倖位絕矣冠服有別防範有規而民志自定無僭侈矣他如申禁令嚴實效育人才優前代正朝儀之失去海嶽之封嚴官壺之法勵忠節之訓刻積歲之弊如斯之類不一而足或前王所未得或行之有未至者皆煥然有條可以垂法後世此其故何哉蓋自近代以來習俗地壤迨將百年而天生大有爲之君首出庶物一新舊染之俗與民更始是故虜思所斷動契典則度越千古咸無與讓此正所謂錫勇智而正萬邦也臣備位詞林以文字爲職業親見盛德大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僚屬謀取其有闕政要者編集成書列爲上下卷凡七類合若干條名曰洪武聖政記然而天之高明也萬物莫不覆焉地之博厚也萬物無不載焉聖人之作也萬物咸興欣覩焉故凡金科之頒玉條之列著之於簡書刻之於琬琰傳之於聖子神孫者將與天地相爲無窮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矣其所以致

皇明文徵一卷四十四

九

四海雍熙之治。比隆於唐虞三代者。豈不在於茲乎。豈不在於茲乎。臣不佞請以是序于篇端。極知僭踰。無任隕越之至。洪武八年歲次乙卯正月甲子。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拜手稽首謹序。

洪武正韻序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

皇明文徵卷四十四

十

序

分其清濁之倫。定爲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

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六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逮於近世。凡五十

皇明文徵卷四十四

十二

序

家以爲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機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論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類。亦有一韻當析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如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

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
臣樂部鳳臣宋濂待制臣王俱修撰臣李叔允
編修臣朱右臣趙禹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
孟達典籍臣孫養臣荅祿與權欽遵明詔研精
覃思。查以中原雅音爲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
達於上下。胥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
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叅
知政事臣陶凱凡六牋稿始克成編。其音諧韻
協者併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十三

序

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
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
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勅臣濂爲之序。臣濂
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
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
命道德之與。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
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
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
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爲

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
之。當今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

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
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
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音以七音爲均。均言
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
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
闇劣。無以上承德音。受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
手稽首序于篇端。予以見聖朝文治大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十三

序

典而音韻之律。悉復於古云。

經籍

續紳

王禕

水經序

水經漢桑欽所作藝文志缺弗錄。而隋經籍志
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
長注善長道元字也。然皆不著撰人氏名。舊唐
志乃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

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至新唐志始謂爲桑欽作又言一云郭璞作蓋疑之也按前漢書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濟水過壽張卽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卽狄縣安帝所更名荷水過湖陸卽湖陵縣章帝所更名分水過永安卽魏縣順帝所更名則其書非作成帝時若順帝以後人所爲矣又其書言荃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十四

又序

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托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縣南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爲也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則後魏所置也此其書又若晉後魏人所爲也意者欽本成帝時人實爲此書及郭酈二氏爲傳注咸附益之而璞晉人道元後魏人也是故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縣

之名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秦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無天下要皆後人所附益非復其本文然則水經爲欽作無疑蓋久而經傳相淆而欽之本文亡矣本文雖亡可不謂爲欽作哉通典謂郭注多踈略迂恠而已不傳今酈注四十卷固完而舊本往往失於遷就有錯簡金蔡正甫氏嘗作補正三卷而亦不傳今唯酈注舊本猶行而已夫天地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十五

又序

之間唯水爲多故水者地之脉絡也大川相間小川相屬而凡郡縣州道瓜列基布皆因水以別焉地理之書始於禹貢而禹貢之分九州必主山川以定經界誠以山川之形縣亘無易州縣之設更革不常故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也此禹貢所以爲萬世不易之書也後世史家主於州縣以爲書州縣更革其書亦遂以廢而不傳以彼之易於不傳則水經之書其果得而廢

之歟大抵此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
河在焉而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一其
源委之吐納沿路之所經纏絡枝煩條貫手夥
搜渠訪瀆靡或漏遺總其繁而覽之天下可運
於掌矣故自禹貢以後此書最爲近古而不可
廢豈亦所謂萬世不易者歟顧世之爲地理學
者莫不卽邇而昧遠就簡而憚煩而卒亦紛紜
而無所據衆氏之學廢不復講久矣不亦惑哉
故予因爲序論以致予意抑予之力豈能重其
書覽者考其述求其故而觀其會通必有能識
其要者矣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七

又序

湛若水

古小學序

王者之風息而教弛教弛而後二學亡小學亡
而王宮黨遂之教無傳焉大學亡而辟雍泮宮
之教無傳焉辟雍泮宮之教不傳而聖學無所
終王宮黨遂之教不傳而聖學無所始學無終
始則人道不立人道不立則天地不和天地不

和則萬物不遂萬物不遂則天理或幾乎息矣
夫二學未嘗亡也自二教弛而皆逸於戴記也
大學之逸也其篇全而程氏表之小學之逸也
其篇散未有會而聚之以復古者夫能始而不
能終者有之矣未有不能於始而能終者也若
彼考室弗惟其堂曷其能構構則圯若農力穡
弗惟其耨曷其能播播則不實吾懼焉乃因讀
禮采而集之復爲蒙養洒掃應對進退事親敬
長隆師親友禮樂射御書數凡七篇其文則古
其事則小子之事不敢以大人之事參之恐其
躐也不敢以今文參之恐其混古彛鼎也嗚呼
斯文也自夫王侯之子以至庶人之子上下達
之者也嗚呼元子小子苟能習其文行其實立
其誠誠立而聖學可基矣是用成書行之家塾
傳之子孫云爾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七

又序

楊慎

山海經後序

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

牧鑄鼎象物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所繇始也神禹既錫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奇殊衆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恒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九鼎既成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六

又序

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後人因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疑信相半信者直以爲禹益所著既述其元而疑者遂斥爲後人贗作詭誤抑亦軋矣漢劉歆七略所上其文古矣晉郭璞注釋所序其說奇矣此書之傳二子之功與但其著作之源後學或忽故著其說附之筴尾

石鼓文序

石鼓今在太學其文爲章十總六百五十七言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七

又序

可模索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宋潘迪氏音訓一碑二百年前物也惜夫遺文墜字無慮近百載考唐人古文苑此文特軋卷首哀錄年歷遠在音訓之先然迪所遺墜者此仍缺如也薛尚功鄭樵二家各有音釋與古文苑所載大抵相出入文無補綴義鮮發明三家之外見其全文者或寡矣好古者以爲深慊又迪所訓釋君子員員邇邇員旂二句牽合紕謬重堪嗤鄙原古人書字下句之首承上句之末文同者但作二

點更不複書此易見爾迪既誤讀君子員員選
遞員旂遂復臆釋云員員衆多貌遞遞旌旗搖
動貌此豈特文法大戾書例亦大味矣君子員
員成何訓詁遞遞員旂成何語言不知妄作乃
所謂引書燕說者也一隅若茲餘奚取哉慎昔
受業於李文正先生暇日語慎曰爾爲石鼓文
矣乎則舉潘薛鄭三家者對先生曰否我猶及
見東坡之本也篆籀特全音釋兼具諸家斯下
矣然本隻存將恐久而遂失之也當爲繼絕表

皇明文徵卷四十四

王

又序

微手書上石又作歌一首蓋丹書未竟而先生
棄後學矣去今又將六年追惟耳言未墜手跡
莫續天固愛寶柰斯文何敢以先生舊本屬善
書者錄爲一卷音釋一卷今文一卷韋應物韓
退之蘇子瞻歌三首唐愚士古詩一首先生歌
一首附之卷尾藏之齋閣以無忘先生之教云

古文參同契序

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
其目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

晉唐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
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于世五
代之時蜀永康道士彭曉分爲九十章以應火
候之九轉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真鉛之得一其
說穿鑿且非魏公之本意也其書散亂衡決後
之讀者不知孰爲經孰爲註亦不知孰爲魏孰
爲徐與淳于自彭始矣朱子作考異及解亦據
彭本元俞玉吾所註又據朱本玉吾欲分三言
四言五言各爲一類而未果蓋亦知其序之錯

皇明文徵卷四十四

王

又序

亂而非魏公之初文然均之未有定據爾余嘗
觀張平叔悟真篇云叔通受學魏伯陽留爲萬
古丹經主予意平叔猶及見古文訪求多年未
之有獲近晤洪雅楊邛峽憲副云南方有掘地
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
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叙一篇淳
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叙一篇合爲
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未幾有
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旦

豁然若有神悟離章錯簡霧釋冰融其說既以
自欺又以欺人甚矣及觀其書之別叙又云有
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偽盡正一
葉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亦可謂掩耳盜鈴藏頭
露足矣誠可咲也余既喜古文之復出而得見
朱子之所未見爲千古之一快乃序而藏之嗚
呼東漢古文存于世者幾希此書如斷圭復完
缺璧再合誠可珍哉若夫形似之言譬況之說
或流而爲房中或認以爲爐火使人墮命亡身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五

又序

傾貲盪產成者萬無一二而陷者十之八九班
固有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之真而無求於外
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怵惕於
胷中然而或者專以是爲務則惟迂之文彌以
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旨哉斯言輒併及之
豐坊

道德經贅言叙

老子之世傳記言人人殊方士者流尤恠誕不
經宋儒因斥爲異端與曾子問論語所稱異學

士無所取信余嘗閱世本世紀路史王深寧金
仁山諸說似得其梗槩老子者偃姓生而聃耳
下垂故名字伯陽父皐陶之曾孫曰某爲夏大
理諫關龍逢不當誅死之其子聃走之毫更李
氏李者理也變其文而存其音不忘父也歷事
成湯太戊武丁爲商賢大夫封彭城稱彭祖商
末以德長諸侯號老彭佐武王伐紂見牧誓又
歷事周成王與史籀同爲柱下史幽王時論三
川震見史記敬王時猶掌周室圖籍壽最高學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五

又序

最博孔子實師之故曰竊比於我老彭若方士
謂仙人李靈飛生李耳爲老子又言錢鏐彭祖
析爲二人非也今傳道德經爲老子出關授令
尹喜者不經見顧其文太奇道太玄諦思之要
皆性命之理善讀者鮮矣獨其曰谷神不死方
士類以藉口列禦寇又謂出黃帝書蓋秦主呂
政好長生博士叔孫通輩又取聖賢經訓託之
黃老雜以不死之言僥倖不俱燔耳都督萬侯
鹿園子暇時爲之贅言能發明性命可傳也或

疑贅言詞旨似本於楞伽何居則解之曰佛氏漢中初入未有妙說至晉宋間世主好之於是宗少文許玄度輩援易老子遠語入釋典而廓之是彼實藉我我曷本於彼歟鹿園子過謁予曰聞子學精於經於諸史博而覈必詳老子之世幸爲我序贅言乎余曰唯唯序曰贅言道德經若干言先刻續道德經又若干言余從史成之鹿園子天資聰明和平粹美而虛心好道於百家言靡弗通敷歷至大帥於天下事靡弗燭

皇明文徵

卷四十五

五

又序

唐順之

中庸輯略序

中庸輯略凡二卷初宋儒新昌石齋子重采兩程先生語與其高第弟子游楊謝侯諸家之說中庸者爲集解凡幾卷朱子因而芟之爲輯略其後朱子既自采兩程先生語入集註中其于

諸家則又著爲或問以辨之自集註或問行而輯略集解兩書因以不著于世友人御史新昌呂信卿宿有志于古人之學且謂子重其鄉人也因購求此兩書而余以所藏宋板輯略本授之已而呂子巡按江南則屬武進李令板焉而集解則不可復見矣序曰蓋古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外而後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中昔者世教衰而方術競出陰陽老墨名法嘗與儒並立而爲六家爲九流其道不相爲謀而相與時爲盛衰佛最晚出其說最盛至與吾儒並立而爲儒佛然其不相謀而相盛衰也則亦與六家九流同夫彼之各駕其說而其盛也至與儒亢而六而九而二也斯之悖矣雖然其不相爲謀也則是不得相亂也嗚呼六經孔氏之教所以別于六家九流與佛而豈知其後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于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說易者以陰陽或以老莊之六經孔氏中有陰陽家有老家矣說春秋者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五

又序

以法律說禮者以刑名數度是六經孔氏中有
名家有法家矣說論語者以尚同之與兼愛尚
賢明鬼是六經孔子中有墨家矣性不可以善
惡言其作用是性之說乎心不可以死生言其
真心常住之說乎是六經孔氏中有佛家矣六
家九流與佛之與吾六經孔氏並也是門外之
戈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宜入于六經孔氏之
中而莫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雖然六家九流
之竄于吾六經孔氏也其為說也粗而其為道
也小猶易辨也佛之竄于吾六經孔氏也則其
為道也宏以濶而其為說也益精以密儒者曰
體用一原佛者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間
佛者曰顯微無間其孰從而辨之嗟乎六經孔
氏之旨與伊洛之所以講于六經孔氏之旨者
固具在也苟有得乎其旨而超然自信乎吾之
所謂一原無間者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
者而後彼之所謂一原無間者可識矣儒者于
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

達之也至于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
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于喜怒哀樂
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
于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
原無間者可識也其機常主于逆故其所謂旋
聞反見與其不住聲色香觸乃在于聞見色聲
香觸之外其機常主于順故其所謂不睹不聞
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即在于睹聞聲臭之中是
以雖其求之于內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人不
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強同者
子程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又曰善學者却
于已發之際觀之是中庸之旨而百家之所不
能駕其說群儒之所不能亂其真也彼游揚謝
侯諸家之說其未免于疵矣乎吾弗敢知然而
醇者大矣其未能不侵淫于老與佛乎吾弗敢
知然而師門之緒言蓋多矣學者精擇之而已
矣則是書其遂可廢乎是信卿所為刻以待學
者之意也

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爲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爲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爲是。而弑君篡父。人人有不知其爲非者哉。人人知其爲是非。而或陷于弑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爲之也。雖其以意陷于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爲之辨。醒其隱然而在之心。以消其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又序

又序

勃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而牖之於隱然而在不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在不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暗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爲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知其爲無義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曰某三王之罪人。某五伯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罪之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人人知其爲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君之有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哉。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而不蔽於聖經者也。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又序

又序

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爲游夏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歟。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爲是說久矣。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予信也。間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于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示余。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皇明文徵卷四十四

未甚曉然。及佳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邈，狀文字之支離，兀然澆心以游於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於是者，余尚得而見之。

蘇滄

家禮集要序

禮之不明久矣。而吳越爲甚。以不佞濬所略記三吳之俗，歾而不歛，七七爲期，且從浮圖之教，以天門地獄鋼筋愚瞽，則誦涅槃以求解脫。甚則作樂侑尸，貴介公子結駟連轡，持酒食相勞苦，手杖而耳絲竹，身衰而口沉酣，若斯爲故常又甚。則借佛家玄譚，舉先人遺體付之煨燼，投之溝渠中。若不甚惜。甌越諸郡婚嫁論財，男必修儀，女必盛飾，日尋珠璣之奏，十不當若負笈債然。羣舉而嗤之，卽擔石不克，二脯縣聲亦強勉以弭怨聲。於是窮約之家，得一女輒溺之。若

仇富宗豪室展轉相効殺子傷生甚於胡貉且
以得脫債緣爲快嗟夫禮教不明固若此極哉
濟觀儀禮書曲直萬端靡所不貫紫陽先生業
加潤色鉅不遺棄章細不忽故常緣情立極斌
斌乎其其之益損也緣襲以來嚴者拘其體縛
者侈其儀持說龐雜不可顛一學士薦紳溺於
謠俗至不敢抑情就禮寧自棄於先民何論蚩
蚩耶河東令狐先生手家禮集要一書大都斟
酌疏數之間益文質之際使賢智者衣被飲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三

韋布

趙本學

孫子書校解引類序

天地間有人則有爭有爭則有亂亂不可以鞭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三

扑治也則有兵兵之爲凶器不可以妄用也則
有法其事起於關智角力也則其法不得不資
於權謀用兵而不以權謀則兵敗國危而亂不
止君子不得已而用權謀政猶不得已而用兵
也用之合天理則爲仁義合王法則爲禮樂故
管仲霸者之佐用兵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羸
釋難而攻易以驩虞爲道假尊周爲名要絕乎
權謀而已耳孔子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何歟
蓋人雖權謀事則仁義也諸葛亮澹薄以明志
寧靜以致遠此存心養性之言也躬耕南陽不
求聞達此尊德樂道之行也至於用兵知孫權
之本爲漢賊而姑結與爲援劉璋宗室也而掩
取以併其軍仲達不戰遺巾帽以激之郭模詐
降泄人語以間之盛兵晝行夜攻遂陽以襲之
息鼓偃旗開門卻灑以疑之事雖權謀心則仁
義也若宋之韓琦范仲淹寇準宗澤李綱岳飛
於虜主戰而不主和權謀無所不至求其人則
金玉君子忠厚正直一言一行無非聖賢正心

修身之法。王欽若。汪伯彥。黃潛善。王倫。秦檜之徒。於虜主和而不主戰。未聞一啓權謀之口。求其心。則犬彘小人。姦回險薄。滔天之惡。無不忍爲。以此觀之。可見正用權謀。以攘夷狄之患。安四海之民者。實爲儒者分內事。而致知格物之。功。明經學文之暇。不可不兼讀其書。而潛究其理也。古人著兵書。凡四十餘家。存者。今有其七。孫子十三篇。實權謀之萬變也。數千年來。讀者未嘗一開其局。雖有曹操。李奎。杜佑。杜弘王。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又序

晉賈林。張豫。鄭友賢。張賁。劉寅。鄭霸等十五六家之箋。不過粗畧訓義。苟且引證。加以訛謬。相承。古文漸失。迨至于今。凡用兵者。無所於法。庸非治亂所關。一大缺典乎。學不自量。竊重爲校。警而通釋之。又取古人一二已行之事。以証其下。名曰投解引類。使四方經生學士。皆可以讀之。而不難。夫自三代之後。儒者不知兵。其故皆以孔子不答衛靈。而因以爲諱。殊不知春秋之時。天王在上。諸侯無合義之戰。亦無問兵之體。

其不答也。固宜。今日不答於衛。異日固請於魯。使孫子生魯。魯君用之以誅陳恒。而明王法。孔子豈不以魯爲義。孫子爲賢乎。漢唐晉宋及我聖朝。天下一統。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儻遇國家有難。出而主兵。何不可之有。猥云德化不當用兵。此迂儒保身之謀。賣國之罪也。學註其書。又恐文士惑不解。故復推其說爲之序。

古集

紹紳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三

又序

宋濂

革象新書序

革象新書者。趙緣督先生之所著也。先生祁陽人。隱遁自晦。不知其名。若字。或曰名敬。字子恭。或曰友欽。其名弗能詳也。故世因其自號稱之。爲緣督先生。先生宋宗室之子。習天官遁甲鈴式諸書。欲以事功自奮。一日坐芝山酒肆中。逢丈夫修眉方瞳。索酒酣飲。先生異而卽之。相與談玄者頗久。且曰。汝來何遲也。於是出囊中九

還七返丹書遺之臨別先生問其姓名曰
風石得之也○得之蓋世傳杏林仙人云先生自
是視世事若漠然不經意間往東海上獨居十
年注周易數萬言時人無有知者唯傳文懿公
五極畏敬之以爲發前人所未言先生復悉棄
去乘青騾從小蒼頭往來衢婺山水間人不見
其有所齎旅中之費未嘗有乏絕竟不知爲何
術倦游而休泊然而亡遂葬于衢之龍游鷄鳴
山原有朱暉德明者龍游人也久從先生游得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三

又序

其星曆之學因獲受是書而暉亦以占天名家
暉既沒其門人同里章濬深思泯滅無傳亟正
其舛訛刻於文梓而來徵濬爲之序濬聞天官
之說歷代所步必微有弗同蓋欲隨時考驗以
合於天運而已自唐涉宋其法寢精至元爲尤
密耶律文正王楚材以金大明曆後天乃損節
氣之分臧周天之杪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
以至兩曜五行後先出沒皆有以研窮之而正
其失且以西域與中國地里相去之遠立爲里

差以增損之名曰西征庚午元曆可謂無遺憾
者矣已而許文正公衡王文肅公恂大史令郭
公守敬復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元麟等徧叅
累代曆法重測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酌取
中數以爲曆本卽所定授時曆曆經曆議二書
猶存可考證弗誣也君子謂當世所推步者皆
二三大儒會其精神博其見聞備其儀像而後
能造其精微今先生值屋書有禁之時又獨處
大江之南且無所謂觀天之器其所著書遲遲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三

又序

與諸公膺合而無間者雖絕倫之識有以致之
誠以人心之理本同故皆相符而無南北之異
也抑予聞西域遠在萬里之外元既取其國有
札馬魯丁者獻萬年曆其測候之法但用十二
宮而分爲三百六十度至於二十八宿次舍之
說皆若所不問及推日月之薄食頗與中國合
者亦以理之同故也嗚呼四海內外凡圓顙方
趾之民其心皆同其理皆不殊也豈特占天之
事爲獨然哉先生之易已亡於兵燹所著兵家

書。醫。神。仙。方。技。之。言。亦。不。存。其。所。存。者。僅。止。此。而。已。當。與。曆。經。並。行。無。疑。濂。故。特。叙。先。生。之。事。於。篇。首。使。讀。者。知。先。生。之。學。通。乎。天。人。庶。幾。相。與。謹。其。傳。焉。

王 荅

孫可之集序

凡。爲。文。必。有。灋。揚。子。云。斷。木。爲。棊。梳。革。爲。鞠。亦。皆。有。灋。焉。况。文。乎。哉。近。世。文。章。家。要。以。昌。黎。公。爲。聖。其。法。所。從。授。蓋。未。有。知。其。所。始。者。意。其。自。皇。明。文。徵。卷。四。十。四。三。五

得。之。於。經。而。得。之。鄒。孟。氏。尤。深。同。時。自。柳。州。外。鮮。克。知。者。昌。黎。授。之。皇。甫。持。正。持。正。授。之。來。無。擇。無。擇。授。之。可。之。故。可。之。每。自。詫。得。吏。部。爲。文。眞。訣。可。之。卒。其。法。中。絕。其。後。歐。蘇。崛。起。百。年。之。後。各。以。所。長。振。動。一。世。其。天。才。卓。絕。顧。於。是。有。若。未。暇。數。數。然。者。而。亦。多。脂。合。焉。其。時。臨。川。荆。公。得。之。獨。深。考。其。儲。思。注。詞。無。一。弗。合。顧。視。韓。差。狹。耳。而。後。之。爲。文。者。隨。其。成。心。無。所。師。承。予。竊。病。之。少。讀。唐。文。粹。得。持。正。可。之。文。則。往。返。三。

復。惜。不。得。其。全。觀。之。後。獲。內。閣。秘。本。手。錄。以。歸。自。謂。古。人。立。言。之。旨。始。有。絲。髮。之。見。且。欲。痛。刻。舊。習。澡。濯。新。思。而。齒。髮。向。衰。才。思。凋。落。欲。進。復。却。不。能。追。古。作。者。以。足。平。生。之。志。讀。二。子。書。未。嘗。不。撫。卷。太。息。喜。其。逢。而。惜。其。晚。也。遂。梓。刻。以。傳。庶。昌。黎。公。不。傳。之。秘。或。有。因。是。而。得。者。

王宗沐

陸象山集序

聖。人。之。言。心。淵。然。無。朕。其。渙。也。而。有。觸。卽。動。其。皇。明。文。徵。卷。四。十。四。三。五

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秘。之。以。爲。奇。俗。學。卽。其。應。者。粧。綴。繳。繞。而。離。之。以。爲。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無。所。近。者。緣。於。心。而。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者。不。獨。語。其。涵。懼。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迹。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廟。與。墓。而。興。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爲。之。文。於。是。乎。有。哭。擗。哀。素。之。等。俎。豆。璧。帛。之。儀。儀。立。而。其。心。達。

而儀非心也此所以爲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逆之以歸於無曰墓與廟哀與敬皆妄也而性則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從而煩其名數深其辨博而以爲非是則無循也然不知泯感與應者既以玄遠空寂爲性而其溺於名數辨博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予固曰禪與俗卒不可入者皆遠於體也聖人之言心詳於宋儒最後象山陸氏出盡去世所謂繳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墟墓哀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四十一

又序

而宗廟欽心也者辨此心之真僞而聖學在是矣其於致力之功雖爲稍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明而俗學以爲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辨博也嗟乎象山指其應者使人求其涵也佛氏逆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逆於應以是爲禪然則爲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辨博乎以爲爲心子惡乎哀欽之無從也是集刻於金而歲久漫漶德安吉陽何先生撫江西之明年丕闢理學以淑士類乃改刻焉而命予爲序辭不獲

因取象山言之粹者據而證之世之知者果有取焉則禪俗與儒之界將昭然若指掌而象山之學可知也已

沈懋孝

清英集序

天下英奇瑰妙常胎涵於空洞湛清之中舉世而知之莫能曉其精理故夫心之爲器文乃在中卽博雅多聞常患滌除不淨所以去道尚遠彼其夙根無源願力未定清何從生濁滋以長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四十二

又序

樂世芬者皓反覆而幾亡障耳目者中纏綿而易塞才情所至皆繇俗識所通譬則飛蛾游乎簾紗之上絲隔天咫尺萬里雖有勤心此道莫之能致千載濁緣沉沉自昧亦云運會而已矣且夫碧霞迴而朗月流輝秋濤澄而芙蓉發彩氣清之極自然光華五色所絢皆繇空造神珠生千仞之下空翠生千仞之上魚龍變乎海星斗變乎空鳴鳥擇碧梧而下來琪花托綺石以長榮彼既繇清氣繇結所成故非清無以靈

必資清而能化。易不云乎。洗心藏密。以神明其德也。古之至人。與日月參高。光耀比曜。吐精尺幅。揚芬無窮。其才特邁。其心自殊。將夫前生閻苑。乃亦挾有三天之靈氣者乎。李長庚蘇黃州其人則仙。其文則丹。真吾之友。屈子賦騷。莊蒙銓道。邈哉洋洋。玄風可挹。又百世之師表也。吾輩目走塵埃。滓濁未融。胷中無靈根。而望清英之來。可得哉。勗以軒几。新以盤銘。穀既辟矣。芝亦不如。湛湛此天。濯濯其源。雲中仙者。翱翔自來。可知五靈初無奇術。凡心盡者。天心乃見。清濁聖凡之界。在所自處焉。挹是求清。羊亡鹿走。失吾指矣。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聖

又序

詩篇

縉紳

宋濂

皇明雅頌序

皇明雅頌者。鄱陽劉仔肩之所集也。其曰雅頌。有何雅者。燕饗朝會之樂歌。頌則美盛德。告成

功於神明者也。今詩之體。與雅頌不同矣。猶襲其名者。何體不同也。而曰賦曰比曰興者。其有不同乎。同矣。而謂體不同者。何時有古今也。時有古今也。奈何。今不得為古。猶古不能為今也。今古雖不同。人情之發也。人聲之宣也。人文之成也。則同而已矣。然則曷為謂之同。江河沼沚。有不同也。水則同。陵巒岡阜。有不同也。土則同人動乎物。有不同也。感則同。趨其同而合其異。是之謂大同。曷為知其為大同。其歸于道焉爾。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聖

又序

歸於道焉。爾者何世之治聲之和也。聲之和也。奈何。天聲和于上。地聲和于下。人聲和于中。則體信達順至矣。體信達順。其亦有應乎。曰有三秀。榮朱雀。見龜龍。出騶虞。至嘉禾。生何徃而弗應也。應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有作為雅頌。被之弦歌。薦之郊廟者。已是集之作。其殆權輿者歟。

高棟

唐詩品彙序

有唐三百年。詩。集。備。矣。故。有。近。體。往。體。長。短。篇。五。七。言。律。絕。句。等。製。莫。不。興。於。始。成。於。中。流。於。變。而。侈。之。於。終。至。於。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畧。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殊。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製。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

皇明文徵卷四十四

四

又

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曆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閑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冲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

仝之鬼。惟孟郊賈島之饑寒。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頻。李羣玉。輩尚能勉氣格。埒邁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是皆名家擅場。馳騁當世。或稱才子。或推詩豪。或謂五言長城。或為律詩龜鑑。或號詩人冠冕。或尊海內文宗。靡不有精粗邪正。長短高下之不同。觀者苟非窮精闢微。超神入化。玲瓏透徹之悟。

皇明文徵卷四十四

四

又

則莫能得其門而臻其壺奧矣。今試以數十百篇之詩。隱其姓名。以示學者。須要識得何者為王楊盧駱。又何者為沈宋。又何者為陳拾遺。又何者為李杜。又何者為孟為儲。為二王。為高。岑。為常。劉。韋。柳。為韓。李。張。王。元。白。郊。島。之製。為盡諸家。剖析毫芒。方是作者。余夙耽於詩。恒欲窺唐人藩籬。首踵其域。如墮終南萬壑間。茫然弗知其所往。然後左攀右涉。晨躋夕覽。下上陟頓。進退周旋。歷十數年。厥中僻蹊通莊。高門邃室。

歷歷可指數。故不自揆。竊願偶心前品。採摭羣英。芟夷繁劇。裒成一集。以爲學唐詩者之門徑。載觀諸家選本。詳略不侔。英華以類。見拘樂府。爲題所界。是皆畧於盛唐。而詳於晚唐。他如朝英國秀。篋中丹陽。英靈間氣。極玄又玄。詩府詩統。三體衆妙等集。立意造論。各該一端。雅近代襄城楊伯謙氏唐音集。頗能別體製之。始終審音律之正變。可謂得唐人之三尺矣。然而李杜大家不錄。岑劉古調無存。張籍王建。許渾。李商

皇明文徵入卷四十四

四六

八序

隱律詩。載諸正音。渤海高適。江寧王昌齡。五言稍見遺響。每一披讀。未嘗不嘆息。於斯。繇是遠覽窮搜。審詳取捨。以一二大家十數名家。與夫善鳴者。殆將數百。投其體裁。分體從類。隨類定其品目。因目別其上下。始終正變。各立序論。以并其端。爰自貞觀至天祐。通得六百二十人。共詩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分爲九十卷。總題曰唐詩品彙。嗚呼。唐詩之倡。弗傳久矣。唐詩之道。或時以明。誠使吟咏性情之士。觀詩以求其人。因

人以知其時。因時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盛衰。本乎始以達其終。審其變而歸於正。則優游敦厚之教。未必無小補云。

楊慎

風雅逸篇序

風雅逸篇。錄中。古先秦歌詩也。楚風魯麟。風之逸也。堯衢舜薰。雅之逸也。載在方冊。矣。曷以名之。逸外三百篇。皆逸也。粵稽魯論。兩引逸詩。後止兩韻約。僅五言。後素昭文。何遠典仁聖哲賢。

皇明文徵入卷四十四

四七

八序

焉。賢啓聖乎。于是乎取之。以此其存。槩彼其餘。豈必無主文。諷諫之旨。民彝物理之訓哉。惜夫世遠籍湮。不能舉其全也。然其餘句散見諸書。若大戴禮。若春秋內外傳。若汲冢沉文。若諸子。璣語網羅。故失綴合。較殘尚多有之。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聖哲所遺。而後人拾以爲己寶。茲類之謂乎。孔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墨子曰。誦詩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司馬遷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爲三百篇。繇前

言之則太師所職數止此錄後言之則今所存
十一千百耳自逸詩外若因事造歌異裁別體
若狸首鷺誦蠶蠨龍蛇後代詞人刻意莫追其
宛轉附物怡悵切情蓋不啻驚心動魄一字千
金而已若是者雖多所軼沒而謹其遺者粹之
亦奚啻足爲更僕之誦哉故錄首黃帝彈歌至
伯夷薇歌爲第一卷錄琴操歌謠詞曲三十一
篇爲第二卷錄石鼓詩十章爲第三卷錄逸詩
篇名斷章存者十篇有句亡篇名者四十四條
皇明文徵卷四十四
又序

子知富翁好古者乎犖鼎匱甗珍厥穿穴圖籍
繪障貨彼罅裂盤已懷資受市魁噉予所爲嗜
古辭者將無類茲吹吹之吟則穿穴也槽柏之
拾則罅裂也心力之玩則盤而資依托之售則
受若噉請刊落之其尚有盈辭予投筆而起負
序以謝曰然業已成予不忍廢也子之言予不
敢忘則書之以終筴

宋濂

御賜甘露漿詩序

皇明文徵卷四十四

又序

洪武癸丑正月始和越四日丙午時加巳

皇上御武樓之便閣召御史中丞臣寧太子

贊善大夫臣濂賜坐左右上談嘉祥之

應勅中貴人取所儲膏露於宮中俄盛以翠甕

跪進上前皆玉潔珠圓世所未覩已而

詔昇甕器至用金杓煉水二升火既勻水勢成

清上起自龍帳中親啓甕以投須臾融

化與水爲一上取杓中瀉二內侍舉

承之查滓已淨重漉以絳紗囊上飲一

爵而分賜臣寧與臣濂焉且曰此天地至和所
凝也卿等服之去沈疴而衍遐齡臣寧等跪飲
其味甘如飴而弗賦其氣清於蘭而不豔一入
口間神觀殊覺爽越飄飄然欲御風而行於是
各奠爵於几頓首于地而退臣寧謂臣濂曰唐
之李白召對金鑾殿玄宗調羹以賜方策尚載
之以示後世矧今聖天子親挹天乳以
沃近侍微臣共享二氣禎祥此玄黃覆持之恩
不可忘也宜發爲聲詩以彰君之賜臣濂伏聞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五十

又序

王者有德上通于天嘉氣協應鴻美滋播今其
露頻降大和垓北民物枚寧洽于太康是皆一
人有慶使臣庶永有攸賴方將涵育靈澤衣被
上德惟思日孜孜以圖報爲事

皇上不

自滿假錫釐群臣需巧天漿上昭靈睨此與黃
地出馬腦甕甘露頒賜百僚之意同誠非玄宗
之所擬也盛德所覃接肌藏體曠世奇逢豈容
喑默乃稽首再拜造詩一章以修上之
賜從而屬和者凡若干人錄成一卷傳示萬世

子孫荷天之休於無疆

劉松

陪祀方丘應制詩序

洪武五年五月十一日戊午夏至

皇帝

將有事北郊前期五日壬子太常寺以致齋告

八日乙卯

皇帝御奉天殿合百官致戒

誓九日丙辰昧爽

皇帝備法駕御衮冕

自東華門出詣

太廟謁

仁祖淳

皇帝以配享告駕之將啓也適時雨如注稍止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五十一

又序

乃入

太廟門降輦而趨右丞相率羣

臣百司以序立於廟門之北還宮勅百官各返

所司以俟命又明日丁巳雨止駕自西華門出

太平門徃省牲于壇左之牢既畢進詣齋宮以

居暨午有

旨命中貴人召兵部尚書吳

琳禮部主事宋濂率六部文學能賦之士與俱

來於是尚書禮部臣陶凱尚書工部臣黃肅翰

等應奉臣張壽侍儀使臣俞潛起居注臣劉季

通蔣子杰給事中臣宋善祠部主事臣張孟兼

禮部主事臣孫某國子學正臣夏閔學錄臣蕭
祚職方郎中臣劉崧咸越出所居齋廬遵章道
之傍巡櫺星門外度東橋側循西階以入于

上所御之殿時

上新服綱常紗巾

神慮燕閑天顏穆清顧而言曰今茲祀事是將
天雨澄霽克厭朕心爾等以文職陪祀宜仰時
物所有著咏因命賦殿下柳檜并荷露詩一首
臣琳等奉命踧踖退卽殿隅屏息覃思濡翰摘
詞以次呈獻

上親覽誦之品第有差焉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五十五

又序

既而復命中貴人傳

旨令賦詩者咸往

殿後觀梔子花俾人各賦詩人給紙一既成序
進如初

上喜動于色因命起居注臣李

道等出所製詩若干首令在侍者咸徧觀之既
乃命之退惟

皇帝將祀有虔宅心玄默

而神能天縱文思蔚興又嘉樂時物志通祥下
斯一王之盛典實千古之罕遇也臣松泰司職
方幸陪法從近天威於咫尺遂言志於一堂其
爲榮幸實切倍萬謹錄應制三詩并序其端庶

幾表宣皇風傳示無極

楊士奇

賜遊西苑詩序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

上以在廷

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特勅公侯伯師
傳六卿文學侍從游觀西苑以息勞惕倦於是
成國公臣勇豐城侯臣賢親建伯臣玉少師臣
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尚書臣璉臣淡臣中侍郎
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旨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五十五

又序

禮拜命以行時少保臣淮來自退休承命偕行
凡十有五人又勅中官導自西安門入聽乘輿
馬及太液池而步太監臣誠奉宣聖旨命徧歷
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東而南
行觀新作之圓殿返而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
爲臣勇等言二殿皆

皇上奉侍

皇太后宴遊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庭周歷
制高明繕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
靡不悉備俯而思惟

皇上之聖

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歎呼萬
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
和三殿又瀛洲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徧造
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作引而四望山川之壯
麗草木之芳華飛走潛伏之各隨其性萬象畢
陳胸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爭信天造之佳
境而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官傳奉 上
命賜黃封之酒御厨之珍命咸醉而歸又拜授
命方爵數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霑席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又序

西城宴集詩序

京城之中直長安門之西五六里地幽而曠居
民鮮少園池水木雜落蕭散之趣徃徃遇之如
游乎城之外者比數年士大夫稍有居於其間
然其地既僻於一隅非大官貴人氣勢赫奕者
之所處而凡日用所需雖米酒蔬果猝求之有
不易得此豈志於榮利者之所樂居哉居之而
樂者非其人澹泊簡遠足乎中而無所累乎外
者歟余之居於此也凡翰林素所交游多在焉
然各有職務而欲尊俎譚詠以合群情於一日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又序

齒邊豆潔豐腸酌循環酢並舉懽洽之至清
言不窮間以善譚禮度無愆文采相發於是舉
賓之初筵四章之末四句爲韻賦詩韻少則疊
其一而以道夫相樂之意可謂盛哉禮之有一
張一弛文武之道且先王之屬民也歲終休之
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况吾徒皆仕有職仕旦
暮在公惟情慢之是戒則以其閒暇相合爲一
日之樂者其於義固宜也衆之相合使其道與
志有一之不相契而欲爲樂亦不可得今之十
皇明文徵／卷四十四 五十六 又序

倪岳

游甕山詩序

漢志後除晉叙修襖故同年諸君子有上巳之
會成化戊子三月巳巳會適主于余故以先一

日戊辰有甕山之游山在都城西三十里清涼
玉泉之東西湖當其前金山拱其後山下有寺
曰圓靜寺後絕壁千尺石磴鱗次而上寺僧淳
之晶菴在焉然玩無嘉卉異石而惟松竹之幽
飾無丹漆綺麗而惟土堊之朴而又延以崇臺
繚以危檻可登可眺或近或遠于以東望都城
則宮殿參差雲霞蒼蒼鷄犬相聞烟火茫茫煥
乎若是其廣也西望諸山則崖峭巖窟隱如芙
蓉泉流波沉來如白虹渺乎若是其曠也至是

皇明文徵／卷四十四

五十七

又序

茂樹迴環幽蔭蔚蔚坳窪潄潄百川所蓄冒乎
若是其深者又臨瞰乎西湖者矣故夫有事于
游者沿城隍逾高涼綠長堤歷崇岡窮茲山而
止攀援而登箕踞而觀于是雲開日晴川流山
擁草木之蕃鳥獸之動迴巧獻技若迎若送者
則有不必窮深極幽而西山之奇一覽俱足者
矣然後知是山之特出殆冠乎西湖之上而余
之游于此者亦已三矣是日退朝出阜成門行
廿里許遂抵湖堤俛入林麓迴繞而西湖波梗

田映帶左右。水風時來。塵意俱散。又數里復轉。而北山木蔓絡鬱然。而青苔逶迤坦然而平。石梁可涉。潏潏水聲。此則所謂圓靜者矣。廼相與下馬。攝衣而行。求品菴而登焉。至則僮僕俱在。稍具盃酌。汲泉淪茗。已乃就坐。清吟笑歌。忘驅馳之勞。引觴軒眉。盡游觀之樂。風林暮色。雅興未已。促駕而歸。陶然忘醉。

荆襄陳謨詩序

昔趙宋景祐間。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

皇明文徵、卷四十四

五

又序

論事言元昊必反狀。宰相以禹爲狂言。徒之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時陳希亮爲府司錄。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朝廷始從希亮言。以禹爲徐州推官。夫豪傑之士。率能察天下情。審利害之實。故嘗見於人之所未見。憂乎人之所不憂。而吾人之所難言者。然以位則卑。以力則薄。不能必行其言。而當道居尊位。有可爲之力者。不惟不之憂。而又眎其言。不以爲狂。則

亦以爲迂闊過慮。而莫之省。此天下之事。每至於靡潰。不抹者良可慨也。當今上卽位。

改元之初。歲適荐饑。流民繇唐鄧以趣竹漳。鄧房山谷間者。日以千百計。錦衣戶侯楊君廷玉。以使事出。出其境。遂具䟽以聞。謂宜預爲之所。毋俾滋蔓。將貽患。不可勝言者。時朝廷雖嘗慮此。而未必遽至是。故君之言不行。未幾流民構亂。荆襄大擾。乃命撫寧侯永大司馬圭率師討平之。及乎論功行賞。君不與焉。君退然守其職。

皇明文徵、卷四十四

五十九

又序

無幾微見於言色者。於是陝西憲副本端杭章論列其事。欲亟加褒賞。以勸來者。士大夫又從而歌詠以張大之。余因卽古人以觀君之事。方其有所見而言。固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而敢遂自以爲功哉。不幸言之而中。視民之不免於兵革之禍。其心亦戚矣。而又忍假此以望榮進之意哉。然而憲臣論之。朝廷知之。天下慕之士大夫頌之。視宋之所以處禹者。可謂不侔於君之心。亦可以無憾矣。夫論之與表其忠慕之恩。

效其義。頌之欲不沒其善也。而況帝心簡注。柄用日隆。則君奚可以此而自多乎哉。他日著勲庸於時。流聲光於後。當有大於此者。余執筆太史之末。尚爲君牽聯書之。

吳希賢

京都十景詩序

昔商居亳。周都鎬。皆爲永世不拔之基。詩人歌咏其盛。曰景員惟河。曰豐水有芑。京都帝王天府之國也。方太宗文皇帝駐蹕以來。太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序

又序

平之曆周家。上洛蓋有億萬載而無窮者。是崑崙風既還。國家文明之運。儲爲精英。徵之車書文物之際。郁乎其盛。京都故有八景。勝國昔詞人之所品題。景多搖落。詞復纖惟。聖皇

既作於是。乎釐而正之。於太液。易秋風爲晴波。瓊島易春陰爲春雲。薊門易飛雨爲煙樹。西山易積雪爲霽雪。惟玉泉垂虹居庸疊翠。蘆溝曉月金臺夕照。四景則仍其舊。天順間復益之以東郊時雨。南園秋風。總爲十景。巨靈所秘藏者。

始發洩無遺矣。館閣諸老之篇章聲韻琅然可諧金石。其卽殷周詩人掄揚盛美之意於乎休哉。我國家列聖相承。所懷惟德。所保惟

民用。是百年間。土宇取章益完。以固京都十景。隱見出沒。如在屏几之近。而諸老遭際聖明。操觚染翰。以追蹤雅頌。雖曰卽景而作。千載之遐當並傳於世無疑也。後之人誦其詩。將有得於山川風景之外者。希賢謹序諸首簡。用以告之來者。俾考焉。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序

又序

程敏政

卻金詩序

故諸暨馮君履吉。以鄉進士知沛縣。有介特之操。嘗疏便民十餘事。于朝多報可。遇疾痛死亡。水火盜賊饑餓於其境者。未始不捐資給之。雖傾橐弗吝。有俞繪者。落魄江湖人也。君廉其貧。以鎰金貸之。不質券。去未幾而君卒。俞亦登科。典教湖湘。不相聞者十五年。成化乙未繪遣其子以金信息來歸。君之子朋玉。朋玉不知也。承

辭不受曰先人未嘗以語我且無券君豈誤邪
其子不獲命則奠置君墓下而行朋玉不獲辭
則以子鄉人之貧者當是時太平恒齋李君分
教諸暨其二子惟誠惟敬與朋玉資同視席蓋
未嘗不嘆異其所為有古人之難者然朋玉未
嘗以自多而人亦鮮克知之於是惟誠兄弟相
與謀曰使吾友之行不白于世無以勵世之貪
者乃繪為圖請縉紳士詠歌之而以序見屬於
戲自義利之說不明世固有緣利而鬬且訟以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三

至于離親悖交者矣有偽相質券而誑人之有
以自殖為得計者矣烏有權義之所在有可受
之理而毅然固拒揮利而去之如瓦礫者哉克
其心而民風有不厚官守有不廉者寡矣朋玉
之所為與宋開封人讓寄金適相類蓋去今四
百年而事一再見則士明于義利之說者誠難
也抑朋玉豈故為是矯然不情之行要譽一時
哉見義勇而燭理明求不失其本心而已惟誠
兄弟薦友誼而汲汲乎張之有相觀而善之益

諸君子之言本六義之渢渢乎有挽頽或振人
俗之風是誠不可無傳焉雖然開封人史不著
其名得包孝肅呂榮公表章之而事始白若朋
玉則何患乎名之不著予獨以為官愈顯則責
愈備而義利之辨愈嚴其所以副友朋之望而
取徵是詩當有大者若予言則豈足為事之重
輕也哉朋玉名珏今刑部員外郎分司南京惟
誠名贊今吏部主事惟敬名貢今戶部主事皆
起進士方將以功名競爽于時云

皇明文徵 卷四十四

皇甫汈

送家兄赴潮詩序

余兄仲氏建節越鄉戒舟吳淞慕山水之標奇
悵土風之非遠浩然行矣曰余兄弟同氣四人
咸以上次之資聯英賢之烈守中才之調慨世
及之猷方其密山同徑竹林其室晨亡羊於挾
矣夜聚螢而披翰孰不懷鴻鵠之舉為燕雀所
哈哉蓋具邇蓬蒿之間而志馳雲霄之表矣迨
夫兩兩振翼各各司鳴余與仲氏早承休顧哉

忝嘉招驂駢服於兩前聯纓綬於三署志何協
 也至於蒙啓權璫譏張貝錦竄瑕丘以竦罪浮
 湘江而發憤跡何均也是得則攬暉霞矯擬之
 於二龍失則戢羽泥潛方之於雙鴈遇則達迤
 之疇表周楨之隆達則褒融之輩流漢家之痛
 殆相闕焉一旦稍稍叙遷爲天子之憲臣樹東
 南之偉績羌又莫知余之所之矣伯兮禍王以
 賁園李也奏金而登廟一門之子四方其人求
 爲曩昔同莖之棲共室之聚可易得乎嗟夫窮
 皇明文徵卷之四十四
 又序
 達時也屈信命也聚散數也忻戚情也情有所
 感則命在所安數有所值則時在所委復奚心
 哉康樂耽游赴修畛而含楚平原于邁臨清腸
 以興言念此此離辭爾敦賞若其敷政以拙守
 不以愚規諭之義良友詳矣聊賦短律數書未

皇明文徵卷之四十五

晉江何喬遠稱孝選

序

詩集

縉紳

方孝孺

觀樂生詩集序

無窮者天下之理也不易者造化之運也乘乎
 運備乎理不以古今而殊者人之才也千載之
 皇明文徵卷之四十五
 上有異才焉出乎其間所得之理與今同也所
 乘之運與今同也其言安得不與今同乎千載
 之下有異才焉同是理也同是運也其言安得
 異於古乎古與今云者人之所云也非天之所
 設也遠古之初羲皇之世人以爲古也焉知天
 不以爲非古乎並肩而居接膝而談人以爲今
 之人也焉知天不以爲非今乎故繇後以視先
 則後者爲今矣繇未至而視已往則今有非今
 者有而奚古與今之足間哉以一日爲久則百

年之爲久可知也。以百年爲遠。則千載之爲甚遠。又可知也。苟以天地之始終爲旦莫。齊古今而洞視之。則千載百年也。均之爲瞬息之頃也。人顧妄相詆贊於其間。以古爲高。以今爲卑。隨人爲輕重。徇時爲毀譽。不亦大惑矣乎。是皆未涉乎道之流。未造乎術之垣。私意之變眩其中。而不自知爲惑也。君子之取善則異乎此。善誠足稱矣。忘今之爲非古。誠未足取也。忘古之爲非今。其忘之也。并其時與世而盡忘之。而况較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二

三

其身之貴賤顯約乎。以貴賤顯約視人之言者。不知言者也。以前後古今觀人之才者。不知人者也。吾友許君士修。生乎今之世。而心存乎千古。無一屢之華。一命之勢。而其志在乎生民。其所得之深醇虛明。同乎前而合乎後者。衆人知得之而不能識之。予雖識其所存。而未足究其所以窮也。間嘗因其詩而求其所自致。溫厚和平。合乎至理。而清雅俊潔。出乎天趣。詞修而不浮。意凝而不窒。程邵之所存。陶謝之所達。沛乎其

兩得之。於是乎忘其爲吾友。不知其處乎今之世。而今亦忘予。非其偶也。相洽以心。相啓以言。雖然。有足樂者。嗟乎。今之樂余知之。前乎千古。後乎萬世。同得是理者。知之而衆人罔莫之知也。不靳乎衆人之知。此君之所以合乎古人者耶。因君之詩而知君之道。則吾亦安知其非古人之徒耶。

解縉

顧謹中詩集序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三

三

臣縉少侍 太祖高皇帝。蚤暮載筆累指。以俟聖情。尤喜爲詩歌。睿思英發。神文勃興。雷轟電逐。頃刻鈔造。玉音沛然。數千百言。一息無滯。臣縉輒草書連幅。筆不及停。點畫上進。財黠定數詠而已。或不易一字。故常喜誦古人鏗鏘炳朗之作。尤惡啞暗齷齪鄙陋。以爲衰世之爲不足觀。而天下之士爲詩者。鮮能得意焉。有詩而宗泐者。常進所精思。而刻苦以爲得意之作。百餘篇。 皇上一覽。不竟日盡。和其韻。雄

深潤偉下視泐詩大明之於燭火也蓋如泐者
尤不足以當聖意聖賢度量相懸固如是耶近
奉內廷獲觀 先皇所御書籍見其題曰

顧錄詩集二篇蓋

先皇所嘗置諸其左

右深有得於聖情者也臣繙亟取而讀之見其
有高一世之懷而謂人莫已知洞萬古之志而

謂聖人可及謂麒麟鳳凰可馴狎而九天可安
行帝所可趨而進也謂億千百為須臾而日月
可撫弄星辰可擠擲也謂風雲可噓吸雷電可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四

三

奔走造化鬼神可叱咤而使令也其所以自持
者蓋將與天地久存而列聖其徒也此所以上
合 高皇帝喜其詩不置而天下之知者
以為雲行水流與物無競而不知者以為狂為
愚也然皆不足以知之惟 高皇帝知之

臣繙知之於今而後世復有知之而將嘆其不
可得而見矣錄字謹中松江人初以太學生典
太常簿 高皇帝郊祀有執事之榮後有
才名數為人所排毀 高皇帝憐而保全

之子素見其詩所進上也今擢為蜀王府教授
平素相知而不相識也時年五十餘矣一見如
平生歡傾情論詩且以其集示予因序其意如
上云

李夢陽

林公詩序

李子讀蒲林公之詩喟然而嘆曰嗟乎余於是
知詩之觀人也石峰陳子曰夫邪也不端言乎
弱不健言乎躁不冲言乎怒不平言乎顯不隱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五

三

言乎人烏乎觀也李子曰是之謂言也而非所
謂詩也夫詩者人之鑒者也夫人動之志必著
之言言斯永永斯聲般斯律律和而應般永而
節言弗揆志發之以章而後詩生焉故詩者非
徒言者也是故端言者未必端心健言者未必
健氣平言者未必平調冲言者未必冲思隱言
者未必隱情諦情探調研思察氣以是觀心無
度人矣故曰詩者人之鑒也昔者相如之哀二
世也端矣而忠者則少其竟躬之為詞也健矣

而直者則咎其險謝之游山冲矣而恬者則惡其貪白之古風平矣而矜者則病其放潘之閒居隱矣而真者則醜其偽夫偽不可與樂逸放不可與功事貪不可與保身險不可與匡主言不竟不可與亮職五弊興而詩之道衰矣是故後世於詩焉疑詩者亦人自疑雕刻翫弄焉畢矣於是情迷調失思傷氣離違心而言聲異律乖而詩亡矣陳子曰若是則子胡起嘆於林詩李子曰夫林公者道以正行標古而趨有其心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六

三

矣行以就政執義靡撓有其氣矣政以表言囂華是斥有其思矣言以摘志弗侈弗浮有其調矣志以決往避世無悔有其情矣故其詩玩其詞端察其氣健研其思冲探其調平諦其情真是故其進也有亮職之忠匡救之直有功事之敏而其退也身全而心休也斯林公之詩也陳子聞之瞿然而作曰嗟乎余於是知林公詩又以知詩之觀人也林詩一十二卷凡千八百篇同邑山齊先生所編

熊士選詩序

熊士選者豐城人也名卓字士選弘治丙辰進士爲平湖知縣擢監察御史以劉瑾黜之歸黜者四十有八人而余亦與焉瑾以其名詔天下號曰黨人瑾誅起予官江西過豐城訪其人于曲江之濱亡矣余旣往哭其墓復收輯其遺詩得六十篇然皆精細言華錄之俾藏於家李子曰夫余於士選之亡而疑於禍福之幾也蓋苦失要實不甚解又無所測夫往來昭昭者云曩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七

三

余在曹署竊幸侍

敬皇帝是時國家承

平百三十年餘矣治體寬裕生養繁殖斧斤窮於深谷馬牛徧滿阡陌卽閭閻而賤視綺羅梁肉糜爛之可謂極治然是時海內無盜賊干戈之警百官委蛇於公朝入則振佩出則鳴珂進退理亂弗嬰於心蓋暇則酒食會聚討訂文史朋講羣詠深鉤贖剖乃咸得大肆力於弘學於乎亦極矣於是士選爲御史日與四方士游聲光赫赫頗有千仞覽輝之望夫治極亂繼名高

毀入丁卯後事余難言之矣今上既誅

亂賊反之正民志烝烝不奸又號一治厥亦往

來之道乃今盜賊顧日益弗靖學士大夫相與

釋俎豆而議干戈誠使天假士選年於是時膺

寄受托必樹立虎躍表見流輩乃顧死也悲哉

古人有言曰勝觀數定觀理蓋言禍福治亂之

必反也士選前罹黨禍慘矣今顧又死獨不值

其定何耶夫測往來者未有不據要實者也

實明然後幾驗幾驗然後治亂理而禍福彰今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八

三

既不值其定則余又安所據而測夫往來也故

曰余於士選之亡而疑於禍福之幾也然盜賊

平且有日乃其人則竟已矣夫余安得而不悲

故既收輯其遺詩而又重之以辭

顧璘

高吾詩集序

兵部左侍郎武陵陳公常築室高吾之山讀書

其中自稱高吾子東橋顧璘問俗其邑往候之

接殷勤道故舊三日不能去乃爲說高吾之義

曰人惟不尊其身故不知吾之高斯終下矣知

尊其身者非仁不廣愛非義不立方非禮不飭

躬非智不發慮非信不固節夫然後卓然爲萬

夫之望蓋以吾自高乃能高吾於物也公曰有

是哉吾有惴惴自收不敢狎孺子而矜芻蕘猶

恐有失於道何知身之尊乎璘曰非是之謂也

君子之求道也患不盡於物故抑而下諸庶民

其待身也患不貴於道故舉而配諸天地唯下

下則盡其道唯高高則尊其身下下高高並用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九

三

而相成者也公何讓乎哉公自爲士以至登公

卿莫不以古人自期待故隨宦所成輒出物表

以其樹功之顯故必進進諸巖廊之上則士大

夫宗之爲領袖以其執節之峻故必退退諸丘

壑之下則蒼生望之爲霖雨非公自高其身而

能巍巍若是乎哉公笑而不答乃出所作詩一

編授璘爲序捧而讀之聲律體裁卽所謂期古

人而出物表焉者雖作之殊地要自高吾山所

養發也爲題曰高吾詩集云公名洪謨字宗禹

同璘舉弘治丙辰進士方以兵部侍郎致仕居
于家

任瀚

孫山甫督學詩集序

嘉靖初五星聚東壁明德中興海內文章道術
至是隆盛閱四十年來摘菁揆藻之家朝野相
望淮海孫山甫以辭翰起家黔中入史館遷諫
議大夫 上命督學關西善作士與遂菴

漁石齊名甲子春移鎮劍南始按部訪余江門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三

釣臺余逃空谷久見君嫺雅縕藉栩栩若平生
驪明日從事來齋所得南游以後諸體詩五百
餘篇相印可余掃石披雲一再讀嘆曰吳大帝
之後散亡列國若淮海者其詩蔚然有江左風
流其雋永閎闊白鮑謝諸人不能過也始吾讀
李獻吉詩謂媧皇擣煉補天石奔奔百靈雷電
日月星辰並躔爐冶讀何仲默詩如黃鍾在縣
金石發作伶坊供奉之官莫不按官商謹節奏
其橫放處如項羽提三尺劍出江東不必斬將

攀旗而登壇嘯咤千人皆廢讀張愈光詩如巨
靈擘太華黃魔太尉次瞿唐其險怪詰屈雖不
中繩墨定知出鬼神手而無斧鑿痕今吾讀山
甫詩則如七十二君封泰山望見滄海有無中
蜃氣樓閣盤薄烟霏景光萬狀便翛然起儼靈
霞外之思如君茲選當與高子業顧華玉格力
相埒誠足剗建安鋒劖六朝壘惜二君已宿草
不及見也吾聞龍噓氣成雲雲之靈龍馮之然
龍非雲之能使爲神物也人噓氣成聲聲之精
者爲詩人豈詩所能使爲聖賢君子者哉語曰
明珠彈於飛肉其得不復周鼎鑄倕而斲其指
明大巧之不可常也淮野固欲爲聖賢君子者
其神明內蘊思若懸河吾思其或嘗試于大巧
也故以是節之

王世貞

胡元瑞綠蘿館詩集序

自余結髮而好言詩所與海內豪雋游亡不以
詩進者大馬齒日益稍見所詮著則諸豪俊自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三

喜行其詩少不以序請者余之不能工爲佞不能使人人極意以爲艱而思謝去之幾且焚筆研而最後乃爲胡元瑞序綠羅館詩元瑞之爲言日子所可必者一所有大可恨者與我所不子負者各二子幸哉而我薦其敝帚以希一言之華袞則可必子許我而卽寵施我卽子一旦不可知大可恨我雖晚雖幸及子而不終子之患使後世疑其異時不相當大可恨卽子過許我而我竭屢步武以求踐子之許不予負有所

人曰吾善詩吾善詩者何也元瑞才高而氣充象必意副情必法暢歌之而聲中宮商而徵金石攬之而色薄星漢而攄雲霞以比於開元大曆之格亡弗合也余嘗語余仲謂前我而作者涵洪併纖與亭毒並吾故推獻吉然不能諱其滓絕塵行空卿雲爛兮吾故推昌穀然不能諱其輕鳴鸞珮瓊萬象咳唾吾故推仲默然不能諱其孱刻羽雕葉舍陳而新吾固推子業然不能諱其促鞭風馭霆以險爲絕吾固推子相然不能諱其踈融而超之于鱗庶幾哉然猶時時見孤詣焉後我而作者其在此子矣夫其在此子矣夫以今證之抑何左契不爽也亡已而有子規者在昔鞠傳之稱田光曰智深而勇沉不深不玄不沉不堅入之沉深出之自然完之粹然如大鈞雕物而不見工如良玉夜輝而泯其痕斯三百篇西京建安之懿乎是集也其始基之矣而猶未也子之邦君有喻子者其問梓焉

西陵董媛少玉詩序

周元孚氏以節槩冠一世凡再上疏再得罪以謫而直猶未已其於星曆弧矢劍術無所不通精而尤好爲古文辭卽世之作者無以喻勝之始婦得安人汪美而賢爲元孚舉五男子皆有汪尋卒元孚痛不欲置偶从之感異夢乃問繼於董而得少玉者董女字也兄曰侍御淑玉旣歸元孚卽能撫其五子如汪已出謁舅姑卽又能奉事舅姑如汪已而相元孚御滅獲大小理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十四

家乘無弗如汪者元孚心異之問能讀書否曰僅識字耳然見元孚時時誦唐詩則亦誦唐詩所臆記可千首更問元孚詩止此乎元孚曰三百篇其祖也遂益誦三百篇以至漢魏六季諸名家亡弗誦者乃稍稍出其奇以與元孚酬復元孚亦大異之謂若詩成吾當敘而梓之以傳後世少玉莞然曰吾婦也而又君之婦婦何必以詩傳卽傳而以君之婦天下孰不謂出君手何梓爲元孚服其言而止元孚才高而氣雄聞

不勝其用壯而少玉則清潤婉秀往往發於情而止於義有不盡爲閨幃所束者當其得意時卽元孚恍然不覺其左次而亡何少玉以羸疾卒卒之年二十九耳元孚鳩其遺篇什多散佚所存僅若干首乃梓之而請序於余余讀之曰元孚而不見夫三百篇乎二南而下多出於貞婦良媛之作刪者蓋錄其語而不必盡徵其人謂可以風可以志而已至於漢而始有能舉其人者獨司馬之文君秦之淑能與其夫子相偶敵文君之不以禮合無論然淑亦寥寥乎不能數章何敢望少玉哉少玉調雖止於唐然不落宋元矣使天假以年有自唐而上者咄咄逼元孚世且以元孚詩或出少玉手元孚甘之乎少玉他婦行尤工具元孚序及馮開之太史所爲傳中

徐中行

閩中十子詩序

今洪永之世閩中有十子而皆以唐詩稱多元

之遺才也夫以十子者而名詩於一郡不渺矣然其詩名者蓋或概見云彼龍池孤鴈林子羽之所爲名高乃不見於集此何以稱焉高彥恢品彙唐詩而得正聲庶幾近之海內翕然爲宗其序本稱引子羽豈多所取財者乎然彥恢與安中景明以詩締布衣交故彥恢稱漫士安中稱樵者樵者漫士皆典翰林籍而漫士能作無聲詩是以偏師善出奇樵者六十餘老矣且試詩高第矍鑠哉景明累辭薦辟其讀陳搏傳云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十六

三

大明已照臨一笑歸華陰以搏同姓寓言言遜而中清竟結社自老士各有志如此孟敷父總管與鄭孟宣同幕於行省孟宣用擊劒名自亡命而歸折節至助教總管強詔不起自引決孟敷達節出授簡討當其與安中纂修永樂大典同爲解縉所引重安中無恙歸樵孟敷矯矯坐縉黨死其有諫可悲也時修大典稱閩中三王而孟敷中美充總裁中美至修撰閩志志之儒行其詩視二子何如哉然閩人言詩者率本之

子羽子羽起家訓導爲膳部郎免歸使其門生二玄問晉陵浦舍人所爲來得詩乃見而舍之浦名因以籍甚不但閩中本之也周玄徵爲祠部郎揭天謠諸篇喜爲長吉語於師嚴稍變黃玄移家自將樂入閩中終身嚴事其師而老於訓導其云望闕無知己歸鄉愧不才閱其學之窮也豈以郎署而爲達乎同二玄及門而見姓名者六亡傳乃若按察副使唐亨仲少與同郡黃濟爲詩友濟亦不列十子間則閩詩不啻十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十七

三

子也已此十子者一以歲貢二以鄉科而進士一其不仕元布衣而從薦辟者五乃後閩中有三君集郎中鄭君繼之主事郭君子長及布衣傳君本虛然鄭郭以進士著傳視景明爲難彼時游揚者衆也而此則薦辟不及矣余初至閩中有三生以詩來謁袁景從馬用昭及子長之子建初皆與本虛游者乃知有十子集將選之未暇也建初就余學詩僅貢如黃生北上故屬之兩生稍選傳於世閩故多才諸生亦謂之概

見者非邪景從以鄉科而未進亨仲弟用昭以任子游太學孟敷中美之科未舉也皆翩翩然而鬱滯能不於十子有感乎倘薦辟之典行亦豈無庶幾諸子者今曠典不可復卽科貢太學生寧不可拔一二以窺中秘者歟乃建初謝貢籍歸適二生因之請序余重有感而論其世

文編

縉紳

方孝孺

上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十八

三

蘇太史文集序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然無爲沛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知成於巧之所不能爲非幾乎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消滴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澤萬物無所得者辟之抱甕而灌機械而注爲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乎尋丈之間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十九

三

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爲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舉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爲之則不能皆如其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爲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爲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况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况可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然亦難矣莊周歿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爲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其少好蘓子之文而恨不得其意以爲苟得其意則文可勉而學年二十餘矣游金華見太史蘇公之文知公爲蘓子諸孫嘆曰得蘓子之意者真在是矣後三年公盡以其文見示益嘆以驚然後知公果得蘓子之意也頓挫闡闢而不至於肆馳驟反復而不至於繁崇之於天深之於淵無不探也與之於道德著之於政教無不究

也。而未嘗用其智巧以爲之也。智巧之於文不能無也。而不可用也。雖未嘗用也。而亦未嘗無也。斯其爲神乎。今之爲文者。竭智巧以學之。而不得其意。故其文非拘則腐。非誕則野。非有餘則不足。求其工且不可致。況於神乎。公之文。非今之文也。得蘓子之意者也。李白之詩。莊周之書。皆是理也。而不可以言傳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也。知神之所爲。則道自我出矣。文奚可勝用耶。

張彥輝文集序

昔者文章與政相通。舉其繁而言耳。要其求之實。與其人類。戰國以下。自其著者言之。莊周爲人有壺。觀天地。囊括萬物之態。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飄飄。然若雲游龍騫。不可守。荀卿恭敬好禮。故其文敦厚。而嚴正。如大儒老師。衣冠偉然。揖讓進退。且有法度。韓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繳繞深切。排摶糾纏。比辭聯類。如法吏議獄。務盡其意。使人無所措手。司馬遷豪邁不羈。寬

大易直。故其文粹乎如恒。華浩乎如江河。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尚藻飾。而終不可學。司馬相如有俠客美丈夫之容。故其文綺曼。嬌都如清歌繞梁。中節可聽。賈誼少年意氣慷慨。思建事功。而不得遂。故其文深篤。有謀悲壯。矯訐楊雄。齷齪自信。木訥少風節。故其文拘束。慙慙模擬。窺竊蹇澁。不暢用心。雖勞而去道實遠。下此魏晉。至隋流麗淫靡。浮急促數。殆欲無文。惟陶元亮以冲曠天然之質。發自肺腑。不爲雕刻。

其道意也。達其狀物也。覈稍爲近古。韓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退之俊傑善辨說。故其文開陽闢陰。奇絕變化。震動如雷霆。淡泊如韶濩。卓矣爲一家言。其同時則有柳子厚。李元賓。李習之。之流。子厚爲人精緻警敏。習之志大識遠。元賓激烈善持論。故其文皆類之五代之弊。甚於魏隋之間。宋興至歐陽永叔。蘓子瞻。王介甫。曾子固。而文始備。永叔厚重淵潔。故其文委曲平和。不爲斬絕詭怪之狀。而穆穆有餘韻。子瞻魁梧

宏○博○氣○高○力○雄○故○其○文○常○驚○絕○一○世○不○為○婉○昵○
細○語○介○甫○狹○中○少○容○簡○默○有○裁○制○故○其○文○能○以○
約○勝○子○固○儼○爾○儒○者○故○其○文○粹○白○純○正○出○入○禮○
樂○法○度○中○南○渡○以○後○真○希○元○魏○華○甫○以○典○章○文○
物○為○文○陳○全○甫○以○縱○橫○之○學○為○文○其○他○各○以○其○
文○顯○者○甚○衆○至○於○末○流○而○文○又○弊○矣○元○興○以○文○
自○明○者○相○望○於○百○年○之○間○為○世○所○稱○者○曰○姚○寬○
甫○虞○伯○生○黃○齊○卿○歐○陽○原○功○寬○甫○敦○龐○有○威○儀○
左○右○佩○玉○故○其○文○沉○鬱○而○隆○厚○伯○生○頎○嶷○鉅○人○
皇○明○文○徵○卷○之○四○五

三

談○故○事○遺○法○竟○日○不○竭○故○其○文○敷○贍○無○涯○不○可○
準○則○習○卿○謹○慎○有○禮○故○其○文○守○局○遵○度○考○據○切○
當○不○放○而○密○原○功○博○學○多○識○故○其○文○繁○多○而○不○
迫○至○于○今○則○潛○溪○先○生○出○焉○先○生○以○誠○篤○和○毅○
之○質○宏○興○玄○深○之○識○發○而○為○文○原○功○稱○其○如○淮○
陰○將○兵○百○萬○百○戰○百○勝○志○不○少○懈○如○列○子○御○風○
翩○然○襄○舉○不○沾○塵○土○用○鳴○一○代○之○盛○追○古○作○者○
與○之○齊○近○代○不○足○擬○也○繇○此○觀○之○自○古○至○今○文○
之○不○同○類○乎○人○者○豈○不○然○乎○雖○然○不○同○者○辭○也○

不○可○不○同○者○道○也○譬○之○金○石○絲○竹○不○同○也○有○聲○
則○同○江○淮○河○海○不○同○也○蓄○水○則○同○日○月○星○火○不○
同○也○能○明○則○同○人○之○文○不○同○者○猶○其○形○也○不○可○
不○同○天○下○之○道○根○於○心○者○一○也○故○立○言○而○衆○者○
文○之○隸○也○明○其○道○不○求○異○者○道○之○域○也○人○之○為○
文○豈○故○為○爾○不○同○哉○其○形○人○人○殊○聲○音○笑○貌○人○
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強○同○也○而○亦○不○必○一○拘○乎○
同○也○道○明○則○止○耳○然○而○道○不○易○明○也○文○至○者○道○
未○必○至○也○此○文○之○所○以○為○難○也○嗚○呼○道○與○文○俱○
皇○明○文○徵○卷○之○四○五

三

至○者○其○惟○聖○賢○乎○聖○人○之○文○著○於○諸○經○道○之○所○
繇○傳○也○賢○者○之○文○盛○於○伊○洛○所○以○明○斯○道○也○而○
其○文○未○嘗○相○同○其○道○未○嘗○不○同○師○其○道○而○求○於○
文○者○善○學○文○者○也○襲○其○辭○而○忘○道○者○不○足○與○論○
也○然○斯○豈○易○易○哉○世○有○自○謂○不○師○其○辭○者○則○割○
生○抉○怪○雜○取○艱○深○之○辭○數○錯○成○文○以○飾○其○鄙○陋○
之○意○至○於○不○可○句○讀○使○人○誦○之○而○不○曉○其○意○以○
為○文○故○如○是○或○者○懲○其○病○則○弛○慢○不○思○輯○陳○蹈○
故○泥○不○加○修○甚○則○取○里○談○巷○語○猥○褻○嘲○笑○之○辭○

書之編簡以爲明道。文與道割裂爲二。互相訾詆。又或見其然。遂放言而攻之。以爲古之道不可釋。以今之文。今之文不當學古之辭。三者雖異而俱失之。不師古非文也。而師其辭又非也。可以爲文者。其惟學古之道乎。道明則氣昌。氣昌文自至矣。文自至者。所謂類其人而不悖乎道者也。其人高下不同。而文亦隨之。不可強也。嘗執此說。竊觀天下之文。爲三者之歸者多矣。而無愧於古者亦有矣。往居京師。從潛溪先生。皇明文獻公卷之望

解緒

虛舟集序
永樂初。勅脩金匱石室之書。繼是復有大典之命。內外儒臣及四方韋布士。集闕下者數千人。求其博洽幽明洞貫。今古學博而思深。如吾太史三山王君孟揚者。不一二見。然孟揚之爲人。眼空四海。壁立千仞。視餘子瑣瑣者。不啻卧之地下。以是名雖日彰。謗亦隨之。余方擬薦自代。不果。且孟揚視功名泊如。每有抗浮雲之志。期在息機。與物無競。故其集以虛舟名。亦可見其志焉。余竊第其人品。當在蘇長公之列。文之奇偉浩瀚。亦類。至於詩。則凌駕漢唐。使眉山見之。未必不繫節嘆賞。思避寵而燭。此余之論孟揚者如是。他人未必知也。孟揚在翰林。越三年。不欲示其長於人。然一遇知己。與論古今成敗人物。賢否政事得失。治道升降。則目如曙。光辨如懸河。真若趨千古而立於獨者。孟揚固不欲專以文名。越石父有言。士絀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已。余其有負於孟揚哉。或余其有負於孟揚哉。

手都門出其集徵余言遂敬書以復之

徐一夔

郁離子序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時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奧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噤不能有所對

對明文徵卷之四十五

三六

三

爲已而南北釋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閫方務治兵辟公叅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匡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遂棄官去屏居青山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郁離者何離爲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爲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爲十卷分爲十八章散爲一百九十五條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正已慎微修紀遠利尚誠量敵審勢用賢治民

乎仁義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大槩矯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洞釋群疑辨博奇詭巧於比喻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凜然若太阿出匣若不可玩徐而思之其言確然鑒鑒乎如藥石之必治病斷斷乎如五穀之必療饑而不可無者也豈若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儀秦之捫闔孫吳之陰謀其說詭於聖人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爲非者哉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

皇明文徵卷之四十五

三七

三

爲憾詎知天意有在挈而昇之維新之朝乎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略輔翼興運及定功行賞疏土分封遂用五等之爵與元勛大臣丹書鐵券聯休共美於無窮不其盛哉傳有之曰楚雖有才晉實用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望于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然公之事業具于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于事業此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

言哉。一夔蚤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陵官寺。出是書以見教。一夔駭所未見。愧未能悉其要領。今公已薨。其子仲璟懼其散軼。以一夔於公有相從之好。俾爲之序。顧一夔何敢序公之書。然得繫名於簡編之末。亦爲榮幸。因不讓而序之。公諱基。字伯溫。桔槔人。若其言行之詳。官助之次。則具在國史。茲不著。

陶尚書文集序

國家之興必有魁人。碩士乘維新之遇。以雄辭皇明文徵。卷之四十五

鉅筆出而敷張神藻。潤飾洪業。鏗乎有聲。炳乎有光。聳世德於漢唐之上。使郡國聞之。知朝廷之大。四夷聞之。知中國之尊。後世聞之。知今日之盛。然後見文章之用。爲非末技也。嗚呼。有志於此者。疲神於六籍之間。焦思於佔畢之下。其勞益亦甚矣。夫其所以爲此者。抑豈徒爲華哉。亦將効用於國家。不使淪於虛器而已。而得此者。誰也。若今禮部尚書陶公凱者。其得此者歟。公安性過人。其才甚高。其學甚博。其識見甚卓。

且遠故其爲文多。或千言少。或百字下筆。汨汨不見有艱難意。嘗遊吳楚會時。方擯棄南士。懷寶不售。其爲文多激慨。中更亂離。自度無所於用。去居深山之中。授經以養其親。而其爲文多隱約。今天子削平海內。思變馬上之習。遣使四出。聘起岩穴。之使至台州。得公公不敢固讓。出應國家之聘。上方命儒臣纂修元史。知其老於文學。俾預纂修之列。書成職教大本堂。旋擢應奉翰林文字。未幾超遷今官。稽古禮文之事。公多論定。會翰林虛座朝。之惟恐不盡其才。遂命兼領院事。方是時王。大定朝廷務導宣恩。意稱揚功德。推序勲。恩以昭明文物。凡詔令封冊歌頌碑碣等製。多出公手。公自念文章之用。益在此耳。措辭陳義。各當其體。於是公之文沛然爲一代用矣。故余以謂文章之工否存乎人。而其用則係乎所遭也。余也蚤嘗有志茲事。向以與公有鄉里之好。數嘗從於論著之末。詎意未老先衰。學日益落。

氣日益耗遂莫能有所成就茲見公京師盡出其
其所爲文見示且徵言以弁其端遂爲之論次
後之觀者尚知余言之不詭也

顧璘

謝文肅公文集序

或問謝文肅公之文璘曰是醇氣之積也夫文
章盛衰關諸氣運而發乎其人非運弗聚非人
弗行豈小物也哉昔周之盛也文武成康迭興
謨訓雅頌之辭爾雅深厚意若有聖人之徒操
皇明文徵一／卷之四十五 三十一

觚其間何其若是善也幽厲以降辭命寢繁泰
離板蕩之篇氣索然矣非行人史官矯誣胥衆
則羈臣棄士哀思悲鳴以紓其憤懣者也卽國
家何賴乎是故觀文體之險易可以知氣運之
盛衰而人材錄之矣唯我 皇明 聖祖

神宗體道敦化至

憲

孝

二朝盛矣禮樂聲教之澤醇龐湛濊蓋天地一
大運會也時則有鴻儒宿學出乎其間體發正
義抒揚宏辭以潤色治理培植道脈何其符合

歟如丘文莊公程篁墩公吳文定公李文正公
及謝文肅公與今存者不述皆館閣之望儒林
之宗也考量德義其淺深厚薄何如哉璘執此
仰嘆有年矣比來守台州文肅之孫必祚見其
遺文若干卷蓋文正手選者其文明健闕博根
抵經傳以綱維人倫爲宗以剖白事實爲用以
抑揚邪正爲志以遺外聲利爲情詩與文同致
合發情止義之則鍛鍊馳騁莫爲有無蓋其所
負者獨遠大矣嗚呼公居朝汲汲於爲忠而常
皇明文徵一／卷之四十五 三十一
恐愧乎其祿居家汲汲於爲義而常恐愧乎其
生是以方進而輒退既老而益勤充其極雖周
召繇是也豈不曰聖人之徒乎璘故曰醇氣之
積合世與人言之也僭踰之罪無所於逃所冀
同好之知我爾曰桃溪淨稿仍舊名也刻在學
官

霍韜

王文恪公集序

文之傳三人品一也學力二也才格三也以人

品者人爲世重者也。以學力者學爲世重者也。以才格者文錄才奇者也。世之文錄才傳者吾見之矣。合才與學者我未之見也。合才與學蓋有之矣。合人品與學與才我殆未之見也。故曰文之傳也人品也學力也才格也三者具焉上也二具焉次也一焉又次也。守溪先生早年詞氣如風檣駕濤如逸驥馳野如銀河注溟如長虹橫漢如電走列缺如駸輿之嘯六合可謂雄矣。晚年脫枝落葉尚淡崇質大美不和大烹不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三

割玄酒不麴大音不絃古鍾石磬俚耳不諧蓋雄而古者也。故曰公文可傳也才格也一也。先生早學於蘇晚學於韓折衷於程朱是故觀怒懼箴知公於心學力矣。觀慈湖記知公於異端辨矣。觀昭穆對觀尊親議知公於天倫明矣。觀教太子知公慎天下大本矣。觀講學觀親政觀邊事議知公康濟之懷矣。觀歷代官制知公攷古變通之識矣。觀諸序記觀諸東書觀諸碑銘觀諸詩歌知公黜浮崇古之大略是可傳矣。故

曰公之文可傳也學力也二也。公於壽寧侯舊也壽寧侯戚密椒宮大臣無耻者趨焉。公自壽寧顯後不通姓字。君子曰公之介也。武

皇帝時瑾權橫赫無耻者趨焉。公決去。入曰去則忤瑾或怒不測。公曰吾不得吾職則去禍福奚虞焉。天下乃知有大臣之烈。故公之出也八日瑞麟威鳳之游也。公仕也。人曰景星卿雲之見也。公歸也。人曰雪冬松栢之秀也。公沒也。人曰夏鼎周彝之藏也。公也無泰名臣也已。故曰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三

公又可傳也人品也三也。又曰才格也學力也人品也。香賴以成者也。三善有一焉猶可名世况於公具焉。或曰公在孔門如何。渭崖子曰公若及孔門宜列游夏之間。性善之對則式孟氏人心道心之論則式程朱。

林時

刻賈爰子集序

賈爰江子西玄馬子與余三人者友也。江子才高而喜奇其志迥然蟬蛻塵垢之外而鳳翔千

伊之罔故其學探賸索隱刻意古趨而人或未之能悉也昔者韓昌黎務去陳言蘇子瞻贊其文起八代之衰乃江子則又務去其所不欲去者也俾江子存人稱曰韓子哉將在乎否也揚子雲作太玄準易劉歆誚其覆醬瓿桓譚則以謂必傳今其帙固炳炳在也俾江子存人稱曰楊子哉將在乎否也予覽厥辭法易模書式詩放禮參伍於老莊出入於左氏靡不宏深渾與淵淵乎蓋有作者之志焉其才可知夫文者因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三十四

三

乎時者也道者管乎文者也是故易有十翼書有四體詩有三緯禮有列記其文異其道同後世述焉苟執一廢百略本齊末是亦藝而已矣其不過於矯時而幾於畔道者邪茲非予今之言也向也與江子質之可否半焉既而令緒諸篇出于此駭觀訝聽僉臬之命下而謝病之歸決矣江子乃亦稍稍自戢雖然風雨霜露皆天也卑高流峙皆地也夫文烏乎齊顧其語道何如耳故曰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

所之集附詩總四卷詩亦追雅却凡與文稱新安黃生謙江子門人也錄刻以傳第更加音訓卽大義渙然矣孟子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其是之謂乎江子舉正德丁丑進士高第歷翰林修撰卒年始三十有六嗟嗟天生才不數而復不永罔克究志若江子者何居悲哉豈惟賈誼可爲漢人悼焉已耶

張時徹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三十五

三

豐南禺摘集小序

南禺公沒墓且宿草矣余讀其遺文蓋盡然傷之焉公質稟靈奇才彰卓詭論事則談鋒橫出摘詞則藻撰立成蓋九流百家罔不涉其津涯七步八義未足誇其捷麗是以士林擬之鳳毛執苑方諸逸駟耳芳譽而希下風者皆是也然而性不諧俗行或盤中片語合意輒出肺肝相啗睚眦蒙噉卽援矛戟交刺亦或譽嫫母爲嬋娟斥蘭茝爲蕞叢旁若無人罕所顧忌知者以

爲激詭而不知者以爲誕罔也。繇是雖黃門作
轉相詆譏。出有爭席之夫。居無式閭之敬。難衣
藍縷。甘原憲之守貧。濕突不炊。同子桑之閉戶。
童奴絕泣。而述亡賓客過門而不入。竟廕頤以
終其身。悲夫。以彼其才。逢時遭會。進當朝。翔金
馬。標表詞林。坐食大官之餼。退而談道。講執主
盟。騷壇猶將響附。景從如揚雄之問字。列子之
饋漿。何至青蠅叢集。不復少加封殖耶。乃知喻
四傑於江河。謂輕薄之妄。哂推李杜之光。談等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三

浪議爲蚍蜉。不獨於公慨之矣。公平生著述甚
富。其大者有五經傳。有世統博洽精詣。覽者當
自得之。自餘詩文。充於篋笥。未經編次。率多散
佚。其孫應大稍爲搜輯。余得取而觀之。采其詩
之雅馴者。刻以傳之。同好。其如全集。則以俟夫
知言者。

歐陽德

任官坊集序

始任子舉進士。奉大封敷。陳政務。憂時悼俗。憤

頑。嫉邪。剴切數千言。今

上嘉其忠。親擢

置高第。始釋褐。一旦名隱動京師。羅子遠夫。登
子舜。數勸子實。卿唐子應德。與任子友也。子因
數子者。得佐下風。數觀其詩文。疇昔所憂憤。發
數

上前者。往往見之。乎辭子每讀一篇

未嘗不慷慨三嘆也。任子操持砥礪。其交遊必
類已者。其於浮沉巧宦。削觚而圓。轉坦而深。
中阿隨人意。頡頏以取世資者。相疾視如讐。於
是自考功主事。用薦補太子司直。國史檢討官。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三

上駸駸大用之矣。而竟不能安其位。所

交數子。亦先後以言譴。予抱病林卧。爲撫然莫
知所爲。比一二歲。予從蜀中。人工問任子杜門
讀書家之有無。無所問。部使者至。不得見。其面
時從幽人。文士徜徉山水。摘藻鑄辭。益工益富。
憂憤之情。浸爲恬夷。或云任子殆與世抹撥而
翫之。以文耶。將寡與俗。構無所迫。聞其中故氣
得。其養乎。停而不形者耶。言心聲也。心以御氣。
氣以昌詞。詞以宣志。志以制行。而功德因之立。

焉是故媚世之士其志群故其行隨其詞靡可與諸衆不可與入德詭世之士其志達故其行靡檢押詞無涯涘可與樂性不可與濟物憤世之士其志矯故其行猶其詞溢可與震俗不可與化仁以爲志道以爲體渾然同物廓爾天遊和而不從介而不乖好惡忘已因應無常故其詞肆而不蕩貞而不偏厲而不猛優柔而不弛用志精一之致然也君子曰夫志與其羣也寧矯矯而反之宜可以基德既其達矣於道也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三

幾乎任子之始志既基之矣而况日有造焉其德立功崇將莫之能禦其詩文必傳今行遠匪直以其詞足愛者於是其甥李子刻之首大廷之對蓋本乎其始若曰深造自得錄此其基也任子名瀚字某西丘人李子名某字某時少叅江藩同任子之志者

任 瀚

禺山文序

張愈光聲華籍籍在海內四十年今

寓

奇極詭傲睨一世其言六籍已後無文章擅弓栢梁之間惜時代晚莫爾於乎壯哉吾觀其道在空同箕山志在湘累其憂患離罪衰白而近于死其事在江夏然猶其所述稱多閎烈曠遠不爲怨憤悽惋之辭而能使吾讀之如據松梧臨萬壑聽哀瀑奔湍虎豹狼狽百怪之音冷然也將韓愈所謂鳴乎其善鳴者與人言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猶之江河之不可輓而之山也傷時代爾爾乃吾見愈光呻其文辭不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三

問其人豈暇信其生乎東西京之後也文章無古今安有時代孔子孟軻衰周老儒生也不聞其所爲文降於夏商而顧出伊尹仲虺伯夷柳下惠諸君子之上此何以明焉其人聖則其文爲經其人賢則其文爲史不賢且聖則其文野凡古之落莫而不顯於今與今之勤苦而不傳於後者皆野人語耳安罪時代哉吾觀愈光爲文似程子華詩似李白其學古而進于聖賢即吾不知其所以其不爲野人焉勤勞而不傳於

後也。必矣。何日歸昆。見新都太史。爲我吊其窮。而以吾言問之。

皇甫汈

夢澤集敘

夢澤集者齊安王君之作也。君名廷陳。字稚欽。號夢澤子。因其名。集云父南墩公濟。孝。

廟時登壬戌進士。爲吏部郎生君。穎慧絕倫。髫

齡卽能綴文。始繇性靈。非假師授。黃童世謂無

雙倚。相時稱能讀。咸楚產也。君實似之。吏部公

皇明文徵入卷之四十五

四十

三

愛之甚常。云王氏千里駒。復見此子矣。甫冠舉

于鄉。越丁丑試春官。俱爲禮經第一。廷對擢高

第。選爲庶吉士。與東澗汪子應軫。江子暉。關中

馬子汝驥。許子宗魯。任丘曠子灝。大梁林子時

曹子嘉。西蜀余子承勛。楚顏子木暨君並擢藻

揆。天敷華緯。國得人之盛。彬彬首是科矣。江子

爲文鈎玄獵秘。雜以古文奇字。指既閑。眇語復

聳牙。令讀者謬根眩覓。至莫能句隱口汗。顏而

罷。王君每有所造。輒大呼以詠人。云有能增損

一字者。願以千金爲睹。恐呂覽金卒莫可得也。

又好爲譏評。繇是人多陽服而陰憾之矣。歲餘

解館。拜爲史料給事中值

毅宗皇帝將

南狩。在廷群臣咸諫止之。章益日盈於公車。不

獨言責也。汪子乃激衆詣闕下。上書宰相熊峰

石公典司館教。危言沮之曰。倘禍叵測。老夫力

莫汝庇也。旦賦烏母。謠大署玉堂之壁。語侵石

公公爲大慙。其縱誕多此類。先是忌者以館中

譏評語寢淫聞於政府。政府銜之。書上果諷吏

皇明文徵入卷之四十五

四十五

三

部出補州郡吏。竟得裕州。夫脂韋磬折不習其

容訟牒。填委又非所好。至則治尚嚴棘。不畏強

禦。法行貴戚。有鷹擊之風。謁御史不爲少貶。迺

晞附權勢。文構蒙稔。遂使鍾儀繫冠於楚。囚鄒

陽按劍於梁獄。悲乎今

上嗣位。湛恩汪

穢。虛納曲貸。諸子稍稍晉復。君獨註網。擯棄顏

子。嬰禍尤烈。至使患同黨禁。而榮異策征。去均

淵墜。而進垂薪積。世共惜之。自後一紀而余忝

已丑進士。識昆崙山人於都門。山人者張詩也。

雅善諸子間與余道夢澤事因聞其詳余亦慙
有時名諸子引與締交未嘗不延頸想見王君
也况負才使氣亦與同病尋以觸忤權貴賴

天子寬頌謫爲黃州理官是役也不以左
遷爲恨而以得繼蘇長公爲榮不以赤壁爲樂
而以得見夢澤子爲幸下車亡何迺乘雪造其
廬時君足跡久不入公門余置自外員居繇別
館君亦不惜造余乍奉半面驩若平生接以盃
酒申以贈章辭載集中夫王氏業紹青緇官聯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四

三

朱綬爲楚世家君又令其子栗弟若姪從余游
嗟乎君胡白首於衆而傾蓋於余余亦胡爲在
衆欲殺而在君獨憐也顏子雖清揚未覲而芳
訊亦數相聞矣君屏居幾二十載釋懸於爵服
娛志於渠書覃思古人專精作者屢勤劾薦耻
赴弓招觀其上顧中丞陳監察書若嵇康之絕
山宰及寄余懋昭舒國裳二劄卽楊惲之報會
宗其節槩可想見矣君方歛英戢銳攝謙履坦
不以才華傲物而以道術誘人使早年砥行能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四

三

然可優游以取卿相然未能宜耿介發孤憤如
晚歲所底也固知書成於去趙賦就以還中人
爵榮名豈有既乎終不以此易彼矣夫楚多材
之邦而辭賦之藪也屈原見諷於上官宋玉蒙
詬於登徒彌衡被害於曹瞞然其志則爭光於
日月而其言則等敵於霄壤矣君亦奚媿哉是
集也樂府古詩潘陸齊軌下擬陰何五七言律
沈杜比肩叅之盧駱文效左氏國語而兼騁班
馬書類東京尺牘而雄視崔蔡足以不朽矣凡
詩賦十一卷文六卷共十七卷成一家言舊刻
于家塾季弟雲澤君廷瞻刻於淮陽姪三湘君
同道又刻於吳中而吳飯益精矣二君皆以進
士爲理官善治獄號神明蒞淮者以賢拜河南
道御史蒞吳者亦被徵行矣三湘謂余知夢澤
最深命序諸首嗟乎甲寅之秋余有滇南之役
取道齊安訪君故廬見其子若孫欷歔泣賦
詩吊之茲復序之是生叨敬禮賞訂之交歟辱
彥昇筆札之託不敢辭三湘者不忍負夢澤云

爾言惡足爲集寵哉

陳石岡集敘

嘉靖庚子余友陳子約之以憲職督學於梁印
捐館洪上歸視越中時太史唐子應德以上書
失指免官祠郎熊子叔抑以奉職忤意承譴二
子者不遠數千里漬絮酒以入甬望總帳而出
涕撫藐孤於素室搜遺草於名山爾後相與別
去余方倚廬未果從邁管移之詩悲焉無何唐
子刪定其述造若干卷乃就荆令某登梓而以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四

三

序屬余申之曰昔先士安假寵太冲子獨無異
哉余不敢辭敘曰夫聖王耀德志士殉名是以
神龍驤首幽雲景蒸寒蟬發聲涼颺始刈當其
生利見之辰適司鳴之會履歷交之朝遇同時
之主凡含經之生綴辭之士孰非摘菁採藻以
緯國華者哉歲在己丑 天子覃訓席之
慕相君有開閣之風乃縑組講藝影繹咏道聲
協頃荒言郁蘭葩彬彬乎號爲得人而海內響
慕矣枚劄丘馬迭晉於漢庭陳劉應徐同升於

魏室坐論豈足多乎是時也侍讌登歌則家追
大雅從游第頌則戶起新聲一字之工聞奇而
傾耳片言之巧覩縟而躍心紙價騰踴於都門
蕭譜浸注於禁掖若陳子者方齡於終童比才
於賈生雕章綺合藻思羅開顧英時一時尤藝
苑之選也然而好惡易更盛衰頻復不逮之隙
構見怒之釁成斯長沙之役往而金馬不容於
陸沉矣陳子於是稍戢鋒穎寄就絕檢猶且寄
興於山川發憤於歲月周爰於馳驅宣情於騁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四

三

旅述造益工豈曰在外無奇哉流盼之間不十
餘年而向之契協頃荒者邈爲參商言郁蘭葩
者析爲萍梗子竟長逝化爲異物良晤愴跡於
南皮零落傷心於北海蓋爲此矣今考誦其遺
編早鑄四傑晚鎔二張適軫於平原睎駕於康
樂麗於游燕充於入洛雋永於浮湘備於吳越
既閭間展可傳以不朽異乎湮沒無稱者矣柰
何湛思琴於吏牒迅翻摧於嶮路雄才頓於促
景勞名垂於中壽使鳳池未禱曜靈假年究其

所底寧止是乎此運命之與蕭劉所以互論而
董史所以同悲也唐子諒余之言哉因占爲序
并系詩于末簡

孫 陞

王氏存奇稿序

世稱三秦多豪傑本其山川絕奇自空同李先
生以論著高一代華州槐野王子接跡而起兩
人者皆人傑云王子拜南京國子祭酒入開省
封樹會關中大震王子殞于家嗟乎王子產二
皇明文徵入卷之四十五

華之隩區所云嶽降不虛矣而地坼山崩與行
會豈非地紀絕而人傑萎耶余同王子舉進士
爲史官日聚著作之庭獨與王子語合退朝輒
相與就舍持文墨議論中夜不輟以爲常有故
則走豎子挾策進之務相攻錯瑕瑜不掩乃若
揚推古今得失卽王子所贈炙余率有味乎其
言使余不當於心則王子業已彈射之矣王子
爲文法司馬遷詩法漢魏其爲近體法盛唐尤
宗杜氏少陵居常好深沉之思務引於繩墨必

結構中度而後修辭初王子屬辭藻麗學士往
往稱之及其治業尤精去彫敝尚玄素聞者謬
謂持可否兩端王子執余手語曰衆言淆亂余
且不能自堅使余一意修古而無郤顧者公之
力也薦紳大夫乞言王子者日益衆王子不喜
甲論必求合於作者之軌然後受簡書之嘗與
余約曰文章不朽盛事乃今酬應不給無所發
明何以徵後世願擬古詩篇日與公共賦之務
竭精殫思一當漢魏比就業相與定其是非他

皇明文徵入卷之四十五

四

三

日成一家之言則以是載首簡中庶幾有足徵
者矣乃王子卽世余竊恐其所著書不存乃今
得其遺書簡中無所失獨無所謂擬古者有志
而未就惜哉要以所存者徧讀之亦既足傳矣
余不敏惡能定其文顧王子有成言不欲倍故
爲之哀次得文若干卷詩若干卷曰存奇稿則
王子所自名云爾陞曰余觀作者之林其長短
較異卽能屬書摘詞而聲詩不振抑或以近體
取重古體詘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非虛語也

獨同空先生得其具體王子與之後先入室皆得擅場卽關中多材賢此兩人者豈易得哉王子旣博學多識與之抵掌論事四方疾苦九邊要害又可坐而策之曾不得終其天年功用未起命也王子質行載本傳中不具論論作者之志如此

吳國倫

蘇門集序

高子業仕爲按察使卒於楚其友陳約之嘗梓其蘇門集以遺楚人后二十年門人亢子益重梓於梁顧在楚者楚人人傳之在梁者卽薦紳大夫不見多蓋亢以梓歸其家屬其家屢置不能守至爲子錢家所藉匿不傳者幾二十年子再至梁始謀諸陸道函贖之得復傳嗟乎子業庶幾不朽哉中州談藝之士率謂子業典七先生後然自獻吉仲默而下難乎厲行子業者乃他鍾稱詩而求多於文獻吉詩文而求多於一說並持而瑕瑜固不相掩矣吾友徐

子與鄉爲汝南太守時蓋嘗登平臺謁唐三賢祠慨然興嗟曰高常侍與李杜齊名一時之遇也獻吉仲默並策上駟而馳中原高子業雖駢駕第綬轡後至耳且皆中州名產於三賢豈有古今乎業已上記蔡中丞請得增祀三子爲六賢從之而卒陰阻於里中人罷子業而入李何爲五賢祠云予觀李川父所爲五賢祠記自中州七先生外猶有不勝其耽耽者而獨置子業勿談嗟乎子業之不過身后且爾上之相知難矣而又奚責於子錢者流哉道函曰茲集再傳子業不必以俎豆重也微子則玄珠沈矣誰可使爲象罔得之枯桐旣爨當索諸棄灰之衢耳願序其事以爲后徵序成則淮南宗正又爲李氏留意焉予將嗣圖之矣

李維禎

邢子愿全集序

今所在文章之士皆高談兩京薄視六朝而不
知六朝故不易爲也名家之論六朝者曰藻艷

之中有抑揚頓挫語雖合璧意若貫珠非書寫
五車筆含萬化未足語此又曰文考靈光簡牘
頭陀令韓柳授觚必至奪色某有六朝之才而
無其學某有六朝之學而無其才才學具而後
爲六朝非修習日久實見得是寧知其然國家
文治休明幾與三代等埒自二三作者淪喪壇
坫虛無人邢子愿崛起山東而海內傾鄉之如
岱宗之長五嶽如東海之表大風其文出周秦
漢晉諸家殊非六朝所能盡雖然卽日子愿爲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五

三

六朝亦吾丘壽王所謂天下少雙海內寡二者
也六朝人論文莫如文心雕龍雖有作者莫之
能易試取子愿詩文參以彥和之論統其凡而
言之則神思體性風骨通變定勢情采鎔裁聲
律麗辭練字有至境矣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
縟壯麗新奇有具美矣分其品而按之宗經則
情深而不詭風清而不雜事信而不誕義直而
不迴體約而不蕪文麗而不淫明詩則采縟于
正始力柔于建安情極貌以寫物辭窮力而追

新或析分以爲妙或流靡以自矜有曲當矣就
其人而擬之則賈生俊發子雲沉寂子政簡易
孟堅雅懿平子淹通嗣宗倜儻叔夜偶俠士衡
伶重心手相應表裏相符有全德矣天授之才
人益之學囊括千古驅役百氏建標桃苑傳播
夷裔名下故無虛士頃日後進廣先車之說謂
爲僞兩京易爲真六朝難真能爲六朝如子愿
豈不難哉余嘗以邢子才比子愿特取其同姓
耳子才六朝人在北易爲雄長令與江左諸君

皇明文徵

卷之四十五

五

三

並驅或亦韓陵片石之類耳山東有子愿而南
北士林推遜率服不謀同辭豈不難哉子愿每
有撰著注想沉吟良工不示人以外故其遺集
視弇州太函馮元敏鄒彥吉諸公僅可十一又
精六書多古文奇字常手技營生家梓人仲子
與塔史民部畧余審定余謝不能屬之冒伯麟
喻叔虞茅止生叅伍討論而後繕寫可以剞劂
因述居平所評鑒如此象白髦殘鵠酸螬雕世
所希御之珍不盡悅口惟識者知其味地下修

文郎庶幾快然若雌霓之讀矣

余寅

劉子威先生文集序

蓋昔者嘗竊疑之我

國家立隆鑠業殆

以浩昌殷綸焯起視漢西京不啻百乎過之皇
皇哉其精神散於天地資於川嶽房益於方域
而泄越於吾黨謂宜其人上追先民一當作者
乃今不過三四公耳漢西京未百年而太史公
司馬長卿已雄太若此我 國家二百餘

皇明文獻

卷之四十五

五十二

二

年如兩公者幾人其他若董賈鄒枚諸公亦各
以其巨奮興而吾黨輒卑之無諱夷考之今復
幾人似諸公者蓋吾歎以劉先生之爲烈然先
生能以其西京勝而又不特以其西京勝上之
若左氏三閭大夫南華老人韓之孽公子舉今
人所不能詣絕者先生率該之而彬錯出之西
京而下又先生最勝之餘事邪夫世下諸閥記
不足屬先生目也使天上有錄若霞宮丹甲諸
等先生盡耿諸其胸矣使地下有藏若汲冢覆

釜諸等先生又盡耿諸其胸矣先生奈何不歎
軼于載勝 夫文亦大難言矣其聲也因

體其放也繇充其究也緣化夫文未有不繇切
授者也必有砢礪之鬼焉必有誕受之氣焉必
有鴻亢之觀焉必有陵滴之紀焉必有疏越之
步焉必有紆譎之注焉然而得之則其赴之疾
也然乃不得之則率以舒也然而至之則其志
也然乃未或至之則無猶有圖也劉先生岸然
矯直冥心健志厥力孔肆機倪厚志壹乎其未

皇明文獻

卷之四十五

五十三

三

之張也總萬於翕也微至乎其意忽而電流也
鏘錯而白曜寒也其芒駭奪人而不缺齧也神
鼎鑄而姦怪畢鱗也鱗常飛不可羈也味以劑
之故可酌於皇庖稱禁御也又可以飲草澤之
癯使獵獵不止也聲以永之巨不爲覆細不爲
淹立均而出度也旣其旣矣猶若未杪也頃刻
而盈吾意卒歸於無也吾觀古人善詭而之於
詭而輒而無復之善佚蕩遂之於佚蕩而輒而
無復之善托諷遂衍而托於風而輒而無復之

無復之是以至之至之卒以一品聖此無他古
之人得全於不好兼今之人失全於好兼故今
文可鏡也論創始則強論極勢則弱論窮變則
強論精理則弱論峭拔則強論玄化則弱論纖
裁則強論洪鼓則弱劉先生之爲烈然也者豈
非以前三者備茲四者克宅耶吾又竊疑之今
天下率尚其曹好曹嘈也嘈然唱以其響使天
下亦嘈然矣以其響不顧其泰侵而爽於乎劉
先生若固聞斯輩也修之墨墨寶之仡仡無所
緣而爲聞於世乃其聞遠矣或曰名惡乎薄之
今之爲標後之爲楷也恐不在劉先生是惡睹
吾劉先生夫使千載往者與其千載來者論子
以爲何居當子雲時疇識其文者乃今桓生之
言信不信故吾謂劉先生千載人不直論我
明氏者非苟爲詡而已也夫吾與子之骨
惡能待諸

雷思霈

袁中郎瀟碧堂集序

六經之外別有世界者蒙莊似易荀卿似書與
禮左丘明似春秋屈原離騷似風雅皆楚人也
古之人能於六經之外崛起而自爲文章今乃
求兩漢盛唐於一字半句之間何其陋也而道
學先生更自酸腐見獨創神情之句輒推而遠
之曰文士家語見根極理道之談輒三讓而避
之曰異端家語於乎何其小視六經耶真者精
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強笑者不歡強合
者不親夫惟有真人而後有真言真者識地絕
高才情既富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
言人之所不敢言言人之所欲言有心中了了
而舉似不得者其筆之妙與舌之妙令人豁目
解頤鼓舞而不能已言人所不能言雖千古未
決之公案與其不可摩之境難寫之情片言釋
之如風雨數千里不竭如江河言人所不敢言
則世所幾平忽作神聖世所神聖忽作幾平理
不必古所恒有語不必人所經道後世而有知
其解者人證我也後世而無有知其解者我證

吾也。中郎詩云：莫把古人來比。我同康、各夢不
相干。能作如是語，故能作如是詩。與文如山之
有雲、水之有波、草木之有華、種種色色千變萬
態，未始有極，而莫知所以然，但任吾真率而已。
昔人見前輩質其文曰：兩漢也。復質其詩曰：盛
唐也。夫兩漢之文而已，非我之文也。盛唐之詩
而已，非我之詩也。中郎之文、中郎之自爲文也。
明文也。中郎之詩、中郎之自爲詩也。明詩也。設
有一人焉，稱之曰：子真兩漢子，真盛唐其人，色
皇明文徵、卷之四十五
喜又復有一人焉，稱之曰：子文一代之文也。子
詩一代之詩也。直超漢唐而上之矣。其人喜更
百倍，繇此觀之，不能自成一家言，而藉古人以
文，其短是強笑強合之類也。使其必古之人而
後可，則號爲一代作者，遂掩前良，何以其喜更
倍也。中郎胸中無塵土氣，慷慨大畧，以翫世涉
世，以出世經世，矯節高標，不入牛李之黨，不甘
舒溫之氣，有香山、眉山之風。諸所著作，出入兩
唐子之間，而要以性命之學證大智慧，具大辯。

才。鵬王之測水、乳象罔之探玄、珠則中郎獨知
之。契恐古人不多及也。中郎楚人也。今所刻瀟
碧堂集若干卷，儻所謂於蒙莊、屈宋之外，又別
立世界者與。

林右

遜志齋集序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羽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
俱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欲之所趨，而能
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也。非

皇明文徵、卷四十五

惟不爲勢俗之所浸淫，而無一言一行之所達。

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
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入。雖有
強梗自撓，亦安焉委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
之士不能常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
盛行於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
道，而楊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既遭
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唱
爲私說，鼓舞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

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沒而九法斁。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爲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掃陋習。頓回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幡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爲無用。嗚呼。當其肆爲邪說。乘吾道之無人戕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繇覩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

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鳥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適海。驅羸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蓋天下之學耳。彼郭林宗王道之徒。屑衣冠之間。猶能使天下之人效之。况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哉。惜乎當今之

學者則異於是。况聞前朝之故習。竊成說爲文辭。雜老佛爲博學。志氣汗下。議論卑淺。猥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爲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也哉。常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之。豈非吾之愿也哉。希直之文。吾評之矣。譬若春氣方至。真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洪武三十年秋八月。同郡友人林右撰。

皇明文徵卷四十六

晉江何喬遠輯孝選

序

政學

縉紳

程敏政

道一編序

朱陸二氏之學始異而終同見于書者可考也
不知者往往尊朱而斥陸豈非以其早年未定

皇明文徵卷四十六

三序

之論而致夫終身不同之決惑于門人記錄之
手而不取正于朱子親筆之書邪以今考之志
同道合之語著于莫文反身入德之言見于義
跋又屢自咎夫支離之失而盛稱其爲已之功
於其高第弟子楊簡沈煥舒璘袁燮之流拳拳
敬服俾學者往資之廓大公無我之心而未嘗
有芥蒂異同之嫌茲其爲朱子而後學所不能
測識者與齊居之暇過不自揆取無極七書驚
湖三詩鈔爲二卷用著其異同之始所謂蚤年

未定之論也別取朱子書札有及于陸子者釐
爲三卷而陸子之說附焉其初則誠若氷炭之
相反其中則覺夫疑信之相半至於終則有若
輔車之相倚且深有取于孟子道性善收放心
之兩言讀至此而後知朱子晚年所以推重陸
子之學殆出于南軒東萊之右顧不攷者斥之
爲異是固不知陸子而亦豈知朱子者哉此予
編之不容已也編後附以虞氏鄭氏趙氏之說
以爲於朱陸之學蓋得其真若其餘之紛紛者
殆不足錄亦不暇錄也因總命之曰道一編序
而藏之

皇明文徵卷四十六

三序

席書

鳴冤錄序

鳴冤錄者錄陸氏之冤而鳴之也宋室南遷朱
陸二子一唱道於建陽一唱道於江右一時名
士爭走門牆於時朱氏方註六經訓百世謂物
必有理理必有盡窮然後可以入道陸氏謂其
牽繞文義倒植標末徒使窮年卒歲無所底麗

天與我者萬物皆備何暇外求朱氏因目之曰此禪學也一時游考亭者方與象山門人較爭勝負一聞斯言喜談樂誦月記日錄迄於今日朱氏之書盛行於世舉業經學非朱傳不取繇是經生學子童而習之長而誦之皆曰陸禪學也山林宿士館閣名儒亦曰陸禪學也凡聞陸氏者如斥楊墨如排佛老甚而將若免焉間無覺者終身迷悟莫知反也及予宦四方得陸氏語錄文集三讀其言撫膺嘆曰嗚呼冤乎孰謂陸公爲禪乎再取讀之不徒非禪也且若啓蔽提聾而中有戚戚焉又從而嘆曰予晚出迷途幸矣將持陸書遍訟諸士顧文言頗繁見者慵覽覽者未終卒難脫悟余乃撮其書問語錄之要者各類二篇名曰鳴冤錄使人讀未終日見其無三乘空寂之語無六道輪迴之說必將曰冤乎人言可盡信乎茲始賤耳而貴目也嗚呼此吾道之冤也刑獄之冤陷一人道術之冤使天下人心飲醇酒而莫知醉雖欲無鳴將能已

乎自孟氏道遠伊洛言湮而心學先傳一有覺者同室起鬪如孫龐同師鬼谷而自操矛盾以角兩國之雄亦可怪矣及朱氏晚年悔悟自恨盲廢之不早惜乎易簣已至其書已行不可追挽後之君子不究晚年至論師尊中年之書過於六經語孟使朱氏之心不得表白於後世負冤者不徒陸氏而吾考亭夫子含冤九地亦不淺矣所幸斯文未喪此心不死近時二三豪傑嘗伸此義以究末流信者寡而傳疑者太多是

何孟春

餘冬序錄序

魏董遇好讀書其從學者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歲之餘夜日之餘陰雨時之餘昔甯越問其友何爲而可以免耕稼之苦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免越請用十五歲人將休言

不休人將卧吾不卧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
越蓋以日以時之餘而自力者漢東方朔上書
高自稱譽三冬文史足用生在幼悟時已如此
晉皇甫謐自言家貧晝則愒於作勞夜則甘於
疲寐三時之務卷帙生塵篋不解緘唯季冬未
纔得一旬學或兼夜寐或不覺日夕可知北齊
李鉉家亦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三冬不
畜枕每睡假寐而已士安暨寶鼎於日之餘時
之餘蓋有不暇及乎力學者矣春也少而仕宦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五 三序

問者可備談助且可代予病中此相告云

楊繼盛

苑洛先生志樂序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
樂則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
者於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
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恒必繇
之良可悲夫然律呂與天地相爲終始方其隱
而未彰也天旣生哲人以作之則於其旣晦也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六 二序

天忍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
先生自做秀才時便抱古樂散亡之憂當其歲
試藩司聞諸督學虎谷王公云律呂之學今雖
失傳然作之者旣出於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
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
然省察退而博極群書凡涉於樂者無不參考
其好之之專雖發疽尋愈不知也旣而得其說
矣於是直解之作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
是苦心精思或脫悟於載籍之舊或神會於心

得之精或見是於群非之中若天有以啓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鐘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通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園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員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圖之圖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沉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七

序

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鍾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鍾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闈實古今之紀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於是矣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爲是書感通所致觀仰秣出聽之則

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

驗矣乎昔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

叙疇同功然卦畫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

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

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先生所

繇生太和在弘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繇始太和

在嘉靖宇宙間故是書所繇成則其作誠不偶

然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

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而益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八

序

大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爲阿私也哉噫盛不敏雖學之而未能也講求之責深有望於同志君子云

海瑞

政序三篇

服官辯志正之在始馬首東適燕者也馬首西適秦者也母曰姑往焉前途而徐議之前途而徐議之者必困之術也物之至愚者神故龜殼

知吉凶鵠知風蟻知雨海鷗知機小民知其上
知其上者不以言也不以貌也默然應而已
矣此其效之淺者也蓋至於無感無應而後深
然而遷徙速矣不能待也雖然用是道者身既
去而民猶化之理民之術在於省事省之而不
可得者存之可也若增事則不勝其擾矣窮鄉
下里驚官府猶鬼神望胥皂若虎狼片紙所及
無白手而還者彼所館者一室彼一室者乘之
而歛其隣里利甚夥也胥皂知其然而厚索之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九

序

索之厚卽其所歛者愈厚然則轉轉爲擾日甚
也凡令行禁止之術不可必之小民亦不可必
之大家而不可必之於府史胥徒善御下者
若將兵然目在旌旗耳在金鼓欲左則左欲右
則右然時撫循之厚其賜予足其廩餼開之以
爲善之利而威常克厥愛焉彼小民者可以平
易親也彼大家者可以禮節閑也威嚴臨之則
情閼隔而不通是重利胥吏而禁令愈壅也凡
爲吏至於贖貨者必左右有小人導之彼其承

事敏捷而愿謹以得吾之權度其可以發言而
吾不變色也承間以頭觸地曰死罪欲效忠言
某項當沒貨若干無知者虛棄之以飽猾胥無
爲也今某事可賄行絕無知者也亦有藉口於
家僮以通說者當此之時能變色按發之乎毋
乃濡忍耶廉貪之路於焉判矣衣冠之儔亦有
巧於易人之守者故交際不可不慎也素廉之
吏然後能直人之冤抑夫直冤抑可以動天地
之德也不可不勉也廉不素立雖明知人之冤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十

序

抑而不敢直夫不知猶可也知而不敢直此終
身之憾也親民莫如令令之爲循良甚易也然
而有所不敢者畏與監司左也然則當奈何曰
監司不嚴於君不尊於天吾百里之民吾有所
受之也受之君吾畏君受之天吾畏天彼且與
吾同畏者也彼不畏君與天然後與吾左吾又
安能屈事夫不畏君與天之人哉古人有言曰
殺人而媚人吾不爲也然則監司之才者奈何
吾欲省事而彼好煩其令爭之則左不爭之則

民擾奉行之則力不足不奉行之則見謂不愛
民曰必也謹行之而勿擾乎察於上下之情因
其勢而利導之小心翼翼可也且以不擾而待
不得已之擾民亦不病矣大抵君子之愛民也
猶父母之愛子也吾所稱者率吾所慮思也今
父母之爲其子多有出於常情所慮思之外者
矣能出於常情所慮思之外以愛者乃民之父
母也

其二

皇明文徵卷四十六

十二

三

學者內以脩身外以爲民爵位者所託以爲民
之器也故服所以溫體也而以體溫服則愚爵
位所以庇民也而以民庇爵位則悖古之人蓋
有遺其身忘其家以急民者矣况所重不若身
與家者乎爵位者物之倘來寄者也身者生而
有者也家者與身俱有也故爵位不若家與身
身家重矣而古人爲民輕之何也爲有重於家
與身者在也非民之獨重爲心之不可解者重
也故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故曰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夫爵位者亦君子所
藉以養人者也而持一身之爵位以比於天下
若毫末之著馬體也今以爵位之故坐視吾民
之困苦飢凍冤抑而不爲之所是以所以養人
者害人殺無辜以爭馬體之一毫也豈不左計
矣哉於彼有毫末之得而於此有丘山之失矣
自古有官者未有不云守也不有攻者矣事於
守今猶古也無不攻也而縣官者衆攻之所萃
也故必有墨翟之守而後公輸之技窮然而守

皇明文徵卷四十六

十三

三

之無具者豈徒坐困且開門以延敵矣故欲守
官者守其具又不可不蚤圖也或曰困之何曰
否堯舜之世天下無失所之民以守官者處榮
也桀紂之世天下無得所之民則守官者處辱
也今上愛民之心宵旰勤恤綜名覈實
獎良懲貪蓋孜孜兢兢矣未睹唐虞之民已見
堯舜之君然則民之尚有失其所者有司未盡
應也應之惟此時矣易曰比吉後夫凶譬彼奔
令飛則鳴矣雲從龍風從虎亦各際其時也第

守汝官無患乎不榮此比古之說也若夫襲故常而不變安宿習而不悟玩謨訓而不恤謂矯誣爲可試是首之所嚮而足不隨心之所欲而體不從非天道也蓋必有隨之者矣蓋必有從之者矣吾慎夫比之不先而瞠乎爲之後也

其三

或曰農夫勤四體利五穀商人冒險輕愛利厚逐仕人苦行潔名利重祿故官不顯則祿不厚祿不厚則親不懽族黨笑之交游嗤之子教以

皇朝文徵

卷四十六

十三

序

母爲名高母漸通顯而以官庇民而已矣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曰吾固惡夫利之足以昏人智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此君子之利也故曰心者神明竅也室之有竅以通明也嘗試以一蒂塞之而正晝不靜矣今吾正賴此一竅以爲吾用而輒起夫較計利祿之私此猶播糠眯目而天地四方易位也無惑乎吏治日隳而民生日蹙也坐視
聖主憂勞於上而不爲良有司以應於下也夫牧民不仁非忠也事君不忠

非孝也而以族黨交游之嗤笑爲解者豈族黨交游固嚴於親而尊於君者也故學者不可不知輕重也取君親與族黨交游較則君親重取位祿與吾心神明較則位祿輕取千萬人之生與吾一身較則一身又輕而千萬人之生重古之人苟可以活千萬人則迂其身而爲之捐其身而亦爲之者輕重審也夫市道君子之所耻也君子之所以異於彼者以其心也若夫政績有聲譽命下逮以吾之勤敏易朝家之位祿此理所必致者而吾復容心於其間則復與市道奚異焉而又奚以耻彼爲哉故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以爲一有憂貧之心則入於謀食而不耕而學乃其謀食之精者也然則學而期祿是農伯也仕而務達是市魁也君子耻之而又奚稱焉或曰民利固有徇矣國賦固有經矣循而督之無重輕矣節其喜怒無淫刑矣委蛇俯仰道之情矣奚必以官庇民哉曰以若所言是不揣本而齊末

皇朝文徵

卷四十六

十四

序

也若亦知夫喜怒之所爲蕩而淫刑之所爲出哉淫刑生於喜怒喜怒生於委蛇俯仰委蛇俯仰生於官官重則不難乎以民爲庇以民爲庇則亦何所不至矣里有父子負布遠出者遇盜欲殺其子其父延頸承刃夫頸之不難而況其布乎今之牧民者重布而輕子也非果輕子也視民非其子故也吾爲天下爲民牧者必視民爲已子而私之然後天下之生可遂也

王世貞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十五

三序

胡子衡齊序

胡子之書曰衡齊旣成而長洲令魯鳳儀氏刻之屬不佞貞序焉夫胡子何以稱衡齊也衡者平也所以平低昂而使之當也齊者和也所以和諸味而使之成也胡子所以爲衡齊也其大指曰吾儒與它道角吾處吾勝而求彼負以爲異端彼亦處其勝以求吾負而譏吾之未至不平而後有爭爭而不能和則害彼所謂佛也老也楊也墨也申韓也彼皆有以自持之吾衡而

平之然後劑而和之則皆爲我用也洙泗之後而有濂洛濂洛之後則吾儒與吾儒角彼此不求是而求相勝曰尊德性也道問學也主靜也致良知也隨處體認也體仁也源一而流漸異吾衡而平之然後劑而和之而其源湛如也故曰衡齊孔子之言純者爲魯論而小雜者爲家語有問荅有自言皆身著之者也荀子楊子文中子亦身著之者也莊子列子身著之而間托之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三

三序

問荅者也其後而爲周子張子至

明而

爲薛子皆身著之者也爲二程子朱子至

明而爲陽明子皆門人紀之者也胡子之爲衡齊也身著之而間托之問荅者也身著之得無有意乎哉聖人立象以盡意意不盡則繫辭焉以盡其言夫大者以道立言次者以言明道以道立言曰經以言明道曰傳胡子之衡齊傳直其所以衡齊之意則明道也其明道將以淑平之觀世也意在明道何害於意意不在明何

益於道甚矣胡子之意之審也雖然其辭得無過脩乎哉孔子之繫易曰修辭立其誠誠立矣何脩辭之足病且胡子之學心學也反之心而苟有協耶卽蔥嶺苦縣不諱同也其猶有扞耶卽關洛閩越不憚異也如其羽翼乎卽裨史巷議不辭采也可借而彈射乎卽齊諧虞初不虞詭也是故辨若儀泰而非爲強工若丘非而非爲刻逞若蒙莊而非爲縱博若僞向而非爲淫故曰其指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

皇明文徵卷四十六

七

三序

胡子其將庶幾乎余與胡子先後仕於朝而不相值第聞胡子倡道於東南天下之有志者慕趨之若流水而胡子顧不立門戶惟道之是明而已雖然吾終以胡子之辭脩懼天下後世之以辭求之也然則治胡子者當如何反之心而協如胡子之於先喆可也是所謂衡齊之衡齊也

王錫爵

蔡虛齋先生密箴後序

今御史中丞詹汝欽氏旣爲其鄉先生蔡文莊公疏請得追謚因刻其密箴以傳而問序不佞久之未得其說也一日忽記爲史官時少保趙文肅先生間呼與講學而不應先生曰子薄講學乎不佞謹對曰小子何敢然是故惡夫以氣稟嗜欲駕學問而行顯密不相權者先生曰何謂顯何謂密曰勝人之謂顯自勝之謂密語未終而先生起躍然曰孺子可教已當時竊自喜年少見一班驟而得先生肯語已涉學遊世迨今二十年始大悟其向者言密之粗也夫密箴言自立言自反言自愛不言自勝其條五十大抵皆獨坐獨卧時以治心養氣去妄去矜爲默而寡過之行無勝術也故汝清自呼小人自詈曉曉嚶嚶自戒老自悔博自危知勝之爲害也蓋蔡先生沒而其行世之書止於解經圖說爲後生嚆矢乃世鮮傳其密箴而當時相與標立門戶縱辯自矜之士其書洗洋可喜學者至今師宗之然此乃勝義非密義也勝義可以屈君

皇明文徵卷四十六

十八

三序

子密義可以愧小人而世之降而趨也與其使君子屈不若使小人愧夫愧心生于已之不勝知不勝乃可以言爲已而勝者非已也少以用壯勝辯以禦訥勝躁以飾靜勝天下之事一入勝卽不屬之已故自予小子之讀密箴也請終身不敢言勝人亦請終身不敢言自勝

陶望齡

潛學編序

黎州徵君鄧潛谷先生篤學嗜古隱德弗曜著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十九

爲詩尚書三禮禮記釋春秋通函史

皇

明書各數十百卷咸鏤版傳於世餘文尚若干萬言編曰潛學藏副未行其高第弟子盱江左公景賢以侍御史持節按兩浙至會稽從帳中以授郡理何君三畏教諭項君元濂校而刻之而望齡受命爲序序曰古之學者其術簡其該統博其所就精求之有本會之有歸如場師種樹根莖尺寸而枝幹專實具焉夫學以爲道而已道殺爲事事載爲文六經古人之事也其始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二十

文章爾雅尤名近古如故國舊家之餘守其宗

器襲其衣冠其典刑氣象有足述也道又下衰於是樸學專解詁詞家工藻翰儒林文苑盡爲

二轍况暇語道德政事之同異乎 明興

一以經術設科而帖括俳偶所詣彌下弘正間修詞家蔚起吐棄故爛更命古學於是古文經義之文又判然爲二矣然唐宋巨家取法庀材皆元本六籍金陵眉山輩雖名爲文章士而精討創構其勤過於老宿以故其所著醞涵浩博

往往可誦近之君子其爲經義羔雉而已爲古
業剽攘而已其專不及漢儒以博又遠遜唐宋
當治經既不暇古業爲古業又不暇求本於六
經閱市集潦積薄流淺佻倪而鄙儉蓋經術藝
文之道至此而交受其敝潛谷先生據道也實
矣然後繹之乎經離經也通矣然後函之乎史
緯經史也洽矣然後摛之爲文其文意行理遣
而命於法疑立萬行而餘於態莊言雅奏而極
於情若繭絲有緒布帛有幅纈有溫珠玉有澤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三

蓋 明興以來爲六經之文自先生始而
景賢氏蚤歲負牆發五業之扁箚聆三長之雅
論躬稟度律妙捐昂筌師資所契暢於事業所
謂求之有本會之有歸於斯乎徵焉夫先王教
民詔之尊師以示厚也景賢按治吳越身先美
化振幽扶隱旌淑治奸所以風厲鐫曉其道具
至厥有章設動稱先師如臨之敬嚴於手澤一
出一入每奉以俱而又餒梓布傳嘉惠來學俾
海內讀先生書者覩其大全所以反俗澆薄歸

之於厚旨甚盛也予高先生之風而悅景賢之
義敬爲之序云

史乘

縉紳

何喬新

忠義集序

宋有天下三百餘年以仁厚立國以詩書造士
以節義勵士大夫故其士民觀感興起皆知殺
身成仁之爲美及其遭罹變故而亡也死宗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三

廟者有之死社稷者有之死君上者有之死城
郭封疆者亦有之下至山谷之儒里巷之婦亦
皆秉義抱節矢死不辱嗚呼漢唐之末曷嘗有
是哉南豐水村劉先生壘如村劉先生麟瑞生
當宋元之際懼忠臣烈士貞婦湮沒而無傳也
水村作十忠補史詩如村作昭忠逸詠皆據其
所見聞而錄之蓋野史之流也其邑人趙秉善
合二先生所作爲一編附以汪水雲方虛谷諸
君子傷時悼事之什若干首總謂之忠義集是

時元有天下。諱言宋事。諸儒於是集私相傳錄。而已。歷世既久。遺老凋謝殆盡。後生不知前輩。麥秀黍離之悲。而是集幾與塵埃蟲鼠共散于敗篋之間。上舍生趙君璽。二先生之鄉人也。得是集於老農之家。讀而悲之。乃校補其訛缺。持以示予。予受而閱之。觀文履善對李羅之語。謝君直復留夢炎之書。爲之慨然。觀吳楚材荅錄事之詰。朱浚語兵士之詞。毛髮洒然。恨不生同其時。助其怒罵也。觀劉鏡幼兒下拜受藥。與王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三

士敏書詩于裙。以死自誓。又法然淚落而不能自已也。嗚呼。三百餘年。樂育之效。可見於此矣。因釐爲七卷。錄而藏之。浙江參憲王君廷光見之。嘆曰。此集所記。多宋史所遺者。是不可使其無傳。將刻諸梓。屬予序之。嗟夫。忠義人之大節也。根於天性。具於人心。凡立于天地之間。而名爲人者。孰無是性。孰無是心哉。惟存養不失。則其氣浩然。一旦遭事之變。觸白刃。陷鼎鑊。而不懼。若此集所載諸君子是也。先正有言。讀出師

表而不流淚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流淚者。其人必不孝。予謂讀是集而不咨嗟涕洟者。尚可謂之人哉。廷光佐外臺。風力凜然。惓惓欲刻是集而傳之。其所契者深矣。

程敏政

宋遺民錄序

予嘗讀宋王鼎翁謝皋羽唐玉潛三子者之事。而悲之。且名不載於史。而其平生著述。兵燹以來。又多淪喪。獨其倡和稱述之間。見於諸家別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三

集中者。猶可考也。齋居之暇。因哀輯以傳。而附以其一時意氣相與之人。爲十二卷。題曰宋遺民錄。序而藏之。曰。嗚呼。甚哉。宋待士之厚。而獲上之報如此也。江南北矣。帝子臣矣。勤王捍難之卿相。擄且死矣。而三子者。皆布衣。爲文丞相客。初未始都高爵。享厚祿也。乃獨拳拳思宋之不置。或欲死其主於方生。以成其名。或欲生其主于既死。以暴其志。或欲存其廟食于既亡。續其主氣於已斷。以求盡此心。而不負其主。天理

民○葬○藉○之○以○不○泯○焉○夫○然○後○知○未○始○謀○之○善○而○
士○厚○報○之○可○以○爲○有○天○下○國○家○者○鑒○矣○吾○嘗○見○
前○代○亡○國○之○君○暴○虐○備○至○其○臣○有○駢○首○就○戮○甘○
九○死○而○不○悔○初○未○始○繫○於○國○之○貽○謀○焉○者○誠○以○
君○臣○之○義○截○然○有○定○而○秉○彝○好○德○之○良○心○不○容○
已○也○然○亦○有○以○其○綱○常○之○身○與○其○君○父○之○國○委○
而○與○人○以○偷○生○苟○活○倖○富○貴○于○一○時○且○自○以○爲○
得○計○者○雖○本○諸○其○人○之○知○愚○賢○不○肖○而○國○之○貽○
謀○亦○容○有○未○盡○耳○此○秦○隋○之○君○一○經○敗○亂○卽○如○
皇○明○文○徵○卷○四○六○
三

其○身○滄○海○之○一○粟○也○而○綱○常○繫○焉○故○寧○爲○管○寧○
陶○潛○之○貧○賤○而○不○悔○者○誠○有○見○夫○天○理○民○彝○之○
不○可○泯○也○然○跡○其○平○生○則○亦○將○求○以○不○負○此○心○
而○已○豈○必○人○之○已○知○也○哉○而○其○志○則○已○光○耀○併○
錫○于○青○天○皎○日○之○下○雖○歷○萬○世○光○景○常○新○不○與○
海○桑○而○俱○化○矣○固○非○若○世○之○淺○丈○夫○建○尺○寸○之○
功○必○待○銘○之○鼎○彝○刻○之○琬○琰○而○後○名○可○永○也○繇○
是○觀○之○夫○三○子○者○豈○以○史○之○載○不○載○爲○加○損○者○
哉○區○區○孤○陋○每○撫○拾○其○殘○編○斷○簡○而○伏○讀○之○其○
皇○明○文○徵○卷○四○六○
三

本諸故老之傳聞參之史傳之登載卓卓乎可以信後世而無疑蓋又將以慰夫三子者不忘宋之心于地下而宋貽謀之善之報亦于是乎見矣

楊循吉

金小史序

女直東夷之至微者也乘契丹氏亂崛起海隅不一年遂有遼半宋之弗謀而與之連也天祚執而二帝亦不免焉於是犬羊之徒腥汗中國皇明文徵卷四十六

偽楚假齊繼爲子皇帝趙氏百年故疆盡去十五九朝寬仁之恩一旦蕩矣天下之大變生民之至痛孰甚於此也惟建炎天子奮起歸德中原咸有石社復還之望而奸檜沮成諸將敗氣一飛死始真棄半壁天下退居臨安僅僅爲一附庸或曰非特檜意也道君歸淵聖返而無所位置焉誠若是也朱實自壞罪豈獨在金歟自是厥後虜勢日盛南渡君臣甘心北而於吳乞買輩君之父之伯之叔之猶未厭也逆亮窺江

禍及其躬而後已焉當時士大夫號爲橫經講道者何限然目視君父歲捐數十萬以拜跪事人如無也其亦何顏侂冑雖戮猶有志焉特其爲人庸耳以實求之不皆其罪人耶君子以爲有一管夷吾遂足以興齊宋誠有人豈至於是然則終宋之世不可謂非談儒者誤之也賴天之鑒禍流毒不爽豈景亮三酋以次授命於其下裨將小夫如殺狗豕然無惜者而蔡城之焚墮宋目中百年之讐始爲人心一快然而禮樂之冠爲其竊據多矣亦何足以贖之乎孫今觀之猶能使談者氣塞則在當時宜何如也或曰階厲自貫不然夷狄惟弱則過耳是雖無貫亦至也奚獨罪其家人哉檜和則罪貫匪冑戰則罪惟拱手而談者無罪則宋之不振宜矣自古夷狄安識有禮義所畏者戰耳今日儲根明日曰練兵持重一語特爲宋家君臣之障蔽至於壞盡社稷而不知也豈不痛哉然則金之得成其虐者人也非天也循吉伏覽往迹而輒

悲之。以爲金所關中國事至大。竊因故史浩繁。弗便觀。於是摘其興滅之大故。旁采他錄。屬而書之。綿歷三載。始克成命。曰金小史。削其名號。章政弗書。斥僞而惡其竊也。惟涉宋者。雖細不棄。史固爲中國作乎。嗚呼。繇當時觀之。則完顏氏帝也。盟主也。上國也。繇後世觀之。則夷狄也。禽獸也。大盜賊也。故循古之爲此書也。所以疾金之惡而發之憤也。非爲金作也。

姚鏌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元

改定元僞淮陽憲武王碑序

余讀金史。見張柔之感金。張弘範之覆宋。未嘗不掩卷而嘆。恨渠父子之濟惡以戕宗國也。夫柔宋遺民也。不當仕金而仕之。已失身矣。既爲戮力行間。已而爲蒙人所獲。不能卽死。又爲敵用。又劫金以兵。金亡而移師攻宋。其罪蓋不容於死。柔死。弘範繼之。範也。忘其身之先爲華。也不思沈勁李湛之求蓋前愆。踵其父惡而敢於傾宋。範之罪通于天矣。初柔首造逆謀。乃治

兵于毫。而範復成之。故毫有張氏廟。而範之廟碑。則元僞學士虞集所撰也。大抵侈蒙主之威德。與張氏之功勲。而不知柔父子之元惡實爲萬世華人之所痛恨也。後之君子。若忘元之爲夷。則集言似未爲過。若不忍於宋之滅於夷也。則集之褒頌誇美。真所謂一字一涕也。尚忍終篇乎哉。顧集與柔範等耳。無足深罪。昔我

太祖皇帝。嘗禁泉人蒲壽庚孫勝夫之子孫。世不得齒于士。蓋治其先世導胡傾宋之罪故。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三

終夷之也。柔範之後。宜在此禁。而獲免於論。豈宋景濂諸人皆嘗失身於元。而無以發斯義與。何當時朝論之獨遺此。余懼讀碑者之不察也。特正其僞稱。刪其溢美。爲修宋史者立一義例。凡有人心者。見之必於此焉變矣。使世之任兵革者。不以殺伐爲績。而以識華夷君臣之義爲重。勒金石者。不以撰述爲工。而以辨順逆邪正之分爲賢。誅旣死而警將來。庶有感於斯文云。

書籍

豐坊

世統本序

人有言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事與道果二乎哉
吾聞諸夫子下學而上達子思亦云率性之謂
道性也者天理也道也者人事也人事循乎天
理乃所謂道故古之言道者未始不徵諸事也
言道而遺於事老之虛佛之空而已矣故曰我
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
言美聽而非踐履之實用行事有跡而可以端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三

序

趨舍之塗是故詩書已刪禮樂已正必假魯史
修春秋以爲詩書禮樂之用必徵諸行事而後
實也經與史果二乎哉繫六經賴夫子而醇諸
史出於浮士而雜非經史之二也存乎其人焉
爾故善學者必通經然後可以觀史明道而後
可以處事此本末先後之序而不可以二之也
古者史官大事書之簡冊小事書之布帛故有
太史以職簡冊簡冊者綱若春秋之經是以內
史以職布帛布帛者日若尚書若內外傳之體

是已外史職列國之書小史職百家之說四職

備而史體具繇黃帝以來未之有改也呂政鑒
天典籍是減史官不設厥職遂散漢興司馬遷
作史記始立紀傳紀傳立而太史之法亡矣荀
悅變紀傳而作編年編年作而內外小史之職
泯矣降若班固鄭玄崔寔應奉劭蔡邕劉瓛侯
瑾魚豢譙周韋昭薛瑩王沈陳壽華嶠司馬彪
皇甫謐陸機束皙王隱張勃虞預孫盛干寶鄧
粲謝沈朱鳳孟儀袁山松袁宏王韶之檀道鸞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三

序

徐廣何法盛劉義慶謝靈運范曄何承天徐爰
裴松之子野蕭衍陶弘景蕭方沈約崔浩蕭子
顯江淹許亨陸瓊魏收王邵王通房玄齡李百
藥姚思廉李延壽溫大雅許敬宗張太素令狐
德棻牛鳳及劉知幾徐堅韋述吳兢柳芳馬總
蕭穎士韓愈杜佑鄭晔劉餗高峻趙鳳姚顗劉
胸孫光憲徐鉉王溥梁周翰楊偉王欽若章得
象呂夷簡王洪孫甫陳彭年宋庠祁綬陽脩薛
居正王洙吳充劉恕章劉敞敬范祖禹蘇轍

張商英林處胡宏呂本中唐仲友曾慥李燾
泌李心傳陳傳良胡一桂金履祥陳櫟歐陽玄
呂思誠宋濂王禕陳桎胡粹中梁寅丘濬金燦
之徒述作雖繁皆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唯宋司
馬公通鑑叙事有法鎔鑄貫穿成一家言信超
乎諸氏矣而是非之公尚有待於朱子朱子綱
目明天人之道昭監戒著幾微誠有得於聖人
之傳者顧書成於師淵而晦翁之手筆無幾是
以綱詞多費非謹嚴之體日記太畧無以考見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三

三序

本末學者筭遺憾焉若夫四史之法則槩乎未
之及也道生垂髫有志于斯弱冠于祿未遑卒
業然於心恒弗忘家故藏書萬卷甫入仕籍悉
以俸入購書又積萬卷乃謝病歸絕家務簡交
游鎖閣而讀之參互考訂晝習夜思爰自洪荒
以來數千百年之事繩貫數計灼如今日乃輯
舊業編十絕而就緒名曰世統統者授受之曆
數也先辯統之正僞然後祚之脩短政之失得
君之昏明臣之忠佞可得而評焉綱祖春秋嚴

美刺也目宗左氏著本末也每代之終必叙禮
樂官賦刑曆藝文食貨后妃列國諸臣又以兼
史漢傳志之體也蓋一啓冊而史法備矣雖無
用乎明道要之必徵諸實其諸異乎虛空之談
者與錄成畀之子姓庶幾繇是可以言學非敢
示于人也或謂余曰棄官著書勞心致疾不亦
憊乎覆瓿而已余聞而笑曰天地之間物必同
歸於盡區區刳形且非吾有矧身外之物乎知
其必盡無可奈何則亦從吾所好而已矣夫庸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三

三序

恤其它歲在玄默執徐月在陬日在奎爲之序
周復俊

元史彌達序

元之先愚不知其何昉也夷不立文字譜系莫
紀苟聲教弗加九譯之所不及雖有禽音鳥跡
弗達於中國也中國之人弗辯也故其系莫詳
焉遜矣狄哉有孛端又兒亦不知其父誰其也
母阿蘭一乳生三子季卽孛端又兒種類滋蕃
部落離析曰合答吉曰散肘曰吉狎又謂札卽

刺氏世居烏垣之北是謂蒙古與鬼羅乃蠻九
姓回鶻故城和林比壤九世至也速該攻塔塔
兒獲其酋鐵木真而以名其子云大氏夷貉之
生放軼若羊豕之散于坳聚居若蛇虺之偃于
穴有牝牡無上下勢雄者推之衰耗斯去之有
長少而無父子子壯軼分地屏居稍不平父子
集醜類操戈鳴鏑相鬪殺必一勝乃已勝也父
亦偃然伏膝下繫之曳之屠之藐若狐兔待尊
者且然何有於同類乎矧其異域者也乃若蒙
皇明文徵卷四十六

古孕形沙磧稟氣金行故其姿狠鷙貪殘凶狡
淫賊城誅函夏室翦蒸民奚翅萬億側視金遼
禍尤烈矣夫小雅廢而四夷交侵元氣衰則百
疾皆作蠢茲胡元之興豈獨繫人材智之雄抑
以有宋中葉主闇臣奸逡巡末齡天怒人怨華
風浸微虜運轉劇無惑其然矣加之中國智能
之士甘爲鷹犬齧我冠裳或帷幄紆其謨或爪
牙決其力故其行師長驅亡前崩城碎邑咸若
曹掖之也迨僭平區宇雄圖已成梟心載溢幽

燕嵩洛之間號稱儒傑顧爲之斧藻彌文張皇
勲業必欲俾其主軼覆周而有堯舜何其固也
試言之后妃葵處臣下委禽妖兒宜淫宮寢通
藉於斯之時三綱淪九法斁非獨手足倒置貽
賈太傅之悲而已豈非純坤之大會歟於昭

皇代洗滌腥膻

皇祖詔修元史面

授儒臣毋虛美毋隱惡而載筆綴言之彥私填
胸臆公肆謾欺天語弗崇家風盡廢語云豺狼
何親不然無樂乎其侈言之也愚蚤承先訓繼
皇明文徵卷四十六

志無聞翔翔溟濶休澣多暇爰窺往史憤腥穢
之滔天靈言之廷世旁稽遐紹叙次釐革其
美其刺班班著之篇牘矣嗟夫千載是非之公
莫能終拊諸臣紀載之謬奚可勝誅惟申言弼
違式昭來葉云爾

紀錄

桑悅

金文靖公北征錄後序

永樂八年十有二年

太宗文皇帝親征

北虜出師者二臨江金文靖公實當帷幄之奇
作北征前後錄江右大叅微菴舒城秦公崇化
既自爲之序以引其端復命予申之以言俾龍
泉令嘉興姜君學夔錢梓以傳不朽予敬觀者
再歛衽而言曰自古帝王之自將若宣王伐淮
北之夷撥亂反正謂之定師定師者理漢高祖
平城之役輕挑強胡謂之漫師漫師者挫隋煬
帝唐太宗好大喜功皆有高麗之伐謂之荒師
荒師在淫主則亂在英主則勦自是而後若宋
皇明文徵入卷四十六

太宗財力未贍即欲收復燕雲謂之棘師棘師
則不支至我朝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
淨掃彌天之虜謂之滌世之師太宗文
皇帝仁勇奮發迅摘孽芽沙漠永清謂之繼武
之師滌世之師功貫百王繼武之師澤流後裔
予嘗訝太宗文皇帝以萬乘之尊不憚
逐虜之貼危今觀此錄始知聖躬龍潛
之時凡虜地山川之險要經練已熟而於焚龍
城犁胡虜塞之策悉已素定於胸中且以正興

師鐵騎百萬川湧山峙尚何醜虜之敢犯耶傳
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靖薤營宿將百戰無
前是錄之成當代絕筆百年承平邊塵不驚於
是乎驗誠使伊傳居禁中頗牧在邊陲而又修
文德以堅中國之防吾有望天下後世此錄之
無續也於是乎書

李廷梧

嘉興守楊公政蹟錄序

襲予令桐鄉聞陽城楊公之爲守也邑無饕餮
皇明文徵入卷四十六

郡無秕政民皆恪勤于農有無求利於官以于
農功者去之數十年凡政之惠利者究其源委
必出于公民之咸造于庭白事之顛末必曰楊
公云何他守不得與也後予入官于朝益聞公
之行業于士大夫間至於墓隧有碑郡乘有志
名臣有傳則又天下所共傳誦不可掩者公何
以得此于人哉夫至大至剛之氣人誰無之然
能善養而充則至于塞天地旁日月出幽入冥
亭亭物表而或不然者欲誘之也公自筮仕以

來卽拍妻子簡嗜欲抗志勵操介然不群故其襟懷洞達正氣常伸如閹濁不爲之驚解焚錯不爲之亂調甘辛定震撼不爲之撓非其義萬鍾不足豐也非其道王公大人不足貴也惠澤之流又足以沾溉群生憑藉數世人徒見其方嚴竣整若巖聳壁立不可狎視不知所以持養是氣者蓋非一日之故矣信天下之偉人也哉然公在郡踰九年知已不逢徵召不至臨乎其

皇明文徵卷四十六

三

之甚者從而下石焉及既滿考始有浙憲之擢雖進位中丞又連輒斥環天下列郡數百而能桑言脂軸飾智爲恭席未及溫皆接武要地考其所以爲政曾未能望公一二也而升沉久遠迥乎不齊如此豈有繫乎其途耶雖然公去民思之不忘於是礱石以識歌頌之聲櫝衣以示弗翦之意茲又有政蹟之錄焉以今之人心如此則當時之人從可知矣以公之得民如此宜乎時之不我容也上舍生陳詔以錄示予請爲

之序予故備論公所以繫民之思者如此嗚呼陳生錄此其有所感也夫其亦有所諷也夫

唐龍

循吏私錄序

正德己卯江西缺監司予當行是維孽王湛亂虔劉斯民燬其室廬是維士馬彭彭繹騷于途征餽轉輸蝟興于野乃民散焉日陷諸危下庶府之政若芬網然旣至實弗勝是懼亟問于君子曰吾聞政有經今日之事奚先曰民病哉官

皇明文徵卷四十六

四

邪昌哉大者卹民隱正吏習已矣抑聞有序二者奚先曰吏失職則民失業夫民猶羊而吏爲之牧者也古之牧良故澤而肥今之牧殘隕然斃矣奈之何不跳踉而號也無亦正吏習是急哉予曰聞命矣乃布檄而以繩諸黷貨奸政者弗悛督責之又弗悛必斥勿貸君子曰性有善惡習有上下政有觀懲故烹封舉者疆國賞罰明者識治子之政母乃詳于懲而勸猶畧乎予曰不明之過也乃俾有司錄諸先爲吏循而沒

有遺愛者。于是乎廣信府錄同知曹曉吉安府錄推官陳茂烈建昌府錄推官羅江于是乎泰和縣錄知縣陸震安福縣錄知縣莊典言其政皆曰介乎其廉而節也。郁乎其惠而和也。挺乎其直而不同也。哲乎其明而不闇也。秩乎其肅而不替也。言諸其民。皆曰始莫乎安若堵乎而今繇繇乎思之若父母乎。予曰美乎。碩乎澤澤乎吾幸而論其世焉。諸郡縣先是有祠乃俾斲木爲主增祀之。吾見吏而土者。憮然曰均之民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四

父母也。彼沒而歆民之祀。我顧生棄于民哉。庶幾賂不彰與私欲不行與培克不加與刑均而賦儉與作僞自遠而奸慝無所容與民于于然隱日瘳矣。卒不悟不勸者不仁之人民之殃也。天其天諸夫錄止于五人慎之也。抑以耳目之所睹記而事易見人易感也。况前乎此者業載諸祠後乎此者未蓋棺焉。非故畧也。附錄高壁易春乃吏習有關焉。特錄劉源清大忠義也。特錄夏尚朴劉紳貴士行也。夫忠義昭士行興然

後吏習不踰抑勸之大者乎

費案

崔氏忠義家訓卷序

正德己卯南昌之變。稱兵犯順。東指金陵。懼爲皖師所尾。旣屠南康。破九江。遂乘勝率衆百萬。環皖城。期受降。而後東。時指揮使崔文城守。却賊有功。聲威烈烈。予嘗喜而爲之歌矣。頃君不自以爲功。出忠義家訓卷。謁予序之。予觀諸大夫所爲傳。若記乃知崔母宋夫人。當危難時。曾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四

呼文而詔之曰。人臣之義。有死無二。爾竭兩力。保爾疆宇。卽有不諱。吾偕爾婦以死。不爾先人辱。文毅然曰。主帥犒士卒。乘城先登。以迎賊鋒。賊臣皖人潘鵬。誘城降。文折以大義。手刃其家僕一人。磔城上。知其不可誘也。攻益急。文乘間飛砲。聲震林木。突出死士三千人。猝擊之。賊衆錯愕。爭登舟。死溺者千計。自是賊不得逞。鬱鬱宵遁。西返而城以完矣。予惟婦人女子。平居習聞閨壺事而已。何能曉明忠義。若是耶。逆濠憑

蔡宗室積威稔惡始二十年一日逞茲不軌莫
不謂其十事九成中立而規利便者雖縉紳亦
或○不○免○况○婦○人○乎○母○乃○從○容○論○子○不○使○有○徐○庶
心○亂○之○說○以○樹○其○勲○烈○若○此○顧○不○信○難○矣○哉○昔
齊○湣○王○弑○於○淖○齒○王○孫○賈○失○其○處○以○歸○其○母○責
之○一○呼○而○從○者○七○十○人○用○保○呂○城○以○立○其○子○漢
王○陵○事○高○祖○項○羽○質○陵○母○軍○中○母○伏○劍○死○以○成
陵○志○然○則○文○之○得○於○母○訓○亦○何○異○哉○於○戲○為○人
臣○而○懷○二○心○者○聞○之○足○以○媿○矣○是○宜○君○子○修○美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其事而予樂爲之序

侯一元

待罪日記序

夫爲吏而廉爲臣而直爲學而好道斯數者非
士節所期哉矧兼士者乎迺余於古林何公而
獨有闕焉其平居嚴一介世之廉者有之迺若
夫貪人竊政舉世混濁身已貼危命在晷刻而
猶堅辭有處之魄親老垂白家徒四壁而猶遠
謝○可○居○之○積○所○謂○高○潔○不○穀○非○其○性○然○哉○夫○攻

宵人者或有以則非正也若記中所晤請室諸
公則皆無以者也然鮮不以射隼爲功而欲解
之者公則不然上書數千百言一惟懇懇乎君
心之蝕國脉之傷民情之墊其末也乃始極口
於大奸若曰是賊吾君民而病吾國者不可以
不治也豈嘗斤斤乎佞之爲遠而人之與謫哉
是其以天下爲度者也盖公素淹理學故始則
精白以籲天繼則從容而待事士女萬億精感
異物相與鳴繞而不悲卜人知吉兇狡獻誠湯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網已開而不喜斯學問之力也然客謂公患難
得力則又曠然曉之以致一之理此有異於陰
晴晝夜相代乎前乎哉姬周赤舄華陰大鳥亦
若此矣故公爲之廉也直也學道也無意者也
而有意者舉莫及焉非以其誠哉往縉紳間常
以攻嚴氏者未有能全而公之攻之也尤甚甚
於諸公而獨全以爲惟聞其時盖有爲嚴謀者
以不宜逞志於公而嚴亦自疑遂止嗟夫中流
觸舟不怒福必夜行馬不乃至飲羽孰謂純誠

不枝如公而不動物者哉世之君子欲直前而不傷足者則視公可矣或曰公之無意信矣其有記何也曰斯學道者之程準也自東萊呂氏則有之故日而記之歲而會之其純耶最之其貳耶更之故曰瞬有存息有養也夫公之平生其焉所不記而區區一待罪之間哉吾溫少守蒲侯者公門人也學公之學志公之志間示余斯錄焉而值余之病也則授意弟麟俾書之以風夫世之爲廉直而學道者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四十五

序

李攀龍

按察李公永慕錄序

公生十一年而太孺人卒踰二年而贈中書君卒卒後若干年而公舉進士授中書舍人監察御史擢今官矣猶日僂焉如贈君太孺人者之有所欲之而未能卽命也贈君太孺人者已矣何以猶君有所欲而未能卽命也人情十三故父母則猶若始免于懷雖猶若始免于懷而視成人爲已近精氣鼓舞不可適以變著於

愛斯愛著于悲斯悲矣襁褓而狎膝下曰父母是常一旦自顧其如顧其父母宰如顧其榛棘几筵宴如也顧之終鮮兄弟無以圖先德而語世美顧之今不可爲而前不可知也其事異矣喘息之所不至而瞻依至焉瞻依之所不至而感通至焉以喘息則嚮絕以瞻依則形絕以感通則勢絕其類異矣非復襁褓而狎膝下曰父母是常者此精氣鼓舞而適變之始公所錄一著于悲而情不能以時遷者也是故終日言不遺已之憂以憂父母終日行不遺已之患以患父母則顧而言則顧而行矣公往按山東河南時儼然如父母見乎其位者思得賢也朝而必有薦疏愾然如聞父母之聲者思得寃也朝而建論殺某若干人無不踟躕躑躑若卽命於父母者顧之諦於生也顧之諦於生致顧之斯生矣是無是形而託儼然於堂上者是不需救水而朝夕承懽者也夫精氣善應一著于悲斯悲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四十六

序

是永慕之義矣人情切不及見父母可欺以非其父母此無他倂得之也老而喪父母不可奈何廢而任之於父母此無他倂失之也襁褓而狎膝下生十三年曰父母是常安所不得安所不失哉霜露既降悽愴履之非其寒之謂也身被國恩而與有榮施乃自顧猶苴如顧其父母猶宰如顧其椽棟几筵猶宴如也繇是乃有重被國恩而若無與於榮施者是曾參所不願於椎牛季路有枯魚之嘆也公再秉憲異臺同風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聖

序

余遠而望之湫然清靜知其爲七尺之孤切而私之言行無罹于憂患知其著於悲而顧之致生也其在于公則言行成而容不知而錄之所繇以名永慕者乎

王世貞

戚將軍紀効新書序

閩中汪中丞使來云戚將軍用兵如神其所著紀効新書者公能無意一言乎不佞故嘗從王憲使論叙戚將軍用兵狀曰戚將軍善用寡已

又曰戚將軍善用衆已又曰戚將軍善用敗已則曰戚將軍善用勝問所以善用狀則曰縣官自急海事來悉天下力厭之東南大約越卒十不能易倭一而戚將軍繇裨校起提千餘烏合之士躡其穴而梟夷之若芟稿然卽無論戚將軍用寡已今諸邊大將將不過三千人勢不能他有所舉而獨戚將軍任大將至將數萬人其精神之所提衡注使凜乎若出于一人而肝膽之是無論用衆也戚將軍所遣卒或不幸偶中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聖

序

敵以敗告戚將軍益治兵自如往往利用其瑕以誤敵敵懈見卽陰鼓我之氣而驟用之以成大勲故戚將軍之敗往往爲勝端而他將士兒小勝則志小溢見大勝則志大溢日擁鮮闡華以勝形視下其下亦競爲吏辭悅其上而貪於懈是故其勝往往爲敗端乃戚將軍益治兵自如卽不幸敵勝而不得以勝壓我我勝而敵不得以其敗誤我今戚將軍起裨校斐遷至大都督佩兩印跨制三道大小可數十百戰所殺幽

萬萬計稱東南名將無偶戚將軍者因出一編授余曰此戚將軍所著紀効新書也余得而讀之卷凡六百自束伍以至水兵篇凡十有八精者採無間操無形若莊生之談要眇粗者教技擊按營壘分水布陸纖悉條備若陶朱公之治生其明賞罰定章程刻覈斷斷若韓非之論難刺見寇隱出神入鬼若季王君平之前知余乃作而嘆曰戚將軍能縣官誠用之北赭潯海封狼居胥取萬戶侯何足道哉是寧獨東南爲余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四九

三序

嘗惟漢武帝時下朝鮮滯滇笮甌閩南三越不旋踵而若承蜩然最難者匈奴耳而大將軍驃騎將軍以輕騎絕大漠數得志焉此豈盡出天幸不至乏絕哉而太史公傳自鹵獲封戶外畧而不具載意其人以文章奇天下快快奇數不欲令武士見所長耳及讀至帝欲以孫吳兵法教驃騎不肯受曰不至學古兵法顧方略何如夫然後而知驃騎將軍與大將軍之微也彼故長於技而短於法卽不盡出天幸於後世何所

所自見焉若孫吳穰苴韓信諸葛發其藏爲一家言業已進是矣其微旨與義往往使介冑之士見之而不能習觚翰之士能習而不能用夫卑卑施名實焉能廢戚將軍書哉雖然兵陰道也而陽言之語云我能往寇亦能往戚將軍毋亦少闕所餘矣將軍名繼光東萊人中丞名道昆徽人閩功與戚將軍共之又操文章柄而汲汲然欲以余言顯戚將軍王憲使名道行不識戚將軍顧獨遜戚將軍賢俱可書也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五

三序

彙考

縉紳

王世貞

萬姓類譜序

先王因生而賜姓胙土命氏然則姓也者其統乎氏也者貴而始爲別乎乃楊用脩之釋書則引黃東發論以爲五帝之世民無姓貴而爲官者始有姓百姓之平章所以別於黎民之於變也而說者又謂姓從生從女姓者女之適而別

者也故曰姚曰嬀曰姒曰姬曰羸曰嫪曰姑其
左皆女也自命氏之說行而周之王族與諸侯
之公族卿大夫之別于往往自爲姓而隋唐以
先智者亦往往輕用其見而叛其源有義而改
者有音而改者有字而改者有合音與字而改
者有慕古而改者有慮難而改者有因一事而
改者夫其率然而爲改也卽再易世非縉紳先
生何知源其人之相戕賊也相爲禽亂也亦孰
從而遇之甚矣今之替於姓也別姓爲婚別源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五

序

爲宗別祖爲族夫劉之望輩駁爲二十五王次
之爲二十一張又次之爲十四李又次之爲十
一然而不以異望而婚也其不相婚固也然而
彭城不譜弘農瑯琊不譜太原清河不譜南陽
趙郡不譜隴西各以其望而宗也宗也而小遠
非譜通其始不族也族則近而別婚則遠而嚴
甚矣今之替於姓也雖先王何加焉蓋自唐宋
而來其譜姓毋慮數十家而吳興凌大夫始合
而爲一其源別郡望條著臚列而諸能以姓顯

者咸附焉凌大夫之言曰我非以眩靡也將使
夫探源者油然而毋胥戕賊也介然而毋至爲
禽亂也於世道將小補哉雖然孰是以稽古今
之能顯者謂之姓史可也凌大夫名某壯而解
郡綬歸而著書成一家言茲亦其卓然者

古今謚法通紀序

夫謚者所以尊名也人主有號焉有謚焉春秋
題辭曰號者功之表也謚者行之跡也是改號
有燬而行有慝夫謚者春秋義也一字褒而華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五

序

褒一字貶而鐵鉞孟氏有言雖孝子慈孫百世
不能改也且謚有燬慝同辭者靈武共莊之類
也故曰春秋義也皇之爲太昊庖羲氏也炎帝
神農氏也號也黃帝之爲皇也帝堯之爲堯與
帝舜之爲舜也謚也皆易世而後追隆之者也
人主之有謚自黃帝昉也夏忠而弗舉矣獨有
大禹商賢而弗備矣獨有成湯後世之有二謚
也自成湯昉也商之諸帝以甲乙氏抑何質也
然武丁之有武也而又加之以宗曰高與大戊

之爲中宗也以表功德也人主之有廟號自高
高昉也西漢之爲宗也僅文武宣元焉東漢而
皆宗矣人主之靡不廟號自東漢昉也祭之爲
祭也辛之爲紂也易世而後追貶之也周之有
幽有厲也其臣子不得已而施之所謂至南郊
稱天以謚也秦皇帝制詔天下毋以臣議君子
議父自始以至於千世萬世焉然不三世而宗社
墟矣夫幽厲之不得易與秦之不得廢皆理也
湯滅桀國自謂之曰予甚武蓋天下稱武王焉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五

廢人臣之謚而天下同之矣然死無謚生有號
如武信文信武安剛成之類是也媚主而薄死
也後世之封爵不以地而以德自戰國昉也西
漢之有謚也緣爵者也東漢亦緣爵者也然而
加愼焉故西漢之嗣侯無弗謚也東漢卽劔侯
有弗謚也晉渡江而後詔公卿無爵而賢者亦
予之謚無爵而謚自晉昉也白虎通曰夫人無
謚者何無爵故無謚也然而春秋傳蔡共姬其
謚何賢也不知夫周穆王之盛衰淑人先之矣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五

楚有義帝因之矣人主之有尊號也自湯爲武
王昉也周追王王季而不爲謚也漢因之身不
享天下而冒君謚自魏曹氏昉也周法卿大夫
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無謚吳越之不君謚也
夷道也秦楚之不臣謚也未純華也齊晉衛之
謚也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謚何居班於天子
之士也魯之謚及大夫矣何居爲其爲周公後
也用王禮也鄭之不臣謚也伯國也宋公國也
其不臣謚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戰國之君驟而

婦人之有謚自周穆王昉也太子元士也士無
謚是以太子無謚晉惠公之改葬世子申生也
而謚之共後世因之太子之有謚自晉申生昉
也人臣而有三謚者衛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
明因之以再及方士矣生而預賜之謚
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也二法皆衛敝
也處士之有謚自符秦之於張忠公公孫承昉
也其有私謚也則自春秋黔婁昉也春秋出奔
而仕宅國者有謚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是

也崔杼之爲武也樂盈之爲懷也身僂矣而族
又滅何居豈其故臣而追謚之抑左氏撰也宦
者之有謚自北魏昉也方技之有謚亦自北魏
昉也公卿大夫祖父之有謚自元昉也王世貞
曰余奚忍言哉余奚忍言哉謚至元而濫極矣
是謂以虜勦飭漢藻且其人也冠履之不卹而
焉用文爲所尊何名跡何行哉 明興始
稍稍爲畫一之制自 皇帝后太子而下

凡親王一謚郡王公侯伯文武臣二謚親郡王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五

而非譴終無弗謚也郡王之支子而將軍而中
尉卽賢弗謚也剝胙之公侯伯而非譴終無弗
謚也其嗣公侯伯而非賢與文武三品而上非
賢弗謚也三品而下非大賢弗謚也不亦彬彬
稱質文哉然而所以一惠之旨亦日淪矣余故
備述其人與事辭凡若干卷而爲之序庶後之
司國是者有考焉

內閣輔臣年表序

內閣故翰林學士任也始

高皇帝渡江

剪荆棘日不暇給矣而稍稍從諸儒生受經
是時弘文學士基最貴幸當帷中奇丞相以下
不敢望之已益勅馬上業進學士丞旨同及濂
濂又最幸得偕上坐起其職大抵紀注言動備
顧問云而 上時時授以 旨使爲詔草
濂獨多所當久之 上倣宋益置華蓋謚

身文華武英殿四文淵東閣二俱大學士秩正
五品徵諸明經長者以次代擢而會丞相准庸
敗析中書六之尚書寄天下任而大學士稱近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五

臣不爲置僚屬亡所治

天子方自操威

福亦亡所寄裁至

文皇帝繼大位始卽

文淵閣召侍講等七人日入直左右已益親

上上所與謀羣臣甚秘遷至大學士歲時

賚予同尚書矣

仁

宣朝用太子

經師恩累加至三孤益尊而

宣皇帝右

文過殺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士奇等取報
行而吏部憲義戶部夏原吉以不時召得迭入
省可六尚書事與士奇均而大學士陳山等或

鮮所開預豈非無顯職錄

上輕重裁耶

論道之體制尊

仁

宣迨

景及

憲大權始集今視之赫然真相矣

夫閭臣於禮至貴陪也視百司乃無重相壓何以相稱焉其喜怒借上意故上不嫌逼也威福間已意故下屏息也制白繇六曹故難不與也取以詔行故衆無敢訾也賢者當之不見跡而治不肖者當之不及敗而亂此在人主擇矣起承樂之壬午其姓氏歲月備考見云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六

五七

皇明文徵卷四十六

三

皇明文徵卷四十七

序

晉江何喬遠稗考選

書學

縉紳

徐一夔

六書本義序

古者六書之法皆掌於官成周保氏之職以六書教國子而書之設以同文爲盛故又有外史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三

掌達書名行人掌諭書名漢循其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者得其史吏民上書字有不正者則糾率之其掌於官可知已夫書非曲藝也大而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次而古今成敗得失之迹九流百氏雜家之說又次而官牘家乘錢穀獄訟米鹽碎務之記注莫不有賴於書蓋不容於一日廢者也而爲書之法六曰象形曰指事曰諧聲曰會意曰假借曰轉注其爲法也有子母相生之類形聲清濁之別五方言語

之與用之者易流於譌舛。自夫官失其守，大夫士務趨簡便，以指事爲象形者有之，以會意爲指事者有之，至有以轉注爲假借，會意爲轉注，其失滋甚。於是六書之義不明，而義理之精微有失其本真者矣。越人趙君撝謙，深以爲病，取許叔重而下諸家論著之書，攷其得失，推子母之相生，俾各歸其類，正五方之言語，律以四聲，而以子母相生之例統之，爲凡例以提其綱，爲圖說以括其要，分爲十類，著爲十二篇，釐爲三皇明文徵卷四十七

百六十部。於是六書之義明，而六書之用無譌舛之患矣。嗟乎！大夫士之於六書，譬之麻縷絲絮，莫不以爲衣也，而或不知其出於蒔育稻粱魚肉，莫不以爲食也，而或不知其出於佃牧習而不察。此固人情之大較，撝謙非有官守如古者外史行人之所掌，而能用力於衆人所略之地，何其用心之專也哉！撝謙裔出宋宗室，志懋而守恬，其學邃於經術，諸子百氏莫不記覽，著爲文辭，抑揚反覆，能沛然盡其所欲言而不畔。

於道觀其所著六書論，可見已。至於六書本義，則其尤盡心者也。方國家校正韻譜，徵至京師，稍試其所學，擢中京國子監典簿，旋以疾引退，遂克畢力於此書。書成，徵余序之。雖然，余固習而不察者也，安能發其蘊以撝謙請之力？姑著其用心之專云爾。

楊慎

六書索隱序

慎自志學之年，已嗜六書之藝。枕籍說文以爲

皇明文徵卷四十七

三

序

折衷迄今四十餘年矣。其遠求近取，旁搜曲證，說文而上，則有大禹峒嶠之碑，周宣岐陽之鼓，呂氏考古圖，宣和博古圖，郭忠恕汗簡，薛尚功鼎韻古文也。說文而下，則呂忱字林，顧野王玉篇，陸法言集韻，唐玄度九經字樣，張參五經文字，徐鉉係傳，林罕小說，張有復古編，黃公紹韻會，鄭樵周伯溫楊桓戴侗趙古則于六書皆有論著，悉繙討之。又嘗受業西涯李文正公友太原喬公希大，永嘉林生應龍亦以斯藝相取文。

正公少愛周伯溫篆形之茂美肆筆數之晚乃
覺其解詰多背說文有誤後學欲犁正之而未
暇也太原公嘗集諸家之篆以韻分之而無所
升汰林生亦著通雅逸古編博矣而無所裁定
謫居多暇乃取說文所遺諸家所長師友所聞
心思所得彙梓成編以古文籀爲主若小篆則
舊籍已著予得而略也若形之同解之複而不
刪者必有刊補也書成名之曰六書索隱以韻
收者俾易緝耳遂申前說序而系之曰伏羲觀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四

三序

圖畫卦文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神
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則制
六書詩則訓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
而騷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猶能
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後
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
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秦篆之全其所載
古文三百九十六籀文一百四十五軒周之跡
猶有存者重文或體六百二十二則上有孔子

說楚莊王說韓非說左氏說下有淮南王說司
馬相如說董仲舒說衛宏說揚雄說京房說劉
歆說杜林說賈逵說桑欽傳毅說官溥說譚長
說王育說尹彤說張林說黃顥說周盛說達安
說歐陽僑說審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咸
宗古人不雜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矣自程元舉
之隸史游之章鍾繇之行楷出而字日訛梁大
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一萬二千七百七十九
字以小楷書寫籀古十訛其九已自可愾唐上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五

三序

元中南國一妄處士孫強又增加俗字如竹尚
少爲笋昇高山爲杪此乃童兒之見俳優之嬉
何足以污竹素也其間名爲此字學者若李陽
冰則戾古誑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吾無取焉
宋則郭忠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吳才老
通其音讀黃公紹泝其源委若鄭樵則師心妄
駁戴侗則肆手影撰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
熊朋來趙古則窺班得臂擷英尋實何物周伯
溫者聞見既陋經術不通類撼樹之蟬蛸似篆

沙之蠅蚓字學之重不幸又十倍于戴與鄭矣
今日此學景廢響絕談性命者不過矧程朱之
蒲鬼工文辭者止於拾史漢之聲牙示以形聲
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
代奇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宮牆哉慎為此
感欲以古文籀書爲祖許氏說文爲宗而諸家
之說之長分注其下以衰老之年精力不逮止
圖籍散失徧閱不能乃拔其精華存其要領以
爲此卷深于六書者試欽玩之知其會同發揮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六

序

乎古人而非雷同剿說於諸家矣所收之字幸
勿厭其少可以成文定象砭俗復古矣所注之
義幸勿厭其繁可以詰經正史訂子滙集矣或
覽之曰是則藝矣其如道何答之曰藝卽道也
夫子之性道不離乎文章子貢未之合一耳司
馬子長愈益昧此作孔子世家乃曰晚而喜易
韋編三絕其以孔子爲揚子雲以易爲太玄而
詩書春秋爲甘泉四賦邪子雲若悟此則藏心
美恨豈出于雕蟲篆刻何必悔其少存乎必以

玄爲極致而識字爲非則吾夫子從心之年亦
何嘗屏撤詩書焚棄春秋而後爲不踰矩哉書
成并識此于卷首吾黨有喜高論而厭下學者
聆余斯言其必喙弗而心俞矣夫

王世貞

古今法書苑序

義畫八方人文所繇萌聖人取夬以代結繩頤
窺鳥跡而盡洩厥靈爰析六書指事象形及有
會意形聲轉注假借旁出異名以察百官以治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七

三序

兆氓赫赫六經是馮是徵述書源第一韻爲古
文省而曰籀於義未悖籀省而斯小篆及邈秦
隸繇起爰有次仲割篆之八以存其二三倉之
後秦隸復省而爲漢隸隸圓而今稍飾豐華斯
極鍾氏散爲章草草豎遊所糾伯英乃最伯英蕩
之窮變極態今草以備損益其間以爲彙行匪
流匪滯其觀日微其用日近而遠於致述書體
第二用筆者天流美者地陰陽旣生乃立形勢
有物有則與體俱詣舒而不慢密乃無際骨恒

勝肉法乃副意述書法第三回爲漢史九品人
倫肩吾則之懷耀因之以逮長文又備論之雖
未盡見知而貴在尊聞述書品第四籀斯邈乎
而元常伯英斯爲首出至右軍而集大成獻則
武美邑乃夷清唐猶國風宋其忝離彼無君子
斯焉取斯述書評第五醜類之談起自蕭梁叅
以袁昂衆實加詳若總若芾紛莫可量以似求
有中令抑揚譬若粉澤而覩雌黃述書評之擬
第六崔張爲玉逸少比金以及鍾索焜煌藝林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八

三

中者會目上者會心當心生嗜其下傳耳連城
之賞可要天子中人十家不敵片紙述書估第
七臨池之士代爲不亡其妙入室而次乃升堂
其遠隔藩籬而邇窺宮牆或咏追八法或歎遺
踪播響聲詩攄藻文章若少陵昌黎於業有光
述文第八詩第九右軍清真以藝蔽之胡載在
國史而贊獨稱制心慕手追千古流觀僧虔紀
略彥遠博綴宣和牘體至陶而備述書傳第十
縑素之力不能千秋其在人間流落不收右文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九

三

見珍玉府是哀劫潤之厄兵燹爲讐所與存者
河圖天球述書蹟第十一維昔神禹鑄鼎以及
細鍾蛟脚鵠頭紫金形融商質周文刻畫雕蟲
大小二篆于焉取宗述書蹟之金第十二禹既
勒於峒嶠而宜有岐陽之狩嶧山瑯琊稍變先
躅受禪勅進啓隸于後然而念太丘者以廓清
中原而受征西者卧三日而不忍釋手蘭亭聚
訟淳化爭搆七尺之氓匪脛而走述書蹟之石
第十三子墨客卿氏曰世之能尊書者以爲是
六義之精煜乎與日月相爲昭乎則乎嶽峙而
川流走飛而天喬乎哉其急書者以等於菽粟
布帛則又曰同文之用周中國而施蠻貊乎哉
而卑之者以一藝之微而已耶終其身敝精神
而無益於時者耶則皆非也述古今法書苑第
四

音律

縉紳

宋濂

太古正音序

余少時則學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與之相講。說雖時。絃音布爪。滌堦鬱而暢。憑憤心弗自是也。後聞冷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趨其門。余尤慕之。以為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入國朝。余既被命起仕。而冷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樂音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余預執筆製歌辭。獲數與冷君論辨。冷君間抱琴為余鼓數曲。余暝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十

三序

目而聽之。悽焉而秋清。盎焉而春煦。寥寥乎悲鴻吟。而鶴鶴鸞鳳追而和之也。砒砒乎水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怨怨乎如虞夏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實。而田野耆耄。乘車曳屨。嬉游笑語。弗知日之夕也。余倦為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聞句旦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欲從而學焉。而余已老耄不可勉矣。既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

音者示予。且曰。子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乎。余有感焉。樂之為教也。大矣。古之人。自非居喪。服有異。故則樂未嘗違乎左右。所以攝忿戾之氣。通神明之德。其助豈為細哉。後世古樂浸久。寢忘今之所存。若琴者。無幾士大夫。又鮮能而寡聽之。雖如余之有志於學。猶有耄老無聞之悔。況不若余之質固者乎。誠以有其器而無其譜。有其譜而其制不全。故也。今冷君獨不自私其藝。將使人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十

三序

人可按譜而學。豈非古人之用心哉。然余恐人見其易而忽之也。故道願學之意。以見其為術之難。述所聞者。以告之。使人知冷君之用志於琴。甚久。非特空言而已也。冷君名某某。郡人。今為協律郎。

楊慎

轉注古音略序

周官保氏六書。終於轉注。其訓曰。一字数音。必展轉注釋。而後可知。虞典謂之和聲樂書。謂之

比音小學家曰動靜字音訓詁以定之曰讀作某若於戲讀作嗚呼也曰引證以擬之曰某讀若云徐邈讀王肅讀是也毛詩楚辭悉謂之叶韻其實不越保氏轉注之義耳易注疏云賁有七音實始發其例宋吳才老作韻補始有成編旁通曲貫上下千載朱晦翁詩傳楚辭考訂盡從其說魏鶴山論易經傳皆韻詳著於師友惟言學者雖稍知崇誦而猶謂叶韻自叶韻轉注自轉注是猶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余自舞象之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十三

三

年究竟六書不敢貪古人之成編爲不肖之捷徑尤復根盤節解條入葉貫間亦有晦于古而始發于今謬于昔乃有正于後故知思不厭精索不厭深也古人恒言音義得其音斯得其義矣以之讀與篇隱怏渙若水釋炳若日燭又以所粹叅之古人成編礙其煩重補其遺漏庶無蹈於雷同兼有益手諷說乃作轉注古音略大抵詳於經典而略於文集詳於周漢而略於晉以下也惟彼文人川韻或苟以流便其辭而於

義於古實無當如沈約之雌霓是已又奚足以爲據耶今之所采必於經有裨必於古有考扶微學廣異義是之取焉匪徒以逞博靡累卷帙而已方今古學大昭當有見而好之者不必求子雲於後世也

藏書

縉紳

熊過

山東李氏書目序

皇明文徵

序四十七

十三

三

學者博依前聞睿哲之言可徵觀也仲尼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雅言詩書執禮絕鐵滅漆易道乃明求百二十國寶書或據竈脈而聽其讀齋戒北辰拜告備於天曰孝經春秋河洛謹已備矣其好古敏求若斯之勤也蓋三元八會不可究結梵語佉僂或左或右書華旁行河圖綠字稅辭離志亦各乘宜而用曷庸舍旃苟曰任心自足其於畜德何其異於孔氏哉 明興迨今郁郁然文章著矣後死之士與於斯文挾策

而言各異其旨以駭聽上者譚性命次工詞章
廢棄前聞不守師法於是古之籍亦散逸不收
矣山東人李子伯華起而憤之收其渙亡登而
選之天明地藏聖作賢述人所秘密下逮委巷
之議不遺也撮名舉要校而藏之熊子至燕之
日則告之故熊子謝曰幸甚始漢田伏中培轅
固高堂胡毋各明五經傳其萌芽以爲先師其
人皆齊魯山東之國也子欲續其緒思廢絕之
闕豈獨遺化好學之風哉然集之常苦艱而脫

皇明文徵卷四十七

高

三

簡爛編或遂至逸滅難得而綜非一世也絲劉
氏沿之下鄭氏邇之上皆盛選也人猶有所憾
於彼何則博而闡於類例也書有數種而一家
數家而一類者故曰同歸而殊途至願不可厭
明於三者各識其職所以爲術也握奇之道互
而相用然部而列之厥有八陳絲此其喻不可
反三隅乎於是李子差次其書循其品彙惟謹
往子現今代掌故之絲未嘗不嘆其統紀垂鑒
欲建藏書之冊會

天子以未遑罷徐御

史議而止專已守殘者猥喜之而通人大以爲
望庸知夫文明之代猶鬱而不發有如此者也
嗟乎後之人有厭小已之陋博於文章以盡其
變者得李子之藏而伏讀焉功豈小哉李子曰
子以山東傳經要我誠不敢忘子蜀之產蘇先
生誠賢者是嘗紀廬山李氏藏書子且說山東
李氏手敘述其旨俾刻而藏之名山

祝允明

甘泉陸氏藏書目錄序

皇明文徵卷四十七

五

三

故浙江叅政式齋陸先生文量以雅德碩學偉
才高譔立功立言於

憲

孝兩朝

間平生蓄書甚富既沒其子鄉貢進士安甫彙
列其目并已所得者通繫之凡爲經史子集合
若干卷以示僕請序夫自高論者以臯夔稷高
無假讀書而視藏書爲羨餘事不知書以道出
道原於天發於聖人臯稷聖人道所出亦書所
出也臯稷不俟書以聖而欲人皆聖不能以無
書今人不皆臯稷而欲舍書是將舍道道可舍

乎哉。又皐稷之聖著於典謨。孔子刪舊冊以成書。有典與謨。又安知皐稷時不皆有書也。人饑寒需食。與衣病則需藥。富則需珠玉異玩。食衣與藥以活身。寶玩以娛耳目。智於活身者。猶能棄珠寶以易食衣。與藥。故稍菽藿布參苓。猶勃兼收焉。而况智於修身。以期配玄黃。均爲才者。當舍書乎哉。故人不皆聖。而聖人不能無書。我不聖。而不能舍書。不能無饑寒。而不能舍食衣。不能無病。而不能舍藥者也。矧藥活身。身活或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去

三序

試錄

經紳

薛瑄

天順元年會試錄序

今

皇上膺天命。光復寶祚。紀元之春。適當會試之期。天下士領薦書而至者。蓋三千餘人。禮部左侍郎臣榦等。以考試官請。

上

命臣瑄、臣原往蒞其事。同考官臣溥、臣賢、臣泰、臣正、臣似、臣恂、臣世資、臣節、臣淳、臣鏞、監試御史臣烈、臣鑑、暨百執事。罔不夙夜祗承。凡三試。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七

三序

得文之中程式者若干名。并擇其文之尤粹者。彙成錄。臣切惟爲治莫先於得賢。養士必本於正學。而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性復則明體適用。大而負經濟之任。細而釐百司之務。焉往而不得其當哉。故三代小大之學。養士之法。皆以復性爲本。其得賢致治之效。蓋可考矣。漢唐以來。正學緒微。養士不本於復性。往往溺於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體有不明。用有不周。雖或有傑出之才。亦不過隨所學以就功名。而

已○其○視○三○代○之○賢○才○何○如○哉○至○家○道○學○諸○君○子○
出○其○論○養○士○之○法○始○皆○本○於○復○性○雖○其○說○不○得○
盡○行○於○當○時○而○實○有○待○於○盛○世○洪○惟○天○眷○

皇明

列聖相繼大建學校慎選師儒

其○養○士○之○法○必○以○三○代○孔○孟○程○朱○復○性○之○說○爲○
本○是○以○九○十○餘○年○薄○海○內○外○文○教○隆○洽○士○習○粹○
然○一○出○於○天○理○民○彝○之○正○而○雜○學○術○數○記○誦○詞○
章○之○習○剗○刮○消○磨○無○復○前○季○之○陋○雖○曰○科○目○以○
文○章○取○士○然○必○根○於○義○理○能○發○明○性○之○體○用○者○
皇明文徵卷四十七

卷四十七

十六

三

始○預○選○列○類○非○詞○章○無○本○者○之○可○擬○也○故○其○得○
賢○致○治○之○効○足○以○追○隆○前○古○今○諸○士○子○荷○朝○廷○
正○學○教○養○之○恩○既○以○有○本○之○文○得○在○選○列○行○見○
對○於○大○廷○益○當○以○明○體○適○用○自○勵○隨○所○器○使○以○
忠○乎○國○以○愛○乎○民○以○贊○助○

皇明重熙累

洽○之○治○於○無○窮○俾○正○學○得○賢○之○効○有○光○於○前○有○
垂○於○後○顧○不○偉○歟○
薛文清復性之學見此

霍韜

嘉靖八年會試錄後序

布臣璉臣韜主試事既入院臣璉進百執事
與語曰爲 聖天子求真賢在斯役也盍

慎○諸○士○有○挾○牘○圖○僥○倖○者○乎○有○什○伍○而○革○勦○說○
雷○同○無○忌○憚○者○乎○黜○出○之○用○懲○不○恪○有○糊○封○或○
混○以○洩○貽○敝○者○乎○有○代○錄○不○慎○或○逸○或○訛○者○乎○
盍○防○之○以○無○遺○才○廉○以○外○百○執○事○慎○諸○又○曰○學○
術○不○正○心○術○乃○不○端○士○有○勦○襲○莊○老○諸○子○野○史○
逞○博○懸○奇○者○置○勿○閱○詩○之○變○者○禮○之○叢○曲○而○瑣○
者○至○道○寓○焉○其○特○以○試○士○春○秋○比○事○碎○裂○聖○經○
皇明文徵卷四十七

卷四十七

九

三

其○遵○朱○子○格○訓○以○試○士○簾○以○內○我○百○執○事○盍○慎○
諸○于○時○臣○無○言○既○得○士○爲○錄○以○獻○臣○乃○颺○言○曰○
我○百○執○事○知○所○以○事○君○乎○賢○才○社○稷○之○隸○也○

聖上求才爲社稷也吾臣子貪以爲功得

罪○社○稷○孰○大○焉○是○故○多○士○進○矣○ 聖天子

不○用○爲○私○臣○我○百○執○事○其○敢○曰○士○繇○吾○進○爲○吾○

門○生○市○私○恩○乎○又○曰○爾○多○士○進○矣○服○事○庶○僚○鞠○

躬○誓○心○下○衛○生○民○上○衛○社○稷○圖○報○ 聖天

子○爲○帝○室○公○臣○無○德○舉○主○疆○曲○阿○比○以○獲○成○社○

稷是爾社稷之臣也其慎諸於戲其尚慎諸文

奏疏

縉紳

楊廷和

余肅敏公奏議序

肅敏公之卒於是三十又三年矣其嗣孫南京
錦衣指揮承恩取其奏議彙次成帙以類相從
分編六卷若巡撫若本兵若總督各三卷并附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三

三

錄凡百二十八篇諸孫翰林編修承勛又爲之
正譌謬亟以請于工部尚書李公士修刻梓以
傳尚書蓋公從子壻也公爲一代名臣正不絕
俗廉不近名其功業在朝廷惠澤在天下者夫
人皆知之至其規畫之周詳奏請之委曲非觀
之奏議則或者未必一一悉其本末今去公既
久而奏議始行於世固有待於後之賢子孫也
公之初卒其子錦衣指揮宜具公事行屬予爲
狀以請銘于太史氏其所述不能十之三四時

予方從事史局得摘公前後奏牘及往日所聞
於公者書之丘文莊公見之謂是足以盡公之
槩予意猶以爲未足今取奏議讀之果然公嘗
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卽近
且小亦須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
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
之地其城延綏時怨謗紛如公不恤執之不易
卒以成功人至于今利之且頌公之德不衰因
言以求其志因奏以考其績蓋無一不相酬者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三

三

信乎公之爲一代名臣予生也晚於公無能爲
役而公最愛予公往年丁家艱歸取藏書遺鄉
人之職文字者獨以大明律諸司職掌畀予曰
此可爲異日用之公知我深矣獨愧老且無成
無以爲公報耳虞雍公嘗以鄉里前輩文獻無
傳後生之責予在閣中欲檢范景仁張德遠二
公疏議錄之以傳而未及公公二公之流也斯
集之傳予得而序之亦可以有辭鄉人矣

張邦奇

宿少卿奏草後序

嗚呼此嘉州宿少卿奏草也天下傳之國史載之侍御衡陽劉公按蜀之暇爲之校正而翻刊之既又命邦奇序之宿君始官戶曹以是奏也至擯廢以死可謂辱矣而人情顧榮之若此豈非天也與蓋古者上以天御其下下以天事其上是故喜怒有所不任而寵辱有所不恤喜怒有所不任則慶刑施焉而天下以勸以懲寵辱有所不恤則身名立焉而天下以動以變否則

皇明文獻卷四十七

三

爵賞之加辱於桎拳擯斥之及榮於登崇吾其如民何宿君是奏所謂六患三本者當時果能用之則豈獨朝廷幸哉雖一時狐鼠之徒其禍亦不至若是烈也然不敢必其少試於上而顧能使之盛行於天下以及於無窮故曰豈非天也與是故榮辱人主之柄也而君子之於榮辱有時乎不在君而在我夫不在君而在我者非違君也必以天事吾君而不敢易也夫惟以天

事君吾身雖辱朝廷猶受其榮焉而况遭時行

道者乎予不佞誤官西蜀有瘴彰之責敢因宿公奏草也發侍御公之志以爲今日告

任瀚

玉堂表奏序

大學士松谷陳公嘗以勝日訪余江門釣臺班坐煙雲中談魚鳥事旁及九朝風雅稗文藉藉可名者數十家余問公所論著則有玉堂表奏數十篇久未行世余戚然甚以爲闕公既別去亟命其子玉壘太史深其文摘爲三卷且屬余

皇明文獻卷四十七

三

三

小引其上余發函一再讀灑然如賓帝所聞節命聲至其陳說利害尤骨鯁決壯獵獵有風霜氣余在

世宗朝見省中諸老奏疏多矣

訖未有如公蹇然持直名動天聽者公立朝亦大忠且勞哉

莊皇在潛邸時倚公侍講

幄補益弘多及其踐天子位君臣相得甚驩諸有所關決譬則轉石投水無弗入者以故兩朝

開濟惟公名最著今

昭陵弓劍湮淪者

舊多放歸江海而公愛君籌國一念耿耿未

常○日○不○在○承○明○虎○觀○間○為○輔○臣○進○修○什○業○退○立○言○明○志○以○規○不○朽○如○松○谷○公○真○一○時○偉○丈○夫○哉○疏○內○稱○留○中○不○報○為○國○便○宜○者○四○草○成○未○上○為○言○官○請○宥○者○一○皆○出○人○所○辟○易○不○敢○道○事○理○迺○今○并○得○梓○行○以○范○後○來○玉○壘○還○朝○取○家○刻○懸○諸○象○魏○主○上○將○勅○下○秘○書○省○采○歸○渠○室○用○宜○示○寵○靈○當○其○時○掌○故○必○有○能○為○公○特○書○不○一○書○者○又○烏○賴○余○言○為○

李維楨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萬曆疏抄序

今皇帝臨天下久耆宿名德屢有存者守經據古危言覈論之臣投鼠器探驪珠不安其位身且不免後進無所稟承紛然殺亂莫繇取衷而侍御史吳公毘陵世家賢胄練朝章通國體思以發末俗之覈取程先民會按部雲中上谷自公多暇乃葺上續服訪洛迄乎今茲凡諸臣封事若干篇數十萬言而離其目為五十其間切君身者為首而總論諸政體者取若

官邪若民隱分而屬六卿者遠而制四夷者次之而以上書終焉亦四十年中朝野得失之林也義興陳公方按河東陝西相與其按行之而授其序所以某俗吏淺聞不能究宣然四十年乘空乏之間充位具官耳目私所睹記大都有三變焉嘉靖末執政墨而善阿邑固寵羣蟻附羶濁亂天下自壬戌至萬曆凡十年而歷三朝矣代者或尚清靜獎恬退貴名理而空談廢實或輕喜怒急紛更重意氣而太剛易折於是執政綜核名實繩下如束濕薪其知深而勇沉偵矚者不得要領吠影射聲株連蔓衍其詆訕言貌距人千里之外其極慘礪少恩此一變也言路之塞塞在驕倨而專恣上益習國事不欲倒授人太阿柄執政無一介不取三公不易之節以厭眾望而懲驂乘前車都俞多吁咈鮮上既無所適於心見以為馴謹而時詘言者以狗之內不沾洽而外示包容強笑語相下中外章滿公車謹謝之觸間罷而已此一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三

變也言路之塞塞在泄沓而霍靡

上久

廢郊廟朝講朕薄大小臣不卽除諸署納爲茂
草奏入不答常十九而舞知御人者因以爲利
曰默足容也諫愈磯也遇主於巷可耳幾遇不
急爲而靜正伏言何在人不適政不聞而格非
心何日橫政橫民悖出悖入怨歸於上而下逃
其責此一變也言路之塞塞在眠挺而巧匠人
心世道譬諸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狝也每下
愈況不遡其源則頽波不可挽不緣其督則藥

皇明文徵卷四十七

王

三

物不可投四十年中情僞微曖事勢鼎革按是
抄而約略得之于以轉移人心祛詖淫邪遁之
害綱維世道歸平康正直之路良有藉賴矣我
思古人忠愛無已反覆必聽則趙普之懷牘范
鎮呂誨王拱辰之累奏舍已從人同心僇力期
於共濟則歸之附名崔植劉覃之更疏梁燾
劉安世之交攻多蓄前言斟酌時宜殷鑒柯則
事在不遠則侯霸收遺文條善政呂祖誨趙汝
愚集名臣奏議兩公之爲是抄也意儼在是乎

不佞病不任乞賜骸骨歸田竊比於隱居放言
之義論其概略如此老憊妄發知我罪我敢不
唯命

鄒觀光

太平山房疏藁序

忠臣直士天所以開聖明也雖然其故難言矣
天無意治平耶卽世氛慝日月晦而江河覆必
有不二心之臣蒙死而竭知天有意治平耶自
古直言極諫能盡嘔喻受乎能用其言而顯其

皇明文徵卷四十七

王

三

身乎能終其身無沮抑乎嗟乎扶輿正氣無代
無之幸而臣主俱顯其身爲臯夔稷契伊傅周
召而其言與典謨訓誥競烈不幸而獨以其身
榮其甚者爲龍逢比干次之爲長沙潮陽者流
其言雖亦不朽于世國家豈有利焉蓋余讀爾
瞻疏草咨嗟太息竊嘆國家鴻龐敦至之化以
有爾瞻而顧棲遲山澤以老何也爾瞻自通藉
謫戍爲給諫爲吏部以至南兵部卽歷困亨顯
晦非一狀所陳說法言巽言非一途其言主德

官常士風民隱近策八垠遠規萬世纏綿洋洋
共耳而目之無所事余言矣余習爾瞻久合其
疏議讀之而乃知爾瞻之本諸學術而發于文
詞非義襲而已也今夫蹇蹇謬謬或爲名使爾
瞻危言讜論視鼎鑊若飴然而赤誠純固若嬰
兒之未孩卽在幽獨可質鬼神故其言忠愛排
惻藹然而無緣飾少年激叩于風標其終或以
改錯爾瞻起謫藉不謁執政私第不怙權勢不
立黨與蹈道執義終始一轍故其言剴直勁朗
歷百折而不回狷介之人砥清激濁可與持正
難與體物情爾瞻剛腸特操疾惡甚嚴然得一
士推轂恐後聞不善務爲容隱親仁愛衆不以
已望人故其言正直忠厚未嘗摘扶隱伏以易
爲訾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猶伉厲而難下人爾
瞻蠻夷知誦婦孺知慕常懼聲名太高苦自抑
損朝乾夕惕如恐不及故其言諄復篤至務采
輿情而不執綺見士一建白卽沾沾自喜厭薄
一切爾瞻居曹中職思其勤雖簿書必親雖細

故必營故其言聊吏弊蠲民疾醫痼深思若痼
瘵之在身理學諸儒言悟者訓修行重修者左
超悟樹幟若聚訟然爾瞻以悟爲真請以修爲
實際宗餘姚增城而嫡其統而深造自得非徒
立門戶樹願頌以自崇故其言純粹精詣而歸
于立誠視喬詰而無當者何翅霄壤蓋國家
養士二百年來伏蒲折檻固不乏人若其表裏
粹白言行純合如鍾山之玉窮日夜治之而色
澤不變如青霞之鑑湛之九仞之淵而神理益
真如爾瞻者蓋罕見其儔儷矣人能行道無如
命何上未嘗不深知爾瞻爾瞻豈忘君
臣之義而務潔身然而出之九死一生之餘而
錮其用天平人耶古今奏議最著莫如陸宣公
其初召對翰林進考功郎中拜諫議知貢舉不
爲不達而一忌于竇叅再忌于吳通玄裴延齡
忠州之貶遂不復振易世而後名臣若蘇軾范
祖禹呂希哲始請以贊之奏議置之坐隅反覆
熟讀如見贊而至淳熙中經筵進讀今日誦五

策已又令講讀之臣每讀半帙乃乙其處而後
公之奏議昭天地而揭日月終不爲不遇也今
爾瞻之疏具在以方蘇子所謂論深切于事情
言不離乎道德者殆不知所伯仲今雖不盡施
行安知異日不有寶之爲龜鑑若元祐淳熙之
世者乎雖然余言過矣

上固嘗一再謫

君矣已竟重用君天單厚我國家旦夕召爾

瞻賜之環而猥云需異代哉余言過矣若夫仁

以爲已任任重道遠爾瞻必不但若敬與避謗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三

日檢方書而已

黃輝

李霖寰遼東奏議序

予讀李公撫遼諸疏喟然曰微公且有遼乎然
豈惟遼哉遼之隅泣久矣往聞之邊人曰遼無
塞以堞盡胡耳沙日荒荒馬蹄蓬根羶風暄天
寒燐晝流犬化爲犴觝視路人是時獨中虜而
既若此矣又况乎禍紐于倭也遼亟虜天下無
預以天下救朝鮮遼乃當十二三又爲枕席而

過天下之師以氣息才屬之遼而首有戴肩有
任腰有絙其不僵者一髮耳所以猶能遼而至

今茲者右屯之守堅之也虜視右屯不啻口中

蟲然驅數萬騎直走三里城下環攻之八九日

而不能甘心焉者鎮武之捷奪之也假令鎮武

無功則我益靡虜益進右屯以往可坐而饕食

矣我且不能遼何暇朝鮮朝鮮盡則倭又一虜

也更數年無遼矣然則鎮武之功天下之功也

初公至遼遼不能爲人公爲之請餉遼用有腹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三

請馬遼用有足料士訓勇遼用有手殊戍于郵

遼用有血脉明斥堠嚴偵諜遼用有耳目核功

罪必賞罰遼用有氣而公喚咻督厲時則父兄

時則師帥自爲心膽乎其中於是乎遼乃爲人

而夫羊虜矣七月視事十月創虜一何神速也

東虜創西虜走無復敢深入小酋俄乞市往往

徵虜情輸我我得緩急爲備自是諸救朝鮮者

道遼知道內境竟掃倭東之朝鮮乃無恙而陪

遼矣吾故曰鎮武之功天下之功也方虜欲入

公募能得毳裘首者立與五十金特許馳馬絕
幕府中道出目送之寵甚觀者如堵咸骨騰肉
飛相與言公言一戰而存我遼死猶爲之況未
必死乎故戰咸自百右屯旣完則引守將上皆
慰勞之幾欲下拜父兄師帥不當如是邪此遼
人所欲得爲心膽者也公嘗言事務實効耳紛
紛飾觀聽何益語有之救火之家何暇白其家
大人故公事事三年可無疏不疏疏必直抒橫
貫委曲反覆根極情狀而區畫之一一會文切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三

理如指諸掌筆所未躋意已前暢使人讀之未
暇竟而首固已肯矣昔趙充國上金城方略殆
無贅語房玄齡陳事千里如對面談之兩人事
則其文左丘明最善言戰政司馬遷次之之兩
人文則其事辟趙房所自言如鏡入影左馬善
貌人並神情得焉予嘗恨不合數君子爲一人
今庶幾于公見之矣公起家年少文章政事名
稱傾一時試武遼東遽功于天下比復以賜劍
滿播州然固挫虜緒餘耳 上方倚公如

長城繼自今經緯事業顧何啻遼播子獨有感
于公之言遼也者曰無歲不災矣虜得我民猶
務固之我實有民而莫之或恤是留之我而死
不若掠之胡而生也斯言也痛切至深皆他人
所不知言不能言又不肯言者卽痛哭流涕亦
不是過嗟乎天下一遼也公豈獨爲遼言之哉
稱號

縉紳

孟洋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三

訥齋序

射者操弓撫矢及其將發也引而卻鴻鵠將舉
霄漢之上蹲距伏翼君子之言訥而已矣訥學
者之務也默以審辯藏以括發謂射者之卻曰
還謂鴻鵠之伏曰止則病矣君子之不言者四
弗通不言弗順不言弗精不言弗孚不言博斯
通察斯順擇斯精踐斯孚君子有此四者雖欲
無訥不可得已是故潛求周識詞之基也虛心
下問辯之媒也沉思密度聲之節也藏身力行

說之符也闕其一則殆二則皆何假於言爲河以委蛇而後能遠山以陵遲而後能高言以修默而後能善故訥學者之務也有德者詞寡多言者實微譬之若持燕石誇於荆人之市而卞和氏方且退退焉自守其璞矣今夫昏夜星宿列焉河漢爛焉三尺之童仰而觀之無怪色春月而雷震驚百里聞之者如聆鐘鼓之音何也其時然也晝星冬雷盲瞶知異君子道有諸已言出惟時審幾於達變察理而循物舉近以該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三

三序

遠省已而徵人已視之便使人視之嘿然故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吾見訥者時然後言矣未見不訥而能言者矣夫小辯害大智巧言使信廢賜言屢中夫子嘆其不幸宰子能言負改觀之誅謂其不能訥也仲尼之徒惟顏曾其庶幾已而曰回也如愚又曰參也魯如愚云者猶訥之謂也魯者鈍也夫豈二子之無能言哉甚矣言不可以不慎出之不可返也入之不可奪也書不云乎惟口出好興戎易曰差之毫釐謬

以千里可不慎乎白圭之戒訥者免夫范子名言訥齋自警也言之友咸贈之詩無涯子作序

鄭洛書

虛谷序

友人姚君在明以虛自命予曰天不可名道不可名命之曰虛若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侗侗乎能懷懷乎能空空乎能忘法象乎能棄糟粕乎君曰吾有取焉上不在山下不在溪泉茲爲口川茲爲腹山林畏佳萬籟怒號或叫或諒或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三

三序

突或咬唱于而隨囑囑而應大和小和調調刁刁斂而藏之寥寥寥寥此何所哉吾取諸谷子於是信君之虛也夫谷之虛有謙受之義有感應之機焉受而不感則槁梧君子不能也感而不應則敲音君子不爲也君子名矣無爲名尸謀矣無爲謀府五性其運耶七情其發耶孰推而行是機緘其不在已耶飄瓦者人間世耶雲者爲雨耶雨者爲雲耶噓之以風歸太空耶彼其法象非無糟粕固存行之以人出之以天合

之以知覺達之以太玄其動也直其精也神神者生之本也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符去成執離常形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吾不知吾之爲吾而豈知谷之爲谷夫然虛之至也因序以歸在明在明隱几而齋仰天而嘯嗒焉坐忘

圖繪

縉紳

楊士奇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三六

三

萬木圖序

萬木圖者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建安楊榮勉仁昭其大父達卿先生之德示其後之人也先生有孝行於爲善施義汲汲焉然不喜以施名以爲受人之施者恒有愧耻爲辱之心而不自慊也夫施於人而使其心愧耻爲辱而不自慊猶不施也必使受吾之施者如其所當得如無與於我而卽乎其心之安庶幾可也元之季世兵戈饑饉民困窮凍餒無食至相食以

苟活雖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卹所在皆然時先生藏穀甚富將發廩振之指某山號於衆曰有能相吾力樹木者乎樹一木予穀若干願相吾力者先予穀於是爭願出力來請穀既悉飯之乃如所言願樹木多寡予之穀不籍識其姓名卒亦不視其功而所活不可勝計矣先生之樂施何其忠厚委曲而周備與居數歲木鬱然崇茂悉中於材先生指以戒其子若孫曰不自意今之盛如此也其母苟自爲利將有爲學宮爲釋老之宮爲橋梁及津渡之舟而需材者給之有貧欲爲居室沒欲爲棺而不得材者給之毋苟自利也於是所施利益多矣時福建行省左丞阮德柔聞而高之命工作萬木圖表之縉紳君子多爲文若詩紀之詠之既皆失於兵而其子若孫佩服訓戒至于今不違然欲其後世皆佩服不違此圖所以繼作也嗚呼始先生知旂穀而已知求受施者卽乎其心之安而已豈計樹之木後當何如哉而受施者必盡力焉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三

三

不可以苟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能已也先生
所存如此惜乎其僅施於衰亂艱虞之際獻
之○間○而○徒○布○衣○以○終○其○身○也○不○然○使○遇○治○平○之
時○得○一○命○爲○所○欲○爲○所○施○利○不○其○博○哉○如○其○後
之○人○能○世○承○其○訓○推○廣○是○心○而○行○之○不○已○焉○其
於施利固又博也是用告諸其來者

周瑛

省耕圖序

近山東郡饑公私蓄積無備民用大殍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三

三

天子念國本遣大臣巡視幸而上下獻謀公私
協力而民有濟繼而議者以爲天下郡縣宜增
置治農官以會政致事制曰可於是郡增置判
縣增置丞藩憲二司增置叅議僉事各一員專
司稼政予友朱有巖爲歸安丞有嚴故儒家子
嘗讀書知古今政治得失及從事督府掌行簿
書精吏事既抵歸安乃擇其有關於農政之大
者皆爲提綱絜領分條布目頒諸其鄉而與民
共守之每春三四月時雨初霽布谷載鳴輒單

躬走湖上或肩輿輒行阡陌間與小民遇不
爲上下禮惟其情是達見夫勤者曰汝惟勤明
昭上帝迄用康年見夫惰者曰汝無惰弗蓄弗
畚弗穫王賦不供有常戮見夫饑寒者曰汝饑
且寒切吾膚吾壺殮之餘可飲食汝筴笥之藏
可衣被汝如不得已吾爲上其事于司于府以
賑貸汝歸安附郭縣民習知官府事初聞增置
官以臨已甚戚及見君善拊循之復大悅於是
四境之內怠者勤勤者勸貧而饑寒者感君言
如飲醇醪如挾纊然而一時田野大闢公私蓄
積隨處而備而君之聲譽亦殷殷上下間嗟夫
農之政大矣昔者成周之世建官三百六十而
於鄉遂皆有官用以周知其民與其所宜地以
爲法而縣于邑閭察年上下而出歛之以均民
食而調其急以故民不告饑卒告饑亦有備後
世建官於守令之外詳於他職而農不置官間
守令賢者用心農事其否漫不介意一旦有急
民相枕籍以待盡如山東之殍是已然則農官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三

三

之置其可少哉朱君丞歸安嘗作省耕圖以視
子子以其重政本也故不辭而爲之言若夫課
農之暇而得湖山之趣花木魚鳥之情則有詩
人諷詠在

蕭鳴鳳

南畿地理圖序

南畿地重事繁制使撫按各分土而治惟提學
用御史一人總之南圻地理固當有全圖在提
學察院則似尤不可闕者鳴鳳承乏于此始命
皇明文徵卷四十七

聖

序

繪而刻之石焉大抵南圻形勝在江淮二水漢
北流入于江河南徙入于淮然後皆東注于海
是南圻者四瀆之所經也鍾山逆江而上鳳陽
泗州與淮相蟠結皆堪輿家所謂龍盡水會之
區我朝祖陵在泗州皇陵中
都在鳳陽孝陵都城在金陵江淮山川
之秀悉此焉此固天祐聖人所以立萬世不拔
之基者乎及觀天下之後勢南圻控江則皖城
姑孰扼淮則壽春盱眙瞰河則彭城穎毫閩浙

處脅息之下青兗陝洛江廣當襟喉之衝有天下者之所必先也此固聖人承天所以開一統
無疆之業者乎乃今觀乎斯圖審形勢之要推
基業之繇則知南圻之民物誠腹心元氣之所
在也凡蒞茲土者可無愼重之心哉故於是而
論風俗則我祖宗培養之深必稱其爲

首善之邦斯無媿焉教事固不可以不敬矣於
是而計財賦則江南以彈丸之地而尤爲軍國
所仰給其不窮竭者幾何民力固不可以不節
皇明文徵卷四十七

聖

序

矣於是而較豐歉則宜欽諸溪赴江有通滯吳
中巨浸下流有開塞徐楚以河徙遠近爲乾潦
京師以漕運遲速爲盈縮水利固不可以不講
矣於是而慮常變則都城廣矣而兵難敷長江
險矣而操難廢潢池流劫無備則易警海濱嘯
聚久逋則易玩武備固不可以不修矣引而信
之觸類而長之操其始固將防其弊揀其末不
若療其原職思之道咨諏之益蓋必有交相發
者其於腹心元氣豈可小補云乎哉然則斯圖

也。其視古之敘禹貢。述職方。聖凡雖遠。而心術不殊。因乎此。亦可以測乎彼。如有取之者。其必有所感也矣。

志書

縉紳

任瀚

順慶府志序

順慶當劍門白帝夔涪渝間之中。而果州之故處也。天下有事。夔劍門諸州先備。而果獨閒暇。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自保不為動。以其非要害之國。是故無斥埃壘。壁亭障。微寒之名。先主下峽。窺吳。出棧閣。拒魏。明皇僖宗前後幸蜀。皆取道潼渝。而果以偏郡。不得蒙一見翠華黃屋。巡幸之所不及。是故無官闕臺榭。明堂京觀。樓櫓之制。郡城在天地西南。山川靈輿旁魄。而鬱積。嘗所出忠義瑰偉神明之士。往往聞天下。而人賢物怪。理不並鍾。是故無珍鐵銀鏤赤盪玄砥。錯璞砮砂竹箭絲枲。文羽之貢。若是者。其為郡志宜簡約易辨。而久

不志者。無以金石考信之務。缺與將為長吏者。不能不奪於行宦羈旅之懷。而凜凜乎其未暇也。朱侯博文修政。風雅所宗。謂予嘗待罪記室。理於郡志。當有所述稱。而不知余之不可為此也。以射傷者。終身不撻矢。世顧不諒余哉。今志草原出郭。瘠是題編。而侯與師儒更相裁訂。即余未嘗一言入也。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今列國亡史久矣。安知後來者不有取於此志。而幸其僅存如夏時坤乾者乎。常據譚華陽國志。鄉鄰賴之。然不達史體。而多所參附。人以為病。陳著作壽郡人也有良才史。嘗譚三國志。著舊傳。而獨略郡志。不著近世。吳使君伯通雖著。則又自以不滿意。不欲表行於時。而尋以散失。乃知山川人物之顯晦。古今文之傳不傳。真若有期數。而不可為者。況乎其興廢成敗。有大於此者乎。吾既樂郡志之成。而又悲前代著作之徒不遇。吾是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三序

以不能忘言也。過此將去遊海上。與世不復有言。

許應元

蒼梧軍門志序

少司馬括蒼應公著軍門志成。授應元曰。子爲我敘其意。應元既辭不文。不可則受而卒業。歎曰。嗚呼。意遠矣。而何其憂之深也。今天下言夷狄之患者。北則胡。南則有兩粵之夷。然而胡之情在目睫之前。而其備常在千里之外。粵之形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四

三

在萬里之外。而其患乃在蕭牆之內也。何者。胡人所居絕遠。其欲入寇中國。率行空虛之地。數百千里。然後乃抵塞下。候望誠謹。則可以知其聲。鄉而爲備。故曰。在千里之外。當路塞去畿郡遠者數百里。近乃一二日耳。羽書可旦夕達也。故屬者常得以天下之力而備胡。故曰。在目睫之前也。夫兩粵者。絕南裔夷之交也。山海谿洞之蠻與諸郡形錯壤接。並耕而爭食之。保固恣睢。不狎。話言苟得而已。不顧死亡。自昔上仁之

所不懷。而彊武之所不善也。獸集鳥散。亭隧隔塞之所不得施。甲盾劍矢之所不猝備也。而粵之民無歲無夷寇之駭矣。然而天下知胡害而未睹粵憂者。胡近而粵遠。故曰。其形在萬里之外。而患乃在蕭牆之內也。夫粵之夷。非能爲中國害也。然一日不備。則嶺海震蕩。

憲祖

晰其然。故開府建節。宿重兵於蒼梧。授大臣以不禦之柄。爲萬世規深遠。然而石畫之老。屢建夫誅討之勳。薦紳大夫。搃鈞深致遠之慮。薦揚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星

三

爪牙之士。效執訊獲醜之力。士馬甲兵之盛。輝赫乎遠方。技擊蹶張之用。便習於士伍。志之所云亦信矣。然公顧且以爲憂者何也。嗟乎。是乃公之所以爲憂者也。先王之致武也。因曰。勤卹民隱。而除其害。夫粵之用兵亟矣。粵人之力屈久矣。侵盜之虞有迫。而師旅之奉無緩。斯生敵之形也。詩曰。彼旃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疐疐。夫旗章之感。委屬之重。可以爲寵已而君子以爲憂也。憂故慮詳。慮詳故事善。事善則

昨○庶○豫○昨○庶○豫○則○武○節○奮○此○勝○算○也○故○公○再○克○
敵○而○民○不○知○嗟○夫○心○之○疚○矣○瘁○豈○顧○問○哉○然○是○
則○奚○用○志○也○傳○有○之○曰○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
車○廢○則○功○力○缺○矣○杖○杜○廢○則○師○衆○缺○矣○夫○司○馬○
揖○讓○之○法○存○而○三○代○仁○義○之○師○猶○少○概○見○於○後○
世○牧○民○形○勢○乘○馬○之○篇○著○則○攘○夷○之○功○存○秋○有○
紀○焉○况○夫○盛○時○之○所○以○始○憂○勤○而○終○逸○樂○者○乎○
胡○可○廢○也○胡○可○缺○也○廢○且○缺○者○衆○其○歸○至○於○萬○
物○不○遂○而○四○夷○交○侵○故○先○王○重○之○然○則○公○之○急○
於○志○也○者○其○又○惡○夫○缺○也○哉○嗚○呼○意○蓋○遠○矣○

皇明文徵卷四十七

四

三

蘇濬

安南志序

安南介在粵東西及滇南之間粵東滇南緜海道入而粵西緜陸道入故頒朔傳檄以及上表進貢舉繇粵西其地形便也正嘉以來安南黎與莫二酋互相雄據爭欲得中國之典爲重而國家亦察其情形隨宜應之第羈縻勿絕耳邇莫氏中微黎氏復興旁觀之議幾於盈庭矣大

都○英○銳○之○士○以○漢○唐○郡○縣○爲○名○必○乘○鵠○蚌○之○勢○
清○漲○海○之○塵○欲○變○夷○卽○華○而○甘○心○焉○老○成○之○臣○
惕○宋○元○之○遺○車○而○佩○

高祖之遺訓欲以

夷○治○夷○如○嘉○靖○間○故○事○濬○聞○今○昔○之○情○不○甚○相○
遠○傳○曰○上○者○因○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夫○治○交○夷○亦○若○此○哉○西○京○之○豈○寬○以○文○網○而○因○
其○習○俗○故○其○民○安○東○京○之○昔○導○以○禮○法○恐○以○兵○
威○故○其○民○疑○至○漢○之○季○而○吏○病○民○民○亦○病○吏○幾○
不○可○收○拾○矣○唐○宋○而○後○尤○有○甚○焉○墨○吏○利○於○山○

皇明文徵卷四十七

四

三

澤○之○貲○以○安○南○爲○奇○貨○赭○山○而○治○竭○澤○而○漁○虎○
狼○之○性○反○噬○隨○之○其○號○爲○強○有○力○者○喜○以○功○名○
自○樹○今○日○召○募○明○日○徵○輸○馘○首○未○聞○而○捉○襟○立○
見○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元○姑○無○論○我○ 國○家○
威○德○邁○西○京○遠○甚○然○取○之○而○不○能○守○也○則○其○故○
可○思○已○西○漢○時○交○州○置○官○爲○刺○史○者○一○爲○郡○守○
者○三○邑○令○不○數○數○我○ 朝○則○列○爲○三○司○分○爲○十○
七○府○州○縣○且○以○百○計○而○又○鎮○以○中○官○彼○其○人○豈○
皆○飲○水○茹○藥○匪○躬○之○故○耶○聞○之○掌○故○若○叅○政○馮○

貴已有墨聲而中官馬騏尤甚初政若斯後將安極民之胥而夷也勢也昔合浦郡多墨吏珠移之交孟嘗爲郡去珠復還嗟夫今之世安能盡得若人布之南交令夷人不敢輕中夏哉

邊備

緝紳

鄭曉

皇明北虜考序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胡魏鄂逐之於前宋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三

三

涼蹴之於後當是時然猶伏我障圍殘我吏民掩我將校皇子元侯樹藩開府周匝三垂選練士馬周防曲備羽檄南馳殆無虛日

高

皇垂訓時備西北猷慮遠矣靖難之後臚胸挫

跌五帥不還

文皇赫怒仗鉞四征雖嘗

蹂虜庭降名王俘其輜畜而我之財力亦以大

窘至於末歲猶議勤兵廷臣力阻

上意

益堅司徒匏繫於掖庭本兵雉經於私第榆木

之變雖悔曷追

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

武喜峰之役薄伐山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

使往來好語相怵設和親於漢姬委賜物於宋

幣戎心狹焉覬覦非望重以奄寺鴟張柄臣首

鼠垣庸旣潰羈勒弗虔卒致六師失次將相與

尸輅馬被遮四郊多壘三陵撤祀萬雉幾搖賴

天之靈

景皇知人善任文武大臣艱難

宣力禹跡遄歸堯封如故虜亦散亂叛弒相尋

我得寧輯顧其書詞桀傲使介驕凌稍示包荒

治以不治爾天順時我懷平城之警虜遭呼韓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三

三

之隙雖有寇掠亦能扞禦迨至成化諸酋競起

分部爭雄各據水草殘我邊郡河套沃土棄爲

虜巢威寧之捷足稱敵愾顧茲詭口反謂食功

刀筆因而舞文干城爲之解體不惟大寧興和

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職方之舊而河

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保塞奚夷亦漸携貳於

是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

中國益困以故弘治初年頗搜往牒謂洪武永

樂皆嘗遣使穹廬至厓書勅錫之綺繡縻以官

封苟駕馭有方彼狎其餌吾峻其防亭堠不驚
耕牧自便遲以數年虜將耗鈍我益富強此計
之得者也於時許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纔
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鎮皆無虜患已而議者
又謂虜入邊塞經關隘扣關庭知我地利闕我
兵力普化也先前車不遠我以是閉關卻貢專
意內修已未庚申妖纏昂畢上谷雲中慘被荼
毒

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卽議征討劉大

夏面陳利害僅遣柳棘之師坐收薇杜之績不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辛

三

然幾考庚寅之故不貽已已之憂乎然常是時
君臣輯睦民物殷阜遭此外憂益勤內治海宇
晏然不知兵革比至正德河東陝西鴈門以北
歲有虜患隱敗冒功上下欺蔽修攘無策人心
思亂盜賊四起宗藩再變豈惟衆叛是謂親離
今皇帝躬神聖之資乘鼎革之會順治
威嚴化洽內外蠢茲醜虜曾何忌慮彼善憂者
以爲近日諸虜解讐結好更入迭出罷我奔命
且進退分合頗有紀律而又納我進人巧爲間

謀混迹市廛至窺京甸往歲越大同逾鴈門經
太原掠上黨闖平陽殘漁陽困遼東近復度紫
荆逼居庸甚至入古北犯都城矣秦中隴西去
京已遠卽殺掠人畜數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焉
議將議兵議食議通貢議戰守議賞罰亦直其
細小者耳嗟乎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
季以還門柝不施於薊北漢開疆於衛霍唐感
國於安史豈若我 朝山川綢繆已得天險營
鎮聯絡更盡人謀節其貢賦有恒足之財總其
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
日者也善爲國者特加之意而已或曰周宣修
行儉狃于襄重華敷德四夷來王又曰孰佐重
華皇夔益稷孰佐周宣召張山吉有以哉有以
哉

鄭洛

論虜俗言序

國家受北狄款開關市斷自辛未今十五年余
自己卯總師會俺答西牧回無何俺答死黃酋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壬

三

立更革劣年又穹廬窺伺環當路塞單于隄左
右賢王日使大當戶乞我嘗我誦疑我幾離萬
狀余謂北狄即犬羊乎與人性近可譯而通也
若當關者厭腥膻簡事或懷疑示狙詐即可廢
虜幸一旦無事其謂撫何余司存也豈敢忘職
余故每於長酋使使至即進之階譯彼陳乞宣
我恩威日刺刺數萬言夷不省不休不類首服
亦不休有日中昃不暇食者事載紀略中惟單
于若屠耆同宗種昆弟子不面相約者則諭以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五

三

書從俚欲譯者易不厭長欲聽者入不調不
設即微詞隱語時出機鋒又皆本之真實應以
整暇而緣其情之所必至故虜亦無違言忠信
篤敬蠻貊可行聖訓旨乎哉六七年來或却其
無厭之請或寢其不逞之謀或咫尺去而反側
定疑懼釋桀者馴羣者伏彼乞我者譬之狐狸
垂涎高鳥卒不能奮蜚攫取管我者嗜漢財物
譬之羣蟻聚羶拂之亦不去謂疑我者譬之鵲
巢皆懷好音噫誰謂然哉茲役也宗社威靈

天子明聖又執政坐帷幄中與坊父主持
假間臣以便宜故不佞肅將明命永肩一心不
然余不佞豈能及也余讀史見彼漢廷所遺單
于書及單于書具在若和親相伯仲稱天子丈
人行歲幣爭獻納二字彼豈不謂盛時視今所
爲論與名王所爲巽辭稱臣者霄壤矣且也板
升向爲逋逃藪今大猾雄龍庭下詎僅一中行
說哉虜方寄心腹倚爲左右手而猾卒不能懲
德虜爲尺二牘以加我則緊天朝靈寵之重奪

皇明文徵

卷四十七

五

三

其心而所以諭之者無乃辭之不可已乎余既
紀撫馭略暇日取所爲諭虜有要領也者各附
以番文間具事緣輯成帙題曰諭虜俗言俗言
者何謂非文告之辭也將刻之幕中以諭同事
故敘其所繫者如此若夫警戒無虞綱繆未雨
保和元神而對揚靈寵也則帝命孔嚴臣有常
憲矣不佞日思與封疆二三子共圖之茲游談
耳又何道焉

皇明文徵卷四十七

皇明文徵卷四十八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序五

贈送

縉紳

宋濂

送東陽馬生序

余幼時卽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
歲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水堅。
皇明文徵卷四十八

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
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徧觀群書。既加
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遊。嘗趨
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
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
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
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欣悅。則又請焉。
故余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余之從師也。負篋曳
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

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
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
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
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然若
神人。余則縕袍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豔意。以中
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
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
列而承
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
坐。備顧問。問四海事。謬稱其氏名。况才之過於余
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鈔之供。父
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
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
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
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
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
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
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
人子謁余。謨長書以爲贊。其辭暢達。與之論辨。

言和而色夷。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夸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予者哉。

贈龍泉簿蔡君序

玄默攝提格其月白。余氣清候冲。鮮飈襲衣。虛幌生白而走也。獨居有美。蔡君龍淵之涓容儀。侃侃言辭。熙熙不觀其行心。已必其有爲。詢之儒紳。僉曰。韙哉。是夫也。良使民馴。且綏創傷。未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三

序

平摩而嬰之。流通未復宇而寧之。征賦方繁。均而則之。妖魃害稼。祠而斥之。吏有所程。氓有所依。自此而升其誰曰不宜。世有恒言。虎豹師師。據山之厲。而百獸辟易者。則以其威鷹隼。襮襮游林之隈。而衆鳥警服者。其力之施。當世變俗。移愈畧。而滴方將峻。法以繩其奸。而寬緩是務。何言之迂。嗚呼。噫嘻。民其始而物之生也。每閱秀於冬霜之慘。而甲折於三春之暉。雉安桴粥。麥秀兩岐。較之殘民以逞而傷天和者。又孰是。

而孰非不有伊人。其咄于危微。吾於蔡君之事。而感慨於斯。白牛老生。援毫引辭。以白其勤。以揚其輝。以播於時。知之者。謂足爲在位者之戒。不知者。以爲可怒。可愕。而詆余文之尙奇。

劉崧

送畫史李約禮序

世稱善畫者曰畫史。畫工也。史官也。畫者安得與史官並稱。而謂之史哉。及觀古之秉史筆者。其傳是人。也。非徒紀載其德性行事。官職功業。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四

序

而已。乃并其狀貌顏色言之。如曰美鬚髯長大也。曰短小精悍也。曰皙曰黔也。曰黑而精狠也。其傳爲精妙。千載之下。如在目睫。故吾嘗謂史官爲不丹青之畫。而畫工乃不文字之史。則其謂之史也。亦宜。然史官爲書。或徇愛挾忿。爲美惡高下。又其書常後時而出。有不核不備。人莫得而議之。而彼或因之以欺世。而後世卒亦罕有能辨其非者。獨畫者之於傳神。其人恒相視於咫尺。其部位形采。肥瘠長短。廣狹之際。分毫

樊侯則三尺童子指而議之矣。錄是觀之天下後世之公而直者宜莫若畫史之筆。而余之所見者亦寡矣。廬陵李約禮者。為人傳神極精妙。方立談過目。如不經意。而落筆施采。無不宛然。能使見者即知其爲某某。而約禮固未嘗自言也。其或盈縮於其間。則約禮又能因夫人之言。輒爲之更定而不厭。及其成也。人莫有能得而議之者。是約禮非徒能信其技。而又能信夫人之言者也。嗚呼。世茂公論久矣。安得如約禮者。皇明文徵入卷四十八

五

庄一

使之秉筆以公天下之疑信哉。

孫作

贈筆生張蒙序

昌黎韓子傳毛穎爲中山人。中山非晉乃唐宣州。中山也。宣州自唐來多擅名筆。而諸葛氏尤精。諸葛嘗遺其子授筆。柳誠懸且語其子曰。柳學士善書。當留此筆不爾。卽以常筆與之。旣而柳果以不入用。別求他筆。其子不能知。諸葛語之曰。前所進者非二王不能用也。柳爲一

書而不知諸葛之用意。諸葛之藝乃能過誠懸之書。信乎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也。國初此法流吳興。自馮應科陸穎輩首被趙文敏賞識。而宣州之筆殆無聞焉。余嘗以筆何勝於宣湖筆。工有不能言此。蓋未見韋續論筆之過其法。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毫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爲善大抵巖石斗絕。其兔下上犇突。舉身之力皆聚於毫。至八九月霜降。竹枯聳身。曲脊以耐寒栗。則其力愈勁。宣湖又皇明文徵入卷四十八

六

庄一

山郡。兔材易集。故家有其業。業有其人。至於用意之妙。鋒齊不難。而腰強爲難。鋒齊者類不能強。腰強者有不能齊。雖趙文敏用馮陸筆。亦僅得其齊。而罕得其強。余雖不善書。然私識其故。而有以知韋說之不謬。吳興陸用之精於爲筆。不在馮穎之下。徙居婁江。授其甥顧秀巖。秀巖又授其甥張蒙。世傳筆法。如出一手。自漳泉廣海賈舶來。吳艤舟岸。下百金易之。始無虛歲。雖淞之士大夫求筆。有不待遠走百里而取之。几

府之下矣。生論筆之利病辯析至到。始余識之。吳郡學宮數求余言。時方次能書未暇也。後余還。泐其請益堅。故序以廣士君子之知而歎識者之稀也。

陳循

送楚英上人序

學於佛者有三。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其爲書奚啻數千萬餘言。而其大指不過欲人舍惡而趨於善而已。自世之學佛者以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七

生

爲其道在於屠割烹灼以苦其身。茹淡含辛以瘠其口。禁絕念慮以死其心。否則奔走卑辱以崇飾塔廟爲務。然膏薰香以敬禮其師。如生誦其書至百千萬遍。以爲可以弭禍成福。或又攝衣升坐。爲不可知之說。以相問答。視通塞爲勝負。要其師之舍惡趨善之意。固如是而已哉。誠使正行順履而非善不爲。慎乃出辭而非善不道。恬神靜慮而非善不入於心。則其所以被於身說於口行於心者何往而非律。非法非禪哉。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八

序

丘濬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今之縣令古百里侯也。於民有父子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學校有師弟子之道焉。士之筮仕。卽得百里之地。有數千戶之民。以君之父之師之。亦可以行其志矣。然世之仕者。往往重內而輕外。一登科目。卽視州縣如陷阱。然惟恐已之不幸而或墮焉之人也。豈慮其職之未易稱耶。民之未易化耶。吏之未易馭耶。政事之

未易修舉耶。曰：皆非也。政以其胸中之勃勃然，未易平耳。雖然，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豈獨今日然哉？唐府帥見大府必戎服，左握刀，右握弓，矢帕首，袴鞬迎。令狐岷刺吉州，謁見齊映，從容步進，不昧首戎器，卽以得譴大府帥之見。大府刺史之見觀察使，尚爾則縣令可知矣。宋使者行部，所部郊迎數十里外，或遇霖潦，鴈馬首修至，跪拜泥淖中，殺時不敢興，既就，拱手立座下，三跪進酒，其卑辱也甚矣。然是時韓昌黎以名世，大儒謫令陽山，朱紫陽以命世，大才首薄同安，未聞其以驕蹇得譴於時。及考其所以致譴者，乃以開異端，忤權貴之故。所以然者，豈非以上下之分所當盡，是非之公不容昧，可以理詰，而不可以勢詰耶？予友段可久，少負奇氣，好讀史傳，而慕古豪傑士之爲人，不肯媿阿隨人後。舉進士，卽以病得告家居。其於富貴利達，蓋漠如也。今不得已，始起拜命，得知登之福山縣，嗟乎！可久豈百里才哉？雖然，今則然矣。將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十

序

若之何？夫以大才試小邑，如以千里馬馳數十里之地，不患其不至也。以百弓射數十步之遠，不患其不中也。可久行矣，其尙明理以御氣，無若小丈夫然，積勃勃者於胸中，見倖倖者於顏面，於上下之分，則不肯安臨，勢利之際，則歛角稽首之推，恐後其爲科目累也。大矣！予托交可久，相知最深，於其行，慕古人附處之義，方將有所規焉。適地官主事劉世英率其諸交游屬于文，以華其行，遂書以贈之。可久得無異吾言乎？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十

序

羅倫

送陳僉事夢祥歸番禺序

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歐陽子之言也。何待後世乎？人心天命之至公，天命不息，人心不死，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古之君子或屈於一時，而伸於萬世，譏於一夫，而信於天下。君子之心，初容有待於天下，後世哉？而天下後世之人心，自不能舍君子而歸之天命之公，不可解於心也。蓋嘗觀於易乎？君子者，陽之剛小

人者陰之柔剛常正柔常邪剛常明柔常暗剛常公柔常私剛常大柔常小剛進柔退則成泰而天下蒙其福柔進剛退則成否而天下受其禍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至大至剛孔子孟子之所謂剛吾未見其人矣見其似者可矣今之君子若尚書王公公度御史謝君元吉太守楊君繼宗僉憲陳君夢祥亦庶乎其似者非歟尚書不得其職數月去御史三上章出百日謫去太守屢抗強武乞錢若水例致其仕去僉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十一

序

憲九載不遷辟諫去或曰子剛僉憲何居呂刑曰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僉憲以之虞廷之剛登之配天後世之剛擠之落窞聖人作易扶陽抑陰剛者惟恐其不盛柔者惟恐其不衰何獨異於是哉埋輪都亭請劍上方幸今世無斯人有之待之復何如其加之君子是以畏天命而悲人窮矣先是侍郎原公巡視江右謗書連幅公曰夢祥爲男子吾乃爲婦人欲驅一世男子盡爲婦人奈何陳公甫門人容彥昭易德元陳秉

常曰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萬世同流吾以是知人心之公無待於後世也或曰僉憲太剛則折人方戒之而子乃與之何也蘇子曰士患其不剛常思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不折天也非剛之罪也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僉憲歸矣以直養而無害吾見塞于天地之間

王鏊

送劉祭酒之南京序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十一

序

予取友於翰林得二人焉其一人曰故諭德劉先生景元其爲人也剛介峻整人有善能揚之有不善能斥之其自守也潔然不可以非義犯者也其一人曰今南京祭酒劉先生道亨其爲人也剛正博大人有善能取之有不善能規之其自守也潔然不可以非義犯者也二人者其設心制行人知之予知之特深富貴在前一言之誦可以取二人者寧不取也貧賤在後一言之誦可以免二人者寧不免也二人者其地同

其官同其性行又同故時稱兩劉先生予於是得而友之儼乎其若有畏也藹乎其若有得也其爲益蓋多矣昔江右號多人才其節操有若錢文肅公有若劉文介公有若李文毅公二人者其猶有前輩之風乎雖當道者亦云然終不用也故景元止一論德而先生有南雖之行雖然天之生斯民必使治之教之治之者宰相也參之者祭酒也其亦尊矣孟子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其亦足樂乎若是南北奚擇焉先生之行工部侍郎彭公請予言爲贈若先生者雖無請焉予固將與之况重以工部之請乎固不可而默也

送翁希曾知浮梁序

浮梁於江西爲大縣縣大夫職親民境內張弛行罷皆得專之凡進士作縣上官殊禮示優政成召入爲御史達官往往有之若是焉其猶不能無介然者予請爲君說之夫縣之難爲非直今之世也今之世爲甚此固未易言也獨今世

皇明文徵卷四十八

三

皇明文徵卷四十八

高

所重者進士自一甲外銓部隨闕注選二甲內主事外州牧三甲內評事行人博士外縣令皆掇一時名氏後先爲差而給事御史則簡拔用之其簡拔非必盡以行義文學知識也獨察之額言之間其所謂先後亦無大異今日之所謂先則前日之所謂後也今日之所謂後則前日之所謂先也近例出使還者又以名氏旁近爲定旁近內焉則內外焉則外內焉號爲京職秩崇務簡循月日可坐至方面其州若縣雖政績卓然異等然且必五六年七八年然後及乎其初授矣其政聲不甚著聞者不得預著聞而不善事上官者不得預所謂京職者或蒞其境州若縣則郊迎庭參虔若弟子之事師甚者又從而刻轢之屈辱之其初蓋皆進士也其亦何能無介然者耶噫法固然邪奚久而不更也然吾聞官無尊卑得行其學而無愧焉爲達今世仕而達不得行其志者多矣乃若得一縣焉爲之仆者植亂者理蒙者化鰥寡廢疾者有養獨得

無愧乎其職也所學亦無負矣是達也奚望於內外之間邪

送劉學諭之曾山序

天下治亂繫人才之高下人才高下學校實爲之學校之興廢又在儒師之得人與不得人則儒師之重明矣而世之人往往莫知其爲重惟當道者思風化本原必欲得賢才而任之而士終莫之信當道者曰此朝廷之所重也爲士者曰此世俗之所輕也當道者固以爲重而士固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序

以爲輕當道者必欲授爲士者必不肯受豈當道之所重顧不若世俗之所重耶無亦當道者有重之名重之實未至耶今夫間有知一縣而良者焉則召人矣有知一州而良者焉則召人矣有敎一州一縣而良者焉則吾未之聞也豈其才果有不如彼耶則何怪士之有所輕重耶前數十年蓋有自是爲御史者矣

祖宗

之世有自是爲翰林者矣而近世名臣有若楊文貞有若魏文靖有若年尙書多出其間而謂

今之世無其人耶故曰重之實未至也安成劉君錫玉登己酉鄉薦今年會試在乙榜儕輩汲汲求脫君獨不然得河南魯山縣學諭怡然以往是豈爲世俗所輕重者耶今朝廷開再試之科立顯陟之條所謂重之實安知不自今始也而魯山民俗樸茂以君之才賢模範而陶鑄之必有顯蹟視偶得甲科而終無猷爲者孰多乎又况有兼得者耶君行矣

羅玘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序

送郭君知上海縣序

進士盧龍郭君出知上海縣縣人在闕下者合而送之郊且重縣之得君也屬予言之人皆曰上海東海地也盧龍地瀕北海同一海也鹵蕩鹹鹹其水土同潮汐颶風以時發作其氣同魚鹽蒲葦其產同在畿輔北赤縣其所隸同無宣使監司之轄其官之得行其志也又同以其生而習見者之同而治其所臨者之同行見郭君政之成也予又將何言君邪雖然君亦遽謂其

信同邪君自是而往三千之程舟是馬也至之日掀蓬而四囑焉離離茫茫者稻也無謂其艾蒿也烟之濛濛者墟聚之燹也無謂其野之燒也聞其爆然闐然者市囂也無謂其逐駭鹿而噉謀也帆之翩翩而織乎中流者羅舟也布舸也無謂其鹽輶之旆也入其市而歷錄然者文茵統綺之肆也無謂其故供張而迎令也坐其堂而訴牒倥偬者膚受之訴也無謂其真椎埋而剽攻也是蓋不俟終日而已較然矣其果同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七

序

乎哉晨而六百二十里胥集焉吏以潛日告則三十餘萬石也君思之盧龍其亦有是乎君思盧龍之所無則知上之所以用君者非以其同也上非以其同而用君君固以其同而治上海哉予始欲不言茲亦不得不言也請君擇焉

送熊君考績還光化序

漢既過均至光化北岸始得平地陸出襄鄧皆康莊達衢輓牽車牛以臨中原然其南岸尚皆山也次水之山且礪礪礪錯以壤地爲穀城

爲竹溪爲房縣更入數驛則環連縷結龍從峯崱陰森蔽翳莫可名紀西極利閭南接夔巫東盡荆江天下之大藪也故中原阻饑民相望是流入采拾草木實以苟須臾往往其常也然而至是乳下漢水茫洋未易以亂必息肩焉夫以出蚩之氓什伍相聚椎埋剽寇不謀而起而況朝人而莫鬼者稷稷而處泚泚而壽其真甘僵焉孳於路而爲鬼乎於乎吾固爲天下先事而憂光化也聞往昔其爲縣者或一歲而罷或二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六

序

三歲而罷皆民訐而譴黜之耳雖然吏墨而告罷之宜也而憂天下者獨不可豫重其人乎萬一倉卒之際而且罷吏爲乎吾不謂其計得也吾嘗過襄鄧境上得光化於馬首指顧中而益憂之不暇問其爲縣者誰也於今十年來者皆傳縣有城城環以堤堤樹以柳有粟數萬斛川有新梁學有新廟祀有壇津有舟廬井有伍伍有兵里有邏其信然耶光化可以無憂矣而亦豈非中原之福乎問其誰爲之曰知縣熊君爲

之也。噫其能君自爲之邪。熊君用光化之民爲之也。然則前之爲中原憂者光化也。前者計其長上而譴黜之者光化之民也。今之聽其長上之用而可以無憂中原者亦光化之民也。於此可以觀熊君矣。吾所爲重其人者蓋如此。君來考績吾覆實之果然。君豐城人也。豐城之在仕者壯其縣之有是人也。於其反也屬吾言以送之。

送艾典術歸隴州序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十九

序二

史記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故秦晉燕趙常多兵譬之人焉隴蜀之喉也於中國爲項領勃渤海也碣石今淪於海要皆在今大都東南大海濱海爲尾間洩西維之水而脉絡實首尾焉隴爲秦野其位輿鬼其舍鶉首其宮巨蟹其州雍其星太白太白西方金也大都爲燕野其位箕尾其舍折木其宮人馬其州幽其星辰星辰北方水也金水母也又兵象也有殺伐之氣焉水火夫也其爲

也。豈不則爲沉鬱其過也。爲激發其過也。二野之分其兵之用也亦若有爲之者。後漢書問太白其卑近日其高遠日出以辰戍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於是乎偃兵五星皆從星辰而聚于一舍其國可以法致天下是二星也雖爲兵災亦武移而爲祥其躔次羸縮因人而變宋襄公一言而災惑退舍是也今乘輿所駐北極紫微帝座也又辰星會太白五星聚于一舍位也日月如合璧望氣者從天精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二十

序二

而見景星索所謂彗孛蚩尤旗枉矢旬始者卒不入于目中斯何時哉尙與天官書合也春秋之時言星者曾不梓慎鄭有神龜齊有甘公魏有石申無國無之而燕秦無聞予意二國昧谷幽都地也古和氏仲叔所居其遺秘有非列國所得竊窺無賴於以名見者燕今司天在焉豈出羲和氏之下哉而秦隴之間亦宜有如昔之不以名見者乎隴之典術艾昭氏吾友閻允德之異姓子姓也今年客於允德重其世也少其

官而欲勗之進而立於其先方伯公之地噫允德之愛人至矣然昭業已爲是特充其官焉則不能不以名見使泰有星家自昭始如甘石碑梓氏可不可乎故於昭之自燕歸秦也姑與之論燕秦分野所以薄試其術而登躋之激發之允德其將謂我善成人否乎

林俊

贈方松厓序

五行具而五性分酸甘辛鹹各一其味而各相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三

序

入也故皆易知惟苦獨無和酸甘辛鹹各有好惟苦獨無好翰之尊亮之薤元修之菜槎頭之鱸通印之子魚岷山之蕘邑之薑蜀之椒桂解之鹽調而和之其皆相入也均之爲瓜不削者必苦均之爲李不摘者必苦均之爲筭獨成竹者亦必其不甘于味不相爲入者也古之人行之苦有喻矣蘗是也政之苦有喻矣荼是也苦之不可近如此宜其好之者獨也抑聞之直木先伐井甘者必先竭又患夫生于材者之爲已

累也苦無適用之材而亦善收有自壽之利其未可少也予弦直石介泥古而病爲通譬之於味所謂苦也落落無合動觸世機好鹹者之所棄酸者所色喜而心遺者也無適用之材而又不收有自壽之利予之苦尤乎其不相入也然亦有聞其風而起抗衆詆而不奪者其故何謂耶予取友於天下與其一鄉有未及一面而自謂知己有肝肺相示久之而益見其親若松厓君者其是也夫善化者運獨爲阿予僅安于獨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三

序

者也然私計之苓連梔蘗味之至苦者也自相爲類而自忘其獨故雖虛扁不廢夫調益元氣雖不敢與參苓同功然燥極脈脫氣促而神昏以絕一轉息間熄薪止沸苦亦奏有微功矣夫神完氣足腠理彌密內體固則外邪不能干置一苦於無用之地醫之至也松厓其無思置予無用之地者乎松厓有學識操養以不涉娵阿忤逆端意退伏林下及是起憲副監軍川東而復回湖南也予亦欲東者因敘所贈處者如此

楊廉

送太守王君之任鳳翔序

漢李廣爲上郡太守擊敗匈奴馬援爲隴西太守擊破先零諸羌唐安祿山之亂顏真卿兄弟並以太守募兵討賊諸郡響應孰謂今之太守非古之太守也近年北狄出沒烽火通于咸陽虜騎至于秦涼自陝以西居民皇皇天

子旣命將出師矣於去秋則以御史馬君守西安於今春則以御史郝君守慶陽郎中熊君守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三

序一

臨洮王君廷冕守鳳翔皆擇自南都寔一時之選廷冕將行郎中黎君允正都事劉君廷益謂廉於廷冕爲進士同年合有言以爲贈廉謂李廣馬援之事雖未可責之儒吏然二人皆陝西人才上郡隴西諸郡南山之下田牧之間其有如昔之射虎與亡命者乎相與講求滅虜之策或轉而聞之於大將或自以用之於倉卒非吾職之所當爲乎三秦豪傑自昔有稱召募之際必得習騎射負俠氣如李彥仙其人目瞬如電

驚勇絕倫如韓世忠其人非吾職之所當爲乎

然猶未也頻年出師餽餉弗繼以虛糜之財而招輦運之商則有權豪侵剋之弊以郡縣之民而任飛輓之役則有鬻產賠償之苦不在於爲守者之責乎猶未也陝西之民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逃移且過半矣沿邊郡縣至有空村無人者繼此有警芻粟誰與供召募誰應若是者又不在于爲守者之責乎是數者拊循其本也轉輸其次也詢謀召募又其次也廷冕初守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三

序一

忻州令行禁止及還南京戶部員外郎郎中自尚書以下俱以老成器之然則前之所云廉安得不於吾廷冕有望哉近雖傳報虜已遁去然汲汲圖惟正在此時冒頓匿其壯士肥馬惟見老弱羸畜皆其故智必在我有備萬一大羊奔逸鳳翔屹爲陝西保障朝廷論功行賞如前代故事郡守入爲三公則豈獨交游之幸同年之光而已哉

李承芳

送同年彭鳳來知巴縣序

程叔子在宋出居於涪著易於涪之北巖其心固安於涪也自古聖賢樂天知命安土而敦乎仁蓋無入而不自得焉順逆非所計矣叔子末年蓋有所得也蘇子瞻安置黃州時放思於詩賦取樂於山水之間而善政亦多所成焉其流風餘韻足有動於後世者矣二程舊云河南人而地實今黃陂是也黃陂見有跡記存焉夫叔子以齊安人而興於蜀子瞻以蜀人而興齊安

皇朝文獻 卷四十八

五

序

二子者皆可為百世師也程蘇在當時常不合而後人論其跡至若氷炭者焉以予觀之二人之不合皆中年時事其心必不深論也程伯子謂王介甫青苗助法實吾黨激成之耳夫天下之事如水然順之則順逆之則逆也子瞻高曠非介甫執礙者比使明道與子瞻同立於朝必有相得以成其美者有宋之治其殆庶幾乎叔子子瞻之事古人所謂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類耶彭君鳳來同子庚戌進士也鳳來黃陂

人黃陂去予武昌嘉魚不二百里土俗民情素相近且為通家則予與鳳來故知深焉鳳來問道者也夫道之大原闡幽于易人之性情正始於詩夫道與陰陽剛柔之理屈伸消長之幾一而已詩有列國凡天下之風俗性情而盛衰得失皆可考見焉夫程著易於涪蘇放詩賦於齊安皆有得者也鳳來治詩兼通於易故予以二子之迹語之而所望於鳳來者尚矣夫道也者海之謂也政教之源也守令者政教所寄道於是乎流之者也鳳來得於蘇程焉則知海矣韓子曰望海焉知沿而不止其可量也哉仕與道偕進不復為鳳來言也

皇朝文獻 卷四十八

五

序

李夢陽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公自去歲上書乞體骨

上察其忠誠勉

留之至是三上書不許會公目疾引請益力

上不得已許焉賜璽書文綴有衣一襲行

之日冠蓋車騎填塞路衢道旁觀者咸歎息爭

走觀公聚而轉相語豈不爲至榮幸事邪議者謂公前以司農卿歸 先皇帝特詔起之置之左右委以腹心數召對訪延失得故每語屏從侍必移刻乃罷所謂帷幄舊臣者今

天子幼冲執執在疚四境未輯忠鯁者舊之臣不可一日去左右又大司馬者佐主平邦國者也公去誰與理邪公不聽比去議者以聞

天子廉公有決志故卒不留公夫士有必去之志而後有不可奪之節故古之人有招之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三

生

不可來而臨事麾之有不可去者豈不爲俊偉烈丈夫邪爲公者誠曰吾可去去焉卿又曰吾可去去焉大夫又曰吾可去去焉朝去一公暮去一卿又去一大夫君人者必謂榮貴利達不足以及盡天下之才天下之才亦必自以利其榮貴利達爲辱若是即使公決于去何不可邪知天下之才以利其榮貴利達爲辱將遂以是風天下故卒不留公若是天下之願仕於朝者且駢駢至也先王之訓人也語交際必曰義進退

具焉先之以幾顯微生焉決之以時消長形焉故亡義者貪昧幾者危悖時者變三者有一焉上之人必賤之曰是求榮貴利達者夫惟賤之也故天下願仕者不至故曰即使公決于去何不可邪公前爲司農卿諸生以郎吏事公泊爲大司馬公以舊郎吏又數數見愚無似誠不能狀公然竊知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是義也易曰不俟終日殆公之謂矣既相率祖公于都門北地李某乃爲之序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三

生

顧璘

贈呂涇野先生序

涇野呂先生可不謂天下之士哉非以其科名也觀其言必錄衆行必繇道其事君也耻不若舜禹其交友也惟恐不竭其情以善養人人有不歸於善愀然若擠之穽也居江南四方來學之士戶屢常滿璘聞其教曰孝弟以德志義以明操誠篤以積真入聖以標準嗚呼使其道大達於天下其去平康正直之化殆庶幾乎斯爲

善謂人師也已今天下之師有三曰文辭曰經義曰道學文辭者選辭鍊文擬量作者揆國家之章采誠不可缺然其務華失實不底於大義使人蕩而忘本君子所懼也經義者抱六藝之遺尋繹衍說涉獵支膚不爲無助然破裂聖真假筌蹄以干利祿一切不求之身徒美口耳而已道學者談性命之微別天人之分雖未必實有諸已然指示門戶剖析幽眇庶幾究大道之實際及其敝也立異尙新不遵先聖之途軌槩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五

左

持玄論瀆諸孺失區別之教悖善誘之法使人躡意高遠廢下學而希上達視前二端取利差大其害亦隨以甚孔子曰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又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豈有所隱於小子乎等固若是也是道也可以自成不可以教人璘嘗曰夫聖賢之言或以教學取諸切已論語所記是已或以明道究厥始終中庸所述是已弟子者猶未知孝弟而遽語以天命之原篤恭之極得無長其僞妄也乎故一貫之教非

曾子子貢不敢舉以告之懼罔夫三千之徒也璘爲是憂焉久矣是以聞涇野子之教及奉其心腹恒樂爲之執鞭也先生今奏符臺之最枉過言別曰吾且歸高陵矣璘恐東南之士遂失所師故具是說進之先生果未履釣軸邪庶幾一來以惠吾鄉小子尙亦有據依也

贈鄭子唯東守德安序

三山鄭子將守德安過東橋子曰淮不佞嘗爲司徒郎惡夫情也而好舉廢或失則煩惡夫隱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三

生

也而好直言或失則激亦既有懲矣今且從外吏之後將亦不利於斯道乎東橋子曰惡是何言也事苟不廢安常爲功何尙乎首議人苟無過與善爲德何取乎過論君子之取舍揆諸道而已矣夫何容心之有是故知其廢而不舉者是見大厦之顛惜一木也知人之過而言不直者是見沴厲滋之以參苓也陷人於敗亡謂之不忠况以從政乎哉太守百度之綱舉之猶懼其廢况憚煩而安情乎承上臨下言不直則養

○覆○於○政○且○流○之○民○也○况○畏○激○而○對○乎○子○行○矣○
○率○子○之○故○與○道○為○徒○雖○三○公○猶○是○也○至○於○毀○譽○
○利○鈍○人○作○之○天○成○之○吾○又○何○與○焉○

王守仁

送聞人邦允序

聞人言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
○嶮○峽○而○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
○第○而○自○輕○榮○矣○勿○以○官○卑○而○自○傷○夫○進○非○科○第○
○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
皇明文獻卷四十八

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夫科
○第○以○致○身○而○待○以○為○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
○而○遽○以○媒○利○是○盜○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
○吾○有○良○貴○焉○耳○非○矜○與○傲○之○謂○也○吾○所○謂○榮○吾○
○職○易○舉○焉○耳○非○顯○與○耀○之○謂○也○夫○以○良○貴○為○重○
○舉○職○為○榮○則○夫○人○之○輕○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
○哉○行○矣○吾○何○言○

何景明

送王侍御按湖南序

御史王子廷相按湖南清軍其友皆曰今御史
○弗○易○任○矣○御○史○上○予○之○重○以○俾○法○行○下○視○其○重○
○以○謹○法○守○故○御○史○重○則○政○弗○弊○而○吏○不○踰○今○御○
○史○有○舉○其○職○者○上○曰○佑○威○而○肆○下○曰○憑○勢○而○陵○
○為○御○史○者○不○亦○難○乎○富○人○以○千○金○使○其○子○賈○子○
○盡○散○千○金○求○息○富○人○怒○之○主○人○有○使○其○家○監○朴○
○僕○者○僕○怨○而○罵○監○繇○是○觀○之○御○史○誠○舉○其○職○有○
○不○干○怒○府○怨○者○耶○景○明○曰○夫○今○御○史○若○是○有○之○
○矣○雖○然○子○終○不○以○父○怒○情○賈○監○亦○不○以○僕○怨○廢○
皇明文獻卷四十八

送周子令宣城序

進士周子賢為宣城縣孫繼芳曰予聞猛獸在
○山○狐○狸○不○穴○長○衆○之○治○弗○可○恃○也○故○立○文○明○禁○
○操○法○示○毒○法○令○流○行○故○盜○不○生○子○賢○曰○子○聞○禁○
○柔○而○人○藉○之○澤○下○而○水○歸○之○恩○惠○慈○愛○所○以○結○
○衆○也○刑○罰○法○令○所○以○滋○亂○也○故○文○生○導○民○巧○法○

出導民偷生息安理盜故不起周子因孫子見
何子告之何子曰夫羊牽則卻驅則行馬控則
行驛則逸剛柔之性異也故恩惠慈愛存良輔
不及也刑罰法令過暴制太過也因而用之存
乎其時周子曰予知之矣是剛柔之用也不執
不廢以此長衆衆治矣

熊過

贈王晉叔兵備平陽序

王大夫既典司平陽兵熊子曰學者言平陽之

皇明文徵卷四十八

序一

備之爲逼虜要非事實然考信往記叅諸舊聞
其地北接汾晉西通同華東連齊魯之墟南面
以臨衛鄭莫能當者蓋興敗之故多出焉是四
戰用武之國也昔秦以其強盛衝制諸侯山東
之國皆有害也然河曲卒困於趙盾走之兵法
曰地有所必爭如平陽豈不然哉晉魏六朝之
際兵戈相尋平陽益爲要害王猛收慕容評滅
燕宇文弼策舉齊靡不繇汾曲走出爲師凡東
境之禍固皆掠境平陽者周鎮王壁城齊據武

關又皆設險伺非常之警然則攻守之便迺自
古稱之矣今天下已平治非有秦晉之怨燕秦
之謀周齊之事也則言事者因亦後之然諸蕃
嚮善稱第者舊迺多參居其旁麗洛川諸偷故
皆蕃落也負拳勇怙狡捷往往繇平陽潛入行
盜侵毆河南諸所往乃或攻破城府放囚徒取
財鹵去年乃相叅會殘石州此壤服之憂不得
委蛇高枕者也夫蕃之雜久矣卒欲去不可得
籍第忍之亂又益盛武備宜以時修舉然不可

皇明文徵卷四十八

三

序

顯一恃也苟不惟鎮撫慰藉修其孝弟忠信則
親上死長之誼誦矣雖兵亦何所於用之彼葛
生鴟羽之刺雖以羈國之餘勇敢之氣當其淫
兵未嘗不頻感稱窮諄號也居居究究乃思它
人智者寧無懼哉今平陽古唐區也人情大抵
不遠獨恃兵者非完計也且夫唐虞之際蠻夷
猾夏寇賊姦究舜命臯陶爲士茲土言不及兵
蓋刑清政修內不格奸則邇至遠懷地利不如
人和何必至今迺異也臯陶之命曰明五刑以

弼五教聖人之於民固將教養使安之非徒以兵戕厲之也予所厚善許主事曰正德中賊流入境平陽人杖棘趨戰或持白木長柄續短刀鉤鑷褊袒呼而奔之有夫隕自樓救奪其妻子者賊卒憚殺其嚮道謂實已也而去之彼夫勇可以赴義矣子今刑官而又司兵山川兵革子所統也然幸無恃兵淑問如臯陶弼教而已象刑惟明則人知方何畏遠不可革況今之怯懦探囊者何足慮也故兵脩者脩兵而已非以爲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三

庄

可恃也

殷雲霄

送陳濠州序

雲霄幼侍先君子爲昌黎嘗與熊趙少年走馬古長城下縱觀奇阨險阻虜可出沒往來隙徑徘徊慨歎欲問元順帝北遁之道而當時故老皆無在者益天下之治久矣北觀大漠平沙漠草浩浩無人行跡令人有封狼胥繫單于之感當先帝休養華夷夷虜不敢少有間塞

上何如事邊吏日持名籍軍門報咄歸臥無他事軍士往往抱稚子牧鷄豚或挾弓矢獵狐兔爲樂南有孤山携椒漿瀉石上歌西山之章思起孤竹君二子者與之游而不可得涕泗交頤竟悵然而返時走碣石最高峰西望連巘遠谷大麓多虎豹熊羆所伏游東則大海浩渺與天無際隱隱數島如鳬鷗泛泊洪濤巨浸中茲其有淦沆瀣挾日月跨虬螭招之倘來相與共游八極之表者乎自先君子以憂歸今二十年餘累憂艱邁疾疢避寇盜方且奔走南北學爲史求升斗祿以養親昔時意氣眊眊殆不復存今因陳君之行而耿耿不盡忘尙有感焉昔嘗與邊故老言北平塞外多山谷險蔽其山海諸關乃虜人入貢道路夫有險則便以伏匿識道則易以去來彼時常入雲中榆關獨不來此何曰此正所當憂者時年少謾不復省爲何語乃今知之夫人情常怠于無虞而禍患多起于所忽近齊趙宋魯間無籍蕭蕭聚千餘人左持弓右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三

庄

仗數矢。馳呼千室之邑。開門坐公館。魚牛豚。宴樂數日。令其徒分剽村落。虜子女。玉帛。揚揚出城。去人無敢問者。止以承平久。民不知有兵。革也。况北平自古匈奴數入之地。詎今京師輕騎可一二日至。可忽武備。事不修哉。陳君慷慨多大節。其爲守。當有出于簿領科例之外者。聊相與言之。

湛若水

贈兵曹路君賓陽還南都序

皇明文獻卷四十八

三

序一

古之爲道也。渾渾爾也。今之爲道也。斷斷爾也。夫道天下之公。四達之達也。今夫適道自東至者。或以西至爲非。而不知亦猶西之視東也。其可乎。自南至者。或以北至爲非。而不知亦猶北之視南也。其可乎。夫自達觀大道者。其至一爾。故言有殊立而無殊理。行有異入而無異至。古之學者。傳而不議。行而致同。色相受也。意相傳也。善相觀也。和相飲也。德相化也。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故曰渾渾爾。大道一而已矣。視聽

言動皆心也。情性微顯同原也。內外動靜一理也。是故知而至之。存乎智。默而成之。存乎德。化而裁之。存乎義。體而盡之。存乎心。溥而通之。存乎公道。而無間。存乎蘊誘。而相之正。而不岐。存乎師友。故夫斷斷者。各就其方。自其私見言之。未睹乎大道者也。吾友路君賓陽。宦學於南都。志篤而行確。與甘泉子相遇於金臺。今歸而南也。南中多學者。然吾懼其斷斷故有以贈賓陽。庶聞吾言者。斷斷之說。或息。斷斷之說。不息。渾渾之道。不見。

皇明文獻卷四十八

三

序

邵寶

贈太史羅先生序

太史南城羅公。以疾在告。旣愈而將北上也。子適視學。自建昌之宜黃。道于其里。因預爲公餞。公二從子。城里以諸生侍。公起如內。予問二生。公道所繇。城曰。繇浙。浙之道坦然而迂。迂不勝坦。其將繇之里曰。繇江。江之道疾然而險。險不當疾。其將繇之。旣而公出。予以問公。公曰。彼意

之耶。斯二道者。吾昔不繇也。夫浙之道坦矣。而迂吾嘗繇之。迂非吾所惡也。江之道疾矣。而險吾嘗繇之。險非吾所惡也。然而今之行。顛豈不繇焉。吾將繇鄱陽。出安慶。渡江而北。道楚陳宋魯齊趙。以至子京師。蓋為道者三千餘里。計其所經濟。淮。河。沁。吾將濟焉。嵩。霍。恒。岱。吾將望焉。其歷代帝王之都。聖賢之里。神靈英傑之祠墓。吾將謁焉。其殘碑斷碣。倚壁而卧庭者。吾將讀焉。其平原沃野。為古井田。吾將考焉。其名城望邑。為古封建。吾將覽焉。其高巖絕壁。為古關隘。吾將徵焉。其大陵崇丘。為古會盟之壇。其長坂廣谷。為古戰鬪之場。吾又將弔焉。賦焉。聞者采之。觀者圖之。可獻則獻。可錄則錄。行焉而觀。觀焉而學。學焉而資。吾用不徒然也。昔者吳季札之聘。漢司馬子長之游。于今為勝稱之不哀。吾嘗壯之。項。雖西走關陝。東涉瀛博。南經婺越。北抵并冀。足跡半天下。而獨遺中原。譬之語道者。遺孔孟。談功者遺禹臯。論世者遺唐虞三代。若

予不謂之知也。吾於是憾焉。故雖迂於浙。險於江。吾必繇之。吾且老矣。舍是不繇。其將焉待哉。予聞而笑曰。公之於世誠熟矣。奇以為文。危以為行。四十始仕。仕十有六年。尚未徙官。吾固知公之不畏夫迂與險也。雖然。中原之道。天下之達道也。其所經誠有如公言者。公歸天子所進。儲。額。問。退。而代言。且執筆書天下事。公之職也。有所不對。對必以大有。有所不制。制必以正。有所不紀。紀必以直。直也。正也。大也。天下之達道也。其為公之中原也大矣。而是行不能無資焉。雖迂且險。亦何慊哉。因問道而得贈公之說。二生者識之。吾將徵公矣。

舒芬

送劉振廷判德州序

言官得罪。豈後世之事也。舜之命禹曰。惟口出好興戎。則言之繫乎禍福。自古然矣。舜惟知言之繫乎禍福也。又知保治之決不可無言官也。故命龍之詞曰。朕望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

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嗚呼舜爲言官慮深矣夫讒說殄行人主知而疾之乃使言官以其命揚之於廷而暴之于天下則其惡旣不得容而言官亦有所恃奉而言之無恐雖巧令壬人豈得以眩是非亂黑白而文致其罪耶在舜之時已爲言官慮若此然則言官得罪豈後世之事耶後世有讒說殄行人主不知也惟言官顧其職而發之是以其言可信可疑而巧令壬人得以眩是非亂黑白而文致其罪也苟是非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聖

并一

眩黑白亂且將得罪人主矣嗚呼人豈有志於是世者肯姑試一節以取罪人主哉孔子曰君哉舜也意蓋廣矣今之足稱讒說殄行震驚天下者權臣也倖臣也宦臣也是皆言官之敵而入主不知也言官苟顧其職而發之未有不得罪而擯黜戮辱者也是故權臣之惡言官也在我朝或陰中傷之或諷使人誣之或以文羅織之而因試其機弄其類蓋常相續於位不特于言官然也倖臣則逢人主喜怒之偏以整其

毒其禍叵測在我朝若張順馬順錢寧之類

是也宦官之陷害忠賢杜塞諍口漢唐諸君嘗

以社稷試其術矣然卒不悟者以其眩是非亂

黑白已之所惡者使人主亦必惡而怒焉是以

人主往往爲之分謗在我朝若王振曹吉祥

劉瑾畢真之徒苟非天錫祖宗靈長之

祚其禍豈特在言官哉崇仁劉振廷者剛大之

氣孤潔之行性理淵深之學也始以進士宰慈

蒞政卓異去之日民若失乳母今上卽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聖

并一

位拔爲給事中蓋言官也風采凜凜圖大行其道乃以論宦臣禁祠事爲亂聖德耗國用黜判廣德惜哉與振廷同年而官於朝者九人咸欲貽之且曰千歲必反古之常也今其時則世道之機亦有應之者乎芬曰然天不忘時是可以爲振廷贈

丘養浩

贈茅平陽序

茅子新之擢平陽守過集齋請曰奚以治平

陽也。集齋子曰：夫茅子其亦行古之道也。古之道也者，治之的也。粵若稽古曰：堯舜平陽也者，古冀州之域，而堯舜之都也。道茲焉在。夫茅子其亦行堯舜之道也。茅子曰：夫禹之民也，罔心堯舜之心也，而矧今之民也，是故堯舜之道，今也匪宜。奚以治平陽也。集齋子曰：夫淳澆者，時也因革者，政也。神化者，道也。是故隨時變易，惟道之從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斯堯舜之道也。奚爲而不宜於今也。是故今之守也，古之所謂牧也。堯之疇咨也，曰：順時已矣。曰：順事已矣。舜之咨十有二牧也，曰：食哉惟時已矣。曰：遠柔之邇能之已矣。而奚爲不宜於今也。夫冀州之土，今固在也。稽古禹貢，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而何今之瘠而貧也。然而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而利興焉。而生有不遂者，未之前聞也。夫唐人之俗，憂深而思遠，忠厚而懇惻，蓋有陶氏之遺風焉。成師就封，此風盡矣。而何今之滋甚也。然而正德利用，厚生而教興焉。而化

有不成者，未之前聞也。夫猶之冀州也，古也，富焉。今也貧焉。堯也，昭明焉。晉文也，譎焉。有不係於治之之道也，而顧限於時也，與哉。是在茅子且也。茅子爲諸生也，予試之也，見其談堯舜之道，亹亹如也。其爲司農也，如其爲諸生也。夫行視其所立，爲視其所守，而心通乎道者，其數政必精。充茅子之有也，施諸廟堂，可也。矧茲平陽茅子悅，以告其寮董子何子林子何子，謂董子曰：仁哉言也。以堯舜之道治人，治之至也。以堯舜之道望人，厚之至也。請書之以贈。

王梅

送劉侍御守鞏昌序

余同年友劉尚友氏者，陝之寧夏人也。善談兵，余時時與論塞上事。云間嘗曰：漢兵與胡兵值，往往不利者，此不惟戈刀犀利，人耐饑罷與否，射藝巧拙，性輕生重生，殊也。自見時聞長老言虜中馬產駒，度能馳時，必一二日節芻若乳，繫其母峻嶺而縱駒於麓，母且嘶駒奮而上有。

及者有幾及而踣者山之半不能前者蓋相當也其及者爲選騎次以易中國茶茶固虜所急是故其選騎亦時得之自金牌制廢賈人子行私茶茶益輕善馬益不至太僕所俵與苑馬所牧平居被障泥飽苜蓿非不隆然大也然而聞從金戰慄衝疾風四五前卻跬坡勝澗不能尋丈亦安所事此哉自西泉劉侍御奉命西行邊振肅風紀剔蠹舉墜則以其餘力絕私賈平互市馬稍稍至日益良屬者虜大入關將吏嘗一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聖

序

事識大體子其人民教以知方而作之氣夫使算計見效絲分錢穀毛舉一二獄訟此可於僻郡陋邦耳西泉行矣以其爲侍御者而爲守則益專以其故所施於陝者施之鞏昌則益習是其以吏最不足異也因豐村之請爲道其故且以徵新政云

廖道南

代撫序

何中丞伯植巡撫大同諸柱史咸徵言以贈內皇明文徵卷四十八

史道南曰凡爾君子亦旣服休服采歷試茲難厥議云何諸柱史曰大同古中原藩屏之地也玄嶽爲鎮紫河攸帶象離昂畢國野綿邁是周之所造邦也鴈門爲隘馬邑間阻雉堞延袤烽堠世守是秦之所創險也五原爲屏九縣開宇樓煩以除膳陽靡禦是漢之所阨要也桑乾爲限紇真保障元魏蕩遺宮觀在望是金之所據雄也是故知雄者可與執要知要者可與履險知險者可與殿邦道南曰是謂識勢矣又曰大

同古英雄用武之域也廣武之閭鬱爲戎壘蛇
鳥爲陣貌虎爲侶是周勃之所宜威也飛狐之
口曠爲間道椎牛饗士瓊廬不壞是魏尚之所
施信也金龍之陰寥寥拂雲三築受降以綏夷
貊是張仁愿之所固守也雲中之陽峙爲金湯
阿寧授首以靖朔方是李光弼之所握樞也是
故知樞者可與用守知守者可與推信知信者
可與振威道南曰是謂識機矣又曰大同在我
朝爲鎖鑰之門也白洋之戰煙霾晝霏神人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聖

序一

助憤瓦石皆飛是

高廟之所耀靈也鴨

綠之征霜霰凜栗禽蒐草薶莫我敢角是

文皇之所揚烈也武安之鎮號令嚴明士樂

爲用寇弗敢侵是

宣宗之所崇勲也肅

敏之守終如其始積數十年人爭敢死是

憲宗之所表忠也是故知忠者可與樹勲知

勲者可與裨烈知烈者可與贊靈道南曰是謂

識時矣諸杜史曰何如道南曰勢也者存乎地

者也機也者存乎人者也時也者存乎天也

乃若我失其險彼得其利呼吸倏歟存亡立至
是故雖有善地弗能爲所也我之良將彼之仇
讐下伐其上撫禦無繇是故雖有勁兵弗能爲
用也故得地而不得其利是謂無具無具者窮
已已之變是已得人而不得天者是謂無應無
應者離甲申之變是已中丞是役也酌時之宜
時自我行察機之微機自我乘審勢之端勢自
我興興則得地乘則得人行則得天於是乎外
寧內輯遠柔邇能慎慮而從之於撫也奚其難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聖

序一

唐順之

贈何沈兩公歸蜀廣序

嘗聞石鐘之說乎江自蜀走海數萬里寂然未

嘗有聲一經石鐘山下則嚕口聲輅驟發而駭

作夫聲藏於水本非無聲偶遇空洞之石與之

相得而一露其奇耳使數萬里間不一遇空洞

之石則遂終無聲矣使其爲空洞之石者不止

石鐘一處爲然而瀕江處處多有之則聲當滿

天地矣終於無聲與聲滿天地而聲之在水者

自如也人之遇於世亦若此矣栢村何將軍之
在蜀紫江沈將軍之在廣以身繫兩鎮安危國
家倚長城者二十平松茂線路闢百餘年之塞
而祥柯兩江燧燧帖息蓋栢村之沉毅如太阿
之在匣而不可測紫江之敏銳如太阿之出匣
而不可擬兩將軍意氣不同而同爲一時名將
頃倭寇起東南驚帥數蹶事人人以爲非二老
將不可而廟堂亦遂召之及兩將軍之來俯仰
諸當路間則舌若膠噤而不能謀臂若蹢躅而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呈

序一

不能展謀焉而卒不見奇展焉而卒不如意賢
勇而來垂翅而去何其智於蜀與廣而拙於東
南也倭奴恣睢豈必勁於西番南徭江海沮洳
豈必險於松茂祥柯而利鈍頓異人或以此歎
兩將軍兩將軍亦未必不以此自歎昔者李郭
兩公專制一面則挫安史方張之銳而有餘及
與九節度逡巡相州之役則熄朝義既灰之燼
而不足此一人也何哉權之在不在焉而已矣
使今兩將軍於東南其所遇如蜀與廣得自專

制安知不且爲東南長城使向在蜀與廣所遇
一不得專制如東南卽毫毛之功未可必立況
能以身繫兩鎮安危耶嗚呼士不能自爲材豈
不信乎兩將軍歸矣松茂祥柯之間人人相迎
曰我公歸矣吾鎮無事矣兩將軍亦感於東南
之垂翅而慨然於故所立功處將不有技癢而
心動曰我思用趙人乎否也然則人其可無歎
兩將軍而兩將軍可以無自歎矣

任瀚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呈

序一

送唐漁石歸養序

五月朔 皇帝靜理居乾清宮司寇尚書
唐公疏隲有老母在江南乞歸養母是日特遣
中監持奏劄出諭廷臣唐尚書孝誼朕所愛重
其令給驛去京師士人無大小莫不齎咨感動
慕見光華公門下賓客有言謂公爲吏部侍郎
佐銓事中外稱平及爲大司馬行邊威振河朔
匈奴不敢出沒塞下今聞以新命去國虜必大
得計牧馬內向舉部曲相賀非所示外夷爲國

利益不宜去尚書謝客不顧徑入戒行李遣僕問舟出左都門行一時公卿貴人咸設供張飲餞路河外使考功郎中任瀚前致詞曰唐司空昔溫嶠被檄之江東母進牽其裾不聽至絕裾去僕與公並世當戮無赦今四方萬國修能之士有自少來集闕下至衰白不能歸豈盡無母媼在也司寇善自愛

主上神聖英察

太子少國家多事公與梁司徒不當去

既去人望復來其來不爲宰相必爲東宮羽翼

皇明文徵

卷四十八

垂

序二

社稷永賴司寇行吾聞宛委若邪去公家廬不千里古多隱淪有道術釣臺雲石相望

明御世久遠學士浮沉汨沒微書不再至史官

無所述稱微公一兩人真誠無以表重江海司

寇起執瀚衰曰使賢者掌故吾得稱明處士唐

孝廉吾不朽矣豈希朝命邪聞者謂任瀚知公

深使載行事

皇明文徵卷四十八

皇明文徵卷四十九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序六

贈送

縉紳

王維楨

送柳濱先生赴平涼苑馬寺序

王維楨曰余嘗履平涼境云知平涼苑馬寺事

平涼在重塞複嶺間游輶罕至寺務甚簡又幾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一

序二

大夫綜之乃愈益閒寂幽曠旦日循故事集揖

御署命坐呼茶茶已輒揖退坐私闢內吟臥自

如興至則約興躡空同理觴咏如此悠悠率用

爲常然志士勞人恒不樂就其所卽就思去如

蹈坑溺中若曰土僻秩散比之隱丈人云寺少

卿柳濱先生者固世之所稱志士勞人也自辰

州才晉今官自姚安才改辰州自部郎才刺姚

安而發輟輟興則自吾華庠始官凡五遷歲凡

二十更可謂志士勞人耶論者咸稱今遷非

先生樂就而先生以赴平涼道華州顧靡有弗樂於是王生欽之賀之以先生綜馬卽說馬爲贈夫莫險於山踰之在馬莫遠於天下至之在馬故馬者免險而到遠者也擇地而蹈不任險遠毛卽奇無稱焉有馬於此西超河華北踏幽燕南飲滇池旋越七澤赤汗血流逸足景靡歷四表弗病此其骨與氣能常有哉然又夷途平坂讓馬爭趨文轅繡轂讓馬爭服束脯石粟讓馬爭秣仙仗天閑讓馬爭入煙水之坡莽蒼之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三

序二

野抑首甘心不一悲號顧焉故殫力任使貞志安遇非獨君子馬亦有之先生咲曰嗟允寧論馬而實謂我我倦游人也茲赴信適於是王生又說御夫世稱造父爲周王御八駿日行千里周游八極人咸怪之八駿信善馳能一騁千里哉惟御者節其控縱時其奔徐察其休苦不竭其才遂千里至也蓋百里一息千里十息八極可周急轡疾鞭以速必到崇朝而絕故脫驂駐珂休力養健御者之法也投閒抵散儲精需晉

官家之度也先生又咲曰嗟允寧論御而實謂我我倦游人也安能千里允寧蓋余字余自學于先生而至今官先生執余手而喜曰吾識子在童駒時茲服在帝輦且範馳驅乃何憂識馬卽望平涼去

喬世寧

送清浪鐵叅將序

鐵將軍往從新建伯征洞徭也能記錄新建伯征戰方略又能談往年征交趾故事會辰沅苗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三

序二

叛都御史姜公將以六萬人平苗以將軍先往視之諸山谷險夷徵發期會芻糧多寡犒賞條格器械所宜皆以狀聞都御史蓋亟稱云旣都御史至辰州而清浪叅將闕是時將軍爲都指揮有名于是都御史爲上言都指揮故才將也可屬大事且臨陣需將不宜遠擇請卽以都指揮任叅將便上深然之遂有清浪之命自清浪命下戰士六萬人全楚轉輸者復十數萬人無不以爲旦夕破苗者喬子曰苗弗易攻

也○余聞苗之難攻者有五○彼山林險阻○得地利○
一也○我兵不習戰○二也○溪水瘴霧○人十九生病○
三也○借力士兵○勢必漏洩○四也○敵堅餉盡○役難○
再舉○五也○故曰○苗弗易攻也○故窮蒐則虞○彼之○
伏○曠日則老○我之師○信○土○兵○則機事不密○議夾○
攻○則鄰援不協○顧徒暴師○霧露日夜○守空山○竊○
以○為○非○計○也○夫逐鼠之技○驥不如狸○升木之捷○
虎不如猿○豈其力弗逮哉○勢有便○不便也○且窮○
苗力所至○不過乘間竊掠○如狐鼠之黠耳○不宜○
勤○天子軍吏也○死○兵集即遁○兵罷即出○是征無○
已○時而費無止極也○自宣正以來○凡幾征矣○彼○
未嘗有必死之懼者○以數嘗我兵力故也○是非○
所以養威重而崇國防也○余以為持重不發○彼○
安可測也○輕試罔効○適以示倖端耳○故善攻不○
如拙守○且有省重費也○今沅州麻陽者○迫苗患○
處也○宜于此據要害○增戍守之備○而又傲西北○
邊事多為烽燧自障○下以達城中○令障下民見○
燧舉即亟入收保○而城中即出師擊之○苗即來○

贈吳溪謝君守廣州序

趙恒

無○害○也○如○是○則○苗○且○計○窮○來○降○矣○乃○又○不○殺○降○
以○倖○功○不○爽○信○以○漁○利○苗○不○足○平○也○將○軍○雄○畧○
蓋○世○時○方○倚○以○征○苗○余○竊○計○攻○守○利○害○若○此○將○
軍○試○采○擇○焉○若○將○士○桓○武○土○兵○助○順○賴○
天○子○聖○明○殫○全○楚○之○力○協○川○貴○之○熟○計○而○舉○事○
則○非○余○所○能○及○也○

吳溪謝君自乙巳歲以進士為南度支主事歷
員外郎郎中至是拜守廣州同寅諸君謂予知
君而又同鄉屬以言贈君之行君自少學古人
書而能通其意欲見之於用既為度支日與其
所知者講求天下事慨然負經世之志其言天
下之患孰大於積貯之不充者乎夫有千乘之
邑必有千鐘之藏有萬室之邑必有萬鐘之藏
况為天下而無數十年之積貯積貯不充則上
用乏上用乏則國家貧國家貧而上下無以相
親如是盜賊不內起戎狄不外攻者未之有也

盜賊不內起戎狄不外攻則莫如積貯積貯
充然後可以和其民而使戴上使百姓皆和以
戴上然後以守則固以戰則強矣我國家之
興天下戶口可若干而今倍之者若干墾田之
數可若干今倍之者亦若干然而天下之積貯
何今昔之相懸若是哉此無他在審其奢儉之
端而已矣欲審其端在謹其出入之數而已矣
今夫出與入之數者一歲之事也而欲使國有
數十年之貯者必自一歲始夫歲之入也有常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六

序三

而其出無常使無常者視有常者以爲定是之
謂儉一歲儉而未可知也使繇之而數歲而積
貯之充則必自茲始矣使有常者取無常者以
爲定是之謂奢繇一歲奢而未可知也使繇之
而數歲積貯之竭亦必自茲始矣故先謹出入
之數然後可與議奢儉之端察奢儉之端然後
可與議於羸縮之計矣於是推本國家百八
十年羸縮之故而著之於書以爲度衷志大要
使人讀其書而知若是則可謂儉若是則謂奢

若是可謂謹其出入若是則謂不能謹其出入
又曰吾書之所言皆爲上之積貯言也詩言千
斯倉萬斯箱是也又曰乃積乃倉乃裹餼糧此
爲下之積貯言也是吾書之所未言者也夫古
之治人者非能家賜而戶與之也惟其使天下
之人耕耘織紉當歲平而自爲貯故上有數十
年之貯下不可無數十年之貯雖遇荒年不待
出上之所有以賑之而下無不足若歲平而厚
取之及荒年而賑給之則積貯闕矣積貯闕則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七

序三

復重歛矣故爲謝君之論言節兵而不言增兵
言省官而不言增官欲以是推而行之使下自
爲貯而不待出上之所有以爲賑讀古人之書
而古人之意見於書者如是也邇北狄內侵腥
羶之氣近迫畿甸論事者不念天子憂
憫黎元之意爭言募兵列堡不知幾十倍於昔
竭內帑之貯猶不足奉戰士爲憂而求財之使
日旁午於天下內地之民騷然困矣謝君之論
其亦有可采乎否大司徒夙夜率其屬不遑食

寐求其所可亟罷而行者次第請于朝人皆云不可無謝君也而君當之郡矣繇君之論而可以爲天下將一郡乎何有哉繇君之論而可以爲廣州如欲爲天下舍君其誰哉

趙鈇

馬太史孟河東封序

制封藩歲一行今年秋馬太史持節冊同列侯封山東諸侯王往諸侯王遇遣使時先令人偵伺得史氏則喜爲得人節至郊設鹵簿儀仗迎

皇明文獻卷四十九

八

序二

下輿騎從使臣後使臣亦騎至國門諸侯王先從閒道馳至駐節所候節至跪迎道左俟使臣過方起朝畢進勞使臣設宴如儀宴畢必進問國事使臣率嚴諸侯王母有以國事對者多逡巡而退此非但失使臣體亦其爲國之意輕也今馬太史行諸侯王重其詞翰無不爭迎太史與太史語次必問國事問必首及倭次虜願太史毋論曰此外事不足論當論內事夫外事猶肢體疥癬之疾耳湯熨至率解去內事則在膏

之上育之下得其理則訓失其理則耗治不可後諸侯王必起而問故曰所謂內當治者卽分祿是也我

高皇帝衆建諸藩枝本相輔

然又深鑒漢唐而下直取法於虞子以國而不私以土一其親疎群其才智賢良而規制之使坐食民上此其爲慮遠甚然豈知其後其入有限不足以上奉侯國者哉卽母論數十世百世以後今周韓諸國祿米歲不能半支往往稱困久當若何人臣不敢造事皆熟視而不發

皇明文獻卷四十九

九

序二

皇上亦重議親不忍更令在諸侯王則是自爲之計耳計將安出計定則上不困國下不困民法令旣行祿養亦贍茲百世屏翰之利也內治外可無大患諸侯王必矍然問計當曰此固自內發往宗室嘗有以分封婚嫁爲言者其論謂情有時而盡恩有時而止亦欲通變善治非不斷然可行而任事者莫敢堅請下之諸侯王議今竟莫有議者何也夫不知其後視其往不知其卑視其尊古云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其義

一也尊者常君臨天下澤在寰土九世之後祀且止爲之後者豈不能廣數尺之室以奉之乃私其性鼎俎豆割無窮之慕哉情禮至是不敢過也而於其所親者乃重爲恩愛繇一世而至百世湧無止壑是逮後之仁乃隆於奉先之孝也以故久則當議山東諸侯王世守齊魯習聞禮教豈無有百世慮能然其計而上請者乎此亦世運之一會也不然雖無外患而內日匱竭後終安支是內自耗之者也願太史發之此吾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十一

序二

唯與太史語耳往見太史讀書中秘時卽慷慨言當世事作九邊記以見志張相公龍湖見而稱之曰馬生奇材可大授非徒文章士也使當時能如太史言寧復憂虜哉太史博洽高義而又天與黼黻之性往往作事異人必不鹿鹿如它使下侯國者故爲之語以此至於登俎狝臨日觀瞰滄海過堯墟舜井周覽于靈光沂泗之間與諸故老賢士語其爲天下計必有出於吾言之外者吾不能知歸必有說

李攀龍

送宗子相序

王元美嘗與余論天下士謂子相於梁生徐生可謂騏驎少壯一日千里何不可爲也久之梁生往南海徐子與請金陵不調元美之吳郡海內交游且盡矣乃子相又以疾去豈詩於人能使所有不爲也子相蓋嘗謂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爲禱机知言哉所論萬古一事者矣方吾之屬類比事結撰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十二

序二

至思時也條來忽失經營於將迎之間既竭吾才而不得一辭窮日之力而不得一語猶且不能力已也而遲及其他無論明良喜起賡歌君臣之盛於唐虞之廷卽其次朝不坐燕不與憫時政得失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亦何所不得於我而況合契古人明請一朝實獲其心得意尺牘千金享之嗟嘆永歌手舞足蹈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不言而信是委喻於同心其有不反三隅

此屑息辟之耳既以強人人愈厭既以信人人愈疑其心以爲與其以不吾知者嘗吾技則豈不得已其無以嘗吾技者乎則病者乎是謂我竭才窮日之力而得之而彼豈輒得聞焉是則不恭之大有不恤者何也立乎百世之上使百世之下聞風而興起是旦莫遇之也四海而一人焉是比肩而至也何有於我也正使不免於好名之嫌則雖陸沉下僚亦餘此不朽之心獨奈何非義而冀幸不可埒之富貴以心術之微

精神之所至而沾沾焉游大人以成名也詩可以怨一有嗟嘆卽有咏歌言危則性情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擯棄而不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滋垢之外者詩也子相之視天下又何所可爲乎向吳舍人亦爲余言子相於是也不然以子相之材在吏部何憂不卽至卿相而委蛇若是卽世俗之見以竭才窮日之力作無益安知從吾所好也獨其人實不窮一日之力謬爲詩以竊取譽

不知者受欺而與稱列至爲稍黠者所窺遂太過矯失不復區別真偽槩天下賢者於是而子相不免於疑則有之爾然豈詩之罪哉直其去人也皆知子相有所不爲矣可以無去也其尚疑子相也則人有不可信也詩難言也

送袁履善郎中獻獄廣西序

天子旣誅丁大司馬而下王職方獄也百官當秋論報則職方逮詣闕下簿責不服矣按事者爲奏移章司寇吏將覆劾之時

天子傷

悼元元肝腦塗地而痛謀國之臣卽有嚴威赫怒人何得測焉履善蓋嘗仰屋嘆曰昔者鄧公言鼂錯於漢景帝謂錯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爲陛下不取也而帝復謂吾亦恨之可謂愛君哉夫北虜虔劉我人民大司馬悖愕自失至不敢出一騎他帥提重兵自鎮來復堅壁觀望未嘗發鐵矢何可不駢首戮也職方則微二重臣已足對天下怨心卽使又誅一職方是句奴旣大爲賊虐偃蹇

肆志而去而朝廷復以其遺毒及吾臣子使相
慶得計謂因疆場之政自屠執事之臣受爲句
奴報怨名

天子仁聖愛畿內百姓甚於

一大司馬而惡句奴懷詐內侵甚於二三執事
之臣衆何憤憤無鄧公之兄也卽前職方訢章
所麗大辟法又非我所輒取何不可以成案委
顧人臣將順

天子德意揚主之明傾身

爲之不欲阿邑辟患爾余聞大司馬訢訢不受
人言北虜寇城下時職方數爲請戰不許也先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十四

序二

是職方移檄諸道乘障吏及時伺北虜出沒奏
开數十章又甚備於法得讞奏矣履善非不親
見大司馬受鉞縣首藁街三司使議獄少緩行
至於庭法吏固人人危使余至今病悸也職方
必無幸矣一朝覆劾從末減以冒

天子

黨惡之怒而爲無益不批鱗者哉履善素少年
是舉也卽宰相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吐哺出
見焉一日而名重公卿間矣夫廣西不猶漢百
粵地哉昔王然于風論滇王入朝而勞漫靡莫

皆同姓相扶未肯聽今思田疆宗岑氏爲大詳
爲內屬而羈縻自解斯同負固矣戈船下厲將

軍出零陵下灘水桂林群無害也今苗夷阻兵

府江寇竊荔浦等郡矣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

夜郎兵下牂牁江黔鬱之間雖蒼梧秦王助逆

呂嘉何至大藤峽蠻剽戾如近時其在海濱西

南夷譯者稱貢來往往禦人于貨使沈沙泗陸

之珍紫貝翠羽之玩不得呈表瓌麗以雕被宮

曄而賓恠火毳馴禽封獸之賦不軋積於內府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五

序二

有司者治之按劍相聘則依憑深峭中原兵往
援復以下潦上霧毒氣蒸浥輜重阻絕弓浚鋌
澁不可久居故聲教或難之也卽縣道官督大
奸猾過嚴以爲起釁生事往往中罷長其不逞
之心檄召酋豪使出爲戰則枕藉城野又皆中
國遷民流移亡命驅之鋒乃而不甚惜彼雖侏
離蠢獷然其視利害禍福明矣我禦人于貨而
譯者赭衣我日尋干戈而敵人受覆師之罪彼
見兇鉗載道非其族類又安能不相撫掌抑

掄笑中國愚也當使者五歲獄期彼豈亦不
惴惴恐冤者得直而吾禦人于貨日尋干戈將
論報反逮也乃使者怠於爰書不折片言否則
反以夷狄國重事不欲輕變遂令繫者繇我遂
不復望生時不恤矣何以大畏荒裔之志而制
其命哉蠻夷猾夏咎繇是聽中猾小章何以稱
淑問哉較善論囚畿中時爲越石父於黎陽盧
生也膏受其所上獄中書蓋余已異之又爲言
廣中事多類王職方矣

皇明文獻

卷四十六

十六

序二

王世貞

百篇文錄之推也

送趙汝師太史還朝序

故相江陵公之有父喪也詔奪之仍視事或曰

非 上指也以非

上指故衆更惴

惴履相躡莫敢頌言其非而九卿言官至有具

疏請留者時趙太史汝師江陵所造士也嘆而

曰此曹子卽有胸無心禁弗發可耳而更變白

爲黑如國是何旣而曰吾安忍遽負公小俟之

冀公之尚能以歸請也旣而日朝江陵喪所察

之無歸色乃又嘆曰吾不忍公乃遂忍負天下
且夫李南陽相而拔羅彘正於公車爲第一人
南陽之有父喪而奪也彘正攻之疆辨之誓當
是時彘正計以幸而聽則南陽與天下之父子
俱無恙不幸不聽則天下之父子尚不與南陽
俱亡蓋百二十年而中外大僚匪金革無有奪
者則彘正力也今夫江陵公師尹也天下之所
借以口實者也藉不聽江陵公歸易耳而奈何
使天下之父子復之百二十年而更失之我寧

皇明文獻

卷四十九

十七

序二

負公不敢負天下於是與所善吳太史各上章
論其事忤旨賜杖闕下削籍爲編氓趙先生旣
拜杖歸數過余余問之不荅第曰事往矣有沒
齒耳何以市所舉成我名時爲江陵修郤者猶
數伺先生間先生夷然安之唯杜門讀書爲古
文辭書無所不窺而古文辭益高上者薄七雄
跡先秦而昌羊乎西京之圃下亦能躡昌黎河
東然未嫌於志數就余揚扆余不肖名久恐人
齒舌間先生獨汰而拔之蓋嘗信無涯之知妄

欲其身為世後物先生不以爲誕襲方外之跡雖猶強儒衣冠而墨其行先生不以爲詭則衡門之版月得先生跡一焉先生不以爲數也邇者江陵捐館其它事盡覺露

上乃采

臺諫言至爲出御筆引誤聽奸邪小人之罪罪已而悉召用趙先生等於是天下曉然知嚮者留江陵與所以杖先生謫先生皆果非上指而先生意忽忽不欲出余乃言曰無以爲也主上不憚引誤以伸先生高誼而先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六

序二

生教焉應之則不恭且夫所以擿江陵者爲不子耳先生不行彼且以爲有父子而無君臣趙先生曰善請治行余復進曰先生所明者禮也非得已也慎無以有之先生亦知夫羅葵正乎其食貧難進之操具耳者趣其高久退而歸隱于金牛之山乃欲以國軌飭其宗身歿而名不免何者彼猶有之也趙先生曰善請無以一端滿余乃復進曰雖然先生亦無遂無之余不敢遠其證即嘉靖末而天下之攻分宜相者猶之

乎耆蔡也及其起百死服大僚比比少有盡竟其所學者也且夫江陵之始入鑒坡其侃侃持正議亦先生流伍也忽不知其至此者何也貴而遂無之也趙先生曰善請毋舍而蕩其岐余乃又進曰名者忌之幟也氣者爭之藪也好惡者窺之竇也先生固無之加戒焉可也忍若藏機之淵也寬者集事之府也緩者受災之的也誠知先生所饒加勉焉可也趙先生曰善請一切受教余退而語客曰夫趙先生者四問而四響應不窮是必大拜拜且不徒矣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九

序二

王樵

送楊學訓序

太行西來展幽薊而東其北崇岡千疊以限華夷南向數千里平川如掌常山諸郡譬則京師之前庭也其被於向明之化也尤切而漸於文教也尤深嘗謂太行洪河之間鐘其深厚之氣者爲器與材皆淳龐易直以篤於義之所自得而其教已成之後歷十百年而不變魏之風儉

魏禹舜之故都也儉何足以言舜禹取其去本
未遠而其教未衰則猶舜禹之遺風也唐之風
勤儉質朴而憂深思遠唐者堯之舊都也勤而
思遠豈足以盡堯取其去本未遠而其教未衰
則猶堯之遺風也蓋因其質之近本而進于中
和也易待其質之已散而欲挽以反本也難堯
之時百姓昭明舜禹之時三德六德以至於九
德之備而莫不咸事於時所謂因其質之近本
而進於中和者也教之功也常山諸郡之於今

皇明文徵卷四十九

序二

序二

猶唐魏之於虞夏也邢臺楊君司訓吾邑閱四
餘載而遷真定真定常山附邑也邢臺真定所
謂猶國之前庭者也仕不遠其鄉官不易其業
道德仁義詩書禮樂之訓取其已試於吾邑者
與其鄉人共講行之則益信且尊而居夫向明
被化益切且近之地吾見太行洪河之間鍾其
深厚而篤於義之所自得者皆進于唐虞九德
之咸事以荅 聖朝求士之意其不在楊
君也夫其不在楊君也夫

張居正

贈水部周漢浦權竣還朝序

荊州權稅視他處最少居吳楚上游舟楫鱗萃
稱會區焉迺後稍稍寥寂商旅罕至矣漢浦周
子始至申甲令釐宿弊平物價恤無貲賦視舊
額務在輕貸與人誦焉張子曰余嘗與周子論
始所建權及後稍異者其略曰古之爲國者使
商通有無農力本穡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
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
勢常若權衡然至于病迺無以濟也異日者富
民豪族莫肯視農農夫藜藿不飽而大賈持其
贏餘役使貧民執政者患之于是計其貯積稍
取奇羨以佐公家之急然多者不過數萬少者
僅萬餘亦不必取盈焉要在權抑浮淫驅之南
畝自頃以來外築亭障繕邊塞以扞驕虜內有
宮室營建之費國家歲用率數百萬 天
子旰食公卿心計常慮不能殫給焉于是徵發
繁科急于救療而權使亦頗驚益賦以希意旨

皇明文徵卷四十九

序二

序二

賦或溢于數矣。故余以爲欲物力不偏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周子曰：卽如是，國用不足奈何？張子曰：余嘗誦鹽鐵論，觀漢元封始元之間，海內困敝甚矣。當時在位者皆扼摯言權利而文學諸生乃風以力本節儉，其言似迂然昭帝行之，卒獲其效。故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驚，厚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不幸而至於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元也，賈生有言：

皇明文徵／卷四十九

五

序二

生之者甚少，靡之者甚多，天下財力安得不訕？今不務除其本而競之，賈豎以益之不亦難乎？周子聞余言則心是之。雖余亦自謂唯周子可以爲此言也。無何周子事竣代歸，鄉大夫諸君祖于江上，徵余言以爲贈，而余以病不能文，因識其所以爲議論者如此。

許孚遠

贈同郡六子序

歲庚辰我湖士舉南宮，賜進士出身者十有三

人，首謁選天官者八人，其一人董子伯念得儀曹郎，其七人當爲令，一人臧子晉叔特疏請於

上，乞受教荊州。其六人莫子子克得江夏孫子應章得武進，沈子汝修得句容，凌子孟昭得南昌，姜子中甫得光山，閔子仲升得安福之六子者，以爲初釋鉛槧卽吏事，且爲民父母，其道孔難爰相與咨諏，詢度皇皇然不能置乎遠，因酌而諗之曰：諸君母過慮，母多求天下事亦爲之在我而已。是故立已端邪存乎志，政理

皇明文徵／卷四十九

五

序三

通塞存乎學，規模廣狹存乎量，起處勤怠存乎精神，性行緩急存乎克治，志端而行方猶形之於表也。否則矯爲之弗純，學明而政達猶水之有源也。否則道謀之靡準，量弘而應物猶海之納川也。否則強爲之弗裕，精凝神立百度自舉。猶二氣之資萬物也。否則物欲陷溺而不張，省偏祛蔽泛應皆得，猶持鑑以照衆形也。否則好惡乖僻而不諧，若是者將求諸人乎抑求諸已乎？吾又觀之始筭爲婦，舉步踏踏已而持室或

傲睨其舅姑矣假館逆旅一餽德色久而狎處將多求於主人矣夫士以文學起家一旦而膺民社之寄惟恐其弗勝任也故處患若險究而求善如饑渴及其尊居民上操柄在已其左右逢迎者莫不父母而神明之於是乎訑訑之聲音顏色有拒人於千里之外者矣嗟夫此所謂富貴移人之患也老子有云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則是一念兢兢常居於冲虛澹泊鎮靜安詳而以之役使群動者也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五

序二

夫君子必繇是道然後可免於習俗移人之患諸君勗之哉語稱三折肱爲良醫余蓋嘗仕而折其肱者敢竊以是爲諸君誦

葉春及

大將軍戚公請告歸登州序

中國之患北有胡東南陽夷棘焉秦城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里控弦之民不敢南向而牧後世諱其事而修其功遣僎男女齋五穀百工成鴨夷後世被其毒而議其罪國朝防胡立九鎮自

山以東負海之郡淮瀾閭廣築城置守盡于珠厓皆倭以也可謂聖人慮事者乎魏鄂宋涼轉戰逐北建功萬里之外矯矯虎臣將將之善繇

高皇帝

長陵北伐犁其王庭而

令自臨武節假諸臣有一可使惡有榆木川之事乎鳴夷自洪武時固已患其慄悍正統遂殘挑渚環甲之人竟無能挫其鋒者報國謂何嘉靖壬子倭大入寇瀾東西江南北以至閩粵咸罹其禍督府數易羽檄四馳竭府庫之財不足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五

序二

於糧餽募梟鷲之徒不足於行陣數萬之衆賊常以一矛走之天下大震大將軍戚公時叅將分部台州爲鴛鴦陣教戰其節制士無一不當自賊犯台州殲之已徙部閩中賊方璧福清戰於牛田殲之走興化又殲之賊乃大創寢平而閩漸免於鋒鏑無不欲尸祝公矣當是時公名大顯天下無間識不識皆知戚公隆慶初匈奴入塞詔脩薊州公曰禁兵則恣睢召募則烏合徵發則道敝分戍則坐饑邊郡良家子以潮兵

法分合更番訓之三年乃可議戰故公在鎮未嘗微一戰之利所謂節制之兵也匈奴款塞願為臣妾夫豈呼韓之運勝算得焉耳用於南如彼用於北如此使遇

高皇帝萬戶侯豈

足道哉聞師某曰今之將難矣古司馬法聞以外聽於將軍致屈萬乘以信其威何可得於今日文墨之吏寔握其權一不如令吏得以法議之且非獨此也將相和調則事允濟故平勃交驩天下不以貶兩人夫皆社稷之役耳目者相

明文徵

卷四十九

三

序二

臣棄賓客大將軍遂有人言望望而南猶尚以前過也倉公治病隨地而異公故習南北之勢亦欲起羸越而強之驥千里而繁其足公病則宜公曰不然不佞席先人之業結髮行間天誘其衷所向克遂有功皆

上神武中外大

臣推轂之力也不佞何有焉最爾武夫致位上將祖父妻子恩澤優渥功名顯於三垂寧尚有不盡乎介冑四十年筋力竭南為瘴癘見欺即慕馬革之名何益國事向與武夷君要言南平

隱夷北靖胡虜黃冠重游久而未復武夷君之為討何以解焉登州近三神山仙人往來歸置妻子黃冠從之庶幾安期之志國家人才如彭蠡陽烏何少不佞葉子曰三代下人品獨多子房謂功成不居而從赤松子也不意千載戚公繼其芳躅公所言安期生意深遠矣射陽葉者百中而息鵬不難九萬里而南其息亦以六月斯造化之玄機豪傑之連識也子房雖辟穀強起高后

上方拊髀頗牧安期公詎能乎

明文徵

卷四十九

三

序二

公弟黃冠往矣

歸有光

送孟與時任成都司理序

安定孟與時與吾同年進士而以余年差長常見事之余好古文辭然不與世之為古文者合與時獨心推讓之出于其意誠然也與時以選為成都推官余亦為令越中將別無以為與時贈夫推官為郡司理儒者能道前世論刑之說詳矣余讀尚書古文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此

今世所用孔氏之書也。而伏生今文以爲謠。漢儒傳之。而太史公本紀云。惟刑之靜哉。靜即謚也。自古論刑。取其要。而有靜之一言。爲至此。真聖人之語。余以是爲與時告焉。余生吳中。獨以應試經行。齊魯燕趙之郊。嘗慕游西北。願無繇而至。與時自安定來往長安中。又從太行。以來京師。今又官蜀中行。叩竹九折坂。覽劍閣。石門之勝。豈不亦壯哉。昔王介甫初仕大名爲司理。而韓魏公爲守。嘗告以君年少。當讀書。不宜專以吏事。而介甫實未嘗不讀書也。以此恨韓公爲不知已。而韓公之意則美矣。故余于與時尤望于吏治之暇。無忘學古之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往時張文隱公嘗爲余言。今時人材。惟趙孟靜在史館。難得。嘉靖二十九年。虜騎薄都城。公卿會內廷。先生獨中大議。至廷罵阿黨。風節凜然。有汲長孺所不及者。京師人至今能道之。趙先生成郝人也。余故爲文隱公所知。而趙先生以是亦

知子顧無繇一見之士之相知。豈在于見不見哉。然余懷之久矣。而嘆與時之獲見。主也。而又以善與時之得師也。

韋布

李承箕

贈吳獻臣赴成都序

無憧憧無將迎。渾然且恪其存心。有如此者。惟正之從。不合故迹。不同流俗。其事事有如此者。壻壻暨暨。不異萬強。不欺一僇。其合世有如此者。

此者此治世之大人也。斯人而居治世位。必高祿必厚人。皆以爲儀刑而瞻依者也。崢嶸以爲高辨察。以爲明其存心。有如此者。仁焉而煦煦義焉而予子。其事事有如此者。熙熙而來攘攘而往。其合世有如此者。此濁世之大人也。斯人而居濁世位。必高祿必厚人。皆以爲儀刑而瞻依者也。吾嘗以爲不主彌子而得衛而不與射者比。而得禽獸古之聖賢如此。而始如此。而終如此。而富貴如此。而貧賤吾將與之。醉飽乎仁。

義光明乎聞譽遨遊乎霄漢出入乎古今舍此則無所用其力矣吳君獻臣以成化丁未進士爲順德八年陞四川成都府同知成都領州三十有一其爲人所景從宜亦多矣况今治世也獻臣將不爲治世之大人乎條簿武寧張如玘請文贈之子忝知獻臣舊故以爲言

賀最

縉紳

羅玘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三

序二

賀監察御史胡君考最序

御史之官其品正七其在侍從之列孰同乎編修也都給事中也其在部寺之屬孰同乎大理評事也太常博士也其在外之庶官孰同乎推官也知縣也是皆繇進士起焉者也他不與焉然推官知縣品則同矣而其陟固御史之陟之也其黜固御史之黜之也其在外勢然也廷則比肩矣然評事局於獄博士拘於祠非通與於天下之事者也編修得紀天下之事矣而不得

言天下之事都給事中得言天下之事矣而不得行天下之事得言之而又得行之御史而已嗚呼御史可以品論其官也乎不可以品論則不宜以資拘不宜以資拘又奚以考績爲哉雖然黜陟者天子之權也而御史得行於外而在廷之臣善者又得言之

御史陟之也惡者又得言之

天子黜之

是亦御史黜之也而顧於其身獨無所與焉其

亦何以責於人哉其勢必歸之與其庶官之考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三

序二

績有殿最焉亦有黜陟焉而後外之黜邪陟邪不敢參以私焉必公也人亦曰公也在廷之黜邪陟邪不得參以私焉必公也人亦曰公也而天下治之端實自是始焉則御史考績其豈庶官之考績乎天下之政有大於此者乎嗚呼今天下固日繇之而不知也雖御史者亦汨沒於其中而不自知也而御史考績者之見於文字亦多矣亦無爲之言也予也闇亦奚敢昌言哉胡君惟峻同年交也一嘗私發焉君曰然及君

以御史滿三載臺中之條必欲予言其最君最在考功也人皆可得而知也然使人知御史考績繫於天下忽於君之考績始白焉此子之厚君也亦予紀天下之事其職也

歐陽德

大廷尉魏公淺齋考績序

大理寺古廷尉正職覆讞刑部都察獄成正其故失糾其繆違非所評允雖笞杖至末不得輒加諸民蓋本以相濟也而其後覆以相病曩予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三

序二

貳南雍數聞南寺之屬往往詫曰某獄疎吾糾之密某獄繆吾糾之正疎容奸繆播虐不爾奸虐無乃滋乎已而憾曰某也固屢駁而後竟予微以不虎之屬則憾曰某好異而駁所宜允已又詫曰吾守汝不願駁至再三而竟莫予能奪也持論棘棘若相爲讐問諸其所讞之人則莫知其所是蓋兩病之夫風始於相激成於相扇然而率屬者布公開誠固亦有所未盡歟予家食數歲復承奸容臺而淺齋魏公爲卿大理時

部寺之屬有嘗學於予者意其風猶襲也固將有以告之間過予言則與襲異矣爲寺屬者曰吾虛心以聽部議議得則從之有失而駁焉求其是焉已耳人豈必獨非也爲部屬者曰吾虛心以聽寺議駁而當則改之非所宜駁而復焉歸於當焉已耳是豈必在我也事揆志通若異若啓問諸其所讞之人則莫知其所非蓋兩是之矣予於是知部寺多賢繇公率作以身故能以其屬適於道若此初公繇行人選補御史擢丞大理累御史中丞撫汴督儲音長九列所歷率憲職法曹嚴而能恕明而用晦長厚博大而不務爲亟疾苛察故所至寮屬向休罔有以訛激相高者然則謂公在南都民鮮冤苦失職豈不諒乎夫惡莫大於求勝善莫大於交愛勝斯違逆斯爭爭斯訟故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言違爲訟始也愛斯下下斯和和斯同故曰天與人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言同以異合也訟始於相違而聽訟者故求勝以違其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三

序二

類以訟助訟訟且日繁反其道下人以廣愛公
立而和達異而弗違訟乃無端於是魏公爲大
理三年將奏績於上君子曰公之績也其近也
獄得平也民鮮冤也其遠也和相薰也公道溥
而訟端絕也其嘗觀天下之勢大率勝心熾然
後和德衰薄故險健相傾不獨在民嘗自惟滌
除有我廓乎大同有位者當身其責而學之未
能也於公之行因其僚鳳岡沈子之請申大司
馬諸公之意以某所願學者爲贈本諸其近而
皇明文徵卷四十九

要之於遠

賀壽

縉紳

王世貞

奉賀少師元輔華亭徐公壽序

少師元輔華亭公致其相事之五年而壽七十
其明年爲聖天子改元之萬曆門下士
王某乃始獲奉觴於堂以效一言之頌前是諸
薦紳大夫人人頌公功以爲嘉靖間天下之脉

幾絕於壬人手而公默延之蓋至於今而縣官
謚如也則天下拜公仁壽之賜者三世矣公胡
可以毋舉觴也不佞竊謂諸薦紳大夫能知公
之功而不知公之所以功則甚難蓋所謂嘉靖
間壬人者挾縣官不世之寵以踞公上而肆爲
奸公示紫則見以爲形其墨公示平則見以爲
形其險公示賢賢則見以爲收物情公示侃諤
則見以爲幟衆議諸所以伺公萬狀而彼方多
岐以固其寵內交以植其援公雖微婉以應之
皇明文徵卷四十九

而不能盡紬其聰明以避其伎孤誠朴忠以一
念幸信於人主而不被禍天下之賢士大夫陰
有所恃以自安而無虞於大故則公之所甚難
者一也天子旣以識壬人寘之典擢公
居首輔若其已而聽者顧其威時有所不測而
明有所奇發或陽與以試吾嚮或微辭以隱其
竅公於人材事體委曲斟酌寧失人主一時之
指而不敢拂天下之公是非天子有忻
而釋者有若不得已而姑爲受者公之志始十

仲其八九而中外治則公之所甚難者二也

肅皇帝大漸時風政故典有不容廢鼎革

者發之自人主則受改父之議請之自人臣則羅易君之咎公取旨用遺詔行之天下翕然而向風不得以改父易君議其時

肅皇帝

之聖德益光於成湯然而修郅之臣猶得而有所搖動則公之所甚難者三也

莊皇帝

初言路益大闢然銳名者各欲所就而爭爲言官府犇御自負人主之私人時出而與之角公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序二

內顧則虞比外顧則虞激時執兩端而衷裁之使國體與國威交伸而不偏重然強悍之臣猶不能不因而修其郅則公之所甚難者四也今夫漢而上故不暇論爲唐若宋委任久而名德重者亡踰於房梁公韓魏公也梁公終始一主故順以達其才魏公事三主而不遭疑故直以信其志誠舉公而擬之其難易固不可同年語也即交口而頌公功者更僕未易數然而不知公功之所以大也

肅皇帝時士有不因

壬人而隳風者乎公振高節於細旃之上而也直逆銷於數千里之外風自是稍稍樹矣邊將有不因壬人而解體者乎公爲政而不惟無債帥也廉貧不自存者出橐俸資之至感泣而捐其重名將日益起矣言路有不因壬人而結舌者乎公柔逆鱗而捫循之宛解陰護至使感奮而殉其職國是日益昭矣公私之財北奉虜南奉僭上奉六宮下奉權室有不愕然其若洗者乎公爲政六載而稍稍還橐矣未也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序三

子欲有所更易者三公三守之國本堅而黃臺之絕其暮年欲幸楚者三公三阻之乘輿止而倉梧之事弭此二者則非梁公魏公所得有也今卿大夫安爲冠冕士安爲逢掖男安農賈而女安紅者夫孰非受公賜哉公爲福於嘉隆之際而天下得安於萬曆曰萬曆者國祚永永無際固公壽之也公胡可以無舉觴也乃公則意若不自得曰子毋史我吾嚮者備位政府二紀餘賴

肅皇帝之明聖而脫於譏者

無一日忘吾退。吾幸退矣。又幾不獲有此丘壑。
賴。莊皇帝之仁聖而脫於難。今猶惴惴也。且吾何知功。其再拜曰。不佞所以重為公賀也。天下歸公功而公不自知功。此所以為公也。公在位日未嘗一日而忘其退。公今退矣。天下豈能一日而忘公出哉。有如。明主思公功。以師尚父召。祖割訪政於先師之堂。仰公九十杖而造朝。又安能竟有此丘壑也。公曰美矣。無所事子之言。更二十載而來候我。為抑之詩。

皇明文徵卷四十九

序三

序三

大司寇景山錢公七十序

王子曰。人熟夫用之用而不熟夫不用之用也。今夫五金鞬於鑪而範之得材而為錢鑄釜。盾戈盾欣然日以為用也。其貴乃為清鐘大鏞。夏敦殷彝五父之鼎。度於明堂之序而歲不一試之。未底試而所欣然日為用者。敝矣。是器貴也。歲不一試而歲益以重。蓋易世更祀而天下翕如也。夫吳故鉅邦。人文賢士大夫稱甲天下者。

也。然而自余燥髮時。則知有故太宰朱恭靖公。追冠而籍於朝。而後知有今大司寇錢公也。夫二公者。不必以用而用者也。余請先言恭靖公。世宗初。上時有所褒進大臣及吏部臣。闕時。朱公為南吏部。幾當得之。會少有所不稱。即上章乞休。人或謂朱公不少需為大拜地耶。朱公笑不顧曰。吾以善拜。即不若善歸耳。天子重於去公。而為異其禮。以傳傳之。還復廩。廩之隸隸之。朱公之食於家而食於官者三十

皇明文徵卷四十九

序三

序三

年一日也。朱公闔門謝世事。不為章言。嫩行以易觀。聽然逾歲而郡邑之郊內外默而化之。卿大夫不敢以飾見於國。士不敢以飾見於庠。賈不敢以飾見於市。其父老相率而戒其子弟曰。即衰趨。何以聞朱公。其子弟亦相戒曰。吾衰趨。即不愧為吾之老者。若愧朱公。何蓋又逾歲而天下之士大夫日相與訛訊。吳中以朱公在否為世輕重。而朱公益逡巡務退。讓其行。自介士匹天下。而至於垂卹之童。均與之講。敵而不

抄其達以加又三十年一日也朱公繇狀元及第三十年爲尚書以歸歸又三十年及見後甲子之爲狀元者海內所豔說而奇瑞之然使朱公絜功度材其前稱顯而用於世者孰與其後不用而用之爲大也錢公成進士入銓曹裴遷兩都法吏視朱公稍號任繁劇然亦且三十年而乞歸歸之時屬

世宗末不能有所備

天子用大需恩進一

品階稱貴重於朱公公乞身固少晚然健履而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早

座

富於聰明之用不減朱公五十時公雖困駁歷外若染於態者而中肫然赤子其淵默而易亮恭退而質木舉無以異於朱公今之士大夫峻賈固不能如朱公時惟朴而易化然亦稍稍知慕嚮公旦改稱而月貴其評二公名德後先相望於

世宗

今上之初者即不知

其執重然其重豈獨在吳而已也易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吉夫服牛乘驥始而效其力於輓終而效其體於革世固不宜少者然其用

抑何淺小哉錢公今七十合鄉之大夫士宴而樂之而不佞使致辭曰公爲我進匕箸安步衍衍

天子修

世宗之典公家食而食

於官三十年如一日也則二公之用誠大矣

爲孝廉傾道通追壽父母序

凡人之情不假飾而發於性賢者恒任其過而不肖者恒任其不及自先生之禮教行不及者恒苦其勉企而過者恒苦於抑而不得仲然是先王之禮教雖本於財成而就中而其意若任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早

座

仲而不在抑故夫人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病則致其治歿則致其哀以爲是無以加矣養而不已而至於鬻子治而不已而至於割股哀而不已而至於廬墓先王猶以爲近於厚也而旌之鬻子而無後割股而傷生廬墓而終身至犯於生人之大訓然先王猶以爲過而不以爲罪也陳於陵之不食其母許世子之不管藥原壤之歌而宰子之欲短喪彼固幸而免於一時之法然聖賢之所以扶其微而刑之萬世者何嚴

也。故夫律此而語彼。而人子之於親。寧任其過可也。友人孝廉顧道通。一日冠裳而謁予。再拜肅容而有請曰。吾親之棄。不肖也。實在壯先子北山篤行君子。顧其名施。遠不能出里閭。母何淑懿。令人其教近。不能出檐園。而是時不肖方雅。不敢以微鉅公長者而爲之銘。若表。蓋三十年如一日也。計吾父母而在。今歲當七十。吾父母而七十。不肖誠貧。則必謁四方之體齊。醒盞以實吾觴。則必謁四方之殺裁。羶羶以實吾

聖明文徵

卷四十九

星

組。則必謁四方之賢士大夫。歌誦敘記以實吾堂。而今悉已矣。其所致而實觴組者。度無以起吾父而薦之。而至於歌誦敘記。其文義之偶足。以時寄吾思。其美而傳。足以嘘枯而骨肉而使。之不朽。卽先生其人也。不肖願有請於先生。予怪而語之。夫所謂壽者。黃耆駘背。玄髮兒齒之年。而所以壽之者。崇岡茂陵。川升日至之語。今舉堂上之祝。而致之冢中之陳。母乃非當乎。道通拜不已。曰。先生義正。吾無以奪先生。雖然。其

必有以愆吾逝者於地下。而寓吾思。余固謝不許。道通之友曹生。從傍說曰。吾吳之俗。薄者懸弧之宴。子輒避亡。胃脯酒漿。責直以償。易簀而呼去。檢索裝送葬之子。哭往醉歸。墓木如拱。母進是資。孰與顧君之老而慕其父母乎。卽厚者多作佛事。號爲冥施。浮屠黃冠。是依是師。斥其貝璣。以馳京師。購銜而旋。冠其豐碑。孰與顧君之知乞先生文。以寄其慕者乎。曹生之說云爾。嗟夫。顧君之所爲。請誠不經。而吾之許誠濫。顧

聖明文徵

卷四十九

星

有感於曹生之說。似猶得夫先王之所厚而竊附於鬻子割股而廬墓者。因爲序而歸之。

申時行

壽宮傳王公七十序

太子太傅婁東王公。以今年癸卯春秋七十。在禮始稱大夫致事之期。而公謝政歸里。則已十年所矣。余生後公一年。而其歸也。先公三年。其在詞垣政地。躡武駢肩。無弗同者。或謬推余以附于公。以爲吾兩人猶天合也。而余自量。則何

取望公公文章著作爲詞林宗匠其純德至行
篤于家庭而播于海寓至使 人主親與

玉音面獎其忠孝其居鄉過自挹損柴車毀服
若逃空虛邦君大夫爭欲得公片言以爲典法
進則爲朝廷重退則爲鄉邦重此皆公之所有
而余之所無也余何敢望公惟是通籍以來與
公周旋從壯得老則習公之稔知公之深莫余
若也而余竊怪公曩在詞林多移疾 子
告告常滿三月在內閣亦如之 上常遣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四

左三

醫就視輟尚方珍餌勞公一歲中數四當是時
公僛然若不勝衣嗛然若不任七箸方暑而繡
未寒而裘往往有憂生之歎而余數就榻前好
慰公退亦未嘗不爲公憂也乃今既杖于國矣
曩之所患苦舍然如脫而氣益充神益王視聽
步履踰于壯時則公安所取資而能若是蓋公
生平操樹一稟于正直而持之以恬澹養之以
淳和有所以立命而不制于命者人莫得而窺
也夫正直之士當國家是非利害之衝而不折

不撓獨立不懼豈不卓然甚偉然非本之學問
漸于義理則內激于意氣外逐于名聲其究且
决裂敗事大臣不然羣言聚訟萬態橫生則不
得不容茹以渙其羣旋戾難持官廷易隔則不
得不委蛇以通其牖惟處中持平立於冲然泊
然之地使國家嚮其利而已不與焉此則不吐
不如大臣之上德也公貳宗伯時趨炎附羶之
徒以奪情阿用事者公投筆不署至拂衣以去
既起家輔政二三小臣借事鼓釁傾搖正本大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聖

左三

臣頻首咋舌莫敢出氣公抗疏力折其奸爭以
去就其人相次迭斥善類始安蓋公兩言而正
綱常扶國體若搏虎于岵射隼于墉其議論風
采使人不敢狎視立朝正直無踰公者而公歆
然若無退然若怯逡逡常有以自下及繼余秉
政一切以含弘茹納雍容調劑之術行之嘗讀
公泰交一疏欲以銷朋比之私杜否臆之漸而
歸之蕩蕩乎平直剖心抉肝以明示天下建儲
議起下力爭之則上益疑上堅持之則下益激

公從中衡量先請出閣以正

東宮講堂

之儀

上不難俯從而羣情稍定已復引

漢故事請

中宮母儀長子欲兼嫡長之

分塞宮闈之隙議雖未卽施用而

上意

終以禮奪主器之重安于泰山本之皆公感誠

而調護之也公處大臣所難而當國家之急乃

其氣平而色和其詞宛委周悉絕不似侃侃謬

謬抗言爭事時則公豈一旦破軫爲轂矯絃以

韋目失其故步哉公益以恬澹醇和參揉正直

皇明文徵卷四十九

聖

序三

而融其迹以山甫柔嘉之則合老氏冲虛之用

以此濟世以此治身所謂立命而不制于命者

也詩不云乎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公之多福神祐之矣已立之命天祐之

福其以單厚多益如恒如升庸有既乎公巖觀

里居熊蹲虎步儼然洛社之英而又欲以歲時

邀余花下爲真率之會余且攝衣冠携杖屨而

從公海濱父老咸託以爲盛事是天假其緣始

終以余附公信吾兩人之猶天合也何厚幸歟

于是登公堂酌兕觥以爲公祝

于慎行

賀太宰夢山楊老先生九十存問敘

夢山先生之致太宰而歸也越一紀爲歲辛丑

上以冊儲大慶薦號

慈官而值

先生年八袞之五齡乃命兩臺部使奉玄纁羊

酒稱制臨問太宰又越五年丙午

上以

皇孫生再薦聖號覃恩而先生以九袞聞乃遣

從臣奏璽書而東帥長吏三老臨問太宰如初

皇明文徵卷四十九

聖

序三

有加禮焉海岱之野榮光浮空歡聲載路而魯

老生加額稱曰此非先生之年也蓋國家氣

運靈長鍾爲仁壽而先生得其盛耳然吾往者

侍先生於朝嘗從列卿後修辭爲先生壽第能

述其統均表率之槩而不能名其功今從先生

遊於野十有六年而知向者先生之功之大也

一日先生以書訊予曰自吾與若之歸田朝廷

有十大事皆治亂所關君知其解未予河漢其

言思之累月未有獲也念獨有最要且鉅者一

端貴卽其十之一與夫自古立國固必有相而本朝獨無何也有而不以名也執政操宰相之權於內而不能行之下太宰任宰相之職於外而不能得之上二官者合而爲一則有相之重而無相之難夫二官者合而爲一則相比而爲重不可也統而相輕不可也畸有所重畸有所輕不可也故必相有而成其重然後上可以得君下可以得衆而朝廷之體尊先生之爲太宰八年而與二三執政協不然乎哉先生之爲太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聖

生

宰八年也天官之政有默軼於政府者乎政府之權有顯試於天官者乎政府天官之所請有不答於上不信於下者乎政微有之亦其渺小者耳柰何今之鬲塞甚也天官所進退十而寢其八九政府所陳請十而報其二三有億其必寢者報而人疑之有億其必報者寢而人又疑之此無他天官無政府政府無天官也然則制閭臺察承流宣化之臣今日請一監司制曰可明日請一守相制曰可朝入夕報夕入朝報主

爲者憚其失於此而便其得於彼姑謂其就焉則吾虞其漸已昔者東漢之季方州割據之雄互相表奏不命而稱牧伯唐之中葉藩鎮擅兵各自辟置叅僚與其支郡之守所謂自諸侯出也今豈有是萌與夫天官不能得密勿之要領而顧欲墮其體不中而以職隨之政府不能伸銓衡之請而又欲寄徑焉以紛其塗不中而借辭於上共爲浮湛求得當以抵報而朝廷之體遂輕安得不歸於下而使倒持乎故自先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聖

生

生之歸而後予乃知先生之功大也先生之在朝事非無枘鑿先生以和調之風非無淫比先生以正矯之夫所謂和者非暖姝也以異成其同所謂正者非刻峭也以中引其偏蓋先生所與二三執政相有而成其重如此自聖上登極今且三紀所存問八座舊臣以九十開耆已五六公甚者幾百歲而及先生先生顏日益丹神日益王成然而寐遽然而覺喀然而不濕灰杲然而象初日卽千百歲不已非

靈長之運鍾爲仁壽何以有此昔商之盛其臣有伊摯者爲阿衡而壽百餘歲周之盛其臣有公望者爲尚父而壽百餘歲二代之曆數因之故阿衡尚父之年商周氏之年也然阿衡告老而歸一德有訓尚父受封東海丹書乃陳耆舊重臣與君國通其休戚豈必在朝今者

上使使問先生先生當上書謝因疏前所槩十事若最要鉅者爲上精言之以黃髮之

重偃息而轉璇璣太平有道之曆且與商周比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李

李

隆且將過之古之誦其君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故先生之年國家之年也上得朋

因得年敢賀

賀生

縉紳

李攀龍

賀大中丞孟公生子序

隆慶己巳蓋大中丞孟公始舉子焉明年左史許殿卿至自公所而謂余曰中丞公年既已六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李

李

十有二矣而始舉子岌岌乎其俛得之也夫俛得之者幾得之也幾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人之爲道厥初生民覃族受姓以屬于今不絕如系一旦自我塔焉中止無論宗祧之血食社稷之委裘卽不堂不構不播不穫以比於作俑而題之曰三不孝則誰不皇皇焉而幾得之也予獨以禱祠求之熊羆以寤寐求之卽未爲失也雖不肖焉不告而娶以權求之寧脫屣爵祿以其餘易焉以倖求之則誰不皇皇焉而幾得之也攀龍曰子不可幾而得以幾之而得子者其法當自得子者也公之於人道蘊藉者里中蓋視猶石相家卽某與殿卿所習也三十而遊京師其友親之曰亦旣抱子矣卽其厚必無不載也出宰縉雲其百姓父母之曰必有季仲而季且賢矣卽其仁必有後也四十而藩屏隴右秦人無異於越人也曰不遠而商瞿之膝下繩繩矣五十以大中丞督部河南北權豪斂手而百姓焉依莫不壯之曰公誠自愛是將

退食獨立無奈趨庭者之肩摩踵接稱謝問禮之不暇何也卽其威重而氣有必息也何以得此榮於梁楚間哉然固未有了也此自殿卿所及見而基所及聞於楚若越者至今相謂公無恙邪何爲至今未舉子也無亦旣已能御乎不則咳而有名者幾人乎又不則將就館者幾人乎里中旦夕覩其門有弧矢也家持羊酒往賀焉而旋且已也是年六十而齒髮如平生也是自縉雲隴右河之南北歷數十年其儀不貳也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五

序

記事

縉紳

張時徹

王義士序

余嘗讀載記而知古人義行之烈也諸細瑣者靡得而詳矣其尤章著者如范巨卿赴張元伯之葬王少林厝金彥之尸戴平仲歸石敬平之喪劉子相殺駕牛以救知故之乏羅道琮哭野潦以還亡友之骨劉軻感異夢以展書生之瘞周仁榮假新宅以延友人之死陸子璋受遺書以起徐原之墳孫長遜開廳事以成劉融之殯張安祖手營作以殮元承貴之骸侯無可走千里以瞑田顏之目凡皆仁心自然孚格幽冥表儀穹壤者也若今所稱王義士不其倫與義士名芳宇德遠太倉人也與慈谿費生非同域之產也又非有遭晤之素也又非有赤牘之交也而旅舍語合定爲石交時生病且困人所不近而携之共載飲之食之撫之摩之禱之療之不已而滌其穢濁不厭也而生卒不起蓋墮橋弗

皇明文徵

卷四十九

五

序

救之夢良亦奇矣乃失聲長號曰天乎歿折命也奈何使生離父母去妻子子子哭而死乎枕之股而哭之貫衾櫬而歛之儼浮屠而舍之齋絮酒而祖之當是時也黃頭爲之縮頸行路莫不灑泣蓋傷義士之顛沛楚怛云夫逆旅邂逅非肺腑之戚也便溲滌除非游從之任也貫貸而殮非親故之托也撫目目瞑引匱置行非倉卒之感也生何以得此於義士哉今讀其傳有不扼腕太息廢書而起立者乎生之父斐甫

皇明文徵卷四十九

孟

序三

予而泣曰傷哉兒也義士之曲爲收恤卽瀛在莫之或過也而瀛也無以爲報也惟學士鉅公賜之一言則吾兒當踊躍於九京而瀛之不忘義士卽不忘吾兒也已幸先生矜之余懲其志之莫伸也爲之論著其事使異日修國史而傳獨行者庶幾有徵云爾

贈夷

縉紳

陶望齡

贈大覺禪師郁班麻序

三玄菴主郁公自萬曆初以選奉詔扈廷宣中國威德佛法大指不失職以勞受秩號所使自俺答而黃台吉至今酋十一往還號自都綱覺義而大覺禪師凡三遷其言云始出塞官爲製大紅袈裟四人興張蓋香爐前引將至虜帳數十步皆紅毯衣地上施白繚綾使者奉所賜經像蹈以進旣入施設西方虜王投體膜拜九頓首良久乃起起受詔畢復九拜甚恭禮竟敬問

皇明文徵卷四十九

孟

序二

皇帝萬康暨輔臣府部而降安否震旦佛法有無隆替使者具對且爲推言善惡因緣果報之說護生甚善斬刈剽竊罪最劇善升釋梵天生人中不產邊地夷落罪墮泥犁受報無央酋聞輒齧指咋舌胡騎數萬環以聽大酋梵唱屬而和者如秋潮之撼山羅拜顙擊地若萬杵登登也酋故所奉西國像數軀皆金銀隨所駐皆施淨慕香花莊嚴懸所得漢飾細絹巾脫紉結紛揉幾滿使者始至供酥泖茶一棧俱備

飯僧皆設大哉辭而行舉戀浹旬不聽發告以
王程輒曰師輩佛子而制國法乎曰中華國法
大於佛法也使者四人人餉馬數十蹄為禮其
數往大氏然夫北虜之殘賊饕餮行盜侵驅久
矣嘉靖間俺酋尤暴邊震搖都邑虎臣熊旅厲
鐵騎北望而不能發一旦稱臣僕保塞下三
數緇衣師以傍行四句之空文奉踞僂偃如呬
猴犬如教童稚何其馴哉傳言惟天下至聖聲
施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夫覆載照臨之間

皇明文徵卷四十九

五

序三

血氣之屬迨於肖翹較諸辮髮反踵稱人類者
尤不侔矣云胡尊親若為使之斯所謂不可知
之神聖而至者與予聞麻公之說喜聖化遠被
釋子之有裨於邊計也遂次其語以壽之

贈內

縉紳

徐禎卿

與室人序別

徐先生將遠行既戒裝與其室人別室人曰先

生行矣請贈以言先生曰何如對曰先生昔苦
困辱今苦羈旅然方壯強可以振業策譽丈夫
放志四海之外傲容煙霄之末豈不為樂乃以
里巷庭除為戀戀哉然吾聞京師者四方之人
兩奪聲利之地惟默可以保身惟晦可以保名
處謙使人不忌處下使人不爭吁嗟乎慎之哉
先生曰子言則然欲我無內顧子當執婦職欲
我緩富貴子勿厭窮迫欲我不念別子當勿涕
泣言已室人大笑先生遂出

皇明文徵卷四十九

五

序三

皇明文徵卷五十

題

晉江何喬遠稭孝選

紀載

縉紳

朱右

題唐仲友補傳

於庠世故有誑人以理之所有君子或昧焉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予讀唐仲友補傳而竊有

皇明文徵卷五十

題

感焉初仲友以乾道七年守台時朱熹表舉浙東常平仲友發粟賑飢抑姦捐弱朔中津浮梁以濟艱涉民至今賴之永康陳亮以縱橫之術與仲友不相能然亦未嘗信程朱氏學也亮揆無以抑仲友乃設施計若為歆豔性學者朱子遂信行部過其家乘間飛言中仲友高文虎為通判復以舊怨傾之嫉惡之心君子為多於是朱子力擯劾仲友至六上章廷議終不決元修宋史謂仲友為朱子所斥乃不載之簡策是亦

非朱子意歟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今史官宋濂為補此傳有旨哉

宋端

題崔清獻公言行錄

宋至寧宗末韃靼日強金虜南徙而李全又叛附不時宋人立國錢塘僅僅支撐以免亡滅使當時繼統正傳授明縱彼腥膻之氣逼人崛起之勢可畏而我之民羸物則固自若也柰之何黜后權臣相倚為奸利子竑廢而理宗立旋又

皇明文徵卷五十

題

擠竑於死地三綱淪人紀壞國之所仗以為精神氣脉者至是蓋已斲喪無遺雖當時名士往往隨世以立功名而大賢君子則有的知其不可而嘆息痛恨焉思欲完其名伸其道以求無忤於心而扶植乎倫紀者南康李公燾莆陽陳公必與南海崔公與之輩沒齒不肯輕拜理宗除命其意固有所主然李公曾露諸言論間陳崔二公則未嘗片言以著形迹是以淹淹三百餘年其事猶昧晦弗彰夫君子尚論古人因時

以考其行據事以原其意。張子房終始爲韓之心。楊龜山始能得之。勿謂古人心術卒不可得而測也。予初讀宋史陳公傳。揆公所以堅臥不起。意實有在於茲。來南乃得崔公言行錄觀之。蓋公嘉定末自蜀帥罷歸。及寶慶後召帥湖南。不起。帥江西不起。端平中再除吏部尚書。又不起。值摧鋒軍士作亂。薄廣城。公登埤撫諭。朝廷聞之。卽家除帥。公旣平賊。遂謝闕寄徒。以不忍鄉郡荼毒。黽勉一出。而帥臣六閱月俸給悉還。公帑已而除參降麻。前後辭免凡二十疏。雖利祿衣賜亦不受。此公微意之所寓也。昔魯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公弟叔盼非焉。終其身不食兄祿。與之財。則曰我足矣。公之心其叔盼之心乎。世評公者。或謂其清風高節。或謂其洪度雅量。或謂其知幾知微。要之皆淺乎其知。公他書載公有菊坡文集。與夫所謂嶺海便民榜。海外澄清錄。今皆亡失。子孫所傳寫。不過榮辭章奏。若告勅答詔及遺文詩歌一二而已。又皆與言。

題丁尚書忠義集

盧廷選

行錄參錯無倫緒。予旣立爲更定。而并以所知者增益焉。因揣公心事之微。以自附於推見至隱之君子。而就正于有道云爾。

余甫釋褐試夏官。以便事走上谷。一再過土木之疆。卽先朝明夷之地也。覩嶺道紆峻。谿澗盤巖。爲徘徊者久之。歎爾時六飛萬乘。何以從枕席上度。師虜警揚塵。燐覆不暇。又慨一時文武諸臣。相從羈縻。竟無以頭血濺車輪者。徒膏潤荒原。甘爲蕩陰之續。惜也。而豐城丁襄愍公。以少司寇。在行督陣前。征追險扈。駕遂殞于敵。其節烈最著。而公先是偕廷臣諫。不聽。及駐蹕榆河。上章尤力。至宣府。又請亟回鑾。俱爲奸闖所抑。以及於難。嗚呼。公熱血一腔。得死所矣。朝家錄公死事。贈謚賞延。載之國史。前後名碩諸公。又累牘而紀詠之。公神行天爲不亡之精。行世爲不朽之名。披是編者。高山景行。則尚。

論之實錄也。夫余脩習誌雅慕公遂題卷端而授其裔起龍告之曰。先爾祖而殉交趾者有儀郎史氏。後爾祖而藁河陽者有靈臺楊氏。皆豐產也。竊欲爲三忠廟貌祀之于鄉。以風學士大夫。而志猶未逮。嗚呼。孰謂張豐者而僅以徹天之雙劍也乎哉。

書畫

縉紳

李東陽

皇明文徵 卷五十

五

題栢蒼陳氏畫

畫伎之微者也。其用不過充玩好資論議而已。及其至也。亦足以攘造化之巧。達幽明之際。感發心志。流通精神。畫亦未可少哉。故其爲道。始於摹擬。肖似而極于變化。千形萬狀。不可窺測。上下數千百年。變而爲數十百家。其所爲所見。各有不同。而同歸于妙而已。予生不習畫。手不能舉筆濡紙。而凡位置高下。皆不能外乎吾心。口不能指摘時代。辨閎名氏。而凡爲妍媸工拙。

清濁雅俗。皆不能逃乎吾目。平居未嘗費一錢之購。無寸紙尺素之藏。凡持以求題識者。無虛旬月。至輒懸之齋閣。坐臥其間。後先相代。而吾家未嘗無畫。蓋吾之於畫。猶元亮之於琴。子瞻之於酒也。栢蒼陳汝同氏。居京師。家藏書畫數百卷。汝同嘗遊於江湖。及歸。而其家燬於火。先世之古物。無復遺者。汝同每痛之一日。得山水圖一卷。請于予曰。吾將以此藏於家。然不可無先生識之。予嘉汝同之好事。遂書于其顛。志汝同之續藏者。寔自此圖始。

皇明文徵 卷五十

六

題

顧璘

題靖陽沈生辨禹碑集前

余登衡山。陟祝融之顛。下尋方廣經岫嶠之麓。未上訪從行道士云。山無禹碑。雖巖間或有古刻。皆已磨滅。不可識也。沈生所得碑本。乃嘉靖初長沙太守新安潘君鑑得於嶽麓書院後小山。墓旁間刻。苔剔土。搨傳人間。蓋宋人所模刻也。蓋誤傳以爲禹本刻。甘泉亦未之考。蓋禹去。

今數千年衡山石質疎厲當時無碑碣必刻之
巖間風雨水雪之所剝落泯沒久矣計宋時亦
已無跡故歐陽諸公集古錄筆編皆無載此又
責於宣王石鼓使有之豈皆或遺之哉度宋人
此刻亦前古流傳榻本余初見亦疑禹稱王不
宜稱帝今乃知帝禹刻三字卽宋人所題偶誤
耳余昨經寧遠榻九疑山蔡伯喈隸銘亦出宋
人所補幸有題識可考則漢刻山巖者在宋已
滅況三代之初乎泰山石堅故秦刻猶存昨觀

皇明文徵

卷五十

七

題

衡山前代題名唐唯李義山三字在祝融尖六
朝以前無存者大抵山石易損故耳豈前此一
無題識邪然上古書跡自是異寶雖傳刻固可
貴也古者書法之興皆取象山川蟲魚草木之
類禹精于水今篆體皆有流水形出禹無疑獨
幸沈生精思妙契釋文見義謂非神授不可也
楊殿元用脩在滇南釋之僅數字不同尤可見
人心之靈聖跡之妙天然符合有莫知其所以
然者否則千載之下萬里之外安得不約而同

若是乎嘉靖戊戌二月既望東橋居士顧璘書
于靖陽行臺

宮室

縉紳

黃淮

題六檜堂卷

忿之激於中者必徵於辭色徵諸色其發疾以
暴徵諸辭其旨婉以深稽之往古蘭相如忿秦
之欺趙欲以頭與玉俱碎樊噲忿鴻門之背盟

皇明文徵

卷五十

八

題

拔劍瞋目以脇楚王徵諸色者也國風嘆蒼蔚
之朝○齊○楚○騷○悲○萊○蔬○之○盈○室○徵○諸○辭○者○也○色○之○
所○發○雖○足○快○意○於○一○時○而○辭○之○所○寓○誠○足○以○垂○
戒○於○萬○世○其○淺○深○固○不○可○同○日○語○也○今○觀○胡○衷○
之○六○檜○堂○其○亦○忿○之○徵○於○辭○者○歟○衷○溫○之○永○嘉○
人○當○宋○運○中○微○屏○處○華○蓋○山○中○讀○書○自○娛○忿○秦○
檜○之○誤○國○痛○入○骨○髓○然○而○未○能○伸○其○志○也○遂○於○
堂○階○之○下○手○植○檜○六○本○揭○其○扁○曰○六○檜○蓋○以○六○
之○音○與○戮○同○于○以○識○夫○檜○之○罪○當○致○顯○戮○異○他○

日得以酬其素願云爾嗚呼喪獨何心哉不得已也當時有若胡澹菴者上高宗封事請以拾之頭懸之藁街詞雖切而不見信況喪未獲進用於朝者乎後雖一出竟以奸權如嫉僅至滌陽通判而止徒使空言與國風楚騷同傳于編簡良可悲夫然其氣象從容辭氣懇至後之覽者足以寒心而駭膽誠非倖快意於一時者之可比也九世孫鏞襲集成卷鏞之子與復求士大夫詩文以彰厥美其亦善於繼述者與

皇明文徵

卷五十

九

題

引

論學

縉紳

高攀龍

崇文會語引

崇文者何崇文公朱子也吳公伯昌生文公之鄉崇文公易也生於今之時崇文公不易也自良知之教興世之弁髦朱學也久矣一人倡之千萬人從之易也千萬人違之一人挽之豈易

易哉此所謂不惑者也能反其本者也夫學者學爲孔子而已孔子之教四曰文行忠信惟朱子之學得其宗傳之萬世無弊卽有泥文窒悟者其敦行忠信自若也不謂弊也姚江天挺豪傑妙悟良知一破泥文之蔽其功甚偉豈可不謂孔子之學然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弊略見矣始也掃聞見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

皇明文徵

卷五十

十

題

而士鮮實修蓋至於以四無教者弊而後知以四教教者聖人憂患天下後世之遠也

論文

韋布

胡應麟

丹鉛新錄引

楊子用脩拮据墳典摘抉隱微白首丹鉛厥功偉矣今所撰諸書盛行海內大而穹宇細入肖翹耳目入埏埴不該綜卽惠施黃繚之辨未足

然而世之學士咸有異同若以得失較論
僅足相補何以故哉余嘗竊窺楊子之癖大槩
有二一曰命意太高一曰持論太果太高則迂
怪之情合故有于前人之說淺也鑒而深之明
也洎而晦之太果則滅裂之弊開故有于前人
之說疑也驟而信之是也驟而非之至剽寇陳
言盾矛故帙世人率以訾楊子則又非也楊子
蚤歲成演罕携載籍袖諸腹笥千慮而一勢則
宜然以余讀楊子遺文卽前脩往哲隻字中窺

皇明文徵

卷五十

十一

題

咸極表章而屑屑是也晦伯曰楊子之言間多
蕪翳當繇傳錄偶乏蓋臣鄙人于楊子業忻慕
爲執鞭輒于佔俾之暇稍爲是正甕天蠡海亡
當大方異日者求忠臣于楊子之門或爲余屈
其一指也夫庚寅人日識

跋

頌夢

縉紳

宋濂

恭跋

御賜詩後

臣聞自古人君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
詒謀悠久必日與文學侍從之臣論道而經邦
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賡歌或褒以詩章或燕
之內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侈爲觀美所
以禮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者也有如唐之文
皇宋之太宗其事書諸簡編者可以見之矣

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

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有感于

皇明文徵

卷五十

十二

題

宸衷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

爲之賦成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

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鋪敘成章詣東皇

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置品評於

其間已而賜坐勅大官進天厨奇珍內臣行觴

觴已上顧臣曰卿何不進飲臣出跪奏

曰臣荷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醪敢不如

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杯酌志不攝氣或愆於

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上曰卿姑試之

臣卽席而飲將微

上復顧臣曰卿更

酹一觴臣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

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爲臣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

大悅臣顏面變頰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賦醉

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既醉下筆傾欹字不成行列

皇明文徵 卷五十

甫綴五韻 上遽召臣至命編修官臣右

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

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

之盛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 上更勅

給事中臣善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念

曰臣本越西布衣粗藉父師明訓弗墜箕裘之

業而已一旦遭際 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

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覲日月之光如此者

凡十有七年叨冒恩榮夔絕前比所幸犬馬之

力未衰誓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天寵屢

加雲漢之章照燭下土臣竊自靖度何足以堪

之雖然傳有之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

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

明其德洪惟 皇上尊賢下士講求唐虞

治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

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

思踊躍奮厲以揚於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

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序者謂太平

皇明文徵 卷五十

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皇上寵

恩之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

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

能歸美以報其上臣雖無所猷爲願持此以頌

禱於無窮哉古者侈君之命勒諸鼎彝藏諸宗

廟嗣世相傳以至於永久臣敢竊援此義礪玉

爲軸裝飾成卷什襲珍藏以顯示來裔給事中

臣善等應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大夫聞風

慕豔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是歲九月戊午

集 329—206

朔具官臣金華宋濂謹記

恭題 御製方竹記後

皇帝視朝之暇○燕處武樓中○每召一二臣隣○諮詢治道○時吏部尚書臣詹同在○帝左右○

歷談古帝王事○旁稽物理○而偶及於竹○

帝曰○竹之類其亦多乎○臣同對曰○其類實繁○晉戴凱之所譜至五十餘種○或根如盤輪○或節若束針○或細則勝箭○或鉅可爲舟○有未能歷舉者○大槩其色皆青○其體皆圓也○唯吳越山中有名

皇明文獻 卷五十

十五

題

方竹者○最爲倭異○四稜直上○弗偏弗頗○若有廉隅○不可犯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爲節○帝曰○信有諸乎○臣同復對曰○老臣焉敢謬言○既退○獲一枝以獻○帝摩挲觀之○

悅曰○臣同其亦信人哉○於是親御翰墨○草方竹記一通○始言品物之夥○中序格致之難○及其末也○謂臣同爲人俊偉氣豪○稽之傳記○知過百人○曰○豪千人曰○俊○天語之褒嘉○斯亦至矣○已而召臣同於端門○俾給事中繕書以賜○臣同不勝忭

躍○將趨拜屏下○帝笑曰○卿頭童齒豁矣○何以謝○爲○臣同捧出屬裝潢工○飾以龍紋玉軸○持視太子○贊善臣宋濂○臣濂竊自念草莽微臣○侍

帝前者十又五年○當 帝爲文性或不

喜書○詔臣濂坐榻下○操觚受辭○終食之間○入經出史○滾滾千餘言○仰見天光○昭回赫著○簡素皆日精月華之所凝結○敷之爲卿雲○散之爲彩霞○曾不見神化著見之迹○其誠所謂天之文哉○臣濂問之三○代而下○混一寰宇者○若漢唐之高祖

皇明文獻 卷五十

十六

題

宋之太祖○皆產乎北○其勳烈信偉矣○而未見以文辭稱○今我 皇帝生自南服○天戈一揮○九州內外○罔不臣妾○自天開地闢以來○世所未有○况乎神藻煥發○陰麗陽明○下被萬物○無不仰照○此無他○皇天欲以文明化成天下○故挺生聖人○度越前代○若斯之盛也○然聖製雖多○未嘗輕以予人○臣同以文學侍從之臣○簡在帝心者久○故特被是賜焉○夫臣以誠而事上○君以恩而逮下○唐虞盛治○一旦復見三千餘

年○之○後○何○其○懿○哉○臣○同○宜○勒○諸○金○石○與○典○謨○訓○
誥○之○文○並○藏○之○子○孫○之○多○永○永○傳○之○無○極○臣○同○
受○賜○以○洪○武○癸○丑○歲○五○月○之○戊○辰○越○二○十○七○日○
實○六○月○之○乙○未○臣○濂○謹○薰○沐○而○題○其○後○云○臣○濂○
拜○手○謹○記○

恭題

御和詩後

洪武六年八月十六日

皇上特詔臣及

翰林學士承旨詹同編脩日曆既而中書亦奉

旨徵浙東西及江右之士七人分年纂輯而臣

皇明文徵

卷五十

七

題

與同爲之總裁九月四日開史館禁中日輪寺
人守闕大官進饍蓋其事甚嚴且秘臣等昧爽
而入至日曛始出復會宿於詞林虞有宣洩蓋
不敢不慎也卽成棄思得俊秀有文者通考義
例而繕書之於是遴選二生具名氏以聞

上可其奏其一則義烏黃昶昶時以春秋中

浙江行省第十七名文解肄業成均因移文博

士徵之十月二十六日起至臣引見

上

於西苑慰問良久且曰爾何人之裔邪臣對曰

文獻公潛昶之從曾祖也

上悅復見皇

太子於大本堂勉勞有加焉未幾

上遣

侍臣出尚方綺裘革履以賜十一月十五日前

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偕臣與同侍

上

燕乾清宮之便閣同被酒而還愛昶有俊才揮

毫賦一詩贈之字大如竿少選奉御傳宣召臣

等赴右順門會

上適乘步輦而至同涂

醒猶未解

上謂同曰卿醉未醒耶同對

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秀才謂昶也

皇明文徵

卷五十

六

題

上曰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中

上曰

濂宜亟取之臣既上奏且笑謂臣曰朕卽和同

詩卿當爲朕書之臣書訖歸與昶言昶自草萊

賤士一旦遭逢盛際奎璧之光下照幽隱於是

粉黃金爲泥寫

上賜和之章飾以黃綾

玉軸而以同詩附其後昶常從臣學臣又親見

其事請記之左方傳諸悠久臣伏見

皇

上聖神天縱形諸篇翰不待凝思而成自然度

越今古非積學者所可及然亦未常輕發其俯

和侍臣之詩豈非樂育菁莪以開萬世太平之基者歟詩不云乎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此之謂也昶尚勗之哉昶尚勗之哉昶字叔陽能古文辭善繼其家學者也是歲十有二月八日具官宋濂稽首頓首謹記

胡翰

書劉養浩饒歌鼓吹曲後

右

皇明饒歌鼓吹曲十二篇烏傷縉剛之所作也剛受學於前翰林學士潛谿宋先生

皇明文徵

卷五十

九

題

先生博學能古文辭嘗敘述宋太祖太宗功業之盛爲宋饒歌傳誦縉紳間以爲度越姜夔可追比唐柳子厚今剛此歌篇次體製皆承子厚之舊而才氣橫發音節鏗勒則得之潛谿又將追躡其武而駿騁其前矣昔潛谿在前元時去宋頗遠其言宋事皆徵諸史傳所載若剛也生際聖朝躬涉干戈之亂登於大猷故凡天運神斷指授諸將掃除群雄合天下而爲一者非若史傳所聞十年之間皆剛與余所親見

也。顧余老矣。無以模寫萬一。於是得剛所作。令童子誦之。而余聽之。泃泃乎如在短簫饒鼓間。不知其爲衰颯也。

楊士奇

題正祀典名號詔書

右洪武三年正祀典名號詔書。此制非自臣下建。白一出我太祖高皇帝聖智。有以灼

見唐虞三代聖人之意。其封號或因或革。皆允當乎天理人心之大公。而盡革後來瀆禮亂經

皇明文徵

卷五十

五

題

之弊。以爲萬世有天下國家者之法。所謂大哉王言者也。詔下之十五年。臣詹希原書石刻之。太學又三十有五年。臣士奇得此本。謹識而寶藏之。

陳循

恭題王氏家藏

仁廟御書後

仁宗皇帝宸翰四紙。皆爲泰和王氏酒者。其一端午賜扇題識。與臣直者四字。其二臣直患目疾。賜藥題封九字。其三命吏部從臣直父老乞

歸○日○有○二○字○最○後○臣○直○奔○喪○賜○道○里○費○題○封○十○
有○六○字○特○有○圖○書○臣○直○遭○逢○可○謂○盛○矣○臣○循○恭○
觀○之○餘○不○勝○哀○感○仰○惟○

仁宗皇帝監國

代○理○萬○幾○不○為○不○勞○至○遇○近○臣○一○語○一○物○之○施○
率○皆○發○於○仁○厚○精○密○如○此○固○本○乾○健○不○息○
而○亦○豈○非○愛○賢○尚○儒○之○所○推○耶○古○者○人○君○於○其○
臣○之○立○功○立○節○固○有○土○田○車○服○之○賜○足○以○給○其○
身○世○於○悠○遠○者○然○皆○代○言○之○司○書○之○固○鮮○有○及○
親○題○雙○字○於○其○間○也○而○臣○直○之○受○恩○如○此○其○光○
皇○明○文○徵○卷○五○十○

李東陽

恭題魯府尹所藏

先朝勅諭後

臣獲從應天府尹臣魯崇志伏觀我

太

宗文皇帝之德音益其先臣穆舉進士時所得

者也 文皇帝聰明神武求賢圖治汲汲

若不暇凡所策士既為親定甲乙復自閱名籍

慰勉敦勸至屢勅諭諄諄教戒其至如此故凡
感激奮厲什志倍力爭效川以致太平名臣碩
輔照耀先後尚可指而知也湯誥曰克綏厥猷
惟后秦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蓋人君
之在天下有師道焉湯武而下雖英君誼辟鮮
有與於此者惟我 太祖高皇帝實全有

之以至于 文皇丕承大烈赫乎洪武之

風也臣穆歷官監察御史按察僉事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始終一節克稱能臣 宣宗章

皇明文徵卷五十

三

皇帝之褒勅

英宗睿皇帝之悼祭宸書

麗藻後先輝映皆足以仰承而不愧於是知聖
教所及三十年如一日以于今又四十餘年矣

聖天子之所簡用賢如崇志者謂非聖

教之所遺乎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章皇

帝之德教與都憲之澤其在崇志克引而承之
奚翅異世雖千百代可也謹拜手稽首題其後

鄭普

恭題第一林泉後

嘉靖乙巳年閏正月二十四日戶部湖廣司郎中臣鄭普兵部車駕司郎中臣程秀民戶部雲南司郎中臣張那瑞以部命赴內科填銷出內之數其日天和景晴相與循宮牆望舊闕苑外花園者我太祖高皇帝時遊息之所也

內宮監太監張宣適率人掃除其中因得入觀之脩竹千竿老樹百餘本土山一堆環湖石數層上有御亭一屋僅數楹旁立第一林泉一石又一石刻龍穴二小字中有龍形無奇花惟石

皇明文徵

卷五十

三

題

崇臺深沼以爲樂因慨然有感於吾高

皇之垂訓立國其儉質類如此乃因張宣摹刷一幅置之靜齋使窮邑委巷之人或得與觀之庶知我國家所以長久者固有在也臣普謹題

紀載

縉紳

宋濂

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

皇明文徵

卷五十

三

題

源過濠梁天台王公完出朱子所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徵濂題識朱子之文古今共尊何敢贊一辭若公事行或有闕遺亦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按朱孝宗實錄云乾道五年十二月樞密都承旨張說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退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翰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翰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此與唐玄宗時宋璟却王毛仲事正類非有剛直之操者孰能與於斯哉夫自姦檜主和議而史浩湯思退繼之牢不可破孝宗恢復之志雖上通於天終莫之遂不主和者惟張浚胡銓張闡張震及公等數人而已公平生大節此最彰著故朱子特詳列之而舍巨說細行亦紀事之體當然耳然而朱子脩通鑑綱目景之事何嘗不載況孝宗之知人賢於玄宗遠甚亦法所合書豈當時弗知耶抑

偶忘邪寶錄舊藏元之內府革命後竟不知所
在狀中既不收脩宋史者復失於采輯周公謹
紀孝宗聖政雖曰具錄又誤指爲同時從官陳
良祐事濂恐後人無所考焉特爲補闕授諸公
完使藏焉公完字繼遠公之七世孫今出後玉
氏云

林右

題項明軒先生筆後

予聞諸父老云當宋亡之時其民不忍歸元村

皇明文徵卷五十

三五

落間皆結壘自戰守至力盡闔門就死不辭及
易衣冠相顧涕泣其老者寧負時固終身不肯
易去嗚呼何宋德入人之深如此哉嘗考之自
三代以後享國家久者曰漢曰唐曰宋然漢唐
之亡也其君皆得罪於天下故奸臣悍將因時
而取之取之之際民亦安然其覆下不知先孰
爲漢孰爲唐也如宋之諸君皆仁義人也不幸
迫於強虜一旦而亡天下之民有如赤子之去
慈母戀戀恩養之深如之何其可忘也以民之

不忘宋如此則當時受其祿者可知矣會稽明
軒項先王嘗仕宋爲鄆州叅軍當元丞相伯顏
駐兵金陵先生與御史賈餘慶同奉使至兵前
視伯顏直辭不少懼及宋垂亡聞文丞相斬關
出戰恨不得與之同死噫使先生得秉國大柄
當必有所建如天不祚宋則其死節豈文丞相
之後哉惟位不滿德姑處山澤故因之以恨死
不瞑目矣先生之孫復今以進士起家仕列侍
從將致通顯此亦忠孝家之報耶

皇明文徵卷五十

三五

梁潛

題劉公辰宗譜後

北京行部侍郎劉公辰宗譜後帙自公而上至
五世祖載而止載以上譜傾天不可知者不強
續也載生元婺州萬戶府經歷季季生常州萬
戶府知事良良生毅賊將張士誠圍常州時援
兵絕不至毅資蠟書浮江問道抵湖州行省求
救未及還而城陷時良獨不屈闔門赴水
死者十餘人良即公之從父也公之尊父某

以是語公公亦自能道張士誠之成敗及其從父死時事識其歲月恨其時褻恤之典不及也公爲人喜談論慨然甚有志於天下事方

太祖高皇帝渡江時公爲他將幕府掾屬今

皇上卽位之明年纂脩

高皇帝

實錄公與予實預編集凡當時戰伐克捷之功宿將舊臣有所不能知之有不能盡者公一言之聽者如身在其時目覩其事退而考之記注皆合事相越數十年猶強記不忘如此也

皇明文徵

卷五十

題

史事畢拜江西叅政旣罷歸尋復擢今職然不

煩以事益

皇上欲數知

太祖時

故事惟公能道之故有是命公在江西爲政尤知大體雖老其氣如其壯時今觀公之譜及其行事遭遇乘時與其先世忠節俱顯可謂盛矣予惜其從兄之死事不著之于文而公之出處當必有太史氏書之也故著之以係其譜俾藏于家云

陳敬宗

題貢師泰送謝原功序後

此貢泰甫爲戶部尚書漕粟閩海時送謝原功文也元至正十九年張士誠僭據平江原功博學負氣慨然欲白丞相以獻偃兵息民之謀又欲薦名有司入對大廷一吐胸中之奇以圖國家大利而皆無所遇焉乃復以文學遇知泰甫執經海上日相與講明論辨至於赤面汗背必當於理而後止此有以見泰甫能忘其勢原功能忘人之勢而得古人交際之心者矣泰甫以

皇明文徵

卷五十

三

題

文學知名當世此文累千餘言滔滔汨汨如長江大河不可窺其涯涘又必以理爲之主且欲原功察時變慎出處不降志辱身以就富貴至引伊尹太公不輕自用與夫操瑟齊門以爲之戒又以見泰甫於原功去留之際一本乎道義而非苟焉者也可謂忠厚之至矣史稱泰甫喜接引後進不問識不識卽加推轂觀此亦豈不深知泰甫者哉原功名肅號密菴上虞人今其孫澤爲刑部郎中清謹自持克光先德又以見

仁人者必有後矣。

李應禎

題荆南倡和集後

荆南倡和詩凡百七十九首諸體略具吳門周砥履道義興馬治孝常所作也而序者則遂昌鄭元祐明德姑蘇高啓季迪吳興徐賁幼文而馬周亦自疏其所以作者之義凡五通焉履道寓無錫號菊溜生豪放自好晚始邂逅一奮竟抑不遇死時至正末也孝常洪武初起家知內

皇明文徵

卷五十

五

題

丘縣仕終建昌府同知明德徙吳門兒時乳媼失獲脫脣右臂長任左手因號尚左生元末稍就祿補平江儒學教授進江浙儒學提舉終季迪洪武初與脩元史推翰林編脩拜戶部侍郎辭歸幼文亦避地于吳與高啓楊基張羽相倡和稱吳中四傑仕終河南布政使數公者鄭年最長名亦最高徐仕最顯各有文集行世而馬之集曰海魚爲卷者六周無子詩多散逸其傳者此外僅僅數十篇耳諸公文詞體裁雖有小

異然皆稱合作爲一代偉人其仕顯不顯者天也周與高善周既無子而詩爲高藏呂敏字志學者得之於高復以歸馬呂亦才士嘗領縣教諭未幾去爲黃冠師無錫人也然無錫別有一周砥官廣西桂林靈川縣典史以廉謹見褒出差晚非此所謂字履道者因讀是詩漫書之俾有考焉

王鏊

書皮日休集後

皇明文徵

卷五十

三

題

予觀襲美與魯望倡和跌宕恠偉真所謂兩雄力相當者及讀其集所謂文數者亦多感慨激昂六箴有檢身勅已之志反招逐竊有抑邪扶正之志鹿門隱書有閔時病俗之志七愛三羞有傷今懷古之志文中子碑配享昌黎請孟子爲學科又幾于知道者及讀唐書則曰黃巢入關以爲翰林學士朱子綱目亦書之驚曰襲美乃至是耶讀其文未嘗不悲其志壯其詞惜其遭時之不幸也守之不固也而以爲恨曾不得

與王維鄭虔爲伍一日覽陸務觀渭南集日襲
美晚遜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爲吳越相四世孫
公弼在慶曆間名士也方吳越時中原隔絕乃
有妄人造謗謂襲美墮節巢賊宋景文喜取小
說入正史公弼書欲辨之于朝不及而卒尹師
魯皮子良墓志亦云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
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贈
禮部尚書則其事益信矣於乎襲美千載之冤
至是始雪矣不獨雪襲美之冤亦以雪吾儒之
皇明文徵入卷五十

皇明文徵入卷五十

三

題

耻也曰南部新書亦載巢令日休作誠語有累
頭三屈律之語遂爲所害何耶此亦傳聞之語
也然亦可見其不屈於賊矣曰後之爲史則何
如曰所聞異詞所傳異聞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此春秋之法也

王鴻儒

題陳止齋夷門歌後

陳止齋作夷門歌送王脩德赴闕言眉山金陵
不相容而關洛亦復互詆致有戎馬夷門之禍

予讀之不覺失聲大駭若如止齋言則金入中
原非王呂章蔡之罪乃陳蘇等之罪也初荆公
行新法雖神宗末年亦深悔之蘇氏兄弟論諫
爲生民計也今乃以不相容爲言是直以公道
爲私意矣且程張實無互相詆攻之事若以洛
黨蜀黨爲言是非曲直姑置勿論試以二公平
生觀之其所以啓召邊釁者爲何事非惟伊川
無之東坡亦無之也且雖有洛蜀二黨之分實
無相攻之事至崇寧初而程蘇俱入黨人之碑
皇明文徵入卷五十

皇明文徵入卷五十

三

題

謂金虜入侵爲二黨相攻之罪不亦誣乎謝疊
山爲蘇詩序曰川洛交毀自貽其師小人剝君
子夷狄盜中原二公亦不虞禍至此極是疊山
私意或有未融而有此言可也若止齋於熙豐
崇宣未遠王呂章蔡之故接於指記而立論若
此豈不惜哉其後元虞伯生著災草廬行狀謂
爲朱子之學者日以增盛曾不足少救俗學利
欲之禍而宋遂亡矣則是亦以亡國之罪歸之
朱子而秦韓史賈之徒邈無與矣然朱子卒於

靈宗慶元六年後七十七年而宋亡草廬卒於
文宗至順二年後三十六年而元亡何耶况前
後年數悠促頗懸其議論識見與止齋無異何
程之不幸一至此耶昔孔闢鄉愿孟子辨
楊墨程子排釋氏朱子攻二蘇皆爲斯道計其
揆一也今止齋末章乃欲邪正是非混并雜揉
如陳同甫金銀銅鐵攪爲一鍋鎔而用之之說
聖賢之學豈其若是哉

行誼

聖明文徵

卷五十

三

題

釋紳

梁潛

題劉州判墓銘後

泰和劉君仲啟前吏部尚書槎翁之從子也尚
書公雖接物而同而中情極簡重少可許然獨
愛仲啟仲啟判陝州時以事逮至京事不白公
卽爲廷白之仲啟少負奇氣好持弓乘馬嘗群
獵窮山中遇猛虎獨前格殺之心以此自壯旣
而折節讀書從尚書公及其弟東園先生講學

稍就砥礪而其才益振施之於政沛然也然人
常稱仲啟在州時一事云州治舊有邵公祠祠
有帷嘗夜見女奴四人各麗服持一燭而出云
邵公也不敢近仲啟知其帷從祠旁搜之得二
老狐殺之俄又見池蓮色鮮艷殊常卽命拔去
之池水爲之赤帷遂以息蓋州人道其事其家
僮與隸亦云翰林庶吉士余學夔又爲之傳甚
悉於乎亦異哉春秋左氏所記帷異事甚衆後
世未免譏左氏之好帷孔子不語帷豈以其易
惑而難知也老子又以謂至治之世其鬼不神
然則使前此治陝州者其賢如仲啟帷且不作
矣仲啟旣甚英偉又得尚書公昆弟振育之其
爲治必有異績惜州人不知之獨傳此異事
之異者固足以動人耳目獨不知仲啟於此偶
然耳可稱道不在此也仲啟之孫鯉舉於鄉而
來示予以山東按察僉事晏彥文先生所爲仲
啟墓銘讀于此有慨焉因題而識之

楊士奇

聖明文徵

卷五十

三

題

書

永樂中朝廷初建北京作宮殿百工所用一賦
於民而分命京官督辦於郡邑是時將命者能
務公戒私不貪黷厲民者殆十之一二而能視
爲當然不自矜街名譽者蓋百之一二焉此非
審於義而篤行有素者不能於時吾得刑部主
事嚴本志道其百之一二者歟志道奉命在太
平府時奉命督辦於太平者非一人公館不能
容則分寓僧寺寓寺亦非一人而僧獨禮重志

皇明文徵

卷五十

三

題

道曰君子人也一日民有懷白金數十兩詣寺
賂他督辦者而誤詣志道既見民驚愕失措欲
引去不能志道詢之具以實對志道即日徙寓
學舍寺僧初莫知其緣自疑有所失禮而見遠
也懇留之且謝過志道笑曰吾欲就儒者談耳
既絕口不自言人莫或知者志道竣事去懷百
金者乃顯言其事一府之人嘆曰君子哉嚴君
君子哉嚴君時督辦後期者例罰工作志道不
忍急責民或曰獨不慮罰工乎曰吾已辦之蓋

先寓書其子甯田爲工作費後監察御史尹崇
高太平還語余其事繼數遇太平士人語其事
加悉余以告刑部侍郎張公公曰志道言行皆
儒者且其明法律得古人精意于今鮮比余時
侍

仁廟監國南京嘗閒暇顧問京官之

賢者余以志道對暨 仁廟嗣統褒勅辟
臣於志道有操履之潔之語蓋 上知之

有素也初余求識志道未得來北京因段時舉
始識之其後一再往還方圖託晚歲之契而志

皇明文徵

卷五十

三

題

道引疾南歸矣間得張宗海胡敏德周恂如所
爲伊蒿子傳讀之歎服不已敬附此于後以補
傳之闕云

王直

題汪景房沈籍事後

予讀元翰林修撰張子長所書汪君景房事又
識景房之裔孫秉心而信仁人之澤之遠也蓋
仁者天之道也君子以仁存心斯不媿於天則
天之祐之有窮哉當錢氏納土時爲其臣者孰

無○去○就○利○害○之○思○得○早○入○朝○以○自○托○幸○矣○况○奉○
圖○籍○納○土○之○臣○其○階○於○榮○顯○可○必○也○景○房○獨○存○
愛○人○之○心○不○忍○其○復○困○於○重○賦○遂○去○其○籍○寧○自○
棄○於○貧○賤○而○使○十○三○州○之○人○得○輕○稅○之○利○其○心○
之○仁○如○此○豈○非○天○之○所○佑○哉○宜○子○孫○之○久○而○盛○
也○古○者○十○一○而○稅○軍○國○之○用○量○入○爲○出○而○上○下○
皆○足○後○世○費○用○無○經○故○往○往○加○稅○加○稅○而○又○不○
足○則○暴○征○橫○歛○以○繼○之○民○困○無○聊○於○是○卒○亂○以○
亡○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果○能○節○用○而○愛○人○
皇○明○文○徵○卷○五○十

則○豈○有○亂○與○哀○哉○錢○氏○賦○重○民○困○有○亡○之○道○雖○
不○納○土○勢○亦○不○長○其○自○歸○於○宋○也○乃○天○哀○其○人○
不○使○重○困○於○兵○革○而○錢○氏○因○以○成○歸○德○之○名○益○
幸○也○洊○之○輕○稅○雖○成○於○王○方○贊○然○使○其○故○籍○尚○
存○方○贊○亦○莫○如○之○何○自○是○以○來○民○享○其○樂○利○百○
三○十○四○年○高○宗○立○國○於○此○民○思○戴○之○又○百○五○十○
年○而○後○亡○益○繇○祖○宗○德○澤○在○人○而○此○乃○其○大○者○
也○推○本○而○論○之○景○房○之○功○豈○細○哉○子○孫○之○久○而○
盛○益○宜○也○嗚○呼○後○之○仕○者○有○欲○爲○宇○文○融○皇○甫○

銅○之○徒○其○尚○監○于○茲○矣○

皇○明○文○徵○卷○五○十

皇○明○文○徵○卷○五○十

天

皇明文徵卷五十一

晉江何喬遠稱孝選

跋

墨蹟

綰紳

唐肅

跋山谷墨蹟

右黃文節公書韓昌黎桃源行一首蓋崇寧六年十月筆也按公元年罷知太平州管勾洪州

皇明文徵卷五十一

跋

王隆觀以宮忤趙丞相挺之爲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劾公所作荊州承天觀塔記有幸災謫國意遂除名編管宜州三年繇鄂過洞庭潭衡永桂三年五月始至貶所云十月十八日則公至宜州已半載明年九月公物故僅一載耳嗚呼公以六十之年橫至貶斥郡守從而阨之至不容居開城中其困苦至矣然觀其跋李資深書有云子城僦舍上雨傷風無所蓋障人將不堪其憂余自念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

廬舍亦當如是又何不堪其憂邪公之樂天知

命不以得失蒂芥于中者如此故能以文墨自

娛而書法至老益臻其妙也宜州無佳筆公每

以三錢市雞毛筆作字此紙亦果用雞毛筆則

公書之妙又不可及已公嘗自言元祐中與子

瞻穆父飯寶梵僧舍作草書數紙子瞻賞之再

三穆父無一言但云恐未見藏真眞蹟耳余心

竊不平及至黔中得藏真自序諦視數日恍然

自得落筆便覺超異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則

皇明文徵卷五十一

二

跋

公書法自黔中以後卽追踪懷素不待至宜州也雖然公之所以名當時傳後世者夫豈止於書哉弟因其書想其人有以繫百年之思耳

楊士奇

跋胡忠簡公封事藁

右吾郡宋胡忠簡公封事藁有周文忠公楊文節公題跋在後忠簡孫搢刻于融州眞仙巖劉長吾得之以惠余者忠簡筆法出顏魯公蓋忠義之性有相契矣揭文安公謂此書本左司郎

中豐城范滂舜文所爲將奏之以示忠簡忠簡
曰書奏卽不免南遷子有老母不可以累母吾
以奏之遂有新州之命余近於內府檢志書見
豐水志載范滂事云爲戶部掾詳時欲與胡銓
相繼論奏和議胡首抗章范實從史之胡之逐
又贖其行未嘗云此書范所爲也豐水志作於
宋南渡後當得實不知文安何自而云然也然
文安云廬陵胡氏楊氏皆國家之元氣故以所
作楊氏忠節祠記附此帖之後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三

楊榮

跋晦菴先生遺墨卷後

右宋朱夫子晦菴先生手書三通觀其於撰述
張魏公誌銘與他書所載不同不免悔之至其
所脩通鑑綱目十年而後成然汲汲尚欲求正
於人則知前賢於爲文著書二事其不敢忽如
此後進之士卒爾妄作者觀此可不致謹乎此
卷今藏何彥澄氏間以請予識把玩之餘遂書
末簡以歸之

練子寧

跋笑隱遺墨

笑隱禪師文章節行卓立方外余家有所贈張
清夫詩一幅筆力詞氣甚有蘇文忠公遺風兵
後流落田家余一日偶見之則已爲老嫗履樣
之用矣亟命完之僅失一二字遂以錢易之以
歸因思文與可所謂襪才豈獨絹素哉西山卽
休上人少遊江湖嘗見知於師者也聞余所藏
而悅之因以遺焉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四

錢習禮

書顏魯公爭座帖

顏魯公剛直之姿見於正楷英發之氣著於行
草今觀與右僕射郭公論魚開府坐次帖蔡所
稱右僕射蓋郭英乂也魚開府卽朝恩也英乂
代宗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
爲右僕射唐世以中官爲觀軍容使自魚朝恩
始朝恩爲軍容實自監英乂爲陝西軍始意與
朝恩共事久情好舊故菩提寺行香位次當尋

蘇爲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辨力斥其非無少
容貸當時朝恩怙寵驕倨觀其冒居成均大司
成之位升座講易鼎覆餗以譏宰相元載則可
以知其爲大璫之至桀黠者矣魯公銳然申朝
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盛滿戒英又者甚至使
英又佩服其言豈有他日崔肝之禍乎史稱魯
公當肅宗至德初國事方草昧爲御史大夫卽
能正百官次序如平世以此帖徵之庶幾想見
其風采也祿山叛河北二十四郡多潰降唯公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五

跋

以平原最先出師挫其鋒致玄宗驚嘆以爲朕
不識眞卿何如人而能辨此唐之中興四方義
舉自公倡之世傳顏書却厲氣端人正士之手
澤豈不信然哉

倪謙

跋李璿書

右朝鮮國王李珣第三子安平君李璿所書予
嘗使其國所得者也夫以三韓遠夷而能工於
筆札如此于以見文化之無外也敬奉內

先生共賞鑒之

程敏政

跋西門汪氏所藏名公翰墨

右名公翰墨四十八紙故西門處士汪尚古先
生所藏也宋端明殿學士眉山蘇文忠公及兵
部侍郎襄陽米公元暉各一紙蘇帖稱仲車先
生者節孝徐公也太師徽國朱文公三紙爲吏
部獻靖公行狀初本予嘗見其淨藁及此皆用
烏絲欄蓋先生作事雖屬草不苟如此丞相吉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六

跋

國程文清公一紙爲奏稿嘗在槐塘見丞相家
有日記數十卷已斷裂不完此殆其一也將作
監簿西城呂公沆一紙爲自壽詩沆右文殿修
撰竹坡午之子竹坡忤史嵩之西城忤賈似道
皆坐閒廢士論高之宋史並有傳建德路總管
虛谷方公回一紙稱呂公內機學士卽西城也
元中書左丞烏古孫公幹卿二紙爲楊仲弘黎
芳洲詞幹卿名良楨號約齋字流麗在子山伯
機之間仲弘字伯謙浦城人芳洲名廷瑞江右

人詩家巨擘也奎章閣侍書學士青城虞文靖公一紙爲汪用衡詩序行欵欵方字體模糊蓋失明時所作序稱用衡五世祖叔耕亦出西門所謂柳塘先生師朱子而友西山者也禮部尚書宣城汪文節公聘君師山鄭公玉環谷汪公克竟禮部員外郎熙南程公文國朝叅政金陵端公復初欵鄭公久成提舉吳門朱公德潤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彥良教諭會稽屠公性翰林編修金華蘇公伯衡共十紙皆與吳李實季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七

跋

克者李實名國英居欵鳳凰山從學眾谷仕至長洲學諭季克其弟朝英也師山環谷縣南皆吾郡碩儒而文節之先亦出婺源黼溪一時文章節義之盛可想見也德潤字澤民以繪事名吳中復初帖稱令旨到府有吉安之委蓋吳元年事明年戊申改元洪武矣久成後更名士恒字居貞既又以字行居欵長齡橋茶政河南而伯衡彥良國初文章巨公也駙馬和陽王公克恭翰林侍講學士風林朱公升徽州知府江右

權公綿河南李公訥推官徐公遜及劉公昭父某公良柄共六紙皆與唐仲實者仲實名桂芳號白雲故筠軒山長元之子仕爲徽州路教授父子皆以文名風林詩稱杜君者元待制清碧先生杜本也克恭實繼衛國公卻愈鎮徽州好賢下士而李公帖稱職守粗遣惟慮民貧不能應承且問政于仲實甚切徐公字敏夫號靜學詞亦豪雋可喜一時賢守貳也風林與環谷諸老相後先而際龍飛之運爲帷幄元臣斯文之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八

跋

窮達固有數耶昭父不知何許人嘗見江敬弘斐然集載其與會稽唐肅輩在濠梁結詩社疑卽其人也樵墅韓公廉及彥良二紙皆與婺源馬氏其稱敬齋者爲馬肅醫而能詩仕爲江西醫學提舉樵墅亦出婺源詩畫與字號三絕其稱則賢者肅之子也泉州路總管鄭公滿徽州通守何公翔卿榮澤丞余公鏞及揭公樞鄭公斌與仲實共七紙皆與呂旭者旭字德昭西城之裔號菊籬仕爲延長教諭仲實後一紙卽跋

此卷者禮部侍郎朱公同代書之考其詳則知前蘇米朱程四帖本出呂氏而樞則豫章學士文安公之孫同則風林之子也潛本作潛字彥昭號樗菴居貞之父鏞字子韶號尚友居休寧鳳湖而斌之名亦見朝野詩選中豈亦長齡之鄭乎小山張公久可翰林修撰鮑公穎進士董公仲可共三紙小山四明人別號醒吟居士以樂府名當世穎字尚聚居歙棠樾師山門生也劉公翼南一紙爲琴趣兩字翼南號拙菴仕爲禮部屬蓋尚古先生博學能詩而尤善琴故翼南書此貽之也左都督追封定邊伯沐武襄公昂一紙蓋武襄鎮雲南嘗專書遣使迎先生將授其指訣聞之當時以疾辭亦不能往也先生諱德字以名於先生曾祖妣太夫人爲從侄先尚書少保襄毅公正統中嘗拜之予生晚不及兄也先生之孫時春嗣藏此帖每相與摩挲撫玩不勝手澤之感而一時老成前輩漸盡已久因少著其出處之略附卷尾俾觀者有考焉而

凡名蹟之焯然在人耳目者亦不能悉贅云

題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後

范文正公之學莫知其師承然每有所事知要而不泛得聖門遺法如在韓文中獨取伯夷頌書之隱然立儒廉貧之志與先憂後樂之語如出一轍其餘小者若彈琴止記履霜一曲大者若摘中庸于經禮中授橫渠張子尤秦漢以來未有也然則學不知要而欲大有所立于天下後世烏見其可哉走過姑蘇晉謁祠下緬仰風烈不勝懷思既謁之明日公嗣孫從規携此頌真蹟至舟中得拜觀焉竊附鄙意

李東陽

書宋諸賢墨蹟後

右宋李忠定公書一張忠獻公書一趙忠簡公劄子一外小帖一呂太保安老李叅政泰齋書各一姑蘇沈啓南氏所藏者吳太史原博携至京師予得而觀之嗚呼天下未有不用君子而治不用小人而亂者宋之衰非無君子而患於

不能。用。然。其。君。子。亦。有。過。焉。泰。愉。首。惡。天。下。所。
繇。亂。賢。如。忠。獻。實。與。薦。之。泰。發。雖。與。持。議。禍。至。
死。初。不。能。無。參。政。之。屈。此。其。所。憾。者。呂。非。純。才。
仇。視。諸。賢。無。足。深。論。忠。定。再。罷。乃。繇。忠。獻。忠。簡。
雖。與。忠。獻。合。而。屢。惑。讒。間。至。悉。變。其。所。爲。則。所。
謂。君。子。者。亦。不。能。同。心。戮。力。自。貽。不。磨。之。惡。何。
惟。乎。國。勢。之。不。昌。小。人。之。禍。未。殄。也。晦。菴。謂。明。
大。義。識。事。理。惟。忠。定。兼。之。蓋。雖。張。趙。不。能。不。各。
有。長。短。呂。李。而。下。其。器。可。知。也。然。使。其。志。論。獲。

卷五十一

十一

跋

小大畢用皆當有益于世今觀其尺書寸札
皆國家天下事也卒令厄塞困頓齎志以歿國
亡世改而其辭獨存哀哉

書東萊先生手授稿後

右東萊先生送張孟遠序稿一通舊藏于孟遠
外孫潘日敏氏元季金華諸名士如胡汲仲柳
道傳吳正傳皆有題識知爲先生手筆無疑但
紙墨磨滅前一行已不可句每行下一字皆橫
截以去以意屬讀僅可成篇而汲仲乃稱孟遠

爲孟陽不知何據按孟遠名杰於義爲近意者
有別字邪抑其誤也其前有朱審者自稱爲宋
遺民幸生于三四十之前得以講明諸老之
學因嘆後生者視咸淳又隔一宇宙且與月敏
所識皆不書年號而書甲申元世祖二十一年
也是時宋既改物宿儒故老猶有感於文軌之
遷革衣冠之塗炭而不忍自附于庸碌裸將之
列先生之遺風善俗於此尚未泯也及其既久
而并此失之乃徒以前朝故物相夸耀何哉艾
皇明文徵卷五十一

十一

跋

都憲德潤所藏古書畫甚富近得此帖獨寶重
之間以視予予於此亦有感焉若先生之文章
道德天下後世所共知茲不敢贅也

祝允明

跋東坡草書千文

北鄙之夫居鄰大閱之場旬朔見大將軍帥數
百士入場較獵數騎張弓發矢馳馬回旋幾匝
鼓進而金退頃刻而止曰戰陳如是已甚則譬
桑折柳效之自以爲不大相遠一旦此將軍統

十萬衆出塞橫行匈奴中魚麗鶴列喻忽開闔
變化若神戈矛矢之具擊刺向背之法與向
來故步如云相關者鄙夫見之然後魄隕魂越
始知兵法乃如此今之學坡書者故未嘗見其
稿法使觀此帖其隕越失措何可免也帖在練
川沈文元因出共閱輒附此語何日相與請正
於閣老延陵先生必有教吾二人者

跋重勒宋太學生陳公少陽書草石刻
後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三

改

陳公一死光燭千古史紀其所語高宗者在留
李忠定斥汪黃及下親征之詔罪不進兵之將
毋幸金陵二事其後乃言忠定請都江寧初奏
之誤宜從後說卽此書也今人見其碎諫鼓鑪
內暨至輿視伺戮疑其所言必巉絕近訐觀此
稿開陳事體展轉曲暢豈若是者哉史言八月
壬午用黃潛善議殺東此稿書八月二十五日
所作其日卽壬午也然則具草錄進與遇禍皆
一日也書中辭理明徹與其笑語收吏之言皆

神度淵澄真善處死生者哉書云儻蒙賜盡於
陛下之威命則死實甘心或恐遭害於權臣之
毒手則死不瞑目故盡言以求死生之決庶父
母遺體不至曖昧而沒於是其死果得其素心
矣書草石刻在鎮江郡庠四方學士猶罕見之
太學孫育思和取拓本摹入木刻以便流布其
志嘉而力勞天下良心之同也予與贊其事刻
成因稍志其故正德庚午十一月三日吳郡祝
允明題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西

馮夢禎

跋孫尚書仲益尺牘七條

嘗過震澤僧寺見有孫尚書觀仲益手牘數條
石刻大似大蘇公書因徘徊其下久之今用卿
所示手牘七條與石刻書法無二雜之書帖中
不能辨也帖中語及東坡先生者一而與德固
者半其自守之正爲人之厚彷彿可見不獨尺
牘之工書法之妙也首二帖多戰筆似晚年書
聞之毘陵人士尚書實大蘇公遺體孫老得公

秦婢而生尚書。畏時禁不能自明。而詳其顛末於家乘。則尚書書法。其淵源蓋有自矣。

圖畫

縉紳

宋濂

題伊尹古像卷後

余嘗觀孫季昭示兒編其言書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耳其論甚偉句曲外史張天雨能取其說書於伊尹古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五

跋

像之後誠知言者哉雖然汲塚竹書所載又何其與此異也

劉崧

題宣和山水畫後

觀宣和此畫類江湖暴至而浸淫平陸林木將朽而條桺摧剝者其始當強虜有滔天之勢而國本懷日悴之憂者乎一時娛情千載墮淚

吳訥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龍眠李公麟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卽岳飛第作大學。三月臨幸。首著先聖贊。後自顏淵而下。亦皆誤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二月。刻石于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維背違。於儒道者。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蓋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六

跋

爲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徽欽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攘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爲狙詐權罔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虜勢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萬死不足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石孔廟配享。識者竊之訥一介書生。幸除聖明。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贊並存。遂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說之說

嘉穢之名不得廁于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所考云

祝允明

跋王右丞畫真蹟

嗟乎魏晉六朝之蹟予不得而見之矣入唐固當以輞川爲宗祖山西有摩詰四景山水石本四方方尺有咫薛尚功輩題識徧其上繪事豈金石所能辦亦存其骨肉大都耳可見在當時已稀闕珍貴之至故謀及琢磨而況於今乎倘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七

跋

能見之非人生大慶快邪邇來聞有一軸在親軍黃君所昨者乃得捧閱大內後宰門有丹漆巨挺一以支北屏不知幾何年矣成化間挺偶墮地破乃揉竹也中藏卷三其一卽此事聞進御重瞳一閱明日左右請所歸掌時親軍伯父司禮侍側上遂以賜之親軍云爾圖用細練高尺二寸長四尺奇前後周完末下正書三言曰王維製

蔣冕

跋衛靈公觀馬圖

衛靈公觀馬圖一幅上有子昂二字又有趙氏子昂印識鑒別者謂爲魏公真蹟其一人烏巾素服蔭于長楊之下者爲靈公五美姬從一未笄一士人巾服疑卽後世女侍中之類二囚人控轡嚮馬首而立身皆佩劍又一人持馬尻亟疏其尾馬色黃銜勒皆金飾模寫工緻天機流動信非魏公不能獨其事不經見予於古傳記未遑深考不敢臆決其有無然竊意茲事在靈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八

跋

公或者其有之昭公二十年靈公值齊豹之變越在草莽適齊公孫青來聘以其良馬見公受之以爲乘越九年爲昭公廿有九年昭公在乾侯季平子不歸馬靈公獻其所乘馬曰啓服靈公以昭公七年入春秋至哀公二年始有干戚之變首尾四十三年同時爲諸侯者非不多其以馬見於左氏傳者或有或無獨靈公之馬二見焉其畜馬以爲玩具者常不少史逸而不書者尚多也此所圖馬吾不知其主名顧其事足

爲世鑒有不可不知者前此百年爲靈公七世祖曰文公嘗留意於馬矣鄒風詩人詠之曰秉心塞淵騅牝三千文公非以馬爲玩具也以誠心而行善政故其效至于國家殷富而致馬之蕃息如此靈公不能仰繩祖武其治國也曾不知禦乎如朽索之馭顧乃般樂怠放唯馬是視不於蒐狩之時而於遊豫之日不從以賢人君子而從以左右嬖昵觀於此圖尚可想見其禽荒態度無乃與乃祖懿公之好鶴同歟然則魏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十九

跋

公圖此本爲無意也此圖今爲某人所藏間出示予因識此于圖之上方

王世貞

題八仙像後

八仙者鍾離李呂張藍韓曹何也不知其會所繇始亦不知其畫所繇始余所觀仙跡及圖史亦詳矣凡元以前無一筆而 我明如冷起敬吳偉杜堇稍有名者亦未嘗及之意或妄庸畫工合委巷輩俚之談以是八公者老則張

少則藍韓將則鍾離書生則呂貴則曹病則李婦女則何爲各拈一端作滑稽觀邪乃至通者紫姑靈鬼往往冒真人而上援此八公以相盪惑尤可笑也是八公者不佞能考其七而疑其一爲志之鍾離公者諱權字雲房嘗以裨將從周孝侯敗於齊萬年跳終南山遇東華王真人得道至唐而始一出度純陽自稱天下都散漢呂公者諱喟字洞賓父讓嘗舉進士不第遇正陽真人得道在五季及宋時化跡最著而又與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二十

跋

正陽度劉海蟾已度王重陽及自度何仙姑張珍奴之屬張公者諱果隱恒州中條山見召於唐開元帝與葉靜能輩諸公比而公最爲長者自言堯時官侍中葉公密識之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也授銀青光祿大夫放歸天寶初尸解藍公者不知何許人恒衣破藍衫黑木腰帶跣一足鞞一足醉則持三尺大拍板行歌云藍采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校後語多不能悉至濠州忽擲鞞帶拍板乘雲

而去韓公者諱湘昌黎之從子少學道落魄它鄉久而始歸值昌黎生辰宴怒之公曰無怒也請校薄伎以獻因爲頃刻花每瓣金書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昌黎不悟遣之去後果譴潮至藍關公來候昌黎乃悟因吟三韻以補前詩竟別曹國舅者苗善時傳不能舉其名第言承相彬子皇后弟少而美姿安恬上及皇后重之一旦求出家雲水上以金牌賜之云詔書到日如朕親行抵黃河爲篙工索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三

咳

渡直急用金牌相抵純陽見而警之遂拜而得道按皇后乃侍中彬孫女金牌云云大約但巷委談也審爾所謂曹公者當作青巾少年不當作髯而翼善冠也何仙姑零陵市人女也純陽以一桃與之僅食其半自是不饑頗能談休咎老而解化亦苗善時云攷之它野史謂仙姑晚而枯瘠其言休咎亦不甚驗趙道一仙鑑則謂純陽所度者趙姑名何者也有仙姑何姓者開元中羽化去合在純陽前若李公者諸方外裡

官都不載獨聞之凡云諱元中開元大曆間人也於終南山學道四十年陽神出舍爲虎所殘得一跛丐乍亡者而居之不可知也令鍾離呂公而游人間必從東華挾海蟾而重陽輩而入令張果先生而取友則必從赤松安期次則靖能公遠張洪崖胡長仙輩而八必不屑屑求瓦合諸公方逍遙乎上清亦必不僕僕焉一符之是聽而受塵凡役也不佞此跛卽受訕頭罟所不恤矣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三

咳

告身

緡紳

劉崧

跋宋袁州分宜主簿鍾紹安賜脩職郎

詰

右宋咸淳二年賜袁州分宜主簿鍾紹安脩職郎勅詰一通蓋度宗登極之明年需恩命以崇官秩者也紹安特一縣屬耳而恩數之覃不遺微下如此至其命詞之意尤極寬博忠厚得盛

時王言之體宜足以感動人心挽回世道矣而當日秉鈞當軸者乃釋目前日感之慮方循常秩爲羽儀粉飾之具而已何哉鍾氏之四世孫有廷方者出以示余敬覽之餘徒足以增異代孝子忠臣之慨於是相去蓋九十有八年矣

楊士奇

題宋歐陽脩譔告身後

宋陳東歐陽激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此詰其褒恤之命也蓋初爲小人所蔽追

皇明文徵卷五十一

三

改

悔之詞雖切無及然覆轍尚可以戒後而無幾胡銓韓絳言和議何兌言馬仲存趙之功梁勲言金兵必至宜有備皆遠竄雖不死等耳惡賄其克戒也哉嗚呼爲國之患莫大於殺忠言爲臣之禍莫慘於此忠言見殺此詰至今三九十年矣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不興慟也

李東陽

蘇子孫告身跋

右宋蘇文定公轍告身一通乃大觀二年徽宗造八寶成肆赦加授中奉大夫者藏于霍山喬孫文斌景泰元年文斌卒妻任氏守節不嫁撫其三歲孤虎底于成成化四年以舊業爲鄰人所侵携虎持詰愬于巡撫都御史王公竑王公見其卷軸斷裂惟故綾詰詞及三省官名尚書省全印尚存謂任曰此爾家世澤不可棄也作以足絹屬六安衛張千戶爲之裝飾張誣爲賈物賁貸金若干兩有所赴愬輒遣人遮止之後

皇明文徵卷五十一

三

改

任死虎屏不能而張亦貧甚以詰予范千戶易穀六斛指押使張時頗涉書史掩而得之弘治十三年過廬州爲知府馬君金道其事遂以遺馬馬携至南京裝飾復完訪蘇氏後無所得至十八年始得虎乃取而歸之嗟夫故家文獻惟制詰爲重蓋國之典命在焉然唐之中世已有以告身易一醉者若宋之盛時此詔方下不數年所謂八寶者幾爲僞物至于歲久代易子孫墳墓皆失其故里是物之存乃屢經于喪亂之

變累脫于攘竊之手而後得可不謂難哉然則物之存亡得喪固有數焉而馬之希古好德公天下之物而不為私者亦不可泯也故既記所建三蘇祠又為題其卷尾蘇之後人其自今永寶之哉

程敏政

跋宋嘉定十三年直學士院莊夏誥後

宋制凡公移則官高者居左制誥則官高者居右蓋公移乃官府往來之文具署名及觀者皆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三五

跋

南面故列銜得以左右為尊卑制誥乃臣下受之君上署名及觀者當北面命詞在前故列銜者悉從其後也惟中書省牒略與誥身相似而實不同在宋時已有誤認之者矣而張駕部汝弼復以是致疑予恐觀是誥者誤駕部而以爲屬故一訂之

雜跋

緡紳

劉松

跋西臺慟哭記後

方文丞相海上被執時吾郡有王鼎翁者丞相同舍生也即為文生祭丞相復手書數十通遣人揭之通衢館舍以俟丞相過而見之以自決及聞死燕市也則又為酌文一通為位北望哭而祭之若幸丞相之得死者夫丞相之所以自處固有不待于人言而仁人用心若鼎翁者亦何厚哉後有張毅翁者丞相門下客也始與十義士者從丞相赴燕及丞相死翁以百金贖丞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三五

跋

相首肯徒步七千里負而完塋焉一日過梅溪曾氏與劉惟吉顏省身及先祖實存府君四人者是夕會於見山堂在梅溪上距丞相宅一舍許曾為丞相外家而堂名見山者寓思丞相也是夕舉酒三酌翁自賦摸魚子一闕三人同聲和之有千年華表會有鶴歸來之句每歌一再輒聲淚俱下至嗚咽不自勝則相與掩袂罷去其詞至今可考惜新傳未及載而世亦鮮有知之者今觀張孟兼所注釋謝翱臯羽西臺慟哭

記及冬青樹引然後知與鼎翁之生死祭文教
翁之摸魚子蓋彼此同一情而先後同一聲也
因記所聞二事於先祖者附于卷末使知當時
忠義之士最多其感激憤惋於荒閒寂寞之濱
者不直臯羽一人而已也

王禘

書代祀馬援頌後

初王君廉使安南奉

上旨就齋白金若

千兩具牲牢代祀馬援於橫州之烏蠻灘至則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三

跋

觀其廟貌頽壞因斥餘金俾有司繕修之功畢
始蒞事蓋以遂事爲之也廉還白于廷臣或謂
非

上本旨格不敢聞乃洪武四年十二

月十二日丁卯

上御大本堂太師韓國

公及禮部太常翰林諸臣咸在焉廉因奏對之
頃具言脩援廟事

上曰援當時殺戮群

蠻過當故蠻俗今猶不共其祀耳爲之脩廟良
是也於是廷臣乃趨之謂廉善爲使云

高啓

跋眉庵記後

右嘉陵楊君眉庵記謂眉無用於人之身故取
以自號夫女之美者衆嫉其蛾眉士之賢者人
慕其眉宇而不及口鼻耳目則眉豈輕於衆體
哉蓋衆體皆有用眉安於其上雖無有爲之事
而實瞻望之所趨焉其有類乎君子者矣世方
以僕僕爲忠察察爲智安重而爲國之望者則
以爲無用楊君亦有感於是歟讀之爲之太息

楊士奇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三

跋

橘亭幽興集跋

右橘亭幽興集一冊集古棋法也友人鄧存誠
數與余棋余不能勝存誠授余此集自是余頗
勝存誠然僅勝存誠而已耳未有以勝餘人也
始余未習棋授官翰林晚退之暇或與光大相
聚以此爲嬉光大機悟穎敏駸駸有造詣余不
能及也是時同官能棋者頗衆以所造深淺高
下各相爲耦日彰仲益一耦也光大宗毅一耦
也用行民則一耦也崇璧與果之用之與余又

各自爲耦希範不及果之而差勝予然喜持論
議不屈日彰嘗戲余曰吾棋如坐十一層塔頂
公之棋殆在百尺井底乎余曰公尚未及李愬
子吾豈不勝林和靖哉仲熙曰既不能及李愬
子亦何用勝和靖然仲熙棋猶下而篤好特過
余數人者遇暇輒造用之及余或邀余兩人者
就其家閉戶以爽促婦具酒饌款客余以疾戒
飲則爲拒枚代酒率常至暮或夜二鼓始散然
仲熙未嘗一勝不勝未嘗不樂蓋好之而不畱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三五

跋

意得失者仲熙一人而已余嘗有詩嘲之云年
中欲數輸棋日直自新正到歲除時又有好之
而不能者若思幼孜能之而不爲者伯厚也夫
叨職侍近荷國榮寵閒暇不能及時進脩以自
見乃甘自棄若此且使後生小子視而效之廢
學而敗德皆非小過然當國家太平之時吾徒
職務之暇得以從容開肆適其情者皆
上之所賜其安可忘乎故既自訟吾過又以志

幸遇云

考古

緒紳

李一本

跋蘆山縣樊敏碑

右此碑踞於道周迄今幾千有餘歲矣在宋以
前訛爲魏受禪碑大明一統志云謂其字文漫
滅不可考以故惑於聞見者不爲注目予奉檄
緝祿于茲屢經過焉見其荒於荆榛觸於莓苔
亦謂信然越弘治己未仲冬因偕門生白應清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三

跋

駱琰陳宣宋萬全等訪古偶憇其中因束篠爲
帚拂之倏見字畫隱隱而出皆醇古迥異從者
進曰此商彝周鼎復出也殆其奇遇乎亟爲磨
洗尋其楮蠟如法摹搨得墨本有三蓋以倣字
畫之同異者而考正之然其模糊不可讀者亦
過半矣旣而歸置軒次遂授以隸本叅以衆目
就其可識者僅得什之九其疑誤者則旁爲點
注以俟博古者正焉載考古文苑所紀樊毅樊
安等碑亦靈獻中所作其屬辭比事與此文勢

相類或者當時馬遷之徒爲之也夫文選所集皆秦漢以來古文而此碑獨不見錄古文苑又補文選而作又不見載毋乃此地僻在遐荒而人不見知與抑惑於聞見之似而不見錄歟此碑雖不見錄于古幸而文不泐壞延有今日得以附入邑志以永其傳亦奇矣匪徒爲斯邑之光實斯文之幸也然則世之爲志者苟徒據耳目之所托而不博歷以致審焉則雖有石鼓之文其不至於湮沒無聞者幾希矣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三十一

跋

楊慎

跋越絕

或問越絕不著作者姓名何也予曰姓名具在書中覽者第不深考耳予不觀其絕篇之言乎曰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鄉不直自斥託類自明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此以隱語見其姓名也去其衣乃袁字也米覆以庚乃康字也禹葬之鄉則會稽也是

乃會稽人袁康也其曰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厥旨昭然欲後人知也文屬辭定自於邦賢蓋所共著非康一人也口承天吳字也屈原同名平字也與康共著此書者乃吳平也不然此言何爲而設乎或曰二人何時人也予曰東漢也何以知之曰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黃絹碑共著者也又孔融以漁父屈節水滸匿方云隱其姓名於離合詩魏伯陽以委時去害與鬼爲隣云云隱其姓名於參同契融與伯陽俱漢末人故文字稍同則茲書之著爲同時何疑焉問者喜曰二字名微矣得子言乃今顯之誰謂後世無子雲乎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三十一

跋

詩卷

縉紳

張孟兼

題宋仲珩歸省卷後

予友宋仲珩執丈太史公之仲子也性敏學博自少工書法侍太史於京師會建奉天殿禁中

有詔徵書額。時予備官儀曹郎。以仲珩名聞。俾
謹書之。而尚書楊公以進。既稱旨。遂問其父子
之賢。已而仲珩被勅。草古詩若干首。上覽之。
稱譽有加焉。皇太子暨晉王亦知仲珩之
能。書時出雜篇章。令寫之。於戲。以仲珩之妙。平
價當代之書名。上徹天聽。玉音之所獎。予其為
榮。遇可謂千載一日。猶祥麟威鳳。出際盛時。莫
不爭先快覩。榮名美爵。祿見寵被。于身蓋無矧
矣。今仲珩奉太史公命。歸省丘墓。中朝士大夫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李東陽

題張滄洲遺詩後

嗚呼。亨父先生。不可作矣。其遺詩在。文量職方
者。予泣而觀之。清古翹拔。無一字犯俗。雖偶書
旁集。若精擇而後得者。世果有仙乎。吾亨父當
必為之惜乎。吾不得而見之也。

書鷄壇清話卷後

今年予作止詩。詩以自戒。鼎儀以詩來約曰。止
詩亦欲止。今春欲止。今春止未真。乞取止詩來。
止我止。詩合寄止。詩人予請援張汝弼故事。以
隻雞斗酒為罰。竊計數日後必有縛雞載酒而
至者。鼎儀固未嘗止。亦不承盟。越兩月予病起。
遊大德觀。為鳴治師召。所督得聯句四章。鼎儀
聞之。折簡告罰。予謂罰我固當。不宜獨先。若君
本不承盟。予亦無獨盟之理。鼎儀執不置。乃以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雞酒往受罰焉。初鳴治師召之見督也。曰。第為
之。即有議君後者。吾二人實任其事。至是果以
猪紅三斤。蛤蜊數十。相助。先輩質儉如此明仲聞之曰。
此佳會也。盡却他故。赴之。而亨父亦為鼎儀所
致。凡六人。鼎儀乃盛為席。以樂客。於是分韻賦
詩。劇飲盡醉。所謂勝負賞罰者。皆不能辨。亦不
必辨也。越數日。明仲夜歸。乘醉作序。其文雖工。
事或未合。予掇其顛末。以書于後。俾好事者有
考焉。

書陸中書所藏卷後

嗚呼吾友靜逸陸先生之卒二十餘年矣其子
中書舍人爰輯予嘗所還往簡札數十紙爲卷
蓋自筮仕以來幾五十年者皆在焉予展卷諦
觀粹不知爲何人筆也因撫而嘆曰人之少老
其異一至此哉當弱齡驟進之時粗率簡略莫
知所裁固不可與靜逸並駕第意氣之周洽志
趣之符合倉卒造次亦不相遠而箴規磋切予
得之靜逸尤多據時考事誠亦有不可棄者况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三十一

卷尾一紙靜逸已不及見其於存沒聚散之際
可勝道邪吾家私稿所識不過一二而中書君
乃能俱藏並錄無所遺失固趨庭授簡之餘事
而篤念舊故嗜文好學之誼亦於是存焉予之
始觀不覺有宋景文欲焚少作之意徐而思之
知其志之不可拂且自懼老耄之年所得與所
進無幾爲不足校也乃爲之標首政尾慨然而
歸之

王鴻儒

題解大紳先生送行詩序卷後

右詩一卷解大紳先生序并書爲通許時公自
陝右大叅召至京師復移江西此其送行者也
時當在 文廟嗣位之初首索大紳既見
寅諸左右深信任之遷侍讀數月陞侍讀學士
奉訓大夫明年進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
奉議大夫又明年以讒構去國矣此序稱翰林
學士兼春坊大學士是可見矣大紳負經世之
才賈傳宣公之流其餘技形於字畫運動翩翩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三十二

如鸞鵲鵠翥而清麗遒勁自然合作說者以爲
得臨池遺意而生不究其用士林至今惜之按
爲詞賦者自柴廣敬而下十人則皆曾榜進
士一時所選讀中秘書二十八人之數也柴廣
敬餘姚人爲人純謹而學問該洽卒於員外郎
抑菴先生甚嗟惜之王訓字詢謨廬陵人楊文
貞公稱其粹厚和夷學博而正可以爲良臣循
吏其爲人可知矣湯流字如川泰和人貌魁梧
奇偉孝敬慈愛與人交甚和雖浪語諧謔而愛

敬之氣油然而忱字恂如吉水人自陳年少請預內閣讀書選時數已足詔復增之宣德中授工部侍郎總理東南財賦國裕民便其法至今不改以尚書致仕卒李時勉號古廉安福人洪熙宣德間爲翰林學士正統時爲國子祭酒王振構以罪幾死無何乞歸士林高之彭汝器安福人幼有盛名嘗代兄從戎會赦免歸遂登第膺秘閣之選楊相字之宜叅和人文貞公從子也幼聰慧九歲日讀四書五經萬餘言十五領鄉薦永樂二年會試第一殿試亦在二甲之首卒於刑部主事劉子欽吉水人工舉子業繇省元在京會試復在前名後名位竟亦不顯周述字崇術吉水人曾榮榜第二人孟簡之從兄弟也王直字行儉號抑菴泰和人幼聰穎絕倫弱冠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謚文端立朝凡五十餘年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獨時公之履歷予未之能考焉今觀卷中諸公皆當代名卿鉅儒其次亦英才磊落之士而

皆與時公周旋不舍則時公之賢從可知矣公之孫恩縣教諭良弼以校文至山西念予忝在同鄉因出此卷相示羨慕之餘不自知不肖輒書于後如此云

楊慎

跋張愈光結交行

禹山張子愈光髮益短才益長齒日衰詩日盛近作結交行凡七百八十八字紀海內交游名士著升沉感今昔蓋高允同徵杜子美八哀之士

遺意也又作六言三十首七言律八首寄余小子則又元白蘇臺皮陸松陵之富有也而體裁高古則度越之矣其他觸興口占又不可以更僕終或有工於詆訶者曰是不亦多乎哉且養生何以詩爲也楊子解之曰養生何可廢詩也魏伯陽參同一編實建安之先鞭陰長生自叙三詠乃風雅之後乘不知昌虛中無論鍾離子養生奚可廢詩也或又曰爲政何以詩爲楊子解之曰爲政奚可廢詩也重華作歌皐陶載賡

神禹有訓五子爰述爲政奚可廢詩也或又曰
聖學何以詩爲楊子解之曰學聖奚可廢詩也
孔子刪國風雅頌之詩立溫柔敦厚之教楚狂
接輿而歌則欲與之言鮑龍跪石而吟則亟爲
之下學聖奚可廢詩也子誠有喙三尺予亦試
訊一言也豈有駭仙人瘖道學聞有青錢學士
矣未見黃鰲少師也使伏獵弄麀比翼於鸞鳳
是屠羊牧豕皆可爲夔龍矣或者之語乃塞愚
山之疑乃醒遂銘其座右曰詩哉明哉詩哉明
哉予以此忘情以此養生以此爲政奚其爲爲
政以此學聖奚其學學聖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三十九

破

陸粲

書大理卿胡公遺詩後

昔在宣德初吉郡胡公槃以大理卿巡撫南畿
威望甚著論者或頗譏其苛刻然余長聞諸長
老言當是時天下又安江以南人物浩穰鄉里
漂民民大都漁食百姓以致富羨而強宗右室
所爲多踰禮制朝廷患之賜公璽書有祛除民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早

破

害之語惟公亦以爲莠盛苗穢不可不鉏故其
爲政尚嚴雖所誅罰不必皆中然一時并兼豪
植之徒斬除畧盡姦宄華心小民得職去之百
年而其名聲猶赫赫使人畏仰農畝走隸皆知
胡卿云若公者方諸漢吏蓋趙京兆尹扶風之
流非邪自承平久而法圯敝也流俗之論以容
養奸蠹爲寬厚從政者雍容簡貴日坐官署然
數歲月得美遷卽去苟少出意見有所建易則
衆口誼譁流言飛文上下交構必擠而去之甚
者陷之死然後快嗚呼可悲也已今胡公在今
日身且不保安望其功名發聞若是乎公所著
有芝山公餘二集皆未行于世此詩僅數十字
蓋初仕時爲吾鄉人作者余間得觀之乃因論
公之行事而竊識其所感者如此士之有志當
世者或于吾言而太息焉

何良俊

書世澤隆恩卷後

良俊自羈貫時每讀書之暇則喜延見長老問

先朝故實凡郡縣政令施設與夫田農登耗里巷間財力贏縮之故皆取耳目間視不欲其勸說載記長老言國家自太祖成祖驅除殘暴仁宗以後群聖守文修治中間雖更土木之變而景廟監撫英宗復辟時皆增修文德當時民力未耗朝廷猶恐震驚四方緝綏之使旁午於道中外臣工祇承德意唯謹守科條不欲事激昂擅興機宜故上下帖服凡朝廷有大政令但以文符下藩省藩省以文符下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四

跋

郡縣郡縣督之賦役長賦役長坐里門甲乙呼之衆卽集而事隨辦故百姓給衣食長子孫終身不識官府者蓋什六今聖天子欲興

堯舜之治加意元元然民力日耗國用日感四方逋負日積郡縣以賦役長爲不足信籍編氓而戶列之條教日繁法網日密百姓什一在家什九在公鞭箠纓繆如凝脂秋荼有司日夜焦勞事竟不理夫先後固未嘗易民而治也然而簡者易循急者難安是誠何故哉有識者必能

知其漸矣長老稱郡太守之賢者有常山樊公稷山王公鄢陵宜春前後兩劉公縣令有高安陳公臨朐馮公及良俊之所逮事者郡太守則汶上路公順德前後兩何公長沙熊公縣令則永豐譚公石首方公樊公通練事機處官如家其所興建所謂德在生民百世之利也稷山以清直著鄢陵汶上後何公以長厚聞宜春與前何公以精敏稱長沙以文教顯若夫高安在割能斷苟其所持雖撫巡不能移可謂峻決臨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四

跋

胸清謹絕俗純心爲民近代所無永豐志存功業有常山之風加以興學勸士殆欲過之石首當事無所推避乃高安之流亞此皆章章蓋稱者也然方正德以來監司之權漸重凡所巡歷之地藩省大臣雖白頭老成皆拜起聲折惟謹郡太守以下廷趨長跪同於廝役長沙在郡時長揖而罷傲然平視御史不能堪竟以論罷又巡撫所至胥吏之徒皆有常賄一不如意則挾撻捃撫無所不至而臨朐在縣時獨毅然曰華

亭之民我子弟也割子弟之肉以餒鷹犬豈長民者所爲卒不與迺亦以調去夫臨朐適當華亭水儉例得報災華亭有東西兩鄉西畏水東畏旱民戶有定籍而產無常處一有水旱以開荒爲名規避百出是時或有以開荒告者公曰夫開荒則民之利五而奸詭之弊百吾不能以百弊易五利爲奸詭作囊橐遂不許遂大爲巡撫張公所窘然良俊聞臨朐被繫時至不能自給邑中薦紳哀其貧苦爲之辦餐嗚呼繇今觀之可不謂難哉古稱廉吏不可爲不虛也昔沈瓚之爲丹徒令以廉潔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上方瓚之見天子自理曰臣坐清無以承奉要人所以得罪上問要人爲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上知其無罪復其官若臨朐者近之後臨朐事竟得白調蕭縣擢尚書郎累官按察副使以歸有子四人皆以文章名海內兩人舉于鄉兩人擢甲科歷官有聲績則天之所以報公者厚也孰謂廉吏果不可

爲耶迺辛亥歲華亭之民咸曰前令馮公以百姓之故受折辱不少畏避今數歲逋負欲以一時并征百姓死者相枕籍苟有肯爲百姓受折辱如我公者民命其可少蘇乎遂謀於學校白於撫巡相與奉公於名宦祠歲祀之嗚呼夫仕宦者不難於獲上官之譽而難於得下民之心不難得民心於一時而難繫民思於身後我公去後已四十餘年而民思之如一日何哉記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蓋我公純心爲民亦誠之思之故以告於有位云

皇明文徵卷五十二

晉江何喬遠碑孝選

記一

樓殿

御製

太祖高皇帝

臣何喬遠恭輯

閱江樓記

有序

朕聞昔聖君之作必詢於賢而後興
噫聖人之心幽哉朕嘗存之於心雖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記一

萬千之學猶不能倣今年欲役囚者
建閱江樓於獅子山自謀將興朝無
入諫者抵期而上天垂象責朕以不
急卽日惶懼乃罷其工試令諸職事
妄爲閱江樓記以試其人及至以記
來獻節奏雖有不同大意比比皆然
終無超者朕特假爲臣言而自尊不
覺述而滿章故序云

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皇帝坐東黃閣詢臣

某曰京城西北龍灣獅子山扼險而拒勢朕欲
作樓以壯之雄伏遐邇名曰閱江樓雖樓未造
爾先爲之記臣某謹拜手稽首而言曰臣聞古
人之君天下作宮室以居之深高城隍以防之
此王公設險之當爲非有益而不興土階三尺
茅茨不剪誠可信也今皇上神謀妙算人固弗
及乃有獅子山扼險拒勢之詔將欲命工臣請
較之而後舉且金陵之形勢豈不爲華夷之魁
何以見之昔孫吳居此而有南土雖奸操忠亮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記一

卒不能擅取者一繇長江之天塹次繇權德以
沾民當是時宇內三分勁敵豈小小哉猶不能
侵江左豈假閱江樓之拒勢乎今也皇上聲教
遠被遐荒守在四夷道布天下民情效順險已
固矣又何假閱江樓之高扼險而拒勢者歟夫
宮室之廣臺榭之興不急之務土木之工聖君
之所不爲皇上撥亂返正新造之國爲民父母
協和萬邦使愚夫愚婦無有謗者實臣之願也
臣雖違命文不記樓安得不拜手稽首以歌陛

下納忠款而歛興造息元元於市鄉乃爲歌曰
天運循環百物禎頌真人立命四海咸安臣歌
聖德齒豁髮斑億萬斯年君壽南山
宣宗章皇帝

臣何喬遠恭輯

御製廣寒殿記

北京之萬歲山在宮城西北隅周迴數里而崇
陪之皆奇石積疊以成巍巍乎矗矗乎巖巖峭
削盤迴起伏或陡絕如壑或嵌巖如屋左右二
道宛轉而上步躡屢息乃造其巔而飛樓複閣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記一

廣亭危榭東西拱向頽仰輝映不可殫紀最高
者爲廣寒殿崇棟飛檐金鋪玉砌重丹疊翠五
彩煥焉軼雲霞納日月高明閭爽而北枕居庸
東挹滄海西挾太行嵩岱並立乎前大河橫帶
於中俯視江淮一目無際寰中之勝槩天下之
偉觀莫加於此矣永樂中朕嘗侍 皇祖
太宗文皇帝萬幾之暇燕遊於此從容之頃天
顏悅懌指顧山川而論朕曰此古軒轅所都而
後來趙宋之疆境也宋弗良於行金取而都之

金又弗良元取而都之元之後裔不存殷鑒加
弗良焉天鑒我 太祖高皇帝聖德命之

弔伐用誕安天下天下既定 高皇帝念

前故都也簡於諸子以命我奠茲一方我惟夙
夜敬勵不敢怠寧以仰副 高皇帝付託

之重暨建文嗣位信用姦回戕劉宗室舉四方

全盛之師以加我於時茲城孤立殆一髮引千

鈞矣賴天地宗廟之祐獲以城之孱弱羸老安

其危而存其覆又因以清姦慝奠社稷而至於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四

記一

今日夫山川猶昔也昔之人以否德而失之

高皇帝以大德而得之我承藉 高

皇帝克艱難而保存之奈何其可忘慎德又頤

茲山而論朕曰此宋之艮嶽也宋之不振以是

金不戒而徙於茲元又不戒而加侈焉睹其處

思其人夏書所爲儆峻宇彫牆者也肆吾始來

就國汰其侈存其槩而時游焉則未嘗不有儆

於中昔唐九成宮太宗亦因隋之舊去其泰侈

而不改作時資燕遊以存監省汝將來有國家

天下之任政務餘閒或一登此則近而思吾之言遠而不忘聖賢之明訓國家生民無窮之福矣朕拜稽受命無時或忘書不云乎

皇

祖有訓詩不云乎儀刑文王肆嗣位以來凡事天愛民一體

皇祖之心敬而行之洞洞

屬屬罔間夙夜比登茲山顧視殿宇歲久而隨遂命工脩葺永念

皇祖儼如在上敬以

所授大訓筆而勒諸樂石既以自省亦以昭示

我子孫於億萬年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五

記

縉紳

彭韶

鐵漢樓記

賢人君子聳聲名於霄漢之上而能服乎當時信乎後世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誠而已誠積而久則著而明凡同是心者孰不信且服哉不然無是心者也非人之所能爲者也宋至元祐號爲多賢溫公在政府東坡在翰林元城諸人爲從官可謂盛矣然當熙豐之後猶再實之本

於是紹聖繼之奸相嗣虐羣賢盡斥元城劉先生始落寶文閣待制知南安軍道改提舉洪州玉隆觀本軍居住先生遂奉母夫人來寓寶界院又改少府少監未一年復徙嶺南瀕危數四初心不變東坡推服之曰真鐵漢也後雖召還終不能安於朝屢斥以死死二年宋有金難嗚呼此豈人所能爲哉想一時君相非不知先生之爲賢然畏忌之以爲阻吾爲妨吾樂耳其心固計曰天下全盛委裘可治何藉彼迂儒輩於是君自聖而臣自賢馴致禍變不可救藥所謂樂者竟亦何有而先生之道則昭然於後世矣南安舊祀先生於寓賢祠而寶界未有聞成化戊戌東海張汝弼來爲守暇考圖志得之嘆曰先賢故居其可廢耶適院之右廊樓毀撤而新之於時聶都山民獻梓木一章長九丈徑三尺數百年前物也冥符期會衆咸驚異旣以成是樓題曰鐵漢蓋先生至是始有專祠使來請記噫韶何足以知先生然竊惟名世之賢其道有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六

記

三○日○合○內○外○一○患○難○齊○死○生○蓋○常○變○終○始○之○極○
也○志○在○責○難○已○有○愧○辭○是○之○謂○欺○先○生○忠○孝○正○
直○言○行○一○致○未○嘗○有○聲○色○貨○利○之○好○是○用○獻○忠○
效○職○吾○無○作○焉○內○外○不○合○乎○持○論○從○容○臨○難○失○
措○是○之○謂○誕○先○生○遇○惇○三○貶○官○一○再○徙○惡○地○遇○
京○又○連○出○謫○曾○無○望○焉○患○難○有○二○乎○死○生○危○迫○
捐○者○或○懼○先○生○於○豪○判○之○來○檻○車○之○微○笑○談○處○
之○生○死○不○一○視○乎○全○具○斯○道○以○立○於○世○非○至○剛○
者○不○能○東○坡○之○言○豈○欺○我○哉○抑○聞○先○生○學○於○溫○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七

記

公○公○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退○而○櫟○括○七○
年○而○後○可○然○則○先○生○所○立○之○卓○其○誠○於○中○形○於○
外○歟○後○之○欲○學○先○生○者○有○所○依○據○矣○茲○郡○人○士○
宜○因○太○守○之○表○章○學○先○生○之○所○學○他○日○登○朝○小○
用○則○師○斯○人○大○用○則○下○斯○人○

張岳

鎮海樓記

廣○東○海○邦○也○其○會○城○故○治○番○禺○自○漢○以○來○號○稱○
都○會○我○國○家○臨○制○宇○內○幅○員○萬○里○因○嶺○海○

以○爲○金○湯○是○邦○隱○然○實○當○管○鑰○之○寄○城○內○北○偏○
有○山○曰○越○秀○拔○地○二○十○餘○丈○國○初○天○兵○南○
下○列○郡○既○聽○受○約○束○守○將○永○嘉○朱○侯○亮○祖○始○作○
樓○五○層○以○冠○山○顛○曰○鎮○海○樓○成○而○會○城○之○形○勢○
益○壯○其○後○樓○漸○圯○成○化○中○總○督○都○御○史○襄○毅○韓○
公○命○有○司○修○完○之○比○燼○於○火○亟○圖○再○作○以○費○鉅○
力○艱○持○弗○決○者○累○年○嘉○靖○甲○辰○提○督○尚○書○蔡○公○
經○巡○按○御○史○陳○君○儲○秀○折○衷○羣○議○出○帑○金○二○千○
二○百○有○奇○以○爲○木○石○瓦○甍○丹○漆○餽○備○之○費○選○用○
能○吏○稽○董○工○程○以○明○年○乙○巳○閏○月○興○工○既○而○蔡○
公○去○余○來○代○之○陳○君○去○御○史○楊○君○以○誠○代○之○越○
又○明○年○丁○未○正○月○朔○工○告○成○規○制○如○舊○而○閎○偉○
壯○麗○視○舊○有○加○樓○前○爲○亭○曰○仰○高○左○右○兩○端○跨○
衢○爲○華○表○左○曰○駕○鰲○右○曰○飛○蜃○舊○所○無○也○方○樓○
之○未○作○也○環○海○百○萬○家○矯○首○齋○嗟○若○失○所○負○及○
其○既○作○重○簷○飛○閣○迥○出○雲○霄○以○臨○北○戶○羣○山○內○
向○大○海○浩○渺○如○禿○者○之○冠○痿○者○之○足○凡○海○邦○之○
形○勝○精○神○有○不○迅○張○翥○沓○以○赴○茲○樓○者○乎○昔○我○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八

記

太祖皇帝以丙午丁未歲命大將帥師北伐。是歲又以偏師徇嶺外。然後天下合於一樓。於是乎始作。列聖繼統。休烈至我。

皇上稽古重光。禮文煥然。樓之廢而復興也。又適值於斯時。蓋斗綱之端。貫管室織女。以指牽牛之初。越所分星也。其日丙丁。其辰午未。其方宿爲朱鳥之精。文明之象。氣數參會。有足徵者。斯樓之成。豈徒抗形勝於一邦。實所以章我國家一統休明之盛元元本本。明示得意。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九

記

於無窮也。書稱有虞氏之治曰。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亦必以是爲盛。當其時。陽德昭融。雖海隅之遠。爲其臣者。莫不靖共一心。以敬承上德。無一毫陰濁以翳其間。蓋其君臣之際。如此。今吏而食於嶺外者。冠蓋相接也。登高騁望。寧獨無帝臣之感矣乎。夫苟目前之安。而忽遠圖。蔽於一方。而不知有政理之要。風俗之本。此徇祿之臣。非體國者也。撤去戶牖之私。獨觀消息之原。不以遠自肆。不以

位自畫。一食息一起居。無一念不屬於君父。其於政理之要。風俗之本。爲之必盡其方。而又擴之以廣大。持之於久遠。精粹明白。夙夜匪懈。庶幾於古所謂黎獻者。於以登降俯仰。此樓豈不有光而無媿也哉。故書以告後之君子。

名蹟

潘王

秦王誠泳

楊家城記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十

記

按郡志。前元時有人嘗言於京師。一朝士家見一雜書。載陽甲城之說曰。陽生於子。而天開甲始也。漢有天下。是爲一代開天之始。陽始生。以期福祿於未艾。觀其官名。未央。可見愚按此說。似爲有理。然如其言。則是陽甲之名。漢已有之。何以傳記曾無一言及之。且陽甲殷王名。漢固不當以古帝王之名目其城也。宋次道長安志。亦不見取。但言隋遷都龍首川。此城遂廢。俗呼曰楊廣城。此說是也。迄今歲月悠久。遂呼曰楊

家城然其實漢長安城耳

縉紳

梁寅

河源記

古今河源之說異禹貢云導河自積石未窮其源也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唐薛元鼎云得河源於崑崙蓋皆傳聞者山海經言崑崙之水赤黃黑青色以方異穆天子傳言楊紆之山河伯所居是惟河宗佛書言阿耨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三

達山有大淵水卽崑崙也其山名往往不同者或古今變易或蕃漢異稱不然記者之妄耳按潘侍讀昂霄河源志今朝之究河源蓋得之目觀非傳聞者也太祖嘗征西夏過沙陀至黃河九度九度者在崑崙西南憲宗命皇弟旭烈征西域凡六年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在域內矣至元庚辰世祖命臣都實往西域將城其地以通互市自河州行五千里抵河源及還圖城郭位置以聞上悅以爲吐蕃都元帥領工徒以往使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三

其弟闊闢出馳奏大臣沮之次年還河源在吐者西鄙有泉百餘竇地方七八十里皆沮洳不勝人跡泉不可逼觀登其旁嶺下視泉竇歷歷有列星然故名火敦惱兒火敦者漢言星宿也陷兒者海也星宿海合流而東匯爲二澤復合流始名黃河然猶清可涉河析爲九卽九渡也廣五七里下復合流漸遠水益渾土人抱革囊騎過之其聚落之處多編木如舟以濟附以七革中僅容二人又東則兩山峽束廣可一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崑崙腹頂皆雪盛夏不消河過其南距山麓僅五六十里又南爲四達之衝地多盜常鎮以兵崑崙之西人民少山居其南山甚峻獸有旄牛野馬狼狽獐羊之屬東則山益峻而地漸下岸至狹或狐可躍度河至貴德州始有官治歷積石至河州東北流歷蘭州鳴沙州應吉里州流正東自星宿海至漢地河南北小水旁注者衆其山或草或石至積石始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曲而彼地有二折云漢書言

慈嶺河至蒲昌海水汙流而出臨洮今洮水自南下非蒲昌也土人言于閣慈嶺水下流故之沙磧則其汙流信然其復出者莫知矣或又云黃河與天通又云崑崙去高高五萬里閣風玄圃積瑤華蓋仙人所居皆妄也世多言河出崑崙者蓋自積石而上望之若源於是矣

曾鶴齡

祀神農陵記

神農氏教民耕稼蜡祭醫藥交易之事開萬世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三

衣食相生相養之源故凡後世有天下者皆祀之而新卽位者則告焉示不忘本也今年

今上卽位實遣臣鶴齡賁香幣祝文求其陵

行祀告之禮而陵在衡州之酃縣酃縣深僻若篠洞然故自衡舍舟陸行越峻坂涉深塹五宿始至之後又三宿始將事○事皆如儀奠獻有虔稱○上所以親遣之意既畢始若釋重負○然猶不敢忽慢○遂跼步山麓見有石壁高二尋許廣半之正面而直立或指以爲塚門又上少

許有杉二株一榮一枯其大數十圍高不可計根節如鐵石或以爲異人所種莫敢剪伐者杉下有壇壇下有壇蓋舊有之新又更置或能言更置之繇而未詳也至問陵之所始訖莫能對退坐公館取縣制閱之亦落莫不載以問酃庠諸生有進而前者對曰聞諸長老宋太祖求帝王之應祀者獨神農氏之陵不可得一夕夢神人戴一笠持兩火訴不血食覺而咨羣臣皆曰是非炎帝乎火位南方宜往南求焉遂遣使者至長沙之境求不獲將歸遇一老人引而指示之曰是則炎帝塚也忽不見使者還報卽遣祀之遂成典故噫斯亦近於誣也雖然殷高宗夢得傳說遂舉爲良弼孔子夢見周公卒明其道以教萬世繇是觀之則宋太祖之事亦精神所感有然也不可以弗信矧炎帝之神在天無所求而不獲今苟因其故典盡其誠以享焉有不獲者邪子故存其說以告後之來祀者宜盡誠焉耳陵之是否雖置勿辨可也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十四

記二

周伯殷

龍門洞記

龍門洞在長陽縣治南一里。清江之陰。洞有水。北流入於江。兩岸夾天。峭壁千仞。惟晝分則見。日。絲江介。褰裳躡水而進。數百步。始至洞所。懸溜。自崖端飛墜。勢如垂練。聲如震雷。凡五坎而至平地。每坎高十數仞。而下瀦爲潭。其第五坎爲潭。幽深莫測。若盧奴狀。兩溪多嵌岩。俗傳爲螭蜃窟宅。怪石層疊。乳水亂滴。凝爲鍾乳。其下皆白石瑩潔。爽氣襲人。如凌陰。有異草附崖而生。鮮翠盤曲如畫。芝朶有魚。無鱗四足。善登木食葉。兩崖之巔。皆絕巘。喬木蔽天。人跡莫至。其上多鳥。燧文豹。雄獬刺豪。於羊人熊。巨蛇。毒蟒。有鳥焉。四足如狐。兩翼如蝙蝠。毳毛黃紫。緣崖而上。乃翥而下。曰飛生。又有怪鴟。狸首肉角。斷箬使方。而啣之。呖名曰負板。遇之則凶。宣德六年夏五月大旱。縣尹趙君銓。教諭簡君載。訓導周君嶽。偕余入洞祈雨。道流王愈。沈符於潭有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記一

記一

雲氣從岩竇出。拂岩枝而上。至於崖端。大雨斯注。仰視日光炫然。白若余輩。卽冒雨出洞。暨登舟。雲氣滿山谷。天地爲之晦冥。大雨連日乃止。田疇既足。稿苗勃興。歲以大熟。於乎荒岩絕壑。遂谷玄湫。有禱輒應。乃能布甘澍。蘇旱災。惠及民物。蓋神龍所潛然也。天下之名山大川。在祀典者。罔限而求其靈應如斯者。曾幾何哉。予故操不律以告後之宦遊於此者。

御賜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十六

記一

縉紳

楊士奇

賜印章記

仁宗皇帝賜印章二。其一範白金廣方寸文曰。繩愆糾謬。蓋臨御之初。召少傅臣蹇義。少保臣楊士奇。至思善門。諭之曰。卿二人自吾監國時。相輔益甚。厚。今不可以薄。但吾有過舉。如未得。卽見。可具述其故。以此封識。進來。賜義與臣各一章。且各賜小素揭帖百。俾述所言。蓋求益於

下之切也又召義與臣各賜象牙圖書一臣得楊貞一印皆有璽書蓋念其嘗效分寸之勞也

宣宗皇帝賜方寸銀章二其一文曰貞

一居士蓋取 先帝所賜貞一章而舉二

字賜臣爲號也其一文曰清方貞靖時覽貞一

章既顧謂臣曰此 先帝之灼知汝也然

吾知汝亦非淺指清方貞靖謂臣曰此汝之所

有而吾所素知也遂以賜臣又諭之曰士奇必

以所輔 先帝者輔我臣叩首對曰不敢

皇明文獻

卷五十二

七

記一

不竭盡愚誠既拜受賜時皆以爲千載之遭際

希圖之大恩也蓋 仁宗初賜臣二人繩

愆糾繆章後數日亦賜夏原吉臣冒昧進曰臣

與楊榮金幼孜實同職任今賜不及二人幸天

恩均之言且再三遂賜榮幼孜同一章至

宣廟賜清方貞靖章是時蹇義楊榮胡濙皆

有賜其文則各因其人而不同於乎 仁

廟求益之誠切微勞之不忘與 宣廟之

不改父臣而褒寵之加厚皆自古寡見

二聖遠矣臣之孱弱愚劣終不能效裨益萬一徒捧遺賜而承慚謹志之以示子孫俾珍襲

云

楊溥

御賜承恩堂記

皇上嗣登大寶嘉念蒼生期底雍熙圖任老成人彌綸治化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實爲之冠宣德七年秋 詔有司若曰予有輔臣粵自

先朝偉著德望暨于今啓沃居多予于庶政

皇明文獻

卷五十二

七

記一

咨焉予于庶官審焉克允克諧實惟其人欲新厥居以稱予優禮之意其繪圖以進有司明日以圖進弗稱又明日更爲圖進弗稱 上

乃自規畫授有司乃卜地於都城東南厥位維

陽厥上維剛棟材於肆厥木維良厥石維貞陶

維堅乃卜日之吉鳩工並作裒高以平築虛

以實引繩縮版以垣厥周乃建厥堂翼之以室

乃闢厥路重之以門甃之甃之塗之沐之不踰

月告成祀先有廟禮賓有館庖有廚汲有井有

庫有廩以儲以牧輪奐咸美百用具備復令大
臣燕飲以落之肴核酒醴咸出大官公謂翰林
學士楊溥曰昔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言
時善頌善禱者見稱於君子子何以語我溥不
敢以不敏辭乃酌而祝曰惟天祐國家乃實以
賢哲簡昇平格復錫以壽若周之畢公策名文
武之世相成王相康王永光周室公歷

四朝進位師保享高年輔

聖天子丕隆

太平之運溥於斯為

國家賀又酌而祝曰明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九

記

盛之世惠歸之德君子享多福而民咸樂其樂
是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乃惟康侯溥於斯為
天下蒼生賀又酌而祝曰福善之報惟有德於
民者為盛古昔名臣輔君致治實功允德乎達
神明身被光榮澤流子孫與國同久詩曰維其
有之是以似之溥於斯為公賀公酌而復曰
聖天子之恩篤不敢忘子亦可謂善頌者
矣謹名其堂曰承恩堂請書此以為記

學官

緒紳

顏水

六經閣記

昔談理道不假於言言也者闕而後宣者也如
不言醫佚不言息暄不言衣飽不言食譬如饑
寒疾苦輒有所白仲尼云天何言哉天無缺故
不言斯天之所以為大與深矣哉是故昧於機
斯言盡費于理斯言則滯於情斯言律于于紀
斯言法垂于度斯言節愆于和斯言樂道而足
皇明文徵卷五十二

皇明文徵卷五十二

干

記

焉聖人無言六籍又何作哉故後賢之千言不
當古聖人一畫斯以理道為精粗弗以辭說為
繁簡者與故言愈希則世愈樸言愈繁則世愈
薄非闕言者道有明晦焉爾絲是觀之言也者
非聖人之得已也六籍也者非聖言之得已也
聖人不得已而有言後世又何紛紛之說乎
為心人建閣而藏經不欲其以言而求焉故
是不得已之言焉

王慎中

泉州府學明倫堂記

堯舜在上設五品之教振民於飽煖之餘而免於禽獸之患三代循是以建學爲之立其官師作其宮室辯其時物勅其條法甚修而恭隆而孟軻氏獨知其指曰所以明人倫也民之不可使知雖堯舜猶病之而其聰明疆敏有材智者傑然特出於衆人其材之成足以踐三才之道其過也至於殄行而驚世智之至足以察萬物之理其蔽也則必爲邪說以誣民先王取而命之曰士而教之於學其所爲教有可得言者矣縞收端呶鞞紳綦偪之飾而楊襲委垂之宜琮璜琚瑀齊夏和鸞之節而步趨周折之度豆籩簠簋鐘鼓管絃爲之器而酬酢搏拊以爲容典謨雅頌射御書數爲之文而詠歌講誦以爲業耳目足以極視備聽口與手足足以放言恣動然所以禁防而開發之者其爲事詳而爲物博如此至其所以爲是詳且博者其跡可守而其妙不可爲其形可名而其精不可言其通於天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五

記一

謂之命出乎命謂之性凝神於不見不聞之表默化於無聲無臭之中形器俱泯而思爲無所日改月新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其於所謂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者顧若疎闊而不治簡略而無當蓋孔子教於洙泗之濱述聖道以善其人待來者所可聞者文章所雅言者詩書執禮所不可語人而以待中人以上者彬彬見於魯論所載顏曾冉閔之所答問曾不少及乎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間而以孝爲問者游夏二人者而已先王所以造士孔子所以誨人其可言者如此烏在其爲明倫耶是不可以不知也習其教而不知其所以教緣是會其高者以爲發揮於性命而不悟其爲人倫之本先王之道使其高也而出於人倫是乃所以爲異端而非所以爲性命也守其卑者以爲該貫乎事物而不察其爲人倫之用先王之道使其卑也而外於人倫是乃所以爲曲藝而非所以爲事物也德之不一俗之不同豈獨學者失其體用哉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五

記二

以子貢之賢當其未悟猶思托於事君事親以求息焉而少休乎爲道爲學之倦彼不知其所學者所以學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也大學之道極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家國天下固非蠻貊之邦鳥獸之羣也必有人焉居其間非謂之君臣則謂之父子非謂之夫婦則謂之長幼朋友也人有心知志意之精主乎內有耳目手足之動行乎外非之於君臣則之於父子非之於夫婦則之於長幼朋友者也先王之教使之凝神默化致其心知志意以善其內又爲之設其文采備其容器制其度數使有以禁防開發謹其耳目手足以善其外其通於性命者行乎事物其絲於事物者合乎性命其學於事物性命者貫乎人倫故其於家則父子親長幼序夫婦別其於國與天下則君臣義朋友信故無一命之爵無尺土之階而人物之性以盡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畢得誠行邪說無繇而作民生其時無復震驚誣惑之憂其於君臣父子長

幼夫婦朋友雖有所不知而坦然繇之是民之所以親也親而不能明民之所以爲下也明之而使民親焉士之所以爲上也泉之有學國家所建教學之法則命於天子其來非一日矣士之聰明彊敏能自致材智以見於世者往往繇之以出而未能得其所以教者邠侯俞公爲政好以德教撫循其民養其長老而訓其子弟惓惓於德之不一俗之不同以爲是有責乎爲士者又不鄙之爲不足與進且知其民之已信而可用也乃與僚屬咨議叶謀撤明倫堂之舊而新之以與士者講習於此堂而委記於余余謂古者立教其具誠設然所使長治之者皆賢卿大夫以其素講之學成德之行倡導而鼓舞之其於化民成材尤易以侯之賢專有長治之任而斯堂之作及其政成民信之日士之興起發憤於斯時者宜益衆咸思捨舊棄故以聽侯之所爲雖今之去古遠矣所以禁防開發之者其具難以一二追古而心知志意之精

未有求於內而不得也得於內未有不得於外也學之則爲士不學則爲民上下之分可不勉歟興造之歲月則始於壬寅七月己巳訖於十二月庚寅金取於幣之羨者其役鉅體大而費不及民工不踰時亦可書也侯名咨伯平湖人

蘇工部郎中出爲今官云

鄒元標

太平府重修儒學記

高皇帝廓清乾坤功冠隆古實肇基太平郡郡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五

記一

錢穀甲兵疆域形勢差殺各郡然風氣淳龐聖善首及擬之漢事則三輔股肱之邑云郡故有學制自青田劉公制頗稱善嗣鑿池通橋地氣宣洩規畫加隆而歲久不無少圯刺史陳公以名給諫出守是邦下車謁廟眺諸形勢慨然思復其舊苦力不支久之得窖中金若干公斥之治城城完廼以羨庚治費宮實池夷窪隆左伏右後廊前舒廟廡翼翼齋閣巍巍邦人士詠斯遊斯歌曰我陳公力也公欲詔諸人士以

余固陋風嘗究心儒先糟粕乃遣教官劉廷綬謁記於予予惟孔子至聖憲章文武從周之訓何娓娓言之不置蓋忠質兼用周家道法最爲詳盛故聖而孔子亦不能舍周他適余輩生當盛世涵育聖化最久太平且爲聖祖興王之都余何庸援引古誼樹眇論以相高哉嘗思我聖祖當戡戈索矢之後卽以六論訓民曰孝曰敬曰睦曰訓後曰安業曰無爲非大哉皇謨與往聖達德九經三物之旨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五

記一

相爲彪炳卽詩書所稱何加焉雖然達道有五行之者一也聖諭淵涵鬱而未發至皇始闡敬一之訓揭之學宮實與六論相表裏蓋謂人心馳蕩六飛難馭敬則定定則一一則遇親自孝遇長自敬遇鄰自睦而訓後安業無非爲一以貫之若網在綱珠在繩咸有條理非一一強而致之也道化漸摩傾儒輩出河東主復性新會尚自然新建以致良知爲的而餘千則一於居敬窮理雖入門頓漸不同要以味尋

道腴上無負

列聖菁莪之化遠可邇六

經語孟之傳今諸賢並列兩廡元標嘗恭誦

今上從祀之詔曰操修經濟皆是實學夫

非示人以爲學之的耶而世之學者尚操履眈

性命爲幻妄譚性命鄙倫常爲贅疣家持堅白

聚訟之不相下不知聖人之道若如天如地無

物不有亦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顧動於意則

昏耳若規規彼爲得此爲失安知僞得之中不

有真失乎彼爲是此爲非安知僞是之中不有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三

記

真非乎諸士絃誦其中宜思

祖宗六諭

之訓敬一之旨先儒未墜之緒一稟自然無動

於意尊大明學術以翼我國家鴻龐景祚於

億萬斯年豈不休哉若曰吾言無甚高論而弁

髦之是孔不必從周而憲章爲虛語也登孔之

堂倍孔之訓是曰異學異學有高皇憲

令在則吾豈敢陳公名璧莆田人丁丑進士政

追循良茲學政其大者

顧憲成

長治縣改建學宮記

蓋昔吾夫子憂道之不明不行喟然發嘆曰知

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竊以爲此兩言盡學術之變矣流而不已復有

甚焉何以故謂之過公然與不及分途也謂之

不及公然與過分途也是則知愚賢不肖判而

爲二有人於此矜其聰明直跳而之於聖人之

所不知而繩以夫婦之所共知猶然昧焉憑其

意氣直跨而之於聖人之所不能而繩以夫婦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三

記

之所共能猶然却焉將謂之過而庸猥疎脫又

疑於不及也將謂之不及而超忽凌頓又疑於

過也是則知愚賢不肖混而爲一知愚賢不肖

判而爲二其爲失也顯而易辨是故當其過吾

得而裁之當其不及吾得而振之病在氣質猶

可言也知愚賢不肖混而爲一其爲失也微而

難辨是故欲裁其過彼止有泰然安處於庸衆

之下者欲振其不及彼且有偃然突據於聖人

之上者病在心髓不可言也非徒爾也原其超

急凌頓既足以見奇而自標跡其府猥然既又足以適俗而自便道蒙其害而人蒙其利無方縱蒙其害造次莫得而指名人有欲壹蒙其利終身膠結而不解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異時夫子一則思狂一則思狷一則思有恒至謂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嗟嗟夫子非喜有疾而惡無疾也有疾止乎疾之辭也其真心自在也無疾甚乎疾之辭也其真心澌滅盡矣此又夫子之所深憂也長治懷白周公來守吾常

會其邑改建學宮屬予記之予詢所繇公曰繇古上黨郡也國初仍前代爲潞州嘉靖初陞府置縣學仍舊制一世以後人文頗盛乃議分置縣割府學一隅爲之而人文遂遜於前說者歸咎於分裂故基損壞風氣嗣是咸議修補獨高陵劉公來守是土創議改建卜地於藩封之右府廡之隙拓以民居爰定規制請於當道當道僉報曰可已又得孫公曾公繼之協終厥事而今而往庶幾人文之有興也敢乞靈於夫子

謝曰憲也陋何知人文間覽晉乘之邑也雅號爲樸所願無忘其樸而已公曰足乎予曰足矣夫樸人之真心也內之無安排無撓和外之無擬議無矯飾真也是故率意而往率意而來取瑜短長皎然畢見不欺屋漏矣可以立本是有過焉與夫人共知其過能受損矣有不及焉與夫人共知其不及能受益矣可以入德是故修諸家一家信之矣修諸鄉一鄉信之矣脩諸國一國信之矣舉而措諸天下天下信之矣可以致用何者惟其真也非是卽才若管晏智若良平辦若儀衍藻若遷固抑末耳甚者反以藉寇齎盜爲世詬僂將焉用之公曰吾子之言善乎其以樸張者也請得受而籍之以詔我多士且有省乎相與退而反諸心以求無失乎本來面目進而取裁於聖人之道以求諸其極而無徇於偏藐茲不腆之邑實重有賴焉何憂乎不足予謝曰允若茲夫子思有恒而有恒矣思狂狷而狂狷矣思中行而中行矣惟吾道實重有

賴馬何憂乎不明不行謹志之以俟劉公名復
初孫公名鉉崇陽人曾公名臯廬陵人王公名
浩臨邑人同事者郡佐童君世彥李君德王君
愛焦君思忠王君致中縣令李君仙品與劉公
同鄉同議此舉李君獻明閭君溥縣丞吳承宗
主簿艾有驂楊善典史馬李章署教諭張一翰
訓導王三重督工耆民申志皐路仁等皆竭力
贊襄者法得附書

鄧原岳

皇明文徵卷五十二

主

記二

路南州新建儒學記

高皇帝之平滇南也蓋實以重兵臨之于時草
創未遑講馬上之業釁孽時作無歲不勤王師
經理既定始圖久安之策郡縣基置漸以俎豆
代干戈久之滇乃益治文風且振帷髻之民率
襲冠裳登其賢能而賓興之壹視中土翩翩乎
明德遠矣而路南故隸澂江自成化間始改設
流官地絕僻什一依山菁而居閤不知學其類
者稍通章句籍博士往往寄他庠厥後益多道

皇明文徵卷五十二

主

記二

經路南稍跋涉青生苦之而山菁之民竟不識
衣冠作何狀則何繇顧化越人被髮視章甫猶
弁髦即引而置之通邑大都文物從容赤面而
走耳萬曆丙申鍾君應麟來守是邦圖之三老
咸以爲建學便上其議於是學使者兩臺疏請
於朝得報可越辛丑而竣不佞受成焉凡所
創建者曰大成殿曰明倫堂皆五楹曰尊經閣
曰敬一箴碑亭曰啓聖祠曰文昌祠曰鄉賢祠
曰名宦祠皆三楹泮水戟門齋舍衙廡莫不備
具蔚然鉅麗之觀矣今守史君載德幸而語之
曰是諸大夫寵靈而載德藉手告成事者也願
使君勒石紀之夫古造士之法則莫詳成周考
成周之所爲學者其名曰庠而釋之曰庠者養
也養也者作其孝弟忠信之心銷其暴戾恣睢
之習六禮三物皆此志也辟之養木者然置之
於深山大澤無斧斤之擾至於千霄然後以備
明堂之用此寧可歲月黃劾哉 高皇帝
養士二百餘年其法稟之成周而其要乃在仲

士之氣而培其節。夫士之氣不扶則抑。士之節不植則墮。廟堂之上。威欲行於逢掖之細。何求而不得。毋寧自屈而伸之。凡以培倫常而明紀綱。使之有所維持而不壞。古聖王所爲長治久安之術。其率用此。邇者利孔既開。盡山澤而錮之。即學宮不免焉。遂至右鹽鐵之義。而左文學之說。薄其所謂養者。而重其所謂罰者。士之氣節幾抑鬱而不得伸。彼都人士且儼然依夫子之教而凜然習。

高皇帝之約束堅持孝

皇明文徵卷五十二

三

記

悌忠信之心。而盡詘暴戾恣睢之氣。夫以荒服反覆之國。易動難安。曩日金革所不能靡者。而今以非道加之。猶不易其素。此無他。教之所懷上之所作也。史言文翁守蜀。見蜀地僻陋有蠻夷之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者。親自飭厲。遣請京師受業。蜀人士化之比齊魯焉。今士生右文之世。不出戶而得師。何論漢德。故被服聖教。則爲良士。沐浴聖化。則爲良民。毋自卑其氣。毋自墮其節。以用夏變夷。較然不負其所。

學則豈惟諸大夫藉以榮施。不佞視學於此。有厚幸矣。鍾君內江人。史君潛山人。前後守潞江者。王君祿兆。卽墨人。程君子侃。休寧人。皆與有勞者。其經費則二刺史捐俸爲大役。先而庶官羣弟子亦樂助其成云。

雷思霈

歸州新修文廟儒學記

宜都記曰。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而屈原之鄉里也。舊治江南嘉靖辛酉歲倏爾陸沉。高岸

皇明文徵卷五十二

三

記

爲谷廼徙於江以北。而學宮在州治山麓之右。先是人文鬱勃與夷陵參等徙四十餘年矣。無一上公車者至。今上萬曆之戊申。而州大夫張公始以形家言遷於州治山麓之左。不旬月而成州大夫介幣於兩生。而以記請余。惟孔子云。文王我師也。而文王實師繹之先人。鬻子今所傳。惟有兵法。而文王始作易。楚之臣猶有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者。安知與鬻子所論說。母乃非連山歸藏之遺乎。昔人白峽中得

古易與今文絕不相類亦安知其無也十五國
無楚風而屈左徒始作離騷假令生於孔子之
時其所刪定豈在齊秦魏晉之後耶然以不及
孔子繼三百篇而別創一體合于此與之義不
則風雅之道亡矣而今之學孔子者以欲舉孔
子而私有之語軍旅則以爲武夫事何以曰我
戰則克語文章則以爲壯夫不爲何以曰言之
無文行之不遠語氣節則以爲孤憤而不中于
理又何以稱志士仁人也是取一椎魯無用之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記二

夫與時俯仰掇拾道學家一二酸語而以爲聖
人也烏在其學孔子夫鬻熊周家一代之師左
徒詞人萬世之冠我聞歸人士多治易與詩易
與詩舍此安做真能學孔子者乃能爲鬻子乃
能爲左徒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狂者進
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凡我多士慎毋以鄉之人
而易視之慎毋以文章氣節功業與道德而岐
視之非惟不知文章氣節功業亦且不知道德
矣大抵天地間有通理必先有塞剝六經之道

如日月經天如江河經地無有已時甫出而遭
秦皇鬱攸之慘而後其書始厄爲牆壁間物馬
土之習始不足以治天下而石渠天祿表章之
力居多漣洛關閩諸君子繼之概字櫛句如日
月之蝕而復明如江河之塞而復決無奈其值
腥膻之季世界幾不復有人理而我

高

皇帝用以經國取士一道同風登唐虞三代之
理者繇此途出蓋大治以大亂乃生大信以大
紂乃成多士之不克蒸變斧藻于世者不爲不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記二

久天地靈氣自南自北輾轉固亦有時遠或數
百年近或百年繇今觀之此其時矣夫豈無如
前兩君子生其間者乎若區區以形家爲言則
山川如昨人民不改此地又何得有熊繹之封
疆屈原之故宅也是役也州大夫實董振之而
觀察使高南昌巡功茲土愾然興嘆力主其議
其費半出公餼半出學田之租半出諸生之捐
金凡學宮所應有者靡不庀具惟廣文官舍未
之有改州大夫以吳中名士與諸生更始而誘

進之興二百年之甚盛事厥功已侈大哉其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詩云肆成人有德小子
有造古之人無教譽髦斯士大夫之謂矣張公
名尚儒和州人兩生某某是時州倅某廣文某
某因并記之

韋布

李杜

崇正書院記

昔先王以修身正心之道著而爲治能使人自
皇明文徵入卷五十二

卷五十二

三

記一

約於禮而泯其欲心故天下之風卒歸於正而
治教大行於後世其所以勸率而程督之者雖
有其人與其具而非其所專倚而甚賴也使聖
人之教天下而專賴於其人與其具則其人與
具之所不及而其教且有所格而不行而不得
謂之化國蓋昔聖人慮天下之不治也必始於
正道之壞而崇其淫僻故先有以辨其分而定
其志其分田制祿都鄙有章溝塗有界以大統
小以卑承尊蓋其疆理封域之間固已截然其

嚴翼肅乎其平章母敢有越厥志者矣其國之
老少自歡於服田力穡入孝出悌之中不知其
爲勞而忘其身之爲賤其卿士大夫服官秉職
兢兢然有不稱之懼而若瘝於其身無慕尊美
侈之心而不見其爲逸而忘其身之爲貴此所
謂遊於化國雖開之以邪僻而有所不從故天
下極治及周衰禮廢列國交爭則先王封國之
制自諸侯壞之而卿士大夫各以兼并自雄於
井邑之間而氓庶之賤始無以自相長養於畝
皇明文徵入卷五十二

卷五十二

天

記一

畝之內上下交征欲怨並熾而先王之正道蕩
然不存矣孔子生於周末明治亂之原乃始嫉
三家之僭禮昭兩觀之當誅墮郈邾正丘甲思
欲存先王之治於魯而不可得乃與其徒講於
洙泗之濱其於富貴貧賤義利取舍爲己爲人
處約處樂之言獨惓惓而不置三代以前先王
所以教士者三物六藝未嘗汲汲於此也推其
意蓋傷先王之正道旣不得以望之民隸而猶
可冀於聰明強毅之士有以存之於不墮故使

之終日於詩書執禮文行忠信要以鼓動而冀磨之使自泯其畔援歆美之心則其不慮之知不學之能自有所擴拓以及於世而獨發其蘊於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千百年間未有明摘其蘊者而輝漢周子獨發之曰一者無欲也夫所謂欲者豈專以聲臭安佚飲食男女哉生人之所不能無聖人之所不去也蓋雖富貴貧賤死生功名語默進退直婉取與尤不容處之以有欲之心有欲則二無欲則一有意則二無意

皇明文徵一卷五十二

竟

記二

則一矣道而至於無欲則飯糗茹草將終身而已矣披袵衣鼓琴二女果者固有而已矣不義而富且貴如浮雲而已矣其處上下也能爲唐虞之禪泰伯之逃其齊死生也能爲比干之死夷齊之餓以開一代之治則如周公之制作以立萬世之極則如孔子之刪述大哉一也斯其貫矣堯舜之精一非有所期於夫子而夫子之言道自不得不出於一貫夫子之一貫非有所期於周子而周子之明其義自不得不出於無

皇明文徵一卷五十二

早

記二

欲以無欲言道則雖夫婦之愚不肖皆可以與其知能而彼自權於服田力穡入孝出悌之中者皆可以爲聖人之徒而聰明強毅者得之則其不慮之知不學之能自能有所拓擴以及於世而彼刑名術數功名章句之徒殆將見之而內降聞之而起愧求正於吾黨而有所不暇吾獨怪夫釋老之心可謂無欲矣而儒者攻之彼自反其心之無欲也與儒者同而儒者攻之則亦有所不服吾又有以破之而彼不得辭彼佛氏之心可謂無欲矣然其視天下之物皆以爲無足欲也而善於忍辱忍辱之極也而至於無諍夫政失於朝則宜諍之於朝矣禮失於家則宜諍之於家矣道失於學則宜諍之於友矣未聞無諍而可者也彼不知吾之無欲也未嘗欲諍也而不得不用之於不得不諍之時彼益生全於儒者有諍之中而不知有諍之爲功使世皆無諍則佛氏之死久矣老氏之心可謂無欲矣然其視天下之事皆以爲無足爲也遂至於

捷提乎仁義絕滅乎禮樂則其言之失視佛氏益甚矣彼不知吾之無欲也正欲以端夫仁義禮樂之原使天下有所循而不亂而乃以爲天下之亂皆始於仁義禮樂彼自生長於仁義禮樂之中而不知仁義禮樂之爲功使世無仁義禮樂則老氏之死亦久矣噫彼其心之無欲也與儒者同而其功用不足以及於世則猶微有自私自利之意介乎其中而不免有悖於孔子之所謂一者是以聖人非之使其獲生於聖人之世而得聖人而正之則其功用之所及又豈止於二氏哉二氏之流耻其功用之不顯乃托於靈通冥報完精永年以自神其教則厚誣其帥失蓋遠矣今世之閔然從之者不知其所以得而其閔然非之者不知其所以失故吾特本周子無欲之旨通乎一貫者以爲崇正之論而併舉二氏之無欲所以異於聖人者使世之學者如聖人之無欲而稍異於二氏則無不正矣噫先生之制其廢已久既無以使人自得於無

欲幸而有二氏者能自得於無欲矣而爲彼之差不足以有所及於物而反以爲門徒從之之害則崇正之論豈得而不作哉萬川沈公好古樂道嘗夢寐濂溪示其所之及尹會昌度學之隙地以建神交之閣而寫蜀山人所著太極於其上兩廡爲房聚其邑之良朝夕講焉蓋將明周子之學以達於孔氏而所作五行論述則又若有疑於周子旁通曲喻不固前聞四方之賢士多從之遊者役竣以呈於督學賓巖何公公嘆古學之晦而喜其復明於公也因命其額曰崇正書院而令請記於名筆公曰終當屬李山人耳迨予至會昌則公已遷工部去京師公之門人諸君述其意於杜杜與公論學多師其說故雖其既去而猶樂爲之記

官署

縉紳

葉淇

戶部題名記

惟我

聖祖○稽周官司徒○建戶部○設尚書

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以率其屬○乃永樂七年

己丑

文皇帝北狩○於是有行部戶曹之

設十五年丁酉○復設行在戶部○至正統辛酉

睿皇帝始定都邑○去行在之名○蓋戶部之

有今署也○更累朝若干年○尚書暨侍郎凡若干

人○後以京儲事重○特設侍郎以理之○又若干人

矣○雖典籍具存○然卒欲指數其名氏○且不可得

況其出處履歷之詳乎○洪承乏尚書○後懼自今

皇明文徵卷五十二

記

將益散滅○無所紀用○是謀諸侍郎吳公原侶○公

鍾及黃公傑○繙閱故牘○備錄以刻諸石○年序而

附列名揭而蹟疏之○且各虛其下方○以俟來日

其竊惟公署之有題名○固將考往昔垂無窮○以

備文獻之傳○於所以起閱者定品評而勸戒之

實寓乎其中○蓋物聚則妍醜形焉○事比則得

六者焉○人並則賢不肖判焉○繇數十載之後○

數十載之前○愛憎既公○誠偽亦著○是非非因

有不能以毫髮爽者○至於用有勢有難

而舒縮之間○或有異論○然知德者觀之○亦自不

可得而誣也○夫君子之為善○固不為名而沒世

不稱聖人○猶以為為可疾名之所繫○亦大矣○况與

賢同道○則名罔不昌○而身享天下之榮○與不肖

同迹○則名罔不墮○而身受天下之辱○此豈待後

世而後定哉○是故夙夜兢惕○鑒觀前人○則所以

殫吾職而熙明天子之績者○於是乎在矣○凡我

同事越後之君子○宜有所做焉○洪不佞僭為之

記

皇明文徵卷五十二

記

王鴻儒

甘肅都察院題名記

甘肅在中原之西○數千里○當玉門陽關之內○漢

史稱為故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予考之於書

殊不其然○昔唐虞都冀○即今平陽○帝都四距各

五千里○所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是也○書亦曰

黑水西河○惟雍州燉煌○在甘肅為極遠郡○後漢

志注○謂燉煌去洛陽五千里○則去平陽又不充

此數矣○且黑水又在其地○昔商道既衰○棄稷不

務不啻處幽邵之壤而猶曰自竄於戎狄之間
周末小雅盡廢四夷交侵畿甸之中尚有戎落
况甘肅之遠乎繇是觀之甘肅在三代之前固
中國諸侯封畛也其疆域如此初武帝徙民或
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悖逆無道後
皆爲衣冠大族名臣良將策畫之士藝能之人
累出其地其人才如此酒禮之會上下相通賦
政寬厚吏民親服風雨時節米穀常賤盜賊稀
少和氣之應賢於內郡其風俗如此地廣民稀

皇明文徵卷五十二

記一

水草宜芻牧六畜爲天下饒其土產如此王莽
末關東兵起竇融獨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屬
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其
險固如此繇是數者而觀之夫豈可以荒漠其
地而鄙夷其人哉
太祖高皇帝既定中
原之五年命宋國公馮勝拓地西郵而甘肅始
入職方自是而後率以宿將鎮守其地後復益
以文臣與中貴凡整軍經武實共參協其所以
南輯羌戎北禦胡虜西扞西域諸國者無復遺

算自是關中無事而海內晏然矣正德戊辰內
鄉胡公繇山西右布政使進拜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奉勅出填茲土公至鎮與元戎勅使協規
一心蒐軍實繕卒乘積芻粟完亭障謹斥堠校
功簡士號令精明暇日因稽按故蹟求嘗巡撫
于茲者礱石題名置于公署用存故實遠遣使
幣而命予記之竊聞自宋司馬溫公著諫院題
名記而有忠詐直回可懼之說天下之論莫能
易之子嘗以爲中人之資可導而上下者以是

皇明文徵卷五十二

記一

懼之可也題名之意疑不止此昔趙文子枚數
晉之名卿而馭取士會謝混歷評族從子弟而
深與弘微君子尚友千古之士而論其世必有
所從違以爲處身應事之則而况居邊陲之雄
鎮富國家之隆委而前人之政或寬或猛或繁
或簡年歲雖遙事端相接具在故府可以覆視
勒其名於石公事有間召老校退卒指其名而
問其事事會之來資之以應卒不亦善乎比之
徒懼之以忠詐直回之跡而不示之以主善得

師之方者亦若有間矣。公之意或兼出於此乎。予昔與公同硯席。每見公屬綴如流。及公之仕也。鳴玉禁庭。均逸外服者二十餘年。益明習天下事。今茲建節一方。統制千里。其機神算略。雖非愚淺所能測知。然卽此而求之。亦可以得其梗槩矣。傳曰。作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之作法矣。公行還朝。此則當附涼州故事云。

方豪

孤樹堂記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聖

記一

嘉靖六年冬十月初六日。予蒙恩起廢。復除廣東按察司僉事。職鹽法屯田。明年四月朔視事前堂。曰明慎。後堂曰持廉。秉公。後堂之後有堂三間。左爲予室。右爲胥吏所居。中與後堂稱自堂後。經室後而東。有亭在竹間。曰清節。前堂之西。自小廊入。折而南。渡橋。臨池有臺。曰濯纓。臺後有亭。曰喜有。皆前人所名。予不敢更。唯最後堂未名。見堂後一嘉樹。根蟠于牡蠣之牆。梟若龍枝。拂於市舶之舍。童童如蓋。廣可三間。而高

通之初。不知爲何木。詢之士人。但曰松樹。松樹至詢其字。或曰東莞之莞。或曰草菅之菅。予皆疑之。蓋樹之名必從木。豈以竹從草也。初官甚冗。未暇攷閱。意將制一字於木旁。貼一完字。曰桤。有木如此。可謂完矣。比攷古書。果有此字。公退對之繁陰。滿簷清風。自生炎方。得此殊覺蕭爽。因憶西曹之槐。故山之松。小浣之根。皆所珍賞。故窓曰見樹。軒曰松卧。泉曰青蓋。異地同情。扁曰孤樹。夫嶺南之樹不爲少矣。若鐵梨花梨之爲美材。若荔枝龍眼之稱佳果。若松栢槐榕之足清陰。何地弗植。何人弗識。桤也。人且昧其名。則植之者罕矣。堂前後有梅數株。竹數百竿。芙蓉芭蕉芰荷之類。若干本之大而喬者。唯桤舉無與並焉。樹謂之孤。宜也。堂謂孤樹。亦宜也。錢穀刑名之猥瑣。嫌疑謗怨之繇生。必有特立獨行之士。不避怨嫌。法期於必行。不受汚涅。守期於必不可奪。乃可以共是職。居是堂也。夫受汚涅而移所守者。誠不足道矣。有守而避怨嫌。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聖

記一

不敢盡法者。斯亦爲名之流耳。何有于特立獨行也乎。何補於是職也乎。何取于是堂也乎。故以孤樹名吾堂。庶朝夕居之。見樹而生警比之。盤几紳韋之。器嚴師益友之人也。客有過之者。愛賞不忍去。每曰孤哉樹乎。美哉堂乎。強哉堂之人乎。敢問其所以孤。主人對曰。衆無與伍之謂耳。客曰。此孤之名耳。非孤之本也。本立則支茂。支茂則蔭廣。蔭廣則觀奇。觀奇則愛鍾。而無與伍矣。於是主人乃悟立本之道。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五

徐階

青浦縣新建察院記

嘉靖壬寅冬。詔作青浦縣於松江府治之東北。巡按監察御史侯官舒公汀率羣吏經營之。有成議矣。會以代去。明年春。莆田周公持斧繼至。喟然言曰。松爲里千四百有奇。而燭邑維二。聖天子以爲難理。作茲新邑。蓋所以爲民。甚厚。而吾屬將順焉者。一有不至。責其可辭。乃進郡守順德何侯繼之。推官莆田黃君洪毗計。

費所出已。則俾攝華亭事。通判內江張君叔宣。知上海縣莆田張君秉壺督其丞狄希明等。爲之閱四月。邑有解學有官。巡察有院。神有祠。民有廬室。蓋訖工之速。前此未之聞。而民未始告勞也。於是侯請予記察院之成。刻之石。維國家置御史。寄之耳目。委之風紀。其在於內。於事無不得言。其按於外。於政無不得問。故其官曰監察。其所居之署曰察院。則察固御史職也。然予聞之。察一也。而用之有善有不善。善則爲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五

明爲審。而天下之治繇之以成。不善則爲苛。爲伺。而天下之事因之以僨。在易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夫九二以剛中之德。當交泰之會。其於誅賞興革。固宜肆其力爲之。而顧有取於包荒何也。人之才。或長於彼而短於此。而隨俗習非。亦或不幸而入於過。如是而欲盡棄焉。則有乏才之憂。政或不宜於古而宜於今。亦或人以爲不便。而課其利害。則猶利多而害少。而吾思所以易之者。又未見其果勝。如是

而欲速變焉。則有滋弊之歎。夫惟君子智足以知其然而量足以容之。故其智爲光大其道得尚於中行而泰之治成焉。斯古善用察者也。今天下患在議論多而成功少。夫其議論多也。亦以用察之義不明。敢於訾人而輕於變法。然則易言之。及臨事而乏才。則旋取其棄者卑之以位。而不知乍進乍退。人將無固志以盡其能。法立而弊滋。則繼焉者必矯之以絀舊而不知一革一復之際。民已不勝其擾。無怪乎成功之寡。

觀也。公之爲是院也。亦嘗思所以爲察者乎。頃予見公語法必原夫情。語古必詢諸俗。其爲政不爲簾視壁聽。而奸自無所容。不喜爲紛更。而調停補葺。民實陰受其賜。蓋今善用察無如公者。嗚呼。後之君子居公之室。因以紹公之政。則斯民之幸。而於公亦不負矣。公名亮字其嘉靖壬辰進士。何侯丙戌進士。廉靜豈弟。與公志相合。故請予記者。侯云。

董份

山西道監察御史題名記

古御史爲柱下史。記事之職。秦漢時始執法彈事。初秦設郡縣。命御史監理。謂之監察史。今監察御史是也。然秦惟監郡。得稱監察。而是時各監其部。其權尚輕。至漢命直指使者。巡行天下。雖不名監察。而任滋重。晉嘗分十三曹。唐宋間有三院。其一臺院。掌臺紀。其一殿院。掌殿中儀。其一察院。掌按事。明興諸御史皆稱監察。分其道十三。略倣晉制。而各隸以諸省。因名焉。每

朝儀。則得以其序侍直。無殿中常員罷殿。院其諸按事。則皆稱察院。如故而十三道居臺中。卽所謂臺院者也。諸道故皆有題名。惟山西道尚闕。于是御史楊君博考遺逸。網羅自明興以來。諸嘗爲御史。此道者。序次其人。與吳君加詳訂焉。勒諸石。而請予爲記。予惟御史者。耳目風紀之臣。古先王所以弼違匡善。繩枉矯邪。防微銷萌。以成治者也。然世治則聽覽之道廣。綱維方飭。上下咸樂。予聞過前有褒言之賞。而後無

忌直之諱進則九重開顏悚容而受出則百官
歛手奉身而不敢失此如登高順風其呼易也
當是時自非本末顛蹶之人孰不效而爲直哉
故其盡忠竭誠者既皆以自見而有以激之言
過計之慮亦皆並容于朝往往其辭危而指暢
及其後則其言稍難已非有卓立特持之士未
有不愛變于時者故其異與遷避者既多以目
容而其憤懣之衷謇諤之志亦皆紆徐隱忍于
世往往其說婉而其慮艱故察耳目風紀諫爭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五

記一

之臣可以觀世矣然古之賢臣豈特嘗試于事
一慷慨激烈之發而已哉彼其體道經德納已
于正者確然自信于人時皆知其不可奪而吾
必無以動于外故傳稱金石之不可改者以其
質之素定也而屈原嘆蘭蕙之易化者以其美
之難持也故耳目風紀諫爭之臣亦可以自觀
矣題名凡若干人始自某年迄于嘉靖甲寅以
待後來無窮云嗟乎我 祖宗創業至我
皇上開聰明攬羣策統體大備成太平之基

者且二百年諸君盡直于其間時固非有難者
然其賢者皆持不可改之節足以明世治者也
後之人指其名而求之其于爲人又可觀矣斯
事體甚大不可不書而楊君吳君志操懔懔其
立朝按部皆有持正名茲能力搜闕遺備所未
有之典使後有所覽觀尤有足嘉者故予因論
著之雖然二君親舉其職而記事柱史事也其
何有于予言

蘇濬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五

記一

浙江按察使題名記

觀察使吳公以退食之隙蒐掌故上下賢豪間
自 國初至今爲使者百二十餘人因次其姓
氏勒之石命濬記之濬觀田夏提封之區浙得
百二焉火耕水耨舟輿輻湊其俗懷綏舞智窺
窟摩牙虎而冠者視三尺不甚惜熏轡結駟之
朋能爲蠱尾青蠅變色指素爲蒼吏茲土者亦
甚夥哉正統成化間以風稜自肅給者軒楊尚
矣弘治之世吏治烝烝而邵文莊公僅以總大

綱表見豈張弛之用故殊耶抑蕭規曹隨時各有適耶濬聞漢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得一切便宜行事朝上爰書夕卽報可 國初此意猶有存者今部使三五文網叢密且左書右息矣江郵胥慮往來如織龍章歲造機軸雲集仰軒楊而生今能以一嚮款賓否能裁貂縮諸供具否濬知其難也記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茲吳公之衷哉

黃輝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五

記二

密雲糧儲司題名記

密雲之重也自古北隙虜始也重益兵兵益餉于是卽易而正牒易而勅得專舉彈將吏與制府撫按比餉額至五十二萬九千五百有奇多哉不啻數倍于初矣兵有二曰主曰客餉有四曰屯曰漕曰民運曰京運歲終繩其籍而上之大司農考中上則卽有紀擢有不次者自嘉靖二十六年以往爲主事若干人其後爲郎中若干人予友錦泉梁子將名諸石屬予爲記記曰

昔孔子爲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今之會計不然名之曰餉實兵之以也將卒有司靡不預餉事郎以閱人人亦以閱郎今也求加于昔後必復求加于今更以爲勝而忘乎其更以爲師也驟生安漏生金創旣爲因因復爲創因創之端相遺無窮有其遺之或不能名之存其名將以存其所遺也嗟乎士當窮時料量不出庭戶非智誠不足顧安所得質而運之一旦從大司農後爲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二

五

記二

虎受事隸如雲騾牝仰林如游龍咸仰我寸籍以爲忻飽有錢泉如有倚山如左納右出談笑而理之彊弱之形能否之實自耳自目不關他人善敗之相倚瑕瑜之相用有餘不足之相補隱然日陳乎吾前以曲發其神智而益生其意氣者皆是也世之閱我必有我遺我之自閱則何以自遺觸者百囂受者獨瑕撫之乎恐逸而收之乎如笑其察至公或疑于神其得至私不可以不告人是天下之快資而忠智豪杰之所

欲亟得也錦泉子則其人乎哉視密雲節二年
用譟最擢遼東兵備是行也日無倭虜矣吾故
樂爲之記以告來者

皇明文徵卷五十二

皇明文徵卷五十二

垂

皇明文徵卷五十三

記

祠廟

昔賢

縉紳

彭教

吉水縣學忠節祠記

先王盛時道德一風俗同行成乎通而達於遠
政舉於上而服乎下毀譽不僭誅賞無濫士生

皇明文徵卷五十三

卷五十三

一

其間一意修飭無所回互上之人亦惟好是正
直而不眩焉孫叔敖有言國之所是衆之所非
則固有感於先王之盛矣宋故叅知政事文忠
公歐陽永叔以古文倡天下以風樂立朝廷以
禮義廉耻處進退之際後世至此之韓愈孟氏
而猶恨其不盡用南渡之初建康通判忠襄公
楊邦乂不肖以城降敵刺血書裾死於位開禧
之季寶文閣待制文節公楊萬里不肖屈附貴
勢媒進取聞權臣誤國憤恨不食死於家去今

三百餘年流風遺烈與秋霜爭嚴鳴呼尚矣然
文忠在當時一知貢舉而躁者成聚一入政府
而謗者盈庭一移書朝列而如高若訥者亦得
以操計而困辱之一賦詩稍及時事而雅有譽
望如晏元獻猶懷之終身不置不奉行新政而
晚出用事之人相與併排斬傷名為流俗奸邪
致使朝廷薄敬故優老之禮而不恤其見是於
人蓋亦無幾矣至若忠襄文節事不盡傳然竊
計一時金軀取寵之徒黨與倡和以有以明夷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之用晦趨時之變通皎厲之畔道苦節之匪貞
上下其議論者陰消名實之位潛鼓進退之機
使天下之人靡然習而安之其於兩公所為不
詭其悖必笑其強况肯相是哉繇今而觀其非
是何如也雖然亦豈待今而後定也時移世變
公論隨白乃欲追直其毀譽而正其誅賞則已
無及其人無益於事矣嗟夫此豈獨士之不幸
哉今永豐之沙溪歐陽氏之先塋故在吉水之
澧塘楊氏之子孫具存沙溪故隸吉水故吉水

有忠節祠合祀三先生者舊矣歲久修葺不嗣
頽毀畧盡江西按察僉事南海陳君夢祥按視
學宮軫悼湮廢乃命以贖刑之金別構祠屋為
三楹於講堂之右孝子亭之北立主奉祀一如
故事既邑之人士謂教宜考故詔今刻之祠下
教不敢辭竊惟三先生之烈在天下不啻家至
而戶見之况於鄉邑之間父兄長老所誦聞街
談巷議所道說無亦嘗有扼腕太息於其時其
事者乎無亦有歆動企仰願為之執鞭者乎有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志之士尚明道以端其趨養氣以厲其守庶幾
三先生之是而不奪於眾之所非所謂成就一
箇是者固於是乎在匪直先生之光鄉邑之重
實國家有賴焉陳君勇義疆仁所至能彰善
癉惡樹之風聲觀其所是可以知其人矣

王守仁

重修文山祠記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
川之有祠實肇於我孝皇之朝然亦因

廢爲新多缺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爲風化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再踰月而工萃圯者完隘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收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嘆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椎異類猶知敬慕而況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况其鄉之士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况其土之官乎然而鄉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三公之沒今且三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聞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爲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爲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爲而爲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爲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冒嫉偏驚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

理滅而猶自視以爲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欲借而論之以勗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媿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充之公之忠義在我矣而又何美乎然而特一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已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修其祠宇彰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好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吾固備而論之以勗夫後之官茲土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修公之祠而務修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某嘗令茲邑睹公祠

之圯陋而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
氣習之或弊而未能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
樂茲舉之有成也推真心言而爲之記

舒芬

大義祠記

啓嗣而有扈拒兵武興而伯夷叩馬夫豈昧於
天命者哉君子曰語道者不以天語義者不以
命傳賢不易之道也禹傳子而有扈不服非不
知啓之敬承爲天與也懼後世非其人或得以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六

記三

據聖神之位然則書錄甘誓不以家天下爲兵
禍之始邪君臣不易之義也武嘗北面乎紂而
一旦伐之若伯夷者豈不知武德之聖而周命
之時哉而叩馬諫之懼後世臣子一動于利將
藉此以行弒逆而無所忌憚也嗚呼二子當三
代之盛猶將亡國殺身以爲名教之計烏知有
百世之下事尤異于是哉宋元之際道亡義滅
而禽獸制人舉天下與夷狄而不以爲耻奉君
后以臣妾于禽獸而以免死爲幸斯時也不有

徐公舉家不汚之義則宇宙不幾于覆邪方伯
顏入臨安盡俘三官百官諸生以北雖舉城亦
無有難行者惟公呼其二男一女訣奠于岳武
穆王誓不與俱且從容擇死所以火不克死復
以水乃死烏乎擬公之忠則文天祥張世傑諸
公盛矣而公不在其位擬公之節則李芾趙鼎
發諸公壯矣而公不在其職亦將擬公以魯仲
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亢烈則十倍於魯連
也自非蹈道之素烏有此舉以回日月之光邪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七

終古知華夷之防而人不肯役於禽獸者公之
風蓋不在於伯夷下矣公名應鑣字巨翁謚正
節事詳宋史本傳茲不及贅唯公江山人舊有
祠在縣治北正德己卯進士武進吳亞甫來尹
縣謂僻陋弗振非所以風江人也乃改建于東
門內之通衢易腐支頽工不甚費九月吉遂告
成事亞甫之政以節義教化爲急務大率類此
如近宸濠之亂人多觀望唯亞甫與進賢令劉
汝澄首正其逆賊之名移文上下則夫是祠之

政建也。豈徒然哉。十月望。使生員劉貢致書來。闕屬芬記。因憶成化間。厓山建祠。祀文張陸三公。白沙陳公甫表曰。大忠祠。是祠舊因公謚。今改題曰。大義。庶足以表異公之心也。嗚呼。大義明。則中國安。而夷狄懼矣。

翰弁

俞大猷

重建諸葛亭記

昔諸葛先生躬耕南陽。時人以伏龍稱之。故名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八

記三

其所居之崗曰卧龍。是山因先生而得名也。桂林郡有峻山。古名卧龍。後人以其名之相合。結亭其巔。塑先生之像。而時祀之。是先生因山而得祀也。然先生爲天下後世仰止無已者。其何以得之哉。陳承祚謂先生。聖民之幹。優于將畧。是未足以知先生之大。烏足服先生之心哉。猷謂先生爲相。亦優爲將。亦優。但此二者。可以一人而並優。不可以一人而並任。可並優者。人之才也。不可並任者。勢不行也。相居閭內。秉樞持

衡。若國難方殷。大憝未殄。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皆將取足於民。理民無方。則財用不給。爲相臣者。豈容一日使居外哉。將治閩外。張軍宿野。常如見敵。援桴而鼓。呼吸存亡。賞罰不當。則兵不服。號令不申。則兵不齊。節制不明。則不能決勝。爲將臣者。豈遑一日使居內哉。故蕭何爲相。韓信爲將。而漢興。魏徵爲相。李靖爲將。而唐興。將相不相越。以相侵。乃能相資。以相成。若一人之身。將相之事。兼理形疲神困。兩不得成。此不可謂其才之不並優。實其勢之不可以並行耳。噫。先生之慮。非不及此。先生獨苦之心。誰則知之。方漢末擾亂。宗廟傾危。先生生逢其適。進欲龍驤虎視。振長策而清宇內。上無可同量之主。下無可同事之人。乃退而龍潛虎伏。高卧南陽。夫南陽北邇中原。南連荆襄。天下之大通都也。先生卜隱。何取於此。不過欲居此通都。博求至人。共成初志。求君得君。劉玄德公。既有帝王之量。又爲中山靖王之後。是可與有爲矣。苟得其人。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九

記三

焉如韓信如李靖先生爲相以成之可也苟得其人焉如蕭何如魏徵先生爲將以輔之亦可也而皆不可得雖幸有關張二人足稱名將乃驅馳未久相繼淪沒君子謂開張沒而蜀之事已去真確論也天竟何如無意於漢劉玄德公隨亦沒矣先生之志不亦孤乎中夜思惟托孤受遺言猶在耳漢室存亡寄吾一身舉目徬徨無可共圖或出或入或將或相攬機總握甚非先生之所樂爲也楊顥氏以先生不知位分之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十一

體失爲家主之法先生亦竟無辭以對但先生自知一日不任相事則軍需必窮而國政先墜一日不任將事則士心必離而敵國益橫不得已而並任之至於功業陵遲所志不竟自當付之於天非人智力所能爭也其在先生淡薄則冰玉共潔寧靜則山岳同體忠貞則霜雪爭嚴精誠則金石可貫存亡不易其心終始不異其志論者以三代而下人才唯先生一人豈欺哉使幸而生於三代多才之時豈不能建周公

作樂制禮之業立太公啓伐開國之勲唯不幸而生於季世乏才之日反不能成蕭魏韓李諸人之事重使千古英雄墮淚於無情之地興嗟於感憤之際其心已不能堪不知先生當日身處其厄將何以爲心哉雖然炎漢江山在當時不能光復先生固不無遺恨然天下名山有稱名偶合者後世之人且以屬之先生得與北方堯山舜廟相悠久亦可自信而自慰矣乎亭宇歲久將傾大巡白野朱公感慕先生之風議重建之臬司諸公咸以其司多得此山之勝而又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十二

有先生之像在其上遂舉行之藩司諸公從而力贊之不踰月而工竣偉然西粵會城一大觀也命猷記之猷因論先生之大以告同志

祠廟 今賢

縉紳

李鏐

宋尚書祠堂記

弘治甲子夏鏐爲工部左侍郎 孝宗敬

皇帝遣往山東議處守臣所言漕河事。鑄馳入其境。稽古考迹。知漕河元故運河也。元復有海運者。蓋河之制尚弗善也。國朝洪武初。河決原武。過漕入于安山。漕河塞四百里。自濟寧至於臨青。舟不可行。作城村諸所陸運。至於德州。永樂初。太宗皇帝肇建北京。立運法。自海運者。繇直沽至於京。自江運者。浮於淮。入於河。至於陽武。陸運至於衛輝。又入於衛河。至於京。當是時。海險陸費。耗財溺舟。歲以萬億計。已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三

而。上命工部尚書宋禮修元運河。發濟甯青東民十五萬人。登萊民願役萬五千人。疏淤啓隘。因勢而治之。禮用老人白英計。作壩於戴村。橫亘五里。遏汶勿東流。令盡出於南旺。乃分爲二水。以其三南入於漕河。以接徐呂。以其七北會於臨清。以合漳衛。塞河口于曹鄆。漕河灣至曹故道。以行水。蓋漕河之廢有二患。生焉。河善決。則淤水病涸。則滯。自是漕河成。而海運廢矣。祭法曰。有功于民。則祀之。鑄因陳禮之功。

可祀也。遂請勅下有司。工部主事王寵。又言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佐禮之勞。宜不可泯。今上皇帝嗣位之六年。俞鑄等之請。命於南旺分水祠禮。而左右以純長配有司。并祠平江伯陳瑄。而純長之位亦燬。又六年。工部郎中楊淳始釐正如制。淳暨主事王鑾來徵予言。夫人臣之奉國事也。富才者。刻之。慎慮者。守之。徒守者。蠱事。而敝國數創者。焚政。而煩民。是故俗之所厭。聖人不強行。民之所安。聖人不亟改。往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三

者。守臣欲改汶疏。洗求利于漕。不亦鑿乎。夫宋公之治漕河也。因元哲臣之迹。采今達識之謀。相流泉之宜。操獨決之智。因民之欲。避民之勞。嗣是者。置閘以防洩。蓄湖以永灌。引泉以備涸。時浚以殺淤。漕河大成。萬世之利也。夫慮淺者。易動。尚奇者。好更。昧於事者。恒作。忍於民者。喜役。故事之敝也。柔者廢。剛者僨。予待罪三朝。備員卿末。今老且病。行將明農。以待盡。因公祠事之成。僭以是而爲後之君子告焉。宋公字大本。

河南永寧人金公泗州人累官刑部尚書周公
天長人封萊陽伯謚忠毅亦一時名臣祠之建
經始于正德七年春落成于十一年冬廟宇廊
廡垣墻具備別刻於記石之陰

唐龍

遺愛祠記

景泰初潛政弗葺乃度江淮之鎮建都御史行
臺以總攝其綱而首昇諸河州王公竑尋兼領
撫事凡茲江北列郡諸州咸撫有焉嘉靖戊子
皇明文徵卷五十三

春二月予小子竊辱是命惟夙夜凜焉而懼弗
勝既至境上揖諸于大夫曰斲木者引繩則面
立政者同道則治是故周公治東郊克慎厥始
君陳克和厥中畢公善成之以休于前政以建
無窮之基予小子俛俛然而無所從也自有都
臺百年于斯執簡者孰賢于大夫曰皆賢曰孰
可法曰皆可法河州王公其至哉詢于父老猶
夫子大夫之言子弟相率以告與父老無以異
也夫公爲給事時予號朝列奮擊權臣既爲都

御史董帥三軍鞭驅庸衆是有社稷之功矣而
于是也何有乃博采州郡志及讀分神道碑益
知公嚴毅堅直政務酌於民心廉境內豪右而
訖其法尤嫉貪墨吏曰是民賊也踣而繫之威
令號號然如雷霆之不可褻侮徐淮歲大侵百
姓饑餓山東河南二路流民又猝至公先發漕
米一百六十餘萬石近者計日餉以粥遠者料
量其斗斛而均布之轉徙者路食之長活凡三
十萬一千人病者給之醫藥又活一千四百人
皇明文徵卷五十三

被鬻者贖還其家一千二百四十四死者殮而
葬之三千三百餘人夫周近遠庇死生療病而
還鬻公可謂無所不用其至矣比公被誣逮繫
者至易衣一襲小舟以行民如失慈母攀號而
送之天順間公再蒞民又如得慈母老人偃偻
丁壯踴躍童子歌謠而來見公連屬三日不絕
法以防民仁以養之是故威行而愛立予小子
皇皇焉思所休于公之政而未之能然亦不敢
惰也既弟子員上書曰封南國之棠者思召伯

之政。泣峴山之碑者。追叔子之德。公實懷柔我土。其有以繫民之思可也。先是西湖之滌。有浮屠氏宮。官司撤其土像。麾散其徒。若有待焉者。郡守葛子木有志于公者也。乃增置規緒。繚以周垣。奉公之木主于中。而以名請。夫公去淮八十餘年。而今子大夫與父老。與子弟。邈乎聲容之不相及也。乃油油然而思之。思不足。又乞祠之。有遺愛哉。于是乎命之曰遺愛祠。

王璣

皇明文徵卷五十三

十六

記三

復都御史李公祠記

初余聞長老言。知嘗有漢藩之難矣。而莫得其此。與所以靖之已。從薦紳間稍稍聞漢庶人憑恃武寵懷異構逆暨章皇帝親征之慨。然亦莫竟顛末與所發之者。迺歲癸巳璣承乏備兵武定。武定故樂安州寔漢開府之遺。於是得時接鄉大夫若司空信山韓公。荆中丞海隅毛公。思義少叅東樓董公。琦僉爲璣述故中丞李公璿發漢藩之難而靖之之蹟。纓綬其言曰。

李公永樂季年。錄上舍生。拜監察御史。高煦不逞。時適宅外。艱幾闕。且同處一城。勢殊岌岌。煦方銀金革蓄。硝黃逆端萌矣。公聞之弗聞也。已復募籍壯勇。要廩操卒。敘孽種。馬釋犴。重辟逆蹤。露矣。公聞之弗聞也。彼弗公疑矣。顧將以帷幄心膂重。是昇旋走逆。使以禮致公。乃姑辭以哀。經綏以終制。若不見彼圖之爲非者。於是益弗虞矣。公廼請命母氏。誓于家衆曰。必先機發其變。遂乃宵馳濟南。徧白省臬。假符乎王舍。託報乎海洋。比使人且追之一使。不晤再使。無及而公抵京師矣。爾乃入覲文華。面承顧問。陳逆謀暴著之狀。贊六飛親討之策。纔七日夜。師臨城北。蓋迅雷不及掩耳。而魄已先褫。無何礮入而宮棟摧。逆煦遂成擒矣。凱旋天子嘉公勞勲。晉左僉都御史。錫襲衣。文幣擬陰一子錦衣千戶。予家人十戶。公咸讓弗居。弗得請。則受衣幣暨秩餘終辭焉。又曰。公故恬退。亦其時在朝乏知已。故無與暴揚。不然爵券不爲過。

皇明文徵卷五十三

七

記三

而公僅左僉都御史止迺始與知李公之功諸公且余詰曰李公之事何如晁錯曰未易言也處宗藩之變與他寇殊勢弗密則禍身家弗神速則彼得爲謀非天子自將則彼得爲辭錯也弗密有之景帝之弗自將其若之何於乎

章皇帝天兵之神速李公濬幾事之密漢君臣交有愧矣又曰許忠節公死寧藩之難何如李公曰未易言也宸濠之勢鉅而蔓忠節方當事窒於早圖然其心猶之李公也易地當皆能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八

記三

爲之於是諸公首肯且曰李公故以鄉賢祠于學宮之東往朔忠節祠因易其所遂因循至今未復奈何璣曰予責也乃卜於學宮西廢觀之隙構祠以棲王嗣故典也祠成公之裔孫醫官李燠請予爲記予恐後人之不知公猶夫予之初也不辭而記之

姚涿

顯忠祠記

國家當興廢之際必有抗節秉志之士潤鼎商

創視死如歸出於橫流烈焰之中以明委質無二之義若此者非求知於天下後世也顧天下賴名教以立苟有其人爲世道慮者豈可執向背以爲抑揚據成敗以爲輕重計禍福利害以爲緩急予奪哉奉川戴公德彝之死難也幾百四十年里人諱而不稱者奪於國威也涑自入史館始知公之大節訪諸其邑人類不能舉其槩求之郡志則逸而不傳惟科貢考僅列公名而又失其實按洪武二十七年及第之首則定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十九

記三

海張公信而其第三人則公也公拜官編修侍講而中改御史及左拾遺者則繼世更定之制也

先皇之所簡拔嗣君之所錄用其文學風誼固已見推於當世矣北兵南下長江不守公以身殉主禍延宗黨此公死事之迹也作郡志者不知公立朝大畧尚存於國史徒見南雍立石鐫公之名遂用其私臆以贗亂真置鄴人葉宗可於公之次妄題其下曰探花而抑公於是科諸進士之末是果何心哉痛乎忠義之

易淪而文獻之不足徵也。嘉靖戊子奉川邑侯陳君縉至涑爲言公之忠。陳君始請於觀風者而祠之學宮。猶未有專祀也。越五載壬辰海虞錢君壻繼宰是邑。涑復告之曰。發潛顯忠。守土職也。戴公之祠弗稱。君盍圖諸。錢君作而言曰。其爲政思以勸忠善。雖小猶將張之以示風教。矧邑之嵩岱有如戴公者乎。其之往也。政無先此。下車進諸生而咨之。時則僉諧乃闢地於社學之左。爲宇三楹。額曰顯忠。以祠公于中。歲甲午祠成。錢君率奉川子弟爲文而酌之。公之英靈洋洋乎罔不慕焉。赫赫乎罔不肅焉。淒淒乎罔不愴焉。自儒流以至於樵夫牧豎。自故老以至於婦人稚子。始皆知誦公之忠烈。而重嘉錢君之善於表章也。夫文皇興靖難之師。固非常情之所仰測。一時諸臣知齒剛舌柔之戒者。莫不達權通變。轉危爲安。保其榮祿。悔吝不及。獨公乃若逆天命。拂人情。至于嚴誅而不可悔。豈昧趨避於其間哉。蓋公守經之士。也不可。

以語於繩墨之外。是故有所不可。有所不能。壬午之死。固公之念謂可而亦其自以爲能者。又安得有他顧哉。非獨公則然。昔者帝王之革命。仁濟天下。英雄之用武威。震天下。宜無不服者。而一節之士。顧欲與之較。是非於危疑之間。士各有志。何世無之。下隨務光之蹈稠水。若不悅於湯。而伯夷叔齊之入首陽。若不悅於武湯。武之聖。不虧四子之介。不貶揆道與義。各得所安。夫豈以相忤爲病乎。吊伐如聖人。猶不免於守經之議。則王燭周苛。龔勝孔融。堯君素。韓通。諸臣之死。又何恠乎。且內難既平之後。若曹國公李景隆。歷城侯盛庸。都指揮平安。初相讐。終相附。而卒不免於罪。洪熙之初。下詔釋建文諸死事者之家屬。昔人娶婦之喻。在人者欲其從我。在我者欲其畀人。夫恤往固所以勸來。茲非我祖宗之微意與此。錢君立祠之義也。或曰。奉川之有戴公。猶緱城之有方公也。涑應之曰。二公之死事同。而其所。

以當死則異。方公寵冠儒臣。凡兵籌國議。聽其謀斷。夫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方公任謀國之寄。而構難速亡。誰當執其咎者。所謂一不成而萬有餘喪。非特義所當死。於勢亦不得不死。戴公則不然。以舊君則可以死。以同姓則可以無死。使公而不死。則爲楊爲金。爲胡爲黃。贖前愆而責後勞。若無不可。顧公徒以君臣之經而死。非若出於迫與激者。此其處死之難。誠與方公差異。嗟乎。公軀已糜矣。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三

羅洪先

峽江練公祠記

余往讀金川玉屑集。不勝慨慕練公之爲人。然未詳其生何地也。嘉靖癸丑。登玉筍九僊臺。道經廢穴。土人告以練氏先塋。徘徊久之。不遽信。已而入永興禪刹。老僧自述坐累。往往以練氏

沒田。且言曰。繇此南上三里許。潞江有地曰三洲。卽其故居。又南一舍至玉峽。峽分爲縣。公實今峽人也。聞之。愀然。乃令前導至。則荒烟衰草。中門堂階垣遺跡隱隱。階右數塚。皆赦歸之人。姓名猶可歷指。遂與趙生子良。不覺痛哭流涕。近鄰黃氏長幼聚觀者。亦皆相向灑泣。因道其家世。甚悉。練本淦東。東山人。至伯尚遷三洲。是生公。比及第。復居淦城。洪熙改元。赦其家。盡復故業。於是東山三洲。仍歸練。而以城居。畀陳垓。諸黃所言如此。練故與黎黃劉三氏著聞黃鄉。練且世嫻。受禍獨慘。其土疆犬牙相入。不怨厲已。乃灑泣吐所未聞。嗚呼。此豈有所利而爲之乎。始錢守琦因峽之請。祠公鳳凰山巔。淦之人士。譁曰。公淦人也。何與於峽。至爲書諾。詈之。峽不爲變。當是時。故老凋喪。惜未有以三洲告者。三洲隸淦。則淦祀隸峽。則峽祀淦。與峽皆公故鄉。何擇焉。陳喬名系廬陵。臨有俎豆。六一產于吉水。廟食恩江。神不可度。知其在此乎。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三

記

祭於廟繹於祊兩地交至自古已然淦人又何疑于峽也余獨念淦之爭者譬之家寶他攘是懼以公在淦則淦重也峽之爭者譬之宗廟執事爲榮以公在峽則峽重也夫能爲淦與峽重者止一死爾夫人孰無死公獨以死重淦與峽何哉忠於所事知其不得不然而又能卽其心之所安故也故知公不得不死之心則知淦與峽不得不祀之心推今日不得不祀之心可以幾前日不得不死之心此不得不死與不得不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五

記二

祀之心公不能要之淦與峽之人淦與峽之人亦不能私於公峽之爭也淦固有言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祀之其心蓋曰彼在淦者何與於我哉雖蒙詬詈無避也公之難也人固有辭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死之其心蓋曰彼在人者何與於我哉雖戮妻孥無避也夫是謂之自靖自靖焉者自盡其心而後能安也夫仁人心也盡乎心則求仁得仁夷齊所以見賢于夫子也夷齊餓而商不亡百世以下聞者莫不興

起宜峽在所必爭矣嗚呼淦之祀公得所重矣獨不思吾身亦有當重者乎峽之祀公得所安矣獨不思吾心尤有當安者乎夫心之不得不然不獨臨難有之自言動食息至於綱常倫理日與吾遇者不知凡幾而未有能卽所安如峽之爭祀者亦又何哉卽使安之亦倏忽轉移之間耳豈足比於公之一死也哉不是之辨而徒慨慕於公以爲重其亦未矣錢之祠曰自靖故事憚登涉率請主祀之行署通判何公堅行縣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五

記三

病其非禮始議改遷而知縣王君陳策濮君桂相繼成之濮移置山腹制頗湫隘何復捐俸闢其麓併倉址與故剎地廣之下爲求仁書院峻磴紆徑直聯之祠朗豁弘深祀有常度仍亭其巔曰高山仰止延眺其上三洲烟草盡入指顧嗚呼公無身與家矣豈計夫人之祀與祀之去三洲遠與近哉然近三洲之不祀因益無以慰峽人之心也因記其役備論之告後之慨慕于公者

馮琦

甘肅大司馬田公生祠記

甘肅於西北諸鎮最大外直玉門陽關通西域國萬計內連秦隴朔方四面皆虜弧懸一徑如綫吉囊遺孽分住套中結海瓦二酋爲邊患隆萬中許欵貢以縻之然多不奉約束時關入塞多殺掠歲戊子我師不利失一副將軍

上震怒絕市賞問群臣能制虜者廷議舉今大司馬田公

上命公以中丞往公至鎮訓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三

記

師積粟二年而後用之每戰躬擐甲枹鼓爲士卒先將武士力而重之以謀用兵貴方略不責首虜故師出輒有功甘山之戰虜易我師深入出不意而敗斬首六百級南山之戰海酋陷伏中斬首亦六百級西川之戰海虜傾巢入寇遇覆而奔火發死者無算大酋殲焉松山之戰諸虜并力一舉圖報復公先發禦諸邊外未合而潰番夷之從虜者皆來歸涼州之戰公先得其間使誅之急發兵薄虜帳下斬首七百級公在

河西大捷五小捷數十驅虜千里外築邊城四百里列亭障至寧固鎮番涼莊浪之間烽燧不設郊堡不驚比於內地會樞臣虛位久

天子召公入本兵柄計公起備兵使者至大司馬加太子太傳在五歲之內每捷聞

天

子出大官金錢賚公不可勝紀官其子至錦衣指揮使人不謂驟也公去鎮之明年方伯霍公偕六郡吏民將較建生祠祀公而問記於余余惟公之功非一鎮之功也頃者島夷外訌我盡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三

記

徵天下兵而東虜實狡焉生心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公獨用一鎮士馬出塞屢破之禦諸原又破之狡夷始知我中國之刃有餘地也我師始張將吏思自奮于功名 天子亦藉以無西顧而一意于東此其大功一大虜摺酋內持兩端實借諸部嘗我一鎮得志則望風麋起豈但失數十年伏戎之利雲朔以南詎有寧宇公破虜積數千級築京觀而封之西虜旣遠塞大虜來互市者嚙指不敢驕夫公明破西虜

之膽陰奪大虜之氣是公罷欵以戰而以戰維
欵其波及諸鎮者公之餘也此其大功二西夏
與虜錯壤戎夏交梓也穹廬環堵相亂也非我
破虜則虜蹂我敗兵之氣沒世不復今虜不啻
數敗死者齒豁不收生者瘡痍未起不數年虜
氣未復也而我以數年生聚教訓厲其蠶氣可
以犁而兵之亦可柔而撫之撫之惠兵之武我
之撫與剿皆有餘百世之利也此其爲大功三
公有三大功皆不止在一鎮又不獨在一時而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天

記三

鎮人獨安得專有之而專祠之邊人之淳固也
當其所愛百世不忘也虜卽悍當其所畏百世
不敢近邽都健吏也虜不敢侮其像李廣一較
耳聞其名輒遠徙不近邽八公之草木順昌之
旗幟皆無當于軍實輒望走不旋踵者何也當
其所畏也是祠也公之像儼然在焉君子登是
堂若聆聲欵稟籌策也小人曰公猶在是乎復
將衽席我也將吏如奉白羽而執鞭弭不敢易
紀律大酋名王猶凜凜金戈鐵騎中辟易不敢

視也公身在武部提衡九塞業已戰勝於朝廷
而公之像在鎮邊人警公餘威而循其遺策亦
且不戰而勝于邊鄙是公前日之勝一而今日
之勝兩也繇此言之河西得公祠而重若雲臺
麟閣有公之容景鐘太常有公之伐則固不待
祠矣田公與先大人同舉進士而余亦與霍公
爲同年友於其請謹執簡以書

祠廟

貞女

縉紳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无

記三

崔銑

四貞祠記

正德壬申賊劫東火妻垣婦女不辱被害者四
人焉曰趙氏曰袁氏曰程氏曰平氏賊去所司
以聞詔給賻樹闕如制越十有四年辛巳路守
請于御史立祠小嶺祀之得請乃命東火仇朴
治工而朴以共貲助祠爲堂者三楹左右廊各
三楹衛則有垣出入有門祀用春秋卜日蠲羞
侑祝以帛嗟乎往之可言者四貞而已乎余聞

之政始于怠極于廢樂始于逸流于荒官始于得放于亂邦嗟乎可不痛哉自閩人谷大用八人思蠱君以極其欲而燕遊啓八人又進劉瑾使憚廷論而士禍慘自論者欲司馬劉公之爲宰而卹與分自瑾逐少師劉公而相權失自杖言官而言路塞遷秩免患以賂而利門肆朱寧進而闔寵衰江彬入而巡幸興官輕而頽民窮而盜傑夫思亂驕藩伺隙而生心矣富瑾時禍烈如焚怨韓司徒李夢陽刺骨矣衆謂其必死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三十

記三

也而免羅僑之諫吳廷舉之論劾謂其必死也而免何瑋之長揖知縣王勲之不賂也而見重瑾敗而永繼永敗而寧彬繼命亂至矣劉少傅之辟位傳尚書之抗奏寧濠叛矣胡世寧曹琥之持法孫燧許達之死義嗟乎懿哉若人政奚底於壞哉是故扞辱之女可以觀性秉節之臣可以觀學

齋舍

縉紳

劉基

苦齋記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創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壑皆蒼石。岸外而曰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棟。側柏之木。黃連。苦杖。亭歷。苦參。鉤天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三

記三

之草。地黃。游冬。葳苈之菜。櫛櫟。草斗之實。栝竹之笋。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可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積茶亦苦於常茶。其洩水皆齧石出。其源沸沸汨汨。澗窞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瑛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遊。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窵而室焉。携童兒數人。啓隕籜以藝粟菽。茹

啖其草木之莢實。間則蹠屐登崖。倚脩木而嘯。或降而臨清冷。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爲倚伏者。人知樂之爲樂。而不知苦之爲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於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于華堂之上。口不嘗荼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于不測。而不知醉醇飫肥之腸。不可以實疏。糲藉柔覆溫之軀。不可以御蓬蒿。雖欲效野夫賤隸。踟躕伏偷性命于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爲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宋濂

拙菴記

京口徐君德敬爲中書管勾。居京師。處一室。不望不華。僅禦雨風。環皮圖書。置榻其中。每退食。卽徒步歸。宴坐。誦古人言。賓客不交。請托不通。自號曰拙菴。襲封衍聖公魯國孔侯希學。書拙菴字以遺之。德敬復徵文於余。余天下之拙者。也。德敬豈若余之拙乎。世之人舌長且圓。捷若轉丸。恣談極吐。如河出昆侖。而東注。適宜中理。如斧斷木。炭就水。猱援以升。兔走壙而攫之。以鶻也。其巧於言也。如此。余則不能。人問以機。謝以不知。人示以祕。瞪目顧視。莫達其旨。人之所嘉。余縱欲語。舌大如杵。不可以舉。聞人之言。汗流頰。泚人之所諱。余不能止。開口一發。正觸禁忌。人皆駭笑。余不知耻。余言之拙。海內無二。他人有識。洞察纖微。揭首知尾。問白意緇。未入其庭。已覘其形。始矚其貌。已盡其肺肝。而究其緼。真福來熒熒。出身以承禍。方默默預防。而避匿。

其巧於識也如此。余夢夢不知憤憤無所思人之笑。吾吾以爲喜人之怒。吾吾徑情而直趨。網羅當前。吾以爲織絲虎豹在後。吾以爲犬狸吾識之拙。當爲舉世師。此二者乃吾所大拙。其餘癡經繆綿錯紛披。良乎不能策其數。游夏不能述以辭。德敬豈有之乎。然吾亦有不拙者。聖人既沒千載至今。道存於經。嶽海崇深。茫乎無涯。窅乎無塗。衆人游其外而不得其內。舐其膚而不味其腴。吾則搜摩括剔。視其軌而足其跡。入孔孟之庭而承其顏色。斯不謂之巧不可也。生民之叙。有政有紀。離爲六府。合爲三事。周公既亡。本摧末弊。秦刻漢駁。而世以不治。吾握其要而舉之。爬瘍擇類。取巨捐細。德修政舉。禮成樂備。廣履細旃。每資之以獻替。吾於斯藝雖管仲復生。猶將扼其吭而鞭其背。是不謂之巧不可也。而德敬豈有是乎。蓋人有所拙者。必有所巧。有所巧者。必有所拙。拙於今必巧於古。拙於詐必巧於智。拙於人者必巧於天。蘇張巧於言。

而拙於道。孟子拙於遇合。而巧於爲聖人之徒。晁錯號稱智囊。而拙於謀身。萬石君拙於言語。而爲漢名臣。余誠樂吾之拙。蓋將全吾之天。而不暇恤乎人也。今德敬居位處勢。誦古人之言。而以拙自晦。其殆巧於天者歟。巧於智者歟。巧於古者歟。然則德敬之巧也大矣。過於人也遠矣。爵祿之來有不可辭矣。烏可以不記。

孫作

杞鞠軒記

趙郡蘇先生避地中吳。士大夫爭走其門。因闢軒以延客。環藝杞鞠。旣字其楣。又屬爲之文。按杞與鞠二類。杞卽今之枸杞。鞠則今之甘鞠。鞠尤多種。他如馬蘭之爲紫鞠。瞿麥爲之大鞠。旋覆華之爲愛鞠。俗皆以鞠而雜餌之。其害至有殺人之慘。說者謂惟真鞠延年效與枸杞不殊。則真鞠正甘鞠耳。世以其莢作羹。其華入藥。而本草亦謂服之輕身延年。自天隨子掇以供格。按而二物始貴。然其味猶在肉食之亞。至東坡。

翁守膠西齋厨索然不堪其憂日循廢圃求杞
鞠食之捫腹而笑則其用殆與穀粟比矣凡物
益於人適於口不幸而不見賞於賢士君子卽
猩唇豹胎味同腊毒而椒蘭桂蕙下比茨棘又
况杞鞠而已哉故士論之難犯雖鄭子產之賢
曹孟德之奸卒不敢以人望廢清議甚者布衣
之士操其予奪定爲國是以佩安危是則物之
貴賤詎不以人之廢舉爲重輕與先生於人物
無貴賤大小採攬成就出其口者視天隨東坡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三六

記

之藻識雖一草一木是非之公無過舉焉今復
推其嗜好廁於兩賢之間然後知向之所同益
信不謬余居秀之南湖日與二三子誦杞鞠賦
以忘肉味久矣而比歲下田不登方春農食麥
葉或者天發其珍以相斯民而神靈之效將不
在洗髓伐毛之後也乃重爲之記

薛瑄

車牕記

河東薛德溫官御史近五年始買小屋兩間於

京師僅容几榻床席又苦其東壁暗甚力不能
辦一牕小子淳乃取廢鹿車上轅卸去兩傍長
木以中方穿櫺類若牕者穴壁而安置之余歸
自外來因嘆曰以御史之顯曾不能辦一窓致
以此物爲之使富者見焉必睨目而哂掩口而
走矣御史之拙於生事乃至乎此旣而取古書
讀其下則旭日漏彩清風度涼心神通融四體
超爽忽不知天之迥地之廣而屋之陋也復從
而自解曰吾之屋如是可謂陋矣然安之而忘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三七

記

其陋是居雖小而心則大也彼貪民侈士巍堂
綺戶可謂麗矣麗矣彼方褊躁汲汲若不足以
自容日夜勞神憊精思益以擴大之是其居雖
大而心則小也小大之說君子必能辨之於是
作車牕記

岳正

肋菴記

肋生既三黜於禮部始大知懼已之未至乃謀
所以增益者一作爲小巷聚經史圖籍於中因

以所自號肋者名之客有稱知己者過而問曰
子之所號其諸取之曹孟德所云雞肋乎哉何
謂也生慨然曰蓋亦近取諸身而已矣客稱爲
知己曾不諗吾處事以爲行殖學以爲文者乎
以吾自視雖無過於古人亦無甚媿於今人也
奈何柔者謂吾強和者謂吾振愿者謂吾狂通
者謂吾執庸者謂吾深巧者謂吾拙知者謂吾
顛同者謂吾別一言或唱和者盈百是以動輒
致挫言斯召愚其爲窘且辱也亦甚矣乃不知
皇明文徵八卷五十三

皇明文徵八

卷五十三

三

記一

飲恨發憤屏舊圖新以否易泰用訕求信方且
據菴危坐玩圖味書口是心然畧不嗟咨豈神
靈鬼怪左執陰迷顛倒掾亂役役于斯不然何
好何樂而甘爲之不辭歟抑嘗思之吾之窘辱
也實肋之無得吾之好樂也實肋之可惜故旣
以自喻而又以辱吾之室客乃撫掌大噱曰有
是哉

羅玘

木齋記

凡木燥濕之不時則凋瘁而多灾翳屈拜之則
折焚之則體爐而灰揚擊之則多微音而或啞
然莫之應縱斧之則隨其理而解鋸之則屑暴
之則稿稿而傳之水則浮而反是也則沉是其
爲體也無所伏僞於其中任其本真而出之凡
有血氣者皆得繇已取而用焉非必設巧盡智
以誘之而後見焉者也或曰斲削之而爲宮以
居爲車以行爲舟以載弦而爲弓剡而爲矢以
射鵬而青黃之丹朱之爲尊爲豆登以飲以食
皇明文徵八卷五十三

皇明文徵八

卷五十三

三

記一

爲筵以憑爲榻也以休又其變也爲棺槨以送
死其爲類甚博且飾也非木與曰是人之假之
以盡天下之用非木之性能之也雖然亦其無
所伏僞於中故能用於人若夫金則聞冶而躍
者矣土則聞陶而苦窳者矣是其能以抗夫工
人則工人雖欲不設巧盡智以馭之不可也況
於衆人與夫凡有血氣者可得繇已取而用也
哉故冶工之衆二之陶工之衆四之梓匠輪輿
九之不如是不足濟於用也濟於用則切於人

之身人也者仁也。孔子以木之近仁其殆是之謂與。然吾之所謂木之木之云也。孔子之所謂人之木之云也。其理一也。鄉進士進賢說正派道其先君木齋之號於予。其從兄衡守正濫爲臬官時嘗誦木齋之詩數十篇。其溫然太古之風猶在耳也。予雖不及見之。其無所伏僞於中殆人之木者與。正派躍然曰。吾先君有是哉。請書以爲記。

桑悅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四

記

獨坐軒記

予爲西昌校官。學圃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臺椅各一。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可升降。弗肅以入。因名之曰獨坐。予訓課暇。輒憇息其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次窺關閩濂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嚙左傳荀卿班固司馬遷楊雄劉向韓柳歐蘇魯王之文。更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褒貶以定萬世之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

隙地數丈。池種菱荷。地雜植松檉竹栢。予坐是軒。塵坌不入。胃次日拓。又若左臨太行。右挾東海。而陰萬間之廣廈也。且坐惟酬酢千古。遇聖人則爲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遇賢人則爲交游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爲士師之位。若親降誅罰於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口。覺紛拏糾錯。坐安得獨。雖然。予之所紛拏糾錯者。皆世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者。寥寥不謂之獨。亦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四

記

陸深

塊庵記

吳江東陸生以塊名庵。夫苟物雖微且惡。或中於人之所好。木之朽折。薪好之。塵垢醫師好之。糞壤老農老圃好之。况其尊者乎。獨塊何好。好之塊然而已。人無知。愚賢不肯授之塊。皆弗欲。生自少日放言高論。希大慕遠。已不見好。于其鄉既學文辭。脫棄時尚。求世之所不好者爲之。反而行古人之道。正其本。責其末。斥其浮。崇于

實人皆望焉其去之也不有類于塊故得以塊自居雖然塊也者積而至于尋丈放于頃畝之外皆塊之爲也滋稼穡養百物出其力以利于世及其至也諸侯藉是以爲社稷天子因之曰有天下塊之德生恐其弗勝也敢記于壁癸亥之歲日長至自爲文云

湛若水

鈍齋記

甘泉子喟然嘆曰天下道二利鈍而已矣連城

皇明文徵卷五十三

聖三

記三

縣博陳仲文問曰人有惡鈍而好利者磨刃之鋒礪鎗之鋒以爲利則何如曰利乎利者與心皆利矣曰人有惡利而好鈍者截錐之末去矢之鏃以爲鈍則何如曰鈍乎鈍者與心皆鈍矣曰然則利者其果無鈍矣乎曰有時而鈍戕斧天下之至利也物有破之矣物有缺之矣曰鈍者其果無利矣乎有時而利鐮杵天下之至鈍也杵能貫石臼之堅矣鐮能使鐵性之革矣是故大黠或癡大辯或愚大朴或智大魯或真賢

有所不足愚有所有餘鈍者也沌也混沌全其天也木訥近乎仁也性成于天天不能使之工能工之者人也是故鈍者生於天者也利者作於人者也利者失之鈍者得之利者賊之鈍者存之毋散爾朴毋分爾源毋汨爾天毋豎爾混沌其庶矣今夫物之初萌也屯屯爾及其發也秀而實其利孰大焉至於人也亦然其初生也蠢蠢耳及其長也神發而智其利孰大焉是故鈍者利之本也君子之學反其本而已反其本者約其情沌其心鈍其性故能與天地相似盛德大業至矣仲文曰可以銘吾齋矣夫鈍失求之野吾將以自勵且告連城者

馬駙

拙菴記

永生六歲始讀書十五喜爲古文辭先君子不禁也十九先君子棄諸孤宗人有背笑予者他日讎諸族人無予坐焉于是始發憤去習爲時義一年盡通明年以孺士應試臺而首冬十月

皇明文徵卷五十三

聖三

記三

受廩俸十年始舉于鄉然無他才能迂癖固陋
凡世所謂飲射博奕琴壺臬廬之藝情然無所
知識日坐環堵手一編以沈諷方其氣接意會
心融神釋一塵不驚萬感俱寂鳥雀蛙黾之聲
不聞童子叫呶于前踰午家人送茶亦茫然不
知也客有謂予者而數曰子真拙人也先世屋
廬僅蔽風雨曾不知安妻子南畝之田蕪穢不
治牛老車鏹不能增長尺寸而家人十口樂歲
恒饑今之買賤賣貴與時推移居積委隨權量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記三

楊慎

碧峽精舍記

滇海西斥舍舟登陸俗曰高橋嵇之古志橋實
曰峽以山形似秦峽關受此稱爾高峽與碧雞
相望如箭括毛東鎮氏有別廬在其下精舍之
顏緣古定曰碧峽慙獻疑於楊子曰茲峽也沂
知之沂號之如俗所不知何易諸已諸楊子曰
無易仍爾也君子期人以雅不以俗待人以博
不以陋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經書善稻吳名
則伊綏也經書太原狄名則太鹵也經書蚡泉
狄名則炙胎也穀梁子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范甯曰物類地形當從中國至於人名則從本
俗楊子讀而詮之曰大哉孔子辨物正名與哉
穀梁啓蘊發隱號從中國故去大鹵伊綏炙胎
而從太原善稻蚡泉也名從主人故介葛盧戎
曼子皆不易矣慎往年執簡史局紬書藏室見
洪武中有請以春秋兩漢地名今各路驛傳
詔既從其請史復書其事 皇祖之謨春
秋大復古之意也慎自執戟于滇每慨物類與

地形名失之陋俗若嶠嶠而爲祿膝呂關而爲呂合金浪嶺之爲丁當丁也瀾滄江之爲浪滄江也不止嶠之爲橋耳方言既訛郡志踵謬豈君子雅俗而博陋之爲盛世一統而同文之義乎東鎮于春秋專門其學而又以世族闕子明習當世茲名也固雅俗博陋之濫觴辨物正名之拳石與因注而志之若夫瞻眺聽之美蒼蔚清冷之興卷中能賦者則備矣

雲局記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四六

點蒼山之禁有玉局觀焉四時有雲氣帶其間於夏尤著故狀其景曰玉局夏雲張子九言有書社在其下予題之曰雲局精舍一日坐予于堂曰請問學予曰子知夫雲乎知雲則知學矣夫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無雲則無以爲雨矣猶之地產植物花者爲實乎實者爲花乎無花則無以爲實也夫學何以異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無文則何以爲禮無博則何以爲約今之語學者吾惑焉厭博而徑約屏文而徑禮曰

六經吾注脚諸子皆糟粕也是猶問天曰何不徑爲雨奚爲雲之擾擾也問地曰何不徑爲實奚爲花之紛紛也是在天地不能含博而徑約况于人乎雲天之文也花地之文也六經諸子人之文也見天人而合之斯可以會博約而一之此學之極也張子避席曰夫子命貫矣請終身誦之

畫像

縉紳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四七

宋濂

宋九賢遺像記

濂溪周子顏玉潔額以下漸廣至顴而微收然頤下豐腴修目未微聳鬚疏朗微長頰上稍有髯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褒袖緣以皂白內服緣如之白裳無緣舄赤色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端倪程子色微蒼甚瑩貌長微有顴眉目清峻氣象粹夷髯四垂過領袍土黃色無緣內服領以白皂緇帽簷高白履和氣克浹望之崇

深伊川程子貌勁實顧微收色黃而澹目有稜
角髯白而稍短在頰者尤短而翩翩若飛動帽
袍與履咸如明道儼而立剛方莊重凜然不可
犯康節邵子色微紫廣額身頎然有顧特然其
下癭骨爽而神清鬚長過領內服皂領帽有翼
圍之袍緇履如伊川聳肩低袖手立而睨視坦
而莊和而能恭橫渠張子面圓目以下微滿而
後收色黃鬚短少微濃衣帽類康節履亦如之
高拱正立氣質剛毅德盛而貌嚴溫國公司馬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四九

記三

子色黃貌癭目峻準直鬚疎而微長半白在耳
下者亦半垂耳輪闊微向而幅巾深衣大帶加
組方履黑質白絢纓純緹前微下而張拱指露
袂外有至誠一德不以富貴動其心之意晦庵
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髮白者半目小而秀未
脩類魚尾望之若英特而溫煦之氣可掬鬚少
而疎亦強半白鼻與兩頤微臃臃微紅右列黑
子七如北斗狀五大二小五在眉目傍一在額
外一在唇下鬚側耳微聳毫生竅前冠緇布冠

中以紗御上衣下裳皆白以皂緣之裳則否束
緇帶蹻方履履如溫公拱手立舒而能恭南軒
張子姿貌恢偉眉目聳秀白而潤豐下少鬚神
采燁然柳冠紗巾道服青皂緣繫以緇履白坦
蕩明白使人望而敬之東萊呂子形貌豐偉顏
色溫粹眉厚而秀髭淺而直衣道服皂緣冠幅
巾蹻皂履望之似嚴毅就之如入春風中金華
宋濂曰天生九賢蓋將以明斯道也今九原不
可作矣濂寤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輒因世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三

四九

記三

傳家廟像影參以諸家所載作九賢遺像記時
而觀之則夫道德冲和之容儼然於心目之間
至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哉

劉球

張忠定公畫像記

古之君子身沒而烈與光嶽俱存者其浩然之
氣致乎遠也善養是氣如垂崖先生張忠定公
蓋尤古人中名實之著者乎公之賢於人者非
有所外倚也能不動心而已夫名人所欲爭也

魁士舉以先有德而不居公之心豈名可動乎
色人所好也納二處子勸懷歸者以娶而不御
公之心豈色可動乎倉卒之變人所難處也遇
衆亂卒擁拜嵩呼亦下馬望京師呼拜以息其
譁公之心豈倉卒之變可動乎推其志之所操
精神之所存雖堅如層城不足言固衆如三軍
不足言勇鉅如九鼎不足言重故身遇蜀亂廷
抑丁謂之奸畧無一毫難色者心有定而浩然
充極其體者爲之也氣足有爲故其政之嚴者

皇明文獻

卷五十三

五

記三

恕乎者果敏者詳惠者信無施不宜亦其作於
心者不能害之爾公於淳化咸平中兩治蜀蜀
人始而畏之中而安之終而思之及聞其沒也
擁其像哭之又爲祠祀之久而不衰豈惟蜀哉
至今天下有志於古之士猶皆仰其風公之光
及後世而不泯得非其浩然者所致歟公濮州
人諱詠字復之仕至工部尚書其事跡具史其
傳誦在士大夫球素慕公爲人及使蜀謁公與
秦守李永漢守文翁所合爲三公廟者退得公

像于公同姓生諫不知爲公家藏本耶抑其受
蜀人者耶然考公手蹟及趙翰林孟頫拜觀書
足信爲當時所傳遂命工書善繪者臨摹上石
期與世之景先哲者共觀仰焉廼記而繫以詩
曰

於粲我公宣烈于世有定者心無餒者氣惟心
克一厥氣是克施德德茂施業業崇旣文而武
亦嚴而循推來邇往如公幾人公立朝廷儉諛
欽迹公來蜀方坐軫亂略蜀人懷公如懷考妣

皇明文獻

卷五十三

五

記三

漢秦二守罔克專美願被餘休四海一詞樹茲
穹譽公是我師我秩蜀禮拜公寢堂載考厥像
玄冠褐裳翼翼有容曄曄有讚浩然氣象越世
想見欲邇來觀爰壽于石繫之以辭永昭令德

皇明文徵卷之五

晉江何喬遠稱孝選

記

考載

縉紳

王 禕

漢南北軍記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卜宅作部長安城闕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備國制

皇明文徵卷五十四

已

而昭皇威隆上都而觀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者庶其在此蓋上天之象以羽林爲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爲管衛王者規天法聖則爪牙之衛詎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汎掃宇內天戈所麾蓬宇消釋五年馬上蝨鞮登而汗介冑縛嬰斬羽天下旣混爲一任罷之兵佚諸農晦巴渝北貉無勤遠人臥鼓包戈將與天下元元相安於無事矣然而強宗豪姓盤互關

來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必虎符羽檄召而後

來帝室皇居苟無武卒銳士以衛翼之殆非所

以防未然而室不軌此南北軍之所爲置也南

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

宮二衛士左右二都侯南屯公軍蒼龍玄武北

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

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爲

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

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

皇明文徵卷五十四

二

已

衛京城也主之者中尉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

長水射鵰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

常置惟中壘射鵰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

留城外總凡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

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

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實居乎

外相爲表裏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爲制

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

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

官而屯故五校嘗入爲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吳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常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歟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壯衛翼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雖嘗出矣而其出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灞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也至於武帝始以衛尉擊南粵宣帝又以羽林伏飛諸兵擊諸羌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二北軍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之本意於是廢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勝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轂右蜀太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矣而南北二軍負城環宮路秘而營列棋峙而星布平居無事則虎視眈眈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戎心肝膽戰栗駭落孰敢弗率以干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於以鎮安四方

會聚

縉紳

劉鴻

擊壤會記

國家覆冒海宇垂百餘年風曠日蕪人物熙熙

與國賴之屬邑山盤谷綢風氣完固食土之毛民樂其生而多壽考迺弘治壬子時平歲登公私衍衍有垂白之老踰六七而望八九者二十二人舍和履祥蹈舞皇風相與謀曰遭逢清明生理龐植仰無叫呼之擾俯有伏臘之需抱子弄孫不及時爲樂以詠歌堯仁以終餘年亦負矣哉於是月以二會會以朔望鱗次而周戶而不醵是歲九月甲子舉事牲肥酒香邊豆有楚乃其初筵諸老深衣大冠魚貫而進前設几格

俯伏其下北回稽首焚香額天曰願

明

天子萬歲萬萬歲宰執惟隣藩臬惟良郡有賢
守邑有賢大夫用康保我民亦云休哉願雨暘
時若百穀滋植公私羨餘間笑語野無橫民
鄰有善俗俾我老人永有今日之娛亦云休哉
已乃舉盞更籌揖讓就坐以齒爲倫其一爲胡
晦菴克訓次劉潔菴雅清次呂直方興次蕭
正菴悅贊次鐘和軒韶鐸次陳隱軒子顯次呂
春谷仁發次蕭擴齋崇廣次李晴窓春昱次李
秋潭仁徹次蕭貧樂雲端次劉敬齋恭徽次胡
博齋克詳次王敘菴秉倫次蕭繹齋悅華次王
時菴成景次羅直菴守正次鐘成菴韶鑑次李
復亨春雷次李省菴彥睿次蔡瑩菴彥猷次謝
梅軒旭魁坐定諸少年班立而揖有引卮酒跪
而進之者曰孺子不敏幸茲良會躬侍杖屨先
生長者無寧有以教我乎諸老人推其年高者
詔之曰若知今日之樂耶

高皇帝

列聖

今天子之賜也誥有之臣民之

皇明文徵

卷五十四

五

已

福皇錫之極汝則保極逆極者殃保極者昌吾

輩老矣得爲保極之民汝則念旃景德懷刑毋
瀆于家毋梗於鄉毋突冒于有司毋貽罹我父
兄汝則念旃後之視汝者猶之今也衆皆唯唯
酒五七行諸老人起而酬酢有誦淇澳以相規
者有歌幽風以相樂者有詠嘆考槃之遺音者
而未嘗不歸德於上也遂名其會曰擊壤壤不
必擊而擊壤之樂同也少酣有倡之者顧執事
曰把筆來不有所作曷伸本懷人賦近體詩二
首平淡古雅有太平之音章成懽甚且酌且哦
日冉冉下廻

皇明文徵

卷五十四

六

已

遊覽

縉紳

劉基

自靈峰適深居過普濟寺清遠樓記
出靈峰徇溪而上至雲門近十里取道禾黍中
二三里爲普濟寺外視甚峻絕若無所容陟石
徑數十步忽平廣而寺始見入其中則松栢幽

茂○徑○路○窈○窕○似○不○在○人○間○世○問○之○則○晉○時○鴻○明○
禪○師○講○經○之○所○將○軍○何○充○常○詣○聽○講○有○何○胤○讀○
書○之○室○故○又○謂○之○何○山○寺○寺○西○廡○有○樓○焉○其○扁○
曰○清○遠○昔○荆○之○者○雲○峰○和○尚○而○今○居○之○者○砥○上○
人○也○客○至○上○人○邀○客○坐○樓○上○日○色○方○甚○熾○上○人○
出○茶○瓜○酒○食○延○客○開○戶○左○右○眺○則○陶○山○刺○浮○柯○
公○秦○望○紫○霞○諸○山○皆○在○眼○底○有○泉○出○竹○根○流○入○
于○樓○下○其○聲○琅○琅○然○又○有○白○石○岡○在○樓○外○其○石○
色○皆○白○如○玉○上○人○見○客○喜○因○請○爲○詩○詩○成○又○求○
皇○明○文○徵○卷○五○十○四

敘○清○遠○之○義○予○笑○曰○樓○之○名○予○與○之○也○我○安○能○
知○子○意○哉○且○盈○目○前○皆○山○水○也○我○不○知○其○孰○爲○
清○孰○爲○遠○也○今○夫○天○清○而○望○遠○無○遠○之○弗○見○也○
及○其○雲○雨○晦○冥○則○所○謂○遠○者○安○在○哉○請○無○求○諸○
目○而○求○諸○心○上○人○不○應○既○而○躍○然○曰○命○之○矣○

宋 濂

游塗荆二山記

濂既遊瑯琊山起行至池河驛適郵卒遞內使
監公牒至及開緘中藏濂梁古跡一卷

宸翰親題其外令濂搜訪與 青宮言之濂
因啓曰臨濂古迹唯塗荆二山最著按圖經塗
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八
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荆山之背神
禹鑿開使水流二山間其疏鑿之跡故在人思
其功迄今弗能忘 青宮曰至中都當共往
游焉余將渡淮狩於王莊先生宜泝流而上屆
今懷遠縣治以俟濂奉教行以洪武乙卯冬十
一月己巳發舟庚午日曛始泊縣西門而
皇○明○文○徵○卷○五○十○四

青宮已駐蹕於東門五里矣辛未濂上謁
青宮喜甚下令以壬申遊二山濂至期約懷遠
文學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擢舟至塗山足曳
杖入山山傍廢址舊皆民廬前渡石梁復斗折
而北累石爲墉多藝椒之園行可三里餘視大
磐石青綠間錯頽然歛足坐諦視之乾蘚交封
之耳聞有艸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愛不假土
力人取懸檐間呼爲石蓮花復行四里所巖石
犖確挿起道左危傾欲飛墜復二里所微逕入

灌莽抵崖。貯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四聖
水亭取水以崇雨。多險。復一里餘。至山顛。禹廟
在焉。廟已毀。唯顏垣破礎存。游目四顧。長淮西
來。渦河北匯。而壽春臨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
昏杳中。緬想南北戰爭。屯戍處。爲感慨者久之。
山之下。聚落甚盛。廟史云。名禹會村。乃禹會諸
侯之地。廬舍之比如櫛。移踵入廟。廟前杏樹一
章。大可蔽牛。二柏參差左右。樹東實小甕。杏柯
之水。時津津滴其中。廟史云。當晨霧四集。水愈

皇明文徵

卷五十四

九

已

多。其來如泉。可代井汲。石碣二。一大書有夏皇
祖之廟六字。下方刻宋慶元初。州守劉仲光自
遣禱雨記。一亦記禱雨事。皇甫斌紹熙庚戌來
爲郡。命鍾離尉丁大榮作石。未剝泐。文尚可讀。
復從廟西循石坡而下。鉅石危立。如人形。遙望
之一。嫗儼然也。相傳爲啓母石。廟史云。居人每
刲羊豕祭之。至有以粉黛飾其貌者。聞之不覺
大笑。山均舊有僧房。今廢久。俟鶴駕不來。忽使
者至。云扈從士馬多。無橋可以渡河。青宮

不復至矣。言未既。但見旌旗如錦。繡搖曳上荆
山矣。濂亦下山麓。入繇廟。見所題神號。鄙俚棄
而不睨。出讀祖無擇所賦歌。京口孫臨爲書碑。
蓋無擇謫守壽春。過此而作也。復北經縣治。折
而東行。約三里。所至荆山。梁魏交關時。就山築
堰。以灌壽春。其遺跡猶班班可見。復行三十步。
崖广如屋。側身而入。石屏如床。座可坐。人號爲
下和洞。自西上。復一里。所過避雨石。石斜倚可
避雨。故名。復六十步。至產玉坡。奇石駢列。玄質

皇明文徵

卷五十四

十

已

而白綠粲如雪。西有玉池。榛荆迷路不可尋。景
彰欲導游青峰庵。足倦遂止。時青宮已獵
遠郊。濂因登舟先還中。都云。惟二山見諸載記
者。其說多乖殊。以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云。禹
會諸侯於塗山。杜預注云。在壽春縣東北。說者
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則又云。禹會諸侯於
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在
會稽。又兼載塗山之歌。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
說者云。今會稽蕭山縣是也。是二說已不能歸

於一致矣。至於蘇鶚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淪州，三濠州，四當塗。然其處皆有禹迹，或者遂謂禹之治水固嘗徧歷宇內，而會諸侯實在會稽之塗山。柳子厚塗山銘：蘓子瞻子繇塗山詩：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濠之存疑而未決者，一也。以荆山言之，荆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僻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傳至成王，始盛。又七傳至昭王，始遷都郢。昭王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則楚之封疆，

皇明文徵

卷五十四

十一

已

顛倒錯亂如是。和濠之存疑而未決者二也。大抵山川遺迹，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如葛洪升井與郭景純之墓，在在有之，縱以高世之智將何自辨其真偽邪？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爲正。荆山當正諸史，傳以江陵爲正。有謂塗山氏乃古國名，禹曾娶其女者，別是一說。與此殊不相涉也。濠毫矣。諸書遺忘，欲盡所記憶，亦必無裨。緇緣紀游因掛漏書之以發同游者一笑。同遊者：蓋太子正字桂彥良。晉府長史朱伯言一作賢楚府長史朱伯清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景彰云：後一月某日記。

貝璵

古澗寒泉記

泉出於山，正出曰檻泉。縣出曰沃泉。穴出曰洊泉。同出異歸曰肥泉。異山同流曰瀆泉。此泉之大槩也。而天下之泉，其名亦不一。香爐之瀑布與天台石門所崩騰而雄悍者也。余在錢塘時，嘗遊西山之靈鷲，有泉流幽澗。

或見者如綫如蛇曲折而下。起其激石有聲。鏘鏘如琴筑之交奏。珎瑣之相觸。及憩春淙亭。其東西合流。注大壑。浪然如驟雨之至。雷霆之薄。如決銀河自天而落也。雖未及觀瀑布之崩騰。雄悍是亦西山之一奇矣。方五六月。赤日正中。人皆坐火屋下。行道者多暈死。而泉之旁飛珠濺衣。肅然如清秋。松風謾謾相和。肌肉爲戰。而栗不知大暑之鬱蒸也。與客俯而掬。臥而聽。日入忘返。翼日至南山白蓮峰。觀水簾。而寺僧病遊客之數塞。以巨石而泉散落崖間。無復所謂鸞鶴唳而蛟龍涎者。蓋不幸也。後歸黃灣。並海之山皆無泉。惟東山有烏龍山。有靈泉。泉水不足以觀也。及來雲間九山之麓。亦不知有泉。而沙門澤公楚蘭者。所居之室在釣灘之上。泉漱漱出叢篁亂石中。循除而流。尤甚清冽。可以析醒滌煩。與春淙一矣。因題曰古澗寒泉。求予爲之記。遂舉昔遊之所見如此。

張孟兼

皇明文徵

卷五十四

十三

已

游禹門記

禹門禹貢龍門也。亦曰禹門渡。云兩山石立。河出其中。廣不百步。世謂禹鑿所謂三月魚上渡。而爲龍也。其東岸曰看鶴臺。尤孤峭。不可下瞰。西爲梁山。卽河梁也。北曰建極宮。道家祠神禹者也。刻石十餘多。元名臣文地極幽。其間烟雲水石之聚。蟲蛇罔象之居。相傳桃花開時。河水噴激聲震萬雷。殆異今也。並河之東爲太史公墓。前爲貌有晉永嘉中殷濟樹碑。今皆圯於河。徘徊良久。作龍門之歌。下山日。易道過子夏墓。墓在新豐里。新豐南曰通化里。卽文中子講學處也。明日得東臯子黃頰山詩。東臯子文中子弟也。名績。字無功。以琴酒自娛。隱黃頰山。題是詩。山壁詩極幽。永非唐以來人語。宋熙寧初。李公壽始訪其地。刻石縣學。因載所游其石陰。附以龍門之歌。龍門今天開河水。今天來我思古人。今何在哉。

薛瑄

皇明文徵

卷五十四

十四

已

游龍門記

出河津縣西郭門西北三十里抵龍門下東西
皆層巒危峰橫出天漢大河自西北山峽中來
至是山斷河出兩壁儼立相望神禹疏鑿之勞
於此爲大繇東南麓穴岩構木浮虛駕水爲棧
道盤曲而上瀕河有寬平地可二三畝多石少
土中有禹廟宮曰明德制極宏麗進謁庭下悚
肅思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根負土石突走
連結枝葉疎密交蔭皮幹蒼勁偃蹇形狀毅然
若壯夫離立相持不相下官門西南一石峰危
出半流步石磴登絕頂頂有臨思閣以風高不
可木甃甃爲之倚閣門俯視大河奔湍三面觸
激石峰疑若搖振北顧巨峽丹崖翠壁生雲走
霧開闔晦明倏忽萬變西則連山宛宛而去東
視大山巍然與天浮南望洪濤漫流石洲沙渚
高原缺岬烟村霧樹風帆浪舸渺茫出沒太華
潼關雍豫諸山彷彿見之蓋天下之奇觀也下
磴道石峰東穿石崖橫豎施木憑空爲樓樓心

皇明文徵

卷五十四

十五

已

穴板上置井井轆轤懸絙汲河憑欄臨涼風飄
瀟若列禦寇馭氣在空中立也復自水樓北道
出官後百餘步至石谷下視窈然東距山門臨
河谷南北涯相去尋尺上橫老槎爲橋踏步以
渡谷北二百舉武小祠扁曰后土北山陡起下
與河際遂窮祠東有石龕隆然若大屋懸石參
差若人形若鳥翼若獸吻若肝肺若疣贅若懸
胃若編磬若璞未鑿若鑛未爐其狀莫窮懸泉
滴石上鏘焉有聲龕下石縱橫羅列偃者側者
立者若牀若几若屏可席可憑可倚氣陰陰雖
甚暑不知煩燠但淒神寒肌不可久處復自槎
橋道繇明德宮左歷石梯上東南山腹有道院
地勢與臨思閣相高下亦可以眺望河山之勝
遂自石梯棧道臨流觀渡並東山而歸時宣德
元年丙午夏五月二十五日同遊者楊景端也

劉定之

遊梁氏園記

梁氏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其外有舊城舊

皇明文徵

卷五十四

十六

已

城者唐藩鎮遼金別都之城也元遷都稍東於是舊城東半遂入於朝市間而西半猶存號爲蕭太后城卽梁氏園所在也蕭太后者遼后皆以蕭爲姓有子爲帝則太后別居官城統部屬故其亡也未帝淳之妻猶得獨存稱太后以至其園踰年乃滅也或謂此雖遼金都城而非唐藩鎮城不然也唐時此爲范陽藩鎮安史反後改爲盧龍而所治幽州薊縣不改今移薊以名州移盧龍以名衛各去此數百里其實唐之盧

龍與薊在此也得非唐藩鎮舊城乎稽諸史志遼金初未嘗創建都城其城僅存土爾甓皆爲人取去其土皆眞黃土人取之和煤炭以燒亦有卽之作墓者以其猶高堅也予往游之日去清明節未久插棘挂紙近遠在目嗟乎昔之在此地者以臣叛主用夷猾夏自唐中葉迄唐季世七百年矣小而鼠拱豕伏大而虎吞龍亢孰得窺之哉天旋地轉時移事改而懦夫豎子持畚鍤以斷甓掘土焉就其構樓櫓立麾蓋喑鳴

叱咤之故處而堊埋哭泣引絺掩袂焉因其頽垣隙墉而增高補缺以障朔風延夕暉執羣芳於是吾儕得以息朝署之迹憶林野之興焉俛仰古今感慨多矣是日園中牡丹皆半謝蓋京師氣候牡丹開於穀雨後於候爲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之間予往乃立夏初故已過也同遊者何學士孟時園有龍槐共酌其下而歸去時微風埃中道憇一寺正統中太監僧寶所建非數萬金不能成僧寶沒於土木有像在寺歸

時風止過

太宗潛龍時所建天王寺其

規制視前寺僅三之一云

何喬新

遊石鐘山記

乙亥歲暮春余與王子泛舟澄湖艤於絕壁援危磴登懸崖訪昔賢遺迹于時天和氣清江空月明魚龍咸伏波濤不驚縱余目以遐覽舒懷古之幽情但見恠石嵯峨巖巖嶢嶢嶢嶢奇形異狀不可殫名或如鳳如鸞欲翺欲飛或如鬼

欲雲歔雷異哉石乎蓋造化之所胚胎也俄而微雲生於廬阜長風來乎大空驅濤擁瀨吼鯨躍龍爰有洪聲發乎水中殷殷嚶嚶如游舜庭而聽鏘鏘之撞鏗鏗鉤鏘如入周廟而聞無射之聲隱兮若雷颯兮若雨又如卻至使楚而金奏作於下余乃恍然驚問曰是何聲也豈靈鰲奮首而三山頽耶抑海若驚起而號風雷耶無乃共工氏觸不周而天柱摧耶胡爲乎有是聲也

皇明文徵

卷五十四

十九

之所以名也觀夫峭壁巖巖鐘之銳角也懸蘿裊裊鐘之旋蟲也丹崖翠壑鐘之箕簾也驚濤駭浪鐘之撞杵也蓋天地爲爐萬物爲銅陰陽爲炭造化爲工齊侯不得銘其績而見氏無所預其功也嗟乎洪水橫流巨浸滔天罔象出而逼人螭蜃過而垂涎民其魚矣尚何石鐘之聽焉今吾與子脫介鱗而弁冕去沮洳而宮室泛蘭舟以遨遊聽水樂以自適揆厥所元伊誰之力耶於是相與徜徉眺望咨嗟感激已而雲消風止浪平響息水天相映瑩然澄碧返而登舟呼酒相酌乃鼓枻而歌曰駕吾舟兮泛長江馮夷起舞兮酌我以羽觴侑以嘉樂兮鼓鐘嚶嚶慨念上古兮濁流湯湯孰致乎成兮孰理懷襄願銘此鐘兮紀神功千秋萬歲兮永不忘

林俊

三游洞記

山自巫峽而東多奇勢雲盜烟龕雪崖而風竅如笋茁乳垂門闔而指戟懸練張幄而流蘇下

綴如猿狖攫拏，神樓鬼戶，豺虎蛟鼉之穴，競妍爭媚，相怪險目。左右接不暇，黃牛五峰雄峙，崖影若牛黃陵廟在焉。又東，峽束水益隘，兩石夾拱，人立名捐公峽。又東，水漸平，山亦漸乏奇勝。洞隱然山陰，循鳥徑曲折數百武，及山之巔，下仄徑崕險，以甚偏俯，瞰無底左掖一人，一人扶左右，皆帖石，廂行修繩，前引後者，綴捍予于中。猶足踟心顫目以眩息，不時貫歷數曲，地稍夷，腰折百武，出石下地，又夷穹然一洞，上如覆蓬。皇明文徵 卷五十四 三十一

高六餘丈，廣優其半，奇石牆立，中擎三柱，非圓非方，上廣而銳，直下洞爽，以曠如室，可布三十席。柱之旁三空如戶，聯以三奧，室中石室可布四席，左室可布十席，上空若懸扣之類，鍾名天鐘，挺其下音如鼓，所謂地鼓者也。旁橫一石，擊之音若磬，正德庚午，余征藍道，經遊焉。從者考擊以待予，疑僧候迎，意會之皆繇虛發，繇上皆石懸者，大以圓，故如鐘；突者，方以小，故如磬。下襍以土，故逢逢然鼓音。室之背有石如牀，可臥。

十許人，西如厨，東如座，凡洞之石如鑿如鏤，穴以出水如陶室，如複道如綴珠，懸琬如璫，如刻畫雲鳥藻火波濤之狀，巧雕不能摹焉。者無得而摹寫彷彿之也。下橫一溪，名下落，僅聞水聲，地底繇他亦乏奇勝，洞奪之矣。予玩適久之，留詩二章而去。然其意未嘗不在洞也。又明年壬申，東歸再遊，坐良久，室中鐘鼓雜鳴，入聽之二僕携酒一壺，肝若笋二豆，而至于酌酒三啖，肝嚼笋餘均二吏與從而遊者，既去未忍別去。夷彪者，儼個夷故野，不知余猶在也。手桑弓挾矢躍洞戶而出，曰：「好妙好妙，從者目之微笑，余亦笑。」既還，從者曰：「置之，都會何如？」余曰：「亦方外之有車轍馬迹之塵人加之失其性矣。天秘而地私之，有所謂哉！先是遊者白樂天兄弟元微之後，是老泉三父子，故號三遊，今惟余在焉。」

喬宇

游九巖山記

五月至涇陽王君應韶來會遂同繇縣北往九嶷山謁唐太宗昭陵緣坡行三十里至焉其山周圍十里有廟顏舜內有石刻青驪仆伐赤特勒驃颯露紫拳毛騮白蹄烏六駿圖尚存卽太宗平竇建德王世充宋金剛劉黑闥薛仁果及東都時所乘者是夜與應韶對酌而歌遂宿于齋所明日登山之絕頂浩然四顧終南太華遙拱于南鳳翔諸山聯帶于西其陽則秦川萬派流雲漾日邈邈歷歷一覽可旣題名畢下山北

皇明文徵

卷五十四

三

觀昭陵從墓之墓其逼山者卽所謂諸王七墓公主二十一墓妃嬪八墓皆無碑稍次卽宰相房玄齡以下十三墓丞郎唐儉以下五十三墓功臣大將何史那忠以下六十四墓今皆狐居兔旋鬣鬣崎嶇或崇或頽或峭而微或圯而夷或泉或潰其在當時雖有椒房天璫之貴鑄鼎絕世之勲邁類超倫之智今皆托體山阿身埃骨朽不亦悲夫遂與應韶愴愴者久之弔之以詩而去

登牛山記

牛山在臨淄之南十里余往而登之泰沂駢橫四顧而有風烟雲日百里而見余因愴然而悲莞然而笑戚然而憂從者曰公登牛山何悲也何笑也而又何憂也余曰昔齊景公與文孔梁丘據晏嬰登此顧其國而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而死也二子皆從而泣晏子以爲君不仁二子諂諛而獨笑余則以景公亦名諸侯也其在當時朝圖暮策輕服薄膳與二三子皇皇

皇明文徵

卷五十四

四

然以應答乎友邦者爲此尺寸之地也乃不得常御而終奄然以逝在人情孰曰不悲余固悲之也爲晏子者當告之曰君悲之誠是也但自軒農以來皆不免於黃土而其聲名昭赫至于今蓋有萬世不死者在顧君修之何如耳乃徒告之曰使賢者勇者不死則太桓莊靈常守之矣吾君安得此位乎若然則如云賢者亦死又何必賢勇者亦死又何必勇且歆之以位則子孫者皆幸其先君之死而及之也晏子齊之賢

臣也。而其言若此。予故笑之也。昔孟軻氏以牛山之濯濯。非山之性。乃繇斧斤牛羊而致。以喻人之禽獸也。非人之性。乃繇枯亡而致。于今登茲山也。見其濯濯如當時所云。而天下之不枯亡。其性者亦鮮矣。仁義之心。雖余固有存存亡亡。云胡能定余固憂之也。從者曰。善乎。公之登牛山也。一覽而三益。

都穆

遊砥柱記

皇明文徵

卷五十四

三

已

砥柱在邠州東五十里。黃河中以其形似柱。故名。禹貢謂導河東至於砥柱。卽此。乙卯往遊。砥柱離州二十里。午食。又二十里。循河行十里。至三門集津。三門者。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其始特一巨石。而平如砥。想昔河水汎濫。禹鑿之爲三。令水行其間。聲激如雷。而鬼門尤爲險惡。舟筏一入。鮮得脫者。名之曰鬼宜矣。三門之廣約二十丈。其東北五十步。卽砥柱。崇約三丈。周數丈。相傳上有唐太宗碑銘。今不存。蔡氏

書傳以三門爲砥柱。州志亦謂砥柱三門。山皆未嘗親履其地。故謬誤若此。又按隋書載大業七年。砥柱山崩。壅河逆流數十里。砥柱今屹然中流。上無土木。而河之廣僅如三門。奚有崩摧而壅河逆流至數十里之遠。蓋距河兩畔皆山。意者當時或崩人遂以爲砥柱。而史氏書之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有以哉。

游王喬洞記

皇明文徵

卷五十四

三

已

新安有王喬洞。洞在縣西二十里。石皆土所成。取而破之。木葉之形交錯其間。文理具在。若雕刻者。盡山石皆然。洞之上二木。亦皆化石。而復產枝葉。與凡木類。予見之。乃大駭。以爲穹壤間之所未有。使人謂予。安能信。今試以語人。人非予亦未必不以爲妄。吁。何其異邪。碑言昔神仙大丹之成。土木皆化爲石。其說似爲得之。第不可與俗人道耳。按王喬有三。其一乃周靈王太子。其一漢葉縣令。其一蜀之益都人。俱有仙術。今未知孰是。或又謂此卽爛柯山。而以晉王質

之事實之。爛柯山在今衢州。舊名信安。豈新安之與信安聲相近而誤稱邪。然此亦何足辨神仙之事在昔固有之矣。

方鵬

遊張公洞記

吾友義興吳祠部克學約予兄弟遊張公善權二洞久矣。嘉靖丙戌八月三日始尋舊盟。舟次聞關兒子策先治具請登虎丘。薄暮與時鳴步入悟石亭。還過生公講臺。數酌而出。四日至惠

皇明文徵一 卷五十四

三七

山。與入東麓僧房。汲泉烹茗。飲龍泉精舍。五日至毘陵。飲白氏園。謁道南書院。六日至義興。克學治舟偕往。夜至李庄。克學別業在焉。七月雨寓於別業。夜至湖沒鎮。八日雨不止。時鳴欲登甚急。予曰：第午食。山靈必相我。食罷天忽開霽。相與大笑。升輿而西。五里至天中宮。道士引登孟山。有司已命徒隸并執炬者。候于洞口。遂扶而入。初險而隘。復曠而夷。坐酌久之。始以列炬前。俯以下。或攀以上。或折以左右。每歷數洞必

引滿三酌。以助足力。敵寒氣。引炬觀張公洞。福地五字及石牀丹竈。竈上手印五指甚巨而明。仰見一窺日光穿射從者曰：自此出矣。然險不可登。道士取梯至。乃擇強有力者倚石偃僕。以梯足置其肩。予躡其人之背。冉冉登梯數層。眾手授而出。已在平地。升輿至會儒巖。斷碑橫臥。實元人董蕃作記頗詳。特詳指道陵為張果耳。還舟且行且酌。汎鼈畫溪。度蜀橋。欲謁東坡祠。值天晚且雨而止。九日自義興復謀善權之遊。策進曰：大人之足疲矣。恐不宜重傷之。留俟他日。何如。予諾焉。即命返棹。克學追送不及十日。還至毘陵。胡大理邦治。毘部子辛吳侍御朝言會飲胡鴻臚世徵園上。觴予曰：遊觀之道貴乎冥搜遠討。往而忘返。樂而忘疲。二君倏去。倏來。何其興之高而情之寡也。予曰：不然。烟霞泉石之趣。功名利達之懷。雖清濁雅俗不同。其癖一耳。慕之切。必累吾心。玩之專。則喪厥志。吾適吾意而已。不可貪也。於是予以予之觴而觴四子。

皇明文徵一 卷五十四

三八

明日用舟無聊姑述其槩而於茲洞之勝不贊一辭者非略之也難之也然則曷爲其難之也吳中先輩若石田隱君南濠太僕皆善遊者也皆登高能賦者也石田有詩南濠有記雖極力模擬曾不能得其二三顧予何人哉或有繼予而往者身履其地當自得之亦將有難言之妙矣

觀海記

觀海大觀也觀海日月之出又勝也聞有巨魚焉不能視其全體而得訪其遺跡又奇也吾聞

皇明文徵

卷五十四

三十九

已

海鹽夫海其近僚友襄陽守徐君子正家焉姻友王君震發寓焉地主旣賢孤興逸發乃嘉靖丁亥十一月十五日啓行十七日至止二君迂于舟次備言昨有巨魚乘潮而來潮涸不去海壖之民望之若舟卽之則魚膚綠無鱗項有長毫勁如馬鬣長可十七丈廣半之高可三丈口之廣半之陷于淤泥不能反側海民操利刃競剖其肉久而覺楚鳴如虎哮衆皆辟易剖之三日乃盡其骨尚在也予更蹕然十八日薄暮襄

陽具櫟榼邀余出東門外半里而海在焉震發與門生孫尚文偕至少焉月出於蒼烟白露之間余乃振衣坐石呼酒痛酌眼界空濶胸次如洗遙見秦駐白塔二山隱約波間不能憑虛御風登其絕頂俯瞰萬象爲平生一快事也相與踏歌而還十九日黎明予與尚文潛往解衣盤礴候於古廟黑雲一抹橫亘震方向文疑之予曰無傷也日出當自消矣已而果然煦如陽春靜若太古躍金浮練萬頃一色思得長帆巨艘駕風破浪直抵扶桑探陽谷以攀羲和之馭不尤快哉童子引而稍南觀所謂魚骨則皆爲有力者取去止存鼻柱長可丈餘徘徊久之是遊也信大觀矣勝矣奇矣然不能無感焉昔魚之在大壑意縱體舒雖與海俱存可也率然冥行遂爾失勢以充樵夫漁子之腹可哀也已古之以豪傑自擬者心雄萬夫傲睨一世孰得而侮之一旦迷宦途罹法網幾不能保其身若太白長流於夜郎神放見斥於晚節是皆有以自取

皇明文徵

卷五十四

三十九

已

也。凡與我同志者，亦將有感於斯云。

顏木

省耕記

李子省耕於沔田，父進曰：「傳有之：農功如政，夫墾國之紀也。種治之基也。錢鏹耒耜，君之使也。豫以謀物，敏以集事，豐其土材，時之播之，滋其不足，去其作害，洩其餘者，疏而達之，恒其無滯。夫穀猶民也，民則有口，禾則罔識，唯物難矣。故榮則喜之，悴則處之，慮則養之，養則成之，相保。」

皇明文徵

卷五十四

三

巳

相愛須而勿亟。周詩曰：「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言禾之情也。故君子怒則害政，小人闇則害苗。雖苗無知，農明其性，故克敏有獲也。吾聞之：太上有立田，其次有立種，其次有立業。故厲山氏之田墾而勞農之上也，后稷氏之田種而嘉農之中也。許子之田專而僻，農之下也。言已自賦大田婦賦良耜子賦楚茨，僅賦七月，李子乃還。

萬士和

石阡途記

自鎮遠至石阡，爲里者百四十。路瀨居其中，其南北坡深林與苗盜出沒，人烟絕少，行旅多恐。守巡卽其地，築過客之館，又徙熟苗之散居者，數家於館後，招川民之流移者，處其左右，鬻酒漿以飯宿，所往來者，稍資其守望之力。過客恃以無警。戊午季春，余以考較事至其地，發鎮遠，值天霧露，上下於雲氣中，抵暮宿公館。雷雨大作，山嶽震動，翼日至石阡，兩日間顛頓於山谷，谿礪者不知其數，其有名於路瀨南者，爲思南坡，爲大小金鵬坡，爲大小茶園坡，其曰路瀨坡者，則涉絕而不可步者也。其有名於路瀨北者，爲木根坡，爲馬駱嶺，爲大地方嶺，木根與路瀨相對，高險略同，其曰爛泥山者，則深滑而沒足者也。余旣冒雨在途，憫輿人之痛，去車就騎，當夫策馬層巔，路徑可三四尺，一線外卽飛崖萬仞，顧視其下，魂悸魄動，其遇泥深滑處，有一竅可閣足，則人馬顧之皆喜，其最峻處，跨四五尺，纔得一步，馬足或交不能開，開不能收，自上就

皇明文徵

卷五十四

三

P

下勢如轉丸。崢嶸不止。余所乘馬疲。退墮數步。以前足蹶而止。余汗沾背。幸脫焉。其石之峭然。壁立者。出乎其傍。勢如傾壓。杈枒森列者。靡其。上如虎豹露齒。作嚙人狀。遠望林木。邃密人跡不至。則猴猿猛獸。攀緣號嘯於其間。此遠臣麗旅。離鄉去國。登高極目而興悲者也。然當其山腰雲潤。雨過翠落。峻坂既下。暫即安舒。如底平鐵廠。左右可系。可出異境。不斷其河下山一帶。皆奇峰近水。石如莊嚴。峭拔幽絕。水自包溪

皇明文徵

卷五十四

三

已

流出曲折百轉。石亦隨之。緣源已窮。忽得豁處。又桃李梨花。散漫山谷。若綺霞霜雪。平生見花。無此多者。夫其雲山明媚。花木燦爛。此種放觀之。而不窮。龐公仕之而忘返。漁郎逐之而迷。處者也。人特以遠臣羈旅之懷。遇之。不覺其勝耳。余樂之欣然。若有會意。且不復知有人世。又何有離鄉去國之嘆哉。雖然。余之樂。亦因物也。不記其懸崖萬仞。魂悸魄動。馬倒險途。流汗浹背者乎。夫倏而雲。倏而雨。倏而險。倏而夷。天地之

變吾既得觀於及掌之間。倏而恐。倏而喜。吾心之變。其轉換於一日之中者。亦屢矣。蘇子曰。自其不變者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然則天地與我其不變者。必有在矣。吾惡足以知之。

劉鳳

斷水記

歲甲戌月之涂時。乃大寒。北風扶搖。陵震川陸。水豈豈塞涂。自洫遂以達。彌望皆凝。汙林木淒其色。廩廩黠霏。颼颼欲墮。景候慘冽。甚日臘。霏薄之黔。靄澹。蔚起相映。發回中人。倉不勝

皇明文徵

卷五十四

三

已

禁予與二三子。居奧室。重衾自擁。猶慄若露之。冷折骨。驚相謂。頃歲來寒未有也。乃余顧。雖然。自昔之從燕中。役霄雪。霑泥。泥千里。積至牛目。丘陵爲崩。鄧隨。騰涌。風橫挾之。怒號天地。若搖兀者。久不游。今復睹此。慨然懷往。且方壯少。精氣盛。冒犯寒。寒朝夜。衢路騎行。無益執策驅之耳。不自覺。今雖衰。奈何。都無意氣。學兒女子。縮朒乃強命。機欲有所之。榜人諫不聽。始自

峴側鑿氷冲冲開不尋丈益督之前靈巖漸露
 裂之聲礪硿磅硤若石礱斷之礫硤碎若玉璫
 之磊砢磷磷薄流漸左右湯激舟悍然進舫舫
 若割屑礫硤硤硤擊甚棘役者休勞之酒復行
 傍艤者觀者倚艫欲並出者咸怪之謂何所急
 厲意不避橫軼中流獨摘扶抵如期赴迫切者
 咸噪以助之勢揮隣突攘益蠡起波沸翼而蹙
 之磕磕然者已而迫午霏和澤氣稍融液所礪
 破鮮散者所踉蹠副音骨通音只絕者所穿音五扃音丑
 故音丑扃音丑

卷十四

二五

Р

拓者則已委積涯涘粲若雪綺矣數里間關爲
通道夫或捧痛而謳或呼以作氣遂抵湖上乃
策而登四顧巖巖蕭蕭遠郊苦霧霾之若洶洶
動雖肅厲而不爽徹孔子云天寒吐珠於澤睹
若皓然不辨語所謂天白灝灝寒凝凝者與矧
石氣礚礚側擊與礚礚相雜而受之如射沙
石粟膚龜手不足言戰戰不可任語笑皆爲凍
咽竹樹巖巖柯葉盡實望乃不蔽湖山遠來在
前予雖意益舒一三子無復色遽欲歸大時者

故撰

不可常卽歲如此嚴亦幾何遇之景氣無論四
時當其極豈不佳哉何以暄涼間也人養適過
竅理皆疎顏澤不堅故不可犯霜露予四方之
人也而久此悒悒豈能忘故時忽睹此遂動驅
馳想彼北鄙寒絕手足皆瘃墮沉身沒命思策
功名獨何壯與而予與二三子空老耳何益且
古者凌人納水陰室以贊陽氣故無冰則書以
紀異東南地氣稍偏然累歲冬燠則藏乃不因
今幸洛下澤大洛遂合歲其阜與玄冥者能專其

卷五十四

三

21.

宗臣

登平遠臺記

平遠臺在省城中東南。閩志三山。此卽所謂鰲
峰山也。山固奇。在城中尤奇。宗子入閩十朔未
登也。蓋以戎故。而客有好宗子者。乃召宗子登
焉。凡幾折始上。又折而東。登鰲石臺。天風高揚。

萬象蕭瑟。宗子於是仰而思俯而嘆也。客曰：大
夫何嘆？宗子曰：嗟客乎！嗟客乎！客聞其況，余恐
客之投觴於此而莫余飲也。夫園者豈非記所
稱東南巨麗哉？家纓弁人詩禮，農嬉于疇而商
歌於塗也。當是時而登厥臺焉，高山大川遊雲
芳草，罔弗觸吾目也。則罔弗快吾心也。今何時
也？吾見茲臺三駐軍矣。客亦東眺大海，手樓船
組練，隱隱起也。南睇於江，故里如日，淮錦漂絮
其中者，今健兒飲馬矣。西瞻烏石，益有鍛甲礪
皇明文徵 卷五十四 三

刃鼓，鉦鏜吹之聲焉。北闕間井，則父老子弟被
戎執戈者，怨滿盈道也。且千里之內，亡者未葬
瘡者未起，流者未歸，繫者未釋。吾念之，吾不知
汗之淫淫，至於踵也。谷何以騷？今何以悲？昔何
以靖？今何以擾？斯其故難言哉！難言哉！夫君子
之謀人國也，上憂主憂而下憂民憂者也。今
帝心常在萬里，而民瘼充充之在吾前也。
方請纓枕戈，不服餐沫矣。客乃欲吾視高山大
川，游雲芳艸而嬉乎此，吾所爲嘆也。昔元臣據

閩之險以抗我旅。皇祖乃命樓船將軍
從大海徑搗其穴，空之帝設輝赫，日月同炳，乃
今策事之臣，領不能設一奇制敵而使醜夷往
往截海闕我此視。皇祖諸臣何如哉？吾
嘆之寔愧之也。客於是起辭曰：吾不能解大夫
之嘆，而大夫又安能飲吾之酒？請大夫爲客記
之以示後之登斯臺者，毋徒嬉此高山大川，游
雲芳艸而忘厥民憂也。宗子於是采客之言以
爲之記。
皇明文徵 卷五十四 三

方弘靜

後遊記

新安江水至清，自昔詠之。余里江之汜也，豐穎
之水合焉。是日巖谿灘不勝舟第，可以後其始
樂水者從而方之，而檻焉慢焉，其平如砥，乃無
讓鷁舫矣。春服既成，新水纔添，羣從之彥偕羊
若何？請以上已爰修禊事，余報諾後至門，乃登
順流而浮，至于神皋，蓋里之東界也。鳳臺積翠
鴈塔凌空，水夾鏡而橋落虹，兩岸雲飛千室，鱗

次美哉觀乎宛若東西吳矣彼水國也勝百斛
匯五湖其大者也如以沽纓上之塵耶則不與
易谿源黃山此馬百里從是而下爲巖灘錢塘
與伍子之潮會稽之委也非遊之所窮也爰泝
而西艤於澄潭澄潭者里之西界也深而見底
其崖石平處可坐十人云昔有丈人者垂釣於
此其釣莫鈎惜未之遇也石壁縹緲空青相映
返照入而倒影懸焉余詠紫閣峰陰之句意岑
杜之所遊歌者類是矣余耄矣諸賢才興方邁

皇明文徵

卷五十四

二十九

已

綵筆于雲誰之弗許毋畫也瞻彼崔嵬有樵徑
焉余以一童子陟衆則躍如遂據其巔乃藉乃
觴蒼松千章惠風協之以箏以簧輕雲停焉似
我清陰如葢斯張尋丈之外皦焉載陽亦異矣
哉有鳴嚶嚶嘉彼同聲聲之清矣境之幽矣大
哉觀矣天都雲門之峰與疊嶂競秀百里千仞
去若尺五可挹而就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宇宙
之無窮盡也不下帶而有矣藹藹郊墟茂林間
之千家之里百家之族櫛比綺錯未可遽數庶

矣哉吾鄉也百畝之田一人耕之食之者乃不
啻百人矣奈何日侈吾未見以約失之者也識
之哉觴行有恒酒毋及困奚取如泉劇談微言
村烟俄合乃復于簔徐牽而泊蓋意未已也而
日云夕矣晨而集酉而罷庶無荒哉茲遊水嬉
也而兼山之勝良辰美景兩不負焉遊其適矣
乎夫觀水者必於其瀾登山者必於其巔有本
故達是以貴日孜孜也詩言志盡各賦焉無分
韻無限體惟適也子不云乎遊於藝萬曆甲午

皇明文徵

卷五十四

四

已

弘靜記

皇明文徵卷之五十五

晉江何喬遠釋孝選

記

遊覽

縉紳

于慎行

登泰山記

蓋予家岱山之下。嘗再從子充遊。其時率在暮秋。若三四月。五方士女登祠元君以數十萬。夜

皇明文徵卷五十五

化

望山上篝燈如聚螢萬斛。叫駭股振。鼎沸雷鳴。彌山振谷。僅得容足之地。以上而其時水泉多枯。木葉或脫。故山之奇麗珍瑰未露。其十一二露。又爲人衆所掩。意五六月之間。水木方盛。必有瓊異之觀。而居常以燠暑不能出。卽出又無與偕。徒側身東望。思焉。粵歲辛巳六月。予臥病穀城山中。朱廷尉可大倚舟廣川。過而訪余。相與盤桓。雲翠東流之間。望泰山雲氣如在衣袖。於是決策同往。以其月十有九日。發東流泉上。

皇明文徵卷五十五

二

化

行山水之間。二日而至泰山下。主人肅入館舍。明旦昧爽。衣冠謁嶽祠。祠在郡城坎方。負嶽而宮。埒鈞天之居。出登封門三里許。至於嶽麓。有雙觀焉。謂之一天門。下車乘藍輿以上。磴道鱗鱗。豁訝透迤。仰見峰勢。鬼疑崑崙如垂天之雲。峻不容屐。以爲決不可至。行數里至回馬嶺。玉帝之觀在焉。其峰曰瑞仙巖。觀之前爲昇仙閣。望羣峰反在足下。而其上則又有峻者。磴道益斗絕。詰曲偏側而上。樹四人以爲竿。而中貫一輿。前人之趾。屢後人之顛。後人之趾。在予背上。其後二人如之。應邵所謂如畫重累人矣。兩旁丹壁翠厓。巉峩峭崿。雲霞萬色。陰晴異態。飛瀑爭下。濤翻雪噴。流聲淙淙。乍大乍細。若懸縷鳴環。下而迎客。而水簾洞之泉。從山上瀾漫下流。注於絕壑。以入礪礪。忽然而沒。有時復出。石梁木植互相撐柱。間以其耳目與之接。惟恐失之。而不敢縱觀。然後知此山之奇。向者真未得其一二也。又數里過黃峴嶺。西行折東北。則下而

復上。又前數里。御帳坪在焉。御帳坪者。秦人所從蔽風雨也。當嶽半道。負中峰而處。左右諸峰。兩面環拱。石泓數畝。泉流其上。醜而下注。厥聲砰礚。宋真宗駐蹕遺趾。有亭。亭前松樹二。秦所封五大夫也。生石隙中。不甚高大。而幹皮能鱗類數百年物。其決不爲秦時松可曉。而地則中阪無疑。意好事者。卽其地樹之。從者曰。松有五雷雨壞。其三非也。五大夫者。秦之爵級。松何必五。假而封七大夫。松又將七耶。從者不對。又上則峰崖益險。壁立插天。其石皆磊珂相承。或圓或方。或墮或長。巉巖翠律。不可名狀。而其罅罅之間。色相種種。望之迷督。其丹而紺者。爲殿爲屋。兩蟻之間。一隙碧而如帶者。爲天光。翠而如髮者。爲松蒼白而如繪者。爲苔。萬仞懸而如鳥巢者。爲羽人之居。而俯視則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又數里。爲大小龍口。龍口者。石峽飛泉如龍吐也。小龍口之旁。爲斗母觀。自此以上。凡嶽崑之間。爲仙靈神鬼之居者。羅列於左右。蓋所謂

神房洞天百靈之府也。又數里。爲十八盤。古謂之環道。望天門如一隻矢括在其端。上盤如緣壁矣。因謝輿拾級而上。距躍三百。揮汗如雨。出天門之上。左折而至碧霞宮。碧霞宮者。所爲祀泰山元君也。負玉皇頂而立。抱五花峰於前。日觀在其左。丈人在其右。規制狹於嶽宮。而金碧燦燦。觀闕輝麗。顧反過之。其西爲使館。玉女之池在焉。膏渟黛蓄。肅有靈氣。其旁巖上。卽李斯象也。予與可大就館更衣。謁元君於壇。羽人贊祝出而臨五花岡。巒糾紛含谿懷谷。雲樹宮宇。俯在眼底。下視郡城。蒼蒼藹藹。汶洗如線。環之數周。川原迴合。縈青繚白。捉封百萬。不盈一瞬。繇官左折而上。爲青帝宮。其後峭壁數十仞。鑄閤元泰山銘。又北上數百武。爲玉皇宮。宮在絕頂。古之封壇。秦皇帝碑焉。碑石青白。高二丈。而無文。蓋歲久夷滅。或曰。秦所以表泰山。其下有石函。玉書於理。不誣。繞玉皇宮之後。倚闌而顧。俯見四面羣山。委蛇蜿蜒。如盤龍走蛇。遠七十

二峰之下。其支脈首尾歷可指數。以至於海。而
桃花明月石屋諸洞在嶽之背。列仙所居。金華
玉几之勝。若將覩焉。記曰。天孫岱嶽。周回三千
里。以今觀之。歟。嗟乎。三州之半矣。又折而東。可
一里許。漢之封壇在焉。石方丈許。碧而瑩。膩屋
覆其上。又東爲日觀。以且觀日不往。而南登舍
身臺。舍身臺者。一峰斗出其平處。可數尺。而下
臨千丈。以三石撐抵。博尺有咫。謂之仙橋。過橋
而席於臺。日光西沉。霞色在壁。風吹冠裳聲如
石。於是相對大觴。望見西南有千家之聚。橫
以大黠黑無際。諦視之。雲也。蓋雲如烟。火下
博上銳。平地視雲見其端。此見其杪。頃之月出。
羽人吹笙。和以歌。音極醉。而還。山氣慄慄。枕席
皆濕。不可以寐。出立壇上。月光熒熒。星斗可拂。
俯視萬壑。烟雲一氣茫。茫正白。銀海玉波。不可
辨識。道家所謂三宮空洞之天也。往聞人言。山
以夜半觀日出。訪之羽人。五六月間。平明乃出。
五更可往也。於是坐而至五更。秉燭披裘以登。

領見山中雲氣。從澗壑吐。出如一縷烟。稍土而
大東西聚散。車馳馬奔。倏然往來。頃刻滅沒。於
是可大大呼。以爲生平未有從者。盡諸東方作
矣。回而東望。有山數峰。如臥牛車蓋之狀。而又
漸沒。赤霞半天。光色媚麗。間以碧綠。爛熳五色。
直射衣袂。頃之平地湧出。赤盤狀如蓮花。蕩漾
波面。而燁燁不可名狀。以爲日耶。已又一赤盤。
大倍於先所見。側立其上。若兩長繩。左右汲挽。
食頃乃定。羽人告曰。昇矣。蓋先所見如蓮花者。
乃海中日影。非日也。日且高春。赤霞與影皆沒。
而下微見一綫白。泔漾明滅。羽人曰。海也。又頃
之日左。黑氣隱隱一抹。狀如連山長城。可大示
予。此真六鰲所戴矣。羽人曰。雲也。可大一噓。走
望海石上。取酒浮白。醉而熟寐。從者咸慄。且呼
予。睨而心壯之。回立登仙臺。西望丈人。越觀二
峰。近在目睫。因顧可大往。予與子充登嶽。倚越
觀。望君今吾陟丈人峰。可瞰太行。呼子充也。會
疲不能往。策杖而下。氣益舒展。每行數里。則求

嘉樹流泉。或峰切片石。拊膺而坐。舉觴屬可大
曰。此非伯牙避雨巖乎。夫高山流水。於予何逃。
聲矣。縣御坪而下。憇於巖之亭。並而左入。得
經臺。峪經臺者。石壇斜倚山曲。方廣數畝。鐫心
經一卷。字大如斗。壇北有壁瀑布。從山上來。懸
壁而下。流於經壇。瀾漫過之。從水上視篆書。一
可讀。壁上鐫數大字。以水爲簾。往予再遊。蓋
未嘗至。以僻不當道。爲人衆所蔽故也。過經臺
而下。出一天門。左折而得岱嶽觀。又東里許。得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五 七 化

王母池。池大盈畝。懸流注之。倍經臺之瀑。已而
雨至。登車出山。涉泉而行。天暝持炬。車中聞水
聲。在足下者數里。而至逆旅。明日大雨。主人請
遊三陽觀。告遽而行。至百丈峰下。望山上瀑布。
數道如從天下。蓋在山之西南。非舊所見矣。岱
畝生曰。予覽古圖。經脈地勢。所繇高下。蓋北諸
山負地絡之陰。並太行。王屋。東踰常山。至醫巫
閭而止。南紀諸山。負地絡之陽。連桐柏。熊耳。入
甌越。江淮河濟所繇。東下如建瓴矣。岱宗獨立

海上。西向而揖羣山。汶沔沂泗。出其支派。旋之
如帶。以入於海。其狀若負巖云。往河流燕齊間。
繇岱之北。挾濟入海。今徙徐方。顧反出岱嶽南。
挾淮入海。斯地道所變遷也。予登山巔。北望九
河故跡。蒼茫與天際矣。

馮時可

攝山夜語記

自攝山遊畢。晚集鹿野堂。餐既罷。命顧生歌。屈
大夫山鬼之章。其聲要眇。悽怨恍然。乘赤豹。從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五 八 化
文狸者之披幽篁而出也。允修忽耳語顧生曰。
止。止。是山神也。爲楚上官靳尚雅故。斷斷不可。
屈大夫子歌。是章豈其所欲聞耶。顧子質其故。
曰。僧寶傳誌之矣。永明七年。法度禪師開講於
此。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而上謁。則斬上官也。
曰。帝以余不良。黜主此山。七百餘祀。藉帝之靈。
凡物而妖者。人而邪者。余於冥中。得以祟祟之。
法師夙植尸羅。余不能以神力抗維。茲彈丸之
地。敬拾以爲佛土。余其闔闔之是衛已。復示夢

於居人曰余已受法師珠戒爾其母以血食禍
我自上官之爲法護也俾我精蘭之旁毒龍耳
害飛驚息魔所以蔭祿我徒者無量尸而祝之
猶懼不恭爾以大夫之祠賁我上官恐我上官
以我徒之舍惡客而赫然怒焉其何以獲夫蔭
祿顧生曰嘻上官入爾不二門矣而猶然耶吾
且試以往事數之茫茫五千里之楚國孰與十
里卷石之山也若而協恭於大夫以共承靈修
是若之功行也而乃甘爲謠咏使其願領悲傷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五

九

化

掩泣而從彭咸之所居亦忍矣若既不能終制
夫楚國而天奪其魄以自竄於此山也魑魅之
與居猿猱之與處而又不能相與始終徒爲老
衲芟雉糞除以自貶降爲伽闍何其豪於生時
而靡於沒後耶吾聞屈大夫於真誥也方爲海
伯統八海治數十萬里衡地量秩孰與若多使
若而有靈也知盈虛之無常悔妒媚之無益聞
我是歌將踰踏無地其奚暇以惡屈之心而惡
我不佞聞而笑曰吾子處山而誇海右屈而左

靳謀謀而佔佔較計千年之怨德而褻慢百聚
之精英是且何當以法眼而觀則大地爲幻境
以法身而律則神道亦鬼趣斬之貴也有盡屈
之伯也亦有盡皆覺海洗滌中祇糠塵垢耳其
孰能以相矜而又焉得以相誇于是顧生停歌
而誦楞伽之經山風颯颯木葉蕭蕭若上官之
來聽矣後二日而書其語爲記

袁宏道

雲峰寺至天池寺記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五

十

化

雲峰寺而上道愈巖青厓遂谷匝壘而行絮而
粘屨者曰雲幽咽而風絃者曰澗獨石而梁一
絲百丈下臨千仞者曰錦澗橋纈紅縈碧琬琰
而導者曰九疊屏怒而兀忽如悍夫之介而相
怖者曰鍊船峰數里一息芟岬而亭之者五路
嗽則削杖而躋遇泉則卷葉以酌過試心石望
竹林寺後戶泉韻木響皆若梵唄乃拜亭盡允
剎出上宵諸峰障而立猶在天半佛廬甚華整
覆以鐵一溪漲綠冷然堦下稍定乃上文殊臺

俯盤鷹見背千頃一杯少焉雲縷縷出石下綠松而過若茶烟之在 似已乃爲人物鳥獸狀忽然匝地大地皆澎湃無松坐石上碧落而下白雲是亦幽奇變幻之極也走告山僧僧曰此恒也無足道

何南金

游鬼巖記

余耳熟鬼巖之勝最久巖故莆徼地非懸車百里不得至戊申嘉平取道江口背莆境西北指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五

十一

化

桂苑則柯生爾珍先宿遲予促登巖巖距苑椒洞出巖底洞空透可炬行十里因張道人鐵柱鬼王其中下巨石封鎖故不可入出苑右折里水石清駛前山率以泉勝其特秀之石鮮數伊強者茲山香爐了髻諸峰稍成林立斧劈勢最奇則入谷兩危巖蟲空百丈蒼碧是業望而知其爲異境造巖五里寒門幽磴蟻旋百折始通巖身光紫圓膩直插一幅雲母屏冠萬山頂特異他巖堂皇竦傑潤視孤倚如帝座布宸而

空其案也如玉京崇墉而無其雉也如巨室掌而細其指也如金鵝張翅而坦其腹也巖已絕奇而飛泉一道灌頂漫腹界巖瀉落則更奇巖下屋數楹嵌巖凹入棲張君像一龕巖突爲蔀泉落則噴者擊瓦爲珠細者潤簷爲溜張君前一石井溜適承之巖宇虛闊溜入井淙淙皆作鼓鐃音繞室不去巖前平地僅堪布席低首俯睨來處則一穴陰風一飀白霧蓬蓬浮浮撲面起恠石盡作青獅蒼兕昂驤戲舞於洪濤簸蕩中人如排罡風披瀝氣十步九折而上覲太清復爲九閤當關虎豹猛蹲恐喝而林禁之至此則鈞天廣庭丹霄絳闕萬象在下而已閩土不雪獨此地高寒間雪此日劇寒故宜雪不雪而霧陰靄滃翳出沒變幻踵底頂端儻若乎其非我有巖卽無鬼而咍呀豁閉室寥峭嶸固鬼窟也吹烟吐霧招雨嘯風固鬼候也吾生之得於沙劫也幾何吾身之得於沙界也幾何幾何中其爲生同之而足奉足及之而目奉又復幾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五

十一

化

何蟻穴之漏大陽乎芒鉞之占太虛乎此雖雲
鳥過眼肄苗送時到手會心必無放過況走一
官于數千里外決其南詔北窗之見而薦以謫
詭魁竒洞駭之觀猶然觀面而自失之悲乎一
沙之富不受而還之大造也我實自貧矣今人
從草澤而躋峨嵋之巔不知踵之高也從郎署
而著惠文之冠則揚揚趾高履折矣士固有志
吾好吾從乎柯生笑以爲當洗竿更酌揖張君
而退

皇明文徵八卷五十五

十三

化

王履

始入華山至西峰記

寓長安新豐丘丈偶談登華山所得且縱臆偕
余再登七月詰丘丈適病遂命其外孫沈生相
余騎驢行二十日抵華陰宿焉黃大使具酒肴
待因謂余曰聞游者及青柯坪仰瞻多自沮以
故卒不敢往遣其僕慣登者二人導予翌日業
行近山口泉聲琅然稍入殿角出灌木中僕曰
此玉泉院也至院外觀希夷先生塑像熟睡如

生立清樾中諸道士出迎亦言緣險難甚草木
交戟不可以禮服贈余一杖謂可扶到青柯坪
以上則難用矣於是以短衣行滕往沈生健善
步跣以行二僕前導傍山對開神意飛動于時
宿雲在巔羣峭未出餘烟自旁山上塞朝陽射
其端壁立之妙荏苒可得風觸壁鳴簌簌調調
而不知其所窮余喜盡相契特深遂凝立四人
遠呼而安知予之所得不在急也地多臆棘磬
不見路他穉復相錯稍不謹視則觸面冒髮踞
且踏杖攀以進予素不善步驟登纍息必踈定
始行時以紙筆自隨遇勝則貌故行視四人愈
遲四人常先若猶豫然沈生知予策亦策
憇亦憇予僮雖不解遇竒樹竒石卽報亦頗慧
貌不能盡者俾記之及澗而斧斤聲雜蟬鳴鳥
嘒泉亦淙淙然如杲如筑如珮環其停滙處澄
徹如鏡微漣動搖日影上壁中多紅白礫余盥
頰清寒透骨試嘗焉甚甘美勝吾鄉陽山泉幾
十倍澗北絕徑處實如拙者下垂僮越險取食

皇明文徵八卷五十五

十四

化

之蜚口棄去西轉至小石洞洞外坪石如坪中
可參坐坐其上書所賦詩而東巘方洞適與之
對意靈詭內潛遂相率以入僕曰此希夷匣爾
蓋其葬處也棘梗道不得近因疑匣爲函恐指
所盛蛻者而俗謂之匣與及上方峰峰直立鐵
鎖下垂望峰端漫不可辨但峰腰雜樹倒懸斜
倚而幽意可人鎖兩畔多小坎從下達上深可
二寸僅容履端蓋登則緣鎖以託足者僕曰上
有道士王友巘居惟玉泉一二道士時裏糧往
皇明文徵八卷五十五
食之鎖盡處及石罅號西玄門此峰蓋唐玄宗
妹金仙宮主駕鶴升仙之地而門則玄宗覓金
仙而鑿焉者也從門入盤折數峰頂始及支巘
所居南望連山不知所止上無雜草惟細辛一
方不多產余雖搖中而憚險弗敢進坐峰根姿
羅樹下瞻悵者久之繇峰根北折度狹徑外則
壑谷類也敗葉覆地不生草行葉上不知宸隆
躡空輒仆偶一失脚幾墜厓下偶旅跡幽醫中
古藤鬱屈正躡樹根連葉卒然鳴疑以爲蛇也

注視三樵人適從上來余問青柯坪遠近不對
唯放歌唱答而去出樹外大石突立中豁若斧
劈然僕曰此第一關也鄉人避亂時每入山壘
石絕此予視關內尚亂石勢取無數關佑二里
石虎踞因坐募之忽不知四人所在厲聲呼不
應跡之半里所則皆坐澗邊投石子澗中以戲
此處水深路絕當驀澗賴澗石參錯不遠蹕過
回視其深潄衍漾砵衝之態而吾意適永不能
以遽釋幾失吾主澗外瀑布正懸南崖端下激
皇明文徵八卷五十五
樹幹飛沫成雨黔因風容爽久而後墜又百餘
步則第二關也視第一關壯雖不逮而險則過
之關內陰風勁甚不可留促步出返顧所來則
一青靄耳復登頓冥密以行詰屈數百折見坪
綠靄然林端旣至乃青柯坪山恰半從入山來
悉崎嶇側塞夷者惟此草長過人岡之上有神
祠礎餘瓦缺日正午少饑幸持瓜果餅餌分食
之汲祠畔井止渴日漸熱足軟不可支臥祠前
石階上適二道士自上下問焉蓋玉泉之侶自

西峰還也與之語雖無奇亦蓋遺世者自山口至此其石之奔突倚伏出林巒樹者殊形詭觀殆不能以物擬祠西南則始不鏤處也置杖草間聞松風颼然此以下皆雜木無松以上則純松矣蟬鳥遂絕詩人謂山深無鳥聲信然鏤也危石上僕先進余亦攀過路縈紆並石根極隘必縮以行路斷接以木行則搖少進一峰前障不甚峻上天下小所謂巘也無草樹黑黃白相間上有赤白二圓形僕曰日月巘也復行餘二

百步直崖巔立有短樛閣崖罅爲級如梯鏤旁垂問之乃百尺撞也級每腐或缺繇級以上先輕躡試之然後寘足通此有類是而愈長者千尺撞也缺腐亦然縱僕輩欲援何以爲力旣上凡石之如嶠如扈如歸如巴山者眩視不可數抵前崖經忽斷嵯峻削無可爲徑者卽嵯腹綴小木如狗當絕谷之上凡三接始及徑鏤亦橫綴嵯腹余日焉跡未及而先瘵矣遣四人前度慮逼吾後以振也余趑趄握鏤寸進之閉聽壹

視步歇半木伊軋鳴東野登閣尚稱脚踏陸魂吾今何稱哉因自咎以親杖履此險昌黎慟哭遣書以訣者卽此非與半時許乃得過問諸僕僕曰老君離垢也信仙凡之隔如是復斗折道松林中醫不見日毛髮聳然流生謁禱山神祠懼蒼龍嶺之迅風也旣至老木赤立唯東南一枝僅存微有葉根亂布石上若萬小蛇攢綴蛻動余駭焉貌其大較因思平日畫樹雖搜奇獵怪致巧寧得似此所謂畫不神於所做而神

於所遇也然而望蛇蜒入雲勢未知何以處此嘗聞登言度嶺慎勿旁視視則惡風者至危不可度嶺凡兩折中突旁殺者背色正黑鏤當背上並鏤皆小坎亦猶上方峰所託足者二僕先示所以登余匍匐踵其後以大喘不口禁因四布伏嶺背竊窺其旁則深不見底但見松頭濺濺出沒蒼烟中萬峰羅拱向背高底邪正起伏若翠浪洶湧相後先秀不可狀風颯爾有聲衆賴齊作杳盪奔激遠近皆應憶登者言遂膽掉

股栗不能動去上折無幾視若天淵然風稍止尋進而僕已過上折矣余勉強進一折日少曷愈熱予裸上體猶流汗不止行上折覺稍便漸熟故也自嶺下仰觀將謂頂絕無復過此及嶺端則峰頭插雲尚未知有幾里繇是筋骨如脫喘促弗暇出一語倚樹息四人則相語角健若賈勇於余者時雲方滃然開合若相背往來四峰端悠颺不已余神凝其間忘所以事事者僕輩弗是喻促以西峰尚遠勿稽遂作以行至此

則少上皆徑於石鑲從橫罕無鑲者又越五六險始及鎮嶽官宮在西峰頂東諸神列坐不辯何誰松罅間金碧參差與日爭炫者嶽帝廟也廟後松極森邃風一振之掩蔕之形紆徐之韻繇松端倏爾東驚接之既泯忽又如在及廟見道士王老師款坐廟之前則其居也四壁蕭然余意其獨處於荒絕之區無所畏無所悔者非有得能爾邪徐叩所有則平平焉耳乃知其非實見道而得於寡欲也窗在西壁隙有光開窗

而其居則度之懸崖之上俯瞰浚谷不見所極唯松頂麻萃斜踞窗二丈許壁峻拔自浚谷直上霄外略無突陷真所謂削成者壁上一松寄之壘間根直下如懸死蛇枝梢正拂窓手可按松實纍纍余提以斷甕弗中墜下觸石且墜且觸聲如從甕中來良久始息至是則顏陽向微霞彩漸發倚窗望西北平田無際荒烟莽然中有渭水委蛇如龍日光射水中金閃爍不敢正視居之南乃大岡頗類龜背色墨而粗澁岡

下羣峰如攢劍如束筍無一渾然者予將攀之而嵐靄迷漫弗果東望玉女峰殿正在峰頂雪壁燦日殿旁有物似人非人往還松樹間遠不可辨岡稍南大跡一岡上深可三寸長四尺餘旁鐫目靈足三字竊謂力能劈山其足踣僅如此且東峰掌形自峰端達峰底如彼之大手而配以如此之小足理固如是邪東則東峰玉女峰昆季相倚唯南峰戡焉蹶出倅視三峰薄暮不及往遂宿焉風怒號御袂猶冷視蒼龍嶺裸

體其寒暑之異乃爾哉

上南峰記

拂旦起王道士出華山記相示自峰厓洞谷池潭外其宮觀古跡等不可記食已纖雲不痕旭日初吐露未晞具行藤草屨以敵南岡外皆松林裁入笙簧盈耳屈盤行林中迤邐漸高境意交止弗暇接將謂地升恍不記自西峰來也松皆合抱森若筍擢寒不生陵苔唯蘿薜青青以與松永而樵斤不及余感其得所棲焉行二三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五

王

化

里稍疲坐松根養力而四人已在石梁外高唱曰南峰至矣起而前僕曰此希夷避詔巖也余以目昏不敢流眄竟不知已達巖底因仰首怪狀可愕巖土覆似蜂窠然頗類太湖石或類波濤蕩潏所爲淡黑津津焉余坐觀不厭自謂不世奇逢細貌之僅得彷彿西南角一罅明透可側身入命僮掖入之及半見罅外樹梢動搖日影流罅中明闇稍分上滴瀝如雨陰氣挾罅風撲人中服皆潤下濕不敢進僮曰壁有鐫字四

行不辯何字余眊亦弗之識繇是自巖底北旋曉兀中度小樵又度架枝代樵者三若波舟之所搖蕩古樹一根拔臥罅上闕道勃窣踰松上過得真武祠遂入謁龜蛇在前記晦翁謂本北方玄武宿非實有此神設爲形像以神之耳余謂乾魚朽木題以大王居士便能威福此何足怪從祠畔上磴扶石闌轉峰角皆石版布道闌外臨絕谷試微瞰怵然神懷閉目低首倚壁始定峰南上下壁削亘東西皆闌也異焉伏石版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五

王

化

以當其中縱錄下至石栈少息復縱至版道又少息然後攀鐮西行數十步漸高又數十步始及避靜處回視版道則載之銅栈之上而銅栈則插之峻壁之中外雖有闌木久多腐必錄是賴掩其振搖石栈一銅栈十七竟不知作時於何所置足欄之外下見松頂如灌莽在杳冥中師去此幾時其室其爨所猶在然非憑土憑於塊石之突嵯耳室畔石窪不深水則清豈師藉是以食飲者與石之西則別巘也巘類俛首形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五

三

化

遙覆室上上鐫全真巘三大字巘之赤色然上下俱不可倚豈人履虛而作之邪吾初躡版道知有版道而已奚暇他及既至而得其所以始不知止於何地我輩壯年恃力不少怯今精奪於此矣去洞沿故路東行降八九折綠磴復升巨石錯峙石分處如輒下視類井底點不見物然兩木倚石可下僕曰安真人肉身所沈生率三人下觀及還談真人坐石龕不壞具衣服如生人抑坐巘處邪躡石以望見峰巒羣松如沃

峰背類覆孟巘巘如礪可縱步四人爭先若飛余至此已劫甚足不吾許殆及巘憩龍潭旁掬潭水頰面潭有三深淺不等深者不過二三尺僕言雖大旱此弗枯志稱頂有池生千葉蓮覓之不見不知當時騎茅龍天飛者其繇此非與最高處一松子立余倚松望信乎諸峰羅列似兒孫矣雲適生從玉女峰東峰兩間出倚風作巘態欽突然北涌似巘崖狀既而復還漸慢於松巘不動如憇而山北所見皆漫漶不可識意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五

三

化

彼或仰瞻吾固在雲表也青蓮居士謂呼吸氣想通帝座非此而何尼父登泰山小天下彼果及此邪既下又東行五龍神祠祠之外小碑一辭翰具美有渙而爲氣氣運而爲精精變而爲神神化而爲靈等語因愛而再誦忽祠畔二小鳥下上峰壁不鳴青灰色頗類鵲鵲尾稍短不知其何名岳師曰此鳥相與久矣飯熟則乞食於我食已則去或真粟掌中亦躍以就啄師年八十五矣兩目俱昧然往來祠洞兩間陟降如

脂非有道者與不然安得人鳥相忘如此

過東峰記

繇祠北降而東取道松間忽有物行松上大如鼠尾芄芄然聞人聲矍視不復動僕輩拊掌激之越樹去行二里所至山祠入觀焉山水盡滿壁頗似范寬家法而渾不及化老君殿中居楊師迂余謂之師出果茗松花粉供余并以萬年松數十本爲贈蓋卷栢之屬而不屈者雖有松栢名不過石上小草耳卷栢亦以萬歲見稱於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五

五

化

本草則知二物固皆稿而不死者矣大松蔽峰清悄幽閒殆不可爲情然過青柯坪來多松惟白楊一二間之每風韻松林楊葉作策策聲如按如節彼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者其近與偃仰是間意風味未減貞白殿之東則東峰盡處也下望平田襟懷灑然遠近諸山相闔於烟蕪雲樹之表黃河漸近東迤如帶潼關岡壘積蘇於河濱遐覽未周雲倏陰漸黑平野皆晦予疑南東向立風颯然自西雨來萬松皆鳴松實交陸

日斜透雲罅出雲影漸北逝遂散余與沈生磔

松實啖之索苦茗於師以助其勝稍南一煬突出松底下磴跡之得石室焉曠朗可容四五十人都竈漏所等舉不敝今惟一人居之禽聲不上青柯坪雖因於高寒而亦因於無養也聞是峰可翫日於天未明之際而糧少不敢居唯問師仙掌何在師指在峰側而玉女峰可迫觀於是別去

宿玉女峰記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五

五

化

降而西二里許東折漸上至是無磴多倚木枝根石間代爲級皮脫滑不可登五人相與推援以進凡二十餘處則玉女峰頂也嘗聞女冠楊氏名妓也少年入山食松皮八年始火食或枵腹坐卽大雪七日不粒亦無恙竟日夜弗以因訪之石室中尸坐如寐見予起相揖笑曰此中罕聞人聲君何來之異耶余告之故就問其入山時則三十有七歲今已七十有二歲矣自云一生無病觀其顏雖非丹而精神粲然步甚矯

固知其有養也引余步松間風適來激峰壁直下如箭尋松林度崕而去相與立巖端因指西峰東面窅隆如蓮花謂余曰此正西嶽蓮花峰也安有峰頭玉井之產余至玉女殿道玉女所繇觀洗頭盆蓋石上一員坎爾水紺碧不乾集仙錄稱有五岳不知何據之殿右觀韓姑姑遺蛻遺僮撤所障亂甃落棺蓋窺之殆如初歿者楊氏曰歿幾三十年矣雖槁不腐以杖撻其足亦不僵有道者乃如是蓋楊氏師也大石如龜

皇明文徵八卷五十五

三

化

匪則獲福予僮聞卽抱之轉不休峻逼乃止巖正當仙掌可察遂坐憶王涯仙掌辨謂峰有五岬北岬破巖而列自下遠望偶爲掌形俗傳則曰巨靈擘剖掌跡猶存余因思涯之所辨似得於傳聞未嘗如吾之追觀也殊不知膏出于壘溜以漸淡黃微白間之黑壁中上則五岐下則片屬岐者如指屬者如掌復有細溜無數雜五岐間遠望之則惟見其大者故五岐如指耳寧有五岬北岬破巖而列哉且膏所溜處比比皆有豈惟此掌爲然山石本黑其或淡黃微白者皆膏溜之色也此掌外惟日月巖最多其次則東峰西壁近於楊氏之石室者色狀與此掌溜痕不殊但彼不類物形故不以爲異而不稱耳雖歷代碩儒詩賦同然一辭於巨靈之擘而不知之難也將暮假宿楊氏石室中再請所有惟答以待盡而已余知其閉弗強也歛有光如燈度室在松林中僕輩驚指楊氏徐掩其戶曰與爾何預豈記所謂照明者與此亦可見楊氏之有

皇明文徵八卷五十五

三

化

定力矣與沈生步殿前以待月二更許光射萬松中碎影滿地風颼颼然自三峰來清固不勝寂亦難處因退寢夜半大聲疊陣如濤雷然欲釀雨懼糧絕竟不得翁目迨曉風幸息趣具飯下山至都土地司僕還指南峰端如練者曰水簾洞也以昨之弗知小立祠畔以聽杳不得所聞午及青柯坪覓所置杖亾矣然降此登頗易步可與四人敵因思宮殿林木得全於上者陰是賴耳然不知鐵鑲之所經始路何以識人何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五

元

化

以登也余學畫餘三十年不過紙絹者展轉相承指爲某家數剽其一二以襲夫畫者之名安知紙絹之外其神畫有如此者始悟筆墨之不足以及盡其形丹碧之不足以盡其色然是游也亦非紙絹相承之顧吾矣箕踞石上若久客還家而不能以遽出也三步回頭五步坐乃於我乎見之雖知毛女峰鄰於上方而不識其處僕言王刁三洞山外之西及玉泉院則日已在西南隅矣弗果往嗚呼生太華之方跡太華之側

古今愛遊者亦每以難險自畫雖少陵枕藉關中亦望焉而止耳天下奇絕處固有係乎緣之偶不偶也郗詵謂山行洗盡五年塵土腸胃吾塵土五十年不意中得此行雖邁一遺十而秀拔之神雄特之觀亦足以暢夫一生之拳跼矣昔人言會心處不必在遠竊意未得至此恐未可謂之會心余子平之累已向畢而遐蹈未能者以母氏之頽暮故也掇其大都以志奇遇

顧雲龍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五

三十

化

雨中遊善權山洞記

夫山水者天地之委形也晴晦者陰陽之令候也景物融朗則偕朋以遨遊風雨晦冥則獨居而閉戶中人以下者之恒情也若夫披寒飈以策杖沾澍雨而携壺覽眺則冠屨盡濡攀躋則筋力爲憊如斯遊者得之古人而已義興古邑夙稱山水之佳堵氏兩難雅抱蕙蘭之質余也遊學斯方獲聆清論乃謂善權古洞勝異尤鍾爰駕龍船相邀往眺余亦忻然樂從浩然就道

自朝徂夕。驚烟雨之霏微。詰曉占雲。惜沈翳之未霽。言旋則何所聞而來。久駐則何所見而待。業已爲之興。何能禦於是。披笠乘輿。張蓋坐馬。指山門以遙入。松蘿蔭數里之長。坐方丈而裴。哀殿剝華百年之固。乃憑高衲導引。僂區雖足。不寧武而直欲窮探矣。語所見。則澄淵得雨。益泉響之潺湲。石室凝烟。覺崑阿之窈窕。仰瞻玉乳。圓若珠成。俯憩芝田。夷如犂就。丹竈秘不寒之未。平岬題多士之名。轉入則轉奇。輒見則輒羨。時惟九月。寒若三冬。相與開樽。共成趺坐。衣履濕則析薪以就燥。筋力憊則屏息以怡神。舉燭而明。生陰間石燕。驚飛狂歌。而聲繞瓚玗山。靈駭惛漫。因酒力移入幽深。載陟岑崖。益勞牽挽。遠瞻雲樹。荒涼淑女之粧臺。近眺危岡。岵嶠梁王之郊壇。前提後擁。僮僕怠疲。遐覽冥搜。余亦不復知倦也。迺知興絲人作。雖天且弗違。境果異靈。則人斯心醉。荷須晴爽。曷稱清狂。未若斯遊。逸矣。獨勝。較之桃李之芳園。陽春佳麗。蘭

倪岳

瑞梓記

亭之勝會。風日宣和。彼亦常耳。曷足多哉。抑斯風雨。余竊有疑。豈出靈欲俗駕之湍迴。亦抑靖氛埃以清道。是未可知也。時既周遊。天亦就驥。於是再宴山堂。翩翩返棹。堵子曰。是游樂矣。能無言乎。余也不斐。爲諸公倡。

梓以瑞名。志孝也。夫孝大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小之格鳥獸。孚草木。古則然矣。然究之天地鬼神。以其誠鳥獸。以其情。或可以一致。至於草木。無知之物。於是乎有難言者矣。然苟可萌栢。可以枯則根著於土。生生之理固在也。若夫不根之物。斧斤斬伐之餘。其不至於朽腐擯棄者鮮矣。而或者發生意於既死。續華滋於已絕。則古所未有。而今僅見之。其人之孝之所感何如哉。宜興之荆溪。有著姓曰塞氏。其子律。以景泰甲戌喪厥妣。塋祭一秉家禮。斤斤然稱孝於其鄉之賢者。嘗言塋師言。削梓木爲簡。祔之墓兆之。

隙蓋習於鎮安八風以受其神之說雖不經見而孝子之不忍其親者恒勉強行之既葬歲且旱他草木多槁死獨二梓者忽焉復生鬱然競榮以交蔭乎新塋觀者駭於聲聞者動於情律之孝亦誠矣哉鄉之人異之目之爲瑞而請記於余因詢之其友戶部主事邵文敬益信遂爲之書嗚呼無知者可感也况有知者哉已絕者可續也况蕃者哉繇是而知寒氏之世著孝義於一鄉延門祚於弗替皆於是梓乎占矣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五

三十三

化

豐坊

神鐘記

海鹽禪悅寺神鐘勝國時宣慰楊梓以海外銅鑄建六丈樓懸之聲聞數十里國朝天順中忽無聲渡海者覩其影波間浮屠用法攝之乃復聲成化初樓圯浮屠齎於財建之卑邑產悉休儒焉今上之六年樓再圯鐘沈塗邑復病疴於是董隱君從吾偕厥子進士穀進浮屠法聚氏相謂曰夫樓卑而休儒產焉塗沈而

病疴焉鐘之神其關於民之休戚也若此樓曷可弗興七年正月壬午乃盟將集四方之樂施者庚子鐘忽自聲若扣百有八給事岷山許公宿茶磨聞焉於是鐘之神益顯南宮子猶聞而歎曰鐘治物也而關乎民之戚休將怪耶誕耶繫象教之顯耶其山川之靈鍾於斯耶吾勿得而知也從吾子非誕者也嘗學於聖人之道而非惑也唯斯鐘之神殆必有說其惓惓焉民之戚休志則可嘉已古之君子學也凡以行其道也其於民喘息通焉故有呱呱弗子昧爽俟旦席弗煖突弗黔者已今之君子殆不其然下乃牧伯守令完簿書塞厥責斯良矣其有志於民之戚休者乃爲迂爲矯爲狂爲戾澤固不民建而斥且去矣是以仕者其來也若燕賓其去也若敝冠民亦罔離厥衷乃下顧爲讐焉夫若此者將斯鐘弗若耶進士穀固將仕者也從吾子則隱君也而弗忘乎民若此吾用益愧有位者無惑乎董子之神斯鐘也使有位者恒董子之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五

三十四

化

志○廟○微○核○真○敷○博○策○久○斯○輔○天○地○贊○化○機○神○將○
在○其○人○在○其○鍾○耶○從○吾○子○適○然○興○曰○善○善○子○之○
言○廣○矣○遂○矣○吾○將○碑○之○爲○神○鍾○記○

王雲鳳

補燭記

弘治柔兆執徐八月哉生魄余直夜祠部吏人
進燭瞑目而坐頃之漚漚有聲乃睇焉則燭之
膚內溶而逆案有故箋列而防之以爲奇策復
瞑目坐鐸巡者報一鼓開目視則炙箋離披汁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五

三十五

化

四潰出循膚而下懸者纍纍如畫猿子母手接
探澗果狀墮几而蟲者若怪石枯松層樓銳塔
奇者若嬉兒伏犬鼯奇者若老翁負子未角之
犢奔而返顧蟻蜂蝓蚓攀緣而上其汎濫如江
河點綴如珠玉者不數而其勢潛然未已也余
曰息燭可免乎吏請以末鹽補其缺徐以其餘
爲之垣燭燼不復壞也嗟乎燭以堅爲體以明
爲用以不壞爲材吾之燭豈固不良於他燭耶
內有所藏不能自制而外無勁臣強藩相與周

旋保持之吾且閉目焉故箋之防適以爲病吾
且以爲奇策焉向非吏之請其不爲棄物也哉
余於是有所感焉治安之國光大之朝或登一匪
人行一戾政則衆嘵嘵焉訴嘵嘵焉議以及乎
小人之黨既繁而政之積弊益甚耳目習慣以
爲常非惟不形之言亦復不介於心而風俗始
變國家始衰矣庸劣之君冥弗之覺方且以故
箋治之者世豈少哉漢而唐而宋千載一轍吁
其可慨夫鹽之價非貴也吏之言賤也而可使
吾燭爲良燭然則興治之策拯弊之才世未嘗
乏顧人不知用之耳載籍稱揚側陋詢芻蕘又
曰爲政在人余於是乎重有感

黃輝

李公平險記

西於平都可十里許壁岩衡梁蛟環東江江怒
而戰空激岩竦怪石鼓猛礮霆互吞戈鋌鱗鱗
饑涎波厯舟一無幸立入鮐鮐黔南李公昔司
渝李行役過之躬嘗厥險謂灘母頑鐘若必我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五

三十六

化

姑視吾力寧爾久貸後十餘成果來斧獨亟徵
治灘母養餘橫時維萬曆三十有二載役使春
中人賈厥勇灘石慚思未烈先泣沃膏雨來邪
許傾山冰磔金流不見鑿痕江舒以前穀如熨
如凡五閱月遂告成事舟牖往來望之歎踴昔
我繇茲五色靡主灘聲礮天鼓榜不聞萬斛葉
浮千指髮懸窘迫無之羣號大士謂唯大慈能
救斯苦是故字灘曰觀世音赫赫李公應聲大
士砥茲巨阻若挾舵轉匪神所相易詎乃爾神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五 三
不敢居歸之我公公筦爾曰功則何有茲灘十
年鬱淤予懷雖不去心敢謂必償帝鑒予誠竟
決以流斧如不西其奈灘何必云有功歸諸國
家僉曰讓哉昔崇伯子寔產我蜀塗山家門鑿
峽如新公昔爲理囊蜀利害今重我泄若還厥
鄉探懷施仁幅利澹蓄如出金簡奔走百靈若
茲灘險匪水匪石假合成隘乃干公斧無心乃
爾況有心者凡茲伏慝有如此灘勿謂灘衆無
暇盡斧公斧在心不依形力非故平之繇險自

取有險有平猶云相待公非險平而未平險一
灘就平百灘震驚不霜而栗維仁生威昔泄江
淮再澄河海斧無艱夷皆立底績拾衣帶水解
結何有若乎都者又帶之縷何況其灘而敢怙
險公念在灘竟無自負繇灘以往報國何極尚
輔明惠遠追伯禹百爾神人當矢如公務乎乃
心無負 帝命心本自平何故而險心所造灘
險百於水母謂無傷必有斧者禹亦人耳獨乎
水土思日孜孜爲不平故能平一險一陰之禹
皇明文徵 卷五十五 三八
公功匪灘卽灘功在以灘功公如管窺天天豈
在管亦不離管故樹斯碑表公平心以平神人
如鑄九鼎爲神奸故使弗若若孰爲鼎者嗚呼
念哉各獲乃心如獲公碑無險可斧無灘可平
是爲太平蕩蕩岷江公功常存維工卽緒公落
以詩巴人和焉勒石亭之亭依于堂有臺有坊
輔以仁詞必芻守之並有灘岍灘去名有維觀
自在常與公俱預斯役者守令而下儿若干人
附樹碑陰永示來禎 亦是古文法亦是佛
經法 卷終

皇明文徵卷五十六

晉江何喬遠祥孝選

書事

縉紳

高啟

書博鷄者事

博鷄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鷄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

皇明文徵卷五十六

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嫌守卽誣守納已昧使者遂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鷄者遊于市衆知有爲因譏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辱者耳彼豪民恃其貸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臂邪博鷄者曰諾卽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

而馳博鷄者直前捽下提歐之奴驚冬去而祝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鷄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卽前鬪否則鬪門善俟吾行市畢卽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飲衆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

皇明文徵卷五十六

至豪民第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讒汚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鷄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鷄者曰然卽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

臣慙追受其牒為復守官而黜滅使者方是時
博鷄者以義聞東南高子曰余在史館嘗見林
天台陶先生言博鷄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
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滅使枉用三尺以儆
一言之憾固賊輜之士哉第為上者不能察使
匹夫攘袂起以伸其憤識者因知元政紊弛
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朱純

茂邊紀事

皇明文徵卷五十六

三

青

嘉靖丙申季春乙丑護林茂州之北來遠所驛

之南長寧古驛之墟長寧驛今廢為堡穆肅

兩河之會穆肅堡名兩河會其下極險隘南北根運必經之地有戎不軌

倡自三溝深溝淺溝渾水溝皆番寨名羣醜弗威陰連二姓

大姓稔克殘于殺越肆睥睨于轉輸神矣梟傷

作慝惟窺日入秘如鬼蜮欺人至擬天驕急峽

鯨奔呼吸繫千人之命重關梯比安危引一髮

之鈞天意伐謀地鄰告變時報三溝糾大小族山水磨兒立賴子高

黃春魚此十寨夜伏苗周郎分閫泰將周夜

傳銅虎之符龔尉名家長寧提督早試金蒲之

鏃羣餐大沮一芥不遺兇出柙而猖狂負塗

而踴躍嬰此方張之寇四路無雙動皆以律之

師三城有恃賊既失望則反攻長寧統力主戰守深戒撫和龔銳一日三戰皆捷

警聞參府建節星馳周繼令下岳希刻期雲谷

岳希遂長累官都督何無忌之策勲獨將遊兵

杜諸公之敵愾松州遣騎臨翼移屯時起兵何

遣方和何禮輩授長寧遊擊將軍杜欽自疊溪移駐穆肅乃控上游互為策

應蜀山吹日百爾隨聲周輟驚霆紛如怒臂外

皇明文徵卷五十六

四

青

結河西諸部日擾邊陲河西巴徭黑水磨日內

要山後諸酋徑趨我圍茂州山後羅多魏磨白

孩桃溝諸寨攻茂州積威攸却競傳市井訛言故態復萌

追咎轅門惜賞各案歲賞長寧路費銀一萬三

大中丞南潤楊公率總兵何卿平五寨乘威盡

華之止循故事存銀一千七百有奇犒犒酒肉

辭傳者從而和之所賴九重神笑炳在琅函時

惟兩院英名茂流錦里才兼將相河陽潘岳之

孫大中丞方風樹紀綱吳郡陸機之裔巡按王

芻蕘並採臂指相通遂收渙而定疑聿勸忠而

鼓銳三溪設險可壅可城三溪自東路出至

入岷六哨分工且矛且鉞臺因山澤圖承逸於

暫勞陣寄鳥雲鎮大焚於至靜山後諸酋頻年

門講路而已至是相地於三溪出師分據之衆

無同志命仰地爲城西起岷江東極山嶺東臺

名之曰鳥雲山墩西臺名之應兵隴水一戰枯

日鳥雲澤墩中爲鳥雲亭

推泉俊黑橋羣奔瓦解城僅起數尺賊奄至衆

兒下卽陣詠賊首哭卓羣核桃再熾達觀花水

之遺龍背夾持進扼燕岷之隘先人默奪劇寇

潛通賊既退志其大聚于核桃滿警衆肅隊將

皇明文徵卷五十六

軍要害期賊至於燕兒岷學伺問道於夜洄坐

收要害時賊暗料五寨爲亂獲細奸於時出巧

中機宜旌旗與白日交輝號令爲雪山增重縱

橫應敵三軍不損一人遠近執俘一月豈惟三

捷腰金貴介獨馳不測之巔手办元亮兩奪群

攻之具膚公尤烈脅從皆降初賊犯茂爲四月

日受改幾陷襲銳身先士卒馳千仞顛岷斬哭

計已奪其七情咆而還如是者再歷日乃降餘

解惟彼深溝猶茲跋扈千仞翔而弗下蘭石

爲驅萬大蔥爾莫前常山阻絕老師非計密使

與權昭物采以犒軍後壺漿而屬道狼貪可笑

甘心葛伯之邀鳩毒有懷駢首中山之臥荆棘

介然成路叱咤生風桑榆籍此收功譁張虧簣

四月二十四日遣使索件酒盛張鼓吹聲言穆

肅犒軍出深溝寨下賊爭奪酒醉飲之夢中毒

死傷無數官道遂通將率龔銳光顧巨闕舌戟

爭銛敵樹蕭牆筆鋒禦侮時內外皆主撫賞之

者因與之辨且促何卿來斷案得中丞之斧辨

失儀秦突圍迎驃騎之羈權交平勃既參而伍

乍合而離五月十八日純至長寧迎何卿反覆

皇明文徵卷五十六

散密期二十八虛實相形正奇互用鑿山通徑

日會勦深溝故左道以傳疑卷甲銜枚忽中宵而乘懈懸岷

壁立未遑鄧氏之瘰分部蟻登亟樹漢家之幟

盡連礪於一炬燭萬劫之遺寃數難虜於橫戈

刷千工各岷之深耻至期純與周繼勳至自茂州

揮李嵩兵屯神溪溝鹿振兵屯刀溪溝高智兵

屯燕兒岷曹果兵屯魏磨墩各爲進擊之狀留

周繼勳屯韓胡堡維舟江計爲欲渡之勢以綴

三姓反賊之衆留高智兵降者千穆諸諸堡

以杜往來傳報之奸龔銳分兵長寧門路

指授將以兵繼之中兒上坤元兵長寧後山

俱夜半銜枚緣壁而上凡三處未明甚深溝
寨襲殺守者合圍之焚其側一百八十餘座火
三日不絕何卿泊其子何希亮周維淺渾伊邇
勳杜欽各營其巔為進擊淺渾之規淺渾伊邇
一夕以屠老稚相携四山崩角事懲姑息恢張
擒縱之規亂問厥繇克制短長之命衆輸心而
悔罪爭縛渠魁至斷指而祈恩壹遵約束不降
不許獻甲獻牛羊不許淺溝縛送渠魁三人渾
水縛送二人斬于軍前與深溝餘黨俱貢方物
來降願受約束有斷割牛泉枹飼馬雲端軒息
指戴耳以自誓者 仰天之窩勒銘張口之石月初建未日則先庚
黑水再清漢關重闢壯士歌而崑崙應妖氛淨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六

七

書

而牛斗光偉哉主帥之功展也多賢之輔智慧
信惟乘勢號咷終有同人徵調無煩旁縣不聞
金華公私大省居民盡仰帡幪彼媚嫉者何為
竟捷憐乎何益嗟乎夷狄古無深治兵家未有
常形處置得宜韓輿取捷忠邪易位陳璽為夷
慎蕭氏之金甌白茅斯重碎范增之玉斗瓦礫
何殊語要無他任人而已邇歷年之多難慨當
事之寡謀舍耕織於專門玉人受教徂採樵於
近利天險爭雄千里徵兵驅市人而浪戰一言

遣將率弟子以輿尸野心從此日驕士氣至今
不振或吹鑿而過計每破金而失聲各出納於
平時急撫和於臨陣堂堂中國不差城下之盟
赴赴武夫盡剗心頭之肉校人飾詐謂彼昏而
不知祈父招尤慘多瘡而罔詔馴致邇年之禍
無如五寨之深驚兒鴉公刀江山助彼金湯道
路出其門戶防秋死別一戍數千來歲生還什
無四五擢髮已窮于甲士褫衣不免田于戶侯
所謂千工深耻也彼美督軍呈身三宿高智提督長寧
星明文徵 卷五十六 八 書

宿四百有雄驍騎遮道千金逆擊鄧爵既於魏
金乃免磨覘我垣墉白若戍人肘腋有山如障來則高
巢有坎如隍履同平地孤城鞏固諸開近賊之
門福將尊榮莫究折衝之志蒙茸北郭牧唱吞
聲茂城北門外田數千咫尺西橋鬼門騰號茂
西門外鎮西狗彘貴於人命長寧堡嘗斃賊大
橋號鬼門關狗彘貴於人命衆賊來攻得人命
散乃貌豺賤若草菅章璽稔兇神人共憤章璽
指揮因誘賊要路者十餘年後斃于獄佇勲死事日月為昏長寧
戶作勲為上帝聞腥旋轉廓清之運元臣秉鉞
賊文解

鑿開混沌之天

即癸巳之舉時會計用兵之費三十萬調合省兵數萬

罪

惡貫盈宜俾根株悉拔險膚起信乃惟旦夕邇

圖腥血猶爭虞旌倏下倉皇失措馬高已死之

金喪亂既平人惜有功之袴健兒解體髦士弛

擔

乙未秋統承兵倫之乏

乏承殊類杞憂環視漠如越瘠

言猶在耳戎復生心試觀四起之塵夫豈一朝

之故及今不戒尚事因循厥禍長流將何紀極

彼其之子束高閣乎幾年亦獨何心壞長城乎

萬里塞胸諸難未開決策聳人銷骨巧詞祗見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六

九

書

幸災樂禍身如謀國何嫌殿上之爭賊已渡河

尚作道傍之舍百年之笑肯歛手以推棊六月

之師但駕言於揮扇肩山欲蹶腹劍反攻太阿

不識倒持宏詞何用手板已看倒執高論猶存

嗟乎內有讒夫外多勍敵阪高難合息壤無盟

肘雖掣而力自前踵未旋而亂遘定人見田單

厲氣遂收三月之功孰知神禹至誠會奏七旬

之格豎儒幾敗乃事炎德方隆蔡功惟斷乃成

名賢在位匪人匪地惟動惟天益忠良不病於

扼腕斯夷虜無憂於猾夏天冠地履自循萬古

之常秋殺春生孰爽四時之令是非如鏡賞罰

快人英雄有樂死之心沙漠盡宣威之地嗟乎

室家安枕所重藩籬七劑奏功寧辭瞑眩靡盬

莫非王事匪躬乃見王臣戎塞歸驂耆老垂漢

官之涕青萍長價將軍全報主之身栢府持衡

宏啟清平之宴

兩院開宴名曰清平

玉堂秉筆大書全勝

之樓

王疊王子元正

白面何能躬逢盛事彤弓載咏共

醉佳辰念一時共事之情成百折不回之義有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六

十

書

痛更深於定惟亡乃保其存爰紀諸艱再申百

韻

歸有光

書郭義官事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

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從他徑行虎

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數至

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

家人呼爲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

且至速爲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
帖帖寢處冬寒臥翁足上以覆煖之竟翁去復
入山如是以爲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
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
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板石同
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爲崑山生
簿爲予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衆強翁書
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奮符
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
皇明文徵入卷五十六
翁平日爲人誠朴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爲物
之驚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
豢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惟學者以爲
誕妄不道然予以爲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
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夷狄禽獸無所不同
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知之
郭義官事至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
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疏

韋布

林兆恩

告天疏

誓志度世倡明三教臣兆恩謹疏臣得聞三教
之旨直欲倡而大之使天下萬世盡知世間則
有世間法出世間則有出世間法教雖有三道
則惟一而立本而入門而極則次其後先而力
行之亦不爲悖此乃臣兆恩設科度世一點之

皇明文徵入卷五十六

十三

書

真心也非敢爲鑿空臆議自欺欺人夫亦有所
受之也臣兆恩每以三教之旨必能信之人人
而無疑卽當道貴顯亦必有信之者或有召見
固不敢往而有來請見者亦當分庭爲禮求無
愧於古之孔孟又豈敢以一毫非義加乎其身
而爲孔孟一大罪人耶臣兆恩嘗竊聞之人皆
可以爲堯舜故無分於貧富貴賤以至於智愚
賢不肖其天命之性則本善也欲爲儒則儒以
吾心之有一孔子在也欲爲道則道以吾心之

有一老子在也欲爲釋則釋以吾心之有一釋
迦在也必欲倡而大之使天下萬世皆能盡知
儒教人倫日用以立本也皆能盡知道教修身
煉性以入門也皆能盡知釋教虛空本體以極
則也而後臣度世十點真心始慰矣然此非有
大力量不能爲已不惟是非不足以貳其心而
利害亦且不足以易其操然後可爲也不惟利
害不足以易其操亦且死生不足以變其節然
後可爲也故將軍無必死之志固不足以統百
皇明文徵／卷五十六

十三

書

萬之師而匹夫有求生之心亦不足以守狗身
之道今臣兆恩發大誓志以倡明三教於天下
萬世者亦已審矣豈其死生可得而奪之也而
又況於利害是非之細者乎夫臣兆恩特卑微
一布衣爾然亦不能不賴天地神祇之所夾持
護佑使臣兆恩能得無畏法力不爲是非利害
死生稍動念則是臣兆恩得已荷天地神祇無
邊功德生死不敢忘也爲此具疏不勝悚慄之
至

上梁文

綰紳

倪謙

應天府學門上梁文

應天爲京兆之大府儒學乃首善之名區枕秦
淮而引清溪風氣於茲融結左鍾阜而右聚寶
山形相向拱迎梵塔凌空卓東南之文筆江潮
通海湧朝夕之詞源是宜庠序之聿興雅稱衣
冠之萃止前修侈靡古跡留奇宋學士之聯句

皇明文徵／卷五十六

十四

書

金春泉題玉兔吳皇象之斷碑甌峙號紀赤烏
英俊來遊進其德而修其業師儒樂育誦其詩
而讀其書深究濂洛關閩之傳上沂禹湯文武
之道共沐菁莪化雨皆成樸棧良材濟濟多士
之克生落落名賢之迭出月宮攀桂雲路跨鰲
魁京闈而冠甲科文章追班楊董賈登臺省而
榮斧袞政事邁韓范富歐際文運之大亨仰先
聖之遺澤惟是廟堂之空闊風恢門闕之崢嶸
櫺星居朱鳥之中離火當文明之運茲焉取象

偉矣開祥奈何風雨之震凌遂致材木之摧腐
不有改作曷聳觀瞻茲者恭遇府尹曾公府丞
白公台郡儒宗毘陵宦族斯文山斗善類棟梁
顧此一門之當爲欲圖千古之不朽撤其撓棟
易以貞珉府推王公既協謀經始於前府判宋
公復互力贊成於後掌教者碩克符厥志分訓
諸彥各罄乃心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子何人
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吾豈匏哉相與效修
泮之曾侯不惜召剖璞之荆卞乃感地不受寶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六

五

書

嶽則效靈琬琰出乎崑崗瓊瑤臻乎泮水斷來
山骨全無斧鑿留行移至雲根有帶峯巒餘潤
斷鰲足以立四極巍然數仞之高表杏壇而啟
重扉浩若千金之費崇素王之廟貌飾夫子之
宮牆雲漢昭回上擎天而下鎮地樞軸旋轉闢
則乾而闔則坤壁立閑吾道之大防屹峙障迴
瀾之砥柱精黷改色逢掖增輝從古所無迄今
始見任使風吹日炙管教地久天長十年百年
千萬年垂衍無窮大書特書不一書揄揚罔既

念我昔爲游歌之所可於侯無贊頌之詞請邀
昂工匠之歌聽敷唱兒郎之偉

梁之東泮池春水禹門通好待一聲雷奮鰲錦
鱗箇箇化蒼龍

梁之西雲路攀蟾信有梯禮樂丹輝期射策胸
中文氣吐虹霓

梁之南四書六籍貴沉酣占却鰲頭春宴處恩
波新賜淺拖藍

梁之北燦燦三台星拱極人才培養賴賢侯要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六

六

書

使公卿從此出

梁之上門闕重輝新氣象於昭默佑在天靈此
去俱堪登輔相

梁之下絃誦洋洋宣教化席珍待聘應時需美
玉良金無定價 伏願 上梁之後學顏志君

家稷人阜歲拔真才接武賓興之選朝多名宦
比肩進士之科鳳凰臺來今日之鳳凰龍虎榜

集盛時之龍虎蘊明體適用之學輔弼朝廷收
致君澤民之功翊扶社稷儒風丕振聖道益尊

羅洪先

新居上梁文

伏以仲蔚園居睹蓬蒿之三徑淵明栗里紀歲月於再遷豈爲士而懷居聊從吾之所好石蓮主人才難適用分甘退藏塵網三十年幸迷塗之初覺玉階方寸地笑春夢以何憑請學老農無踰我里求田問舍雖無溫飽之心剩水殘山偶有希奇之遇思棠棣之室未遠顧桑梓之地可依從者如歸卜之曰吉蓋南方卑濕養生者可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六

七

書

之深虞而厥土燥剛堪輿家爲稱善安猶置器徙無出鄉壤有移封似欲善乎其後雀能占歲可以人而不如伯夷樹歟伯夷築歟敢云廉士鮑叔知我鮑叔憐我賴有故人盤谷之車馬頻來北山之猿鶴何怨擇風氣遺種類敬遵考亭之言相陰陽觀流泉因識曲風之業且人棄而我取可朝耕而夕歸田家絕四隣青山真如屋裏江村抱一曲白鷗長傍人來小子聽滄浪之歌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白日到羲皇之上饑來

卽飯倦來卽眠門人勿謂墻卑婦子率入室處弟勸兄酬及時爲樂鷄鳴犬吠接境相聞他日柳樹五株先生便堪作傳深春桃花夾岫漁郎休更問津任呼馬與呼牛能爲鼠而爲虎萬間寒士付之奈何一廬爲民得此亦過苟飲水曲肱之可遂卽拱壁駟馬以何加占營室在中星正雜今日舉大木呼耶虎試聽同聲

東 芸館橙溪一徑通分付溪邊舊桃李春

風原在滿懷中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六

八

書

西 樓頭騁望衆山齊欲識主人憑几意浮

雲更比曲闌低

南 天畔晴峰染碧嵐莫擬紅橋接霄漢十

年早已謝朝簪

北 紅塵一騎來京國偃武修文當盛時直

須擊壤躬耕食

上 明月清風任豪放縱着羊裘把釣竿江

湖誰解干星象

下 牙籤萬軸插高架終歲如今學閉關問

奇載酒姑回駕

伏願上梁之後豐年報國多福宜家羣居者閭
室無欺外至者得門而入戶開亦開戶闔亦闔
善言無千里之違道隆而隆道污而污正氣塞
兩間之內讓耕讓畔里有仁風學禮學詩庭多
暇日空中樓閣堯夫何意於品題壁內經書安
國可傳共刪述永遺善緒益顯文明

啟

縉紳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六

九

書

費宋

王陽明平西啟

伏審儒者知兵相臣出將殲渠魁以昭王度除
群醜以奏膚功九域同懽一家尤幸微君子則
何能國在丈人乃克帥師方叔顯允而制荆蠻
仲尼文武而盟夾谷恭惟大中丞陽明老先生
執事天畀弘猷世基碩德行高而心獨古才大
而用不窮爰直道以事人肆忤奸而去位孤忠
自許百折不回繼承前席之求亟拜賜環之命

歷敷中外所至皆赫赫有聲槩視險夷無入不
怡怡自得盛名允副重荷攸歸來控三陴獨當
一面下車平賊境內晏然退食受徒吾道南矣
快若鸞鳳瑞世隱然虎豹在山乃值寧藩忍干
天紀其所賢者五而智伯不仁不足畏者三而
楚武心蕩構言可醜蓋穢德之彰聞國事日非
惟茲回之崇信無罪而殺民殺士非辟而作福
作威何患無詞能入端人之罪惟知有利輒傾
厚殖之家神人共憤者數年道路以目者千里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六 三 書
魄繇天奪怒激主知懼隱惡之彌彰恣逆謀之
大露驅囚徒而出戰殲命更以張聲罪浮於淮
南之謀刺將軍律可同吳王之招納亡叛矯誣
惑衆僭擬稱尊計竊鼎於南都大揚帆而東下
雖亂臣賊子人知不共戴天而後顧瞻瞻肯
率先報國况長安之日遠兼蜀道之時難守臣
盡入網羅疆圉誰其犄角人心騷動事勢幾危
幸天不廢其所興而公可托之大事身名兩得
智勇萬全一馳河北之文盡下山東之淚群僚

響應壯士先登。况志久奮於祖鞭。而力莫勞於
侃。覽悅安社稷。誠動鬼神。宜茲先發。後聞。倏爾
一月三捷。長江天塹。既回魏虜之戈。赤壁火攻。
悉燼曹瞞之艦。室家胥慶。海宇一新。事可方之
古人。功寔益於天下。西人膽破。魏公之勲。望預
隆。下蔡功成。晉國之經營。先定。似茲雋舉。亦豈
倖成。雖公匡國。以興六月之師。寔天賜公。以活
一方之命。某依憑幸類。舊忝登龍。居處亂邦。素
傷談虎。托二天而幸免。頻九死以更生。喜隕自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六 三

于慎行

謝于子冲送行床啟

念此匡床。分從幕府。無脛而至。可卷以懷。弛張
不掩。厥長闔闔。善藏其用。得之馬上。宴然過枕。
席之師脫。諸囊中。倏爾運幃。幄之勝制。驚異巧

體識同心。遠道檄書。恍下陳蕃之榻。虛齋解檣。
疑分謝朓之氍毹。坐收偃息之安適。協炎涼之際。
隔扶風之帳。聚致徒爾。成雷下江都之帷。營蠅
任其棘止。清宵處月露之下。幸無席地幕天。他
年在山水之間。亦足枕流漱石。解推莫擬。憑藉
殊深。敬拂清風。聊裁赤牘。

周應賓

貽當道諸公啟

賓登第歷四十年。歸田凡十六載。投簪解組。久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六 三

同鹿豕之群。結綬彈冠。偶際風雲之會。幸隨綰
紳之後。冀効犬馬之勞。不意師師濟濟之朝。翻
成滄滄訛訛之習。攻一省則株連數省。論一人
則波及數人。事不問其有無。人不論其賢否。曰
奸黨。曰死黨。屢形奏牘之中。或明攻。或暗攻。幾
滿公車之下。蔓延既廣。則斬刈之必多。批根既
深。將摧折之必盡。豈惟爲衣冠之禍。必且貽社
稷之憂。噫。人臣東西南北。咸比肩以事君。水火
鹽梅。貴同心而濟國。矧值疆場多難之日。此豈

臣僚構怨之時。胡門戶之一開。遂戈矛之頓起。市虎訛成。平衆口池魚殃。遍於一方。不知幾啟。何人以致禍延。今日憶宋室崇寧紹述之際。蓋嘗勸黨人之碑。至神廟戊申巳酉之間。乃欲斷浙士之脉。往已甚矣。今復尤之。昔青州五郡皆有黨。平原獨無。今海內四方皆無黨。浙中獨有。是豈相君之里法有連坐之條。抑亦吳越之鄉人皆非類之族。網羅已布。飛走安逃。刀俎具陳。魚肉不免。賓東海賤士南國孤臣。昔爲四明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六

三

書

瓜葛之親。今亦兩浙桑梓之屬。傷弓之鳥。聞虛弦而墮。飛驚餌之魚。望深淵而潛入。是願戢身巖穴之下。不欲落人口吻之中。永謝冠簪。長親猿鶴。既與世而相遠。復於人乎尤。但念黨禍之始終。有關國運之興替。靜觀時事。深懷空國之隱憂。敢布腹心。願效當途之良藥。知我罪我。尚三思乎。謦言。蔡人吾人。幸無令乎。吟域謹啟。

蔡復一

葉臺山相公啟

靈樞玄感三辰協兩比之階。化瑟希聲八風調相說之樂。皇嘉咸德。世囑升猷。某官名世應時。訐釁定命。道關四氣體造物之中。蘇文似六經還。邃初之灝噩清濁無間於澄撓燥濕不形於險夷。當五色補鰲極之天。獨一手修蟻池之月。陰陽微而難象。則以信爲璣衡。穀洛闢而易波。則以虛爲江海。經遠無競。客陪謝傳之基。明默止謹。人醉平陽之酒。少年口雖未輯而已。遜於心。天子先有深知而益孚於後。故能出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六

三

書

直臣於園棘雉無罹樊決寵王之昨。茅鴻有成翼八紘競勸。九廟加尊至怒竅之風。惟自鳴而自息。然砥濤之柱終不倚而不流。蓋土炭低昂時至者匪瑄葭之所設。水火炎潤勢爭者賴鉉鼎以善調。但云韋澳之無權。誰知富弼之仰屋。乘舟而平輕重事戒少偏。運斗而成暑寒談何容易。噴室浮疑其畏首玄穹。默相其苦心者也不然。何以顯君陳之良屨。昭入告作召公之考。兩對王休哉。願國論幾裂於輿瓢而邊

形漸然於厝火牛李蜀洛宜畏其終盜賊發夷
盍弭其隙協心三后方登伊傅之堂昌運萬年
可尋唐宋之轍卽功成引退猶若爲答聖人之
知者相亦惟終請勿忘受賢者之責某學瓶智
短入官地窮沅芷澧蘭喜卜隣於屈子武溪石
室思舞羽於苗民瞻箕自愧其揚糠在山敢言
乎擇木初聆崑槐之命絕席百僚旋歌釐和之
詩撞鐘四海雖草榮之不謝亦葵向之有懷叔
盼忠哉司馬自故人之子袁絲誤矣絳侯真社
稷之臣薄矢吟秋以當賀夏伏惟曦彤一正嫗
煦群萌嚮影樞光掃浮雲以開久照天眉地乳
奠磐石而固四維彌華漢室之黑幡永刻媯皇
之青玉

黃輝

大司馬崑田那公帳詞

伏以北門樞府久藉將星南甸畿庭新移卿月
帝衡勞逸賜夏省以息肩天鑑孝忠俾晝行而
統縻鍾山紫氣公作龍蟠溜水白華母方燕喜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五

書

神標凝遠思緒汪洋時備四以希聲月成三而
此讓有肩則受于躬若無秋駕履繩馬能言而
相樂朝砌游族鸞應奏以皆虛爰從起家則善
爲宰用斧裔魁是閑毛龍股掌羗戎郊翼鵬狗
腹心將吏爪牙熊羆逮問罪乎夜郎乃修文于
白帝念姤津始禍詎煩小白之旗嗟闕穴終凶
安辱大黃之弩苟鸚鵡猶華響卽鹿可擇音疇云
播境之非人不道蔡民之卽我未殫鐸筆已迫
簡書會師宿于朝鮮復廷咨乎都護掃封爲戰
僉曰公宜戡亂以文是云我武狐埋狐拊往轍
孔明君始君終今譽畫一壇章甫發旗采頓新
叱咤則海立大郎指揮則山搖對馬歸騰往極
地盡天聲鼙壘進梁物如人意苦嚙通孽獻骨
梁以導前漩溜潛臣蓄鬚櫓而助順旅拒必北
鼓行而東枕木濟兵鴻耳如期而過席王京整
衆鯁鯁應指以憺夷乃伐樹以盟師遂絕江而
倦敵礮雷怒發陰火電其威光矢霜激飛剛牙
颺其銳氣蛟環浪束骨已青丘鯁鯁徒張血俄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一

五

書

丹浦遂使島奴魴窺恍鯨避乎蒲牢我衆鋪敦
類鳩求乎龍于網羅路絕巢穴情窮天吳九頭
俄視其龜水蚩八足空僵厥雄棄雉翮之城齊
方決麕望羸膺之嶼口故啣犀寢已極于圍三
倖距微乎借一神弓飲羽傾屨間以爲烟鬼彈
收九碎鯛帆而如雨狂氛既盡善氣聿臻禾黍
自春淨遺洲之髮鱗關門不夜返故堞之毛人
遂令異域之君臣真作同朝之賓主乃料萬戶
爰申八條招貔虎之國殤靈存賴尾築鯨鯢之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六

王

書

京觀冤雪碧蹄三折肱而起危徒得君重九頓
首而興戎無以公歸且夫緣馬報蛟尙播烈夫
之英問因鳩讐鷁亦流公子之慈聲况復地儉
一成勢徒棲越乃至戍踰七稔功百存邢昔充
國之護烏孫徒紆往返逮定方之征百濟僅侮
亂亡何如以髮引之廢邦剪川增之勝寇盡驅
鱗介再復冠裳與波上下之元山倚六鼇而復
定隨波往來之義鳧依三象以如存從古未聞
于今獨盛自非名在佐歷道通神謀下取履而

受書機先帷幄右袂衣而得兆威薄其帶則何
以肅將天威勅弘再舉丕震聖怒謀出萬全奪
虎口之鮮民還諸箕子滅兕皮之奄衆婉于周
公者哉策勲飲至光生盟府之華文仗錢謙益
氣奪穹廬之葉吹謗書沸魏彌深零雨之恩盟
壤崇秦寧滯景風之賞昔者受命無以家爲今
茲報成幸而親健單輿迎養雲常繞乎狄公屢
讀陳情日用舒于萊子

上既難其去仍

體厥私俾殿陪京便觴故里馬曹群佐佇分夷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六

天

書

于笏端軍令一家更流權于羨外咸謂斗牛之
暨往卽看台揆之召還維艱難險阻之備嘗勞
深薇芑致祿位名壽之必得享及護雅朝著殊
榮人倫盛事屬大夫某等夙承經緯得習安攘
白虎旂前市馬尙騰乎首荷黃龍幕底樹人何
帝于芙蓉憶昔剖符玉律猶噓乎黍谷維茲開
府繡裳仍照乎檀山感國士之見知素絲幾報
願丈人之益壯朱紱方來悵祖席之星移幸
樓之月在謂僕不敏辱公未知束革新詞爰

舊德云爾

皇明文徵卷五十六

皇明文徵卷五十六

三九

皇明文徵卷五十七

體國

晉江何喬遠穉孝選

書

體國

縉紳

羅肅

奉少傅東里楊先生書

少傅兼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東里先生閣下僕聞探虎穴者必犯其怒蹈層淵者必捐其

皇明文徵卷五十七

卷五十七

一

書

軀此理執之必然古今之通誼雖三尺童蒙猶知之況於讀父書數十行識道理二三事入則侍講經筵出則職司風紀者乎然志士委溝壑而不顧者繇其所守不易故僕至愚至陋雖不能古人志而舍生取義亦以甘心焉此所以雖嘗以言事被斥而愛君之心猶不能不倦倦於今日也然論者必將指而議之曰斯人也好竿鼓瑟者與抑亦出位而思者不然則亦三伏光範門之流也噫是烏足以知汝敬哉夫以太

平盛世風雨時人民安海宇寧謐固無可言者矣况乎

聖天子具堯舜之資而臣降弱

直皆臯夔之輩又奚俟某一言哉然勢有關於宗社之重事有係於天下蒼生之大則亦不敢畏論者之口而避蹈淵探穴之危也用敢薰沐緘辭以致愚衷萬一惟先生進而教之竊聞

太祖高皇帝提三尺劍不階寸土界群雄

以中立處必爭之要地間開展轉二十餘年於是西舉僞漢東殲吳越南徇交廣北定中原夫

皇明文徵卷五十七

二

然後受天明命奄有四海開萬萬世太平之基

嗚呼創業之難夫豈湯武所可擬倫哉自時厥

後天無烈風淫雨野有瑞麥嘉禾海岳效靈諸

福之物畢至而未聞高皇帝代天子民

之心少有暇豫也迨至太宗文皇帝始

之以內難繼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櫛風沐雨

躬擐甲胃一戰而幽薊平再戰而齊魯服三戰

而淮甸清四戰而奸諛誅反側以安夫然後

大安宗社再造寰區紹開中興之鴻圖弘建無

前之偉績嗚呼繼統之不易夫豈周宣漢光所能彷彿哉自時厥後四方風動萬方咸寧祥麟貢於南郊龍馬產於東海可致之祥畢書諸簡亦未聞

文皇帝敬天勤民之心少有豫

怠也夫以二聖創業垂統如是其盛顧

何求不得何欲不遂而兢兢業業惟懷永圖穆

穆皇皇以成至治是以六七十載間風醇俗厚

上下化之聖子神孫得以享太平之福於悠久

也夫何仁宗昭皇帝嗣大寶位未及朞

皇明文徵卷五十七

三

月而奄棄群臣四海之人若喪考妣啾哀抱痛

以迄於今若此者詎天意耶抑邪倖進之徒挾

迂怪之術售金石之方以求寵榮富貴而致是

也然而朝廷不知罪臺憲不以言遂使此輩得

志當時而賓天之詔遽下矣僕聞詔驚惶五內

分摧惻怛悽憤不自知其心之慟哀之深也而

忠肝義氣之激烈斬焉衰服害究厥衷竊思去

冬僕愚慙封章應詔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

猶輕而蒙昭皇帝念其愚闇憐其孤直

以爲言雖未足采聽而心實可矜憐於是弘天
地之量寬雷霆之誅宥其閑散之愆以清安
之職俾得居言路近耿光以對揚休命厚德深
仁海涵春育撫躬循省思報何繇幸賴

聖天子以聖繼聖恪遵成憲尚冀得少罄螻蟻
之誠簿效犬馬之報庶上不負先帝任

御史之意下不負平生之願也然而涉月累旬
猶乃緘口結舌卒無所言何哉良繇聖德日新
聖化日廣深有契於

太祖太宗創業垂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四

統之心又有臯夔輩匡直輔翼有如先生者也
夫惟臯夔其任則必臯夔其心臯夔其心則必
堯舜其君矣當今之時舍先生其誰哉此僕之
所以不言者非惟有所不敢亦且恐蹈越俎之
誚也及今亟欲以微事上言然又恐終蹈未信
而諫之戾是以徬徨不寸緘封數四幾至竟達
空函然而愚衷所激終不忍在弦之矢而不發
也伏於今年六月覩車駕往天壽山躬謁
二陵京師之人無有大小拜手稽首

皇咨嗟以爲

聖天子大孝將以稱殷

展明禮而勤孝思也雖僕之愚亦謂謁陵禮
畢不過渙發玉音命所司資徭役勤事工覃恩
澤然後整駕遄歸以奉皇太后朝夕而

懌士庶歡迎之心寧有他事耶既而道路歡傳
乃謂禮畢即較獵講武且云先驅未成列卓不
迨駕而天閑龍馬已載道矣若此者豈

祖宗之心與又云此時扈從惟也先土干與其
徒數百人肆豺狼之貪爭狐兔之利風馳電掣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五

倏去忽來操弓矢縱鉗勒以馳逐先後罔知白
矢之義不識逐左之恭其氣憑陵其勢猝勃而
詛詐徇狂尤難名狀僕聞此言心悸膽落疑信
相半而傳者如出一口僕以爲蒐苗獮狝固有
國之常經而講武農隙亦盛世之先務然未聞
謁未就工之陵而與降胡較獵於山谷間也矧
也先土干者醜虜之桀驁降胡之狡獪視其
則蠶目而豺聲察其迹則獸心而人面以弧矢
爲生計以殺戮爲耕耘萬有一不虞雖悔何及

哉。且斯人固不可以恩義施。若其少知恩義。則當親其族類。以居其地矣。今既背其所親。捐其所居。又烏能保其異日不見背於我哉。且其來也。非其本心。其留也。迫於威勢。夫以形反側之。相徂黠猾之謀。安可使之先後。踰附耶。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信矣。而猶寵異之。若是。豈非聖天子推赤心置其腹。使之漸摩仁義耶。然垂堂之戒。嚙檠之虞。在先生則不可不爲之深慮也。且夫出警入蹕。豈徒爲觀美哉。先生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六

書

四朝耆臣

二聖元輔於此而不

言則誰得而言之。此僕所謂勢有關於宗社事。有繫於天下蒼生者。正謂此也。僕於馭夷狄之事。嘗言之。文皇帝

文皇帝以爲

文皇帝以爲

迂。又嘗陳之。

昭皇帝

昭皇帝以

爲愚。然僕自以爲不迂不愚。苟循其策而行之。則朝家得懷遠之義。而遠人拜來歸之恩矣。懷之將如何。亦曰散其部落。厚其賜予。遷之迤南。擇便好田地以處之。屬之衛所。解其甲兵。而不

以事任之。夫如是。雖突厥之強。匈奴之盛。燕齊之大。亦不得肆其豺狼之暴矣。尙何啣檠之虞。垂堂之戒。僕嘗以爲也。先土干者。處之京師。且不可。今乃寵之以扈衛之近。以爲名之六師。且不可。今乃賜之弓劍。俾得侍衛。

聖躬於

道路。此僕之所以亟欲與先生言之。而足五及門卒未遂一面。雖然。方今柱石之臣。可言者非一人。而皆禮絕百僚。且無交際之雅。先生尊則師也。親則斯文骨肉也。又相從楮研有年。故凡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七

書

忠義所激。惟某得以言之。於先生惟先生得以所言達之於。土也。先生苟不鄙弃之。僕

又尙敢緘默有所避忌哉。僕知此言達則死罪。雖然。其不言而死。以同草木朽腐。孰若言之而

斃之爲愈乎。况於。聖天子至仁至聖。或矜其愚直而賜之不死乎。此所以於推鞠之頃。

汲汲然書之燈下。以陳先生之前者。誠以夜來太陰之薄蝕。天意或者垂象以爲此虜先戒也。不然。何以變異如是其速哉。夫以天象之變異。

於上者如此。人事之乖於下者如彼。人皆知惜之。豈先生獨不知耶。昔李文靖公以天子春秋鼎盛。日取四方水旱災異上之。其意蓋欲致警戒於其君。以潛消其土木禱祀之心耳。夫以文靖輔導庸主。猶若此。況於不爲文靖者乎。而況於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八

書

聖神在上者乎。夫以先生之學。該乎古今。先生之德。並乎古人。而先生之祿之位。又稱是已。於此而不言。不可也。傳曰。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詩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先生今之仲山甫也。今之伊尹也。等而上之。實今之臯夔也。又安可以古人不相及辭也。先生苟不以書付之水火。特加茹納。以時言之。則豈徒僕之幸。而後之人皆將曰。仁哉楊少傅之能容物也。如此賢哉楊尚書之能忠於其君也。如此。又將曰。汝敬之愚。直能忠於所事也。如此。能不避禍患。如此。若是。則楊氏之忠節。不惟有光於將來。而僕之家聲。亦庶幾其不墜也。若徒緘嘿素餐。使後之人。誅曰。斯人也。而有斯職也。則弘化宣

亮之職。固將有負於先生。汝敬烏用任御史哉。臨楮颺縷。不勝懇切之至。

朱鑑

上陳芳洲執政書

邇者。欽奉明旨。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遺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固本於萬年。僕竊聞之。有未安者。前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九

書

至尊蒙塵在外。宗社危疑之際。非得長君。人心未定。此周公所以輔成王不得已也。今而曰。長子更封爲沂王。一節。僕未見其可也。且太子仁孝。天下臣民之所共知。公侯駙馬伯。與夫在廷文武臣僚之所共立布告天下。咸使知悉。既不能立之。以正南面。又可易而更封之乎。及夫至尊鑾輿既歸。歷數有在。論骨肉之親。則當避位。居潛以全手足之情。論尊卑之分。則當固讓歸藩。以盡君臣之義。柰何不此之思。反爲幽閉之計。日磨既已。節其珍羞。宮闈又何增其雉堞。意固防微情實。遠天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霍韜

上楊遂庵

恭惟老先生碩德重望天下注仰起佐

聖天子所以慰答海內蒼赤來蘇之望者豈有

涯極老先生之謨畫日贊宥密者固非末學所

能竊窺一二千萬里之外然韜每中夜聳踴慶

躍不寐者蓋幸見老先生以數十年經綸蘊蓄

一旦可盡見諸實事非如世之士者徒抱負懇

鬱才猷不及竟諸勲業者比又非如世之士者

皇明文徵卷五十七

十

書

徒負高位雖欲策勵勲業而才力不及者比是

天將以太平事業遺我老先生之身而我

祖宗鴻謨舊章所以莫安元元綱維萬世者

殆將振舉修復而莫有遺恨也已韜所以聳

踴喜躍而竊幸之也宋朝士夫動擁虛名動多

浮議其未見用人多以大用期之及其見用亦

只如此而已矣嘗謂宋儒學問動師三代而致

君圖治之效不及漢唐漢唐宰輔雖不知學猶

能相其君以安中夏而制四夷宋人則高拱浮

談屈事戎狄竭民產以納歲幣苟延旦夕之安

履霜不戒卒覆中夏而後已若此者可談之天

數可徒責微欽而嘉祐康定以迄元祐之諸君

子可獨逃責乎夫所貴乎命世豪傑爲能見兆

未形而先幾預策以制數百年未易測識之虞

也況於事勢顯白有必至之危然猶冥乎莫覺

者謂國有人也可乎宋朝士夫浮議甚於戰國

之橫議而流禍之烈甚於晉之清談顧未有名

世大儒起而掃之今之士夫動多掇拾其唾去

皇明文徵卷五十七

上

之說以噍噉之此士習所以益卑政治所以益

弛我祖宗之舊章所以日益廢格民日

益困財日益匱大勢日有不測之虞而當事君

子莫或之省憂也老先生際遇聖明言無不聽

謨無不達時幾若此諒不輕易失之世傳三楊

入閣極一時勛名之盛不知三楊壞我

太祖之法已多矣上下宴安苟且度日卒貽正

統之亂昔李林甫死然後祿山反明皇幸鞭林

甫屍謂其釀亂也三楊肉未寒卽有土木之厄

律以林甫之刑尚○可辯說乎○今欲圖治○非痛洗○三楊○以後之弊而上復○
也○老臣出處○社稷是荷○區區潔身一隅之小節○則卑官下士之事○而非所慕以為榮也○
多病○寃夢無復燕薊之想矣○惟念老先生必有○仰贊○
聖明者○故敢附獻其狂愚○舊進三○
劄錄○貢倘可采一二○亦片人之忱也○照恕狂鄙○
為幸○

張居正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十三

謝病別徐存齋相公

居正惶恐頓首再拜上書師相閣下居正少不自慎○破狗馬病伏蒙台慈得諒其愚○即日南發○遠隔門牆○未一奉音○微徘徊瞻望○竊念正自寒士○非閭閻衣冠之族○乏金張左右之容○弱冠登朝○賴相公甄拔○廁在下弟子深蒙鑒獎○雖仲舉知深於徐孺○中郎倒屣於仲宣○未為過也○知已之恩○每懷國士之報○假令相公興周召之業○使如正者○束帶立朝○參制作之任○或拾遺左右○備

九九之數○雖不能使惡言不至○門人加親○然進奮短翮○飛翔之用○奮效杞梁一介之死○正雖至愚○敢不勉乎○小人命薄○分過災生○蒲柳之質○一旦溘先朝露○則終已無以報知獎之恩○死有餘恨○竊不自諒○有惓惓之愚○秋毫少效于萬一○惟相公裁察焉○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詞林○卽負重望三十餘年○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內無瑣瑣姻婭之私○門無交關請謁之囂○此天下士傾心而延佇也○然自爰立以來○今且二稔○中間淵謀默運○固非謗議可窺○然綱紀風俗○宏模巨典○猶未見使天下改觀而易聽者○相公豈欲委順以俟時乎○語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竊見向者張文隱公○剛直之氣○毅然以天下為己○任然不逾年遽以病歿○近歐陽公人倫冠冕○嚮用方殷○亦奄然長逝○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養○然二三年間○相繼彫謝○何則○方圓之施○異用愠結之懷○難堪也○相公于兩賢意氣久要○何圖一旦奄喪○誰當與相公共功者○况今榮進之路險于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十三

桀棘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相公內抱不羣外欲
渾跡將以埃時不亦難乎蓋若披腹心見情素
伸獨斷之明計捐流俗之顧慮慨然一決其平
生若天啟其衷忠能悟主卽竹帛之名可期也
吾道竟阻休泰無期卽抗浮雲之志遺世獨往
亦一快也孰與鬱鬱歲頽而竊歎也夫宰相者
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則言不行近年以來主臣
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論于天子
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則顧忌之

皇明文徵入卷五十七

十四

書

情勝也然其失在參廉人主之爵祿不能以道
自重而求言之動人主必不可幾矣願相公高
視玄覽抗志塵埃之外其於爵祿也量而後受
寵至不驚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於衆
則身重於太山言信於蒼龜進則爲龍爲光退
則爲鴻爲冥豈不綽有餘裕哉公孫弘有言人
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身爲漢相脫粟布
被良史稱之夫京師四方之極大臣庶民之表
也自頃內外用竭習尙侈靡貧者裋褐不完而

在位者或婢妾衣紈綺百姓蒸藿不飽而在位
者或廝養厭梁肉此損下益上之尤者也誠宜
倡之以儉視之以禮弘晏子狐裘之節覽詩人
羔羊之詠庶儀刑百辟易移後俗也夫天子有
諍臣士有諍友故能動不失則故石猶生我美
疾滋毒也端人直士藥石也令色孔壬美疾也
然端直勁而難親令士柔而易狎傾佞之人未
語而唯唯未言而諾諾較德則擬于皁伊論功
則卑乎管晏足使人志滿情逸受其面諛此高

皇明文徵入卷五十七

五

書

允所以深疾 湛謂其所營尺寸之間而貽崔
浩無窮之害者也願相公擇士之端諒者使在
左右資其匡輔聞其讜言亦鴻業之一助也夫
士習者人才之關也自頃士氣頽靡廉耻道喪
苞苴顯於贊雉倖孔多於匹羊乞溫逐臭相煽
成風豈可令 明主在上相公在位而習

獎至此夫爵祿賞鑒所以磨世也廉耻節義所
以建標也爵祿賞鑒不足以激上才止可以勸
中人耳然上才百一中才者多令爵祿賞鑑常

歸之廉耻節義則中才者望標而趨矣迨夫清議已行士氣已振然後相公振之以無名之僕醢之以醇和之氣即大化薰蒸風俗長厚矣此相公今日所得爲者若夫格天之業致主之功固非末士所與且愚蒙未請故不敢言也夫翳營之翔巨以論九蒼之高蹄涔之遊無以測四溟之深相公德冠宇宙知兼衆哲而下走欲以管窺之見仰禪高深不狂則愚且以下亦于非其分不知者以爲預結於左右也然自惟受恩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七

書

深重苟有茲于涓埃卽剖肝裂膚亦所不辭况恤其他乎古人之言曰近而不言爲誦遠而不言爲怨今將遠矣不勝感激瞻望之懷臨發潛然詞不宣心仰惟相公清閑之燕垂察狂狷之言幸甚

方逢時

上內閣張太岳書

生自歸江浦苦力松楸草土餘形日覺衰憊豈意先帝龍馭上升草莽之臣攀號無地

恭遇

新皇御極英聲四達中外之人

手加額臺下首膺簡命總攝百僚明良之會千載一時昔人所稱非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何幸於臺下親見之方今諸夏寧謐四夷賓服臺下一以德贊輔太平有象矣竊觀古之人樹顯勲成大業萬世不朽者多在清平安樂之時恒在於國步艱難之日故伊尹周公之聖益顯著於太甲成王之世有繇然矣

新皇英睿堯舜之資也臺下忠亮伊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七

書

周之亞也經綸巨略弘濟嘉猷誠非愚賤所能仰窺萬一今日之事惟有保其身體傳之德義以爲急務二者之外惟恪守成憲簡用舊人抑遏僥倖表達忠直杜絕諂佞愛惜名器樽節財賦寬省刑罰申嚴軍旅慎固封疆以俟休命之凝固假之五六年天下大定矣草土之中又聞聰愚者之論謂聖主幼冲宮闈深遠中官之權漸不可長孤心惕然此杞人之憂也夫中官爲患自古而然剛之取禍柔之取辱傳記

所述歷歷明監愚竊以爲此輩雖多不肖然
中亦有才智謹厚之士其僻狠之習固與人異
而欲富貴惡死亡之心則與人同也惟在辨別
之明操縱有道使機嘗在我作其忠順之志消
其不肖之心入我彀率而不覺庶克有濟耳中
玄翁之去士類寒心昨得邸報讀其初政諸疏
深歎服其忠誠之篤至而又惜其機枯之蚤動
也得罪之繇或在於此夫懇切之言整肅之志
直達無隱施之長君可也若天聰未啟聖志未
昭宮中府中之事不免暫有所寄苟不審其幹
旋曲爲防閑而先憂過計徑情直達則衆心搖
惑群志糾紛彼方懷積豕牯憤之疑我乃爲紆
臂扼吭之舉適足以觸其畏怒之邪念豈能成
格正之宏功哉此書所以有敬保之訓而易所
以發于巷之象也且直言正諫一有不從則奉
身而退此臺諫小臣之職也若夫領命大臣以
身係天下之休戚安危其所調劑豈輕感
動固必別有其道此孤生之所以戚戚於中玄

王家屏

翁之去而欲爲臺下一拔謫之者也且
聖德方新四方聳聽尤宜時出德音昭布仁言
使海隅蒼生曉然知上意向益堅其愛戴歸往
之念此又今日之不可無者不識以爲何如抑
愚之心又有妄言焉昔唐韋澳謂周鼎曰願相
公無權爵祿刑賞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
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用此雖一時
之言或可爲一簣之助敬爲臺下誦之

答潘親家

不佞慙愚冒上廢處田間棄婦逐臣何敢與聞
國家事猥承大教仰見忠盡之懷杞人私憂正
同激切曩者西寧之變片檄可平而當事者欲
就李將軍之功名輕發大師雲集堅城之下罪
人未得而帑金數百萬立盡此一耗也朝鮮之
急偏師可援而當事者欲就宋中丞之功名輕
議遠討直抵王京之東島寇方張而帑金數百
萬又已立盡此又一耗也卽此二役而太庾二

百年之積發竭無餘不此之惜力歸休養補
補○羸○濟○虛○而○輕○聽○姦○人○之○言○旁○搜○山○澤○之○利○中
官○四○出○礦○役○繁○興○冠○蓋○如○雲○徒○衆○如○雨○山○靈○震
疊○地○脉○摧○殘○郡○邑○繹○騷○閭○閻○蕩○析○空○虛○工
費○浩○繁○本○末○相○權○得○不○償○失○計○所○進○廢○治
銖○於○以○較○向○日○東○征○西○討○之○所○靡○何○啻○渡○之○以
尾○閼○而○收○之○於○涓○滴○也○良○可○痛○矣○錄○前○則○耗○者
之○罪○不○容○死○錄○今○則○開○之○者○詎○可○勝○誅○遠○邇○整
整○怨○聲○載○路○蓋○不○獨○中○州○之○民○苦○之○也○乖○氣○所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三

金甌世界爲此輩巧驅祗爲妻子富貴之資不
顧祖宗艱難之業也可勝慨哉可勝恨哉因特
至契遂一吐狂言時道傾欹翼惟秘密若夫勞
心撫字銳志興除俾情法平停寬嚴互濟此門
下經綸餘事展錯長才無俟朽人愛助矣
論政
縉紳
魏交 避御諱
答俞獻可知縣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三
大丈夫欲致君澤民不爲相則莫如爲令與守
近君者莫如相近民者莫如守令而令彌親矣
癢痾疾痛無一而不相關也居今之世可以廟
食百世者惟守令則然民之思令彌深矣雖然
三代封建有君道焉兩漢守令有長道焉今之
郡縣直僕道耳士之雄心者不屑焉謂之雌伏
吁何輕民命也賢者所至塗炭者可使之枕席
小民戴之如君親之若父母上之人固將敬之
如九鼎大呂山川若增而勝焉然則能重此官

者是固在我遠承存問深感不忘故舊之盛情傳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以此致祝雖則雨露雪霜均之澤物然吾願故人之爲陽春也

林大輅

奉霍渭先少宰書

某啟楚中冗務服役既聞使旆抵京欲附候尺牘則恐嫌觸忌躊躇問禁已數月矣又惟於有道之側不宜例作誦德語欲有所助則未有知蹙然自訟者久之執事心在生民道在綱常議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三

書

論在經濟天下之人無不企慕休德以冀迂衡之治愚賤子尤厚望者然而世道升降之柄人心轉移之機則惟先在於端士習而已耳士習之不端則雖欲厚風俗適以澆之欲阜民功適以擾之欲和庶政適以麗之夫子之言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蓋指其時之齊魯而變以德位之權雖曰聖人過化存神而亦有漸也故曰三年有成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執事論今之士習與春秋之齊何如邪某觀于

外服廣于詢俗未敢以齊而下論焉耳今言係治亂者在庶官庶官守令其最也今之守若令槩以十人言之其智識可以辦簿書其才力可以理賦訟守則四五人令則二三人焉耳可以任事更化釐奸庇民副人意而遠到者或得一人焉則群以爲賢矣故爲守者一年而懼二年而恭三年而緩何者自計其遷期且邇也爲令者一年而習二年而與民和三年而不任難何者自計其取期將近也爲監司之視守令者一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三

書

年而示之誼二年而示之恩三年而示之姑息何者逆其在位不久也爲之民者一年而畏二年而服三年而玩何者守令之弗終於良無以慰其望也故守求其不惰令求其任難於三年之外者蓋有之矣而亦鮮矣爲民者有盛美之譽去後之思蓋有之矣抑又鮮矣此外事大槩也故其要惟在得人而久任之謂得人者忠實耳才智耳果毅愷悌耳謂久任者三年而與例恩六年而增秩賜金九年而上浸擬收秩守可

以長藩臬令可以爲守積三十年之後吏道其盛矣乎楚中之郡十有五州十有三縣一百二十有四令之舉監除者固有志氣稱賢者矣間未諳事豪民猾吏指瑕論訐輒視官以去以進士除者精神力量可以善化多歲餘更繁他省嗣者豈能及之故於府州佐貳官中有爲者委署凋瘵之縣借其數月之勞吏知其無固志民知其弗可久未出戶而思易之者矣故有司之治之敝至於楚極矣論賦稅則祿俸十餘年通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三

畫

負論獄訟則豪強武斷鄉曲論賊盜巢山浮湖隨處伺發論風俗客民爲梗奸惡相習官於其上者敢自以爲安邪故自弘治而後郡縣之政微矣此槩之也至若爲進士者盜跖之行龔黃之談乘時抵釁毀度叢賄怨聲滿路冤氣爲灾而又巧於彌縫勤於鎖刺巡歷大憲或包荒含垢或多譽鮮毀或薦進不疑是非失實進退無據欲使風行俗美政善民樂其可得哉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僕自知孟浪謬適諸野寧有醒

昨時邪執事向疏中言意云朞月之治可復三代語更化氣象似也語清時治體則略矣語責成賢哲似也語齊民作新則難矣非循陋處卑以漢唐宋事自畫也宋弗逮唐唐弗逮漢漢稱小康視古遠矣勢則然也今者註誤數言顛覆矛戟蹉跎一足墮陷坑塹雖篤信君子安身立命處此優如也然而道終不能行於世豈裨哉天有意世道使執事秉衡軸數考尊賢使能無能貳之庶幾望茲治效於稀濶之餘執事尙友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三

畫

古人爲心行道救時爲業吾儕莫弗仰之賤子竊附年誼不揣喋喋其論迂矣如鄒司徒鄉國之望如李都憲其用未究如徐一鳴如鄭元二提學副使家食思過居然瑚璉隨分起廢皆名實稱如藩臬年深數人亦宜量進執事細訪之何如楚旱酷且廣某之罪也瘼曠獨深明法黜棄在執事垂念教焉

徐階

與洪芳洲

承惠書知憲節已蒞東藩

聖主自茲當

紆左顧之憂矣。今天下事誠壞於不實爲然。爲之亦須有漸。大採木鎔金均之所以爲器。但鎔金則一注而圓。方卽成。採木則必從容而後克就。規矩今當承平之時。踵因循之後。其勢何異。採木乎。願公之稍加慎重也。

復朱泰庵郡侯

聞執事下車。首以清儉爲政。夫海上之民窮困極矣。更復導之以侈。使強者益肆其貪殘。貧者益習於奸慝。其尚可望治安乎。如執事今茲所行。真古循良之首務也。但僕聞之不尊賢則爲善者不勸。不去惡則不肖者不懲。故先輩於民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三六

書

旣率之以身矣。又求士大夫之忠信廉潔者而崇獎之。凡以爲民立標準。樹風聲也。敝鄉往時士大夫以不入公門爲高。郡中亦以此目爲人。物厚加禮敬。近來則顏色之所向。交際之所施。專在旦夕奔走無耻之徒。而閉門自守者其門之外乃無復郡侯之轍迹。于是人爭爲諛家。競

爲諛士風。旣日淪胥而已。亦受其點汙。況欲民之爲善者。勸乎。往時郡中每察奸吏猾書重置之法。近來或縱而不問。庇而不舉。又或進而與之爲奸。至於良善則或使代拖欠之所輸。或使償侵期之所負。構枕饕餮宴樂自如。而力耕務本之家父子兄弟至不相保。黨惡讐善。其何以使民之不肖者懲乎。僕今誠願執事一洗前人之弊習。主之以仁。行之以禮。斷之以義。使恩威賞罰各適其宜。夫然後謂之盡善也。惟執事加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三六

書

唐順之

答李中谿書

兄之使閩也。一年矣。辱以書下問者且數四矣。而僕無一言之獻。豈惟素性迂顛。自度不能然。亦以兄之才力自足。辦此耳。旣又自惟以爲兄之才力固不待人。然屢問而屢無一言焉。是亦不免有負相知。乃輾轉思之。竟無所得。惟有一事可以少效愚悃。而塞下問之勤者。則言之適

在此時然亦自度。非迂則慙也。惟兄亮之而已。且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以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其係於撫按舉劾亦最重。然而今世所謂舉劾者。僕竊異焉。僕嘗脩員郎署矣。嘗得日聞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牽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五

可不問而知其必寂乎寥乎。纔三兩人也。如此是則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平而訟理苞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天下。可以臥而帖席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與賢者不必甚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母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

官無傷於任怨也。歟。又母乃勢弱者易交。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劾之多與少。又無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歟。如此則人心奚而得勸懲公道奚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是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倔強。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嗾。為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或反見舉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五

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多授善鑽。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倔強。與為人快忿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鑽。與親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不塞也。繇此言之。為撫按者。固不得以能舉人能劾人為榮。而必以舉劾之不稱為可懼矣。今兄之所屬。其為方面大官者。誰乎。其為州縣小官者。誰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少乎。不

賢者多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爲是多口者。亦
據素所疑於人人者言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
識明。秉正而嫉邪。固必不同於人人矣。必能示
勸懲而彰公道矣。又何藉於僕之言乎。然僕之
爲是言於兄。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効小官。
也。非欲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効必多也。大官果
賢矣。或矯而不舉。亦私也。賢者果多矣。或避收
恩之名。而欲矯之以少舉。不賢果少矣。或沽澄
清之譽。而欲矯之以多効。者亦私也。雖然。竊以

皇明文徵卷五十七

書

爲莫如精舉而慎効。則効者固少。而舉者固不
得多矣。或曰。舉効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彰。惡
有微而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其
最賢與最。不賢者少矣。舉効所以出於常格。以
待最賢與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
有考語矣。又何慮善有不彰。而惡有不屏也。故
僕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効。兄意何如一言之獻。
如是而已。惟兄亮之。

熊過

與霍吏侍論武銓書

月日兵部武選主事熊過頓首達尊少宰君侯
典謁所聞程力構謀者。知士之度也。赴時投機
者。懋功之要也。傾否出治者。大人之分也。君侯
以蓋世之英。震動宇內。自薦紳放於萌隸。想望
高誼之日久矣。程其力無不可舉。而又受知

陛下。深所簡在。值聖明之朝。身爲列卿。與
廟堂之議。解琴之會。何可後時。旬內常承介使
詢及選人。聞者頗不悉君侯之意。過獨知大人

皇明文徵卷五十七

三

書

之度。兼善成務。方且共修王章建治平之業。謝
天人之望。垂竹帛之名。無惑也。謹以選事奏記
君侯察焉。天之生民盛矣。繇一人乃至數十。或
又有百千無算者。皆是也。而地不加多。國家自
留州供上輪邊之費。其取諸民。殆無遺利。民以
困罷。一有征調。率不能堪。而公家之財。歲有常
經。即使少有贏餘。亦應爲緩急之備。今四邊多
壘。行陳往往擒兇魁。縛徒從。奪獲馬牛羊器械
者。則國家思所以報之。舊者未銷。新者荒至。地

之生財既不加多欲責取於民則亦已稱疲公家勢又不得裒益以奉之所謂上下俱敝者矣往往賢哲深惟根本洞察律令分辨時勢至其子姓限以三世五世有入刑者麗以常法奪其世爵其子姓卽隨所附籍令世世復其家無有所事徭戍可謂義至精也然有遺說者三焉今之武選異於吏曹吏曹自正途外吏胥歷譯觀之官皆籍焉武選務在清武臣而已武臣不可徒清計莫如今程其功便然言事之臣皆曰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三

書

洪武永樂創業之時異諸後世其所除拜兵吏雖不歷戰陳不得輒議裁損然招諭之使幹局之勞乃至持金鼓采海青歷年月者諸凡途不一是果何武功也今法皆論首虜授之官

祖宗時武人子孫蒙其已成獨坐享賞延之澤不敢究詰過愚以爲非惜袴之心失

祖宗大同之義一也過江之功非僅予所知顧五年之間其官乃與百六七十年等竊意

文皇帝深念從事耐一時補助之情非萬世

之計也攻圍克陷固不必深言至如大營朝見者并一軍寵秩之其實可謂泰侈矣永樂中有征討官繫獄者

文皇帝曰不以功掩過

不以私廢公然則曲庇新官益亦有司之過非盡

文皇帝本意也王者以天下爲度不

宜示人以私探君之心成其過舉當時之臣可謂不忠今又失此時不議裁損竊恐至於大壞而思改絃雖有善策抑亦無及矣此其二也今職官有世襲有流官言者指流官以爲高爵要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三

書

亦不盡事實過以司存嘗從內府觀貼黃文雖試百戶乃有稱流官非必指揮以上也有始爲流官而後欽准世襲者然則指揮以下不盡可襲亦當分世官流官矣今槩而授之據非所據與初意可謂不侔夫世襲尙應裁損流官何得坐縻也不審當世之臣果何爲使因沿至今此其三也此外又有中官貴豪特爲冒濫竄空名尺籍中微倖苟得大將有不賞之懼則畏其勢不敢難也往年大將及撫臣惟第設奮勇諸科

以待之奪士卒功尚少今例諸奮勇而無擒斬者與雖擒斬而非爲首者被傷者請執大將旗有功者尚有一二其子孫皆不得錄於是直上首虜避他日讎奪計甚周過恩以爲諸中官貴豪者子孫雖有真功一世後不與凡士齒止其非望然後武選庶幾少清嗟乎君侯天下之事未有極重不反之理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變通宜民不可有後時之悔過抱區區之心年所於此矣告之莫有應者有應者力又不足以行之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三

書

君侯存心天下又適因下問選人計舉斯心宜莫如君侯者敢願君侯少爲留神言出於君侯之口上下信之勢宜多可行者國家之利也伏惟君侯恕其狂瞽詩云楊園之道倚於畝丘此之謂也某頓首頓首

張居正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來翰謂蘇松田賦不均侵欺拖欠云云讀之使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

英

主綜覈之始不於此時剔宿敝爲

國

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滂議皆所不恤卽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操切者然僕籌之審矣孔子爲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禮義生于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腹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爲逋負淵藪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僕竊以爲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于姑息之政倚法爲私割上肥已卽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已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奸所以砥姑息之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固建安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三

書

懷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

明天

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爲相。由求佐之。恐亦

無以踰此矣。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亡。

爲亂。凡此皆奸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惑愚闇之

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亂者。咸

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并。而民貧失

所故也。今爲侵欺隱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

吾法之所施者。奸人也。非良民也。清影占則小

民免。包賠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無剝削之擾。而得以安其田里。如是民且將尸

而視之。何以逃亡爲。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

亂興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

者乎。故凡爲此言者。皆奸人鼓說。以搖上者也。

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異時宰相不爲

國家忠慮。徇情容私。甚者輦千萬金入其室。

卽爲人穿鼻矣。今主上幼冲。僕以一身

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國。隕首以

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而挫奪者乎。公第任法

行之。有敢撓公法。傷任事之臣者。具存必不容貸。

國典

湯顯祖

答門人吳芳臺船使

昔人稱身處脂膏。不能自潤。若未處脂膏。何言

清也。吾弟此其時矣。海剛峰在南。盡裁官吏費

共至二千餘。不佞見而知之。魏見泉在邇。歲節

互市費積至七萬餘。以爲修堡之資。不佞聞而

知之。二公卒稱名士。吾弟市雖小。不妨以大人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自爲也。宦東粵者。清濁皆易見。吾弟勉之。

張應泰

上兩臺公祖書

頃之伏見臺下。疚心礦事。一疏千言。爲萬民請

命。其詞直。其慮深。三復讀之。淚淫淫下也。呼號

雖疾。天聽愈高。乃臺下之精誠貫白日矣。乃生

等不勝維桑之憾。輒敢有所欲陳于左右者。伏

惟臺下少垂察焉。夫太平爲高皇帝開

天第一郡。而徽寧池三府。則又皆爭先款附。竭

輸輓佐軍興

高皇帝所用以平一寰區

者也。故鴻業既成之後，屢勤詔旨，特為蠲租。且曰：朕世世子孫，毋忘此五郡民也。天語煌煌，播諸簡冊，以視兩漢，此不亦關中河內哉？而且不獨此也。金陵之脈，自徽寧之黃山，大鄣蜿蜒千里，始盤礴于鐘山，而其間山阜岡陵，辟之人身，非其四肢，即其榮衛也。一節傷而百節皆傷，此皆距孝陵幾何？而忍于加鎚鑿乎天地體靜，故惡人之動之。昔蒙恬為秦築長城，斲地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三

脈既不旋踵，而況今所斲脈，尤有什倍于恬者。蓋我皇上或未之深思，而言利諸臣之所為，罪通于天者也。至若產礦之山，原無幾處，間或有之，類穴藏于峻壁巉巖之下，深者數百丈，淺者亦數十丈，篝火腰楮而入，往往遭其崩塞，則遂壅骨于其中，即幸而無恙，而手胼足胝，黧黑非人，竟終日而或不得數文，故自非極窮亡賴者，必不為此。而奈何以辱朝命乎？然今簡書嚴重，萬不可回矣。而使若繫繫載道，且將蹠

及四封矣。吾儕小人，惴惴然人不必命而奔額，無門也。故竊計鑿山穿谷，未必能得厚利，而細人鼓煽，鳩引必掘挖人塚墓，蹂躪人田舍，蹂此開騙局，納私賄，閭閻擾攘，而利不歸之上也。俟其先將原奏有礦山地，開採一二，驗其有無多寡，然後定為歲額，責成各郡。略如浙中商稅事例，有司如期上解，而兩使者及諸從人，供億犒勞之需，併議派于各郡。寧贏毋喬，要于肅共上指調適中人，吾民得安枕而已。所云蝥蛇入手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三

斷節不辭，所捐者小而所全者大也。江南比歲不登，農誦本業，譏關櫛比，賈道復窮，故貧者益貧，而富者益與俱困。兼之山菁谷莽，民質悍犷，猝難法裁，而易與為亂。稍稍虐使，即耜耒耨鋤，悉為兵仗。每逢開礦，亡命招邀，輒相嘯聚，暴當無事刑禁之，猶不能而況復招之乎？此生等深惕禍萌，而不容已。嗚又擇害欲小而甘割其肌者，若夫張翕機權，以全五郡生靈，以鞏千年豐鎬，在臺下自有神明妙算，生等何敢與聞焉。

情切詞煩遂無倫次。

再上相臺公祖書

大疏再陳一言一淚此天不茂吾東南乃使福星垂耀抑亦

列祖有靈其以一坏之土

重焦勞于臺下也古有社稷臣則臺下是矣

主上仁孝豈其忘風霜雨露之思而忍加

鉗繫于衣冠出遊之地徒以一時用訕益賦則

病民而蠲徵則病國計畫無所復之宵人因緣

爲逢遂不暇深思耳頃之新旨敦諭再三母致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四

泄傷則豈誠以此舉爲安哉夫德意方萌因而

將順之其功較易然溫綸雖播而反汗未聞瑞

人正在狐疑而諸狼貪虎噬之徒復百說以搖

之蓋萬一礦務中輟則此輩之來虛而此輩欲

快其來心則不得不熒惑主者一昨頗聞道路

之言瑞人微有異意矣夫倏頃倏喜婦寺之常

此宜尼所稱難養而易所爲示包荒也臺下爲

列祖羣基爲萬民乞命豈其靳茲委曲

不令駟詐皆作使乎今瑞人信臺下之心不勝

其信群小之心而臺下一念真誠彼實未能盡

諒故事多隔闕而不相通惟臺下覽宣尼難養

之旨擴周易包荒之量馴而畜之使不爲吾抗

操而揉之使爲吾用中情既洽會議自同然後

連章一控或者天聽可回諸陵之精氣可完東

南之隱憂可弭矣芻蕘之見竊敢一效其忱曷

任僭越悚惶之至

皇明文徵卷五十七

皇明文徵

卷五十七

四

皇明文徵卷五十八

晉江何喬遠稱孝選

書

論邊

縉紳

呂懷

上夏桂洲閣老

日者辭謝間見相公對及二河司徒云近日曾
石塘有本請選將官繼問太倉錢糧數目匆卒

皇明文徵卷五十八

卷二

不敢請祖席間詢知爲復河套發也某竊觀自
古許大事業皆自古豪傑爲之相公才識力量
豈下古人興言及此真千古壯猷也竊伏思之
禮樂征伐人主大柄自凡舉措果出不已須是
主上精神意氣壁立萬仞牢不可破乃
克成功如近日郊祀等禮固以相公許大識見
許大力量爲之然亦惟我皇上誠敬仁
孝銳志畢力自作主張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乃
克有成方今胡虜跳梁不一勞不永逸擣其巢

穴以復我疆場非頓振古豪傑有爲而孰爲之
然嘗聞之雖有智不如乘時雖有鎬基不如
待時河套之復不知今果其時否也切觀古今
以來掃清沙漠莫若我朝北征乘勝長
驅直如破竹此未可以尋常相業例視之也雪
耻之師古今莫如漢武然惟漢武精神意氣鼓
舞不衰庶幾上下相保不然士馬物故責有所
歸將相大臣將安恃哉某願相公仰體

皇明文徵卷五十八

卷二

卷二

誠殫忠以死報國之日也苟未必果然莫若且
堅上志蓄威養銳待時而動如操千鈞
之弩百發百中猶不失爲相業之正耳蓋征伐
人君之柄勝負兵家之常不務乘勢待時而顧
漫焉操切功名之會某恐畢力爲之而不足一
言敗之而有餘徒取紛紛竟成多釁此相公不
可不深察也曾石塘不可謂非豪傑然身任其
責義不可逃得則收攬勳名之勝不得則雖馬
革裹尸猶不失其爲分內此石塘之孤注石塘

固不得不勇爲之也。書生不諳邊事，不暇瑣瑣深論，竊觀天象，伐星細小，今既數年不復帝王，以全取勝之道，廟堂之上，恐未宜無成算耳。途次草草，不盡下懷，惟虛心采納，幸甚。淡後日事如見

張居正

答總兵戚南塘

前順義部下酋長密報土蠻入犯消息，卽馳語薊遼軍門戒備。數月以來，警息沓至，西酋所報不虛矣。不穀料此賊必窺樂東，今日之事，但當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八

書三

以拒守爲主，賊不得入，卽爲上功。薊門無事，則足下之事已畢，援遼非其所急也。賊若得入，則合諸路之兵，堅壁以待之，毋輕與戰。我兵不動，則亦不敢開營，散槍待之數日，賊氣衰墮，然後微示利以誘之，乘其亂而擊之，庶萬全而有功。足下經營薊事十年，今乃得一當單于，勉之勉之。辱示以破虜爲已任，具見許國之忠，但古之論戰者，亦不全恃甲兵精銳尤貴將士輯和，和則一可當百，不和雖有衆弗能用也。竊聞北人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八

四

積憤於南兵久已，今見敵則必推之，使先勝，則欲分其功，敗則必不相救，是足下之士能戰者，無幾耳。軍情乖離，人自爲心，鼓之而弗進，禁之而弗止，雖有嚴刑峻法，將安所施？羊羹之事，可謂明戒，足下宜深思之。時時審軍情，向背布太公昭大信，毋信讒言，毋徇私情，毋以喜行賞，毋以怒用罰，部署諸將，宜令食多而養厚者當先，毋令失職怨望者當劇處，虚心受善，慎毋偏聽。察軍中如有隱鬱，亟與宣達，平日號令如有未妥，不防改圖。士卒務令南北一體，煦育而拊循之，與最下者同甘苦，務使指臂相使，萬衆一心，知愛護主將如衛頭目，則不待兩軍相連而決勝之機在我矣。如是乃可以一戰望成功也。惟足下預圖之。此書正中今日之計

王家屏

答徐侍御

語云：百聞不如一見。今之議邊事者，或援古以概今，或懲前而廢後，或執小利以譏大計，或憑

臆說以撓成功。皆貴耳之談。非真見夷情者也。某生長塞下。自記事以來。所見虜衆。蹂踐焚掠。殺戮之狀。慘不忍言。偶數月不與。經時無羽檄。邑里卽色笑相慶。謂爲太平。至乃韜弓臥鼓。終歲晏然。露宿宵行。一塵不擾。此等光景。不但目所未見。亦耳所未聞焉。非賴天祐國家。虜將內附。我等操其羈縻約束之柄。何克臻此。是無論供億輸將。所省不貲。而生聚休養。日以殷繁。向時廢堡墟村。人烟相望。蓬蒿藜藿。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八

五

畔作寢興。欸貢之効。固居然可見於此矣。而議者猥云。當罷。豈不誤哉。幸臺下躬履荒垂邊事。夷情具經巡閱。故能達欸貢之便利。察邊臣之苦心。如此。他人身不下衽席。足不踏邊城。而怒以千古所未有之事。聳動其聽。聞宜其拒之。而不肯信也。顧不信其利已誣。而又詆其害。揜其勞。而傳其過。則邊臣又安能弭然屈服已哉。夫議天下事。易當天下事。難臺下處議事之地。而能體當事之勤。此邊臣所願捐軀隕首自効。而

不辭者也。疆場幸甚。宗社幸甚。私心倍切欣荷。遂不覺其覲縷。

論學

縉紳

方孝孺

荅王仲縉

僕資質不敏。明聞道日淺。行已之篤。不逮古人。是以年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爲之歔然。日汨汨與世伍。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八

六

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道德言行之懿。未嘗不內咎而深自慚也。足下在友朋中。最爲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于寡過之地。顧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強其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爲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然也。蓋以已之所有。無繇淑乎人。天之舉以與我者。懼其至我而絕也。故從而筆之于書。而公之于天下。如子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誠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

於言誠足以啓昧幽而垂矩矱且不戾其所爲也。是以學者傳而信之如龜策恃而賴之如稱梁尊而仰之如日月苟爲名而已爾。今其辭而已爾如揚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揆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憾也則亦奚以爲哉。僕上之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揚王之所爲心又不敢以爲可也。居則默默以思競競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所傳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於天下縱琢刻其辭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於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音聲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卽之者邪慝消望之者鄙吝祛聞其風者相率而化於善彌千載而如尚存若斯人者何待著

書而後有益於人哉。故顏子默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爲群賢首其後若漢之黃憲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爲弗及至於讀其傳者猶恍然想見其爲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爲昌言者矣有爲政論者矣有爲論衡者矣如足下所稱著書三數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其人之賢否視聽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長以來窺見聖賢之垣牆內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爲亦有所不暇爲矣。旬見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爲言言往往畔於道輒爲之汗下果使聖人之道世無知者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之況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爲先一反澆陋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豈宜復增以浮辭而長其虛薄邪。足下謂僕所接見者少不能副遐陬僻壤之望因欲著書以化之夫以化當世爲職者賢士仁人事也。僕

也。烏敢當。且賢者能化從己者。不能化違己者。仁人能使善者勸。不能使惡者變。故孔子至仁也。而化不行於陽虎。武叔。孟子大賢也。而臧倉賤之。王驩怨之。淳于髡輕之。彼一聖一賢。且有所不及。而況纖微昧弱者。傾舉一世。而盡化之。以口之。不給。而欲假書以傳。僕雖駭其爲計。不宜若是疏也。且萬世之所共尊。而師其言者。惟孔孟爲然。今閭巷庸人。讀孔孟之書。猶不知其可用。或以爲戲笑之資。僕縱著書。其能加於孔

孟乎。孔孟不可加。其能庶幾孔孟乎。道德如孔孟。不能必世俗之信。而僕乃欲著其荒言。以化世俗。不待智者而識其難。足下不宜以之相勉也。然足下之心。豈有他哉。乃愛僕之深處。我之厚。而不知非其任耳。雖然。僕非無志於道者。學道而未至者也。學未至。則悔吝不能無。過肯不能免。必賴朋友以相成。吾今而後。所望以成己者。舍足下而誰哉。幸求所闕。時以告我。則足下所云。化今傳後者。其將有在矣。願少緩之。無以

著書爲勸

王紳

上侯城先生第二書

向者不揣愚惑。輒獻瞽言於左右。蓋祈執事立言著書。以振天下之聾盲。情激于中。不覺覩縷執事以爲然耶。談笑納之。俾副其望可也。以爲非耶。訶叱而麾斥之。不爲過也。今既不遂其請。顧乃賜答以千數百言。若有所論辯者。尤見執事之德之弘。不以言之不善而遺之。獨固守其

謙撝而不變。又且道之使盡其言者。是豈紳之所敢望哉。然而有不可已於言者。故不得不終其說也。執事懲楊雄王通之徒。未明道而著書。爲無益於世。遂欲躬顏子黃憲之行。俾默默無片簡之可傳。而後已。是猶懲人之病風而惡出畏人之溺水而却游也。不其矯之太深而過情也哉。且天之生聖人也。豈特獨厚其身邪。亦將用其有餘以備其不足爾。觀子堯舜禹皋陶益之典謨。高宗湯武成康伊傅周召之訓誥。若孔

子之所以刪述曾子思孟之所以繼繩其大要皆所以成已而成物也。以是聖人雖不世出而斯道不終泯者。以有斯文之足徵也。今執事又謂斯道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縱著書不能加於孔孟。故辭讓不爲。是尤不可也。且所謂成已成物之道。六經已具載矣。孔子無言可也。而猶不忘於弟子之問答。孔子大聖也。其言該博無遺。宜若無以加矣。而曾子猶用心於大學。子思親承曾子之授。且聖人之澤未遠。可以忘言矣。亦汲汲於中庸。孟子時異端雖起。苟舉聖人之說而闢之。亦可矣。乃反覆乎七篇之言。至周元公道絕千載。百載文獻昭昭尚在也。亦必以心得之妙筆而爲書。其後若二程子若張子若朱子若呂子輩。莫不各以著書爲事。其餘紛然作者。不服論。彼諸聖賢者。豈不知天下之道一揆也。聖賢之至不可等也。然且鰓鰓焉若此者。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至人之心也。今執事言行皆取則於賢哲。顧獨於斯而避之。此紳

之所以未曉也。且執事之所以脩于已者美矣。而士之所以望於執事者亦至矣。正宜寢不安席。食不下咽。拳拳夜以繼日。而圖副人之望。尚何暇恬居妥處。而俯與紳論辯去取乎哉。惟執事深思而毋忽。

薛瑄

與楊秀才書

楊生進道秀才足下。先君子未官河內時。先曾與生相識。于時生固有相親之心矣。其後先君

子官河內。生遂朝夕相親。而心愈篤。及先君子沒也。舊有別業在滎陽。因往治裝。生遂徒步相從。時秋雨積潦。大河北壩尤甚。生泥行三十里。水行十餘里。跋涉良苦。而略無愠色。其冬瑄扶先人柩西歸。生送至孟津山下。流涕爲別。大事訖。瑄來滎陽省老母。生復自河內來。留月餘。既去而往來書問不絕。瑄惟人之所急。惟利與勢而已。生於瑄非有二者。可趨而乃殷勤稠密。相從不厭。如此非篤於爲義而好衆人之不好。

者能爾邪。行念方將上京師。愧無以爲意。因略陳其固陋。以爲生勗。瑄七八歲時。侍先君子左右。聞其稱古之人。某爲大儒。今之人。某爲偉士。因竊自私。紀於心。曰。彼亦人耳。人而學人。蓋無不可及之理也。其時瑄雖有志於是。顧方屬對。偶習聲詩。而尚未知所以爲學也。又六七年先君子見可教。遂授以四書及他聖賢書。曰。此爲學之要也。汝其勉之。瑄拜受所教。遂發奮篤專。於誦習書不足。則繼之以夜。夜坐倦。則置書枕側而臥。閱之。或有達旦未已者。至於行立出入起居飲食。不諷諸口。則思諸心。雖人事膠擾。未嘗一日而易其爲學之志也。如是者積十餘年。然後若有以察夫聖賢千言萬語之理。無不散見於天地萬物之中。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統會於此心微密之地。自是以來。澄治源本。而恒懼夫邪慮以淆之。焉專脩習。而不敢以他好奪之。積之既久。間因以其中之欲發者。發而爲文辭。則但覺來之之甚易。若或有物以出之於內。

而迫之于外也。其後以先君子命。從試於有司。一往卽得之。仰希大儒偉士。雖不敢及。然韓子所謂在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竊以爲近似焉。今退居又六七年矣。中間遭值大故。哀痛悲傷之餘。尚懼頑愚荒怠。以負先君子之大訓。因時取向所授書。而溫繹之。但覺意味之愈切。理趣之愈深。蓋有得於心。而不能形諸言者矣。此瑄之所以自少及長。凡勤苦僅得。而猶不敢自已者此也。今觀生之於瑄。求之可謂勤矣。然徐察生之志。則所慕者科名之未得。所急者文詞之不足。是以求之愈勞。而得之愈難也。瑄以謂不若且置此汲汲欲得之心。取四書與凡聖賢書。若瑄十六七以後時。又加力焉。則他日蓄積之深。無所不有。以其餘施之於辭。則析理精切。而不差措諸事。則典實而可行。于以應有司之所求。可一舉足得之矣。又何科名文辭之足患哉。此乃不求之求。實爲學之要法也。不然涉獵記誦。愈勞愈難。縱使得之。亦何益於人已哉。鄙

見如此惟深加思勉母以斯言爲迂而虛用其勤幸甚

陳琛

與柴仲和書

道○木○易○言○也○今○庸○夫○俗○子○作○小○小○文○章○亦○言○及○道○令○人○輕○厭○道○豈○可○厭○哉○以○其○不○知○道○而○易○言○之○近○於○洩○耳○區○區○能○繇○道○而○不○能○談○道○知○慕○古○人○行○止○而○不○服○古○人○衣○冠○而○記○文○公○祠○堂○則○不○脫○乎○道○此○文○之○所○以○難○作○也○愚○見○欲○於○文○中○掃○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八

十五

五

蓋○道○學○心○學○古○學○等○字○而○於○人○事○時○俗○中○微○見○古○道○當○行○之○意○而○太○極○陰○陽○爲○飛○魚○躍○至○奧○至○妙○之○機○俱○不○說○破○使○田○野○之○夫○皆○困○于○海○濶○天○高○之○內○而○日○用○飲○食○皆○冥○然○無○覺○以○質○爲○文○以○簡○爲○麗○淡○然○無○可○膾○炙○人○口○乃○爲○得○意○而○未○之○能○也○煩○爲○問○林○次○崖○以○爲○何○如○

呂懷

東朱太守

懷感激道義之愛竊有所聞不敢不爲一丈道

之○夫○維○揚○天○下○之○巨○區○也○其○俗○多○文○而○少○實○比○來○與○聞○甘○泉○先○生○之○教○勃○然○振○刷○而○興○者○無○慮○十○百○是○雖○其○秉○彝○好○德○之○心○所○發○然○亦○豈○其○俗○固○近○之○也○聞○比○來○當○道○至○此○鼓○舞○作○興○者○固○多○間○有○一○二○豪○傑○負○氣○使○智○以○講○學○爲○不○足○信○往○故○爲○裁○抑○此○懷○以○爲○過○也○夫○其○振○刷○而○興○也○以○爲○盡○出○聖○賢○爲○已○之○心○而○不○爲○人○不○敢○必○耳○然○謂○以○講○學○爲○名○則○縱○不○得○爲○聖○賢○之○學○比○之○尋○常○亦○必○有○所○顧○籍○而○自○惜○者○不○猶○愈○於○群○君○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八

十六

五

終○日○言○不○及○義○習○爲○放○僻○邪○侈○肆○然○而○無○忌○憚○者○邪○繇○是○言○之○當○道○所○以○待○維○揚○之○人○亦○既○薄○矣○豈○其○待○維○揚○之○人○之○薄○反○諸○其○身○此○其○所○以○自○待○又○何○如○也○邵○子○曰○名○者○治○世○脩○身○之○具○夫○當○道○也○苟○無○治○世○之○心○則○已○若○或○有○之○謂○當○乘○其○振○起○之○心○道○以○敦○本○之○實○是○或○因○性○牖○民○之○一○道○也○維○揚○之○俗○興○起○之○多○薰○陶○之○久○醞○釀○之○深○循○名○責○實○繇○龐○入○精○又○焉○知○一○二○豪○傑○不○起○於○千○百○萬○人○之○中○以○上○追○三○代○之○盛○也○邪○孔○子○

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夫苟得一二豪傑振起其中。上追三代之盛。則維揚之人固不必責其人人盡爲聖賢而後足也。昔人謂三代以下之士。惟恐其不好名。斯言雖未必盡出中正。然而今方瞞瞞朝夕。物色講學之士。而裁抑之。謂之何哉。吾丈以躬行實得之學。操範世爲民之志。其所以察此之心。撫此之俗。必有道矣。

鄒元標

答陳心谷中丞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八

七

先年曾貢蕘語。請質退而自愧。狂誕已而思臺下端人也。休休者也。容人盡言者也。必不以我爲迂。爲誕。茲奉鼎翰洋洋若將誘。不肖盡言而惟恐其言之不盡。令人頌服。奚勝細繹。玄旨臺下已闡聖學之變。而卓然先立其大。前所贅陳者。是何異捧土而塞河也。然雖臺下示我以聖學之鹄。不肖有俗學。請質諸前臺下。云其功在勿忘勿助。而喫緊在慎獨。元標嘗用勿忘勿助之功矣。勿忘勿助在持志。而養氣一日忽悟曰。

暴氣固不是。而持志亦未爲全是。夫志卽心之神也。神無方而易。無體非無一日拘拘然執之爲已有也。故惟恐其忘者。非真忘也。若真忘則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忘。雖忘而未嘗忘也。元標亦嘗用慎獨之功矣。以獨爲在心。從而反求諸心。盤桓數年。猶自怠憊。邇年來始知獨非內也。心意知慮固獨也。而鳶飛魚躍亦獨也。戒慎恐懼慎也。而優游涵泳亦慎也。兀坐一室之內。慎獨也。卽兵戈搶攘千萬人吾往亦此慎獨也。而庶幾孔門慎獨之旨。雖然元標咸其頰舌。孰若臺下恂恂躬行之爲。愈乎然元標亦不敢不勉矣。臺下徵色發聲。察言觀色之語。此自聖門視履考詳家法。前不肖所陳者。蓋見今世風會日流。忌嫉成風。鄉評不足據。而官聲不足以徵。故常謂士君子真有掀揭宇宙之思。自信自考。雖一國非之不顧也。天下非之不顧也。蓋若有懲於今之時。而不覺其言之過激耳。望臺下終裁之。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八

六

書三

謝蕭允閑

大都○不肖○之學○務在○自信○自得○夫依人談說○非
中○藏○之○珍○也○隨人脚跟○非堅貞之守也○元標○寧
甘○遜○世○不○敢○附○會○以○自○欺○寧○守○固○窮○不○敢○波○流○
以○逐○世○此○則○不○肖○仕○與○學○者○如○此○

論史

縉紳

陳所有

答高雪蓬書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八

雪蓬來教詠史諸什誠確論也○乃謂張浚不可
與安石同傳○此特因襲之見耳○豈知春秋大義
覆國者罪無赦乎○夫安石病在不肖事而執拗
張浚病在練事而媚嫉○執拗者施之平居則靈
政○國○必○削○媚嫉者處之艱步則妨才國必危其
殆我子孫黎民埒也○雪蓬其知醫乎○醫者之術
二攝生起死而已矣○攝生者主衛元起死者主
辟邪○宋熙寧間二祖三宗德澤汪濊如人父母
無恙○安石不以五穀攝生之物膳也○乃進金石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八

燥劑以痿痺四肢而銷鑠其元氣○逮建炎紹興
秦檜懷醢汪黃握莖○海宇寒心○李綱趙鼎宗澤
虞允文曲端岳鵬舉諸人○即起死之扁鵲華陀
也○浚爲趙氏愛子○知醢醫而不能逐良醫在旁
又恐其奪吾國手之名○顧兩謝之閉門自作聰
明○按方下藥○其害速於革醢○嗟嗟過江事勢如
人○消渴勞瘵奄奄氣息○尚能當此富平淮西符
離三劑哉○許世子不嘗藥○春秋書弒嚴誅心也
浚不知醫又不迎醫○忌賢能不揣才力急功名
不恤利害○智闇於知人性○堅於拒諫○逐李斥趙
忌飛殺端剛○懷自用○引進庸佞○出師屢挫○益增
中國之羞○專寵兩朝○空負長城之寄○說者謂渡
江士大夫以諸葛公比浚○此非南軒之門人則
樞府之故吏而優孟擬叔敖○曾不足供傍觀者
之一嗤○來教又云○方高宗朝○南軒未弱冠如何
責以薦賢進能○嘗考隆興元年○敬夫登朝○恭謀
幕府○符離之役○不勸乃公用賢納策○竟用邵宏
淵○取敗○敬夫又曰○符離師潰○惟存帳下十人○弒

終夕彷彿家君方熟寢鼻息如雷嗚呼君父之
疾勢如此豈臣子從容舛時耶不過以江
南嵬上爲功名之孤注奮臂大呼試一擲爾較
之志決身殲鞠躬盡瘁者方寸何如勝負之史
不攻自破也按戴仲培氏鼠璞載魏公乃黃潛
善客胡瑛則李綱客也魏公附潛善孫觀奏胡
瑛筆削陳東書欲使布衣操進退大臣之權幾
至召亂遂以諷諭狂生規搖國是將瑛編斥使
建炎果用東言必無渡淮航海之事觀潛善不
足道也深爲魏公惜之夫仲培宋人也耳之熟
矣鼠璞所載當爲信史據此一事則其心術之
險熾可怖哉大學著个臣量度之寬狹卽係國
家之興覆張浚媚疾自用名雖正而實則邪身
雖勤而道則悖宜乎宋事之不終也君子不以
成敗論人物惟按是非定功罪耳元儒揭傒斯
極詆其過朱文公晚年深悔撰狀失實蓋事久
而論始定執事因襲常談未究故實謂德遠愈
於王介甫能不爲董狐之所誦哉願反覆宋史

一細彈之

論文

縉紳

朱夏

答程伯大論文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垂聲乎
百世之下哉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
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
言以至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才
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盡則信乎得之于
天者非超然而不群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
比辱賜書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
爲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
爲文者必本於經而根于道其紀志表傳記序
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辨也
至其發言遣辭又奚以剽賊爲工哉今不本於
經不根于道而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
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尚何能與

古人齊驅而並駕哉。老蘇之文，頓挫曲折，蒼然
鬱然，鑱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
猶有譏焉者，良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
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
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仆耶？古之用兵，其
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
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弗可以亂為
文，而不以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
必先體製，而後工拙。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八

三

梁懷橘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
之居，與浮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
制度固懸絕而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
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
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斷車而肖於舟，奚可
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未能
如韓子，亦宜少刊落矣。乃悉古書奇字而駢集
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裋褐也耶？蘇子
謂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雜

而組之，以為服，則綈繒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
群英以為華，為卉，其亦異於作者之見矣。世有
窶人為覘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幸而
得其貨寶財賄，以為計得矣。一日微者獲之，則
爾然盜也。今為文者，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
而綴輯之，則其氣固已爾然矣。又何能渾浩如
江河而有排憂之力哉？且古之為文，非有心於
文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而文生也。故鼓之而
為濤，含之而為漪，感之而為穀，澄之而為練，激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八

三

之而為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
也。天之於物也，獨不然乎？織者穠者，丹者聖者，
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者豈物物而彫之哉？物
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彼有味於此者，三
年而刻葉，且文猶樂也。太古之音，和平雅淡，而
風俗以淳。人心以正，桑間濮上，淫哇煩趣，而人
心風俗蕩而忘返。使先生而與聞制作，將安取
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生敘之曰：苟無毛嫵西
施之美質，則不能不借夫粉黛之假以掩其陋。

是朽木可得而彫。糞土之牆可得而巧矣。無鹽天下知其惡也。被珠璣曳羅綺不足以欺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瞽也。則可奈之何。天下之不能瞽也。先生殆未覩夫正色也。先生又謂吾五常論其猶玄耶。太玄擬易而作。然易出於造化之自然而玄出於智慮之私而已。故不能免夫牽合艱難之態。先儒固已譏其勞且拙矣。故今去雄千餘年而卒無好之者。今先生乃欲著書以擬玄。吾恐其不堪爲覆瓿用矣。先生又謂吾嘗作詩。命其集曰胡盧。且魯論詩序言詩之用。若彼其博也。而先生直以資人之笑。視古詩之風亦少貶矣。此亦好怪之過也。先生卒教之曰。其觀吾文也。還以一言。庶有以知吾子之是是非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壞極矣。遺風餘習。入人之深。若黑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非返之則不足追乎古。先生之心。自以爲過之矣。而烏知其異於彼也。先生之文。始欲其奇也。而卒以拙。始欲其麗也。而卒以惡。始欲其雄也。而卒以弱。

其風格言論。莫不叛於古矣。則亦難乎撫而言之矣。且先生既與吾異。則僕雖言之。而無當於其心矣。僕欲挽先生於迷途。則願悉吐其中之蘊。取韓孟文日夜誦之。覺已之見與向者異焉。然後一吐其詞。庶有合乎。僕於學廢棄之日。常多加以怠惰。不力。然於作者之風致。竊有見焉。故敢略陳其說。其然之耶。其不然之耶。迷悟之機。判於此。幸毋忽。

方孝孺

與趙伯欽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林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慎所推讓。視古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獨稱足下與陳原采之文。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城。公輔說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璧。僕不見之七八年。其人奇偉。不肯訪伏人。至語及足下。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乃承惠書爲

論甚大爲辭甚達。卓乎有曠視前古之意。反覆
翫釋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郡之士果有足
望氣發於中而見于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之
以歸也。僕嘗惟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
律爲治。爲學則以文辭爲業。聖賢宏經要典。擯
棄而不講。百餘年間。風俗污壞。上墮下乖。以至
于顛危而不救者。豈無自也哉。私誠恨之。不自
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以表著于世。而
習俗卑下。學者格于舊聞。不復知有學術。竊竊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八 言
詡詡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爲或才高
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
與僕言。未嘗不嘆朋友足望者之少。而有意於
足下也。書之所陳。謂近世之文辭不能比隆於
唐宋。而有取於僕。僕無能之辭。豈能過於近世
哉。使真有以過乎人。則亦藝焉而已耳。足下安
取乎。且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耶。非
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爲業
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也。知道若行路

然至愈遠。則見愈多。愈多則言自異。今有至於
窮谷。言其所見。則不過泉石樹木禽獸虫魚之
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
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恠其言。豈不
有間哉。故聖賢之文辭。非有大過於今人。其所
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雖恒言卑論
亦可爲後世法。非若後世剽襲以爲說者之淺
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爲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
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
載。三代以下未之有。而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
謂宋不及唐。唐不及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
謂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
於三代之後。宋爲上。漢次之。唐爲下。近代有愧
焉。斯道之盛衰。其端微矣。非明識睿達者何足
以知之。足下何知之蚤耶。雖然。足下論近代誠
當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患。忽見而尊聞已
之識。卽不能決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白爲黑
者。皆是也。足下言之。而僕聽之。則謂足下爲知

言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無乃以足下
爲方人好高而爲驚世之論乎。雖然。君子之所
守。不以毀譽而變。苟慎於言而敏於行。以古之
聖賢爲準。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
畏足下。近代安足並乎。又僕之爲吾郡喜者。寧
獨若今而已乎。久不接清光。感足下見厚。聊以
此奉報。諸文尚未獲見。適有疾不能躬書。惟恕
察。

王維楨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八

三十九

多二

答張太谷書

賜來濠溪翁集讀至再。周先是得少華翁集。近
併二集更讀之。乃皆婉麗秀俊。與太微翁集各
立門塗。若以名世而傳來。則一而已。可謂接軫
錢郎合券陰何者矣。楨才性駑下。鮮兼識之力。
冥搜之鑒。然竊觀先民有作。率非形索象模。必
積思累紀。既已得意。會神乃後成章。本
朝作者。空同老翁聖矣。卽大復猶却數舍。蓋空
同有神變無方之用。有精神不雜之體。讀一篇

詩見一事。首終雖縱橫奇正。弗一其裁。而粹美
同也。珩璫璜璫。弗一其形。而溫栗同也。至若倒
插頓挫之法。自少陵善用之者。空同一人而已。
學者未睹其大謾肆醜詆。以爲空同掠古市有
比之剽虜。嗟乎。空同富才神解。能自作古。假令
與李杜二豪並生。同代二豪當約爲兄弟。補所
未逮。曾所未能。故官帑失金。不可疑陶朱也。良
驥駢足。不可謂相肖似也。空同生李杜先。不爲
李。卽爲杜。若李杜後。空同生亦必不爲空。同豈
可謂李杜掠人美哉。方匆匆結束行李也。覽藝
有觸。輒出數語。恨不與公接朝夕。得窮論討質。
是非紙上言。不多嗣當更布。

王世貞

寄敬美弟

得吾弟書。具審已履。南康任匡廬。在屋上。彭蠡
在屋下。深秋紅葉窮冬白。雪嵯峨蕭瑟不可名。
狀真仕境之仙都。息心之妙軌也。旣吏牘稀簡。
民俗淳朴。粗可跌宕文史。從容翰墨。以順應之。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八

三十九

多二

何必憧憧丘壑承所評騰吾詩文二端之業大都士龍之好兄而詞藻豔發要非清河所可幾及中間持論往往破的如所謂離觀則邈若無關轅泊則天然一色字險者韻必妥韻奇者聲必調天壤之間若爲預設又所謂大能使之小小能使之大虛能使之實實能使之虛遠能使之近近能使之遠斷能使之續續能使之斷雖言大非吾所敢當要之自結撰以來未有造微極深至此者記吾守尚書郎時稍一擲管得致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八

三

書三

賞此耳所喻本寧近覩其文筆矯矯吾弟宜厚集堅壙避其焚舟濟河若於詩則以偏師待之而已其他固未暇勞齒頰也與胡郎論已前當刻置集末文未墜地必有賞音者因附答大致云

王世懋

遺伯兄元美

世懋以丙子歲六月受四部稿於郎邸奔走終歲卒業舟車間未遑窺作者之奧也在昔士龍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八

三

書三

獻評於平原君子無譏焉竊不自揆畧摭所見倘汚我者以爲阿好則有斯集在夫角力者力有大小角藝者藝有親疎所以噉然易辨者何在旅勝旅負耳書畫稍涉印證便自難於稅力然有跡可尋具眼自見至乃文章之業寸心千古雕蟲自工刻鵠忘鴈匠鑄旣自殊途評騭又渺恒論雌雄今古於斯實難若區區之見猶謂匪然政以世無真才才乏通方卽以吾兄言之弁州一集足藏數賢卽忌才者可謂文章小道

不可謂才遜古人繇斯而言寧無定價蓋繆悠之談至乎人才極矣以是古非今之口值朝賢暮佞之身幸則藏拙於筆端不幸則毀成於吻角所以我

明三百年來堂堂大業而必謂聖庭絕從哲廡隔塵遠則董相之賢不信於歆固近則文成之請尚卑於羅李良可歎也詩道拓基於北地極深於濟南然而採蓄之途尚狹游矯之神未充兼此二家登乎彼岸古唯陳思子美今則吾兄庶幾吾兄境雖神詣然亦學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八

三

七

以年邵白雲之什雖經刪改未離矜莊逮乎讞獄三輔建節青土字字快心言言破的性靈効矣變化見矣擊節賞勝每恨古人無此快句然謂少遜古十九首意者亦坐斯墩居憂以後縱心觸象取材愈博演教彌神或鬼篆蛇文冥搜六合之外或牛溲馬勃近取咫尺之間離觀則邈若無關湊泊則天然一色大都字險者韻必妥韻奇者聲必調天壤之間若爲預設此真秬林之絕技律家之玄造也甚或直指故陳紙辭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八

三

七

間作雖淮陰用兵多多益善瞿曇拈指頭頭是道然弟臆陳則謂周行所示末流宜慎何者恐比丘無飯鉢之能効羅什而有室也所以郎襄諸篇特寡游戲簡善諱以示娛弘大雅而垂訓意在茲乎騷賦同源長短各擅作者無幾成章斯達卽使美不逮於古人長足掩乎末世況文質麗爾彬彬具足者哉樂府一出必使于鱗匿響明卿窺影宏篇與句故是苦心極力之言齊梁小調當與六言並觀前無敵手世服不解服膺青蓮異時分道金駝未可知也文章之妙尤不易言自宋迄明可謂無文而吾兄獨收二李之都長上接西京之宗青紀事特論各臻妙境出沒變幻殊非一途所謂大能使之小小能使之大虛能使之實實能使之虛遠能使之近近能使之遠斷能使之續續能使之斷庖丁解牛輪扁斲輪莊生喻道吾以論文唯諸小論稍質於歐蘇而微弱於韓柳尚未當家故母足傷其大也弟與胡郎元瑞論古今文人互有

雖黃至於吾兄無可暇適安謂其美之中稍露
巧骨似于古人滔滔莽莽渾渾厚厚之意少殊
然作文至此正亦何須莽直胡郎笑而不答元
瑞又爲弟言古人文章大家無關博洽至專門
肉譜尚多謬漏而君家中丞於博洽中特擅精
毅此在古人尤以爲難弟頗賞其能言抑亦可
爲篤論矣昔玄德短氣於伯符衛瓘揮淚于逸
少弟豈敢謂來者之無人終自信真才之難再
耳典集神來不知所裁倘獲肯母以示人如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八

三

其未安請俟來者

江灌

與汪伯玉論文書

某草莽鄙人無所知識年來幸辱弗鄙受益弘
多秋間復獲趨侍南適郵亭公署把酒論襟仙
鷗雲帆犯濤弄月信通家至雅平生奇遇也龍
江判袂戀戀可言既而欲復出城板祖柰何蘭
橈乘風遙發瞻望弗及矣精散思越惘若有失
金陵留滯月餘登覽觴詠頗償夙願第爽缺日

甚悵念如何歸來莊誦執事平日之文才秀思
深爾雅典則馳騁古人誠命世之作必傳無疑
也迺連閱數篇頓覺辭調一律恐守而未化倘
存蹊徑如舞霓裳無破終久變極耳庚子愼云
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遣調用意
了不相似王浚川謂人之爲文如山之生木喬
者卑者洪者纖者大者偃者靡者跛者疎者蔭
者並者孤者叢者牙者靡不具備斯旨味無窮
矣猶愛一物焉則眇爾以薄故論語易繫老子
檀弓簡而義盡典謨雅頌古而不迫孟莊左氏
弘肆自成斯文之上也君子以爲知言僕遲暮
頽齡聰明衰矣於此藝未省一斑輒敢輕有倚
撫所謂不能自濡而運水河伯多見其不知量
耳昔子建好人譏彈士衡遺恨終篇古今賢之
恒念執事負振世之才風尚謙虛之德而某又
叨通家教愛之列故不以佞而以規耳當不以
慝直狂悖而罪之深也清曹務簡計者述必富
幸付詩郵慰我遐思

皇明文徵

卷五十八

三

皆有四聲皆有切響如皆可通也皆可互也則爲字爲音不勝其繁矣原古人轉注之法義可互則互理可通則通未必皆互皆通也如天之字爲天忝忝鐵是其四聲也他年切之外有鐵因切是其切響也其音忝忝鐵三音皆無義而不可轉鐵因之切則與方言叶故止有切響可通而四聲不互也日之爲字有人忍任日是其四聲其音若音熱是其切響音若諸列在於若木故毛詩之音叶之音熱者日本陽精而影炎

故楚辭之音叶之今楚南方言猶呼日頭爲熱頭是其證也四聲之平上去皆無義故不互也又如應之爲字應影映役有平去二互而無上入中之爲字中種仲竹亦如之此類推之則室矣詩之叶音如易之卦變六十四卦可變爲九千四十六卦而孔子彖傳取卦變之義者不過訟隨以下十餘卦蓋變而有義則取之無義則弗之取也又考之易之彖象皆韻而其所叶無異於詩詩十五國不同言語而叶音無異也楚

遠數千里外而叶音無異于詩也漢人賦頌史漢敘傳揚雄太玄焦贛易林其取韻又何異于易詩楚辭哉至于宋人則不然歐陽二蘇王介甫皆深于音韻而賢者過之自信謂四聲皆可轉切響皆可通其所推衍枝葉出于易詩楚辭賦頌玄林之外不啻十之五六如其說也則盡南山之竹不足爲其書窮萬籟之音不足爲其韻矣所謂轉而寡要勞而少功亦何取于古音哉大抵宋人之學失于主張太過而欲盡廢古人說理則曰漢唐諸人如說夢說字則曰自漢以下無人識解經盡廢毛鄭服杜之訓而自謂得聖人之心爲詩文則弗踐韓柳李杜之蹊徑而自謂性情之真義理自然也至於音韻之間亦不屑古人之成迹而自出一喉吻焉今舉其略如園之音云鴨之音鷓鴣貧之音便直之音竹求之于古則易詩楚辭所無也求之于今則方言謠俗不叶也如其類而推之則當呼天爲鐵名曰爲忍矣可乎不可乎故予作古音略宋人

之叶音咸無取焉爲是故爾近日宋學王相古學休因程文之士習語錄謂之本領一經之徒尊宋儒比于聖人以旁搜遠紹爲玩物喪志束書不觀爲用心于內一聞有言議及宋人弱者掩耳強者攘臂聽予此言也寧無夏蟲之疑乎尚賴一二汲古之士如執事輩此道尚不墜也執事又謂欲作一序見執事之得才老之失慎也末學豈敢望古人而亦豈敢與古人較得失哉但私心竊病才老之書多雜宋人之作而于

皇明文徵入卷五十八

四

經典注疏子史雜家尚多遺逸其顯而易見者如左傳之鞠音芳毛詩之咍音戲古音有在于是特未押于句杪爾譬則縑縠之未裁翹蘖之未釀也謂刀尺之餘爲綺麗而遺機杼杯勺之餘爲酒體而遺甕盎可乎予之著詳經典亦猶通鑑之前編其汰宋人者猶文章正宗韓柳而下無取也一得之愚蓋在于是亦使好古者勿惑于類推之說而自取不類也其才老所取已備者不復載間有復者或因其繆音誤解改而

正之單聞孤證補而廣之故非勦說雷同也或曰子之古音遽之合昭韻嘗取王岐公銘詩矣是猶一二曷謂不取宋人也予曰昭遠合韻祖于楚辭是以取之用是見予非不取宋人也不取夫宋人之不師古也凡著書之大凡如此近接月塢張子尤數數是書予語以近世知崇古文而忽古韻猶清廟之祀去簋爵而薦杯盤洞庭張樂廢葦籥塊桴而進琵琶箏纂也亦必不稱矣或時于賦頌用韻止以意轉小注一叶字

皇明文徵入卷五十八

四

問其音解瞭然不能答也是不以爲鈞深致遠之淵而以爲禦窮副急之府也豈非宋人之說誤哉張子忻然擊節謂子此言惟中溪可與晤語惜也間以山川阻以雲泥何日明燭散帙如對點蒼坐鶴亭時乎臨書于邑許製書序更興速成翹首嗣音以日爲歲時有目肯不獲手書

皇明文徵卷五十八

皇明文徵卷五十九

晉江何喬遠稭孝選

書三

標持

縉紳

陳茂烈

復彭公甫

辱翰獎諭太過惶愧奚堪處雖高而仕亦非卑要之適道則難爾仕止無定時高卑豈有定位

皇明文徵卷五十九

書

哉鄙見如斯教之

王守仁

答毛憲副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

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

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瘡痍蠱毒之與處魑魅魍

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

罹焉則亦瘡痍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霍韜

與朱貳守

家人回謂執事怪生於拜帖不書治生而書侍
生疑若傲慢不敬者此蓋執事未諒生之心而
區區之情亦有未徹於執事故也生於衣冠士
類未嘗敢慢况於當路君子乃敢傲慢之乎且
傲凶德也君子不加諸身况敢加諸人乎况敢
加諸當路君子乎執事宜諒區區之心矣生於
拜帖惟巡撫則稱晚生或稱職方主事若巡按
兩司列位先生則稱侍生於江老先生則稱門
皇明文徵卷五十九

生同年則稱年生未嘗有稱治生者是豈傲慢
列位君子鄙見蓋以近世謂瀆成風士氣卑陋
勢之所在則望風拜塵心有所求則俛首喪魄
下以此事上上以此責下上下交相凌誦而士
風喪矣夫天下之治亂係士風士風淪喪望天
下之治可以復古不亦難乎故不自揣力量之
不足竊欲與諸君子共敦古道云爾故稱侍生
不稱治生禮也非敢慢也夫治之云者駁而馴
伏之云也可以施諸百姓而不可以加諸士夫

侍之云者交相敬事之云也可以施之同儕而
不可加諸降等生與列位執事同為帝室公臣
可以交相敬而不可以交相駁也故稱侍生禮
也非敢慢也或云士夫於父母衙門稱治生例
也生謂古者封建法行故列國各君其士士夫
生其土壤雖聖如孔子亦敬其國之侯伯如父
母禮也今則封建變而郡縣矣伯變而守令與
圖萬萬里有齒有髮有血有毛共仰皇極孰敢
有貳故我皇上天下父母也天下臣庶

皇明文徵卷五十九

共宗共戴孰敢有貳若鄉邦士夫又稱鄉邦之
守令為父母是天下有貳也非別嫌明微之道
也晚唐之季節度使擁兵專地貢賦不入裨將
悍卒知有鎮將而已不知有唐室也爾時豪傑
生其域中雖欲勿謂節度使為父母不可得也
今天下一統全盛非唐季比也若吾輩衣冠士
類而又私相為父母以涉二尊之嫌是乃所不
敢也非敢慢也且謂之治者我得而服屈之者
也謂之侍者我得而交游之者也執事為政設

遇孔子有得人之問。則將以所得服屬者而對乎。抑將以所得交游者而對乎。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蓋以古道敬齊王也。生自謂不敢慢當路。蓋以古道相敬。非所以爲慢也。若執事便道書錦遇鄉邦守令。亦以是禮處之。是乃執事所以敬當路士大夫。相遇一以禮而不苟。豈復有非辟之干也乎。此實士夫居鄉之達禮也。非一人之私也。昔者生之在部也。見百官謁吏部。則曲躬鼠拱。投刺用摺帖。見科道則屏氣。生每喻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五

之曰。官爵之與死生。孰輕重焉。雖死猶不可如是。況於保官爵。又語吏部之相厚者曰。若輩受人躬曲奔走。受人非禮諂媚。皆非人也。若能居千年吏部乎。豈可偶握熟柄。遂使人盡喪良心也。當時雖有嫉生之言者。亦有謂生言是者。凡若此者。生豈傲慢吏部。亦欲以古道相期也。執事心古而行淳。正生所欲與偕行古道者。敢布其腹心。惟高明察焉。無以爲慢。兼告貴寅列位先生。勿訝生爲慢。極荷極荷。

劉繪

上大司徒梁公儉書

進士繪頃首死罪。繪不佞。不能敬奉德教。以順下陳之心。繪恐以不肖之故。有傷于門下之度也。繪以進士分大司徒觀政。國家之法。以新進者多下邑草莽之臣。不習典章。令觀大臣舉事。庶它日有所法。作可寡過。爾未先授以職事也。昨謝雨竟日。進士以僕馬未便。遂未到部。隨有健吏持札相喚。進士方與客對。卽辭客衡雨沾濡來見。初以爲必有明訓教。肯便當勇受之也。不意門下據按不答。禮聲色兩厲。進士以庶司在列。不能當面數之責。略爲辯論。以爲一揖不至。未成過也。門下何動氣若斯。此所謂覆羹之失。而致翻海之怒。毀瓦之咎。而發破山之威。竊亦爲門下不取也。門下怒愈甚。環視兩旁。指爲冥悍。不識事體。公肆傲慢。令曹吏勒疏。叅劾進士。始長揖退。見同年友。但瞑目沉心。而笑曹吏之忘識矣。夫進士未受職。曠何職也。未受事。敗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五

何事也。曹吏雖刁。不知所主何意。所加何辭。所撫何事。所議何罪。

聖主高居法宮。宸覽

諸大臣章奏。見大司徒奏。囊必慮以為軍國何大議。邊圉何大策。內庭何大計。象魏何大令。發而視之。則叅一未到。進士爾。繪懼此賁細事。乃

聖主當何出。絲綸下。明詔哉。是本欲

成進士之材。而損門下愛士之德。明進士之過

而累門下容人之量。繪聞仁不棄物。禮先厚施。

以不肖之始。進望門下有以全之不虞。其輒棄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七

之也。以不肖之狂悖。望門下有以教之不虞。其

輒摧之也。故不教而怒者。禮之暴也。不寬而伐

者。義之慘也。且舉一言而傷國體之大。非忠也。

薄一士而動羣情之猜。非知也。願門下察之。昨

聞周司務同郎吏二三人。皆短繪於門下。謂繪

多言戲謔。俯仰亢倨。出入不循渠度。嗟哉。以繪

之行。誠如左右之言。但繪且思之以繪之志行。

欲免于左右之譖。必不可得也。以左右之志行。

欲相合而矜之。亦必不可得也。諺曰。女入宮見

妬士入朝見忌。夫宮妬者必名姝也。朝忌者必

奇士也。繪雖亡奇。然自左右厭之。必駭傾而叱

焉者也。昔黃次公卻督郵之請。而全許承之名。

龔少卿拒功曹之請。而得王生之力。孟公不顧

尚書之期。而司徒馬宮優之位。躋列侯。士元不

理未陽之事。而相國孔明原之。權登。上將。此四

人者。豈徒以疏濶。踰備哉。性有能。不能。人有遇

不遇。爾是以孔門設教。列為四科。班史論人。注

為九等。善人難以入室。狂狷可以成章。不有巨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八

德何以造士也。門下又讓繪曰。觀汝年已踰三

十。何不省事。若斯嗟哉。嗟哉。繪生八九歲時。頗

具識。知能屬文。鄉里繆指為奇。今三十一歲矣。

不能於此時。光揚駿業。為國家濟一時。遂隊南

宮。廁於釋褐之末。嘗自醜恨。力倦神疲。時或目

不辨朱紫耳。不聆音理。隨口應答。徒忘如毫而

自不知其故也。但仰方今

聖主御極。六

合一家。雖有奇桀。何能自表。此正馬卿揚雄所

謂儀秦無所騁辨。責黃難以事勇者也。故如文

子弱齡能禦夷甲甘羅十二憑軾下趙子以
童年報韓仲華十九而為佐命古者英哲不世
假並生斯世則亦就摠衣鼓篋之業爾豈能遽
奮青霄之上耶繪文不能獵取上第名不能橫
四海則宜為左右之輕且斥繪亦以此澹蕩而
困于自悼常恐終無樹立而自委于未行也繪
且籌之繪居宛汝之間其俗子弟多好獵繪往
獵家見名鷹于未獵時疑金昨垂雲翻毳毛剝
落條然如鶩徘徊條鋌之繁若病且死啖以翠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九

書三

鳥之肉不厭也飲以烏梅之液不甘也一旦脫
韝而颺乘迅風而起也竦翼而翔于碧落其神
俊莫能當之於此之時信大鵬避路孔鸞驚舉
野無狐兔之蹟林乏燕雀之羽何也以其才力
得縱而精耀氣湧也以繪之不肖儻辱納而教
之當有鸞鳳朝陽之志肯以名鷹自況耶若終
不加愛而與進之繪聞智士不違心以干祿烈
士不忍詬而喪名高鴈傷空弦而橫透雲暮神
駒驚虛籬而滅影崑崙今九州之外五嶽之巔

可為曠士棲神奇足者無限肯終阻門下之條
約而有汚印敦哉狂愚敬勒通紀外孤鶴賦一
篇并見志意覽辭喜怒惟其裁察

王錫爵

與丘月林尚書

來教謂書忍喫醋確是正論顧以施之一時叱
面及家庭諍語可耳若批糠障天駁棘蔽日兒
童走卒皆已知此是彼非而大臣尚欲容容以
養量唯唯以惜體異日者將使四方墨吏盡走
于有力之門而事權盡歸于中禁門下四顧掣
肘方思鄙言夫一葦障江一髮引釣誠自知其
力之不任而其義則君子盡心之道也方今海
內頂天立地男子復有幾人此語非門下前不
敢道惟執事者裁之

與耿楚侗

一日而接翁與洪陽兩賢移病之狀僕嘗疑君
子不樂仕小人不樂生為世界亂徵翁頗亦有
味其言今須臾之不能忍至于屢疏是僕言愈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十

書三

信而天下愈疑奈何哉洪陽與僕猶有母辭今
翁乃獨身辭病使廟堂又將以誰信僕等寧負
翁耳外示樹喻喻之是也然爲僕一身之樹則
當脩去旁枝餘葉爲天下之樹而大臣皆合眼
緘口以聽枝葉之欺本根而國事尚有可爲者
乎大倉本也如比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小人不
畏不仁不耻不義僕平生苦亡涵養工夫而目
前又苦亡題不得不借事發揮致傷雅道夫子
之發吾覆也不知天地之大全矣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十二

書三

幹弁

俞大猷

與李思質

噫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猷與斯
世之人何爭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馬牛相呼
隨應之而已與蘇子卿爭節義與諸葛公爭精
誠與狄梁公爭妙川與郭令公爭勲業與岳武
穆爭忠貞他如孫臏哭起管仲樂毅權謀術數
之流敢肆侵凌則不與之較是猷也與斯世之

人何爭哉願先生之亮之

獎賞

綰紳

周祚

與李空同

夫有傾蓋如舊白首如新又云曠世相感對面
不相知嗚呼嗟夫是亦足悲矣作於越之人也
越俗多士古稱五千勾踐之遺風焉今而求古
之士有不可得也古務知畧足以興仆起舍而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十三

書三

今多詩書之習柔順和緩拉功名而取卿相拾
青紫而享肉酪及執其所攻而讀之其辭漫漫
其音嗚嗚未見其如古人也嗟夫子獨何心能
不悲夫彼生於世而不能自立非勇也安乎俗
而不能有返非智也非勇非智不可爲士我思
今人其誰歸乎往寓幽燕有攜空同集過予者
予抱而讀之再三而嘆之嗟夫世有是人予不
得而見之子豈人也哉方時舉進士不獲自逸
後二年出宰東阿又不獲自逸每抱其書不置

子未逮老當有以遂子之心也居東阿不六月以父憂歸越憂中益思見其人而於禮有不可出矣鄉里之人見祔如此多瞞近時鳴世之文相與議論氣卑意下祗令人悲悼耳果追空同哉嗟乎子不見其人也而止是書耳追憶予年駿駿乎四十有四矣白日易下逝水不返墮弱苟且以俟其老將柰何也求虞翻趙燁陸佃放翁於鄉之遺書而讀之吾意未覺其有當也登會稽之山想黃河之流浮雲西馳征翼東向又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十三

書三

不能不空同之思忼慨幾於泣下而左右之人豈復知予者哉誠以惜時不如立名慕德不如勵行追古不如就今執文不如親炙此王粲有依劉之誠張敏有夢惠之歎古今之所共欽烈士之尤甘心也轉展思惟莫能爲心昔施惠死莊子至寢言子期終伯牙至不彈天下之士豈弟子恨不得師師亦未嘗不恨得弟子耳楚國之寶惟下士之愛燕市之石多衆人之羞其誠有合不合知不知論衡致推於蔡子玄經式重

於侯巴詎無其故哉祔自視世人少有知識霄壤百年忍同螻蟻男子生不成名丈夫沒無所稱得不悲矣足下視予其真何如抱茲憤懣莫與告訴出門天地如此之大往來之人若是之多今人爲文有復逾空同耶然以衰經嬰已未易奔趨托便鴻而附音因北風而遡告復望恕子皮之狂哀寧戚之志不吝賜教感惠無窮矣

縉紳

贊頌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十四

書三

霍韜

復呂涇野

生敬羅峯者謂其一心忠於朝廷絕纖芥私也主張大禮不悚不懾明千古之謬伸聖主大孝一也辯明大獄排一家十數冤命破蔽主之奸黨二也在閭九年未嘗容內臣私請政本清端三也十年不進一內臣去位後卽進一萬有奇且革端守茭百餘年積弊四也吏部兵部推選文武官未嘗片言干與內臣病故例

蔭義男義侄家僮校尉二十四人羅峯削黜之
盡五也風憲官皆知警嚴省郡有司在京大小
官不敢肆濫六也革威晚濫恩十八侯伯七也
門無私謁風清弊絕八也三黜奔歸行李惟一
二衣箱如寒儒卑官九也在位日只引用外甥
一人亦才名不忝餘則絕纖芥私黨坦坦平平
過皆可見心跡至明十也羅峯有此十善生是
故敬之也羅峯毒生甚多摧生甚力皆意見不
同爲異論所激之致生亦未嘗毫釐假借遇事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五

爭形於色久則剛無後怨蓋羅峯久之知生無
憾進之心生知羅峯只見偏度狹終無他也故
兩無猜忌遇事則爭爭後釋然是生與羅峯相
處之跡也今羅峯去世身後之憂非生任而誰
任世人忌羅峯者皆私意耳非有爲國真心鄉
人頑薄又何足怪惟生終任之耳執事無爲流
俗薄懲可也
淫野得書乃曰偶妄發言知過矣
謹謝教云亦可謂受善者也稍再
識

與晉溪王先生

向拜領教翰直氣射人未嘗不欽服第恨率直
太過恐難乎與人處也今之人太率取依阿
軟媚者皆遂成俗故凡遇率直者即群咻焉曰
其人粗鄙遇恬靜者即群咻焉曰其人立異遇
豪傑者即群咻焉曰其人膽肝難測皆損而不
用其用者必軟熟無氣易駕馭聽使者也此輩
人在太平時極見忠厚可托不幸事變卒至委
身寇庭而戈倒內向皆是也今之豪傑伏在林
壑豈可數計然而當路者未見引其馳驅何也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十六

蓋將求其通姓名者與識面者苟不通姓名與
識面雖聖賢彼不用也雖有公薦彼猶諉曰子
未通名未識面也夫豪傑而必求其識面然後
信而任之則夫真豪傑豈可以面至也用世者
所以多不得真豪傑也豪傑且不得況於得真
聖賢而用之是無怪乎人心世道之千古也

聖上極眷注老先生惟當路者不無世俗
之見故老先生不見信於世亦以是也生竊謂
老先生一代奇傑也今之人未足言伍也小試

三邊聊爲之兆。雖然全陝沃野。周以王秦。以伯漢唐三四百年基業也。外嚴武備。內勸農桑。尋秦漢富饒故跡。而修焉漸復。西周之舊。惟老先。生茲行是賴。關中故多豪傑。薦剡所及。諒不求識面與通姓名者。報國以進賢爲第一重事。尚留意不一。

與康對山

生自小年。卽信對山空同爲今之豪傑也。及來京都。人則加訕言於兩君子者。喋喋生乃詢之。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上七

書三

呂仲木侯應乾乃知今之爲訕者皆小人也。自李東陽妬忌海內賢才。論人則取其軟靡者。論文則取其絮爛者。一時賤儒鄙夫奔走其門。士習遂至極壞。而號爲自立有守者。率亦孿縮小器。沾沾磴磴而已。無怪乎百口一聲訕詆對山空同也。生嘗語人曰。若輩呵訕康對山李空同。然兩君子者。視若輩譏呵。猶溝渠中蠅蚊也。今之人保守祿位。如丐人之得簞食豆肉也。恨不一嚙以飽。又復皇駭驚顧。恐他人旁奪之。兩君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上八

書三

予者視之不啻廁中鼠也。空同於詩文猶少見本相。若對山被小人誣詆後。不惟不疏奏自直。且於京師交游無半字相愬。於詩於文不少見。懟恨不平之氣。其視世之毀譽何如也。故凡今之喋喋恨不擘願禿舌。短訾兩君子者。不惟不足當識者一笑。適足以見其不肖。喪是非羞惡本心。爲可哀憐耳。今之人最號有識。亦必曰李空同尚氣傲物。康對山聲色自娛。生爲之解曰。今之世居高官都要路者。烏得尚氣人哉。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亦尚氣而已矣。說大人則貌之。亦傲物而已矣。古之人居危疑之世。各有所托。以自垢。蕭何以田宅淵明以酒。豈淺士所可知哉。我國家百六十年文明之運。宜有命世豪傑出。應其盛。或立勛業。追掩前轍。或續聖緒。垂式後人。文章氣節不與也。尚與珍重爲生。輩矜式至願。至願用舍在時。雖孔孟不敢必。生雖處此。去住久速。亦尚未定。何時得遂一面。以慰懷渴。家園十數年。必有制作。足以聳一代。

盛美於隆古者。母惜垂教。亦嶺海狂斐願望之。幸之一也不宜。

趙恒

與張中丞

昔者諸葛忠武之鎮蜀也。指揮十萬之兵。手持三分之權。杜微者蓬蒿枯槁之士耳。忠武一聞其賢。禮而致之。知其材。勸之以仕。因其有耳之疾也。索筆問荅焉。微之功名未著于當世。行誼不見知於士大夫。陳壽因之爲微立傳。不著微

皇明文徵卷五十九

九

書三

之所以爲賢而獨詳忠武之禮微。以爲大臣之盛節。夫忠武所謂以大德而不以小惠者。豈有所假借於區區微哉。小子某者。七仕而名不稱。萬里而見逐。一日不釋蹄屐。伐薪于塹中。寄食於逆旅之館。其爲道至窮而分至卑也。仰惟閣下憐其所繇。非得罪于清議。察其平日。若可與論於治者。辱改容之禮。無以異於採薇之臣。出疆之使。遠及于千餘里之外。旬餘日之間。未論小子某之足以當微之賢。而閣下之心。真不異

於忠武也。竊謂閣下以此心而加諸賢士大夫。誰不樂爲盡心。以此心而加諸夷漢之人。誰不樂爲盡力。貴陽方數千里。古稱絕域遐荒。殺人如麻之地。今馬牛被墊。禾黍連山。東西行過是都者。晝不持兵。其居者夜不閉戶。風行草偃之盛。自昔所無也。則閣下所致此者。殆有繇矣。某自是竄伏草莽。理亂不知。而天下寒士所望于旂幟之賜者。無以異於某也。則某之所仰祝于閣下者。又不但忠武之事業而已。使人選敬附

皇明文徵卷五十九

三

書三

爲謝伏惟台鑒不宣

薦引

縉紳

陳茂烈

上宗巡按子孝

莆有孝子劉閔。字子賢。水南邨居。去城二十里。許不攻舉子業。敦尚古學。言必謹行。必慎周旋。折旋依放。規矩雖燕居之際。亦若賓祀。盖有志於操存。而刻意於檢束也。父早喪。事母盡孝。溫

清定省一出於誠菽水之奉必竭其力母或稍
不悅卽自縛請罪厥心惶惶也母樂善養而忘
其貧母卒廬墓三年哀毀幾絕處幼弟亦曲盡
其情孑然以禮自持似無所容者然於鄉人無
所忤親族敬愛之疎散者亦畏憚之彼則不知
毀譽不顧流俗篤信而無所疑孝友之行遠近
慕之遣子弟從之游惟教以敦古道收放心養
德性聞者莫不興起藩臬諸公聞其名或賜獎
或餽遺或先加禮焉郡守王公弼每值大祭必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三

請同齋宿又立鄉學於藩司之左樹式國人甘
貧守禮始卒弗渝禮貌或衰飄然而去固非貨
利所能屈家無產業學祿亦無苟得寒暑一敝
衣饔飧僅糊口未嘗不怡然也歲庚申大饑幾
爲餓莩於人亦無所求鄉士夫相與周之平生
讀書專意禮學時祭報本隨力而做古以行少
司徒鄭公廷綱時與講明禮度都憲林公待用
薦於朝云斯人也才雖短於治事行實足以勵
俗今年踰知命自守堅心爵祿不加饑寒不免

是固其所甘心焉者其如世教何哉尚文尚行
治忽攸關上行下效形聲而影響若拔之於困
窮之中置之於儒紳之列或博士或助教使天
下士知斯人也以行舉則知進賢固不專於科
目之一端也安知不有卓行之士見舉於人而
爲國之用哉事關風化不容緘默伏乞尊裁幸
甚

唐順之

與周中丞論項守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三

僕友人有項喬者其人溫雅純實雖自處若謙
退而其志常欲爲古人雖其貌朴野而其中實
耿耿然雖多臥病若不任事而實蹇蹇奉職不
肯一日尸乎其官僕於交游中知之最深而資
其切磋之益亦最久矣又自羅翁當國爲縉紳
所輻輳而永嘉之人根株附麗攫美官鼓聲勢
者尤衆喬與羅翁又有葭莩之親乃獨泊然自
守不亂於羣甘心隱約不覬非望然此士人居
身之常不足以稱喬而喬之不苟大率可見也

此不惟如僕輩與之素交游者能知喬而士夫亦多知喬者夫以僕素辱明公之知則固可以薦人而不爲僭以僕知喬之深則固可以薦之於明公而不爲黨自喬在屬下二三年間僕不敢以一字稱喬於左右者豈僕過避嫌疑使喬之名譽不通於上而歸朋友之過於僕邪竊以爲明公精鑑近世希有又素以汲引人材爲心而喬之爲人必能在處有所樹立則明公自將知喬而喬自足以受知於明公又何藉乎僕爲

皇明文徵卷五十九

三

三

人媒也昨得邸報見明公薦三郡守獨不及喬則始慙然異之既而思之何僕所料之不中邪豈喬之失其故步耶或喬之廉靖宜於郎署而不宜於郡守邪抑僕祇見喬前日之善而明公祇見喬今日之未善邪不然則或有間之者邪不然則以明公精鑑照物無遺而喬也日夕在左右而獨不得借餘光焉豈其命邪夫人情翻覆不常旬日異態固有匪情爲善而後或敗露者矣亦有始雖強於爲善而後不免改節者矣

僕又何敢以四五年前所見過信故人邪雖然喬悃悃可信人也以喬之素能蹇蹇奉職則其爲郡守不肯闕茸或可知也以喬之素不肯奔競以觀非望則其在郡不肯自污或可知也又未敢以過疑故人也雖然僕所取信者明公之鑑也明公之黜喬而不舉必有說也則是喬果可信者少而可疑者多耶果飾於前而壞於後耶不然何爲其見黜於明公也邪明公非不憐材則是喬果敗露與改節也僕之心不能解也

皇明文徵卷五十九

三

三

使喬之賢而偶未見知於明公則僕固不敢默矣使喬果不賢以自取戾焉亦宜一請教於明公而與之絕可也是以不量狂妄而有是說焉

章布

王穉登

與顧益卿

前御史中丞永嘉王公諍清強廉直羔羊素絲潛虬在壑風雲自異前觀察使督學何公鏜抗志巖阿履道敦素白駒致逍遙之慕黃鵠興橫

絕之慨山人永嘉康從理高亮明信含貞體和
早游京邑索五斗而非願晚棲畎畝種一項以
自娛溫州衛指揮劉懋功經筵典武庫齊深儒
術將陰符並貯驥未老也長懷伏櫪之嗟魚則
枯矣不意過河之泣永嘉簿晉陵李仕沾沾同
於魏其謬謬比之趙舍白地明光誇負版而均
惜邯鄲村人婦廝養而偕憐此諸君者顯隱殊
趣榮辱絕等皆可以稱清朝之吉士南國之佳
人擣梨異味而爲果皆珍杞漆別株而論材競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五

書三

美誠無忝浚邑之干旄不辱酒泉之鐘鼓者也

訟白

縉紳

何景明

上楊遂菴書

僕聞聖人哲士取人於衆惡明主顯相識賢於
集毀夫徇同情則獨行見遺實多口則廉節被
黜何也獨行者同情之所繆而廉節者衆口之
所黜也昔匡章棄於通國而獲與於孟軻卽是

汚於左右而受封於威王孔子明公治之非罪
晏嬰脫石父於繯纆是故衆惡之中聖哲之所
必詳集毀之下明顯之所弗蔽也今有操獨行
秉廉節而干衆惡負集毀若李夢陽者明公在
上何可弗少加察而一援之也夫僕於陽非敢
謂其無過也自崇而弗下人太任而弗識時多
憤激之氣乏兼容之量味致柔之訓犯必折之
戒此其過也若其飾身好脩矜名投義見善必
取見惡必擊不附炎門不趨利徑處遠懷不招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五

書三

之耻處近執莫麾之勇在野有兔置之武在公
著素絲之直立志抗行秉心陳力咸可尚也前
與御史相迕同黨交構恃其貞介不服文法邇
延無已固其自取而尊遠至爲不悅縉紳靡然
誹笑言官亟詆於朝法吏深鞠於獄惟恐摧之
弗披而辱之弗窘也嗟哉亦已甚矣謂深懲以
全之乃抵其壞歷責以備之實求其缺謂其爲
高好勝多事越位不即攻之將爲患害則陽之
爲害弗猶愈於賣法成賄汚行喪守玩公詭避

行私煽雷甘心附媚役志富勢者乎凡此一切置之不問而獨於陽而較焉何也大槩習於苟同而畏異已溺於混濁而非獨清便於相容而憚弗群務爲蔽闇而忌太白故當事謂之橫伐奸謂之許建樹謂之標已振起謂之輕事問民隱曰市名而出位持國法曰寡情而立威是以詭俗譖衆之人相倚爲譽而直節獨行之士疾之若讐繇此觀之仕宦之徒不貶損以就時游滑以希世何能免於今之人哉明公在上秉進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五

書

退之權司統均之任獎拔廉直沮抑邪枉而陽爲門下相知之士其困於人若此况門牆之外萬里之遠者乎夫讒言屢至慈母投杼浸漬之灌可解膠漆僕於陽有肝膽之交聞於人言猶弗能無疑明公之門陽不敢徑達雖有鬱壹何繇少白然陽之事在江西者亦甚彰彰匪有隱惡難見也僕嘗究之衆議士民頗公學校之徒曰陽敦古崇禮志在澄清閭閻之下曰陽不爲撫按官爾可使盜賊息權勢不害我也大學校

之徒陽之黨也其言不徵閭閻之下無知之衆何以黨於陽哉今京師之士其弗知者則已流言傳詆昧形議影群猜共怒一吠百聲持辯風起發言雷同矣聞有知者則亦恐異同於威要之吏以遭口舌之禍視爲秦越隨其軒輊夫反同情以伸人格衆口以明物此其弗利也必矣孰肯樂弗利而爲之哉昔孔融鴛薦乎禰衡汾陽解爵於李白揚善登俊閔才舒困昭昭人代矣今陽之文藻敷瞻才辯捷給誠二子之流匹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五

書

而拘檢行止閑於禮義可以用世資治二子弗若也乃窘辱摧靡卒無一爲之地者僕甚傷之伏惟明公秉道服人積望鎮衆力可以移易範可以表正於陽少加援察采士民之議捐比附之論使邪枉無順遂之私廉直無不容之嘆非獨陽之幸也國家斯文幸甚

袁袞

上大司馬增城湛公書

袞聞量才叙職者天子之務也陳力就列者庶

官之司也是以詩有伐檀之刺易著漸磐之訓尸祿竊位雖下僚不可而況乎論道代工統六師平邦國者乎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公今之大臣也道德簡于帝心聲名乎乎士議正位司馬筦鑰舊都所宜恢張文教除飭戎衛銷伏禍於履霜固皇圖以苞石此公之職也頃者家兄表以不阿貴戚獲罪魏公兩遭筆朴重以論劾深文巧中招撫百端天子震怒下之法司禍且不測吁可畏矣哉夫中山皇明文徵卷五十九

卷五十九

五

書三

得患失者乎僕雖不肖嘗粗覽古今之槩矣韓彭蒞醢豈曰無勲梁竇駢戮良繇不戢周絳侯安劉誅呂一遭變告身繫縲紲歎息獄吏之貴幾陷虎口霍子孟擁昭立宣爲漢伊尹顯禹雲山邪謀不軌卒罹赤族此古事之明驗也暨乎本朝驍如涼國功如武清逆節稍萌參夷立至可不懼哉可不懼哉今天子明並日星威符雷電貂璫婦寺仄足稟命雖議功議貴著之國典豈可不自保全數冀僥倖哉

皇明文徵卷五十九

三

書三

天子之舊法官也讀書讀律蓋有年矣未聞以京朝官而可躬加筆撻者也無將之訓漸不可長此而不言焉用彼相賈生有言士可殺而不可辱夫京朝官有犯律須奉旨叅問然後加刑此所以養士大夫之廉耻尊朝廷之體統也赫赫王章式如金玉彼何人斯敢自變亂衮又聞之猛獸在山則藜藿不採皎日中天則魑魅屏伏是以淮南寢謀於汲黯王氏歛手于鮑宣正色危言之士固權貴之所望風懾息者也威福

陵遲肆無忌憚其所繇來者漸矣在原之急率爾陳告伏惟矜其狂愚而特賜處分幸甚幸甚

茅坤

上袁元峰相公諭督府胡宗憲書

近得翁與潯陽書及他一二相知所口陳翁之不忘故知中爲推轂者至於再至於三焉僕何人斯而勤翁之注記於心而譽之於口若是也豈非周公爲相則九九以上咸爲之吐哺握髮而不忍遺之者乎及近聞言者論列督府以不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三

書三

肖雅共之遊好并爲姍及甚且橫口醜詆吹及毛疵嗟乎此可見僕之獲罪於清朝見攻於羣衆譬之馳騖於峻坂翁雖欲力援而前而他所旁擠而傾跌踣困之者不忘左與右也已矣抑可謂坎廝蹙阻之至者已雖然僕不足道也獨感督府公所遭竊不能不仰天而歎獻者東南數十州郡所罹倭奴之患漢之七國唐之黃巾之變不是過也攻城破邑覆軍殺將無歲無之天子亦爲震怒徵天下之材官宿將

以臨之然輒敗去未間有俘其一族摧其一陣者何則彼皆擇摧鋒之少而又越海而戰人皆歾鬪故得以一倍百以十倍千而吾官軍之前而鬪之古所謂驅羊求而投之餓虎耳當是時寇熟視吾東南數十州郡之子女若几上肉一切統綺玉帛若外庫然東南數十州郡恐恐焉家不保旦戶不保夕而胡公自御史來既荷

聖天子簡任被之璽書授戈而戰它所俘

斬不暇悉數一敗之於王江涇再敗之於龜山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三

書三

三敗之於沈庄所効首虜不下萬計至於麻葉陳東徐海王直輩並海上之梟雄宿猾朝廷故所題覆不斷通侯之爵萬金之賞而購之者胡公獨能內不顧身家之禍外不顧流口之讒遠遣諜於波濤近用間於肘腋遂及以次擒縛數十州郡始晏然不聞烽燧嗟乎亦雄矣當其督戰之勤往往聞其夜半耕冰草履而走矢石四集奮不顧身其最爲孤危萬死一生者方徐海之攻圍桐鄉時其所擁衆分道入寇南掠慈

谿北引柘林東並吳淞江西提瞰浦不下數萬而○又最悍者海所自部與陳東兩壁桐鄉而鬪而故督府之卒不下千人胡公不得已出為餌賊之策遲戍兵之至以擊之當是時僕猶率文法畏名義力諭之曰與其犯中外之謗以買沒家之禍不如死綏一戰以冀十一公獨張目據席剖冠而奮呼曰賊萬不可支吾如此則禍止一家如彼則貽國家數十年東南無窮之禍又左顧一佩刀而曰吾萬一天不佑唯以此自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三

書三

盡報主上耳於乎僕及左右時皆為之引涕已而兵既四集寇卒授首胡公蓋誓死殉國故能以其孤危之身橫百喙之口出萬歎之後成一朝之功耳賊沒之後朝廷始免南顧之憂而謗訕之臣累累然起而攻之荷

聖天子獨為憫痛曲賜保全今竟以人告曾參殺人者三不能不投杼而起聞已逮繫僕竊痛心苟欲按論胡公之罪杯酒躑躅豪宕自喜大略漢之列侯將軍唐之藩鎮節度使者風是

也其所為聲色之雙冠裳之襲衆所不得而庇之者然至於長材大略雄心猛智臨敵乘危轉敗為功亦衆所不得而掩之者故律之以莊士之行則世或不與課之以捍國之勲則世不可無傳曰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廟堂之上何忍以尺寸之朽而自毀此棟梁之材也乎聖

天子為之獨照於上賢公卿為之調護於下當必不令馬援墮於薏苡之疑曹彬覆於篋書之謗狄青惑於軍情之危所可痛者世道嶮巇公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三

書三

論不明始則懸通侯之爵萬金之賞以賈其捐身赴難之氣終則引其杯酒之過文法之繩以誅戡亂定難之功恐他日國家有急事屬危疑無復敢挺身而前者耳昔者漢李陵降虜而馬遷猶不忘其敢戰深入之苦甘陳矯詔誅鄧支而劉向猶訟其萬里揚威之功正謂此也不肖所請抑非敢以自附傍末阿所私也特以事關國家誼切胸臆不為公議以待之身後耳臨風北望不勝哽咽

王世貞

上少保高陳二公

世貞等死罪上言竊伏思先人嘗以一日之附
不肖兄弟得稱爲通家弟子世懋又以雕蟲之
技辱見收門牆從諸生後而自奉諱以來家在
丹籍身負不孝大譴實不敢以不祥姓名上玷
記室至於仰止之私無日忘之乃者 神

聖御極賢哲作輔維新之化千載一時竊不自
量欲爲先人白見冤狀匍匐萬里伏闕上書而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三

書三

迫於禁例躑躅國門之外無繇希望顏色竊布
區區之懇唯相公憐而察之痛唯先人束髮登
朝羔羊自矢通州之役誤受知 先帝盡

瘁報國十年之間南北驅馳間關萬死不敢避

縮而禍繇譏積事與命會 天威焱加霆

霰併下覆盆沒齒長辭迴光悲乎始嚴氏當國
時亦欲羅致先人於門下先人稔識其姦逡巡
引避渠固已切齒矣而會不肖世貞不能慎交
游以從事於楊仲芳宵慝若某某者從而孽之

先人又不自閔時時對衆斥其奸狀貝錦朝織
夕不可破陽驚陰喝極其智巧鍛翮就籠寄命
游釜顧指郢卿授草方察顛倒三尺吏議莫從
通時世貞兄弟欲叩闕泣血請代而迫於奸言
謂當靜俟激則變生倉卒大故又不能引歐經
雄以從逝者強顏食息天地雖廣何所自容伏
惟門下以甘盤舊學超踐伊傳之地左右

明主翼贊太平必使窮髮無冤白骨盡肉乃

忍惜一投手之勞於素所憐識之人乎疏稿上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三

書三

塵清燕之覽苟先骨可以拊塋大王父之穴世
貞兄弟當死效犬馬少酬大造如有希覲他念
天地鬼神立賜誅殛無任哀祈迫切之至

王錫爵

與王麟泉操臺

捧教不勝驚惋海剛翁天下奇男子汲長孺元
魯山之流有傳其衰寒倦遊狀者僕謹對曰如
此公不必歸不必不歸故衣一篋僕數人在
在皆逆旅息息皆嬰兒也可憐哉遇知之晚而

夫復忌之。今一木戢形。烝嘗無主。而廟堂徒借。地下以風地上。恐深山大澤間。畢竟有舞魍魎。而號狐狸者。臺下代陳一蹴。高義薄雲。覽之又淫淫涕下矣。

支大綸

答撫臺龐惺菴排侍郎洪朝選書

蒙檄發洪朝選不道款日。命職廉之。比者。詎諸故老質諸閭閻。悉無影響。而怨家姓氏。皆烏有子虛。尤無足據。過承重委。展轉思惟。彌日亘夜。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三

書三

謬謂茲舉必不可為。亦必不能成。請借前箸。壽之。彼獻計者。類云。分宜之貴也。竟以反坐。迄無後詞。奚有於卿貳。蓋分宜柄國亂政。中外側目。僕御克多。資產狼籍。故啗死無詞。今洪家不過中人門。可設雀。性不近聲色。左右圖史。口談性命。亦濁世之矯矯著聲者也。比淫於色。附盜以昧。爰書則然。乃倚政府結臺司。講張變幻。鑪錘所鍊。摧方為竄。抵金為礫。坐反唇以大逆目。莞笑為謗。訕人命至重。鬼神難欺。明法幽罰。善

福惡禍如。火就燥。如水流濕。氣類相投。而理數有必相值者。特善惡之分数有大小。故禍福之參會有久近。俗士徂旦夕而不究終始。觀眉睫而不參要領。若謂茫茫而微倖于不必然耳。愚聞在昔武安侯。以酒過殺灌夫。詞連魏其。俄而武安病。呼服謝罪。以死。車呂希時宰旨。誣其帥胡舜陟。死。不數日。胡乃白晝報呂。殺之。羅汝楫附秦檜。誣武穆。未幾楫以逆死。而其子願亦擊死于岳祠。王士驪希蔡京旨。殺一無辜婦士驪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三

書三

敦乃陽驚曰如吾然威也而稜殺之因殺稜以
謝奸雄欺人背固矛盾彼二心者出死力為奸
雄資徒召禍而敗名耳何榮之可冀哉故守貞
蹈義志遂命立即有不偶天日可明若前數子
者當其得志含穢資噓奄奄苟全論定禍叢百
醜群湊喧妻孥而拙詞對僮役而報汗矣彼其
之子面承風旨力為從吏蓋其心不附仁義目
不知古今還金帛而蒐迷競朱紫而神炫如蠅
逐臭如蠅弄丸終身憤憤然聲利是憑且不識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三

禍福安問名義此宣尼所為歎鄙夫不可與事
君也浮雲易散駒隙易馳膏梁文繡終饜螻蟻
肌膚毛爪卒歸糞壤獨三十簡冊皎皎耳目千
古不磨奈何污之又聞諸司忿職倔強議且移
牒外郡以竟斯獄則又舛矣 祖宗設推
官非若近日之隨巡承委爾也念黎庶非法用
故設法司以平天下之刑設臬司以平一省
之刑設推官以平一郡之刑今之推官溺其職
矣臺司既視推官為私役而奔走之以快一已

之喜怒推官亦奔走唯諾以身為臺司之私人
而罔敢抵牾然非設官意也身對大廷銜皇命
持平一郡辟辟有宥惟三尺是繩即
上有令義且以死爭之豈臺司所能他委豈外
郡所敢擅行哉天下方廣萬世方遠天命民彝
終當顯露安能盡塗其耳目也事係紀綱不敢
依違附和以傷雅化唯卒全之勿致紛紛
屠隆

為瞿廖夫訟冤書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四

夫風蟬雨蚓得其候則鳴反過時時則世指之
曰不祥今某之為黃梅人瞿九思訟冤者此某
之候也非以為不祥也某居東海九思居南海
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平生非有期功之親杯
酒接慇懃之歡即問以其人之修短白黑茫然
耳古者蓋有緹縈朱勃郭亮寒朗劉向其人者
能以其言白人沉寃至義聲傾動千古彼皆於
父師交遊之間言其至情情至則切交親則易
阿猶有說也豈某與九思之謂哉風蟬雨蚓彼

鳴其候爾無所爲無所求也今者某之言瞿九思者亦無所爲無所求也故曰此某之候也蓋昔者舜爲帝禹爲司空咎繇爲理當其時斷獄天下則無一夫稱冤者詩書所稱蓋誠無之非其有之而文之也如使萬物沐清和之化而一夫獨抱向隅之嗟則大聖賢之所必問何者不欲以一夫而傷清和之化一夫至細而傷清和之化至鉅也今夫瞿九思者眇一夫耳束髮以才名耿亮聞江漢之上一旦從吏議罷孝廉徙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聖

書三

塞外而非其罪也則天下之人冤之何故豈非舜禹咎繇之世而有此一夫者冤也豈非以一夫者之才名耿亮天下所知也某不敢汎陳今古卽以楚往事言之當楚懷王時王聽不明讒夫關口民之沉於覆盆者或不少矣獨一屈子之事不白則天下後世冤焉往日回風諸作千秋而下讀之則淒其酸心又何說也則屈子之麗藻絕代放在江潭令其抱憤懣之氣而以雄雉深秀峭絕之語吐之而其徒有宋生者又爲

之附麗鴻響以砒訇後來故其冤最著也然屈子之所以難者以其當楚懷王時若生舜禹咎繇之世則無此難屈子而當楚王則江潭之繁也而生舜禹咎繇之世則記尚書著典謨之史官也今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聖

書三

聖明在服大臣忠良九州萬物欣欣向榮清和之治逮駕上古而猶有懷才抱潔如九思沈冤如九思者是聖善所隱也九思之罪蓋坐以士民狙擊其邑令長褫乃衣冠長流塞下夫使九思所坐誠眞是亂民也罪無赦而天下之人輒冤之則惡得眞且狙擊令長非一手一足之力也令長爲天子牧養元元視元元若子則令其慈母也居則戴去則戀久則思何狙擊之有卽一夫倡難萬姓捍焉難何繇與令之不才無然其民民不能堪卽邑中群起而仇之豈一夫之以也九思所造其果出一夫狙擊如古朱亥博浪之爲乎果以一人自作不道乎如出一夫發難則九思之罪何辭以邑人亂則此一令者或者邑人之所同仇也邑人

同仇而以一夫獨坐可乎且民之所懷其誰能
傾民之所仇其誰能芘黃梅之事某以爲令實
爲之必也治其無良則邑人之罪而以鼓衆倡
亂瞬昧不明之辭坐一書生則何說也某雅聞
九思以才名爲令所禮平生固了無睚眦之傷
何至相仇如此卽如杯酒失歡非有深怨又何
至遂鼓不好亂之衆而一夫奮臂持挺如雲也
九思所坐無亦名才爲禍蛾眉取憎爾固天下
所共冤聖君賢相所必察也某與九思何爲哉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聖三

書三

方漁釣海上不過聞滔滔江漢有年少負奇才
之瞿九思文掩中州名在南國又未幾聞其註
誤受惡爲塞下遷民心傷其冤而已比以公車
之役薄遊長安聞九思方擊登聞鼓奏書自訟
於
聖天子丹陛之下有子甲年十三博
聞強記落筆如駛才視其父爲書累千言歷抵
公卿大臣稱父冤願附緹縈之義某聞而壯之
相過逆旅勞苦如平生歡見九思溫焉醇謹子
甲髮纔覆額短衣楚楚可憐試以文章倚馬立

辦的然先秦兩漢聲某此時忼慨而泣數行卽
欲爲之作一牋投當世之明公大人以大白其
事如弦上之矢矣某亦何所爲亦何所求哉賤
臣隕霜庶女感風匹夫匹婦足關天道皇皇上
帝固不以其微細而遺之也况九思大楚美才
包洞庭雲夢之秀擷薜蘿蘭芷之芳上可石渠
東觀下猶不失牧伯庶司今
陛下夢寐

賢哲以典治理有才若思誠廟廊所急若以無
罪見枉卒從吏議而令文藻清譽之士貫木荷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聖四

書三

父遠投窮邊以飼豺虎悲吟於黃沙白骨之塲
踰躅乎酸風烈日之下則孤憤之篇且與龍堆
馬邑同其不朽又令十三童子牽衣臥路吐其
少年英詞秀句長謠孤兒吟爲行道嗟傷見聞
扼腕早違嚴父必至淪落草間文采銷滅而無
所成此甚非所以愛惜人才培養國脈也區區
之愚蓋爲人才國脈寧詎止爲思一夫乎古語
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司馬子長之下蠶
室亦興嘆於家無貨財交遊莫採乃若大俠郭

解之徒至使大將軍爲之言世之常態古今所
同方九思爲文學有聲家席先人之舊業足具
餽粥此時交遊賓客動引青松指白日執手而
稱相知今一旦無罪而下於理聲名摧損家業
蕩破父子垢首囚服蒼皇百走短褐蕭蕭泥沙
滿面平生交親掉臂不顧某切痛之某與九思
父子無一日之雅徒激於氣義愍其冤狀而冒
爲之言誠出不肖朴誠又以媿夫交親而掉臂
有涼德者也伏惟明公秀甲河嶽德侔造化神

皇明文徵

卷五十九

四十五

書三

明之智燭彼蒨屋陽春之澤下及昆蟲縣寓戴
仰華夷咸頌今九思父子不特一昆蟲也其含
冤不止一蒨屋也明公調和四海萬物欣欣協
氣流鬯而猶然使一夫向隅明公不忍也特無
爲明公言之者某海濱一介布衣韋帶之士蹶
草登朝踈疎愚罔知忌諱直吐胸臆以進於下執
事明公誠亮其無他俯聽芻蕘湧雪誣枉起九
思父子之白骨而肉之則天下懷才抱義之士
有不肝腦塗地而向明公者非夫也惟下執事

圖之某惶恐死罪

皇明文徵卷五十九 終

皇明文徵卷五十九

四十六

皇明文徵卷六十

晉江何喬遠輯孝選

書

規切

縉紳

王叔英

與方正學書

僕與執事別十餘年其間情慕之淺深書問之達否曰事之細者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執事

皇明文徵卷六十

之身繫天下之望士之進退天下之幸不幸與焉側聞被召計此時必已到京獲膺大任矣茲實天下之大幸也故敢有說以進於左右焉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間信如陵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

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能自用其才也方今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致君澤民之術遠方臯夔亦非子房賈誼可倫真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將見吾

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君必能盡用致斯世於唐虞

皇明文徵卷六十

雍熙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數語已足以舉正執事於此研諸慮而藏諸心者非一日矣措之

猶反掌耳。尚何待於愚言之贅哉。然僕聞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不能無言於左右耳。夫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於未患之先。苟待其既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疎也。其得爲忠乎。天下知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則未必盡僕若也。伏惟少垂察焉。

章懋

答羅一峯彝甫書

皇明文徵 卷六十

三

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于善。其意甚美。但朱呂之制有規勸無賞罰。豈其智不及此。蓋賞罰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勢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況欲以是施之父兄宗族之間哉。或有尊於我者。吾不得而賞罰焉。則約必有沮而不可行者矣。可不慮其所終乎。在比之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夫子以爲舍逆取順。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不能強人以從我也。凡入約者。必其誠意感孚。革心向

化而後可有不能從。則當聽其出約。今欲假官府之權力。邀強制以必人之從。已殆非所謂顯比之道也。又聞族人有爲盜者。必親置之死地。此於當代之法。先王之制。聖賢之事。皆所未聞。孔子曰。古之爲盜。惡之而不殺也。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若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蓋指殺人于貨之盜而言耳。如穿窬鼠竊而皆殺之。則彼禦人于國門之外者。將何法以加之乎。禮曰。公族其有死罪。有司讞于公。公既三宥之矣。而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然後爲之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親哭之。夫以朝廷之上法。度所在其處。宗族之死。罪者若是。而況於手自殺之乎。又況罪不應死者乎。以是知聖賢之在鄉黨。其所以處族人者。殆不其然。昔漢人有爲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彥方遺布一端。卒能化盜。使之道不拾遺。是不猶愈於殺乎。陽城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

皇明文徵 卷六十

四

者幾千人。溫公與康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以先生明德當不下於諸公，自身而家，自家而鄉，久於其道，彼將自孚，何用汲汲乎強人以從約重法以禁盜耶？雖曰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然某之愚實有不能無疑者。深願先生熟思而審處之，如使今之吉豐亦如溫公康節之洛，則朱呂之鄉約庶可行矣。菽園雜記嘗載一峯以行鄉約囊一族人為盜者沉

皇明文徵入卷六十

五

之四

之于水後訟于官以謀殺人命抵罪時一峯已逝矣否則寧不大為所累耶先生此書可謂有先見之智而一峯不能從幾陷刑戮惜哉

王鳳雲

上楊邃菴太宰書

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聞，兩轉即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每恨李文達遠

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憾岳正坎圻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非之公可畏也。一人之私情可略也。天下指示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之極樂極貴，極富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

皇明文徵入卷六十

六

之四

魏交遜諱

答桂子實

唯公素自任以天下之重，遭逢聖明，託以心膂。知靡不為其於死生且不遑恤，矧世間一切利害得喪，曾何足芥蒂於胸中乎？寵辱不驚，殆未

足爲執事道也。必也塞之反身修德。泰之句荒。夫之壯於頄。咸可以備弦韋之助也。言乃心聲。出言或疎得無存心之未密乎。志唯氣帥。氣盛過猛得無持志之未定乎。更嘗既深。觀省加熟。此言殆爲弗試之藥矣。

呂枏

答渭厓霍公小帖

生平日以公爲正人也。今此疏如此。可謂阿私所好。不知人之甚矣。

聖主聰明睿智足

皇明文徵卷六十

七

三四

可追復堯舜乃公所斂祭二人掩蔽行私引進匪人至今令黃河以南大江以北僵尸數千里賣子女不直百數錢危亂至此公寵信重臣不能上告聖主乃欲黨一亡姦歸炎涼于鄉里良民此何故也。然則一二十年百姓無告受害非公而誰公多學有志一變而爲正人有何不可。

答胡可泉中丞書

前戴主事人回曾附謝柬想已達也。茲復辱西

玄集并古樂府之寄益切感教。但樂府太逼漢人語。古雅工緻何也。吾執事方在撫恤。獨之時而乃有此作。將不左於用心乎。故予嘗謂與其在上者有古人之詩。不若在下者有今民之謠也。義切骨肉語不覺大慙。如何如何。

再答胡可泉中丞書

此來滿望會晤。敘闊懷。不料吾執事尚未抵任。甚惘然也。前覩撫巡規約。其處華官吏軍民之弊詳矣。又以爲雖多作樂府亦不妨也。今見中

皇明文徵卷六十

八

三四

州災傷未聞救民之政。乃復東顧室家久而未至。忍使流離填滿溝壑。素日抗志千古。今其所行乃與往日孜孜過門不入之禹不同。何也將非猶爲樂府一誤邪。抑以勞功懋大。

聖

主一見喜而遂自盈假邪。宜乎往日吳中同年諸友有多口矣。僕北行在即。遲一月仁聲不聞。中州倒懸當誰望乎。

觀二書前輩相規切如此

羅洪先

上先輩祈恩澤書

昨日傳聞翁有祈恩澤疏。不肖獨不之信。以翁清介老成。數歷中外者數十年。一切進退出處。大義豈有難曉。而復爲此舉。竊爲翁不之取。然知翁必無是事者。以後生之所不安。必先輩之所不講者也。今世士大夫。戀戀不能去位者。正以恩澤榮惑其心耳。是以進則不勝其慶。幸退則戚然自顧。以悲有能解脫於聲勢之外。而一切無所冀望於沾滴之餘。豈惟足以占其平生其爲世道補益。固不小也。翁平日自處何如哉。且身爲八座大臣。更歷三朝。與前輩名碩。皆爲行輩。今旣完名以歸。歸途必不須貸借以行。歸家必能自給。必不使子孫卽至凍餒。而顧以恩澤爲言。士大夫之間。必曰此翁不能舍恩澤。其不能舍官而去明矣。大臣不能舍官。吾輩祿薄俸微。其何嫌之辭。又必曰大臣久不去位。必非爲朝廷任事。皆不能割舍所欲耳。吾輩亦何苦槁身焦思。而建立於無報之地哉。朝廷之上。亦必曰所貴大臣者。謂其有絕德足以表下者。

也。乃今無異庶人之行。吾又何望焉。於是指區區名利餘穢。真足以制士大夫之死命。而處之之禮。皆以一切縛束呵斥。如驅犬豕奴皂。而與之食。損臣下之節氣。驕主上之謙虛。未必不自此等事始也。先君與翁爲同年。心每相向。固知必無此事。然猶云云者。以不肖受翁起死之恩。聞而不以告。則視翁大薄。寧爲妄言。無寧默悔。欲翁不至於瑕疵。固將以爲報耳。

趙貞吉

與高中玄閣老書

僕抵家閉戶追思。往咎慨然嘆曰。今之世惟高公能知我。惟公能護我。惟公能恕我。往者合聚歡若骨肉。一旦乖隔。卽成參商。是某之罪過薄德甚矣。然細思之。雖人謀之未工。亦以天命之已定。柰之何哉。某與公比肩出入者十月。未有一言之郤。某雖不肖。然自謂惟我爲能翼助於公。嘗語公曰。大有之世。惟匪過於盛世。以免咎。夫子曰。善處此者可謂明辨哲矣。夫哲人知幾。

知彘知剛知微知彰遜處雍容上信下從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矣又何必極其意之所之而後爲快哉又嘗語公曰數十年來人臣黨比成風共欺罔君上賄賂公行紀綱蕩壞以致府庫空虛邊防廢潰人才風俗陋弊已甚公稟扶輿清淑之氣剛毅爽朗文章蘊藉具八面應敵之才居

皇上賓友親臣之任振而新之在

此時矣不可讓也僕雖庸劣願効鉛刀之割自列于散宜南宮之儔以佇觀公勲庸之焯茂夫

皇明文徵

卷六十

十一

七四

此二語者僕嘗嘗而言之公亦嘗嘗而聽之今猶然在耳也嗟嗟僕欲以此義佐公安知竟以此得罪耶命定故也豈盡繇不肖之過乎哉然僕自謝事別來終不敢以纖芥有憾于公其拳拳一念猶慮公舉錯萬一或過則社稷奚賴焉故茲再述言以獻于公前其用意區區迂而可笑又如此韓子曰人臣尚同非國家之利古之君子不盡以同爲貴也嘗觀宋相韓范富三君子在位議政未嘗盡合韓范于西事大相矛盾

富議高郵守事有異范公因漸解去韓富議漢事終身不合富公老猶慄慄焉故知古之君子不以一切扶同爲正也僕身已老行將逃禪寂以消餘景耳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又豈至借此獻諛希他望哉唯念公高明慈恕必能終始知我又唯善人能受善言唯賢者所當責備故敢援筆不休唐突記室以自附于士君子之義未審公果能諒之不

沈懋學

皇明文徵

卷六十

十二

七四

與李義河大司空

相君之不奔喪固畱自

朝廷誼不忍忍

竊謂伏闕苦陳暫求歸葬

聖心猶或可

回乃請之未報遽爾辭祿謝恩而七七期中竟于喪次議政相君之心安乎在朝諸臣亦得謂相君之心安乎況臺省言官也力能言則言之不能則調停其間私爲勸駕又不能則卽漫無可否亦庶幾足以自全而顧欲交疏留之不佞始聞之唾而不信適於明公所見所爲疏大用

佗條于中以脂韋爲結納之計而不顧百代之綱常以職掌爲富貴之資而不惜萬世之訾議奈何其見之左也相君輔理之忠在人耳目倘一歸盡孝將永稱天地間完人而已意已不欲歸臺省諸君復堅其不歸在相君固非所以自愛而必欲其留反令白璧蒙瑕亦豈所以愛相君耶不佞謂相君之歸必不可無而臺省之疏尤宜亟寢諸君卽思嚮食之斯語終不易矣明公相君所親信而諸君所矜式者萬惟以忠孝皇明文徵卷六十

伍袁萃

上首輔書

萃也聞之小臣畏罪而不敢言大臣持祿而不極諫此國家之大患也頃因三王並封之命在廷諸臣相顧駭愕共懷杞慮引經據理而爭者疏且數十上矣然而正論未伸聖心難

皇明文徵卷六十

悟新命雖寢儲位仍虛萃以爲此大臣不極諫之過也汲長孺有言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斯言也鼎鉉之藥石廟堂之箴銘也今公卿輔弼之臣受主上之祿不爲不厚擔主上之爵不爲不高蒙主上之恩遇不爲不渥休戚與共繩糾是資而當此國家大事宗社安危所係天下理亂所關曾不聞伏青蒲而泣諫叩玉墀而固爭默默容容以爲持祿之計僅以公疏塞責而已引炬專稱于文靖補衮希觀于仲山方且坐視二三小臣貶逐而去也胡顏之厚也夫主上之所改容而禮貌者大臣也則主上之所傾心而聽從者必大臣也大臣而不能格君心定國本又誰望焉恐焉用彼相取譏良史矣雖然此猶槩而論之也閣下負天下之重望荷明主之殊眷其絕裾而來也先國家之急而後其親也公褒之慈親尚且後之而肯逢君以微寵哉奈何徒知從君之命爲順而

不知立君之子爲順。徒知並封三王爲將順之。忠而不知冊立元子爲匡救之忠。迨迫于公義。乃始以錯誤自居也。嗟乎此何等事。而可以倉卒錯誤耶。安社稷于俄頃。定變故于須臾。古人大手段。多自倉卒間見之。而閣下不爾耶。萃聞大臣處人主骨肉之間。危疑之際。謹論師石大夫而稍有遷就。則中立貽譏。婉詞法李鄴侯而少有迎合。則獻諛蒙誚。閣下之心中立耶。獻諛耶。必不其然而迹則近之矣。茲雖言錯言誤也。

皇明文徵

卷六十

五

多

其誰諒之。昔漢高祖之惑戚姬也。群臣不能解而卒悟于四皓之一見。唐高宗之立武氏也。舉朝不肯從而竟決于李勣之一言。何則。心有所獨信。機有所獨契也。今日之事。主上不博謀于諸老而獨謀于閣下。不顯論于公朝而密諭于私室。蓋國有著蔡。非此無以決嫌疑。定猶豫也。當時閣下能以正對不占險而占易。不卜僭而卜信。則宗社大計一言定矣。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而直爲此遷就迎合也。惜哉惜哉。卒

之前星懸而失耀。主鬯虛而莫屬。暫止耦國之嫌。狐裘可以不賦。終存抱子之過。兔走未爲無爭。閣下處此安得晏然而已乎。或爲閣下計者曰。惟有去而已。萃則曰。閣下可以徒去哉。去就係一身之輕。而冊立關國家之重。閣下之入京也以力請面。君爲第一義。其入閣也以力請建儲爲第一義。萃嘗陳之左右而茲且兩失之前。時天下所爲延頸企足而望者。閣下也。今日天下所爲痛心疾首而悵者。閣下也已。誤之

皇明文徵

卷六十

六

已能挽之。然後可以謝天下。不然是宗社大計。閣下一出而壞之也。卽速去猶有餘責矣。故萃謂在諸老固當批龍鱗而極諫。期于神器有歸而不當以一疏塞責。在閣下尤當垂涕泣而導君期于大典復舉而不當以一去爲解。伏爲閣下深惟國家根本之慮。捐軀報主。至誠以感動之。竭力以匡正之。庶幾乎吾君之一悟而元良蚤建也。則宗社萬年無疆之福。閣下實造之矣。若夫得君專而回天不易。則非萃所能知。

也○萃○孤○遠○賤○士○通○籍○十○有○七○年○而○強○半○家○居○雖○
附○梓○里○未○嘗○請○謁○特○義○激○于○喪○故○敢○以○狂○瞽○之○
說○進○子○產○之○謂○子○皮○曰○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椽○
崩○僑○將○壓○焉○敢○不○盡○言○萃○于○閣○下○亦○云○惟○閣○下○
執○事○寔○重○圖○之○

魏允中

上申閣下書

今○天○下○漸○不○可○長○者○抑○莫○甚○於○人○情○事○有○異○有○
常○而○人○情○有○安○有○駭○天○之○常○日○月○星○辰○而○李○鉅○

皇明文徵

卷六十

七

異○人○之○常○君○臣○父○子○而○亂○賊○異○中○國○之○常○禮○樂○
文○章○而○左○袒○異○官○使○之○常○賢○智○忠○良○而○儉○邪○異○
政○治○之○常○剛○柔○正○直○而○偏○諛○異○常○則○安○異○則○駭○
人○之○情○未○有○不○然○者○也○竊○取○近○一○二○事○較○之○或○
大○謬○不○然○春○正○月○日○食○其○月○月○食○夏○五○月○月○再○
食○秋○八○月○慧○星○見○九○月○太○白○經○天○三○吳○大○水○無○
年○子○殺○父○薊○鎮○沿○邊○諸○郡○地○震○累○日○惟○髻○之○虜○
千○百○成○群○出○入○塞○下○索○漢○財○物○吏○不○得○禁○此○皆○
耳○目○所○不○習○非○常○可○異○者○也○而○今○且○安○焉○主○事○

趙世卿疏時政

天子幸不切責吏部黜

以○爲○長○史○御○史○劉○臺○言○事○得○罪○天○下○悲○其○忠○安○
福○奸○民○乘○間○誣○奏○之○進○士○南○企○仲○乞○歸○終○養○聽○
撫○按○勘○中○外○諸○上○書○與○諸○省○程○錄○動○稱○大○臣○功○
德○言○不○及○君○此○皆○耳○目○所○不○習○非○常○可○異○者○也○
而○今○且○安○焉○夫○安○與○駭○不○並○行○所○安○在○此○所○駭○
必○在○彼○李○鉅○以○爲○安○則○見○日○月○星○辰○而○駭○亂○賊○
以○爲○安○則○見○君○臣○父○子○而○駭○左○袒○以○爲○安○則○見○
禮○樂○文○章○而○駭○儉○邪○以○爲○安○則○見○賢○智○忠○良○而○
駭○偏○諛○以○爲○安○則○見○剛○柔○正○直○而○駭○夫○人○之○情○
至○於○常○其○異○其○常○駭○其○安○安○其○駭○此○其○漸○可○
使○長○耶○不○可○使○長○耶○所○關○於○世○道○理○亂○得○失○鉅○
耶○細○耶○竊○以○爲○宜○及○今○而○矯○之○尚○有○可○爲○然○而○
矯○世○之○責○實○惟○門○下○門○下○初○舉○進○士○名○在○第○一○
十○餘○年○進○拜○宰○相○位○復○第○一○誠○於○今○日○察○天○下○
異○常○之○勢○杜○人○情○安○駭○之○漸○慨○然○身○任○其○事○爲○
天○下○國○家○計○而○不○爲○已○之○功○名○與○他○人○之○富○貴○
則○相○業○亦○在○第○一○無○疑○夫○人○之○情○彼○或○導○之○而○

皇明文徵

卷六十

六

吾不能矯之。導之過也。不能矯之亦過也。門下其何辭焉。

劉庭蘭

上申閣下書

門生猥以庸謬辱采拔感念知己莫效尺寸深惟夫子取士之意見在錄中而有懷不言慙負薦書竊見夫子位極人臣遭時

明聖忠

厚正直爲百僚師表天下欣然想見治平而邇年以來四方多故災異稠疊歲朝日食春夏地

皇明文徵

卷六十

九

七

數震江南大水漂湧秋客星見慧星從橫河漢象十日有奇太白正晝經天夫日者君象衆陽之宗陽德不明則不能制陰陰柔乘之干紀失常此皆莫大之變徵表爲國門生不敏知夫子蓋早以爲憂也竊以爲

朝廷當赫然下

求言罪已之詔不則亦宜減膳徹樂齋居露禱以回天怒而諫官御史亦宜撫實奏言切陳闕失庶幾萬有一可備脩省之助今旣數月矣上下相蒙恬然不以爲恠信有如王介甫所謂不

足畏之說者中夜反復至爲寒心夫天道神明災不虛生今天下子弑父僕戕主郡邑榜筆租稅民至析骨易骸而食自經死者相望聰明才智之士業不得致于學校其計畫未卜何之俺答土蠻動擁數十萬窺我邊疆人心皇皇無有固志天下之元氣蕭然日索一日災異之應爛然可睹矣而中外上書動稱述大臣功德比于舜禹於泛然章奏之中陡入諛語漫不顧上下此何惟其玩視天變而不以聞者顧門生竊伏思之未必皆諸人之過天下無事士大夫爭相慕效皆欲保爵祿顧子孫買田宅爲逸樂富厚之計故以官而博言者百不得一以身而博言者千不得一以身家破亡之禍而博言者億萬不得一夫趙主事世卿朝上疏而夕卽竄諸長沙則是不能有其官也劉御史臺之跽伏草野五年矣而必欲治之罪則是不能有其身也且告訐之風漸不可長株連蔓引其禍必長如前日吳中行趙用賢之徒恐禍出不測嗚呼此英

皇明文徵

卷六十

十

七

雄之所以垂首忠諫之所以結舌夫子以身致
太平豈欲有此聞之執政大臣方主國是未易
窺測而夫子之位適在第三夫天下之事非一
家私議故可否相濟乃謂之和君臣且然況於
共事之人所宜協衷一德以成厥美者聖莫高
於周召而猶有不相悅之時豈可舍社稷安危
之計而顧私家疑忌之嫌哉且彼其亦未知天
下之勢至此極也意定於先令制於已壅蔽久
而忠言罔聞也災異之來得無堯湯視與夫子
皇明文徵 卷六十 三 五

湯顯祖

與舒司寇書

吾鄉在昔明惠未乏邇向關軫明公鼎鼎雄
殆欲爲後生所仰接手書諷以方壯宜近老成
人今滿朝鬪氣者多惡少今幸以爲戒無與親
受教無量竊觀先師有戒壯在闢而衰在得益
血氣有餘宜受以不足不足又宜受之以有餘
自消息自補引亦觀其生進退之義也如此然
後可以觀民諸言者誠好事中多少壯蓋少壯
多下位與物論近與老成更歷之論遠相與黨
皇明文徵 卷六十 三 五

之又未肯以諸大臣爲善老耳以不佞當之與其開而兩傷不如交而兩成諸少年宜上遊於諸老領所宜學時觀而勿語以深厚其器而須厥成諸老亦宜稍進諸年少好事者挹其盛氣以自壯自補無爲執政者所柔因以益知外事益不佞竊唯以血氣損益相補之宜年少之資於老成人猶老成人之資年少闕在不得得在不闕二也交而用之以二爲一蓋朝家以闕啓壯者之用而壯者故自以不闕資衰者之用朝

皇明文徵卷六十

三

書四

家以得懸衰者之用衰者又能以不得資壯者之用而後知老與壯交相成也惟血氣未定好色之遊老成人正無所資之耳如聞更有所近夫亦知好鬪之禍烈於好色正不知好得之譏深於好鬪耳不佞言若反然脩公九十餘求戒卿士自稱小子未知臧否誰投以桃報之以李區區有云感於睿聖報李之誼知門下不爲謠言撫手一笑

韋布

黃淑清

答顏水部紫山

別後凡三辱惠教山林掃軌無便報音春木得柯光伸手札知執事按安吉而南繼得母舅手札乃知奔艱而歸公是甫昭遂爾巨故磨勵君子之學或其然耶今俗以仕宦丁艱曰放假蓋謂縻官日多不能肆縱只一居喪當爲暇月利田便舍肥肉大酒言出而莫違意者而群應走入耳驗目大都如此昔東萊在艱講授陸象山

皇明文徵卷六十

三

書四

已議其非何今昔人之相遠不啻雲泥執事學自頭腦頓足處量踏定一步也

自述

縉紳

康海

與彭濟物書

數年不覩光範偶辱過問甚慰甚慰然又倏爾而別此情如何明日逢德光道及雅愛云云此誠斯文骨肉之至他人誰肯然者感灼累日然

寫有所未安者。因公知我厚。故不避訶責。帆布上左右。惟公察之聽之。僕自庚午蒙詔之後。卽放蕩形志。雖飲酒不多。而日與酩酊爲伍。人間百事一切置之。此不但信於鄉人妻子奴僕也。蓋素性疎懶。偶因官秩羈係。數年若招豚臂鷹。而一日得此中心之快寔。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驍傲無狀如彼。卽或奮然有攘臂之意。隨復自笑。自詈以爲狂奴。猶爾不量。卽又飲酒散髮箕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成。激之不還。雖三公之貴。刀鋸之辱。不可奪也。况數石之粟。半幅之紙。乎僕自幼支謾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先皇帝寬仁大度。卽自私擬以爲臯。獎稷契之業。可以復見於今。而狂放易言。畧不修飾。至皇帝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斷。益喜益負。以爲卽志當究于此。一時交與之士。反覆輕易。不檢。惟僕言是是。故謾論譏說。畧無忌畏。日就月將。幾踵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者又補

砌所無。以爲真有。使僕含垢于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驅放。上辱。雨朝作養之恩。下累先人。蠲介之業。生平微志。付之穢塗。情苦心局。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冀之事。與蔡邕卻九錫之書。喟然歎曰。彼何獨不得含垢冒汚。而成致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卽宗元有不同于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離之操。而迹廁宗元於九錫之間。仁人志士宜於此何如也。今僕之所憂者在忽有犬馬之疾。死丘壑之下。不得伸其宿心。原悰耳。而區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之用事也。蓋嘗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壽瑾者。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區於我。我固能談笑而卻之。使饕餮嚙嶮之人。卒不敢加於我。此其心與事亦雄且甚矣。當朝大臣。蓋皆耳聞目見。而熟知其然。方臺諫論列之際。出于一時倉卒。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輔商也。一夫之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僕卽非賢

者然豈少于商之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難。于孫聰曹元與云云之間邪。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益已披髮嘯歌。至於終身而不敢悔。此非甘心爲長沮桀溺之徒也。公之高義曰。古人內舉不避親。時之可舉不可舉。非僕所知也。而僕之不才汙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觀近臣者以其所爲主於此。使識者苟爲之言。則所係于公者豈細哉。今僕之不可於當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職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之惡輒大罵不已。今諸公皆喜明遜而陰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北面事君而勤渠閣老門下者以爲賢能。僕頗放畏出歲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僞恭假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修身法士之業而但呻吟詩文以爲高業。見其詩若文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爲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職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未從。卽拒

皇明文徵

卷六十

五

書

而絕之。以此親疎多怨。苟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告之。彼卽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德不弘不能信之于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謗。自入有罪者之籍。汙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之志局閉淪落。智高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淵之下。於中夜竊自歎悔。不當輕易效慕世俗科舉徇外。遭此克戾。今又不傲而欲仕乎。此甚不宜出者一。一時同黜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汚者。然罪大惡極羞談于婦人女子之口。尚十之九。彼豈不觀幸僕出以爲先容之地。而當時宰執又率崇私愛而乏分別。苟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爲喻。是以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爲人而真明其有誣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爲不肖者之資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以不肖謂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賢君子自謂。已如此自謂而人以彼謂已。蓋所謂嘽爾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宜

皇明文徵

卷六十

五

書

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平素之惻。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必信其爲肝膈之實。慨然憐我體我矣。會公甚難。既會又復匆匆。不得請益。而又不能迎候。敝邑此甚負公也。諒公有以恕之乎。臨紙惻然。春和伏惟保順。幸甚。

楊慎

答重慶太守劉嵩陽書

皇明文徵 卷六十

三九

書四

走之仰止。足下久矣。所傳聞於永昌張愈光者。尤悉癸卯之秋。愈光北上。走則暫歸。約同謁執事于渝。此彥會也。張以病不果行。走以獻歲甲之。鼂路貫貴。治竟逢其違。匆匆勿勿。留手筆付馬生。以答前款。區區拳拳。未藏萬一。童永昌來。乃辱賜盪櫛豐踰千言。始則善誘之。泰甚。中則相知之已深。末復相期之極摯。走雖耄昏。敢忘酬旃。下走賦質愚慙。天稟偏強。不能以過情接物。虛言定交。獨重欽下風。憬瞻高躅。繫有繇矣。

自昔文人。類略細謹。仰高明則濯纓。清冷牽絲。壁立不依。禾絹不謁。黃祇不近。冰峰此固鄙人之沃聞。鏤磨者也。邇者霸儒創爲新學。削經刻史。驅儒歸禪。緣其作俑。急於鳴儔。俾其易入。而一時奔名走譽者。自叩胸臆。巨以驚人。彪彩罔克。自售靡然。從之紛其盈矣。蟬蛸撼樹。謂游夏爲支離。聚蚊成雷。以舒雄爲小伎。豪傑之士。陷溺實繁。執事則獨復不染。特立無緇。此又鄙人之沃聞。鏤磨者也。走少而多疾。長也無奇。然竊有狂談異于俗論。謂詩歌至杜陵而暢然。詩之衰。厥實自杜始。經學至朱子而明。然經之拘晦。實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擔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鸞輅生于椎輪。龍舟起于落葉山。則原于覆簣。江則原于濫觴。今也譬則乞丐。需其賸馥。殘膏猶之瞽史。誦其墜言。衍說何惑乎。道之日蕪。而文之日下也。竊不自揆。欲訓詁章句。求朱子以前六經。永言緣情。效杜陵以上四始。斐然之志。確乎不移。而影

皇明文徵 卷六十

三十

書

頗吳泉昏及趙蔭跡類愚公力疲夸父矣束髮以還頗厭進取幸茲荒戍瑟居得以息黥補削固惟千鈞之弩一發不錫則可永謝焉復效枉矢飛流嚙箭妄鳴乎故無寧效昔人放於酒放於賞物且又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爲壯士歌朱子京修史使麗豎難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陷縻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亦聊以耗壯心遺餘年若所謂老顛欲裂風景不自洗磨者

皇明文徵

卷六十

三

書

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尊前托忘識忌之教則豈敢當也然信以逃寸尺之負俗斯則受貶諒厚不敢文過未復以見志垂載爲勗此叔達汲王無功盛心也愈益不敢承焉壯膏之炷欲燼游岱之魂將至捧誦良書深負德愛爾馬生辱不鄙後進置之文翁石室然下走之私不獨爲一人淑惟渝爲郡當蜀之半士子之質冀有可以升君子之堂者亦恐染於新學流之枯禪將至撻壇索塗

不特黃茅白葦耳矣聞其狂瀾是在海若伴石室之風移渝城之境油雲普覆時雨澍沾馬生其乘韋之先乎敢併及之

白悅

與友人論門第書

悅聞古語曰閭巷之人非附青雲之士烏能砥行立名哉今不穀方尊介石之貞以定情管職曷敢輒僭踰攀附以求彰行名也第道路傳言頃者當路諸賢大夫歷論曹郎謬及不穀獨緣

皇明文徵

卷六十

三

書

門第頗切譏評悅聞之愧悚薰心每自顧而增慨亟欲爲知己一吐露其生平夫姓氏流傳各有攸致粵自先世甲科綿聯歷仕累朝莫不靖共匪懈策勲當時生死蒙恩襲耀邑里又家庭訓誨謙讓相承薦紳先生同朝同寅同舉科第者世締交好友誼無虧薄言眷念故寒門姓氏自不容隱理則宜然非若江南富盛鉅族又積厚施廣交遠附流張名譽者比也竊念悅少孤罹苦諸難備嘗勵志修進不事家人生產飄零

跋涉擇友親師夫以人情揆院豈好勞之士而惡逸之人哉誠恐志行無成家聲是隕死無以報先人於地下故聞人有一德可法則者每輒輕千里忍饑寒讓衣食求教益以圖自樹期不後於常人耳胡可因門第虛稱而不廉覈夫人之實行將例視曰公卿之後哉槩而論之此誠難矣夫父子兄弟至親愛也而不能保其皆賢也于越夷貊至疎遠也未必其無善類也今以世家流裔而獨嚴訾議悅誠私心爲先臣痛恨

皇明文徵 卷六十

三

之且自先人背棄門祚衰薄舊業凋殘惟是一二伯叔兄弟勉守田廬飽煖無求若鄙人者雖弗至於饑寒然丁奴猷畝之入尚不足家食終歲之供顧乃誤爲殷厚而疑之豈卿相之後將皆不得爲才賢丈夫耶嗟乎嗟乎疑則疑矣悅又何言悅又何求獨不忍先康敏之子孫不爲當時君子之所取信而令空虛門第受鄙俗殷厚之誣此悅所以中心激烈而增慨也值今奉使西涼將適萬里歸期尚遐含垢懷慚無以自

暴竊恐嫉忌之口益滋當路者之疑媒孽形影之言遂成鑠金銷骨之毀故拾塵撥蜂殺人墜井雖古之仁聖慈孝賢人間之讒邪亦不能相保信果斷斷無疑也况孤立無與如不殺者又安能與智術之士角談鋒以自表而求勝哉夫悅不穀誠知足知止知命分人也有知己者或知之也執事者有不予言是信請試咨之涇野涇野諸君子諒亦不廢其公心

孫存

皇明文徵 卷六十

三

上霍元厓宗伯書

日蒙手翰以所與涇野先生寅清之暇商確古今之正論諄諄訓誘某何人斯與聞斯教夫涇野醇乎醇者也夫子強哉矯者也以涇野之醇與夫子之矯陶鎔變化於大聖之域發之而爲論議措之而爲事業必灼知乎善惡之幾而擇守乎時措之宜自不至於賢智之過矣而豈愚不肖如某者所能贊一詞哉頃以門下辭受之嚴僅市葵之朋酒以獻而適得敗者遂使夫子

有感於以名取人之難焉嗟乎某獨不類是耶
若以言獻安知非發之敗酒乎然是酒之初市
於蘭也價甚廉其不市偽明矣而顧若此則中
途所與同處者薰蒸之氣敗之也嗟乎士修於
家而獻於天子之庭其所與同處者可不慎乎
是酒也必一敗一不敗今偶酌其敗者遂并其
不敗者弃之母乃未盡酒之情乎果然則天下
多弃物而瑜皆得以瑕掩矣縱使二酒俱敗而
蘭產之正味則不敗也他日更取其味之正者

皇明文徵卷六十

三

書

不敗以氣之惡者而酌之則可以薦神明酢賓
客而奚遽以一敗遂損不使前乎使當其方敗
而改作之否則別用之或以爲酸醢或以滌藥
物或以濟道賜未甘委之溝壑也存不幸實類
於是天道之中也猶酒之有正味也賢智之過
則酒之醜而過於正味者也愚不肖之不及則
酒之漓而失其正味者也書曰若作酒醴爾惟
麴蘖蘖多則甘好善之深者似之麴多則苦惡
惡之嚴者似之以某觀於夫子其酒之若者乎

苦口者利於病惟量之大者能受之涇野其酒
之旨者乎式燕而醉於心則量之小者皆受之
矣若以涇野之麴與夫子之麴損益適中以釀
之則甘苦調而人皆知酒之正味矣古人有體
道之言有知道之言某不能釀酒而能知酒之
正味伏惟舍其前日之敗許今所市之真取而
酌之則酷暑之氣可敵嚴寒之天可溫而和氣
可致无妄之疾勿藥有喜矣若夫投之江以醉
三軍賜之食馬者可以化暴而爲忠良助又其
餘事耳

皇明文徵卷六十

三

書

張治道

答薛君采書

治道白君采足下治道僻在千里遠惠德音把
玩數日有踰骨肉窮達異路親跡匪乖又自感
矣切恠情懇意違未盡相知在他人則面受陽
諾不復論其可否僕於足下豈容緘嘿僕畧而
陳之惟足下擇焉來音以仕事相勉呼其北上
且曰君子之道無在不可行也此誠君子濟物

之心。友朋忠告之良道也。然僕無約矢降城之功。豈敢爲離人蹈海之事。祇以負性孤獨。持行狷介。不能與一世同。其可否。故脫綬秉鏡。避諛離憎。以自全耳。豈有如下所言者耶。且事有所獨知。不可一一與人告。然又終不敢隱於君子之側者。亦悅已爲容之意也。惟足下亮察之。昔僕爲秀才時。飭操勵躬。動期古人。舉足蹈孔庭。發言凌孟軻。自謂蕭韓之事。不爲仲產之功。不足立也。詎意畧試功爲。輒遭口語。養譽招讒。砥行速議。仕事如此。尚復容心。吾今而後。可以知矣。昔僕爲令時。凡所施爲。目下顧身。竊見世之從仕者。曲行隨俗。以養可。枉已順上。以保譽。心甚懼之。執廉守介。以立功。耽善從直。以違衆。心甚樂之。故去嫌逐好。養獨戾同。欲使中道不廢。流俗不興。行也。豈意志未酬而怨已隨。行未立而謗已至。使立功之心不興。避世之情轉放。昔讀載記。見閉門踰垣之事。以爲一節之偏。行非君子濟世之弘規。自今觀之。誠超世之見。

盡理之行。非後人所能到也。來書又曰。流俗是非。終有辨哲之日。是則固然。靜言思之。終違古訓。見幾明哲之義。嘗聞衆口同歸。則堅金可鑠。僞言三至。則賢母投杼。是非眩人。自古爲然。俟其辨哲。蓋亦迂矣。况嫌疑之中。明哲擇術。疑似之間。君子不處。若欲飭行。以蓋前愆。則已涉違道。以憎多口。况負詛延譽。含垢求潔。人豈信之哉。昔在縣齋。持法大嚴。假借不行。微弱懷德。高門抱怨。報施之理。固在今日。今日指瑕議疵之人。乃前日俛首頌德之人。被摧遭抑之人也。嗚呼。怨拊之蜂。迴螫固宜。蒙叱之犬。反噬則當。人之譏謔。何足懼耶。又曰。不須以高蹈爲潔。僕豈敢若此。祇以進退者。士君子之大節。進則立功。退則修己。今古一揆。賢聖同轍。二者不明。他何足貴。昔孔子栖栖於春秋。孟軻營營於戰國。未嘗不欲濟世立功。以表正當世。及至女樂饋而聖政妨。臧倉進而吾道阻。雖孔孟用世之心。亦不得不爲接淅窮日之行。若此者。非矯世絕俗。

之爲中行之道。不得不如是耳。僕雖不敢望孔
 孟之爲進退。大閑亦不敢不勉也。夫豈以高蹈
 爲潔哉。又曰。意今家居讀書。著述必甚適意。但
 久之必厭。不若出而行於四方。資山水朋友之
 樂。亦可快也。僕非不知空言無補。歷試多效。自
 思意量淺狹。不能涵情廣慮。以免流俗之言。則
 發其狂惑者。屢矣。於此弗止。猶夫營營速謗。招
 禍。蹈難。歷危。所謂不有內患。則有外尤者也。諺
 曰。失途不遠。尚在廼足。若一向冥行。則乖違殊
 甚。羽沉舟積毀銷骨。可不慎哉。韋杜之南。僕
 有舊田一區。舊廬一屋。終南在前。少陵在後。滴
 水瀦於西。龍渠遶於東。又有牛頭華嚴與教諸
 寺。太乙杜渠諸宮。以資其瞻望。閑則吊杜甫之墓。
 玉案金華諸峰。以資其瞻望。閑則吊杜甫之墓。
 尋何將軍之故墟。悶則引水修竹。決渠灌花。此
 亦一樂事也。何必佩玉結綬。然後爲大丈夫之
 事哉。所籍文藝之好。死而不輟。但恨不得常在
 左右。以圖進益。倘不鄙愚蒙。數示德音。則治道

幸甚。餘惟順時保愛。以慰鄙懷。治道頓首。

王廷陳

寄舒子

辱書。教以矜飾名行。意甚勤懇。僕惟少負性氣。
 自視無前。遭事直往。不知其可。復見近世州郡
 之吏。務爲諂承。故於逢迎節數。稍爲損減。不意
 遂犯當世之怒。又以一二宰執舊怨於僕。內外
 構扇。中僕惟恐不深耳。曩時交游。見僕狠忤要
 津。虞禍及已。莫敢張口伸舌。一爲論列。明其不
 然者。當是時也。更無振滯之議。友無急難之仁。
 幽於圜牆之中。日與徒隸爲伍。身非木石。其何
 以堪。以故俛首震惕。率從文比。嗟乎。百犬吠聲。
 積羽折輪。十夫撓椎。三人成虎。此墨翟有素絲
 之悲。阮籍有窮途之哭也。身如蜺娥。眉敢云見。妬
 行乖完璧。而欲免於瑕摘也。難矣。然猶苟全要
 領。生還鄉縣。奉二親之晨昏。上先世之丘墓。撫
 今悼古。憂喜駢集。因念河清難俟。人事靡常。南
 山之歌。恨長夜之莫旦。竹林之侶。假麴蘖以紓

斯達生所以放言。幽人因之長往者也。自分
身累百垢。長爲世棄。乃稍稍脫拘攣之文。逸瑣
尾之忌。弛煩多之繫。然亦不敢踰大閑。冒隱惡
滅先王之禮。觸當世之禁。務敦窮居之尚。絕希
進之心。而執事乃欲責煖於寒灰。俟完於墮甕。
幾翔於鐵羽。望僕以圓景曜之末照。而收桑榆
之晚績也。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夫秦鹿頓纓。
志在豐草。羈鳥奮翮。棲慕一枝。卽有惡殺之國。
過仁之主。腴飼之廐。寵之以高軒。享之以玉饌。
皇明文徵 卷六十 四十一

娛之以雕檻。啗之以棗脯。彼且駭顧驚鳴。奔逸
之惟遠耳。僕聞古之聖賢。心有所鬱結。不能通
其意。則著一家之言。思垂不朽。僕誠欲效之用
舒憤懣。庶幾償前辱之萬一。流文采於無窮。然
才劣左馬。而欲自附於作者。畫虎之誚。其能免
乎。方將修農圃之業。給公家之輸。賴其美餘。以
瞻妻子。長爲太平之民。雖至老死。不覲兵革。志
願畢矣。風便再錫教旨。

陳束

寄屠漸山書

屏棄以來久。不欲通問。貴游每懷足下。疇曩之
誼。擬作一書。輒猶豫數日。何者。形迹既舛。情素
殊別。恐冒周爰浚恒之戒。將蒙谷風棄予之慙。
是以搦管操觚。隨又捐棄。亦冀遙計。愚心知其
非。媿也。錢黃門入楚。伏承惠書。愜倦詞文。藻績
情致。顧篤陳昔時。嬾樂之。棕歎數子。飄零之迹。
奉讀周旋。祇增惋憾耳。方今龍軒側席。鶴禁繼
明。寓內訢訢。衿帶之士。揚鬢仰沫。足下秉高世
皇明文徵 卷六十 四十二

之志。體絕人之才。抗迹紫宮。策奇清漢。英聲懋
實。爲士品規。夫順風而彈雲。餘之絲乘埤而建
辰旒之節。不待明知。而見聞廣矣。幸甚。幸甚。僕
不佞才質。紕繆無所比數。以因緣階第。得侍內
庭。終非其人。果遭罷斥。爾來湖上。已三見朱明
矣。磷緇塵鞅。玄髮變衰。跋涉川途。壯心潰裂。是
以過黃陵而歎息。泛赤壁以欷噓。悽目九派之
流。傷心一柱之觀。哭屈平於湘水。吊賈誼於長
沙。北上荊州。更懷王粲。西還夏浦。再泣彌生。彼

數子並以命世之才窮愁鬱抑用不究於當年
俯仰古今異代同歎東上更入辰沅諸溪則蠻
夷之所都也青山萬疊噴吼造天黑霧千尋黯
黳蔽日哀猿夜響鬼谷晝陰蹇獸窺形螫蟲射
影斯寔涉歷之艱辛然非愚心之所悲也若乃
羈縛滄塗婆娑行列積憤誰平裏奇不洩期會
結束則朝夕遄征牘案嬰纏則寢食俱輟二物
用而赤子號百事滿而吏曹謁當其怛怛且不
知人生之樂況其它乎是以陳子康積恨於京

皇明文徵

卷六十

三

書

城汲長孺存情乎禁闥張膠東自歎其無奇陶
彭澤掛冠而歸潔古今人情略同其揆矣五十
爲壽僕行年已過大半數時以來疾疢所苦神
明不舍形氣支離以手約圍腰腹率計一月小
一二分矣人命難保富貴何期親故不量往往
以詭詞相慰蓋孝標懷舊則絕交之論廣張敏
性窮而頭責之文作此皆不達義命遠於情實
者也夫十圍之材文以爲梁棟其斷在於溝中
同畝之稷上而響神而其餘委於雁鶩非其材

質不同所遇之時命異也故曰安時安命超玄
之乘知彰知微保命之幾足下乃取徵於合劍
論奇於効璞來書之云信不繇衷乎僕早歲束
髮頗有弘志中年蹭蹬竟戾微情君子見幾不
如舍去不然則匹夫效志炳耀丹青况僕爲專
命之使猶得參下大夫之列如使吾道遂廢斯
文在茲足下視僕豈後於常人哉家世貧素不
事作業祿豆之奉雖不常飽母性高明生能容
介子之隱妻賢女也死不沒黔婁之行已矣哉

皇明文徵

卷六十

四

書

金門何期石室能待高軒無分名山可藏句章
之曲倘容適志乎謹題尺疏使人北干明主因
告足下拜述前忱負疾未平力諭不悉

王維楨

答余文獻書

自去冬抵今凡兩獲嘉翰手讀之意旨標格咸
有踔古絕塵之致方今修詞之士充溢宇內若
取與九嵎埒指亦不三四屈矣顧所論僕者不
中僕之惘語曰知面易知心難信夫信夫僕闕

以西人也從古以來所產兼材上智瞭瞭可數而一隅偏能之賢則不可勝道矣夫兼材者與之傳經稽理則博引而約歸與之擗管摘詞則宏深而與衍與之應世效用則措注中窾十試十功與之介冑即戎則制馭有術士出死力以扞外患與之較品古今則倫擬殿最足令死者魂驚生者神竦與之論考方域山川險阨風俗移易政化宜否及象緯風角妖祥災眚之故則種種當實不爽也斯數者僕未能擅而間有一

皇明文徵

卷六十

書

書

獲即自關中人士計之若僕者不可勝道矣夫兼材之人猶大將也偏能猶偏裨也故大將秉鉞偏裨分麾各審所長也古以高爵處兼材庶位置偏能偏能之人不敢妄躡高爵自信所具也五味各一嗜五色各一章群材各一宜其致同也僕竊自循省所具與所任相背遠甚僕所任者筆札之役詞章之事然此非可易易言也必博蓄如帑高覽如陟法守如畫機圓如丸才決如弩神化變通如雲烟禽魚離合隱見不可

測擬乃始擗管登壇千夫辟易矣僕自歷詞垣十有六載攻之不入覓之不獲間一撰記山夫揭竿野闖耳非大將之律也故曰所具與所任背也僕有一獲則應世効用是矣任者既非具者又不獲効乃偷食大庾與鼯鼠伍僕甚赧焉夫効用非難事本之殫厥心耳彼射石沒羽揮戈回曜非駭異也殫心之功也僕老髮半改惟是心獨赤苟有廉我者視今所具易今所任布在庶位假之柄握責之算數因言求試計歲考

皇明文徵

卷六十

書

書

實僕誠駑下然亦瀝膽斷筋往矣如是則慚退神寧悚却而體快矣然此志又難以語人獨嘿嘿據促終日閉關忽與王生斛語遂次第及之乾唇以自明披腸以見愫王生是之公從王生得聞乃獨弗是論辯風刺滾滾千百言卒歸之勸沮其言曰古有終身岩廊心冷如冰殆謂僕有執熱之想耶不謂知僕者矣僕自結髮讀書見孟子持志養氣之論輒守以爲鵠旣幸通籍金閨叨班王府未之有改茲所愧者才不副授

位不量能故時思乞職効用冀得一當以報

天子寒熱誰計哉夫富厚豪華災眚之數勢驅威喝殃咎之門也僕何心焉本無異懷反觸疑喙乃今回腸返始守此初服感九疇之諭也

趙恒

與曹黃門書

某海濱賤士少而踈狂長有幽憂之疾其不足以用世不待人能知之雖某亦自知久矣然所

皇明文徵

卷六十

聖

書

以歷中外官竊祿十五六年而未去者非但以老母在堂而因循於升斗間某之少八九歲時父甘貧教之于祿而使授書於塾師師謂是兒俊利當有以折伏之一日跪之庭授之千餘言成誦命之起又復授千餘言又復成誦頃而所誦者數千言師爲一笑而罷既年十五六自謂此非所以爲學則又間取書中一二窮日夜而思之至忘其寢食而不輟人曰是子必病矣掩耳勿聽也人曰是子惜矣某不爲輟則又日求

當世兵刑漕運錢穀之書而妄折以古人之意謂必如是而後可以見之於用人指望而笑曰將以何爲不顧也然自某在官也吏人抱牘滿前積之盈尺俯而讀之能四五行俱下仰而思之次第以對人有不中官察者鮮矣嗟乎此固所以病也而亦所以不病者也某教江西時屬今總制舜澤蘇公評其文而謂人曰才乎才乎固自別乎此舜澤公之言也其愛某也眎其子爲丞南太學三年而當今吏部松溪公之爲祭

皇明文徵

卷六十

聖

書

酒指諸生謂曰當觀繩愆君之經濟爲主事而司倉場之出納存乎留都士卒之口者不敢自蔽也眎司篆歲餘則嘗申部運之規而來十餘年不至之方面磨算於部庭卻咸寧它運寄困之折色一日而爲空虛內帑留萬數之儲穀米不足而濟之以金金不足而通之以穀米司徒公旦夕立之於傍筆而與之語前後章疏數十上必出某手而後定它人不與也謂軍士不宜俾輕易得後湖之版籍以詐害於非其鄉其族

之村民駭曰參贊之堂咨因而大詬某於六卿之前進退自如也時無今陳芹山公者幾不免於危禍已而自後湖來者盡得軍人之情以復於直齋公而後歎曰吾固聞趙正郎今不復訝矣某又欲疏爲江淞復布絹折色之規以蠲內侍之誅求一時寮友爲之動色疏正具未上而得連同之報芹山再作而歎曰奇才難得某爲出涕曰翁在邊陲則某伏劍來歸矣翁在台司當爲翁及門而獻策翁不以爲狂也某聞天之

皇明文徵卷六十

書

書

生人有所限亦必有所縱君子之用人有所用亦必有所棄如某者若棄其短而用之則亦何有遽出入下哉今得滇南七六里之郡遠在萬里之外鳥獸犬羊之與居尋常自好者薄不爲也乃不自愛重屈膝於諸公之前中心耿耿亦以宇宙內百年此身思竊自見分毫於後世耳今未察其志氣施爲之如何而其眎之也譬猶鼓築播精以食於人如莊生所稱支離疏者此某所以燈下自憐撫劍而歌恨蚤不焚告於逆

旅之庭掛冠金馬之垣而去者也某之於明公雖嘗久仰芳聲而未望見眉宇日者以滇中諸吏拜於堂下聞其事而悲之登之堂而問以所學欲援之泥塗之中而升之几案之上者惓惓也諺曰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若明公之知某又何其易也士固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當其屈也如昏如瞶蹢躅涼涼以遊於世者豈獨某哉及其伸則揚眉吐氣思欲乘青雲之上而爲霖爲雨以施於世某今屈伸之感豈易易對

皇明文徵卷六十

書

書

俗人道哉昔者以諸吏見而未口出一言明公已知其非愚也今日雖千萬言而不廢明公不以爲狂明矣是以敢盡其言伏惟憐其志而加察焉

王世貞

追與故憲副宗子相書

友人浮繫吳郡王世貞再拜隕淚移書故憲使宗君子相吾與子相琳宮托宿風雨如晦鳴鷄絕袂不謂今者遂乖各天每小展念五內摧礫

記僕扶服奔難時得郵信將子相一札問僕難
所從起今何狀作何策宛轉片語千致讀之嗚
咽涕潸淫下也適會辛卒無南去之便因循報
章今便已矣子相雖號就奄漠然而遺藻燁發
英聲蹕蹕僕蓮禍屬毛銜克刺骨塗炭以來雖
綏息守魄而萬念蹈冥子相如生不佞猶死則
幽明之軌未岐抑塞之衷尙可暴也向僕隸爽
鳩子相後至稱僚宋杯酒然諾之好而已既當
事貴人驟識賢者峻領藻鏡衣襟薦紳三事以
降莫匪還往而僕方逡巡守刀筆敗喪羸馬甘
其俛陋乃子相不鄙從前顧尚書所得敝帚悅
之下榻論心斷金稱利使僕忘棄援上之誠厭
射鰥居之操濟南吳興二三君子牽挽左右亦
既裴然么麼訾側之士謬意傳會吾黨可以獵
取浮名掩疵遂欲尋響而來聆聲而去既戾厥
望便生諍心以僕與子相爲奇貨賣之嗜者黃
鼓牙石指摘諱忌子相既不獲安鳳池而僕之
餘浸徑沿尊人沐血廻腸方寸萬縻欲逝不可

在生無術試爲子相數辛丙中故五六年僕南
使子相移告半之實得三年耳休沐之夜率相
過從擊鮮釀醇刻燭命題賦就輒吟吟罷慨飲
飲過輒醉鼓掌掀眉談究古曩比典所繇之旨
上下數百千歲汗隆之調角勝自賢往往移丙
連五無復知旦坐是奇聲不得盡閱時時有聞
人間然未嘗與子相隻語及長安中人事也母
論子相慎密雅重僕卽狂不檢獨不念家大人
出沒荆棘爲干垣累乎且爲文章不已其效能
使智者妬愚者厭弱者獻諂力者出秘大抵勢
當然耳其所以乃在慕同調薄異已疎易親賤
踰貴少加長增放益情遺落富勢脫踈寒暄親
暱廻蘂倦罷禮數此數者僕不幸與子相間有
之彼長安人事大小如瞋矇之度大空何挂吾
子相目也今謂吾黨日夜歛脣頰非刺長短不
亦謬悖大寃哉至又謂僕與子相嘗爲文哭竹
書姓名人以聳動大臣令甘心我記其人自陷
辟後不佞竊以國家於法已盡矣念居平遊好

膳肉絮酒一力助掩長揖而退當寬大顯信之
朝卽扈輒脂習可免提湯同日之誅足矣豈有
形之翰墨以干大僇者哉子相之于斯人固未
半面也今者謂文出僕又謂出子相謂出僕也
者陽爲子相也者謂出子相也者陽謂僕也者
其陽謂二人解也是不欲吾二人一存也於乎
令吾身當之易耳而以中吾尊人哉僕雖存故
不如子相也且僕年少不更練誤錄有司肉血
躁熱氣志衡厲每多藉康嗜醉之癖而負觸斗

皇明文徵

卷六十

五

書

抗名之敖間懷傳班投筆之志自庚戌變後尊
人忽被非常之命肅治兵革僕虞深巢幕過自
懲刈趾武山嶽搖吻鱗尾功名二端等之啖蠟
第令太宰御史考吏時稱有不謹王生削職於
計遂矣何圖青蠅之巧變白爲黑迅霆之濫擊
蟄逮株僕不憚左手奉八牘右手握歐刀於北
闕之下所以拜跪乞哀延旦莫之息者冀日月
之迴照而雷雨之有時憤激暴仇非有益於生
存故也事本末獨于相知之僕吞聲久矣不敢

白之地土白之地下耳嗟乎子相僕獨何心苟
住世間不記單闕之歲西邸中語耳子相謂僕
夜夢黃衣而牒者云云吾不復能久矣僕夢亦
如是因相與詫歎慨然久之咲曰彼真以爲能
死余耶卽使曹蜍李志雖至今生存何益也子
相夢旣以稍稍解何獨難僕哉德甫來言子相
則不能無王融中郎恨作此寂寂竟鬱拂醺病
審爾子相不亦明珠抵鵲也居又聞子相之大
人當得報投井幾絕救之乃解子相寧能忍然

皇明文徵

卷六十

五

書

逝也若婦奇妬未有子痛哉吾爲歌三章詩近
體二章其所欲吐而不敢者固不啻是茲與子
相約異日冀得沐恩赦奉家大人南還以救水
之間當徒步哭于於刊溝之陰按所著書籍汰
次其事與于鱗序而傳之脫不諱亦欲子相治
一容膝之室泉臺傍待我也僕與子相朝司命
君詰所以拮据我輩之故彼而神也其寧無覩
顏而技辭也耶

與徐子與書

昨得足下書云悠悠之談頗有以我爲不當出者于鱗亦及之弟稍爲隱耳嗟乎非二足下誰語者僕之不當出豈唯天下知之雖僕固知之嚮者除目初下于鱗飛書勸駕時僕方爲誓山澤間足下故在吳閭與舍弟極駭僕以爲不宜爾獨公取不强也非敢以誼爲不當出獨反之此心謂先君子旣負大禍僕胡顏尚托吏民之上被衣冠擁胥役與仕進之人同路且耳目變異遇觸私諱胡尾跋蹇動多枳步一行攢眉便

皇明文徵

卷六十

五

書

無舒日又以生平美筆墨鼓唇吻不在人後今柰何復輕擲半殘之軀於好事少年之口而會所上疏辭見格造物者又聊蕭之不置公檄私移委曲慰勉老母見謫謂我不能問家人產數却匕箸徬徨失策歔歔就道得偕足下稍自寬耳方與足下濟寧謁徐相公渠拳拳用某某事相慰勉僕謂亡敢論望某卽先君子詎作某比也茲時雖北行不携家所常翫習書卷亦無從者業以再疏上報可卽順流而南足下別兩

日疏復報格愈益篤責之而治所鄰西北邊當戍口十餘羽書簡書旁午胥至旣復自念嚮者鼎革之會先君子誤不爲臺瑣所憐而賴二三大臣之見知旁採巷議以有今日不肖兄弟旣拔之塗泥之中安敢悻悻自好也且僕以不敢忘私門乃遂敢忘國乎求之心不懌則竊放古事其不出者一王偉元耳偉元與稽侍中同記邁司馬昭甘心時渠一路人固未定君臣分也蓋嵩爲仇異日世蕃居之偉元安可出哉

皇明文徵

卷六十

五

書

先帝旣已修嵩父子而

主上復雪先

君子寃今僕再疏再不許而又不出是仇君也以故不得已暫扶曳之鎮今近兩月矣郡政簡可以日晏坐堂皇不移晷而決然僕未嘗不五鼓起坐也食味減家十之五酒益減十之八非大閔祭不御服色世謬以僕資父當遷當稍簡吏事毋輕拂逆人乃僕日行隘理亭障簡練士卒視墨吏若仇不敢傳舍其官豈性好爲此哉誠思一二有以報塞謂出爲不徒者卽掛冠耳

子與試視僕豈嗜腐鼠者卽一官亦何所榮僕
且僕家居藉先大王父遺產足自老坐起萬卷
左右金石丹鉛輔之時誦佛書逍遙峭蒨葱青
間高春而起間遇剝琢非載酒問奇卽贊書乞
言者養一二僮幹輪賦踐更不涉官府敖然諸
豪傑齒頰之外豈不快哉小不買書及接江湖
往來客歲杪積少餘鏹以答慈念老人便忻然
矣五日前草一乞歸公牘俟解嚴卽達之兩臺
更不得請小量移卽臥家耳足下爲待之

皇明文徵

卷六十

五

書

歸有光

上御史大夫南充王公書

都臺相公閣下有光聞天下之人材其爲君子
小人皆有一定之性古之所謂知人者非苟知
之而已也始知其如此則其終身不能易也伯
樂之於馬卞和之於玉如令馬非絕塵玉非連
城二人者必不顧如令二人者顧之馬與玉豈
有變哉馬與玉而有變則天下亦不號爲伯樂
卞和矣故以爲人之賢不肖有定分而古之知

人者決於一見而終身不易彼有改節易操者
必其始非真性有矯而爲之者特其號爲知人
之不至焉耳孔子曰舉爾所知蓋謂已知之矣
則其舉之而不疑也故大臣之相其君其平日
常有意於天下之人材一旦而任事權舉平日
之所知蓋優然而有餘是以佐國家成光明之
業而其聲名永與天地無窮若夫取辦於臨時
處極貴之地而欲以週知天下之人材不如其
取於素之爲裕也今閣下爲天子執法操天下

皇明文徵

卷六十

五

書

士進退之權其能辨君子小人賢不肖必明矣
有光不材不敢自附於當世之賢者獨以少荷
國家作養蚤歲掄選太學尋薦京府初辱閣下
爲縣當此時相知最深蓋不以光爲不肖也閣
下清明直亮少所許可而獨於有光而加顧自
此閣下爲郡二千石及敷歷外省陞中丞治河
漕濟州淮揚間有光往還京師道之所歷閣下
未嘗不垂顧念閣下非有私於有光以爲爲國
家急於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歲舉進士閣下方

召入爲少司徒有光時與進士族兄閣下獨加
禮遇異於常今歲入覲閣下府第深嚴有光一
再至然亦不拒逆而進之退而私念以有光之
受知於閣下與閣下之知有光者至今未嘗變
也自以諸生文學不辨治縣事多泥古與世乖
忤監郡及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殿而又荷閣
下之知使免於過謫然而錄金銷骨之毀其積
已至於閣下之前矣悲夫以三十餘年潔身修
行一旦遭讒羅垢乃不能自辨於三十年之素

皇明文徵

卷六十

五

書

知使閣下疑所見而信所聞夫豈閣下前日之
知爲非歟將亦有如古人所謂昭晰自斷於內
能了了於冥冥之中而蹙不能勝衆多之口而
姑謂謝之也然則士之所恃於知己者危矣閣
下何不致有光之爲吏者夫豈若人之言否乎
昨在京師今萬宗伯乃同年鄉舉也萬公陽羨
人家與有光所治連界有光私竊問萬公云公
以我治縣何如萬公曰君治縣無他猷小民無
不愛君耳有光謝曰得公一言可以無媿萬公

當世賢者非相欺也則有光之爲縣果盡如讒
者之言乎今銓部所取信者監郡監郡之賢不
肖果盡出於公與明乎漢人有言陛下以使者
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尚書之平決於百
石之吏其不足盡取信明矣且今監郡所薦舉
無不極其褒美語其治行雖古之龔黃卓魯不
能有加然古之吏皆積久而成功今並布衣諸
生少年遠者僅逾二載何治之卓卓如此夫果
能如此則其縣治矣何遷代之後其彫殘猶故

皇明文徵

卷六十

三

書

也如此所舉則刺可知其不爲謾欺者鮮矣夫
與愚人論智則智反爲愚與不肖論賢則賢反
爲不肖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呈行於不肖
此道之難行而賢材之所以多闕也今於監郡
之外復有采取流言飛語唐虞之世所爲疾讒
說殄行者寺人傷於讒而有巷伯之刺今不能
禁而又行之如此則奉法循理之吏豈能見容
於世耶閣下清德重望彈壓百吏凜然風裁宜
監郡者不敢爲欺謾其刺舉必明其讒說亦無

自至於臺省然唐虞之世聖賢在朝猶有讒說以周之盛而寺人畏讒則雖登明選公舉世咸仰閣下贊翼聖朝之盛而寧獨無如有光前之所論計今世人材之衆多何啻以千百計皆進退於閣下閣下寧以失一人爲重輕則有光一命之賤其何足以復賣閣下之聽也夫自古一士之不遇至微而後之人追論其世乃以一士之故而歸咎於當世之公卿大臣者多矣況平生恃閣下之知自謂俟百世而不易者不謂其

皇明文徵

卷六十

卒

書

有所變也獨以閣下不勝衆多之口而姑爲謝之云爾然有光自以今日有閣下之知己而不獲自伸如此則亦已矣官雖微而出處進退宜明是以竊緣閣下之素以求自放田里不使墮落於讒人之口閣下姑憐而使之得全其身名以去不勝幸甚有光再拜

吳海

與秦裕伯書

海再拜景容微君足下曩年行李去時承惠字

戒別尋至河口追餞不及公流至下洞竟不得見而還自後煙塵蔽隔音問難通遂有山河之異聞太夫人捐館驚怛殊甚奔慰莫繇近日乃知從者在金陵適使者至見招云因足下稱說嗟乎足下乃有不知僕者耶僕無意用世久矣老母年垂九十病廢逾年起止非人不可僕奔竄之餘得軟脚疾是亦幾廢今鬚髮盡皓無一莖黑者一房九口無先疇足賴二先弟房下發婦癡子七人是果誰仰哉六喪積年未舉每一

皇明文徵

卷六十

卒

書

皇明文徵卷六十一

晉江何喬遠辟孝選

書

自述

韋布

唐寅

與文徵明書

寅白徵明君卿竊嘗聞之累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譬哀故姜氏歎於室而堅城爲之隳堞荆

皇明文徵卷六十一

書五

軻議於朝而壯士爲之徵劍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之所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歎不意今者事集於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囊泣血群於鳥獸而吾卿猶以英雄期僕忘其罪累殷勤教督罄竭懷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於任侯少卿之心不信於蘇季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滌血獲奉吾卿周旋頡頏婆娑皆欲以功名命世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妻子躡踵而沒喪

車屢駕黃口嗷嗷加僕之宕跌無羈不問生產何有何亡付之談笑鳴琴在室坐客長滿而亦能慷慨然諾周人之急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曾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爲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願貴門下一卒而悼世之不管此士也蕪穢日積門戶衰廢柴車索帶遂及藍縷猶幸藉朋友之資鄉曲之譽公卿吹噓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冒東南多士之上方斯時也薦紳交游舉手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

皇明文徵卷六十一

書五

橫執談論之戶轍岐舌而贊并口而稱牆高基下遂爲禍的側目在旁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庭無繁桑貝錦百足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乎天子震赫召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浹泗橫集而後崑山如焚玉石皆燬下流難處惡惡所歸績絲成網羅很衆乃食人馬羗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內遂以寅爲不齒之士仍拳張膽若赴仇敵知與不知畢指而唾辱亦甚矣整冠李下掇墨甌中僕雖

輩盲亦知罪也當衡者哀憐其窮點檢舊章責
爲部郵將使積勞補過循資下祿而遽除成施
俯仰異態士也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吾卿僕幸
同心於執事者于茲十五年矣錦帶懸髦迨於
今日瀝膽濯肝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畏鬼神
茲所經繇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衣焦
不可伸履決不可納僮奴據案夫妻反目舊有
停狗當門而噬反視室中甕甌破缺衣履之外
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一

三

書

所出將春掇桑堪秋采橡實餘者不迨則寄口
浮屠日願一食益不謀其夕也呼歛乎哉如此
而不自引次抱石就木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
不能挽強執銳攬荆吳之士劍客大俠獨當一
隊爲國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
區研摩刻削之材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
田無歲禍與命期抱毀負謗罪大罰小不勝其
賀矣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
爰著兵法馬遷腐戮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辭

卓落不自揆測願麗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
言之志亦將襲括舊聞總統百氏敘述十經翺
翔蘊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沒
身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
探索其心必將爲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
也嗟哉吾卿男子闔棺事始定視吾舌存否也
僕素迭俠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功且廢
矣若不託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譬若蜉蝣衣
裳楚楚身雖不久爲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一

四

書

就柩下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
不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戮塵中屈身低眉以竊
衣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日輕
富貴猶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
代遷裘葛可繼飽則夷猶饑乃乞食豈不偉哉
黃鵠舉矣華駟奮矣吾卿豈憂戀棧豆嚇腐鼠
邪此外無他談但吾弟弱不任門戶傍無伯叔
衣食空絕必至流萃僕素論交者皆負節義幸
捐狗馬餘食使不絕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安

矣樂矣尚復何哉惟吾卿察之

與文徵明書

寅頓首徵明足下無恙幸甚昔僕穿土擊革纏
鷄握雉參雜輿隸屠販之中便投契足下是猶
酌湜汜以饒饕采葛覃而爲絺綌也取之側陋
施之廊廟冠劍之次人以爲不類僕竊爲足下
知人比來凝叔未死狂奴故若遂致足下投杼
甚愧甚愧且操奇邪之行駕孟浪之說當誅當
放載在禮典寅故知之然山鵲暮喧林鴉夜眠
皇明文徵明卷六十一

五

書

盧枏

上郝南峰吏部書

枏聞昔者荆軻入秦而白虹貫日白起滅趙師
而太白食昂鄒衍繫燕王之肆而五月飛霜夫
精誠變天地奸氣拂星辰此皆越等夷之幹造
盛衰之變關命運之會殆非人人可與揆咎而
取徵也夫德肖朝菌形類蠹蝨生如植槁梧亡
若覆死灰然嚮靡延長頸極號呼以求託化育
之意弛負擔之憊夫誰有蹈赴湯火舉手投足
拯死亡者哉枏聞荆楚連城之壁隋侯明月之
珠於越湛盧之劍屈產騶騶之乘此四者天下
之至寶使出自齊秦吳楚大國必將狹重期之
觀崇華廐以養之累踵曳跗購千金而視矣發
跡於三家之市則人之躡景昂目而觀者纔百
之二三何則語曰犀象無位出自驕貴蕢草
履無然下伍積居襲之漸也今枏本蓬澤枯槁
之士奕世編氓業不出丘壑綺縞不曳體梁肉
不適唇繩樞瓦缶長大子孫閭巷不聞金玉之
聲黝業之貴擁貂狗乘魚軒揚眉濶論視猶土
梗草直斯亦士之至賤者矣爾乃負固陋之質

皇明文徵明

卷六十一

六

書

效矯世之志遐思遠舉立於百世之下以竊慕
於千萬世之上詩書節小愚禮樂誘言志依附
處士乖忤權貴雕蟲綺篆於辭賦之間銜玉不
售置吾家體用不適焉於是乎上不能伏巖穴
之側考泉石之跡以重明主之顧次不能發經
射策効納忠信以拾取緋紫之榮下不能揆卜
齎之計逐什一之利致富千金爲宗族光寵夫
然後張目而劒戟森企足而梁父峙市井都遂
之中一陷穽網羅之設矣昔客有鼓瑟於齊王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一 七 書

家益無賴圖致之死要取不訾之賄厚誣抵法
之刑尙賴天地日月得自明稱貴一年乃復皇
網掩其翮周網繚其膚申索繫其足垣鼠不避
嚙其髮髭柙聞市廛之音商販歌歎愈於鈞天
之樂薄解束縛稍置散地踣蹶俯愈於帝庭
之美出檻域寢苦塊愈於匡牀之安藜藿之飯
晨至而晡進試以挺杖後食愈於紫鱖之羹豬
衣短襦不掩脰胷略脩燥濕愈於魯綺之繒吏
至喜則屈膝怒則頭搶地雖太史公詬辱蠶室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一 八 書

之門者能使鬼神上下縣芋不合則人將掩耳
而不聽宋人資章甫適越雖端凝冕裘斷髮文
身則人將駭宕頓足走反目而不觀諺有之曰
衆口鑠金重毀銷骨而柙負違俗之難抱獨任
之累挾撮壤而障江河則人有惜狗馬之斃痛
狐狸之掩靡不愛柙一死者矣况夫潢汙瀆於
鬼神鄭聲淫於師曠社櫟棄於匠石燕礫咲於
周觀誇渚涯而東面視惡知其不長咲惡於大
方也哉佛罪戾如此其大適遭傭奴之變而其

上陳願執事憫裁聽察其至柵間古人有言曰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趣舍異也何則孝莫大於復讎統莫先於傳子士莫重於廣業昔者尚子行仁勇之事長驅赴難不能報伍奢之怨穆公屬國於宋爲構戚黨之禍結怨諸侯不能定子馮之居子推汚世主之量高不賞之節燔炙介山不能樹管仲之功也故夫事涉過計於前四馬不能捷之於其後矧死生之際得失之大機柵固熟思而詳議之矣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一

九

書五

唯執事推心加聽焉曩者柵實身園土出歸謁先人於淇門敝廬未幾而黃池之孽作黑山之賊舉挾垣破屋戕先人而火其室先母垂白髮號哭不逾時而逝者豈非悼痛先人不首牖之故哉夫柵孤立無兄弟犬稚甫九歲卽亡次子三歲亦妖死寡妻孤女孑然在室族人攘利變易不測竊恐柵舟不可爲誓陳人之賸或加於我盧處子矣柵聞墨翟棄室而說諸侯百里奚鬻秦而相寧戚飯牛以干桓公此三人者豈竊

世主權利富貴取聲譽天下哉要之各乘時奮智行義達道樹勲業爲不朽耳夫柵自髫齒學章句長而被儒服誦法周公孔子之道思欲附會古人効駑鈍之姿蹇步鉛割麤有所建明於斯世也然瓦礫之材璞匠所棄制科之不收縉紳士大夫之弗齒中風狂癘觸昭憲之網弗出者三年矣奈何遽死而不急聲焦呼於執事左右哉繇是觀之舉子推之隘者則士不宏跡宋穆之謬者則統失緒持尚子之操者則徇近名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一

十

書五

孝不寬昔曹沫將魯不死三敗之辱于柯之盟則挾匕首劫桓公歸魯之侵地以雪師之耻今柵欲包曹沫之羞以反三子者之見而後伏斧鑕之刑尸藁街之觀欬然長逝少謝造物之私執事胡不少垂憐惜宏天下恢廓之量忘其出身之微越於世俗之惡拯袂水火雪淹滯之冤以成憤抑之志柵卽白骨復生載覆盆而被日月之光者果誰之賜哉

與申洹野書

伯樂適燕。燕王請見曰：「燕雖小國，冀北天下之馬藪也。寡人有馬，願先生相之。」伯樂曰：「諾。」燕王召圉人，捧上乘以見馬。肥而茁潤，黃金白壁之光流於月題。伯樂曰：「奴馬飾之爾。」明日，捧中乘以見。靡鞭策絕，兩銜分曉，騰躍而趨，齧左右也。伯樂曰：「駟馬不可御爾。」又明日，捧下乘以見。沒溺膠其腹，菽汁液其鬃，骨象峻嶒，進之如有疑也。退之如有思也。俛而噴仰而鳴，若有所言而不能也。伯樂改容變色，一舉而三失，走見王曰：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一

二

書

臣相馬三日，一不中法。今見王之下乘，夫下乘固天下馬也，而王斥之外廐，毋乃枯之皮毛而不能索馬於牝牡玄黃之外乎？燕王曰：「謹謝客。」寡人弗識也。夫今天下之士，華言善服者居上乘，奔利捷要者居中乘，言衷行成，上微君相之遇，下見困於草。苴泥塗見惡於鄉里者，居下乘。足下於貧賤之士，則延之於閣，賓爲上客，賜之坐，及之話言，足下胡不枯之皮毛，獨能索上於下乘哉？子相士之伯樂矣。

自薦

弁韜

俞大猷

上兵部尚書東塘毛公書

猷聞知小而謀大者危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未信而自銜者妄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方今賢公卿主議於上，百執事承式於下，司馬元戎制策於中，虎賁羽林匡翊於外，所少者豈猷若人哉？猷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一

三

書

本卒伍凡流，無所比數，乃敢抗身孤獨之表，奮辭威重之前，計謀議之得失，則傷帷幄之士，談戰陳之勇怯，則耻甲冑之偶論功罪之明昧，則干廟廊之猷謀守禦之疏密，則侵封疆之職甚，而因樊究害，徇事求情，益有不止於失策陷陣，虧典廢守，言愈激則過愈彰，而罪愈大，圖生無狀，投死無所，豈計之所不及而事之所難料哉？少小之所學習，故素之所蓄積，肝膈之所要盟，蓋有不安於此者，是以士有散貲以結客，伏劍

以要交殘軀以報知己之遇披肝以售未明之志揆繇職此靡念其他猷生年已踰三十治產不盈十金雖藿食藜羹不以飽妻子而分死士嘗能得其力而用之當在閩海蕩蕩之區黠虜截江爲患跨吳越之上下出沒三省連歲不能制諸司督捕嚴急猷受命以往率死士數人爲舟師先驅卒能使數敗之衆一日用命生繫而置之當道以爲奇功及於論薦連年御史以猷應檄赴大司馬儲備將材皆已試之言也雖然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一

十三

書

豈足以效猷之萬一哉御史亦豈知猷者哉猷雖有不羈之材而低首行列雖有鄉曲之譽而處勢孤藐雖有沉謀密略不能爲縱橫詞辯以移奪人之性情特在外軍數見克捷遂叨薦舉豈其拔識此猷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御史既以其數陳應司馬必以彌文廢格計有投書於澤沉劍於淵俛頸於槽櫪待腐於草萊而已負志如此不已悲乎昔不自量當大司馬征南之日嘗條具事宜赴軍門投上遣使問罪納降竟

如猷所獻猷以是察見大司馬有身任國家之志有戡定夷夏之勳有兼聽芻蕘之謀有納藏污疾之量猷嘗得於所試是以嚮資用以爲累糧萬里疾走以赴麾幕自謂大司馬必能用猷猷必不負大司馬倘有一陣之寄必能身先行伍以效尺寸踰分而有國士之遇亦當黽勉以圖國士之報鷹揚起於鼓刀元勳出於勝下當時不遇未以踰猷伏惟幕下諒之猷之來也長與妻子賓故生死別矣曰其幸而還必無達虜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一

十四

書

則猷得志之日也顧是權在幕下爾猷自入邸以來聞傳醜虜害僅未舉動中外謀議循故習常每候門下知大司馬集思廣論憂國奉公夜以繼日殆無寧息然所伏庭而見者未嘗有如猷之人亦未有如猷之言進者豈大司馬憂虜之心雖出惻怛而用人之格猶限尋常故有志之士無所勸以忘軀保妻子戀鄉土之人無所慕而樂於效用也猷欲進而趨趨者數矣第跋跡至此困迫窮途大有所負而來安忍無所

直去也是以不得已而陳詞大其聲而呌號
大司馬欲集四方有志之士以徇國家之需請
自猷始猷雖無用猶可爲千金馬骨大司馬將
不得千里馬而用之乎方今之時猛將謀臣所
在棋布聞之黠虜種落能習戰者不踰十萬飛
芻輓粟所在丘儲聞之黠虜羶食所利賴者不
過六畜鑿戟千簇金革百備聞之黠虜長技所
能者不過弓矢跳盪攻守奇正無數聞之黠虜
善騎所恃者不過衝突我軍得其全而黠虜得

其一顧不能以此制彼者國家不能得我軍之
死力黠虜能含軀以徇利也議者曰吝賞也緩
令也寡兵也乏食糧也猷以爲賞太濫令太嚴
兵太多糧儲太備耳夫師之有賞罰也成則制
之故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所謂與衆
共之亦不得私也今者斬一敵獲一馬節次而
報功朝廷亦從而賞之人有不被其實惠者故
曰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
矣齊之技擊得一首而受賜金之謂也古者遣

將跪而推轂曰聞以外將軍以之不獨示之有
專以使士卒用命且使之得以展布四體不從
中制事機倉卒無所肘係故爾今則不然奏牘
紆馳命令渙號雖有神速亦復洩露一有舉動
不奉朝請文墨之臣議論以持其後豈待有所
過故而後以法置之哉是不惟廉頗李牧得之
不能爲用雖郭進李漢超之爲將亦或無以自
見也昔者李靖以三千人破突厥於定襄其後
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萬人二虜亦當時之達

賊也而我軍豈下數十萬哉其勢乃無異於驅
群羊以攻猛虎繇羊無敵虎之志是以明其不
敵也且於主客之勢亦甚可惑焉蓋主寡可以
應客之衆者戰守在我而不在敵故也故曰我
不欲戰雖畫地而可以守況於重關峻防哉乃
今不然至有聞風而潰者豈非聚兵爲路傍之
室相視以無固志哉猷所謂兵太多者也且猷
聞之近年以來輸粟於邊將帥不以給士士卒
不以給食惟願計粟受金以充月糧而積粟於

無用此猷之所大惑也。古者行師曰乃積乃倉，乃裹餼糧，金銀雖富不可充飽。今乃舍此而索，彼豈非國家儲備有餘，使之萌生貪污且可見其享受安飽從而計取賕貨散之者，利於分銖尅滅受之者，至於淵海受害虧損國家蕭牆胡虜其罪在於帥長此大司馬之所宜督察以救邊方之意，以收困踣之心者也。如猷所言干冒非細，侍大司馬過原而保全之，俾猷得待罪幕下充犬馬走，倘得盡所欲言效其狂愚，雖死無憾。若夫軍旅之事，擊刺之方，固當隨問而對，迎機而設云。

求退

縉紳

張邦奇

東董文玉

去冬奉告鄙懷，欲勞於石翁老先生，借一畀言，幸荷垂諾，銘佩可涯。大抵親老而至於多疾，家貧而至於積貧，身無兄弟而又有上居之嫂。

旁有無告顛連之親，屬終夜耿耿，視日如年，羸一軀百憂叢集，其何以堪。此欲累吾兄與子華同往一言，必不得已，得一教授於蘇松間，亦誠所樂也。昔者韓愈上宰相書，心誠耻之，彼其以妻子之不獲其所動其心，而僕今所爲者，則吾親也。若僕妻病無子，則未暇以掛齒煩使，愈也。如僕又當若何爲情哉。且愈實進是求，而僕寧退處，則又未知於愈何如耳。抑天下未有求退而不得者，求退而不得當道者，莫吾察也。執事於相君厚門生也，於僕非一日之辱愛也。通二者之情，使獲所處，似亦不可以已也。伏惟早留意焉。

以翰林求爲教授前輩方有此事

風俗

縉紳

王廷陳

與殷子書

竊聞人各有偶物，從其類故。婚姻人道之始，儼儼家政之基，豈可使麻隆一揆，涇渭混源哉。此

鄭忽之拒齊不疑之辭霍良有以也故秦晉國
匹樂卻族均王謝閭等潘楊世睦本其門素既
爾齊同稽厥風猷復無虧替又其子弟雅醇弓
裘克禪則施衿命往結褵言歸百兩是將箕箒
獲所於是甥舅勝玉冰之譽龜筮告鳳占之吉
風人詠其好逑宗黨贊爲具美斯天作之純休
人倫之畢邇矣其或今跡雖微先軌則大胤支
云劣祖德在稱則駕言歸女意屬振微仁不遐
遺民歸其厚猶長者之用心矯偷之高舉也又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一

十九

或席門之眷甕牖之賓前微無聞舊彥缺錄而
豹姿突變驛角旋生無待能興濤塗拔起則知
昌願托箕庇望諸譬之食果畧株棄牢收豕微
新福於將來達衆情而締納此婚姻之變例明
賢之逆覩也至若椎埋冗類闐閤狡童不齒齊
民世濟惡德以逮馬醫夏畦之子給喪傭保之
兒亡命負辜之徒導騶先驅之厮遽條戚施之
狀俯仰無能侏儒介耿之稱孝慈莫改擬倫於
犬豕比德於伶優一旦以乾沒而致多金資營

苟以騰高貲心志驟侈不足非財自醜卑流仰
攀華胄推潤屋之餘脂希宵燭之末照於是醺
肥啖其門客貨賄誘其私親游說之言日至密
邇之譽不衰遂至寡廉鮮耻明目覲顏唯利是
求族類罔計象齒競謀鳳毛安惜是故育女猶
之居貨行媒同於貿絲忍使化源釀爲買道於
是犀璧金珠爛充簪珥水紉霧縠高貯筐篚雖
位在九列族右一方多議濶視之人喜譏善誚
之人莫不一日解頤弱息請往遂使纓冕之產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一

二十

入於駟會之門河鯉齊美比於鳴盜之裔生爲
合卺之人若牛驥共皁而食死爲同穴之鬼則
薰蕕並器而藏高門遂爾降衡芳草繇之化蕭
矣士人贅行孰此爲大哉僕尚懷此而未有陳
也近見郡中婚媾多托媒於足下者故敢布此
幸子稱品審流別群分類苟非異等務遵常途
毋使禮門頓開利竇也

述游

縉紳

徐禎卿

重與獻吉書

僕以攝提格之歲仲春南徂出齊魯之郊經淮
沛之墟直視平原蕭條千里于時雉雠於野麥
秀油油瞻日月之勤感東山之歎雖宵眇傷神
未足以振心而惕慮也既而道指東山彷徨故
鄉棲棲焉若仲尼之去魯也乃遵錢唐薄眺會
稽控湖山以爲郭環江海以爲池昔日神宮曉
闕椒房綺榭之餘或歸然於魯甸徒勞弊於丘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一

主

書

夷顧瞻周道不能不爲之興哀也傍引桐江之
谿遡泗富春之渚豈惟望風而思其人抑可以
樂焉而終其身矣又西南行渡穀水陟常山越
餘干沿弋陽山谿澗沚之濱玉水激徹則有參
差之毛丹碧之石遊鯈翔泳白鳥棲止可以瑩
神而悅心也橫涉彭蠡仰瞻廬嶽其波濤則騰
涌奔伏噴薄日月其峰嶸則盤迴峭絕亘接霄
漢香爐五老之形瀑布青峽之觀特爲卓詭靈
芝異草彌山布谷金符玉冊窮幽極玄信赤霄

之神耜老氏之玄宮也又西迤九江南望全楚
夫其扼巴蜀之喉舌據吳會之上流通五嶺之
門戶接雍梁之要樞此其大勢也若乃鎮以衡
陽之阜表以武當之山五峰森拔三門凌啟雲
霞絢繪紫氣燭耀其中四候蚤暮七曜運行往
往與人間殊則爰有黃金之堂白玉之卮琉璃
爲飾檀桂爲柱制伴天居勢轅海嶽目所希見
窈窕難說又有江漢之波沅湘之流洞庭之湖
雲夢之澤千條萬派混原同塗縱貫脉理經帶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一

主

書

其間極望浩漫際天溥海陽春獻而百草芳涼
風至而兼葭落猿子噉嘯鴻鴈成群魚龍倏忽
賜晦互分可以觀天地之變化驗時序之榮悴
也故徵水族之饒萃林木之珍論舟楫之利及
畋漁之樂九州之內未有踰於此者也然其民
俗苦瘠尚利薄義戶無困廩之食人無相固之
心雜以山夷輕躁易動非久安長治之國也又
其山川包絡四要因用武之場聚爭之地也故
東望樊口則慕周瑜之雄西顧峴山則感叔子

之○惠○載○觀○荆○門○則○悲○照○烈○之○績○極○眺○中○原○則○痛○
武○穆○之○忠○山○河○昔○是○人○物○已○非○心○傷○歎○矣○悽○其○
漣○如○嗟○乎○死○生○命○也○理○亂○時○也○命○有○湮○而○志○無○
涯○時○可○邁○而○身○不○逮○此○屈○原○所○以○流○亡○於○江○夏○
賈○誼○所○以○憂○傷○於○長○沙○者○也○所○賴○豪○賢○發○憤○映○
帶○礪○以○垂○名○章○縫○樂○道○假○竹○帛○以○昭○志○生○人○之○
業○庶○爲○不○朽○耳○僕○自○惟○無○卓○犖○之○才○寡○礪○鍰○之○
用○進○不○能○揚○眉○於○天○下○退○不○能○甘○心○於○一○壑○徒○
放○情○於○江○漢○之○間○抗○志○於○宇○宙○之○表○將○以○搜○奇○

皇明文徵卷六十一

三

書

獵○秘○咀○萼○納○靈○則○水○土○而○函○蘊○法○景○曜○以○摘○文○
聊○希○子○長○之○風○庶○幾○虞○卿○之○志○乃○知○于○役○之○云○
豫○茲○遊○之○豈○徒○哉○惟○是○足○下○與○吾○同○懷○遭○時○齟○
齟○良○圖○弗○遂○抱○膝○空○林○之○中○棲○神○窮○迹○之○境○雖○
槍○榆○之○爲○樂○固○知○大○鵬○之○逍○遙○也○故○聊○述○其○略○
以○當○抵○掌○方○有○薄○牒○不○盡○所○言○

游戲

縉紳

楊循吉

擬唐宰相答韓退之三上書

三○月○二○十○日○僕○射○相○公○命○其○門○下○掾○賈○玄○以○意○
答○書○於○前○鄉○貢○進○士○韓○君○前○日○丞○相○坐○堂○上○有○
關○人○持○韓○君○刺○來○欲○見○丞○相○丞○相○方○視○事○韓○君○
不○得○見○留○書○一○卷○并○雜○文○若○千○篇○而○去○去○後○丞○
相○事○亦○畢○方○命○出○所○上○書○張○兩○吏○而○讀○之○其○言○
汪○汪○宏○肆○益○出○入○孟○荀○之○間○一○堂○傳○觀○莫○不○爭○
歎○韓○君○誠○天○下○罕○匹○之○士○矣○至○覽○他○文○日○光○
玉○潔○其○稱○謂○亦○然○然○謂○韓○君○通○乎○道○不○通○乎○時○

皇明文徵卷六十一

三

書

非○丞○相○之○所○能○處○也○故○不○得○報○焉○豈○爲○慢○韓○君○
哉○韓○君○自○謂○疆○學○力○行○歌○頌○堯○舜○之○道○於○是○益○
四○舉○禮○部○矣○以○其○無○成○忽○將○棄○去○爲○老○農○老○圃○
之○事○旣○而○悔○其○然○且○謂○今○之○爲○天○子○所○禮○莫○如○
丞○相○丞○相○權○重○得○薦○士○苟○或○許○諾○則○一○反○掌○間○
耳○又○韓○君○自○負○甚○高○似○不○欲○從○羣○衆○中○出○以○爲○
虞○廷○相○推○其○來○非○一○日○矣○士○而○錄○薦○以○進○古○之○
道○也○遂○引○菁○莪○之○詩○與○孟○子○之○說○欲○丞○相○樂○育○
之○又○欲○達○其○書○於○天○子○而○爵○命○之○韓○君○之○望○丞○

在厚矣如難行何哉今欲有所論列幸少留聽
焉凡今朝廷之上設施推行率有典式丞相雖
貴不過奉行天子命令而已耳如使出於常度
之外而毫毛有所更移不能也夫韓君賢矣然
而以一舉子跼蹐居京師其隸名在春官非丞
相之所得樂育也此既一事矣又凡薦人必有
格布衣之士亦有薦者然不在山林之間則不
得薦薦之用處士禮也處士無途以進而又不
自求仕慮失賢故薦之又節度觀察防禦營田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一 五
等使亦得薦人薦其可爲判官佐已者也其中
雖有未仕者而仕者多也今韓君已治文業就
場屋三舉矣豈處士歟節度觀察防禦營田等
使在外得舉判官中書不在外無判官僚屬且
不俟他求其可爲比歟是以式皆不合也丞相
烏得而薦韓君哉雖然即使丞相能薦韓君以
其書聞而亟官之他日又有一人焉如韓君持
書而來而其來不已積而爲十數人焉又積而
爲千百人焉則將官之乎不官之乎如韓君言

則謂賢者繇是畢至吾恐丞相日紛紛焉於覽
書無暇治他事矣是則科目可以無設實得
而幸冒極不在上而在下國家之勢且將大沮
而不能爲治矣則韓君奚取焉然丞相每覽韓
君之書若文嗟歎累日而謂韓君信天下之奇
才也然而通乎道不通乎時蓋謂此也是以得
書而不報意欲韓君自悟可無至光範門矣後
十九日則又至焉關人止韓君勿前獨持書示
丞相書意大抵促丞相亟上奏至譬之救於水
火之中甚而以盜賊管庫自比丞相謂韓君高
才豈有此事直激辭耳蓋小夫賤隸負薪賣餅
尙能自活如韓君者名出等夷又日與章逢士
游孰不欲得韓君而饋遺之何至窮餓如蹈水
火也信如韓君之言是不能周於身也其又能
從政乎而丞相每有所除必責其堪任國家之
事非爲哀窮憫饑而予之也語云駟不及舌韓
君過矣可謂失言矣且韓君又謂古之士或出
於盜賊管庫尤不可也韓君被褐未仕嶽之管

虛卑等耳無傷也若夫盜賊之流古蓋有不得已而舉者韓君可同之哉丞相覽書以是益不悅而知韓君氣豪不肯折下故又不報使自悟責母費紙筆而已三月十六日韓君則又爲書至門盛陳周公之說以撼丞相書詞博雅奇麗益稱自古先休明治平之效歸之周公且引吐哺握髮事深欲丞相亦以是施於韓君此則韓君尤迂矣夫周公成王之叔父有宗室之親成王幼周公負而朝諸侯其權專其地尊其事便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一

主

畫

非今丞相比也故吐握之禮施焉四海之士不至則已至則納之不納則已納則用之無左右之讒無博士之議無臺諫之諍無百執事衆啄交鳴之謗其一切推行誰得而沮也今丞相則不然日其袍笏居省中門外設卒持杖訶衛羣官非公事不得見見輒庭叅叅畢輒趨出其禁密尊嚴若天神如此至晚歸第尤避嫌疑杜門謝客不與通然則今之丞相與周公時不同也又凡所施行必召吏檢故牘按例應否否則不

敢下署一字謹持三尺猶不能無負乘之懼尚敢出常違同而行吐握事哉此非薄於士也勢不可也勢如周公則亦行之矣而勢能有幾周公哉其德固不能如其地其權又豈有如之者哉韓君又謂周公之時賢才已盡進用姦邪已盡屏斥夷狄已盡賓服禮樂祥瑞已盡舉盡至而于唐未必盡然其言忠且直矣然謂周公時盡然則吾猶有說也夫周公之事莫盛於詩書書序云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厥作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一

主

畫

大誥孟子云周公誅二叔管蔡史亦云管蔡流言周公誅之是姦邪未盡屏斥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是四夷未盡賓服也夫屏斥而有餘姦賓服而有餘叛則知進用而不能無餘賢也彼其鳴鵠之作金縢之發大風偃禾之異固班班方冊焉可考已韓君論何易也韓君立志期以丞相爲周公且責之以太平之業甚善其善曾不思秦革古制以來丞相具官而已而韓君雖賢假令他日居相位其能行周公之事而

一一如所云太平者哉蓋周公猶難之矣而韓君論何易也韓君謂周公好士篤得上必吐握信然矣然使韓君生周公時能保其必吐握耶周公所禮士史未嘗書莫知其何如人吾意必無以饑餓告而乞官者也如以是告於周公周公必且賙之而後謝之吐握之事禮雖一行而不繼矣韓君今始生二十八年文詞雄深蓋與春秋戰國諸賢頡頏而並馳何况場屋聲律之文直薄而不欲卒業耳如能歸就郎舍益自砥

皇明文徵卷六十一

五

臺

礪侯試而進焉人弗及矣無爲自苦屢迹於丞相之門也丞相之門百官庶僚受事者得入焉非舉子之所跡也丞相在法不得受韓君謁故三及門而不見又恐韓君疑其慢士故俾其屬吏致書以道意惟韓君幸裁亮焉玄載拜

李夢陽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二世使中車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中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

安得上書乃顧詐爲二世答書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愍朕竊惟丞相忘其大而撥乎細拾毛瑣之行而捐夫赫赫者也朕益惑焉先王幸哀憐黔首立詩書仁義之教所以惠來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盡焚之夫詩書何惡於丞相哉諸生之阮咸陽也朕自有識知聞此事未嘗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歟不能強諫邪朕既與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事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大行喪未發輒

皇明文徵卷六十一

三

背自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於心歎無耻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丞相爲朕則得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議干丞相丞相乃曰堯禹以身徇天下是奚足法法之是以天下爲桎梏者也丞相不欲朕爲堯禹則欲爲桀紂耶夫讒賊者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侍始皇帝始皇帝未聽惑左右窮兵黷力殫天下之財勤事四夷外內騷動丞相弗止也既戡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強

諫按甲息兵。按百姓之意。乃言治馳道。興遊觀。以見主之得意。勦爲已有。抑未矣。且前毀乎訖。與丞相所目陳丞相何愛瑣瑣之迹。而較夫赫赫者也。夫關地顯上。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調燮陰陽。輯和其民人。使人人親其主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也。且丞相將邪。邪。丞相治民三十餘年于茲矣。始皇帝倍群臣。未久。關東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裂幟而歸。揭竿而兵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冠蓋相望於道。皇明文徵卷六十一

永訣

閨閣

何琬妻吳扶陽

永訣外內親書

爲人臣而滅義。君之賊也。爲人婦而失節。夫之

醜也。綽常安在。倫理何存。自昔慷慨之士。清貞之女。往往皆舍所生。輕若毫毛。吾夫之死。上無老姑。可守以孝。下無弱息。可守以慈。又安得戀戀於死生之際。而難以自決耶。幸謝老父老母。諸兄弟。我何嫂姪。隔別幽明。永永相訣矣。異日得於黃泉。與他山夫子相見。於青史。與桓舟令女齊名。吾且瞑目含笑地下矣。萬無以骨肉維係之情。爲我戚戚也。餘無言矣。

皇明文徵卷六十一

皇明文徵卷六十一

晉江何喬遠穉孝遜

傳一

古賢

縉紳

柯維騏

隋王通傳

唐貞觀諸臣修隋史獨漏名儒王通

宋鄭樵作通志止於隋亦不爲通立

傳論者不議樵之疎而咎茲史爲樵

誤也然則茲史非必修之書與維騏

偕述通傳以俟君子採焉

王通字仲淹其先太原祁人遭永嘉之亂東遷

後乃于河汾家焉世治儒業至六代祖玄則益

以儒顯仕宋終國子博士嘗著時變論七篇言

化俗推移之理甚悉江左號王先生玄則以下

繼仕不絕亦咸有述作曰隆者通之父也傳先

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

待詔雲龍門隆因賜對言曰陛下雖負堯舜之

資終以不學爲累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出令

昌樂遷猗氏銅川秩滿不仕四年隆夫人經山

梁履巨石而有娠是年生通九年江東平隆歎

曰王道無敘天下何爲而一乎通侍側十歲矣

有憂色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

之有茲歎也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

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十八年

隆宴居歌伐木而召通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

未有不資友而成者在三之義師居一焉小子

勉旃通於是游學四方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

詩於會稽夏瑛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

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

三年通冠矣慨然欲濟蒼生西游長安隋文帝

召見因奏太平策尊王道推霸畧凡有十二策

以正始爲先下於公卿皆不悅通知謀之不川

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游京畿

忽逢帝王兮隆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

太平之基。時其事變。今志乖願。違吁嗟。道之行。今垂翅東歸。皇之不斷。今勞身西飛。再徵之不至。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司徒楊素勸之。仕。答曰。通有先人敝廬。可以庇風雨。薄田。可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通纂述六經。九年而就。其言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自年十五。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三

卽爲弟子師。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允。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咸北面受王佐之道。其往來受業者。蓋千餘人。隋季通之。於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明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竝不至。十三年江都失守。通寢疾。嘆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命也。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

必承厥齡。越七日卒。年僅三十有三。云。通講學之暇。負耒躬耕。或勞之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職也。楊素遺以食。經曰。舍糗羹藜。吾安用之。縣令欲廣其舍。曰。吾不可勞人而逸已。里人化之。而爭爲息焉。其卒也。門弟子議曰。仲尼旣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謚曰。文中子。然續經世不傳。僅傳中說。蓋與其徒問答多格言云。子曰。福郊曰。福時。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四

也。通之言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其徒乃云。仲尼旣沒。文不在茲。杜淹復援史遷尊仲尼義。例作文中子世家。則尊之過矣。要之儒林列傳。豈宜闕通。或謂太尉長孫無忌。憾其弟御史凝而故抑之。不知通之樹立著論。自足傳不朽。無待史氏掄揚也。餘通觀之。君子務自修而已。惡用附青雲之士。乃能聲施後世哉。

名臣

崔銑

吳尚書傳

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洪武中其祖戍梧州遂隸戎籍成化癸卯年十九舉于鄉丁未舉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如水字民如子減賦息訟乃刻家禮實行之都御史屠瀟徽吳公至督府與之言甚溫吳公曰廷舉越境奔命宜有地方重事請發令順德權鑄屠爲修家廟吳公曰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屠令他邑成之市舶太監給銀買葛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五

一傳

吳公卽用之買二疋曰奉此爲式如不中意請還金且葛雷產也太監怒取金去御史汪宗器惡吳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何也吳公壞淫祠汰觀寺以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及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俱列斤兩鄉大夫二子犯盜並論死吳公生其少子標其戶曰盜後少子改行乃泣愬曰公念先人廉直故存後今盜其門大爲先人辱請就死吳公爲撤之御史卽捕盜令自首賂知縣乃毀門表不卽理前

事盜曰盜死分也不敢誣廉令加以嚴刑不易

口是時吳公囚服梏手日詣訟所分析所費無私盜狀上御史大慚命釋吳公弘治丙辰屠入爲吏部尚書遷吳公成都同知一年以憂回起改松江上疏請修軍政二事廣東盜起馬端肅劉忠宣薦陞兵備僉事征十三村池水盜平之改兼鹽法正德己巳也逆瑾方用事天下鎮守恣橫吳公劾太監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曰貢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六

一傳

賂劉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列上吳公罪鞠之無狀止以枉道回械首吏部前主事宿進輩謀抹之天官張綏取閱其諸藁心賞其能言於瑾凡械首十二日放鴈門克軍再月赦瑾亦誅晉雲南副使江西叅政討桃源賊用兵已歷年總制臣數易官顧其私兵不協力費以萬計吳公雅多智畧勇不避難及逢盤錯益喜截決前已數用勝兵茲則設奇取捷不用甲冑出入輕脫論責解散反爲賊得奉之入巢周衛耀威劫公

求撫吳公如前責論詞色亡撓久之伺得賊中
要領因用其巨力而譴微輕者許以利令其僕
妻賊女遂執其酋公亦出一鼓平之晉廣東右
叅政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驛遞之役弊更
患除矣嶺西猛獍作亂命兼兵備副使經畧海
南饑吳公以副都御史賑濟辰州土官相讐公
立約使平又疏六事陰備寧濠之變當道不用
濠反君子曰用吳公曲突之謀無患矣濠嘗遣
使邀天官陸完金簡曰宜急易孫燧代之者其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七

某俱可吳廷舉切勿令其來濠敗邏者獲之今
上召爲兵部右侍郎上疏犯輔臣改南
工部又改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折豪強
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吳公長身而瘠面如削
爪敝衣帶穿不修藻飾神采英毅志誠雄偉言
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利如糞土妻子冒
饑寒而施予不較有無晉南工部尚書卽疏歸
歸二年卒所居湫隘門巷不容鷄飛無郭外田
丘墓之寄十餘畝卒之日無衣以斂無棺以殯

都御史姚鏌爲營辦靖州土官持金來謝德却
不受及是各來弔哭平生篤友誼見良士身下
之忘其人已太學南城羅玘四十餘以貲貢
吳公悅其文奇兄事之景鳴病痢一僕疫而死
吳公爲煮粥負之登厠一晝夜十數反景鳴病
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
十後獻臣生我也在順德同年鄒智疏柄臣奸
邪爲所陷謫石城吏目死吳公資之歸其喪于
蜀倅成都梓其遺文順德生員梁景行直而文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八

吳公與之友宗烈棄晉江令還壺山吳公數薦
于朝嘉靖初起爲鎮江同知大學士楊一清再
附重入入閣其族子留者于官府害理人宗烈
獨治之鞭其奴改王府長史請於王至蒼梧視
葬已宗烈亦卒嘉魚李承箕世卿不仕善爲古
文布衣李孔修子長苦攻詩皆所厚善忠宣公
在廣左轄吳公在令至省忠宣館之省衙尺書
稱大夏頓首吳公好讀書無不窺索積至萬卷
好薛文清及胡敬齋錄采其要言作詩效陳白

沙覽者見其志簡情理精切規人所不及無
諛詞奏草煩悉剴當俱未編次爲集卒時年六
十有六論曰銑平生頗識當世賢士大夫如吳
公真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也銑嘗謂之曰許
友死未知公然否此外公優爲之嗟乎吳公衣
食人廣惠矣妻子不能延朝夕服政四十年百
瘁九死皆歷之不能一月安于朝推下賢哲不
憚屈已比卒未聞報德者孟子曰命也

李默

皇明文徵卷六十二

九

傳一

坦上翁傳

坦上翁年八十餘常披褐荷舟往來太湖間湖
中人不識也入城郡輒繫舟峴山隱處郡大吏
造請不能得予自湖左韓被召過湖物色遇之
則前司空劉公麟也司空晚居故鄣之南坦不
知者輒呼爲坦上翁云翁字元瑞本安仁人先
世以武功起家累調南京廣洋衛副千戶世敦
德謹至翁始以經術舉應天登弘治丙辰進士
是時外戚張氏貴幸頗驕橫執法臺諫擊之逮

治甚急翁與同年歸安陸崑崙抗章申救

敬皇爲之霽威事尋得解稍除刑部主事進員
外郎以才選錄畿內囚所疏雪冤痛無慮數百
人老吏謝弗及轉郎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
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十日郡聲大和會逆瑾
銜翁出守不修謁猶掇郎中時瑣細廢爲編氓
郡人爭致贐金翁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
敢蒙一錢惠耶旣去越人肖翁像爲小劉祠語
在大宗伯王公華記中時與湖名士吳琬施侃

皇明文徵卷六十二

十

傳一

龍寬定交因徙居於湖山人孫太初亦以羈旅
入社湖中風雅稱中興焉瑾誅起知西安遭內
艱去郡其得秦人心與却賄賄無異越時服闋
遷陝西叅政屬關內饑虜數深入朝遣貴臣督
兵將厚賦軍興諸司莫敢持異翁曰靖邊以爲
民也饑年加賦內難獨不可恤乎使者色沮會
有赴闕陳訴者命與叅政共圖其便議遂寢翁
亦嚴覈侵漁括逋負邊儲竟以不乏踰年擢雲
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更化起爲太僕寺卿擢

副都御史巡撫北畿復引疾章三四上始得請
時論方高翁才節再起爲大理寺卿改刑部右
侍郎尋陞工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高潔士頗
避之翁咨白吏部盡選才廉克曹任仍請築外
帑刷四司之財貯之特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
典出納上嘉翁意賜庫名曰節慎自是
財無汜出吏有廉名實白翁始凡工部上供率
關內府所見微輒清典式不受覆覈翁條上最
甚者十二事得旨裁之中貴人用此切齒會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十二

傳一

上遣近鑄督造龍袍於蘇松翁謂尚衣自
有常供請停便上以爲忤勅令解職久
之猶以顯陵工薄處奪官追前過也翁
既歛德嘉遜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有鉅公其
於文能以冲泊雅澹之詞發瑰瑋奇崛之氣要
眇之音穠纖之色皆冥與神會書法宗羲獻以
還尺牘片簡人爭寶之至與人談謔往往出微
辭臻妙趣雖蒙孺俚生咸樂自近云早參玄理
兼達天命嘗請浚川王公廷相預作墓銘今聽

明色澤彌老不衰其天全也惟不貪生故能長
生信矣心慕樓居無力築作友人文內翰徵明
爲寫層樓圖遺之常懸置北壁下命之曰神樓
賓至則陳法書名墨以爲娛叩以時事叩不答
公卿臺僚騰章交薦翁不知也雅性清約蔬布
自喜獨事繼母曳遇異母弟鳳尤篤恩禮先人
田廬悉以委之其不以豐約累志如此初翁僦
居溧陽予嘗遣門人候之翁引至卧內見四壁
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予於峴山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十三

傳一

逸老堂了無宿具臨以乳羊博市沽風雨蕭蕭
欣然達夜惟其真也然所觀古今人好名檢者
或缺理畧富文藻者或寡風節兼之實難若翁
者彬彬文質君子也翁于二牖序克世其家所
著詩文奏議凡若干卷
贊曰坦上翁自爲郡守至太卿數棄官以去朝
廷慮不時輒起以右職徵之國家獲尊賢之名
士大夫厲恬退之節天下莫不歌咏盛美盖見
素林公俊以來所希睹也晚節齟齬膏屯未施

豈不惜哉。然以爲翁揆文似公幹。治財似士安。剛介不撓。似器之。至于廉約。省素家。無貨積。位列三事。以功名始終。此與牟劉祖榮何以異哉。世稱二劉不其然乎。

王維楨

孫忠烈公傳

孫忠烈公者。餘姚人也。名燧。字德成。爲人沉毅。有大畧。而與邑人王公守仁。錢塘人胡公世寧。同舉于鄉。正德丙子。孫公以都御史巡撫江西。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十三

傳一

會寧庶人宸濠反。孫公仗節死。人至今壯之。云宸濠者。驚害多知人也。好生事不靖。術人有李生者。揣濠知其指。乃爲妄妖言。誚謖濠。濠喜。厚賞術人。因以其言起陽春書院。以當王氣。濠繇此乃爲反謀焉。濠府中宦者劉吉。南昌人。李士實。王春。皆阿濠。畫計曰。大王卽欲有所爲。可先請復故護衛之奪者。以嘗。上指幸許。卽有兵。其他以漸圖之。是時正德甲戌也。

天子嬖都督錢寧。樂官臧賢兩人。擅權用事。濠

遣人賂兩人。兩人爲矯。詔復護衛如故。濠

見計。遂爲謀反。滋甚。而士實等因言安福人劉

養正。有才畧。知兵。濠乃招養正。而養正益爲妄

言。誚謖濠。濠大喜。日夜集吉士實。春。養正。四人

與計謀。乃招納四方有罪亡脫。及勇力材藝之

子。各數千人。爲衣食區處。諸司頗皆覺知。然憚

不敢發也。是時孫公方爲河南布政使。而胡公

世寧爲江西副使。胡公乃陰上書告其事。濠聞

卽復遣人賂兩嬖人。因遂陷胡公。謫戍遼東。濠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十四

傳

懼觸衆憤不便。乃復開館延士。爲講聖人之學。明已能好善禮士。若此也。關中人故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者。以詞賦高一代。罷而寓居大梁。濠使人請陽春書院詩。其飾詐要名如此。有頃。孫公自河南遷江西。視濠姦憂之。乃進諸司計曰。卽濠發柰何。當是時。適副使許公逵。官南昌部中。乃孫公卽又喜。而令許公陰圖之。而自下檄部中。無城者。亟築。無糧者。亟蓄。無兵衛者。可選練丁壯。居僻治遠者。爲奏立縣治。以便約束。

於是進賢有城安義有縣縣各有兵兵皆有餉
悉如令濠念孫公每一令出咸爲已備又懲胡
公世寧往事意孫公必有奏乃置人要路密詰
之繇是孫公凡七奏皆不得達奏畧曰夫濠列
爲藩王親爲宗室至富至貴矣乃今所爲臣甚
惑之府中使齋重寶往來京師者趾相錯于路
此何以故也鄱陽賊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者
吏捕之急濠匿賊於西山祖塋中吏不能得夫
匿賊安用乎鎮守太監畢真繇江西之徙淞江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一

二五

傳一

也濠厚贖爲別別時辟左右密囑畢真首肯之
夫密囑背公厚贖結好非藩王所宜有也其他
顯罪甚多不具論論今踪跡可疑慮者其後孫
公見奏格益懼度濠旦夕且舉事乃令兵局徙
兵器於他所益復下檄諸郡設兵備焉正德已
卯言官言濠不軌也

上遣重臣欲往奪

設衛按其事濠恐乃召吉等四人謀曰今使者
來卽訊我乃翁事敗矣不如遂反四人曰然因
共定計迨壽濠之次日鎮巡諸司咸入府謝宴

濠乃伏賊兵於殿內諸司拜未畢濠奮膺高足
立露臺大呼曰方今

天子巡幸在外

太后召我監國汝等云何於是孫公抗聲
對曰既有

詔請出

詔令衆觀之濠見

孫公不可奪素亦憚許公乃以問許公許公曰
是安得此悖妄之言乎吾有赤心豈從汝反耶

濠怒叱賊兵縛孫公許公孫公奮臂推縛者指

濠罵曰汝賊且不見天乎天無二日吾豈有二
主哉吾死一身耳且見若種之漸滅也濠怒甚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十六

傳一

縛者持銅錘擊折公臂曳公及許公至惠民門
外害之其時同謝者或從或默濠立卽僞授劉
吉太監令提督軍務李士實國師王春劉養正
俱僞授軍師令人詣兵局取兵無有乃括民間
農器炊釜造兵器歷二十日始就濠乃從妃婁
氏宮人百餘人登舟趨南京又留兵守南昌遣
所親婁伯之橫峰招兵道出進賢城進賢知縣
劉公源清殺婁伯而濠兵先鋒攻安慶者又不
下濠甚憂焉其時巡撫贛州都御史王公守仁

以行部道聞變。乃駐節吉安。移文遠近。令各以兵赴義。於是諸郡練卒一呼響應。居一月。兵集數萬。所過供餉。未嘗乏絕。則皆孫公前爲之所也。於是吉安太守伍公文定。製孫公及許公木主於文山祠。率所集兵。以文哭之。諸軍皆感泣。因遂督兵至南昌。擊破之。兵入濠宮。人留宮中者多自縊死。濠駐兵王家渡。聞南昌破。悵然曰。大事去矣。吾安適歸矣。於是泣下。官兵遇濠於樵舍。風逆。官兵戰不利。俄而風順。王公令實茅。

皇明文徵

卷三十二

十七

傳一

於舟順風舉火。濠兵焚溺死者無筭。妃婁氏赴水死。濠易舟。挾宮女四人而遁。官兵追及濠。投水。水淺。濠不死。遂併宮女執之。劉吉。李士實。王春。劉養正。皆就縛。而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等脫。而至安義。安義人縛三賊獻俘。事聞。天子念濠懿親。不欲加誅。令自裁。諸與濠通謀者。皆以輕重伏誅。李提學答濠詩。有規詞。免罪。其入濠府中謝宴。默而不能抗義者。皆減死。謫配。居無何而毅皇帝棄羣臣。不及錄孫。

公今

天子卽位。首褒孫公。贈禮部尚書。

謚忠烈。詔江西爲立祠。賜額曰旌忠。與許公並祀之。廕子堪。錦衣衛千戶。世襲。公配楊氏。封夫人。公赴江西時。不以夫人隨。公死。報至。楊夫人哭之哀。其時昧旦。天劃然忽斷。燦燦若目見者。譁曰。天眼開矣。以濠就擒。日考之。則此未擒一日事也。子堪徒跣赴難。至而濠已擒。伏公棺哭之。乃更治棺殮。啓棺。公面顏若生。異香蒸蒸。自棺中起。江西人大詫焉。以爲鬼神不欲死之也。

皇明文徵

卷三十二

十八

傳一

初。孫公至江西。治解舍。得古鏡于深溝中。背刻二十有四字。其文曰。光運忠扶日月。心感天揚。願忠獨難。塞天不世。內靖斯以。昭明字畫。奇怪。觀者多不識。後孫公死。好古者以意辨之。其文乃著焉。孫公自始仕。歷七官。皆有大功德。具在國史中。孫公三子。長子堪。今官都督僉事。仲子。墜。尚寶卿。季子。陞。吏部左侍郎。三子者。皆天下士也。豈天於以報孫氏哉。胡公世寧。濠滅後。復官。卒至兵部尚書。王公守仁。封新建伯。

論曰夫孔子不語神非無神也有之而弗語之也世傳弘治壬子湖之文場中夜既半場中人見東西立巨人二人衣緋一人衣綠合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是年孫公胡公王公遂同舉卒之寧濠之變胡公發其姦孫公折其氣王公平其難三人相次成功二人告之矣豈非神哉夫奇瑰非常之士不可恒有有之皆天帝意也彼修一職立一節者豈不謂賢以扶世翊運能哉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十七

傳一

張邦奇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公傳

公諱瑄字廷璧浙江鄞人舉進士授工部主事累遷河南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踰再朞以疾致仕公謙和謹恪卓有定識默觀世故知興替災祥皆繇人致天之施報遠近遲速萬萬不齊而無不巧中故所至勵節介凜不可犯官至三品服不能具朱紫家居歲歉蔬食或不給晏如也都御史王璟奉命賑饑漕

東遺公百金公拒弗受始公之忤漕運也嘗以微疾卧郵舍謂侍吏曰若等有異聞乎其以語我吏曰里中有陸氏者奸而橫侵其鄰鄭氏盡其產撤其居以爲己宮室苑囿所餘唯嘉樹一本陸氏晚得子而暗數歲游於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邪家人大驚已而復暗不語百方誘之終不出一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爲家罄乃死人曰是鄭氏後身云公曰信乎曰信盡召其里人問之亦皆曰信後公遇人必以告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三

傳一

焉年六十四終於家

贊曰天有顯道夫人能言之然至臨小利害輒爲動者莫之能信故也若公非古所謂迪哲者邪然所稱某氏後身云者非真有輪迴如釋氏家說蓋天道好還無往不復人所不報天必償之若陸氏子所言則尤造化之神應非必真後身也而或者謂公爲語怪顧不知其常耳

李維楨

張司徒家傳

張公名孟男字元嗣河南中牟人也少讀書郭
外僧寮寄徑廢河白晝行旅斷絕公恒以雞鳴
中夜獨往來若有物前導者卽雨淖不塗足同
舍生跡之大驚知當似其遠祖矣蓋公之先十
二世有仕元爲禮部尚書者云舉進士除廣平
李官廣平燕趙之交其俗大抵精急高氣勢報
仇過直輕爲姦吏善舞文而公所摘發得情傳
比中律一日可結竟大獄數十老胥抱案拱立
然而簡易寬恕無鍛鍊周內以立聲名廣平人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三

傳一

去後見思旣用治行高等徵故事徵者請侍御
史及中丞臺辭皆有饗禮侍御史已與公爲期
質明謁中丞就邸中治具饗公比出而侍御史
恚公失期是夫謂旦暮給事省中据我上不屑
就也中之餘曹出公丞漢中郡事白擢順天府
治中已徙司寇尚書員外郎已徙宗伯省已徙
尚璽丞治中威儀伍伯二人朱障泥裏牡荆馬
首前唱喏司寇郎一人青障泥宗伯郎一人右
執荆左執胡牀而已尚璽丞與治中同而腰帶

無花不得執象笏都人爲之語曰張公三宦騶
減半宦無厚橐帶花落象齒不足繼以竹是時
高文襄以閣臣攝冢宰其夫人公姑也隆慶初
徐文貞當國與文襄共事不相能旣召用頗修
卻而儉人爭寘力焉所舉進士爲六曹郎者改
除兩都臺省百許人貨行於言罪成於手皂囊
白簡如蝸蟻矣鄉人河內武安之屬數招權顧
金錢道路以目公守散曹罕交人事歲時起居
夫人則文襄置酒便坐歡燕諸諱終不及他一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三

傳一

日詰夫人卿家尚璽何爲疎我夫人對曰天下
事方在公掌握公不以妾故昵妾猶子猶子不
敢以私請公妾知免矣當爲公賀文襄笑曰卿
言大佳少司寇曹公者文襄姻家與公抗志清
妙外絕榮競舉輯朝野標的當時謂之中州二
室言其正體巖然也會
先帝晏駕梓宮
在殯
太皇太后暨
仁聖皇太后
未封正酷暑俄傳三旨同下削文襄籍人心震
駭門生故吏散走公駮馬之文襄郎入其門無

入門焉者入其閨無人閨焉者文襄反袂拭面涕沾袍袖哉諸大夫遂無化我也吾不早知子生無相見死無相哭公慰之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公士之甚勇之甚何爲言此幸而退致足樂耳執簞食與四脰脯祖文襄於郊文襄下韋藩木槌而執手吾夜思子之言嘉子之行若熱之有濯也幣以爲席鞍以爲几大嚼而別江陵執政有震主之威薦紳岐意於楚或勸公數候問之公不可鄉者不昵吾戚而今親所疎乎君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三

傳一

予比德以贊事不引黨以封已吾克位九列無職競焉卽私見何所置辭長安奕棋吾慣習矣俛眉承睫諧附貴勢今安在哉殷鑒不遠君無復言江陵亦悉公不黨爲丞四年遷少卿少卿一年遷卿卿三年遷南京太僕少卿三年考績客言江陵遇公不薄何自外公曰執政以我不阿故相見知奈何負知已江陵物受禍視文襄烈矣公名愈重三年四遷自太僕太常大理三卿爲少司空皆在南京三年考績以少司空行

通政使事又三年爲少司寇爲左司徒踰年爲南司空未上移南司徒

上不視朝中外

言事多報聞罷或留中公爲通政疏言祖宗朝日一再御門臣司日取事重大者請與諸大臣面計可否凡臣民封事急則應時裁決緩不過三日又摘起數引奏者至御前承旨下之諸司

上八月不視朝矣災異頻仍星辰繆越

坤靈震動年穀不登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臣聞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人之於人也以言受命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三

傳一

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羣臣久不見至尊進無所關其忠退而上書置不省覽人誰受命下閤上韓幽隔鬱滯天地否塞不承采納施行欲以抹殺災異必不得之數也日者粵人翟繩祖輩稱故都御史李材功蔡人喜參科輩訟故令曹世卿冤頌繫兵馬司索餽不繼莫必其生虧損盛德臣職在喉舌責望所歸不任欵欵之忠

上稍爲聽受而中肯人

開說者謝絕之妄加詆譏居一歲譴張杜口覆

沒信眉則誦聲作矣留都賦積通巨萬公請重
總督糧儲之權課殿最憑黜陟於是飛輓鱗次
歲入數倍可支七年而諸郎分權者如蟻附羶
爲量豐約均勞逸差先後遞出入金夫不便也
嘖有煩言公力謝病歸散髮衡門若將終焉中
外推轂舊臣以公爲首五歲起家仍故官疏辭
不允既至主者白金不滿五萬財足兵兩月餉
夏賞不與焉公酌綬急定期會權買遷通有無
迨夏而稟賜一無所詘士不呼庚癸商不得射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一 王五 傳一

甚凡五乞骸骨 上優詔慰留而最後病
力慕史魚屍諫爲遺疏屬其子上之曰臣頂戴
曲私越從濟泥歷事三朝年踰七十朱傅翰音
實媿於懷臣故羸劣善病從間以來逆害飲食
寢以沉困恐先狗馬填溝壑不能輪寫心力仰
負隆天重地之恩視不可舍伏惟 陛下
初載覽總大麓經營大物政非惠利不圖於心
制非舊典不訪於朝百工允釐方陞無事今殊
不然臣備員地官所徵賦於天下十不及一皆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王五 傳一

時收倍稱之息府庫倉廩有贏而烏寇播夷作
難宮殿數災少府水衡時取給無乏長于早世
守藏吏以百金調棺殮詰所從來曰羨也公愀
然柰何以私喪廢公帑夫仲尼之於伯魚非耶
卻不受修倉席竹故取諸司空公覈得贖緩二
千建府軍左倉三廩司空不知也久而司空嘆
曰廉不爲名公之謂矣六年考績加太子少保
益感奮孳孳公家之務旣病議分水兌支倉儲
及豁除虧折諸大利害伏枕具草以是勞瘁日

闕此臣所以持籌嘆息一日不能安其位也牢
縣水旱薦臻京邑死者枳路上方珠寶之奉河
隄槌菑之費歲無虛日六戚不保甘爲盜賊夫
經大業者不在兵威而在德澤濟大用者不在
利權而在人心弘大統者不在邊疆而在中國
西夏底平緬酋授首後闔藩籬敗之絕域至神
武矣曾不足補中國之虛耗解萬姓之怨讟主
崩瓦解勢甚可虞宜沛德澤收人心強中國永
延令緒要在 陛下一身無遠求也郊廟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三

傳一

朝講曠廢幾二十年六卿九列百司庶府聞其
無人鞠爲茂草言責官守之臣仰屋慨嘆流涕
相對沴侵妖孽書不絕上史冊所罕聞見

陛下無恐懼誠心無修省實政第傳旨云宮
中儆惕令臣下致齋耳 陛下果有誠心

實政當復郊廟朝講如初年寒暑不輟然後引
進羣臣甄別邪正去者與衆捨之勿開僥倖之
路留者與衆用之勿滋屈抑之恨爲官擇人不
因人而廢官爲事責官不因官以誤事撤中使

錄舊德停採造發帑藏以代常供則德澤暢人
心悅畎畝皆爲囊篋間閭皆爲金湯隱憂博禍
庶有豸乎 陛下聖神高出百王失此不

爲至於根株交瘁兵食并訕雖欲收圖無及矣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無
善言而切哀鳴非哀其身之死爲 陛下

抱杞人之憂耳伏惟憐察疏行明日而公卒士
大夫讀其言而悲之司寇趙公偕諸寮奏公清
忠大節羽儀表著宜有殊錫以旌鴻碩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三

傳一

上下禮官議其宜贈太子太保遣內史治葬祭
有加等公薨而失母未仕而失父深用銜卹入
廟展墓諸哀端所觸淚數行下事仲父季父如
事父母所居圖史凝塵飲食衣服器用痛惡終
鮮兄弟同氣之親綴食弗殊婚姻鄉黨施各有
差年位彌高不豁平昔時意中卒有加賦數十
年物力因以彫剝白當事者蠲除之邑人歡若
更生比戶尸祝焉口不言人短所獎拔材俊士
甚衆士無知者或知而稱謝自詭曰無有鄉所

齊公侍御史後亦官卿貳見公夷然無幾微之
間喜媿參并嘗讀書至克勤於國克儉於家極
賞其言服之終身中子孝廉民表有文學虛靜
恬淡宅心事外人倫之勝業也舊史氏曰昔者
鄭楚之構也舉國若狂使郢不可得親易使楚
不可得疎難余入仕四十年所見俗之移人約
有四端理學則貴虛無騰口說廉介則崇矯激
夷等威謹正則多建白競攻擊敏達則事繳繞
擅紛更張公有一於是乎司馬子長稱萬石建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五

傳一

陵張叔其人皆長者而病塞侯微巧周文處譚
漢興削觚爲圓宇內日化及乎武帝朝稱說天
下長者止此耳當今之時乃有張公豈易也哉
公素好史記繕寫數過於中有深會矣

道德

陳憲章

羅倫傳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宋
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

所迴避有不可輒面斥之舉成化丙戌進士策
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叔語人主一日之
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
政欲截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
爲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朝廷留
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
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
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
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
之不可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言
切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
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
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繇是天下之
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
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雖以此爲
人所知然亦以此取嫉於人明年召還復修撰
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開門受徒日以註經爲業
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三

傳一

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園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旣粟罄矣之旁舍于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爲意提舉泉州時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卽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壠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

皇明文徵卷六十二

三

傳一

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也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

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弘治癸丑春三月既望古岡病夫陳憲章撰

文章

王禕

宋太史傳

宋太史者名濂字景濂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有才而不及用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栢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爲景濂自其父祖而上世爲峻儒雖隱約鄉

皇明文徵卷六十二

三

傳

里間不顯著而詩書之澤被於人者多矣景濂在姪僅七月爲嬰兒時苦多疾甫六歲卽能讀古文書過其目輒成誦爲詩歌有奇語操筆立就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六里人有張繼之長者也告其父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卽有成爾攜之入城府俾受業聞入夢吉先生習易詩書春秋通焉爲舉子業課試每居諸生右其友胡君翰曰舉子業不足爲景濂蓋爲古文辭乎遂與俱往浦陽從吳萊先生學吳先生

博極經史。善爲古章句。景濂學之。悉得其蘊。與
久之。文章之名。藉然著聞矣。景濂爲文。初若不
經思。而用意極精密。浩浩乎莫測其際。源源乎
不知其所窮。洋洋乎不見其有所不足也。當是
時。鄉先生翰林待制柳公貫。翰林侍讀學士黃
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仰。景濂又各及其門。執
弟子禮。兩公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
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
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傳一

學進之以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
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景濂所
爲文。多經二公所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
公謂其雄麗而溫雅。莆田陳君旅知言士也。爲
之序曰。柳公之文。麗鬱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
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密切。動中
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
之文。其辭韻沉鬱。類柳公。體裁簡嚴。類黃公。大
哉。文乎其不可無淵源乎。蓋以景濂爲能兼二

公之所長矣。翰林學士承旨。廬陵歐陽公。於二
公。爲行輩。嘗評景濂文。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
百戰百勝。志不少懈。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
然騫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周彝鼎。龍紋
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窗終南。衆皴前
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
斯。其爲當世所稱許如此。於是二公相繼卽世。
景濂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名海內。至正中。用
大臣薦。擢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三

傳一

衣入史館。爲太史氏。此儒者之特選。而景濂素
不嗜仕。進固辭。避不肯就。會世亂。益韜閤。不欲
事表顯。乃入小龍門山著書。書成二十四篇。曰
龍門子凝道記。又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
皆傳於學者。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
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己任。婺實呂公。倡
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
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
傳遂爲朱學之世嫡。景濂旣間。因許氏門人而

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墮奮然思繼其絕學
每與人言而添慨之識者又足以知其志之存
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景濂於天
下之書無不讀而折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
指要至於佛老氏之學尤所研究用其義趣製
爲經論絕類其語言置諸其書中無辨也青田
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老
佛語以資嬉劇譬猶飫梁肉而茹苦荼飲茗汁
耳景濂狀貌豐厚美鬚髯然目短視尋丈之外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三十五

傳一

不能辨人形而雪邊月下蠅頭之字可讀也性
疎曠不喜事檢飭賓客不至則累日不整冠或
攜友生徜徉梅花間索笑竟日或獨卧長林下
看晴雲墜松頂雲出沒巖扉間悠然以自樂世
俗生產作業之事皆不暇顧而篤於倫品處父
子兄弟夫婦間盡其道與人交任真無鉤距視
人世百爲變眩押闔漫若不知知之亦弗與較
縱爲人所賣不復恤而人亦無忍欺之者用是
咸稱爲有德之君子景濂所爲文別有羅山吟

葉三卷潛溪內外集三十卷又有浦陽人物記
五卷或謂可比五代史云

閻秀卿

唐伯虎傳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有俊才
博習多識善屬文駢驪尤絕歌詩婉麗學劉禹
錫爲人放浪不羈志甚奇沽沽自喜衡山文亦
自太僕出知溫州意殊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
奇偉林出其書示刺史新蔡曹鳳鳳奇之曰此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三十五

傳一

龍門燃尾之魚不久將化去寅從御史考下第
鳳立薦之得隸名末果中式第一先是洗馬梁
儲校寅卷嘆曰士固有若是奇者耶解元在是
矣儲事畢歸嘗從程詹事敏政飲敏政方奉
詔典會試儲執卮請曰僕在南都得可與
來者唐寅爲最且其人高才如此不足以畢其
長惟君卿獎異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江南奇
士也儲更請請寅三事曰必得其文觀儲令寅
具艸上三事皆敏捷會儲奉使南行寅感激持

吊一端請敏政乞文餞後被逮竟因此論之寅罷歸朝臣多歎惜者歸無幾緣故去其妻寅初爲諸生嘗作悵悵詩允與其事合蓋詩識也後作多怨音每謂所親曰枯木朽株樹功名於時者遭也吾不能自持使所建立置之可憐是無枯朽之遭而傳世之休烏有矣譬諸梧枝旅霜苟延奚爲後復感激曰大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圖其石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三十七

傳一

論曰伯虎以不能謹行終身歷落欲施於世者可以觀矣其所逮事不可知就其家論之不裕縱使果然世之爲市科目者多而彼獨白著豈非命歟且如伯虎之才授之底石何媿惟其不克令終豪士亦解骨也

王世貞

李于鱗傳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先生者

而自其六七友人居恒相字故其爲于鱗獨著于鱗之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寶以貲事德莊王爲郎善酒任俠不問家人生產繼聚於張夢日入懷而生于鱗于鱗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吊也且緝繮不足以修脯而自其挾冊請益塾師爲之避席者數矣補博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殷公士儋結髻亂交晉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奇于鱗文擢諸生冠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詰學問側弁而哦若古文辭者諸弟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三十八

傳一

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選司其明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獲奇雋居多又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而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爲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佼佼者耳不以規矩不能方員擬象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弓考功司

馬其成言斑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撫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心而務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蓋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於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風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爲篇篇得而爲句卽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三五

傳一

語出入於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爲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爲異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徧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卽其徧至而不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爲主事遷員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寢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鱗藉藉公卿間然于鱗竟無所造請于贊不爲名計出曹羸馬蹙蹙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相

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畜之有社會時有所賦詠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言則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聽讞最號公平柄臣子銜邊帥不通賄中以法欲置之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至大將俄出守順德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客眷鞫鞠脆睨上官之色而進之則具有所不能晨興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爲興除脫若承蜩矣于鱗之守順德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罕

傳一

可一載所不報最則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或未之見也奏記臺使者手自削牘牘多古文辭語爲其名高也者而已之然于鱗曷曷自洗濯勤於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通三輔前後尉薦亡慮數十鄰郡嚴事于鱗若大府以故得請白媮志嘗蠲馬牧地垂三千金留永濟倉粟毋灌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真定十之二益永年傳於沙河邯鄲界中寬二邑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黃榆嶺爲晉趙關前

後爭得之臺使者毋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仰
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
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於河達京師緩急一策
也時頗遽之滿三載贈父寶如于鱗官母張爲
太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視其學政于鱗謂
陝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外多陽浮慕古
文辭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有機矣亡何其
鄉人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鱗
不懌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聖

傳一

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
乞骸骨拂衣東歸吏部才于鱗而欲留之度已
發無可奈何爲特請予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
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鱗歸則構一樓田
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他無所溷吾目也
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于旄屏息巷左納履錯
於戶柰于鱗高枕何去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
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從靡間時徐中行
亦罷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聞之交相快也于

鱗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爲錄別諸篇及它文
益工不蹙而走四裔然居恒邑邑思一當世貞
兄弟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惠祖吾其季孟間
哉而世貞則挹損不敢以鴈行進也大司空朱
公衡時巡撫伺于鱗間迫起之爲置酒歡甚自
是諸公推轂于鱗者相踵而會今

上初

大徵召耆碩于鱗復用薦起淞江按察副使嘗
視海道篆按覈軍實一切治辦俄遷布政司左
叅政奉萬壽表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二

聖

傳一

大夫聞于鱗來鼓舞相慶而于鱗亦能摧亢爲
和圓方互見其客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
扶服還里不勝毀病困久之小間尋暴心痛一
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雪樓集三十卷行於世
子駒博學能文有父風

王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旁睨
千古欲凌而上之乃至不得盡廢其遺要之創
獲之語琅琅象表者不虛負也或謂其聲不暢
實位不配望壽不竟志以爲恨夫漆園玄亭杜

門著書而生寥寥者豈一于麟也藉令台鼎足
重李生彼夫屈宋兩司馬幾先得之矣無涯之
知結爲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鮮嗚呼何恨哉

皇明文徵卷六十一

文徵入 卷六十二

四十一

傳

皇明文徵卷六十三

晉江何喬遠程孝選

傳二

孝烈

王叔英

二孝子傳

余在衆中往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未嘗不爲
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之以爲世勸而恨不得其
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三 一 傳二

死各自縛爲當刑者哀訴于午門願代兄死

上問其故二人者言曰臣少無父非兄無
以至今日今兄當死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
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 陛下聽之

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因許其代而戒
行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無難色
則舍之二人者皆延頸待刃遂止不殺一時見
聞者無不歎息泣下 上大嗟異之將赦
其兄命未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爲不宜以是

其見此可謂慈弟也又得婦四人焉其一
人夫爲變得罪臨刑戒之曰吾死汝少年貧無
以爲守當再嫁耳慎勿嫁軍人農人樵夫庶可
相保也語時當深塹上謂夫曰汝尚未知吾志
乎遂投于塹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首簪市酒
肉啖之曰吾當與子共死也并視其夫河橋上
夫既死卽自投于河又其二人妯娌也其夫兄
弟以黨人受戮家人財產盡沒于官婦人則當
給爲官婢其妯娌二人相謂曰吾夫已死吾二

皇明文徵卷六十三

傳二

人縱無他辱於義猶難獨生况又有他辱乎遂
皆自經而死是四婦者可謂義矣余欲各爲之
傳以傳於世既不得其人之姓名與其事之詳
以是輒不得發以余一人所聞如此則余之所
不聞者可勝道哉余觀前代史傳求其事之卓
絕如此者蓋寡豈多有其事將亦如余之不聞
而不得錄邪抑異時誠少有之而特盛於
今邪余固不得而深辯矣然幸而得其詳者烏
可使之無傳乎余於同邑得一人焉曰陳圭於

同縣得一人焉曰朱煦皆孝子可書也作二孝
子傳

陳圭字錫玄台州黃巖人也其父叔弘與其鄉
人多讐圭常諫之後其讐人以賊告叔弘罪當
死圭以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爲子不能諫其父
以陷於不義得罪死此圭之不孝所致義當死
罪於圭之身原圭父使將自新誠不勝至願通
政司以聞 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

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爲

皇明文徵卷六十三

傳二

天下勸項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
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請論如法遂聽圭代父
死而謫其父叔弘隸兵雲南聞者皆歎圭之孝
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
哉

朱煦台州仙居人也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
遇諸子未嘗借色辭少不如指必笞擊至馴伏
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敬
次季誠煦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

曰是姪真猶子也其父季用繇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爾以例起入京更一以法論罪作城須役嚴償重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煦曰吾費力豈足堪此吾且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收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熊正共守不敢少寐季用繇是不得死時役告枉者甚衆令益嚴告而謫隸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不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三

四

傳二

領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繇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于通政司通政司爲陳於上上觀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復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者哀臨猶已子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曰死得免爲幸而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爲命嗚呼爲煦者知盡

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劉文卿

王孝子俞烈婦傳

王世名字特望婺之武義人其先未知所自性聰毅年十七從師韓光濟治業焉持糶游他境萬曆四年父王良四十三爲仇王俊廿六所擊中要害死世名馳歸則就木焉世名不及訣且未敦器也痛欲絕念以狀聞郡縣抵其罪法殺人者死然不診驗不成殺也世名抱其母泣曰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三

五

傳二

吾安能殮仇而不暴吾父乎族衆遂得請入仇產因涕泗哀呼爲寢其事亦不欲傷母志也於是繪父像已持劍於其側問之則曰古人佩劍自礪吾薄飾以待乃翁不亦可乎跪起號慕服闋不輟三年補弟子員謂其妻俞氏曰吾以儒服見先人汝其謂適乎吁嘻哉慶者在屋吊者在堂俞習其斯夕忤坎聞之撫然而未有以言也時仇亦來會世名攬涕接之亡何而生子狂喜大異謂俞曰婦知是何等兒也吾不能復須

矣大飲達旦終不能微示於母知我有所必死而哀阻及也哀阻則事不就九年正月遂斬其仇於蝴蝶山下叱劍而號衆曰仇殺矣余惟不能愛身而滿恥也族衆嗟咄觀者如堵名神色自若歸報毋尋出其所受讎仇產和數與其手刃仇者以聞於縣疾走入獄武義令呼曰子出矣吾將置子於別所上狀於部使者竟以兩令質之金華令曰俊廿六爲殺生父者宜伏毆刀然殺不在生生爲報非爲殺也誠得而父傷者皇明文徵 卷六十三 六 傳二

決於君前不如緩哉君止矣兩令悽獻去之父喪以故得全時邑里皆臨無不悲咽大號是夜持母泣曰子之命也夫義不危親孝不毀性死父而失母其何能爲九原可作能無懟乎遂屬其妻與子於光濟閉舍不食死猶懷其父主柩云先時生入仇產歲得租變值封藏之仇饋則拜語則諾也連牆而居善自匿以故仇不爲備其自鑄劍私獨銘之曰報仇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而父手妻與母莫之識及斷其頭顱而出皇明文徵 卷六十三 七 傳三

之時年廿一子宗禹嗣

劉侯如曰天性之於人湛矣安丘捐市辱之生趙娥略夫家之等斯以纖芥發憤桂立懦者哉放此爲報則需時日以斷凶愍者無或激焉要其磨志繪俠後嗣逢生乎而不憂固足以暢其往懷而欲惜此委蛻倖爲全人霜介之志未之或知也世或軌以他衷嬰燕人之悲慕效牧豎之殘照斯君子所以無從容也周禮曰凡和難父之仇則辟之海外亦以謹避善良直情彰

枉道夫茲軌竄迹借交斯宏則夫暴骨定情矯
徒無所仁孝之士其能忍乎用斯自殞古今同
嘆是故邳暉出笄卒爲漢良輿情不閤惡可格
之峻文三代所以成其明詰也嗚呼又可已哉
王世名妻俞氏武川俞源里人父聰爲後母所
鞠性惠婉婉嫗有修容年十七歸世名時舅已
斃於仇兄其夫怏怏不寧問之故不告曰我兄
女子固不宜知君然君行婦自同此遂以夫有
所閉也而置之心識其爲舅恨也世名有所居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三

八

傳二

密室每戒其至輒理香擎跪其前誦所稟忠孝
編俞一日偶見之則泣然淚下曰君固惡其謀
及婦人耳敢不重閉乎世名於是食舍肉俞謬
之曰子豈爲大上也者以爲穢其戒體哀毀而
瘠毋何賴焉然終弗之奪也明年生子宗禹夫
祝曰善視我兒先君其不餒矣俞心諱其說時
仇以慶事至室生退而日之曰彼遂餒寒者不
食麥矣俞益用驚念然以其夫非實不先白正
月世名遂斬其仇以歸婦姑相視駭愕世名曰

孤之生也獨不得刃父仇逡巡數年所以不告
母若妻者以有手讎之心吐之則衆止我衆止
則泄今長棄母矣我爲不孝子而妻爲賢妻善
事姑以卒我志遂就縣械故事因親家屬無有
令不拘而舍之故妻與母皆從焉俞哀謂生曰
梁氏妻能自毀夫與之偕隱余偕子死不難爲
也生曰母老子弱王氏成敗其在汝矣俞恨然
曰請以三年勉爲子留越此余不能忍也生俛
首不荅淚數行下俞於是絕而甦者四世名竟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三

九

傳二

不食死俞復不能食韓生與媼弔其廬使媼壁
之曰前與生言而忽棄之不祥紆春之寄若姑
能任之耶視汝呱呱者何如耳乃就食屬姑病
乃輟哭內哀嘗醫藥媳事如生事焉不解結襪
者數月俞三年食息於柩野瘠不避也有伏棺
扞火所不足爲者一日姑叔議遷柩於外楹俞
大慟曰死生異路故他適耶君內吾內而不出
君出吾出而不內矣吾與生言此其期乎遂盡
移其簪珥業壤焉以遺貌孤絕食數日就姑拜

焉曰今以五歲子賴姑而姑周長年撫之也理
笄拭髻死於棺側時年二十二鄉里無少長皆
奔號之是日雨雪交涕山川縞冥弔者無不哀
慘執宰以事上 天子賜賻三十兩宇祠
一區今後世追思焉

劉侯如曰巾櫛以之有實無二夫慮不經倉卒
幸全則名虧齒劍則節壯時蓋不可已也俞氏
之於長懷盡矣而立孤下報三歲幾何道韞之
優游會稽有以也王郎以難殞生世名以仇致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三

十

傳二

命安否蓋大異焉侍慈哺幼待盡以踐然諾又
何愧耶觀夫司敗自束泣血爲期骨肉之際諒
乎興其烈思壯哉以哀滅也

讚曰玟珉同穴夫婦剛烈怙戀仇分身摧憲設
棋木懼侵冗回潛默三歲室勞厚儀母揭於邑
衰茨翔陽微滅熊虺朝俘兩奇繼滅夫非名浮
墮憎痛骨雲闇天迴怯夫壯律

節烈

楊慎

孝烈婦唐貴梅傳

烈婦姓唐氏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并年適朱
姓夫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
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一見婦悅之自拊心
曰吾無頭風何以老嫗虛拘哉乃密以金帛賂
其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端弗聽迫之弗
聽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
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慈谿毛玉亦受商之賂
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其改節復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三

十

傳二

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若然全吾
名而汙吾姑非孝也乃夕易袿禡經於後園
古梅樹下及旦姑不知之也將入其室挺之手
持桑杖且罵且行曰惡奴早從吾言又得金帛
且享懽樂今定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
至樹下乃知其死姑大慟哭之親黨咻之曰生
既以不孝訟之死乃稱嫗心何哭之慟姑曰婦
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剽賊吾哭金帛不哭
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咸

爲墮淚。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其形。昨昨而沒。有司以礙於府官之故。終不舉。余舅氏諭士積。薄遊至池州。稔聞其事。作詩弔之。歸屬慎爲傳。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爲名。死於梅之株。冰操霜清。梅乎何殊。既孝且烈。汗青宜書。有司失職。咄哉可吁。乃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跗。

吳國倫

莊節婦傳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三

三

傳二

太史公嘗悲嚴穴之士。名湮滅而不稱。嗟乎嚴穴之士。猶有稱者。而獨處身泥垢。若所謂男而胥婢。女而婦奴。卽有奇節。不得負青雲之士。以傳。豈賤其人而羞稱之乎。夫管仲父之舉寧戚也。以婢知。其詩周大夫有其婢賢。爲能忍辱甘死。以全其主。父母不可謂細行矣。曾不得少概見。至如翟家婢。青死其主女。卽因主女見列。繇古及今。其不有所因而稱者。又何可勝數乎。予所聞里中莊八兒死節事。竊不勝其悲矣。八兒

富口人莊寧女。寧父祖三世爲莊家奴。遂冒莊姓。八兒年十六。嫁劉學良。學良亦人奴。子越。一年病卒。葬舍傍。八兒執喪甚哀。日舉案進食。哭奠於墓。妻絕復甦。久之爲舅姑所厭。欲嫁之。八兒以死拒。又數月。有少年傭耕者。見八兒悅之。求爲贅婿。其舅姑業已納聘。而使八兒毋從。史之八兒自度不能抗。佯許焉。傭遂爲期。以請至期。八兒與其奴方晨春。私謂奴曰。明日不相春矣。奴不解其意。少選。又與市易。簪曰。他日見替母相忘也。奴益疑之。至暮。忽改新粧。出拜舅姑。舅姑不知其訣也。以爲將受婿而喜之。須臾入室。自經死。夫八兒以人奴子。爲人奴婦。至微賤矣。又年少質弱。卽依違其舅姑。非有門閥可貴。訓可辱也。顧獨視再適爲汗。而甘死若飴。茲不漂漂丈夫哉。彼以富人子而有文君名。八子而有文姬豈得與八兒論貴賤哉。語云。金生沙礫。珠出汗泥。信矣。信矣。

義烈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三

三

傳二

王禕

劉燾孫傳

劉燾孫字長吾茶陵人宋丞相沆之十四世孫器貌瓌宏有文學後至元丙子遊京師以民間俊秀用薦者得自入國子爲弟子員積分及優等至正戊子會試下第以例署常寧州儒學正壬辰天下兵起紅巾亂湖南常寧陷州長貳皆棄城遁燾孫獨不去因集民爲兵有衆萬計克復其州治就以民兵守之總兵者嘉其功言燾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三

南

傳二

孫當起陞知其州事未報其年冬武岡洞獠寇常寧於是常寧以糧匱援絕復陷燾孫乃率其餘衆退保溫江原結寨以爲固已而紅巾有羅甲者復來攻其寨燾孫力與戰以衆寡不敵見執燾孫有女甲欲取之使謂之曰予吾女者免若死且必厚相遇卽不予死不可免死後女終爲我有若其圖之燾孫大罵曰賊狗奴我天子諸生受國名爵義當死報國死吾所也寧得以女子賊求活邪我死卽吾女爲賊有豈復顧哉

賊留之者五日日以甘言誘之燾孫不爲訕絕不飲食而罵聲不絕口遂遇害賊黨有義之者以棺瘞之州西門沙上賊旣退發棺重斂之以葬顏面猶如生湖廣省臣及部使者皆具其死事以聞燾孫有同母兄咩孫字存吾至順庚午進士仕爲寧國路總管府推官至正乙未長槍陷寧國亦執節死之

史官王禕曰嗚呼元之有國餘百年其德澤之入人亦深矣及其亡也服節死義者雖往往而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三

五

傳一

有然卒未嘗多見焉豈余之間見不廣歟抑死者人之所甚愛而又世道不古若故其能以忠義自許者或寡歟余頃奉詔修元史於凡以死殉國者必謹書之厲世教扶人紀也當時得咩孫死事旣已登載而有司不復以燾孫事來上使其傳闕焉何世之不樂成人之善者類如是歟燾孫之子穎方以學行用世爲余道其父事甚悉余固信之因爲著之于篇以補史之闕文

高啓

胡應炎傳

胡應炎字煥卿常之晉陵人宋樞密副使宿八世孫也父聰淮南節度計議官咸淳中應炎登進士第授溧水尉未赴元丞相伯顏南伐師次常境知府王洙遁朝廷以姚閻知府事復命將軍王安節都統劉師勇將兵維守之閻等至常見應炎喜曰君吾劇孟也得君敵不足破矣署節度判官應炎歸告聰及兄應發弟應登曰吾家世受國恩今戎馬在郊王室將危是吾立功之秋也父老兄弟當奉以出避吾身許國不得復徇家矣聰應發並曰吾與汝雖父子兄弟然於國則皆臣也圖報之義彼此同之豈可臨難而獨免乎乃命應登侍母及護妻子出城囑曰善避以存吾宗不幸城亡吾必死之今與汝訣矣既應閻命卽選民之壯勇者三千人自將乘城爲閻畫曰吾州京師北門不可失守然城卑塹狹兵皆市人非素所撫循者而北兵銳且衆

皇明文徵

卷三

六

傳二

乘勝遠來其鋒不可當恐未易與戰也宜樹木柵傅城益調粟繕械爲守計閻然之初洙遁時其客王虎臣盜郡印自稱知府詣伯顏軍門獻之伯顏不知其詐命還守常而遣兵與俱及城閻等已先至不得入反以民叛告伯顏怒命元帥唆都率步騎二十餘萬圍之應炎與安節師勇分門出戰各累大捷殺其將校甚衆功上進直秘閣圍且久元兵多傷斃唆都請益師伯顏遂以西域諸部兵來會攻圍益急餉援俱絕唆都以身殉堅不可拔剽近野得婦人剝乳煎膏沃其上發火矢射之火熾柵焚又運機石擊樓堞盡毀食盡唆都偵知之遣使呼應炎語諭使出降應炎罵之且截紙縷置盂中若湯餅狀者以箸引示之曰吾食甚足若欲得城需金山長老也金山長蓋諺語謂無其期唆都聞之曰能破城者金山長老也世呼寺主僧爲長老故云卽趣召金山僧至軍問以攻城之策僧不知爲計周行視城曰是城龜形也東南其首西北其尾攻

皇明文徵

卷三

七

傳二

尾則首愈縮其法當攻首從之。城遂陷。師勇遁。閭安節死之。應炎率民兵巷戰。至孔子廟前。衆潰。猶手刃數人。力屈。遂就擒。咬都讓之曰。若卽嘗多殺吾將校者。邪。應炎曰。吾欲殺汝。何將校也。恨力不及耳。咬都怒。腰斬之。時年二十七。兵入屠城。聰應發皆被殺。民匿溝中。免者數人。余爲兒童時。常聞父老言。元兵取常時事甚悉。及壯觀史。多所未載。豈蒐采有失而致然歟。抑著作者有所諱避而弗錄歟。或其事多繆悠。初皆

皇明文徵

卷之三

六

傳二

無有特好事者爲之說歟。是皆不可知也。每竊恨焉。近遇胡黼江上。問爲余言其祖應炎死節始末。與余昔所聞無異。斯固足徵矣。夫以虎臣之奸。咬都之慘。與僧者妄言而幸中其事。雖微猶不可使泯。况應炎之忠烈毅然如是邪。因掇其語作胡應炎傳。以補史氏之闕云。

蘇伯衡

胡嘉祐傳

義士胡嘉祐。永康人。字九祚。永康在婺之東南。

在處之西。去處之縉雲可三十里。元之季。處屬縣。寇蜂起。元帥石抹宜孫雖剪之。以兵不能止也。於是縉雲翦之寇。應氏杜氏。以乙未冬溢。出永康境上。殺掠以逞。嘉祐蹙然曰。鄉鄰有急。可坐視之乎。走縣白。令願助官殄寇。令問安所得兵乎。對曰。募武健之士。又問安所取錢乎。對曰。請輸家財。令曰。善。卽歸散家財。募武健之士。得千餘人而什伍之。大署其旗爲義兵。寇至輒迎擊。繇是寇奪氣。遣其徒黨來降。嘉祐以爲寇特詐降。以怠我師耳。益訓練其衆。候伺明年四月。寇果復擣縣郭。焚廬舍。入據縣治。四出殺掠。郡將勒兵致討。嘉祐率衆助郡將。遂復縣治。郡將駐縣中。其帳下士間出暴橫。嘉祐乃排帳直入。問郡將曰。將軍之來。吾以爲欲爲民除殘也。豈意乃助寇殘民乎。郡將戟手罵曰。若真愚人。我惟不忍民之殘於寇也。故勒兵而來除寇。何迺謂助寇殘民。嘉祐曰。卽如是。兵士暴橫。何不禁。郡將遂拔帳前旗予嘉祐曰。其樹之。吾兵士

皇明文徵

卷之三

九

傳二

有敢擾吾民者立斬旗。下嘉祐出旗門於鄰宣
言曰將軍令擾民者斬此旗。下於是士卒不復
出。縱出亦不敢暴橫。鄉井乃安堵。令計事廉訪
司廉使問令縣有可與共患難者乎。對曰有胡
嘉祐。文學趙存誠者。其邑子也。乃從旁言小人
習知之。此人以重義著聞。縣中嘗有人剽嫉之
而誣汚以大罪。賴無左驗得釋。及其人賊殺家
奴。誣人事覺。抵罪。咸勸之曰。此報怨時也。輒謝
曰。人以計傾我。我亦乘其阨而傾之人。固可鄙。

皇明文徵

卷六三

三

傳二

而我獨非鄙人哉。終不報怨。凶年鄉人粉草根
木實以爲食。誠諸子曰。人皆饑餓。我與若獨飽
安乎。亟發廩賑之。其他存恤族婣鄉黨之孤者
寡者。疾病者。未易以一二數。此其重義。蓋天性
然也。真可謂共患難者。廉使乃爲檄署曰。義士
胡某。使使卽軍中授嘉祐。俾統諸義兵殄寇。且
給以鎧甲之屬。嘉祐遂與方允中等引兵去縣
五里而屯于鯉溪。或言此寇往來處。奈何屯此。
嘉祐曰。是乃吾所以屯此也。非以我等之衆足

以殄寇也。助官軍作聲勢。捍蔽鄉井耳。我等在
此。則寇不敢越而深入。寇不敢越而深入。則自
此以西。可保無他虞矣。奈何不屯此。時呂玄明
壁方巖自守。亦致書嘉祐曰。君提孤軍。當據衝
恐非萬全計。爲君計者。莫若去鯉溪。壁方巖而
共守焉。乃可萬全也。嘉祐曰。吾將排難以保鄉
邑。此吾衆之所以集也。若去難就易。此皆爲身
謀而不顧鄉里相扶持之義者也。我豈忍爲之
不往而諸堡受圍。輒分兵救之。往往以寡勝衆。

皇明文徵

卷六三

三

傳二

丁酉正月大破寇於武平。於合德。二月又破之
前倉。乘勝追北至黃碧。又明日寇乃盡銳從間
道繞出方巖。呂玄明與戰巖下。其徒孫伯純戰
死。嘉祐聞事急。以明日黎明引兵往助。玄明遇
賊于占田。遂大戰。而寇至者滋多。嘉祐顧謂方
允中等曰。衆寡不敵矣。退且中覆也。准力戰耳。
自辰達午。戰不利。方允中呂伯順死于陳。嘉祐
厲聲曰。終不令兩賢獨死義。且戰且罵。不旋踵
死之。縣令野連達而聞之曰。嗟乎。胡義士未嘗

有斗祿寸組。一旦緩急。而能以私財私廩贍鄉兵。屢挫賊鋒。利安一邑。吾屬爲天。名吏顧不知爲計。至其斃於鼠輩。又不能援之。吾屬不獨大媿於心。其負忠義士。抑亦甚矣。爲之流涕。率諸義兵發喪。而以禮祭之。

史氏曰。元制復一縣者。賞官六品。不幸而死于難。則視其所當得官超一等。褒贈之。嘉祐於制得褒贈。郡爲上請。報未下。而天兵取婺城。褒贈竟不及矣。洪武已酉。詔修元史。嘉祐於法得立。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三

主

傳二

傳其子以事在前代。無裨聖朝。既不敢以聞。而時人又無能以其事送史館。以故秉筆者亦莫得而登載焉。有如嘉祐之所樹立。豈以褒贈不褒贈。立傳不立傳。而加損哉。夫其以義自奮。志在爲國殄寇。以身殉之。且猶不恤。况家財乎。斯可爲大忠矣。苟無稱焉。則何以激勸哉。余過永康。父老爲余言。是以具著之。

侯一元

趙烈士傳

嗚呼。野馬滅。日月揭。江河急。砥柱立。庶草歇。孤松榮。百鳥匿。獨鸚鵡。擊天地。萬物盡。然而況人乎。予嘗感慶卿。聶政之事。其始以親故。不敢死。目攝不足死。而不死。其既也。七尺之軀。若委土焉。勇怯之用。庶幾乎龍蛇。而君子吝之。以其用死。睚眦攻伐之間也。如令敵君父之懷。除宗國之恥。卽司農之笏。常山之舌。曷殊焉。悲夫。處死之難也。雖然。抵鵲之玉。惜矣。豈比莽大夫。明哲長樂。老優游。瓦全者哉。奈何。一槩之刺客。靡乎歲。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三

主

傳三

嘉靖壬子。賊連倭夷。劫海上。所至戎士鼠竄。公私狼顧。莫有死綏。櫻賊者。賊狙勝益深。遂燒黃巖。轉掠不復制。樂東鄙趙氏居水坑者。世家也。賊以巨艦一夕奄至。其聚趙之士女。或執或逃。賊既悉輦其貲。方整居。放兵四劫。凡趙氏豪傑。素稱驍健者。皆走匿。喙息草間。無敢出氣。天不滅趙氏。烈士蹶興。迺趙君某者。聞難。則辟其妻。子他。所已乃大呼。持挺出擊。連仆數賊。顧呼其子弟曰。勿走。賊易與耳。又前更擊。遂突入其陣。

意氣彌厲賊走且僵盡釋係累委肉獲道上以餌追者後援不繼一賊出于厠縱君以矛傷腋悶絕然賊亦破膽迸逸趙子弟緣君而奮者五人踴盤傳定頌相與尾擊乘勢逐賊及舟迺還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三

五

傳二

是日也斬獲首虜三賊扶傷而歸死者無筭子女之俘取之賊手課義籌勲君爲最焉君旣興歸其家猶呼其左右曰賊可擊也盍掖我以從賊復起行數十百步距躍高岸困頓乃還且死家人環而哭之君張目曰勿哭人百年會有一死吾今者脫嬰孺於屠剝免婦女於僂辱不讎先世之宇不隕家聲吾則有以死矣語卒迺絕君家徒四壁非有錢財顧惜也平生言訥訥不出口非賈勇者也又非素學問習聞仁義舍生也其敢決輕死蓋天性然不以借客探丸而以捍宗斯狼瞋所以君子也維時大中丞王公聞而賞之曰嗟嗟烈士哉介冑之士有餘慚矣爰蒐戎壘用鉞情驕河陽之幟一朝改色於是大將臨戎輕舟破浪遂一鼓而破賊人曰大中丞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三

五

傳二

之伐茂矣然楚國之勇激于式螳大中丞按劍擊節咨嗟乎烈士而海賊過潰有以哉有以哉固知威天下者鈞戟長鍛不銛於節義也或曰往者賊入黃巖宿留其地延及旁邑村落數十里皆盡向非趙君之死吾邑亦斷左臂矣蓋安平以晝邑始義淮陰以睢陽扞蔽事有瑣而功鉅者孰知君之爲烈哉嗟乎君則死矣而名不滅彼求活草間者寧終不死耶更數十年卽皆湮滅漸盡與鳥獸草木同腐孰與君久長哉

奇節

胡翰

謝翱傳

謝翱字臯羽建寧人也家故羸於財父鑰居喪哀毀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翱傾

家貴。率解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
閩廣。至潮陽被執。翺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
勾越。勾越多問閩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
致遊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翺時出所長。諸公見
者皆自以爲不及。不知其爲天祥客也。然終不
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
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
三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
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翺嘗上會稽循山
左右窺祐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
大海。所至歎歎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
登巖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鬼
歸來兮何極。鬼去兮關水黑。化爲朱鳥。今有噶
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唯鳳與思齊
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辟地白雲源。源
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翺率其徒遊焉。願卽
此爲葬地。作許劍錄。及翺居錢塘病革。語其妻
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鳳聞

計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絲太學生。授容州教授。
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
小登受業焉。同鄉黃潛柳貫皆出其門。好獎拔
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
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
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
翁頤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沂以論
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
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勢移。不以貧屈。自號
全歸子云。
嬌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縉
紳學者。問翺時事。未嘗不喟然爲之太息。於是
訪其論著之文。翺有晞髮集。鳳有巖南集。思齊
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翺集備焉。其辭隱其指。微
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
事多諱言之。鄞江任士林稱翺善哭。如唐衢。豈
其情哉。豈其情哉。

張孟兼

唐珏傳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真伽利宋殯宮金玉故爲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行資得白金若干爲酒食陰召諸惡少享於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爲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三

三

傳二

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殮之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事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奈何珏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以他骨衆如珏言夜往收貯遺骸瘞蘭亭上山後上種冬青樹爲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爲人入壽戒勿泄也璉又易宋內爲諸浮圖乃哀陵骨雜馬牛枯骸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爲陵骨良已鎮而不知真之他存也亡何汴人袁俊爲越治中招珏爲子師問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

諸陵骨豈君邪坐有珏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後璉爲買田宅居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持文來召曰帝召君速之行至見宮闕邃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北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有徵矣有謝翱者文丞相客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三

三

傳二

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爲作冬青樹隱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翱字阜羽閩人亦奇士云傳者曰余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骨之難獨珏能葬之甚義乎哉嗚呼珏一布衣爾其義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風之者非珏誰歟

徐一夔

洛下遺民傳

余遊虎林。蓋嘗登伍大夫之山而望焉。見夫山川迴合。城廓宏固。邑屋鱗次。嘆曰。繇宋涉元。休養生息。其盛極矣。自罹兵燹。于茲二紀。其殷庶之積。視他郡猶盛。夫豈無環偉不羣之士。雜處里閭。而不自銜者。安得見之以爲我憂。下至山址。見有一士。長七尺餘。戴古冠巾。穿白練袍。色如雪。束黃絲絙。齊曳地。目瞳子。炯然風約疎髯。灑灑可數行。通衢中高視闊步。世俗莫能溷余。甚異之。而未敢卽也。從其所之前。遇高丘。輒蹠屣而上。仰而若吁。俯而若思。歌曰。陟彼高丘。今而彼圻矣。維谷則崇。今陵則夷矣。代有禪續。今罔測其微矣。彼淪以胥。今而我則遺矣。西山之人。今吾將從之歸矣。莫測其所以。余揖而問之曰。先生爲誰。瞪目熟視余。久之。徐曰。我洛下遺民也。安用問我爲。余不敢詰。謹識之。他日見南生以問焉。生曰。此吾故人程彥澤君也。君益河南先生純公之後。其大父嘗爲言官。至元大德之間。以直道著。君少有氣節。高自稱許。欲

樹立奇勳名。恒自誦曰。夫人具性命道德之蘊。通天地萬物之情。達禮樂刑政之用。充而大之。使民與物不失其所。是乃天職。不然是自棄耳。夫欲有爲。要必爲天子輔相。乃可。此外不足盡力。復自嘆曰。嘻。有命焉。自古有志之士。其不能致者。蓋亦多矣。縱能致之。不如伊尹之於湯。傅說之於高宗。諸葛孔明之於蜀先主。亦具臣爾。然又自度上不繫於天下。下不繫於人。而能有功德及人。獨惟醫爾。然我亦不喜爲世族醫。僥倖射利。必爲神醫。其立志如此。其後遊於五湖。有葛先生者。以醫鳴。其術甚神。先生已人疾。死可立起。五湖間人稱爲神醫。君聞而喜曰。是真吾師也。乃營紹介爲先容。先生不許曰。吾術不以與庸夫。君弗爲沮。一日躬執贊幣。請先生門下。以刺通。先生素傲睨。不卽出見。稍攬衣起。從戶隙窺君。見君神采燁然。曰。非庸夫也。是能昌吾道者。遂出見。盡以其術授君。故君爲醫。大類葛先生。會天下大亂。君擇地避。曰。虎林地。大人衆。

易以浮沒故來居焉。方是時專制方面者多自
官人有薦君者輒避去曰我何可污我何可污
未幾今天子革元命向之有官者不問
仕輟悉就遣而君夷然如常時方自詫曰吾故
民也吾故民也因本其所自出稱洛下遺民云
汝南生陳君翰也嗚呼世有斯人哉吾恒記幼
時讀詩見詩人敘述武王克商時事其稱有曰
殷士膚敏裸將于京第曰帝王革命大率然爾
不知其爲悲也及夫運去物改親見其事始三

皇明文徵卷六十三

傳三

復而悲之曰嗟乎士固有如此者而程彥澤氏
當亂世在衆人中而卒能自全其道嗟然以遺
民稱若欲自附於古之賢人者不其偉歟孔子
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誰毀誰譽
今去孔子雖遠若遺民者亦其人也吾何言哉
程敏政

湯胤勣傳

湯胤勣字公讓濠梁人其曾祖佐高朝
取天下是爲東甌襄武王胤勣少負才好使氣

貌類河朔人兩眸睜然鬚奮起如戟年十五六
入學爲生徒日記數萬言學有舊版文千餘字
胤勣騎馬過一目成誦應天尹下學傳籌召諸
生胤勣獨後至當筭大呼折尹聲撼庭木尹愧
憤卒筭之胤勣攘袂走出學門題詩府署合扉
上有從今袖却經綸手且向江頭理釣絲之句
遂去學出遊江湖上凡吳越間豪家富室爭延
致之周文襄公轉運江南聞其名召之至曰王
孫能作啓事否胤勣請紙筆卽席具狀幾萬言

皇明文徵卷六十三

三

傳三

類宿構者又切當世務文襄奇之上書薦其才
有文武具驛召赴京時于少保方督諸軍請試
之立胤勣將臺下萬卒環視于公摘古今將略
及諸史中事舉以問胤勣應對如洪鐘不能屈
左右嘖嘖歎賞于公亦撫掌曰吾子誠有才入
對以爲錦衣衛百戶正統末英廟北狩

朝廷遣使通問已命中書舍人趙榮擇可副者
衆舉胤勣詔以千戶如虜虜大酋脫脫不花問
中國事云何榮未及對胤勣前語之又時于坐

上箕踞岸。情朗誦其所著平胡論。虜酋色變。既出。謂中國譯者曰。彼髯何爲哉。恨不殺之耳。景泰中。詔舉將才。胡忠安公言。胤勣才可用。進署指揮僉事。時典兵者多忌胤勣。不令治事。胤勣亦時時歎息。其功名不偶。放浪詩酒間。京師人率以爲狂。所與遊者。最善侍講徐有貞。教授焉。益太醫劉溥。英廟復位。有貞入用。事然亦陰嫉其才。不推薦之。胤勣亦不登其門。天順中。校事者甚橫。李文達公多裁之。而文達嘗召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三

三

傳二

胤勣與語。胤勣張口論天下事。及古今成敗。一坐盡傾。文達愛其才。將薦之。校事者遂拮拾胤勣。往年在江南受賂事。下之獄。怒而辱之。胤勣詬罵不絕口。至詆之爲奴。然胤勣實出息于人。而不立券。無以自白。遂謫爲民。荷校出都城。故人有唁之者。胤勣仰天笑曰。吾子以指揮爲足榮。一湯胤勣邪。掉首行弗顧。成化初。遇霈恩復官。再用言者言。詔以裨帥出守孤山堡。孤山在延安西。虜歲入之處。守者多以軍敗黜。胤勣得

詔曰。噫。吾死矣。夫孤山無城郭。有他郡之來戍者。七百人。戰則爲債軍。守則爲怯敵。如此雖諸葛武侯復生。亦難乎免矣。抵鎮。草封事數千言。大率謂朝廷宜先城孤山。聚糧糗。募死士。又移書當路言狀。遂憤憤吐殷血數升。臥不能起。丁亥。虜入寇。主將閉城門不出。兵虜大掠。子女而東。胤勣怒。髮上指。曰。死國分也。力疾起。戎服跨馬。率麾下百餘人。邀虜于境上。力戰數十衆寡不敵。遂死山下。是年八月也。胤勣爲人軒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三

三

傳二

豁倜儻。直欲起古豪傑與之友。視世之瑣瑣者。以爲齷齪不足與語。好以氣雄人。不問名位卑顯。有不可意。奮然去。不顧。或遂罵之。至其人面赤不少貸。甚有捶之者。江陰知縣弗利于民。將受代。胤勣率少年數人。直入縣廳。反縛之。狀其罪。送上官。上官大駭。并收下獄。凡數歲。會赦。乃得釋。夏郎中時正嘗於宴上與之藏鉤。不勝而怒。語侵胤勣。胤勣就坐上捽之下。拳之蹴之。衆客爲之股木。又嘗過友人家。見道士在坐。與語

不合而罵之。道士不知其胤勣也。稍稍有憾色。胤勣捶之幾死。與人言出入經史子籍中縱橫闢闔隨意所如。有問古名將者。胤勣以張巡岳飛爲第一。其人曰。岳將軍則聞命矣。張睢陽何如。胤勣瞑目曰。子不觀其對令狐潮之語乎。卿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自唐以下誰有爲此語者。其所見如此。詩豪邁奇崛如風雨晦冥中電光翕然使人不敢正視。又如雷斧斷崖石下墜不測之淵。觀者褫魄。每就人席上操觚立成數十章。有名能詩者多爲其所懾。或不能措一語以遁。平生著述有五雲清唱風雅遺音東谷集十餘卷。無子。

史官曰。予少與胤勣遊。知其人。使不死爲大將。將數萬兵出陰山。其功名當不在古豪傑下。顧獨膏血草莽中。天也。或者謂胤勣類太史公所謂遊俠。乃大不然。胤勣行事雖若任俠。然扣其所得。朱家郭解直奴才耳。烏足以比胤勣哉。

皇明文徵卷六十三

皇明文徵卷六十三

傳三

皇明文徵卷之六十四

晉江何喬遠僻考選

傳三

獨行

縉紳

李東陽

都城故老傳

傳曰。民面五常之性。剛柔緩急音聲

不同。繫乎水土之風氣者。謂之風都

皇明文徵卷六十四

傳三

邑之人習見閑熟。大抵尚通而寡執

此世之恒言。然不可以槩論也

國家定鼎。順天幾百年。登科甲躋

宦途。著見功澤在人耳目者。固不俟

論。已或居小官。或終布衣。抱一節守

一善。違衆離俗。以求自遂。亦非無足

稱述者。顧偶無所憑藉。其名與姓不

白于世。以死豈不重可惜哉。予生也

晚。竊聞先祖父言。遺民故老之名。行

幼駿不能記幸所及見亦既彫謝無餘也恐從此遂泯沒畧舉一二爲君子道之庶他日有續焉

劉志字景仁順天人通經史爲近體詩有警句性謹朴言若不能出口每論禮必以朱子家禮爲的爲某國公府教書訓導某公欲遷其嫡母之墓而以生母配葬請具奏草志禮折之某公彊焉志曰以若所爲非獨理悖且不免于法某公乃賂他訓導錢喧者草疏以進 英廟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二

傳三

震怒責某公究所爲謀者枷喧于市人皆服志之有識志又嘗勸某公毀銅佛以鑄器某公不肯久之乃從後志年未五十得奇瘍被面以死人指以爲毀佛之報嗟乎志所存一也幸而免於禍則服以爲是不幸而得疾以死則指以爲非世俗之溺人如此哉今異端之說愈久愈熾殆無以易天下如志者尚可得哉悲夫

路貴字秉彝順天人粗涉經籍少爲童子師性伉直不匿人過母喪發引做家禮去旛幢鼓樂

用人爲方相市兒爭譁笑之尤不喜神怪嘗有降鸞者人各獻香楮貢脫所跋雙轅置案上曰吾無他物聊以供神觀者縮頸貴大笑而去後以壽終

徐本字以道姑蘇人籍京師嘗出入楊文貞公之門及見諸老能道前朝典故氣棘棘好面折人過徐天全兄呼之本殊不相假言輒中其肺腑曰吾史筆也一時名德如葉文莊岳蒙翁輩皆禮爲上賓素習家禮士大夫有事殮殯請之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三

傳三

必往然非禮致不輕造訪訪亦不俟茶而出獨嗜書每得一書手自披對缺板脫字則界烏絲欄紙乞善書者補之笑謂人曰吾猶老鼠搬生薑勞無用也年八十餘乃卒自號竹軒所輯有竹軒詩一卷

陳讓字士謙姑蘇人居京師能楷行書專效趙松雪華媚可入時染古紙僞作趙書俸莫能辨購書者踵接戶外勢家貴人每鼎以金帛用是起家年七十餘卒家所蓄古書名畫其子并其

屋盡粥之人多傷之

賀道字士完南京人世醫家居常善藥人呼爲賀生藥然能通文義尚儒雅有聲士大夫家其行予不能詳大抵名勝輩也

予所及知者止此其樸茂無文片言隻行幸中而偶合者瑣瑣不足錄已又有趙某者順天人本楊姓粥醬爲業人呼爲醬楊天順初迎鑒之役武官胄士爭乘勢納賂以冒官賞至累千數百人或以語其搖手謝曰我粗人無食肉相財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四

傳三

帛非所惜恐反蹈禍機耳不越歲冒官者事敗盡革職任或遭貶竄人始曰趙某不若也某尤好意氣其女夫刑部朱主事鐸貧而有守某每遺錢穀以助其廉朱病卒子又死某歸其女俾不失節暨其壽終其子毓瞻其女弟以居至于今存焉蔡通者府軍衛籍也既老而代每步行匝皇城見其磚石境壞默數之自某門至某門凡損幾千幾百有幾備善書人具奏疏赴通政司上之請命工修其事下工部寢弗行越數年

復然又寢之又數年欲復奏其子諫之不可其妻苛止之索傭書錢不得乃潛脫銀簪具跪竟上之項郎中文泰惡其瀆也送法司訊治之既贖罪費家貲數兩其妻若子交怨不置通已老病遂鬱悒而死當其疏時通素不識字習讀其章對客口誦累數百言尺寸一二無少遺失及遭阻抑輒嘆曰朝廷養士歲糜官祿數十萬孰肯計及此者或以爲此細事惡足計則應曰自某年至某年已加損若干數矣久而不治必大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五

傳三

壞極獎所費何可勝計哉嗚呼通所見誠小譬之以管窺天天雖小乃真見也以庶人計此亦不爲細彼所謂有官祿者不能觸類而長計直而事而顧笑且抑之獨何心哉獨何心哉

王古直傳

王古直名佐字仁輔後去車爲甫古直其所自號以號行世居台之黃嶺今分太平縣地也少爲詩及行草漫游京師有鄉人坐事者古直候諸官官併捕候者詢其孥甚急古直甘受辱竟

不言所在入刑部獄獨暴立烈日不與衆囚伍
李主事廷美異之檢衣帽間得柯學士諸詩問
之曰爾能詩邪使賦日影詩成縱之歸長揖而
出獄吏皆大笑然古直亦自是得名與今侍郎
黃定軒侍講謝方石友善嘗主方石方石以憂
去主林給事克冲克冲使海國主王員外存敬
存敬亦出使主定軒子主事汝修然亦不恒在
卒然求之莫得也旅食三十年無童僕不置金
甌有大籠五六惟詩畫數百幅中貯壺酒晨出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六

傳三

飲一再勺已復鐫之以去上元節京師燒糯汁
爲瓶以貯水畜魚旁映屏燭通明可愛俗呼爲
炮燈古直買置謝館日玩弄爲兒戲一日誤觸
碎意怫然不樂曰吾平生家計在此今蕩盡矣
方作章書值椽吏至曰遽敗吾興群椽欲毆之
或俾自爲計古直曰我固當毆毆則吾名益彰
一日遇諸塗竟被毆獨袖手承之以歸亦不以
屑意也或勸使仕大言曰我果爲爵祿圖邪盍
科舉乎則答曰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嘆

此亦功名事業也顯應宮道士請主師塾館
錄甚厚閱月忽辭去曰安能矻矻操朱墨坐几
案間乎克冲之使欲與俱不果或問之故曰彼
不吾彊吾安能爲彼行邪自古大賢聞人不渡
海者何限海豈必渡然後爲快也其性氣屹屹
不肯爲人屈類此然意度率直內不爲蹊徑遇
所會意欣然忘去人亦以此樂之爲說者曰方
石先生嘗云天地如許大中間可喜可嘆可怪
可笑事何所不有可勝道哉沈按察仲律嘗值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七

傳三

古直詢其邑里名跡不置古直曰公不須問大
抵奇怪人也其亦善自道邪周官稱四民班固
表人物列九等魏晉以來中正第九品予雅知
古直然不能目其爲何如人也作王古直傳

鄭曉

杜生傳

杜生宋陽翟人不知名字人皆稱杜五郎云生
壯時有田城南五十畝與兄嫂力田自養既兄
有子娶婦不能瞻則盡讓其田與兄兄又不肯

受則遂携妻子走城西里中借草廬而居廬前有隙地數丈周匝皆植籬籬中密植菜蔬花卉籬外桑柘數株是時生理方窘乃爲人選日賣藥人謝之布粟薪鹽卽受或以金錢不受也子既壯任稼器鄉人與田三十畝耕之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稍稍贍給生日嗟乎一日兩飯三歲一衣人不急我不急人人已各足吾又何求於是呼鄉隣貧者教之擇日賣藥鄉隣愚不能驟解術不售生又左右之得錢謝卽與鄉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八

傳三

隣時時端坐不出籬門者三十年黎陽孫尉聞而造之問曰聞生三十年不出籬門信乎生曰告者過耳十五年前嘗携老妻坐桑下納涼前年娶子婦時飯其母亦曾避之東籬外但無用於世無求於人偶自不出亦不喜遠游耳問生何以爲養曰數年前曾賣藥今直耕田問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何書曰隣翁遺一抄本無題欸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當時極愛其議論今顧忘之問書何在曰

春雨中屋漏濕曝之日中有過客見卽索之去矣問今尚有何書曰有大字古本周易兒夜讀一二卦卧聽之耕倦不能讀亦不强讀子可宦否曰村朴兒何能宦然性質頗渾厚薪水出門可數行迹以待其歸處其妻甚歡愛然未嘗見嬉笑也孫尉聞其言閤然若有失歸數日忽忽自咎曰痛哉杜生視吾輩若蠅蛆矣生居城西五十年未嘗速客人召之亦不往好事有力者高其節相造請生亦終不報謝生孤立行一意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九

傳三

然人皆愛敬之與村父老三四輩相往來極歡浹或經月不而亦不相呼也卽來坐談必竟日夜坐久饑倦爲菜羹饌麥餅取飽而已村父老皆携酒飲生生輒飲飲不醉不辭有肉卽食肉生不能具酒肉也室中有兩甕盛菜米一榻草薦氣宇閒曠言論精簡頽然山立不見喜怒無賢不肖皆知其爲有道君子年九十八而終論曰余讀後漢書每極慕申屠蟠黃叔度可謂近道矣不搖其神不失其身不交於人郭林宗

符融殆有規焉。謂其不能忘情於名也。嗚呼。名與身孰親。若杜生者。賢矣哉。

周恩兼

膠東二高士傳

周子守膠東之明年。以政暇游覽諸峰。觀大澤之雲。酌漱玉之泉。登雲臺之麓。挹聖母之水。喟然而嘆曰。美哉此古膠東之國也。靈秀萃於此矣。意者其有高士生其間乎。吾願得師事王生懷祖。崔生廷楓。對曰。膠東僻無有也。不然。其張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十

傳三

公鉞乎。然張公貴矣。不然。其梁生萬斛乎。斯人者。其諸所謂高士邪。周子曰。張公之高。柰何。王生崔生對曰。張公昔爲清苑令。有廉名。監司重而旌異之。因戒之曰。爾信廉。然能保其終乎。夫汲水於盎。其始非不澄。且澈也。久之鮮有不腐者。爾信廉矣。盍保其終乎。張公抗聲曰。水可腐。鉞不可腐也。監司爲之慙。公性剛愎。與物多忤。請託者勿聽。且加罪焉。人以是怨公。七年入考績。或奪公之輿。訴於銓部。發公輿得芻豢石餘。

他物無有也。銓部曰。嗟。張令賢若是耶。此固吾所願見。彼訴者奚爲者耶。繇是罪訴者而愈益。賢公入補郎署。出守常德。歷官三十年。家無餘費。周子又問梁生之高。王生崔生對曰。梁生初游庠校。每試常爲多士冠。膠東守劉公重其才。聘爲子弟師。供之酒食。梁生弗食。饋之禮。梁生不受。劉公怪且異之。而弗能彊也。無何。丁母憂。哀毀甚。得疾。久不瘥。家益貧。棄舉子業。業鬻蔬。有憫梁生之貧而多與之值者。梁生輒怒罵不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十一

傳三

受。或誤多與之。梁生曰。爾與我直多。吾不受也。吾還汝。有熟識梁生者。或遇梁生於途。其人貧賤人也。梁生立與語。少頃去。其人富貴人也。梁生輒避弗見。或時鬻書。則題其上曰。是書值若干。如其數與之。則梁生受之。或多與之。梁生輒怒曰。吾鬻書人也。非梁生也。爾多與我。是晚梁生也。梁生不可受也。急還之。久之。人皆知爲梁生。梁生入市。携其蔬。謂人曰。是值若干。人輒與若干。知其不二也。梁生之圃。不爲藩。人亦弗盜。

有憐梁生而爲之治圃者。梁生慨與之直。或不
受。則梁生怒曰。爾更無治吾圃。繇是鄉之人父
老與郡之大夫士咸思所以厚梁生而莫臻致
也。是梁生之行也。周子曰。斯人也。是吾之師也。
夫是吾之師也。夫陳仲子。郝子廉。吾始以爲
戰國人也。秦漢人也。今之人無有也。迺今復有
斯人耶。使天下皆得斯人者爲之也。天下其有
弗治耶。吾幸得待罪於膠東也。而又聞斯人之
風焉。吾於張公師廉焉。於梁生師介焉。膠東其
有弗治耶。斯人也。是吾之師也。夫然則梁生安
在。王生崔生對曰。梁生之居去郡四十里。其土
下其地僻。車馬弗至也。夫子必欲造之。則弗使
知之。知之彼必避不見也。周子從之。辟儀衛。造
梁生之廬。梁生聞之。先期遁去。周子曰。嗟異哉。
此何人耶。其所謂泄柳歟。段干木歟。其有所慕
與抑性然歟。嗟異哉。此何人耶。吾不圖膠東之
僻而有斯人也。吾待罪於膠東而獲遇斯人焉。
茲又幸也。雖然使斯人生於秦漢時。則必與泄

有段干木諸賢並稱。使斯人生於通都大邑。
則必名顯天下。使斯人生於膠東也。而膠東得
賢守。則亦能揚斯人之名。惜乎膠東之僻而生
斯人也。而守又余也。斯人雖賢。其孰知之。於是
周子仰而嘆。王生崔生皆嘆。周子因題其壁曰。
靖修高士。命王生書之。歸而作膠東二高士傳。
申時行

屯留路公傳

路公者名瓊。潞之屯留人也。不詳其字。或曰

英憲朝民俗樵樸。相命輒名之不字。云公
生魁梧悍。堅有膂力。智畧輻輳。居衆中議論捷
出如矢。激刃解紛。糾立斷聞。其言卽至。暴抗無
不洒然。屈服者里中固嚴重之。成化末。大盜王
弘起。燕趙轉掠。潞潞間勢張甚。至屯留。益殺吏
民。屯留人振恐。公奮曰。嗟夫。賊乃蠶起。烏合操
暴。祖棘矜鬪千里而莫之誰何。彼謂秦無人哉。
卽詣令請授甲。願得當一隊。必破賊。謝百姓令
壯而許之。乃募邑中敢死士。得數百人。諷以大

義人人爭踊躍公爲設方畧搆賊腹心使爲內
應因率兵尾賊至余吾賊方食公從後急擊大
破之獲其渠率餘黨悉平令上功部使者厚賜
金帛謝不受乃署爲陰陽訓術稍益屬任之縣
有疑事輒就公亭質問使董城垣學校諸工公
所受事立決所督治費省而辦衆無不稟受約
束而令益器其能數加旌賚焉正德中巨璫何
慶者故恃瑾驕恣大爲奸利嘗過屯留公受令
指逆諸境從容進曰側聞公義甚高屯留令擁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十四 傳三

生貧不能婚公捐數十金助之爲娶婦其赴義
慷慨皆此類也路之先不顯自公之子某仕爲
某官繫公孫王道舉進士歷仕有聲績今爲光
祿卿以 新天子恩澤詔贈公官如其孫
而路氏始大然士大夫稱路氏世德皆本於公
論曰魯連有云所貴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
解紛亂而無取也若屯留路公其人耶天下無
事謀智勇辯之士無所施其材卒然有急連城
跨邑之吏坐巽輒不事事擯棄侮辱者何可勝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十五 傳三

第撤席日夜供具以勞下執事惟公之所命之
雖然屯留小邑也未嘗見天子貴人悉索敝賦
不足克蕪食願左右無驚邑中令得以其私齋
擊牛醢酒爲公壽使下吏布其腹心慶欣然爲
之歛戢邑中賴之公雖敏幹強力應變團轉然
務行其德急人之困甚於已私前縣令張鵬坐
事斥貧不能自還公爲倡邑人共治橐中裝直
數百金令德公入骨髓戒子孫無忘路某路某
活我至其孫異言舉進士常舉以語人里有儒

韋布

王釋登

黃翁傳

黃翁名懷吳郡金昌人吳號繁雄而金昌爲尤凡其國土所產與他邦之產若魚鹽貝綿竹箭橘柚筐服織縞之屬明珠翠毛金錫流黃之貨山委於市金昌富人皆得擅之以其入爲美宮室華館雕榭多儲古鐘鼎金石圖書以自娛彬彬文彩風流甲於天下其季子言公之禮樂與士人又多靈智能以其意爲贗物銜鬻射利售者往往受其欺黃翁能爲人辨析剖證指說好惡出入古圖經而益以賞識多所傳通於是諸凡以古鐘鼎金石圖書售者多就黃翁鑒而黃翁之門日如市也黃翁言

孝皇帝時吳

中古器物圖籍號甲品者視今時不能一二又多好古君子然不過奉清暇之賞修粉飾之事以故雖有名物莫得厚直今讀邸中書見

朝廷遷官晉秩其在齊魯燕趙者遠不可數若吾鄉某人爲御史則曰以某器進某人爲監司則曰以某圖入繇是夏王之鼎石鼓秦經圖史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十六

傳三

丹青玉簡金匱之書歟然入市而其價視昔不翅十倍嗚呼是古鐘鼎金石圖書爲金錢貨賂爾矣余謂三代古人之制其齒革木箭之資多樵悴糜爛不可存於世其可存於世不樵悴糜爛者莫古鐘鼎金石圖書若如黃翁言鐘鼎金石圖書迺徒以博美官獵要津是鶴爲媒而香餌也鶴之貴香之重其寶于世以高潔清遠令是爲媒餌於人間鶴與香奚寶耶黃翁謂余言良是并入傳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十七

傳三

篤行

縉紳

耿定向

黃忍江先生傳

余束髮爲諸生○偃蹇黌序○蓋十年所○更庠師凡六七大都如出一型○其不爲子雲所譏刺者○少矣○嘗觀里中諸寒士○擔簦徒跣○爲俯仰計○良辛○苦也○歲時噴容聚族而謀○則又以無能修儀爲○楚○或稱貸拮据以往○至學宮前○頭岑岑加重足○

僧○儻○不○敢○前○既○候○之○署○聞○人○預○探○有○贊○已○乃○出○
見○見○則○往○往○以○怒○容○盛○氣○臨○之○已○納○贊○則○手○受○
納○袖○中○默○以○指○度○腆○非○稍○如○意○始○漸○降○顏○色○相○
遇○否○則○怒○益○熾○設○諸○難○督○過○若○責○償○夙○逮○然○諸○
寒○士○低○徊○逡○巡○曲○辭○竅○說○第○得○免○譙○訶○以○出○則○
自○幸○矣○乃○富○室○豪○族○子○弟○至○則○輒○欸○狎○杯○酒○交○
歡○甚○至○謔○浪○蝶○褻○無○復○夷○等○而○富○室○貴○族○子○弟○
出○則○揚○揚○捫○腹○卻○騶○奴○橫○行○衢○街○間○視○朋○儕○旁○
若○無○人○目○流○視○之○而○已○余○每○慨○然○太○息○焉○不○謂○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大

傳三

禮○義○相○先○地○而○陵○夷○至○此○極○也○乃○晚○而○始○遇○恐○
江○黃○先○生○先○生○故○未○嘗○爲○嶄○絕○奇○異○之○履○恂○恂○
然○貌○若○不○勝○衣○言○若○不○出○諸○口○中○介○而○氣○和○色○
溫○而○語○簡○與○人○無○封○而○中○鑒○井○井○余○友○彭○公○輔○
故○孤○寒○士○先○生○一○見○輒○器○之○謂○余○曰○彭○生○有○仙○
風○道○氣○子○得○友○矣○先○生○遇○余○兩○人○至○輒○留○坐○竟○
日○談○壺○無○倦○余○兩○人○亦○樂○聽○先○生○語○每○至○深○夜○
忘○歸○也○先○生○嘗○謂○余○曰○吾○初○授○官○命○下○時○一○夕○
念○之○不○寐○竊○謂○官○以○訓○導○名○豈○漫○哉○卽○字○義○從○

言○從○川○朝○廷○欲○吾○諄○諄○以○善○言○與○諸○生○相○切○劘○
也○而○導○字○又○從○首○從○寸○則○又○欲○吾○首○躬○行○以○倡○
諸○生○不○可○踰○尺○寸○矣○非○徒○言○也○顧○名○思○義○厥○任○
爲○艱○耶○先○生○故○博○洽○多○聞○從○先○生○游○者○咸○虛○往○
實○歸○欣○得○聞○所○未○聞○憶○余○嘗○病○先○生○爲○述○范○仲○
淹○示○子○書○曰○青○年○何○苦○多○病○豈○不○以○攝○生○爲○意○
耶○門○戶○纔○起○立○宗○族○未○受○賜○云○余○聆○之○惕○然○悚○
盖○省○古○人○之○愛○身○其○志○遠○矣○又○嘗○述○宓○子○之○治○
單○父○也○其○抑○兢○崇○恬○盖○感○陽○喬○之○喻○云○而○又○時○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十九

傳三

時○爲○余○稱○引○其○鄉○先○正○若○虛○齋○之○操○履○次○崖○之○
風○節○淨○峰○之○長○厚○其○行○事○甚○詳○竟○日○無○一○庸○俗○
談○也○維○時○邑○庠○生○餘○五○百○人○賢○者○孚○不○肖○者○格○
貧○寒○者○依○依○若○怙○而○富○貴○驕○蹇○者○亦○戢○戢○斂○飾○
先○生○故○未○嘗○一○厲○聲○色○也○其○時○僚○胥○鄙○且○悍○日○
爭○腐○鼠○相○詬○闕○而○顧○獨○嚴○敬○先○生○一○日○有○緇○衣○
欲○葺○梵○宇○持○籍○丐○助○於○先○生○先○生○曰○嗟○吾○亦○孔○
氏○之○守○祀○也○吾○目○擊○吾○孔○氏○之○宮○不○足○以○妥○靈○
而○不○能○謀○吾○時○心○惻○矣○而○顧○爲○若○謀○耶○邑○令○聞○

感乃亟爲葺聖殿廡云先生言不辯而中類如此尋先生陞海康掌教行邑之士紳弟子追送者無慮數十車馬塞途先生瀕行留衣一襲遺代已者寓相傳意尋代先生者雖不能盡繼先生志然亦感先生意指待諸生不虐矣先生陞任後越幾年而余弟子健補弟子員弟時猶髫也釋菜歸而邑邑無歡余詰之曰父兄覩汝髫年得泮游爲榮矣而不色喜何也弟曰吾嚮以學宮仁義府也而今殆異所聞矣吾始偕諸士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三

傳三

謁先師繼升堂伐鼓拜揖禮成庠師儼然升座吾儕肅而侍意初筮必有發教方延跂以聆乃庠師旋從中座起掀髯信眉而揚聲曰若等公堂幣金尚不具何也今而後不辦者視吾夏楚諸士慄然恐吾爲之赧然汗下矣若斯而謂爲仁義府耶游之不足榮也余曰咨小子後矣惜未得侍余忍江先生也余益重感恩焉先生任海康凡幾年間海康士德先生如余邑相率建祠生祀之後先生思告歸余時典學南畿也聞

之寓書部使者屬遂先生志先生歸而鄉友周元孝氏來督學元孝故亦出先生門者鄉人士相率屬元孝當優遇先生聞元孝之技士於泉也敬謁先生先生猶儼然師道臨之更不一語及私元孝以此益欽先生余鄉人士相傳爲美談云余茲承乏來意先生尚無恙將操几杖而稟度也居無何先生以訃聞嗚呼悲哉余少年盛意聞先生諸緒論憬憬奮起私心謂卽不敏當亦自樹不負先生乃今髮種種然而齒鬢累而猶然支離悠謬若此不已重負先生哉嗟夫悲矣先生諱傑字一貞泉之同安人學者稱爲忍江先生云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三

傳三

李掾傳

李掾者余里中人也名梅學初爲臬司幕下掾當世宗賓天詔下諸司哭臨時掾伏庭下哭之獨哀督學顏冲宇氏義之因晉署司刑功曹云掾兄弟凡四人掾爲嫡且長餘孽子掾父隲諸孽子而疏薄掾田宅便利者悉與諸孽故

諸孽富厚而掾獨窘其大父不平欲訟諸官掾跪大父膝下泣曰弟吾手足父鍾愛弟即愛我柰何以腐鼠傷父意且也控孫訟子以子懟父匪彛大父乃已里人稱其讓尋母死掾廬墓所凡三年往見廬墓者率爲廬居或爲窆乃掾焚焚獨棲莽間暑雨一蓋嚴冬一蓆席耳又苦貧日不免以拮据生理出出必返卽深夜必至墓所一夜至墓近溪澗忽雷雨暴作溪漲不可渡乃持蓋立溪上望墓踊號曰母兒在此母兒在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三

傳三

此如是者達旦又一夜雪積數尺許隣有耆儒張姓者意掾苦雪或他之也深夜往矚之席藁卧雪中翳沒不可辨環視久之始見雪夜中隱隱一髻張益嘆嗟轉語諸人人近歲其父死亦廬墓側如喪母里人稱其孝掾前從事刑曹也憲長方某氏亦廉其賢特令督臬獄舊吏督獄者值慮囚時可坐得若干金乃掾受令卽自榜獄中曰諸囚犯於刑者中多以賄故上令吾督獄者勅法耳若干法而睚眦何如此囚一毫不

以自浼且從家裝糧具饘粥以飼囚之無告者又有囚法不應死掾檢牘得其情請於憲長生之絕口不言恩其人懷白金致私爲同曹掾取後察知德繇掾也乃置酒飲間更薦幣加金爲壽掾艱然振手去人又稱其廉且仁云掾往歲飾介紹謂余余重其行見之掾故古貌又冠履敝惡隤然一田夫也余間與友人談經史或舉其凡未悉其末或憶其意偶忘其辭掾從旁代對每多助余始知掾亦常涉獵經史者詢其少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三

傳三

師里儒張高高師郭先生慶善甫善甫王文成之門弟子也其行誼盖有本矣耿子曰夫也命夫其不幸而不生於元和永建之年乎藉令生丁其際久已公卿矣乃掾故不善治生其家日落里人無識者咸姍其迂而行輩或反嫉其矯士貴遇乎哉雖然若原憲高柴輩得聖人爲依歸則又不可謂不遇也掾幸受知冲宇矣

厚德

宋濂

杜環小傳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飾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皇明文徵卷六十四

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家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常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故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

無在者不足付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兩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還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輕皇明文徵卷六十四

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爲烹藥進七筋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旣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

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殮之。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爲晉王府錄事。有名與余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此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氣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况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士也哉。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三

李疑傳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受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訕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眊眊未瞑。卽輿棄之。而敎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

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於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間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脈。躬爲煮糜煉藥。且莫執其手。問所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三

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漉矢汙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曰。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於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

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
反贐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
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
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
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
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
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
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爲疑交
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三

傳三

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大史氏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姁姁願士
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爲事乃有古義
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世混
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
焉

楊士奇

敦篤老人傳

國家自洪武中制詔天下凡百里之邑推擇鄉

社耆老敦篤有行誼者俾化道里中而平其爭
訟蓋以助益令丞綏靜黎庶也而奉承有恭有
慢推擇有當有否於是問巷畝畝之間蒙其直
者常寡而承其厲者多焉四方之通患也若吾
太和雲亭鄉沙村里劉郁武氏之膺推擇也邑
自大夫以下皆稱曰此敦篤老人凡百里之智
愚老壯皆稱曰此敦篤老人行副其稱靡間言
焉郁武抱淳質明達之資發言必公蒞事必平
遇騁忿爲暴者必裁之以理恣欲爲橫者必折

皇明文徵

卷五十四

三

傳三

之以義其辭氣從容和平蓋聞者靡不內愧而
信服焉或有誣誹之者未嘗自辯而事卒白蓋
其孚於人者有素也居無幾卽引退曰吾奚有
不足而奈何日儕庸衆人俯首歛氣受事縣庭
下如服轅之駒哉終其去里中無訟爭事及縣
門者郁武涉書史志澹泊且暮短衣長笠行壠
畝視稼穡逍遙怡然耕穫足歲計贏儲而千駟
萬鐘不一毫入其靈臺丹府間古大司徒教民
六行郁武有焉其妻子亦皆和平淳厚有自足

之意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詩曰考槃在澗○
碩人之寬○郁武之謂與嗟乎世俗之溺其志於
利者勞窮苦思弊弊無寸晷之暇蹈不測之險
而弗顧卒之小而窘辱大而至於債滅比比是
也○於視郁武何其相去遼遠哉○郁武其有廉貪
之風也歟○吾於郁武有彌路之好故著敦篤老
人傳云○

清德

王世懋

皇明文徵

卷十四

三

傳三

王氏父子卻金傳

王叅政懋德○瓊之文昌人也○舉隆慶戊辰進士○
繇南京比部郎出爲金華守○金華守前後無善
去者而獨君以廉察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已晉
福建布政司右叅政○瓊管在海外而君父封公
良弼與君母偕年八十餘○君爲吏十六年於外
矣○君無子多餌燥藥攝建南篆歸而得消渴疾
先是延平人有病此者以溺甘爲死候○君試之
甘度不可起乃請歸○余輩以君不可涉遠固留

之君慨然曰懋德之遠定省十有六年願微福
諸君萬一生見父母死且瞑不然卽死道路吾
志猶南首也於是寮友爭致贍而君固推不受
余謂君不有父若弟在乎○君曰吾瓊故魚米鄉
家粗自足而吾以十六年所餘月奉佐仲產爲
二親養安所事諸君贍且吾不留而亟行懼以
歸視爲閩人累也○余聞而心竊敬之○君至延平
不能前竟卒卒之日神爽不亂爲書謝寮友誓
不受裝費○余時以君死不患無財患不遂志古
人主有聽臣下薄葬以全其志者○卽爲請於兩
臺使者已之何如○藩長不敢斷聞於使者○使者
以爲不可遂循故事括六○百金遣使傳護之渡
海至則受金於封公○封公不受曰○吾子業有成
言吾卽耄奈何沒六○百金以傷吾子之義○吏固
請而封公固益卻○竟令持歸○僅收其奠金曰爲
我謝諸大夫老夫老且死海外無能報也○初君
之辭贍及遺命不受○賻有言君無子不爲老父
弱弟謀爲非中也者○余獨以爲不然及是益滋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三

傳三

然而泣且嘆曰嗟乎有以也夫海外之區黎獠之與居而父子爲廉若是豈偶然哉夫君父子卽號有中人產非有陶朱猗頓之富能土苴六白金者身死而義故贈賻送致數千里外非所謂嗟來之食比也而君之父義不以汙其子此非獨君廉也乃其父廉有先之矣向使君疑其父有濡忍之志將爲少子殖者亦安肯以堅辭卻哉余時欲爲君父子立卻金亭且紀之碑會有人賀之役而人亦無爲從吏者遂已顧緇衣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三

傳三

自述

宋濂

白牛生傳

白牛生者金華潛溪人朱姓濂名嘗騎白牛往來溪上故人以白牛生目之生軀幹短小細目而疎髯性多勤他無所嗜惟攻學不怠存諸心著諸書六經與人言亦六經或厭其繁生曰吾舍此不學也六經其曜靈乎一日無之則冥冥夜行矣生學在治心道在五倫自以爲至易至簡或笑其迂生曰我其迂哉我若迂孟子則迂之首矣生好著文或以文人稱之則又艷然怒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窮之而未盡也聖賢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或求學文生曰其孝弟乎文則吾不知也生不肯干祿或欲挽之使出生曰祿可干邪仕當爲道謀干之私也生安於義命未嘗妄有所爲或疑其拙生曰我契以天不合以人是乃巧之大者拙乎哉生慕孔顏之樂如聆鈞天之樂如獲裏蹠之金言及之手足舞蹈不已或以爲狂生曰吾能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三

傳三

知之恨未能允蹈之。奚其狂。生幼多疾。常行服氣法。或謂其欲久生。生曰。盜跖其天顏。子甚壽。子知之乎。或人不答。生曰。竊陰陽之和。以私一已。服氣矣。運量元化。節宣四時。服氣乎。生雖貧。喜色常溢眉宇間。或詰之。生曰。吾內足樂也。內既足樂。無人非無鬼責。得亦樂。失亦樂。我何憂哉。生御惡衣。脩饌安之。或慮其詐。生曰。錦衣與卉服。雖異。煖則一。糟覈與淳熬。固殊。飽則均。何詐爲。生不貴貴人。不貧貧人。或尤其無別。生曰。皇明文徵卷六十四

貴自貴。爾於我何加焉。賤自賤。爾於我何損焉。生遇物以誠。三尺之童。莫之敢欺。或譏其同生曰。我道蓋如是。同不同。弗知也。生不享外神。唯事其先甚謹。或謂其報本耶。生曰。非唯報本也。以氣感氣。吾先以之。外人何預哉。生多讀台衡。賢守慈恩諸家書。或謗其偏。生曰。我雖口之。未嘗心之也。何其偏。生當情意調適。輒懸特磬於簾。親擊以鐵。鑊。瞑目側耳而聽。自以爲達制樂之原。或笑之。生曰。此賈桴土鼓之遺聲也。五音

繁會則未矣。生好着屐。登山。遇境勝處。注目視。弗釋。或惡其癖。生曰。吾於巒客川色。見二代之精華。不忍舍也。生年四十有六。髮無白者。日坐一室中。澄思終日。或執筆立言。動以賢聖自期。其中之所存者。人固莫能識也。適有畫史貌生之騎白牛者。生大笑。以爲得其真。故自疏其事。如左曰。白牛生傳云。

贊曰。生妄人也哉。言其文弗能成章。言其道則又邈乎未之見也。猶自語諸心曰。我學古人。我學古人。不亦悖且戾乎。

皇明文徵卷六十四

石川子傳

石川子七歲讀書。問其師曰。讀書者何爲。師曰。取功名曰。柰何。書云。不然。師異之比。後家數大喪。貧窶多病。幾不自存。弱冠以太夫人命。舉鄉貢。繼復舉進士。石川子曰。吾且爲世用。吾學無得。吾將奚爲。用移病歸。結居石川上。日取六經讀之。自以爲樂。時獨登岱宗。發狂大叫曰。真能

小天下不虛也蓋六年羣盜起應召入京師諸豪傑士聞石川子至識不識皆以詩文投石川子石川子不敢與見得靖江縣去靖江居大江中其東北孤山臨大海石川子坐派山東望曰溟泮無他曠然絕世其有乘風凌波來顧我者乎酬酒海中浩歌而返居二年改青田青田民頗能安其拙日多暇則入石門洞瞑目坐數日歸又二年去民相與號泣留之石川子曰吾愧汝吾愧汝吾何能爲今

天子召以爲南

皇明文獻卷六十四

三

傳三

京工科給事中云

山泉道人曰石川子官則進矣夫吾嘗與論夫學彼自以爲無所得也雖然石川子年今三十六後之至豈不遠哉石川子曰吾觀吾前吾愧吾後吾聞其言而悲之

陸樹聲

九山散樵傳

九山散樵者不著姓字家九山中出入不避城市樵嘗仕內已倦遊謝去曰使余處蘭臺石室

中與諸君獵異搜奇則余不能若一丘一壑余方從事孰余爭者因浪跡俗間徜徉自肆遇山水佳處盤礴箕踞四顧無人則劃然長嘯聲振林谷時或命小車御野服執麈尾挾冊從一二蒼頭出遊近郊入佛廬精舍徘徊忘去對山翁野老隱流禪伯班荆偶坐談塵外事商略四時樹藝樵採服食之故性嗜茶著茶類七條所至携茶竈拾墮薪汲泉煮茗與文友相過從以詩筆自娛興劇則放歌伐木伐檀詩二章倦則偃

皇明文獻卷六十四

三

傳三

息樵窩中客至造榻與語輒謝曰余方遊華胥接羲皇未暇理君語客去留蕭然不以爲意其放懷自適若此常自命散樵曰吾將遽旅天地曹耦雲物以書史爲山藪述作爲樵斧包古今以類封殖藉吟咏以代嘯謳居志於名教理義中以爲歸宿若是者余將白首從事焉而無悔者乎客有譏其誕者曰將使余資緣塗徑躡進以倖取世資處盤錯劇理勢以遊刃時用二者余旣不能然則使余攀巒躡阻狎猿猱羣虎

豹措身荆棘之場肆意戕伐累直拾以厚封殖而後爲真樵者乎已矣客非知樵者退憩適園著散樵傳

韋布

楊維禎

鐵笛道人自傳

鐵笛道人者會稽人祖關西出也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綠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花積書數萬卷是道人所居也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三

傳三

泰定間以春秋經學擢進士第仕赤城令轉錢清海鹽皆不信其素志輒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毘陵間雪中雲間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南沂大小雷之澤訪縹緲七十二峰東抵海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鐵笛一枝自稱鐵笛道人鐵笛得洞庭湖中冶人緱氏子嘗掘地得古莫邪無所用鎔爲鐵葉筒之長二尺有九寸竅其九進於道人道人吹之竅皆應律奇聲絕人世江上

老漁狎道人時時唱清江款乃道人爲作迴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東飛鳥西飛鳥美人手弄雙明珠九見鳥生羅城中貴富人聞道人名多載酒道人所幸聞笛道人爲一弄畢便臥遣客卽客不去臥吹笛自如也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釣天大人不發也晚年同年夫有以遺才白于上用玄纁物色道人于五湖之間道人終不起道人性疎豁與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三

傳三

人交無疑二雖病凶危坐不披文則弄札翰或理音樂素不善奕畫謂奕損閑心畫爲人役見卽屏去至名山川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曠邁非常人所能測也與永嘉李孝先茅山張伯雨錫山倪鎮昆陽顧瑛爲詩文友碧桃叟釋臻疑歸叟釋現清容叟釋信爲方外友其文有驚世者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太平綱目二十策歷代史鉞二百卷詩有瓊臺曲洞庭雜吟五十卷藏鐵崖山云

贊曰有美人兮冠鐵葉之卷卷服兔褐之履履
雷浦之濱兮鐵崖之顛嗚呼陽兮履坤戴乾
萬竅不作兮全賴於天其漆園之傲吏兮緱山
之遊仙也耶

閨德

縉紳

羅洪先

周宜人傳

員外公配周氏余王大母也以先大夫貴始贈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三

安人進宜人父德柔祖叅議公紀宜人長宦邸

傳三

貴重矣比歸員外公主家政故無長物食指繁
日有賓客之事經衛公剛嚴難事飲食供具稍
違程節輒詬怒不御員外公率諸孫跪解或竟
日不得命宜人自入門兢兢抹過以織紵補不
給聞堂上詬怒聲卽以手自擣含涕向杼柚亦
竟日不敢食諸妯娌慰勞良苦宜人曰我不善
爲婦取怒翁大人非翁大人苦我也自非大疾
病與大故未嘗一日不在杼柚間亦未嘗一日

不較較含涕然竟不能令家有長物先大夫在

三子中最善事母宜人亦鍾愛之先大夫從外

傳晝歸宜人顧曰兒饑來耶卽投杼取殘食哺

之先大夫見突無煙受食返半意以讓母也宜

人曰何不盡啖先大夫曰我飽固不能強宜人

心憐之撫其首遣曰我兒何慧也卽又反面涕

泫然承睫下不忍令兒見之嗚呼悲矣悲矣宜

人年三十九夭於產難後二十四年而員外公

卒余皆不得見第歲時侍先大夫御燕私或節

皇明文徵

卷六十四

三

傳三

序持觴爲壽輒掩泣曰天乎胡不令我父母嘗

鸞肉卮酒少厭兒心乎因自述少時事若此又

言宜人背棄後從外傳不能償束脩傳強持書

篋去乃發憤自閉空舍中誦書父不我省也一

日聞書聲從戶外窺曰汝能然乎則又掩泣曰

使母在能織紵斷不令我至此嗚呼吾從兄弟

且八九子姪十餘人皆宜人之一身也此數十

人者今且餘蠹書而殘鼠惡矣家無嗃嗃之威

人負訑訑之色雖強之學不從也而見人菜色

鵠衣者。卽族屬。莫肯與揖。卽相揖。首不俯。目且流視。彼知昔日何如哉。公與宜人目遠。先大夫遺言不聞。將無有見遺器而訕譏者乎。噫嘻。

皇明文徵卷六十四

皇明文徵卷六十四

皇

皇明文徵卷之六十五

晉江何喬遠稱孝選

傳四

藝術

王緯

齊琦傳

齊琦者字仲圭。饒之德興人也。別號易岩。時人咸稱之曰易岩先生。因不復以字行。曾祖明善。宋端平甲午鄉貢進士。祖潛起。父顓世。以儒學

皇明文徵卷六十五

一

傳四

名初。齊從祖有夢龍貴澄者。皆明易專心。邵子之學而貴澄嘗註經世觀物等書。琦讀其遺書。自幼卽領悟其旨。又廖應淮者。建昌人。精通邵氏學。在宋季言國家運祚禍福如指掌。而琦同郡。傳立號初學者。實得其傳。立當至元間。以其學顯世。祖甚敬信之。又祝泌者。亦琦同郡人。其於邵學尤精。與應淮同時。出其學則有子傳焉。琦既承家學。又兼得祝氏傳。氏之傳蓋其爲術繇聲色氣味以起數。而推極乎元會運世。卽其

數之所見天地氣運之否泰生人吉凶休咎之微無不可以預定純乎邵氏先天之學皇極之理也故其爲人言凡未至之事如在目前無一不驗者嘗至衢有周孚者邀詣其家問以家事琦曰自子造居屋必歷一紀乃始生育人今滿一紀則歲中當添三子今年十二月七日明年二月九日及八月子生之月日也孚補縣模職待次於家明年三月當上琦曰子赴官在今年九月孚與同適市指一女子曰此爲子家八月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五

二

傳四

生子者也孚因納爲子妾未幾其前官有故九月卽之官十二月七日其妾果產子二月九日子婦復育子至八月所納妾亦生子矣當琦留孚家有二客扣門者琦聞其聲輒曰二人必皆三品官然不久且至坐重罪二人者一爲渾守伯篤魯丁一爲衢守將趙甲後果俱以罪廢同郡馬氏者故相家琦至其家隔垣聞婦人聲曰是婦來歲其舉子乎其夫曰吾婦年已四十是生七女子矣縱娠亦恐非男耳琦曰不然來歲

舉子當在秋中癸酉日明年八月癸酉果得子至休寧金南庚遠迂之間曰今日至吾家首何見琦曰子家首見我者與我同甲辰生人也比至果然琦曰子家今夜子時後山有不動之物動明日辰時前山有不動之物動是夕家後土庫棟橈崩明日大石墜前山巔金氏以問琦曰土庫崩萬二千時內損小口大石墜萬二千時外有一布衣受宣命者未三年其孫自經死既三年其子用大臣薦授武畧將軍平江萬戶府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五

三

傳四

鎮撫江淞行省平章忽都普化致琦問動靜琦曰朝廷今日除公矣問職爲何琦曰職三品耳且當理財賦後旬日報至果以其日除大府卿又曰然公還半塗必改除入中書明年當復爲平章矣比至中塗果改除中書右丞明年果復爲平章中書有進士三人曰哲理野臺曰易南海牙曰普顏同謁琦琦各問其今何官曰我已階五品矣琦曰子當作郡推官而散階仍五品又曰子當作郡守階三品又曰皆非也子當作

行省理問官散階四品也已而江西行省遷調除潮州推官湖廣行省遷調又除高州總管而中書皆不往復除湖廣行省理問官所得散階亦悉如所言易曰我亦當及五品階琦曰予不能五品也府判縣尹縣尹府判府判縣尹終六品耳已而中書除興和府判官而福建遷調又除崇安縣尹歷十月中書不理俾復任興和比至興和而過期不得任再授延平路判官又以故不赴復除浦城縣尹以終普曰吾階當至六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五

四

傳四

品琦曰予可及五品爲漕運官已而除海道鹽運千戶果五品也江浙提學黃晉卿年六十有六將致仕琦謂之曰來年乃可致仕當帶秘閣職名七十後於是起位一品然公性褊少容止二品耳於是明年以秘書少監致仕至七十有三復召爲翰林直學士陞侍講學士而歸樞密叅議歸賜謁琦琦謂曰公旦夕當陞職本府尋任風紀爲三品又登政府二品矣頃之陞樞密判官卽擢河西廉訪使遂拜四川行省叅政中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五

五

傳四

書平章教化致琦問琦曰不出旬日公出中書矣越九日除大司農又問琦琦曰當復遠出耳俄遷平章行省江浙琦嘗語所知曰自今以往天下多故不十五年京邑南遷千里矣未幾海內大亂朝廷削弱而權臣挾皇嗣駐河南今且十五年又嘗語人曰南士行入風憲矣方是時省臺損南人不用已久不久果有詔用南人其術精驗類如此琦游京師名貴人非可與語者雖以禮來致未嘗往門外候謁者車馬如市亦未嘗輕語人而樂從韋布之士游琦嘗用薦者署初庵書院山長至正己丑自京師歸屏居番陽山中邈焉若與世絕或勸之出則曰時行時止吾豈固必者哉歲庚子乃携妻子至金陵居焉琦於經史悉究通大義雖精於數學然耻以術數名家講論易道剖析理趣多昔儒所未發立言建議必要歸於仁義道德有關世教故士大夫間用是尤尊慕之

贊曰先天之學泰漢而下唯魏伯陽能知之至

陳圖南乃發其秘一再傳而邵子出焉邵子之言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事何莫不繇心生心者理與數之會而世之言邵氏學者乃唯論數而舍理何哉陰陽五行有是理斯有是氣及其生物氣聚而有形則象與數所從出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治亂禍福不能外於數而數曷嘗離於理乎故夫數固於理理函乎數者先天之學也世傳邵子以其學授王豫天悅天悅蜀人死無所授以所著皇極經世體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五

六

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者同堊玉枕中未百年吳曦叛盜發塚出其書道士杜可大得之以授廖應淮而應淮所著又有玄玄集畫前妙用等書數十萬言悉以授傅立而齊琦得之則其淵源所自來可徵已余數從琦游聞其言未嘗不以理爲本蓋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然世之淺於知琦者徒謂其於數爲精何也余故取世之稱琦者錄其一二而特論其學術之大要著于茲

程敏政

全景明先生傳

全先生寅字景明山西安邑人少聰警失明無所事事乃受易師學悉究義經畫外之旨而以京房斷占多奇中正統間父清游雲中挾景明與俱三邊吏士有問身体戚及軍利鈍成敗必就景明決之繇是全先生之名聞四方已巳秋虜酋也先大入邊英廟北狩陰遣使命

鎮守中貴人裴當問景明景明筮得乾之初九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三

七

傳四

附奏曰庚午歲仲秋車駕當還還後七八年必復辟英廟心識之時忠國公石亨以

叅將守雲中賢景明引爲上賓動必咨之暨

景帝嗣位虜益熾召亨還總京營亨以清有幹畧薦以自輔景明因侍行至京時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亨召景明問計景明筮之曰無能爲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庚午也先欲奉英廟北還時率以爲詐獨武

寧伯朱謙上書懇請朝廷持不敢發景明力

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迎奉之禮。獨不為夷狄。嗟乎。亨遂與少保于公協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實庚午秋也。英

廟以太上皇居南宮。三年。錦衣指揮盧忠上變。外議洶洶。忠一日屏人請筮。景明以大義叱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贖。忠懼而佯狂為風。然後兩宮乃安。忠後伏誅。如景明言。景帝之

弗豫也。中外以儲嗣未定為憂。景明亟言于亨。曰。公國柱石。當委身致命。以安宗社。今危疑之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五

八

傳四

際不早定。大計禍且不測。亨意遂決。英

英

廟復辟。將官景明。景明固辭。乃命工范金鑄陰陽神靈四字為策錢十八文。製象牙盒貯之。以賜。又賜魚牙金酒盃一。白金彩幣若干。會清以指揮僉事。將出蒞徐州。上曰。全寅得無

階往乎。其授錦衣衛百戶。在京居住。景明復固辭。不允。景明見亨寵位已極。每因筮以持滿之道。反覆戒之。弗納。卒及于禍。景明當景泰天順間。名公卿大夫。無不延接者。然一語不及私事。

惟抑邪與正。濟顛扶危。可致力則諄諄不少。回。避遇古今圖史及異書。必令人傍誦聽之。至老不倦。又緣名字之義。自號啓陽。今八十有六歲。尚康強無恙。三子長鑒。以材武自見。官錦衣衛百戶。大鑒治易為進士業。次銳以善書士隸中書舍人。

論曰。咎嚴君平卜筮于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蓋賢而隱于卜肆者也。若全景明先生固聞君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五

九

傳四

平之風。而有慕焉者。歟。其禮于名流。不免于權貴。壽而有子老于。聖世非倖也。彼司馬季主不見知于宋忠。賈誼郭景純。不免于王敦之難。其術精矣。而其所得。又景明之所不滿者歟。

李夢陽

邵道人傳

邵道人者。蜀人也。至慶陽年七十餘矣。道人不欲言。凡所願指。色授故莫究。所自來。然見之者。

率知其異人也。道人館於鐘樓街周家築土破
衲無晝夜露坐。郡中諸弟子少年爭來事道人。
道人凡所願指色授之。諸弟子少年無不當道。
人意者。道人喜看病。病者家請往。乃令病者張
目。又令其噓。即可活。道人則目諸弟子。而諸弟
子卽置飯病者前。道人出其袖中鐵尺橫飯上。
誦大悲呪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脫不活。道人
則趨而出。病者家以死日請道人。則出其指示。
日數如其指數。然道人取錢每歲自正月始。
活一人。取其布尺裏衲裏完弗取也。病者家脫
有見飯。飯道人以椀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食
之。若加飯更以椀列之不食也。若見飯是草惡
食。道人卽喜食之。曰。更爲造美食。道人則不食。
其見飯或雜暈物。道人曰。第擇去葷物。終不欲
更造也。道人善飲水。鄉野人聞之。爭來請願觀。
道人飲水。道人微咲領然之。弟子前置水道人。
目弟子令鄉野人自置水。亦以椀列之。案無問
多少。道人飲之。若冬月水冰。則聞道人齒間澆

澆聲。頃之肩湧面紅。汗簌簌下。若雨也。道人與
子世父同時。世父患頸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
人曰。此祟也。若往聘于某氏乎。謂其女陋也。將
更聘之。女慚而縊死。此其祟也。世父大驚。伏地
頓首曰。柰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解矣。三日瘍
果瘥。居十餘年。忽謂諸弟子曰。吾將歸歟。諸弟
子曰。先生福慶之人。慶之人無敢慢先生者。何
遽言歸耶。道人不應。一日道人令設几三層而
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守之夜有
登几而伺其息者。道人猶擗肱墜焉。夜半霹靂
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鬪之聲。諸弟子震
懾伏地。天明起視。則道人死矣。贊曰。子不語怪
若。道人者何如人哉。二氏惑世亂政。而道人口
悛悛不欲道。辭急人之難斃而後已。嗚呼。是所
謂逃于墨者非邪。

楊道賓

赤肚李道人傳

李道人者。微之縣人也。父贊雄。于貴年六十四

難子乃散貲施諸貧者爲功行久之夜夢一道人入門魚鼓簡板而歌其生母許年十四亦以是夜夢與父同寢而語合乃大喜已而果娠生道人因名夢仙時正德庚午五月十五日也十歲父歿稍長修父業收息江湖輒游酒人聲妓之間揮金無所惜母寡溺愛不忍問也最後挾妓鳳仙居蕪湖於是道人年四十矣病羸瀕死數四問醫七年而病日亟篤一日有丐者呼門外鳳仙窺之背負一帛大書云大病行工小病

皇明文獻卷六十五

十三

行藥因召視道人丐者以手摩其頂大呼曰從吾言則可不則死道人從枕上首肯丐者卽碎諸藥器而索鳧蛋五十枚酒一甕以右手援道人樓膝上左手且剝且吸頃刻都盡初樓時道人骨節砉然有聲後徐徐抱之凡七晝夜而病霍然道人問其姓名曰吾乃丘長春十代孫清淨遨蓬頭也問宅里則東指北海上有石壘繫爲秦皇所驅不動而號牢山者吾居在焉於是知其爲異人遂掃室焚香涕泣百拜稱遨師願

卒爲弟子師亦喜之悉教以還丹修煉之術而更道號爲一了蓋長春道派二十字道德通玄淨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圓明遨師十世爲清而道人則十一世故以一名居三年師知能盡其術與俱游浙月餘登天目山忽謂道人曰咄咄善守而道黃白採戰皆旁門惑世罪業滔天汝其戒之毋貽後悔言訖不見道人感其言奉道彌謹遂別築石南菴于萬年縣居鳳仙爲道姑而自棄妻子雲游天下初入全州

皇明文獻卷六十五

十三

之湘山數年更入太和山散髮汗漫或嘯或歌衆莫能識獨閬道人識之閬道人生于元時年二百餘名復初亦長春十四代道孫也相見歡甚昕夕往復共證真修無何閬去茅山道人屏居一室忽大悟歎曰心性倘在軀殼何爲因投清涼澗中見者驚救道人方泛泛若鳧捧腹大笑已有物墊之而起從此遂不著衣雖嚴冬大雪赤身爲常而看目間有汗簌簌若雨下人皆異之呼爲赤肚子云居十年欲訪其師北海上

每至中途輒以風雨却步又或值客要於道如是者五竟不果乃嘆曰豈塵緣未淨邀師拒我邪遂轉入終南山與銅帽道人爲侶銅帽者年可數百不知爲何許人以戴銅帽故名又十年去游匡廬三年始入茅山訪閻闡已先一年屍解而與左熙之道房居焉茅山故多游衲道士不欲自異更著衣曳履混諸衲中諸衲不能辨攬秘揆撫無所不爲道人不爲動亡何少試功行則相顧而嘻又亡何試治病病愈則又相顧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五

十四

傳四

而驚稍稍和南奉爲師自是名益落人間四方問病者絡繹道路不遠千里金壇于公冥修好施以德世其家先從閻所聞道人名至則爲築水竹村居以奉之恭設壇場而率其家子姓羅拜爲弟子至是大宗伯王先生請入留都都中上自公卿下及士氓爭肅肩輿迎致其家道人若雲若鶴隨所棲止絕無揀擇尤喜爲人看病不假藥餌視色行法如其師法以七爲期輕者一七重者再七又重者用符咒或嘔或喚起死

回生捷於和緩其譚道一本無慾所授法蕩佚簡易多與吾儒通至問以仙術輒閉目搖手曰不知不知其大指謂慾未盡絕談無益耳性淡簡毫無所嗜冬夏一衲不襦不袴頂結雙椎椎各一梳每坐定輒叩齒數聲塞兌含漱漉漉而咽之已復用手摩面用梳掠髮以示學者曰乃知玄何病儒而病儒者皆玄異端也黃白彼家亦稱玄可乎軒轅問道廣成帝堯問道齧缺其治平者法萬世玄於儒何負哉余素闕其書不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五

十五

傳四

寓目茲因道人購全集一帙徐聽疏釋恍乎若失也嗟夫平敘一書解則悟真不解則悟人蓋諺悉之矣

支離

夏錄

張風傳

張風天台山中農家風貌惡善爲優盡得於笛能以鼻成聲用是不欲蓄其家其家固傳視焉日食於富人之館聚少年晝夜謳弄或譙沸達

旦旭入無一食之儲出有終身之餽故凡邑里之爲燕會鼓音席上必有風雖不召風風固且往自得之出見富人大廬輒止廡下振管踦踞冀徹室中以曉富人小子羣走環之以入曰吾且入就食矣未嘗潔其言爲不欲狀風之爲人如此或以咲而賤風風曰人飽其欲誰不如我我固易盈而鄙人耳彼謂之則曰士大夫乃得而貪焉此爲利其惡有紀極哉且若是而閉焉匿焉則能不失一語不見一跡以示於人齒舌

至引鬼神相證設禍福應子孫以求其益嗚呼吾何故而爲是也於此吾有求必以在於口吾心之未往足已舉而加之矣放而隨之不益而益章之吾是以處世而人不我貴則世固有夢而不寤者耶又曰吾持身以食於富貴之人富貴之人或以利敗有方貧賤而以植德興去其一而存者猶是也去其二而存者猶是也敗者相屬而患不及我吾常得食焉他日遇其人於道路見項而趨之其衣履不似也顧而見我自

若焉曰始吾爲富而有今日子以貧而守其常吾乃以後不敢輕子矣曰嘻子見晚矣雖子前日庸得乎乃今其固也吾嘗客於子子飲酒亦飲酒子持梁亦持梁吾求子不能勝我也且冠衣加於子之身而視於吾之目積穀如山金錢布地傳子而守不使子用子之身憂且勞焉子行其勞而以得食也我棄其勞而亦得食焉子食我而以其憂也我食於子而不與子之憂焉子用其名我用其實是子嚮也幾不見爲吾賣

顧猶可追而傲我邪向也吾固以目子矣而子不知則子亦夢也赤城居士曰是爲夢固然矣風蓋處其地因而夢夫人風亦幸也然吾得其言而思之吾亦有夢於此而不知也世之夢多矣爲之傳以告夫寐者而自取焉

陸容

阿留傳

阿留者太倉周元素家僮也性癡獸無狀而元素終畜之嘗使執灑掃終朝運帚不能潔一廬

主怒之則擲帚于地曰汝善是曷煩我爲元素
或他出使之應門賓客雖稔熟者不能舉其名
問之必曰短而肥者瘦而髯者美容姿者龍鐘
而曳杖者後度不悉記則闔門拒之家蓄古尊
彝鼎敦數物客至出陳之留伺客退竊叩之曰
是非銅乎何黯黑若是也走取沙石就水磨滌
之矮榻缺一足使留斷木之岐生者爲之持斧
鋸歷園中竟日及其歸出二指狀曰木枝皆上
生無下向焉家人爲之哄然舍前植新柳數株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五 傳四

元素恐爲隣兒所撼使留守焉留將入飯則收
而藏之其可笑事率類此元素工楷書尤善繪
事一日和粉墨戲語曰汝能爲是乎曰何難乎
是遂使爲之濃澹參亭一如素能屢試之亦無
不如意者元素繇是專任之終其身不棄焉傳
者曰樗櫟不材薪者弗棄砂石至惡玉人賴焉
蓋天地間無棄物也矧靈於物者獨無可取乎
阿留癡狀無狀固棄材耳而卒以一長見試實
元素之能容也今天下正直靜退之士每不爲

造命者所知遲鈍疎闊者又不爲所喜能知而
喜矣用之不能當其材則廢棄隨之於戲今之
士胡不幸而獨留之幸哉

祝允明

王昌傳

義興人王昌有奇力治田不以牛身犁而耕妻
駕之昌一奮去耒數尺或抵墜墜爲之動嘗餽
運昌肩舟之桅而擔焉前後董十鐘達數百里
他舟人不知昌乃或侮昌昌曰若欲以衆傭我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五

十九

傳四

耶雖百人胡能爲衆患渠鄰船百許人爭欲擊
昌昌持檣拂左右左右及拂者無弗溺者昌山
行見蠅蚋紛然起叢薄間眠之有巨蛇長幾十
尋昌走不竟蛇蛇將尾而寘之口昌怒捉蛇尾
振之舉投空中遽地死矣途間遇搏虎者持槍
戟來昌弱其具都折而置之自拔巨竹削其端
使廉甚水以和之火以堅之方俯僂治竹未就
虎突至後昌不及運竹便以兩手桴虎兩膊又
交執於一掌抽腰間竹刺虎喉信手一擲踰其

背後樹杪斃焉。昌或久虛其力，輒手足撼掉，不自休。速轉山中，擢林木數株，運弄之，或捉頑石，行百匝，雨無爲于室，則索綯如杵，數十丈寸寸，指斷之力稍解。云昌有女，力肖其父，陸有修艦，衆莫致之水。造昌廬，命昌昌病，命女女往辟人，獨盪舟手及舟，舟在水矣。昌行四人以行，連其名呼曰昌四白石翁，云聞之其鄉人。

田汝成

阿寄傳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五

三

傳四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兄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二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廼費我藜羹。」阿寄嘆曰：「嘻，主謂我力不若牛馬邪？廼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界寄。寄則入山販漆，暮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輪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早

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緼掩之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楮，否且德色也。」廼阿寄村鄙之民，衰邁之叟，相殘人，撫髻種而株守，薄業戶祚彫落，溝壑在念，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廼肯畢心殫力，昌振鉉基公爾忘私，斃而後已，是豈尋常所可及哉？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途，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卽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此？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陳九川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五

三

傳四

詩丐傳

詩丐者樂安人李姓興生名年十六七患風痺
遽條其口籍如眼啞如手攣如欲食則仆卧於
地乃能下咽欲言則畫地作字始達其意然頗
能詩昔董侍御時望未第時在鄉會中而丐至
僉令獻董詩丐首肯之須臾就中云鵬鶚直冲
霄漢迥龍泉高射斗牛光清時早展爲霖手莫
遺蒼生望八荒董禮而食之欲使養于官辭以
老母在遂爲述其迹嘗讀莊子序支離子與事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五

王

傳四

世咸謂其寓言耳今觀詩丐豈可謂無若而人
哉然疏鼓篋播精可食十人而又時受上粟三
鐘薪三束子輿能道其孫解而又有莫逆三人
者先後之今李執然行乞于市以養其母又若
噴噓卽有乘尻輿神馬之至孰宣其意哉其不
幸視二子尤可悲矣夫駘有尊足者存籍未嘗
育於其心彼皆托文以傳丐形支離而孝其心
聞而無事將不與杞梓諸子同游方之外哉卽
用其餘以精詩其爲精無難矣故傳之以風狂

非其心乞播施施者世且以爲卮言可乎

賢閣

張居正

王承奉傳

王承奉大用者霸州人也逮事

敬皇帝

爲奉御侍

慈壽皇太后於仁壽宮

毅皇帝時陞御馬監太監賜蟒衣內苑乘馬

通顯矣然性刻廉剛直弗能下其儔輩以是不
得久內庭出爲遼府承奉是時遼莊王病不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五

王

傳四

能視事委政國妃毛氏國妃賢通書史沉毅有
斷而承奉從內佐之所釐正國家事不可勝道
頃之莊王與國妃相繼薨嗣王立王聰敏
辯給而嗜利刻害及長多不法常出數百里外
游戲有司莫敢止故無所憚然心獨憚承奉承
奉好直諫王積弗能忍乃曰承奉老矣宜免朝
請於是承奉希得見王王少無子所幸樂婦生
子置外舍久之王有痿病度終無子乃取外舍
兒內宮中時兒已八歲詐曰官人某氏子欲以

聞於 朝故事王子生承奉司郎具所生母

姓名及產媼狀關相長史乃得奏附玉牒王以其事下承奉愕曰王安得有子承奉乃不識何官人有娠及產子狀不敢奉令王大怒曰老奴敢爾者死邪於是盡捕承奉諸用事者皆榜笞數百被重罪欲以迫脇承奉承奉終不爲動王乃召承奉繆爲好語曰而不知予之爲病耶事成而後有主而富貴可長保獨奈何爲他人忠承奉伏地叩頭流涕曰老奴受國厚恩死無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五

三五

傳四

以報顧此事涉欺罔法例嚴甚王子非真子外悉知之後有發者禍且不測老奴死不敢奉命王謬謝曰承奉言是也乃以計給奪其印而自署承奉名行之承奉既見欺無可奈何懟以首撞壁大叫曰生不幸爲刑餘又棄外藩今王所爲如是吾弗能匡救禍且及矣誠不忍老見刑獄卽閉戶自經繩欲絕會有救者得甦日夜涕泣竟至失明以死國人悲焉

太史張氏曰余在史局好問先朝事諸老闍語

及 孝廟時輒流涕有哽咽者及歸楚見

王承奉憶往事猶能歷歷道也語具別錄中夫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何

敬皇帝時人物之茂乃其廝隸亦莫不有大臣風節焉觀其臨議執正毅然不爲利回不爲威惕雖壯夫哲士何以加焉第令久內庭筦樞密如近時與安懷恩輩詎足多哉余以是知

敬皇帝之澤入人深矣王承奉蓋弘治間人

物類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五

三五

傳四

楊慎

倉庚傳

梁武帝代齊錄居齊宮後庭稚齒在潘余之亞者損之又損尚溢乎百數郅后心妒焉帝閒居一日覽大荒經云倉庚食之令人不如遂下令虞人收捕此鳥絡野籠山佛首爭獻者盈軒墀乃勅中庖以爲宮膳旦旦不繼他肉后與帝食而甘之帝心冀其術之速驗試問后曰此餘甘可以分諸夫人乎后卽輟箸不食帝曰荒經曷

予欺乎其諸食力尚淺邪將盡脯其餘倉庾中有老而慧者鼓抵作人語而稱曰余西喬之羽臣也余祖逮事庖羲氏庖羲氏之佐有鳥鳴者主建福是釐百羽命余祖曰而仁鳥也其可春候繇茲以還奕世載育及周文王邑于岐山西申有鳳鳥者覽其德而下之羣鳥皆往從之萃于岐下維時風翔者露翥者兩舞者霜皞者朝明者夜啜者以萬計復有巴人之比翼蜀山之文翰方山之孔鳥善芳不昧翬翠華首咸集官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五

三

傳四

樹王及後宮不之奇也而余族獨著彤管焉其詩曰維葉萋萋黃鳥于飛爲其有助于德象也二號髻戲引弓飛土而逐之后曰非所以養童心也戒勿彈周公白文王命羅氏境內特貫不捕焉今帝不欲爲文王則已欲爲文王盍赦微軀帝曰爾曷知周文王試爲我言文王后妃之德何如庚乃喜而躍曰鴛知之鴛知之匪后妃之德實文王之烈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紀夫爲妻綱象日明使婦從夫放月紀日載覓於西

繇媵以升嫡月載覓於東繇嫡以逮媵帝咲曰禮失乃求諸鳥乎爲我說之庚引脰曰鴛何知鴛何知月之朝也君之視朔不近內焉后亦辟焉月始覓左媵六人迭御三夕象微陰也月成鬼右媵六人迭御三夕象漸陰也月成弦三夕而世婦迭御焉月成采三夕而御妻迭御焉月之幾望后當一夕陰將盈也月之端望后當一夕陰極盈也月之后望后當一夕陰不終盈也自是三夕仍降而御妻三夕薦降而世婦三夕還降而左媵三夕復降而右媵及月之夕也君以掩身不近內焉后亦辟焉象月以進象月以退授銀環告進也正金環告退也施玄的告辟也鳴珮玉告節也繇媵以升嫡本微而著盛由嫡以逮媵自盛以下微勿使陰厭陽勿使柔乘剛嗣續以昌壽命以長此陰禮教六宮而頌聲洋萬方也又公此制于天下諸侯有副官大夫有側室士有妾當夕侍夜傲是爲節當此時豈伊無險陂王制繇之姑亦何能爲周制之燕久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五

三

傳四

矣而欲萎罪於微禽變性於纖羽不亦異乎且
荒經之誕非神農之述也帝而信之是不知也
沉昵之專非周文之制也帝而行之是不仁也
負此二愆不可以君羽族而况君江東乎帝聞
唐言慄然側席却后聞之愀然無色乃命寫其
言于芥展行其制于永巷却后愀然更爲逮下
之行唐之力也帝喜曰徒信古陳編不如倉庚
言乃放之不殺封爲金陵郡公唐世有號金衣
公子者卽其後也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五

天

傳四

物類

祝允明

義虎傳

荆溪有二人。髻州交壯而貧富不同。妻子以故
宴安無他技。獨微解書數。妻且艷。富子乃設謀
謂言若困甚。盍圖濟乎。妻告以不能。故富子曰。
固知也。某山某甲。豐於賄。乏主計吏。覓久矣。若
才正應膺此耳。若欲吾爲若策之邪。妻感謝富
子。卽具舟費。并載其艷者以去。抵山。又謂富子。

故未嘗風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乎。一
忤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若先容焉。計也。
妻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妻
胼胝碎破。血出被蹂躪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
委之地。出腰鉞斫之。隕絕。富子謂死矣。哭下山。
謂艷者若夫君嚙於虎矣。若之何。婦惟哭。富子
又謂言哭無爲。吾試同若往。檢覓不見。乃更造
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
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未答。忽虎
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嚙富子去。斃焉。婦驚定心。
念彼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不怨客。
轉身而歸。迷故途。順塗而哭。忽見一人步于傍。
問故。婦陳之。人言爾勿哭。當返諸舟。可歸。爾舟
在彼。遂導之返。見舟而滅。蓋神云婦登舟。莫爲
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遙察之。厥雄也。婦
疑駭其夫鬼。與夫亦疑婦當爲賊收矣。何尚獨
有哉。既相逼。果夫果妻也。相携大慟。而甦。各道
故。夫曰。彼圖淫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五

天

傳四

則我可置我憾也。婦曰：吾苦若死，若固不死，固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不可置也？於是更悲而慰哭，而笑終歸完於鄉。祝子曰：視賊始謀，時何義哉？已乃以巧收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包節

廝犬傳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五

三

傳四

河西有二將皆榆林人，其一以失事罷官，其一陞遊擊將軍，統奇兵禦虜永昌，方隆貴赫矣。也罷官者將游嚴歸榆林，其廝養卒豔慕陞官者，卽怫然欲去其主。主因慰諭之曰：吾已罷官，市且入暮，無用爾也。惟爾所適。旦日，廝又潛入庖所，盡懷其嘗食什器上堂辭主人。主人怪其磨突，令掖搜之，得所挾器，迺怒罵曰：吾衣食爾十餘年，一旦以吾罷官遽去我，又盜吾器以行，何無人理至此也？第格幾斃。廝竟蒲伏投陞官者。

客有自涼州來爲子言其事。時子所善平陽賈適至，賈嘗以子寓荒左，惠所畜犬，犬產自西域，甚哮猛，不可近。日繁維之，賈每至輒掉尾跳踴齒係而迎去，則悲嗥頓僕，竟日乃已。後漸馴狎解其縛，置之階序間，每飯必啖之肉，呼應揭叱皆省了人意。若子素所養畜然矣。賈屬數月不來，是日偶一來，飲之酒，犬佯不視，賈戲曰：別去數月，犬亦忘我耶？比漏下，送賈出門，犬已先匿伏道旁，瞰賈跨馬卽突逝而前，竟隨賈去。時僕御左右見者無不嗟異，謂其初佯不視，賈後竟突逝也。嗚呼異哉！始吾聞廝之不義，恐倍棄其主，旋又幸見戀主如犬者，人失而求之，犬吾重有感焉。嘗觀史傳所載犬行義甚多，其章章者者若楊生脫厄於醉卧，張然發奸於具餐，陸士衡傳問於吳洛，迺今觀之，益信夫不以夷險驟濕易操，士人且難彼獨何知能抗行視烈丈夫？按犬在畜爲金，豈其稟金天剛勁之氣而獨完其偏塞之性者耶？廝養卒固人也，列三才而固

皇明文徵 卷六十五

三

傳四

五○常○其○行○義○固○不○類○可○不○爲○世○道○一○太○息○哉○雖
然○古○今○人○類○廝○者○多○矣○四○公○子○而○後○暨○田○寶○衡
霍○之○徒○所○養○客○千○百○爲○輩○無○不○聰○明○才○辯○一○逞
奇○獻○畫○傾○動○當○世○及○致○其○聚○散○離○合○之○行○則○盡
廝○類○也○蓋○以○市○道○合○者○亦○以○世○道○去○漢○儒○有○言
曰○富○貴○無○暴○集○之○客○貧○賤○無○棄○舊○之○賓○原○其○所
以○來○則○知○其○所○以○去○吾○嘗○有○味○於○其○言○也○客○與
廝○皆○終○其○身○奔○走○于○市○日○惟○盛○衰○有○無○爲○念○廼
求○爲○犬○而○不○可○得○犬○惟○無○慕○於○市○故○無○朝○夕○無
聚○散○廼○能○抗○行○視○烈○丈○夫○故○君○子○不○以○慾○亂○真
不○以○人○滅○天○嗚○呼○三○代○而○下○臣○貳○其○君○婦○貳○其
夫○者○何○紛○紛○然○類○廝○也○又○豈○獨○市○道○客○哉○

皇明文徵卷之六十六

述

縉紳

祝允明

書述

檢坎草中有書述一段不記誰作或自作戲錄
之書理極平張王鍾索後人則而象之小異膚
澤無復改變知其至也邇逮唐氏遵執家彞初
皇明文徵卷六十六
馬微區爾我已乃浸濶步趨宋初能者尚秉昔
渠爰至中葉大換顏面雖神骨少含晉度九往
一居在其躬尚可爾來徒靡从瀾倒風下違宗
戾祖乃以大變千載典模崇朝敗之何暇哂之
亦應太息流涕耳暨夫海濱殘趙顛繆百出一
二守文之外怪形盈世吾於是不能已於痛哭
矣蒙古數子未足甲乙虞夔等輩可稱極興
獨振國手徧反歷代歸宿晉唐良是獨步然亦
不免奴書之眩自列門閥亦爲盡善小累固盡

美矣饒周之屬且亦可觀二宋在國初故當最

勝克昌昌裔熟媚猶亞於克宋氏父子不失耶

鄆謙詹解鳴于朝盧熊周祗守于野如滕公等

繁舉非朝者乃當讓野而希原幹力本超更以

時趨律縛耳自餘彬班甚衆末則不暇二沈蜚

耀墨林昌辰高步自任人推皆謂絕景

大君宸譽遂極袞華抑在一時誠亦然耳學士

功力深篤其所發越十九在朝乃亦薄有繩削

之拘非其神之全也或有閒牕散筆輒入妙品

皇明文徵入卷六十六

人罕覩爾棘寺正書傷媚行草傷輕因成僂浮

自遠大雅危帽輕衫少年球鞠又如艷質明粧

倩笑相對朱夏榜署紛紜易於馳譽孔陽仲昭下及

廷暉養正之流煙煤塞眼悉俗工也其間太常

稍近清潤吏部蔣頗至沈雄惜乎不甯自脫孔

陽掾史手耳養正吾不知也不知當時何二陳

壁傷矜局登略上之亦有宜黃吳餘慶岷山衛

靖少自出塵趣向甚正恨不廊且老耳程氏父

子篆隸擅名斯業既鮮不得不與其後左參李

相頗為青水左贊與李牧楊師不以書名亦有

可觀昌祺洎乎近朝所稱如黃翰二錢張汝弼

皆松人也松人以沈氏遺聲留情篆素小錢大

致亦可翰與東海人絕薰循而執斯魯衛張公

始者尚近前規繼而幡然飄肆雖名走海宇而

知音歎駭今且以人而重與黃人行伎俱下非

吾徒也又有天駿者亦侍婢學夫人咄哉樵覺

厮養醜惡臭穢忍浣齒牙恐異時或得其名失

其迹妄冒誤人且為贅列紫薇郎署分科木天

皇明文徵入卷六十六

執事左閣綵綸後先匪此能悉談者謂任道遜

姜立綱及邇日周文通宜攀詹沈益亦依倚若

徐武功劉西臺吳文定李太僕咸為近士瞻望

吳公不負書名故非當家愛人及鳥貴在起雅去俗斯亦筆勿訝不倫徐劉與吳

升馬刑部蕭黃門愈亦皆師模宋元之撰而已

徐放米劉趙吳顯馬亦於中劉無一筆失步亦

可慨舍文武而攀成康也太僕資力故高乃特

達眾既遠群從宋并去根源或從孫枝翻出已

性離立筋骨別安眉目益其所發奴書之論乃

其胸懷自熹者也

燕山三士小述

一人曰杜謹言符畜奇氣字字水火成性通明
亢升物不得揜之自研磨要理兼總形實將施
利當世假令遂順將無煩究盡足矣乃復梗塞
今漸老矣

一人曰仇僮東之中外厚結鼎鼎焉任重之器
學殖萬鍾室也至其執則太行回峻昆吾失鉅

一人曰釋徵起宗秀抽南篠明寓西燈緯代之
皇明文徵入卷六十六 四

材委止遐寂然如如之妙兼我五總龜而得得
之功乏師一鐵杖

贊曰予之京師求觀四方士恨未得得者獨三
士焉然皆先得者矣嗚呼

吾鄉二老述

馬萬字公素嘉定人舉止迂固鄰夜火家具一
不取惟頂巾躡履執大袍凝立通衢中行遇深
峻必舍舟車而徒回曲淹滯而不厭在舟展佛
經香供踟趺呬誦振響人夾隄佇看不顧或稱

以癡擊掌太笑遇鄙客錢虜則以苛禮律之讀
書專博鈔積甚富受妻家膏田悉以與人有白
菴集

沈誠字希明長洲人言必信行必果立不易方
一介不取不予淹貫經籍而家無方策詩篇文
筆一字不作居市間密鄰不識其面聞其聲登
橙竊窺喜曰今日纔識沈先生也

雜紀

縉紳

皇明文徵入卷六十六 五

宋 濂

秦士錄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
合閃閃如雷能以力雄人隣牛方鬪不可擘拳
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舉兩手持之
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
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生過其
下急牽入曰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
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

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粥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寘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粥止之曰。勿走也。粥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胃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卽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指七經數十義叩之。粥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纏纏如貫珠。粥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粥索酒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義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粥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粥造書數千言袖謁之。卒不爲通。粥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翳耶。連坐踣數人。聲聞于王。王令隸人捽入。欲鞭之。粥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

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問者駕海艦互市于鄞。卽不滿所欲。出火刀砍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却。其虧國體爲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粥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禦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粥至。衆衆並進。粥虎咆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砍馬首。墜地血漉漉。滴王撫髀嘆曰。誠壯士。誠壯士。命酌酒勞粥。粥立飲不拜。繇是狂名振一時。至此之王鐵槍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

階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勲萬里外，乃稿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哉！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鳥來降，失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胡廣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六

劉給事

唐代宗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入寇，下詔親征。魚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群臣議論不一，百官入朝，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耶？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劉給事當倉卒之頃而能抗辭以

折權幸使之驚沮，真大丈夫哉！視當世之公卿閉口錯愕者，誠可羞也。惜乎史失其名，不知爲誰。千古之恨，楊維曰：齊魯有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箋杜詩者謂黃四娘者，獨何人哉？因此以托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劉給事言存而名泯，其幸歟，不幸歟？

記徐元張旺史整

紹興十九年冬，完顏亮殺其主，翌明年營都燕山。二十九年又治汴京，漸謀南侵。三十年春，東海民徐元、張旺、史整共起義師，以帛書求援於宋。宋守盟約，不敢報。元等嬰城半年，虜師水陸夾攻破之，誅戮極其慘酷。亮繇是益疑宋得中原心，決策入寇。起蕃漢兵二十七萬，僉人不預焉。倣唐制，分二十七軍。明年自將巡洛至汝，遣高景山王全來求釁。此周益公文集所載，而宋史紀不見。陳桎通鑑續編載金東海民張旺作亂，使徐文率舟師平之，常慨宋失中原忠義之士，嬰城固守，力竭城陷，并遭屠戮者，何限如徐

元張旺史整之徒志本爲宋乃不能抹又不得一書于史以見其起義之忠而乃書曰金民作亂使千古之下負冤受抑何繇獲伸極之書法大抵若此有不可憑要當以益公所記爲定因表著其事以雪元輩之枉

潘 塤

前輩風範

塤爲諸生時將郡博吳先生命往見鄉先憲副

行素韋公

秩

先見其二子

元嘯

通刺公出面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六

十

示

西南塤拜致郡博之意公唯唯覆數語而入命其子延坐啜以茶塤它日爲給事中歸謁行太僕貫初顧公

達

公時年七十有六聞塤至衣冠扶杖出塤再拜問啟居公引之上坐三讓塤

遜避至再曰老先生有三可尊何不虛此坐以

勸後進使知長少之序公瞿然以杖戳地曰老

夫今日乃得聞此語坐吾不敢復讓翼日之清

江浦見河陰令雙槐張公

素

乃先謁倉曹同

年戴君

冠

倉曹曰子往見雙槐先生乎幸爲

冠先容塤晨往值公盥櫛待於次而倉曹至公乃出衣冠甚古與倉曹修禮既轉而南向塤拜公立受扶而起塤則再拜公噴噴有歎勉語倉曹退塤復侍坐塤之奚奴拂几案出殷簞各二器酒三行飯二盂禮甚簡及塤避喧湖西公時八十七壽不遠三十里駕小舟過訪言笑竟日飯則飯飲則飲薄暮始歸暇日數貽以詩自署雙槐老素其風味意態近世所未有也夫三公皆鄉先生杜門肥遯同一高致行素未嘗與人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六

上

示

耶

羅洪先

劉忠愍公死事狀

鄉人錦衣指揮彭德清往來王振門下頗用事諸公卿率趨謁而公獨不爲禮彭卿之會公上疏彭欲假以相策乃激振曰劉某疏中權不下移之言暗指公也振既大怒而公疏中常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幾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爲璘地并逮下獄已而陰嗾錦衣衛使馬皇明文徵入卷六十六

順以計殺公順是時掌衛事一日五更携一小校推監門入公與董璘同卧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

太祖

太宗之靈在

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走前舉足踢倒因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處董從旁掘其血裙數日密歸公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裙爲襯歸葬小校失其姓名本盧氏人與耿公九疇爲鄉鄰耿素愛其少年俊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

甚訝之一日見耿耿視其貌羸黃不類惜之曰得無有他疾乎何羸至是小校吐實且曰順先一夕密語某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相隨迫於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爲忠臣是某故作逆天理事死有餘罪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哭悔恨不自已未幾果卒耿與廣信僉都御史高公明嘗言之高語永豐鍾恭愍子知縣啟啟以語東廓先生而洪先讀先行人如痛手記公下獄在正統八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

皇明文徵入卷六十六

十三

尔

十一日而變作二十三日家人始得聞之又二日乃敢發喪當是時親朋無相弔者踰月而歸此事固秘莫得其詳公家諱祭自二十一日後連三舉蓋亦疑之不知實二十一日也先行人手記日載晴雨諸細碎此事甚大且經目擊其必不誣也

劉玉

容脉

天以二氣五行化生萬物靈而爲人然察其虛

實寒溫燥濕死生存乎脉爾自素難扶其微王叔和萃爲脉經世所傳脉訣蓋六朝高陽生所續其爲言曰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又曰頰人反此背觀之尺脉第三同斷病瘖澄爲之論曰男子陽順自下生上右手之尺爲受命之本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尺土之關爲脾脾上生金故關上之寸爲肺肺金生水故自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爲腎腎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爲肝肝木生火故關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六

高

示

上之寸爲心其言如此可謂察於理而得其要矣然又謂女子陰逆自上生下左手之寸爲受命之本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左手寸下之關爲脾脾土生金故關下之尺爲肺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右手之寸爲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關爲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尺爲心其言又如此則可謂惑於人而不察其理也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四體百骸男女無不同者豈獨至於脉相反如此哉竊嘗考之心火也火

旺於南故心之脉見於左寸肝木也木旺於東故肝之脉見於左關肺金也金旺於西故肺之脉見於右寸脾土也土旺於四季中無定位寓於西南故脾之脉見於右關腎水也水旺於北故腎與命門之脉皆見於左右尺以人身而言心與肺在膈膜之上其氣至清肝與脾在臟腑之中其氣次濁腎與命門在丹田之下其氣至沉以五行之數而言火數二七金數四九陽勝乎陰也木數三八土數三八土數五十陰陽相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六

十五

示

近也水數以六陰勝乎陽矣故心與肺同居於寸肝與脾同居於關腎與命門同居於尺然心肝腎陽屬也故同居于左肺脾命陰屬也故同居于右此自然之理不可得而易也難經所謂男子尺脉常弱女子尺脉常盛蓋以男女陰陽有盛衰之別爾豈謂脉之相反男女殊絕上者下而左者右十二時將安屬證何以察而治何以處乎然則反此之說其義何居曰脉經所言是已脉經不言者素難未常言也素難未嘗言

脉訣何自而言之邪。答之者務簡而不精。申之者承訛而愈失。明於難。素脉經者必有審於斯作客脉。

王道

書壁雜帖

順渠子曰。吾於古人有四恨焉。孔子曾見老子而孟子不得見莊子。此一恨也。孟子得見子思而荀卿不及見孟子。又從而非之。此二恨也。揚子雲與鄭子真嚴君平同時同處。且知二人之賢而不能相隨以隱。此三恨也。二程親見康節而不能傳其先天之學。此四恨也。宇宙間有此四大欠事。而古今人皆未嘗說破。若以爲當然者。然斯又恨外之一端也。

王世貞

書應生事

仲芳旣已杖朝堂。則從四期門。鳴夷裘來血涔涔下也。吏士目攝亡得問誰何。諸稍熟仲芳者。揜鼻自引匿去。而故下獄。尚書當仲芳迷罔不

死尚書坐輕賸矣。曹郎坐亡奉行謫矣。獄吏一二緣大臣指說。罵曰。噫而不治。職方氏郎爲經。公治見室仲芳所止獄舍卑甚。又久雨。徒置分枕席而臥。久之應生乃當視獄。從血肉中辨仲芳別築室醫藥。勞問相踵。始仲芳以杖瘡甚。左脚短三寸。叩叩距虛。然病大汗小愈。已得改室燥。遂愈。王侍郎者。吉人不欲言其名。與大臣有連微聞之。恚謂何用我爲。且繫之。詈元宰若。詈敵柰何。卽不遽令苦地下。亦令苦地上。而更皇明文獻卷六十六

王上過母恐然飛語上矣報論死仲芳且死屬
家人藏余血三歲而碧者即地下必有以報應
生

書二館人事

余守北部時見南來人道任兵憲環館人事奇
之兵憲始丞吳時也倭暴至臺檄丞以鄉兵五
百徵之兵故市人子倉卒應募不習戰遇輒鳥
散走而丞方獨身從親信抵射賊賊中勇敢者
奮持長刀踰溝來擊丞館人挾抱丞上馬丞上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六

九

馬則賊已刃尾之館人乃直前手搏賊連中數
槍手不舍竟死丞以間得逸去余使三輔遇韓
戶部叔陽亦稱其館人云始韓以金華令入觀
過淮陰改陸車輜輳從水上行也已冰薄車破
之韓與館人俱溺焉館人異持韓衣裾不置會
傍有施繩鉤下救者緝且及館人號曰左被髮
而溺爲令救令有重賞救者乃移緝鉤令起宛
轉間竟失館人弗及矣余聞而悲其事問二人
姓名俱不得以爲恨於乎士居平誦說詩書信

管目擢鼻昂頰數掌稱仗節者何限一旦事起
而抱首鼠鼠相接也恩至則許人以死過則倍
之非其初許謬也亦死生之際深矣夫二館人
聖人耳豈有師友講議之素其死亦豈遂以爲
名哉倉卒顛沛之際達其一念所不容已者而
已夫達其所不容已而其究乃竟有所濟則不
爲徒死哉

紀胡僉憲二義僕事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六

九

尔

胡僉事者諱某字某徽之某邑人也嘗舉進士
爲尚書郎其僉事而得貴州則以道遠故不携
家而所從蒼頭曰胡文訓文學者爲書室掌故
最近能得其意僉事所按部曰畢節嘗以早暮
權行瘴霧中遂感脾疾久益羸削且殆文訓憂
之甚曰吾故聞之老長者言寢瘵非人肉不得
心乃齋沐卦股肉血雜粥藥進之僉事病爲小
損居月餘益篤且易簣而是時文訓方以股創
臥疾文學痛不忍見僉事死曰死而倘可代也
吾此六尺直鴻毛耳即不獲代而主君卒不諱

孤魂在萬里外誰與從者有先死以俟而已遂
自劉其喉咽所不合者僅指許然竟不死而僉
事死矣嗟乎人子之於親有刲股而藥者人婦
之於夫有以死殉者此皆緣於深愛至契發於
不得已之痛而始損其所不易損是二蒼頭事
僉事非从寧復有以固繫其心又豈有詩書禮
教爲之摩浹於肺腑而一旦慨然爭先而赴義
若此人心固不與末俗而俱死也僉事之治畢
節卽安氏舊地安氏之先君長不知其幾然代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六

五

有篡逆矯攘之禍僉事所治多惠利拊循之政
既浹而始以樽節退讓誘之其人且入笠矣今
又能感其僕以義其僕又能奮然以義殉其主
謂夷非人觀此而不奮發興起哉吾鄉侍御
毛君按貴州而得其狀書謂余先生好稱節義
事故所紀任韓二館人人稱之矣其爲我絕
二蒼頭亡何行部至畢節畢節人築祠官請祀
僉事侍御善而許之復書謂余幸終此諾且爲
刻石而壁之祠以風夷嗟夫孰謂夷非人哉自

是而有親上死長者二蒼故與有力也雖然
微侍御君闢之夷且以二蒼頭用他故死卽死
而不見述何所貴死也

馮時可

書富林二曹先生遺事

曹定菴先生華亭富林人初名節惡其類於漢
常侍也遂以字行名時中舉成化己丑進士歷
官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家難歸廬墓三年所居
山麓產有瑞芝時人皆以爲孝感服除復補浙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六

五

尔

江累官副使與當事者議相左卽拂衣歸年甫
餘六十人詰其故答曰吾有採蓴舟不能忘爾
抵家閉戶掃軌甘貧自守鄰有悍生怒先生魁
岬以聖書先生名於牛後向其僮而肆詈欲以
激先生也僮歸以告先生徐曰是人詈我而若
述之是重詈我也速往謝彼無勞君齒頰吾僕
也不敢傳言生不能難然必欲逞志乃已先生
每日小遷則幅巾倚杖歛立門屏生於是修尺
一若爲候者而中則痛詆極毀伺先生出時令

人直入踞上之先生不手曰若休矣候吾僮來
既而從者至命取火燔之曰知若上於我無慰
好言也老年人不能答聊自解耳生媿而止貴
公子某者挾妓遊天馬山鼓吹而過先生門先
生使人召而榜以價楚敎之曰若父居官躬素
絲之節而若敢淫肆如是吾於若大父行也不
戒若是不子若也今吾且代若嚴君爲治貴公
子自是不復敢出折節爲恭矣先生初以定名
菴既又愛唐人青山宜晚眺之句而富林爲九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六

五

不

山窟則別號曰宜晚居士春秋既高守道彌篤
大司空見素林公舉以自代不報年八十時作
壽藏於玉屏之丘每日殮罷往坐片時曰此中
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似天地之初我復於初
無不適矣壽九十餘無疾而終終時有紫雲自
天而降繞戶良久人以爲仙去兄名景舉景泰
甲戌進士性甚惇實有盜竊其金爲平康之遊
則橐枵然矣公怒甚往訟於比部郎郎追妓至
痛榜之妓怨反訟公以是罷不叙

英廟

復位有白公寬者而公名偶同皇帝年號又
景皇帝時所舉主也遂不果用居數月朝
會得匿名書下部考驗憾公者誣焉

上

聞曰必若人也爲我廢耳詔逮至京緹騎疾馳
入郡時守某公同年也素高公誼竭貲賂焉已
同使者抵公門請先入入則泣而語之故曰子
亡若何吾爲任罪公曰君命也何所逃罪檻車
詣司隸拷訊備至不勝慘毒遂自引獄至冬朝
獄有擊登聞而號者曰投書人在也日者小人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六

五

不

有母今亡矣吾爲吾母而負吾君今又以負他
人吾何面目立於天地耶請就法訊之則故中
書某耳公乃得釋而肢體已廢復歸富林以詞
翰自老時人稱曰富林二曹一時人豪

喻時

蟾子紀

蟾子者小蜘蛛也何紀乎余於
上之丙
申歲就城東二里許高橋莊爲草堂而業焉明
年春將杪偶於侍母間顧見堂簷左有上蟾子

將數百千五采騰騰延於門上忽復數百億萬
五采騰騰延於門梁上蓋如翔如翥如擁如趨
不知其所來也余駭而告母曰異此何徵哉祥
乎怪乎莫可以測焉母遂竭虔焚香率余祝之
祖考妣云嘻也儻爲祥徵願附祖考妣龕上少
焉忽復數百億萬五采騰騰徑延於龕上蓋如
雲如焮如烽如蟻不知其所計也迨夜分各就
寢迫曉視之略無形影蓋又如幻如夢如霧如
泡不知其所往也余曰異此何徵哉明年戊戌

皇明文徵卷六十六

三

明

余乃濫春薦焉嘗得李德裕喜徵論而讀之見
其廣推夫陸賈蟄子垂而百事喜之說謂喜兆
必垂於冠冕必垂於屏幃必垂於簷楹要之感
於氣焉耳遂歎以爲穹饗者機露微而弘宣者
端萌早余也眇孤一春薦何敢望古人而乃遘
夫此者竟未易以自卜云緣物思感緣感恩立
或者神啓余之來事乎故爲紀

弁幹

陳第

志怪

古北周漢以來戰場多奇鬼有無頭者有無手
足者有長大異常有眇小幾希者有痛哭者有
叫號者其狀甚怪日暮郊外爲妖或擲人以石
或擊人以拳或推人而入於谿或挾人而藏於
山或侵人而病死或嚇人而顛狂其事亦甚怪
萬曆六年二月八日夜軍人徐敖自郊至家攘
臂語曰將食食我將酒飲我目瞋瞋視人家人
進食食簞食十有二而豆羹稱之尚未飽家人

皇明文徵卷六十六

三

明

不敢進食輒攘臂而起曰我不食且三日矣數
年而就爾一飽爾客者耶復呼飯并酒家人大
恐共持刀向之則怒曰不飽不行不醉不去爾
持刀何爲余從者傅羔走告曰敖中饑鬼命在
旦夕且述其狀如此如此余取片紙書云古北
正神其速逐饑鬼母使留命傅羔就其家焚之
焚畢敖曰敗矣敗矣速開道使我遁去言竟有
間而寤曰吾安得在此家人問其食與語俱不
記日暮至河上忽跌而熟睡其睡而起起而

至○索○不○知○也○於○是○復○食○里○人○聚○而○觀○之○嘖○嘖○
陳○叔○子○其○通○神○明○者○與○何○其○以○片○紙○療○疾○也○昔○
仲○尼○不○語○怪○非○無○怪○也○語○之○而○莫○可○窮○詰○故○存○
之○而○使○人○自○悟○今○敖○中○饑○鬼○可○得○而○言○也○其○饑○
之○而○食○食○之○如○是○之○多○不○可○得○而○言○也○以○敖○之○
腹○簞○食○豆○羹○足○矣○又○益○之○至○足○矣○今○乃○十○倍○於○
平○時○腹○又○安○能○容○之○夫○鬼○雖○為○厲○亦○一○氣○耳○故○
若○無○若○有○若○存○若○沒○豈○真○有○腹○形○可○受○食○羹○耶○
故○以○為○在○鬼○之○腹○是○氣○而○非○氣○以○為○在○敖○之○腹○
皇○明○文○徵○卷○六○十○六○
是○形○而○非○形○矣○不○在○鬼○腹○不○在○敖○腹○食○羹○安○所○
置○之○况○敖○寤○而○復○食○果○不○在○敖○之○腹○矣○是○皆○不○
可○知○者○也○故○曰○子○不○語○怪○果○不○語○乎○抑○亦○不○可○
得○而○語○乎○

皇明文徵卷之六十七

碑

晉江何喬遠碑

御製

太祖皇帝

臣何喬遠恭輯

皇陵碑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新造
皇堂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
之艱辛况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七

一

丘

為後世子孫戒特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
其辭曰

昔我

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徬

徨俄爾天災流行眷屬罹殃

皇考終於

六十有四

皇妣五十有九而亾孟兄先

死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呼叱昂昂既不與
地隣里惆悵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黃壤殯無棺
槨被體惡裳浮掩三尺莫何殽漿既葬之後家
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携幼東歸故

鄉值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爲糧予
亦何有心驚若狂乃與兄計如何是常兄云去
此各度凶荒兄爲我哭我爲兄傷皇天白日泣
斷心腸兄弟異路哀動遙蒼汪氏老母爲我籌
量遣子相送備醴馨香空門禮佛出入僧房若
未兩月寺主封倉衆各爲計雲水飄颻我何作
爲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旣非可倚侶
影相將突朝煙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踰仰窮
嵯峨而倚碧聽猿啼夜月而淒涼魂悠悠而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七

二

丘

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佚伴西風鶴唳俄浙瀝
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一
浮雲乎三載年方二十而強時乃長淮盜起民
生攘攘於是思親之心昭著日遙盼乎家邦已
而旣仍歸復業於覺皇任方三載而又雄者跳
梁初起汝穎次及鳳陽之南廂未幾陷城深高
城隍拒守不去號令彰彰友人寄書云及趨降
旣憂且懼無可籌詳倘有覺者將欲聲揚當此
之際逼迫而無已誠與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

以待罪亦奮臂而相戕知者爲我畫計且
禱陰以默相如其言往上去守之何詳神乃陰
陰乎有警其氣郁郁乎洋洋上進上守則不吉
將就凶而不妨即起趨降而附城幾被無知而
創少頃獲釋身體安康從愚朝暮日日戎行元
兵討罪將士湯湯一攫不得再攫再驤移營易
壘旌旗相望已而解去棄戈與鎗予脫旅隊駸
馬控轡出遊南土氣舒而光倡農夫以入伍事
業是匡不逾月而衆集赤幟蔽野而盈岡率度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七

三

丘

清流戍守滁陽思親詢舊終日慷慨知仲姊已
逝獨存駙馬與甥雙駙馬引兒來我棲外甥見
舅如見娘此時孟嫂亦有知携兒挈女皆從傍
次兄已歿又數載獨遺寡婦野持筐因兵南北
生計忙忙一時會聚如再生牽衣訴昔以難當
於是家有眷屬外鍊兵鋼群雄並驅飲食不遑
嘗戍和州東渡大江首撫姑熟禮儀是尚遂定
建業四守開防礪兵秣馬靜看頡頏羣雄自爲
乎聲教戈矛天下鏗鏘元綱不振乎彼世祖之

法豪傑何有乎仁良子乃張皇六師飛旌角亢
勇者效力智者贊襄親征荆楚平湖湘三苗
盡服廣海人疆命大將軍東平吳越齊魯耀
乎旌幢西有乎伊洛崤函地險河湟人胡都而
布不易肆虎臣露鋒刃而燦若星鉞已而長驅
乎井陘河山之內外民庶咸仰關中即定市巷
笙簧玄菟樂浪以歸版籍南藩十有三國而來
王倚金陵而定鼎託虎踞而儀鳳凰天塹星高
而月輝滄海鍾山鎮嶽而巒接乎銀潢欲厚陵
皇明文徵卷六十七

孝宗皇帝

臣何喬遠恭輯

孔廟碑

朕惟古之聖賢功德及人天下後世立廟以祀
者多矣然內而京師外而群邑及其故鄉靡不

有廟自天子至於郡邑長吏通得祀之而致生
嚴且敬則惟孔子爲然蓋孔子天縱之聖生當
周季聖賢道否之日而不得其位以行乃歷考
上古以來聖人之君天下者曰堯曰舜曰禹湯
文武已行之迹并其至言要論定爲六經以垂
法後世自是凡有天下之君遵之則治違之則
否蓋有不能易者真萬世帝王之師也故自漢
祖過魯之祀之後多爲之立廟沿及唐宋英明
願治之君屢作益尊而信之孔子之廟遂徧大
皇明文徵卷六十七

下爵號王公禮視諸侯而加隆焉雖金元入主
中國綱常掃地之時蓋未嘗或廢亦天理民彝
之在人不能自泯也我聖祖高皇帝
以至神大聖汛掃胡元植綱常於淪敷之餘武
功方戢即遣官詣闕里祀孔子風示天下規度
可謂宏遠矣列聖相承益嚴祀事先後
一軌洎我皇考憲宗純皇帝詔增廟之
舞佾爲八籩豆十二禮樂盡同於天子褒崇之
典至是蓋無以加矣國家百有餘年之太平

端有自哉。闕里有廟。建自前代。規制尤盛。弘治
己未六月。燬於火。朕聞惕然。命勅山東巡撫。巡
按泊布政按察司官。聚財庀工。爲之重建。越五
年甲子正月工畢。巡撫右副都御史徐源。巡按
監察御史陳璘。以其狀來上。宏深壯麗。視舊規
有加。朕懷乃慰。既遣內閣輔臣太子太保戶部
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往告。復具顛末
爲文。俾勒之廟碑。用昭我
祖宗以來尊
師重道之意。并系之以詩曰。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七

六

丘

聖人之生。夫豈偶然。命之大君。俾贊化權。二帝
三王。君焉克聖。繼天立極。道形於正。大化既洽。
至治斯成。巍巍蕩蕩。渾乎難名。周政不綱。道隨
時墜。孔子聖人。而不得位。乃稽群聖。乃定六經。
萬世之師。於焉是徵。自漢而下。數千餘歲。褒典
代嘉。有隆無替。於皇我
祖。居正體元。六
經是師。卓爾化原。
列聖相承。先後一揆。
逮及朕躬。思弘前軌。廟貌載崇。祀事孔禋。經言
典訓。彌謹彌敦。俗化治成。日升川至。斯道之光。

久垂萬世

精建

縉紳

宋 訥

大明勅建太學碑

洪武十四年夏

上詔羣臣曰。王者受命。

武功文德。相繼成治。定天下以武。治不以武也。

其崇文乎。顧茲成均。地隘而陋。何以振文教。朕

相基於鷄鳴山下。高爽平遠。豈天協朕心。若藏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七

七

丘

此地俟與一代學耶。羣臣稽首曰。

皇上

聖神。斯文福也。乃以天子學制。授諸冬官。冬官

臣。恭奉明詔。夙夜匪懈。梗楠豫樟。來積如阜。鑿

山載石。輿土築基。梓人效藝。以宏其制。又遣金

吾前衛新軍指揮譚格。督其工。凡堂有七。彝倫

所以會講。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則諸

生肄業所也。會饌有堂。庖厨有室。井履有亭。物

貯以庫。餼廩蔬園。重門繚垣。回廊儲書。兩堂之

間。東西有館。助教正錄居焉。東偏列室。鱗次諸

生處焉。廟在學東。元以增基。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凡爲楹八百一十有奇。壯麗咸稱。自經始以來。大駕臨幸者不一。夫子而下。像不王。繪祀以神。主數百年。表習乃華。明年五月。冬官奏廟學成。十有一日。天子遣使祀先師。以太牢禮畢。胄子及民之俊秀。登堂受業。學之禮制備矣。十又七日。上躬臨廟。禮行酌獻。

再拜而退。乃幸學。學官率諸生進拜堂下。博士臣龔敦執經。祭酒臣吳顥講經。既畢。萬乘是還。

皇明文徵入卷六十七

八

丘

此千載曠儀講而行之斯文增重矣。六月一日。上又賜勅文。重諭胄子禁制防遏之法。訓迪誘掖之意。無不至焉。越一日。帝御奉天門。詔臣訥文之。于石。臣拜手稽首。不敢以不文辭承命。遂述興造始末爲之言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帝王之興首建太學。蓋學所以扶天理淑人心也。皇極繇之而建。大化繇之而運。世道繇之而清。風化本原。國家政務未有舍此而先者。或有未備。則無以維三綱五常之具。示

作人重道之心。

聖天子位居吾師。續道

統于堯舜禹湯文武。建學定規。高山前古。凡我登堂養正游藝之士。斯言斯誦。相勉相誨。無負教養則正人端士叢出。而爲國家植幹作聖子神孫之業。萬世而無窮者。當自今始。願臣膚陋。敢不對揚帝命。式昭盛代之典文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惟

聖皇。臣服萬方。乘時經綸。武偃文

揚。儲慶發祥。載整乾綱。乃相學基。鷄鳴山陽。平

皇明文徵入卷六十七

九

丘

遠高爽。非麓非岡。式輝京邑。隱若天藏。考制定規。聖度曷量。乃授工曹。孰敢怠遑。工師用勸。效技允臧。有廟有廡。有廊有堂。鱗比而重。龍起而翔。登用儒臣。教化昭彰。佩服綃綃。弦誦洋洋。正學有傳。師道有常。萬乘來臨。俎豆生光。千載禮儀。一代典章。躬親講道。超軼百王。聖製昭宣。啓迪激昂。寵及青衿。垂範流芳。材育化崇。殷序周庠。立極作則。遠紹虞唐。德進英豪。業修俊良。股肱朝廷。都俞巖廊。以弘文化。慶祚靈長。願荷皇

萬世無疆

勅建歷代帝王廟碑

兩儀判而人極立。大統建而君道明。粵自上古。神聖繼作。代天理物。以開萬世太平之治。故天地以之而位。四時以之而序。萬物以之而育。大經大本以之而立。盛德相繼。傳至于今。欽惟

聖天子受天明命。肇修人紀。以建民極。

皇帝王之正統。衍億萬年之洪基。稽古定制。廟京邑以祀歷代帝王。重一統也。相舊廟地。介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七

十

丘

乎通衢。襲而弗嚴。洪武二十一年秋。始命改作。於欽天山陽。越明年己巳夏五月三日。工部尚書臣秦逵奏成功。請文刻石。詔臣訥爲之記。臣忝職胄監。懼不敢辭。謹拜手稽首而言曰。帝王功德於昭于天。宜有清廟以宅神展敬。歷世以來。祀典斯闕。三皇五帝。祭於肆類。僅見于周。而堯舜禹湯。發迹肇基。及所經歷之地。或有祠焉。遣使致祭。後世有之。至於合廟京國。歲修享禮。古未之聞。皇上定鼎江左。治功既成。神

人洽和。禮樂明備。凡廟祀之。實禮不經。諄神非

法者。一切去之。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以五帝。

曰三王。曰兩漢。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興。或禪

或繼。功相比。德相侔。列像于庭。金玉其相。袞冕

焜煌。聚精會神。咸宅于茲。每歲春秋二仲。諏日

誓士。上御宸極。制命大臣。齋明承事。遵

豆靜嘉。黍盛豐潔。告克告頑。神格洋洋。所以推

惟本始。式昭曠典者。至矣。三年則命官奉香帛。

請陵寢。具儀物。以時致享。又以昭聖顯靈。而示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七

十

丘

不忘也。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靖亂也。康濟天下。阜成兆民。而登之仁壽之域者。皆以奉若天道而已。是故前乎三代之官。天下者天也。後乎三代之家。天下者亦天也。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之迭興。以至于元。皆能混一寰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爲民極。右之序之不亦宜乎。秦晉及隋。視其功德。不能無愧。故黜而不與。是可見。皇上敦名實。重道崇德。報功大。公至正之心。真足以度越百王。垂憲來世。永

無。影。謹。爲。之。銘。曰。

惟皇作極。克配天地。丕昭盛化。以正大位。皇道而皇。帝道而帝。歷夏商周三王。迭繼熙熙。皞皞。同底于治。於赫漢祖。寬而有制。光武奮興。炎靈用熾。唐興晉陽。遂有神器。太宗重光。力行仁義。明明有宋。其德克類。暨于元氏。而亦用乂。豐功茂德。後先輝賁。翼翼新宮。有恤而闕。貌像既嚴。皇靈斯莅。享祀必芬。儀文孔備。陟降在庭。神之攸暨。祚我皇明。以克永世。

皇明文獻

卷六十七

七

丘

楊士奇

勅建禮部之碑

宣德六年十月北京新作禮部成。尚書胡濙奏請樹石刻文以示久遠。制曰。可。其文以命臣士奇。臣既拜受命。謹按禮部在唐虞爲秩宗。在周爲春官。大宗伯所與天神人鬼地祇之禮。而禮樂庠序風化制度品節之事。咸屬焉。我國家

列聖相承。法古制治。尤重於斯。

皇

上臨御之初。茂簡俊乂。以稱厥任。時濙以禮部

左侍郎兼南京國子祭酒。奉命還部。數月陞尚書。

上諭之曰。國家所重祀事。朕夙夜祗奉。天地宗社。暨于百神。以迓福生民。爾其懋相。予無怠。凡國所用彝典。爾惟舊章。是循。是式。用佐予理。無忽爾。惟寅。惟清。用懋副朕命。濙拜稽首。言臣敢不精白一心。以圖稱萬一。蓋

上所命。濙與虞舜卽政。命伯夷者。同一道也。而嗣大位以來。祀享受福。川岳莫寧。歲屢豐登。田里給足。灾沴不作。遐裔畢來。禎祥之物。駢見疊

皇明文獻

卷六十七

七

丘

至皆本於

皇上誠敬所格而德化之效

也。于時北京創建未久。百司官府皆未作。其公署及治文書之舍。率就簡便。蓋未暇及也。一日。濙奏事殿中。

上曰。國家大典。禮悉隸禮

部。非可以簡其官府。宜先備勅工部作之。度地於大明門之東西向中。爲正堂堂之側。爲司務廳。前爲周序。爲中門。爲前門。正堂之後。爲後堂。左右爲賓客之位。後爲庖庫堂序之外。爲四屬儀制主客在左。祠祭精膳在右。鑄印在中。門之

左其地亢爽其材堅良高明遠深制度弘偉方之近代綽乎過焉既成以聞命京師諸司長二咸往落之命光祿卿宴恩澤之隆群情歡溢咸謂皇上惇典庸禮啓自宸衷始作斯宇甚盛舉也臣惟禮者天理之具於人事而行之以敬者也用之事神而神享用之爲政而政修用之教化而教化乎用之制作而制作盡善故禮所以爲國家天下之大器不可一日無者而典之必得其人惟

皇明文徵入

卷六十七

古

丘

皇上知之明而行之

果也然臣伏覩未作禮部之先有司以

上所居宮殿庫監請拓地改作

上曰朕

方憊憊息民爲心居室豈今所急卻其奏旣而

出璽書命諸司詢民瘼施振貸已逋責暨禮部

成有司復請改作宮殿且言治材已具

上曰朕夙夜求民之安今天下匹夫匹婦豈皆

得所而何暇於自求佚若等宜體朕卹民之心

敬哉忽怠又卻其奏而出璽書敷布德恩存卹

鰥寡招懷流徙且飭有司蠲弊舉廢修懷保之

政蓋聖仁一念保民惟日孜孜昔大禹薄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與

皇上聖心異世而同符猗歟盛哉是役也重禮爲先務而再卻有司之請聖德之大者臣忝職史氏謹備書之而繼以詩曰

稽昔帝王禮莫重焉天敘以勅人文以宣其用之嚴曰郊與廟教化制作成禮之要皇明龍興列聖御極盛德光華有典有則

皇帝繼統躬禮導民從容安行天下歸仁翼翼

皇明文徵入

卷六十七

五

丘

北京視周之鎬桓桓六卿郡辟之表有虞秩宗

咨命伯夷帝謂臣渙往哉汝諧肅肅三禮汝祗

相予凡百儀度汝慎攸司爰初經營六官之府

帝謂臣渙權輿宜汝龍章自天臣工祗

率力齊材良成之不日天闕之南端門之東輪

焉與焉閭廓穹崇維

皇明聖以禮爲國

維明維果有此奕奕維孝維恭大禹攸同約已

勤民菲食卑宮矜卹無告惠鮮鰥寡文王小心

日不遑暇仁澤流濡源源弗窮悅懌歸赴如川

之東禮序樂和化淳俗厚龜龍在沼麟鳳在薮
體信達順維聖之功執事有恪維臣之恭夙夜
其勤式告有位維寅維清以熙帝載

徐有貞

勅修河道功完之碑

惟景泰紀元之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

天子以河決沙灣久弗克治集左右丞弼暨百
執事之臣於文淵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臣
有貞應詔乃錫璽書命之行 天子若曰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七

六

丘

咨爾有貞惟河決於今七年東方之民厄於昏
墊勞於堙築靡有寧居既屢遣治而弗卽功轉
漕道阻國計是虞朕甚憂之茲以命爾爾其往
治欽哉臣有貞祇承惟謹既至乃奉揚明命戒
吏飭工撫用士衆咨詢群策率典厥事已乃周
爰巡行自東北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大
河道濮范以還既究厥源流因度地行水乃上
陳于 天子曰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乎
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

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爲性可順焉以導不可
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勢
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
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繇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
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於是
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
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爲阻
者與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
益淤而莫揅也今欲揅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
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爲之方以時節宣
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
貞乃經營焉作制水之閘疏水之渠渠起張秋
金隄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濮陽之濼九里而
至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壽張之沙河又八里
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白嶺之灣又
三里而至李壘之涯繇李壘而上又二十里而
至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大豬之潭乃
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北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七

七

丘

汎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過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萬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鄆東曹南鄆北之地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爲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知事可集乃參綜古法擇其善而爲之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鍵以水門其下緣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七

六

五

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樞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川滙澶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漕渠沙灣而北至於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於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於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宣

用平水道繇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繇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力奏蠲灝河州縣之民馬牧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

天子從之是役也凡用

人工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有奇分而常役者萬三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九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鐵爲斤十有二萬鍵三千緡百八釜一千八百有奇用麻百萬荆倍之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七

十九

五

藁稍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不計其算然其用糴於官以石計僅五萬而止焉蓋自始告祭興工至於工畢凡五百五十有五日於是治水官佐工部主事臣翎叅議山東布政使司事臣雲鵬僉山東按察司事臣蘭等咸以爲惟水之治自古爲難矧茲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轉輸貢賦所繇以達使終弗治其爲患孰大焉夫白之渠以漕不以漕鄭之渠以漕不以貢而工皆累年費皆鉅億若漢武之瓠子不以漕不以漕又

不以貢而役外弗威兵民俱敝至躬勞萬乘投
鉞馬額神祇而後已以彼視此孰輕孰重孰難
孰易乃今役不再期費不重科以漕焉以漕焉
以貢焉無勞便者是於軍國之計生民之資大
矣厚矣其可以無紀述於來世臣有貞曰凡此
成功實惟我 聖天子之致所以俾臣之
克效不奪浮議非 天子之至明孰恃焉

所以俾民之克寧不苦重役非 天子之

至仁孰賴焉有貞之於臣職其惟弗稱是懼矧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七

三

丘

敢貪天之功

天子至明至仁之德不

可以弗紀也臣有貞嘗備員翰林國史身親承

之不可以嫌故自輟乃拜手稽首而爲之文曰

皇莫九有歷年維久延天之祐既豫而豐有節

以蒙見沫日中陽九百六數下厥鞠龍蛇起陸

水失其行河決東平漕渠以傾否泰相乘運維

中興殷憂迺凝

天子曰吁是任在予予

可弗圖圖之孔亟歲行七易曾靡底績王會在

茲國賦在茲民便在茲孰其幹濟其爲予治去

害而利惟汝有貞勉爲朕行便宜是經臣拜受

命朝嚴父誓將事惟敬載驅載馳載詢載謀載

度以爲乃分厥勢乃隄厥潰乃疎厥滯分者既

順隄者既定疎者既濬乃作水門鍵制其根河

防永存有埽如龍有堰如虹護之重重水性斯

從水利斯通水道斯同以漕以貢以莫不用邦

計維重惟

天子明浮議弗行功是用成

惟

天子仁加惠東民民是用寧臣拜稽

首

天子萬壽仁明是懋爰紀厥實勒茲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七

三

丘

貞石昭示無極

典禮

縉紳

王 彝

鄉飲酒碑

皇明旣一四海乃大典禮樂以新令俗還古道

爲千萬世計惟鄉飲酒繇近代以還蔑之有講

洪武五年始

詔郡國以孟春孟冬舉行

斯禮而讀律焉其時江夏魏公寔守蘄州奉

詔惟謹既一再行之然尚恐未能宣

上德意是以明年復參考儀禮以授經歷李亨教授貢頴之使與郡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共商投之且使張端及諸生相與習焉爰舍萊先聖先師以孟冬之月吉日癸未行於郡學其大賓爲前進士魏俊民介爲先聖五十四世孫思嗣僕爲推官王芳三賓爲范廷徵衆賓爲邵允禮錢瓊等十有一人次僕爲知吳縣事曾黼知長洲縣事張其而樂正以張田司正以滕權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七

三

正

十五人又次之長洲教諭周敏則以侍其父南老常熟教諭傅著侍其父王皆降而北面立合鄉學及六縣弟子員之立者百有六十人文武僚佐之在位觀禮者若干人農工商賈遠近之觀者又以千計公年且七十而朱顏煥如獨出人表升階揖拜竟日無倦而其子子盤侍立進趨中度如是禮明樂和衆以大悅既而乃讀律樂復肅以聽皆曰今天子神聖援吾人水火中而斯禮也吾身親見之幸哉越五日周老人還崑山公躬出婁門之郊再拜以餞都之士女觀者又慨焉以爲幸見且曰公於人之父兄也如父兄然吾於吾父兄室何如君子以是知公之政興孝興弟者蓋易易然也且老人者生宋景定中歷元百年而遭逢聖代意者天生斯老以待今仁壽固已在百年先矣微公誰能表之彝也居公之野以病廢得扶曳以觀焉蓋曠世之遭也故爲銘其堂下碑曰

於維

皇王正此方夏爰釋戎衣有事郊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七

三

正

社祀享會朝禮作樂造神人既扣及鄉飲酒維
鄉飲酒萬方攸同俾孝與義咸濟特建頌題
以發我舊人公有言酒樂我嘉賓嘉賓戾止以
饌以介公在泮宮賓至則拜出祖東轡乃自東
於文酒於尊芳戶是當有勺有勺實載酌矣再
酌酌首觴且酢矣吹笙鼓琴而瑟而蕭而間以
歌屬音猶猶有黃其髮齡背兒齒百有十歲肩
高楊已公拜而饋寔猶父兄何以將之篚有玄
黃賓既樂只言旋言歸醉飽自公祝公期頤我
皇明文徵八卷六十七

三

五

我孫公之孫子公我父兄我孝我弟公曰涕
哉 天子明聖 天子萬年育爾子

姓猗嗟樵人今爾復古我作歌詩以告來世

題名

縉紳

莊 景

六合縣科第題名碑

應天府之屬邑七其五邑皆江南而吾江浦暨
六合者則獨於江之北也人才之多往往稱五

邑而吾江浦自有 國迄於今登進士者才七
人鄉貢士亦不過三四十人六合亦然抑何少
也世嘗以扶輿清淑之氣鍾而為人故靈而吾
兩邑者山窮而地僻故其人多鹵裂而不知學
科第則視他邑爲獨後嗟乎此果謂之何哉
國家三年一大比一省則合諸郡之人才其多
不下數千人而得與其名者百人而已禮部合
天下之人才其多不下數千人而得與其選者
不過二三百人而已斷石以求玉而疵瑕莫掩
皇明文徵八卷六十七

五

五

而必盡其良士之得繇是而出者亦難矣又吾
兩邑之大小其視江南之五邑曾不二十之一
二夫科目之嚴又如此而吾之兩邑者又如此
故雖家置一庠序而人人爲儒服亦不能以相
及矣以吾兩邑之人之少爲不知學而以其地
者或非也雖然人亦何病於少哉大路繁纓一
就次路繁纓七就珪璋特號璜爵者此以少爲
貴也是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
亂臣十人五人十人少矣天下後世凡稱堯舜

文武之治。則莫有能及之者。不貴於多也。魯哀公以儒號於國中。無此道焉。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無敢儒服。獨一丈夫立于公門間。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是魯一儒耳。世稱魯爲禮義之國。一儒何少於魯哉。錄是觀之。人才不惟其多。惟其人。而天下無不治已。不如是雖多。亦何以哉。是則凡爲吾兩邑之人者。其少也。不足憂。惟其不能如所謂十人五人。如所謂魯一儒者。斯可憂也。六合科第題名碑。關侍御陳令士賢。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七

三

丘

來督南畿學政。乃命縣尹張公恒。次第其名氏于碑。而求予記。予未有以應。明年陽信唐君詔者。繼厥伊事。而復以是請。予江浦進士七人之一者。遂書吾兩邑之人。所以少者如此。且以勵吾同志。毋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少吾兩邑之人。

劉玉

河南按察司續題名碑

憲臬外臺也。汴維中州。密邇畿甸。來蒞者率多

偉材。流鴻聲而崇雅望者。比比不乏。先是憲傳南昌徐公。臨海陳公。俱嘗撫其名而題之。樹碑者再矣。越若干年。登載既盈。來者日夥。於是憲使古蘭彭公。礱石以續之。未幾擢都憲。以去。繼之者。濟陽邢公。而終其事。則憲副河間房公。碑刻成。諸公謂予宜有記。辭弗獲。廼爲之言曰。題名之有記。其來尚矣。一丞一尉。且或書之。矧外臺崇重。英賢接踵。顧可缺而不載。貽將來考古者之歎望乎。然古之題名。僅書于壁。而今易之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七

三

丘

以碑。大書深刻。計百千。碑可以不泯。是豈徒具氏名。叙官階。存履歷。監觀警勉之意。寔於是乎。浮嘗試從諸公。觀於碑。以考前烈。口雖弗言。揆其心。蓋必有欣然而慕之者。有悚然而敬之者。有忽然若忘者。有歆然若不足者。是孰使之然哉。天理民彝。是是非非。有不能已也。然已之視人。猶人之視已。而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登名於此。其可苟乎。千古在上。監觀存焉。其必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千古在下。監觀存焉。其必善

者勉之不善者戒之夫然則可以匹休前聞垂光後裔豈徒免訛議於一時而已哉王不佞幸叨同寅敢述而申之用附於官箴之義

弔古

縉紳

邵寶

漢愍帝碑

世有存之足以爲亂賊之戒者君子存之有不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君子必毀

皇明文獻八卷六十七

三

正

也於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於正者君子則以義起焉此皆關於萬世之綱常而不專爲往事之褒貶蓋天下之公論而非一人之私心也古今篡竊之雄首稱曹魏其惡有不待論者始其爲禪受也實在許之繁城寶自領郡得達觀其故都有壇焉曰禪受皆誇詡之迹有碑焉曰禪受皆矯誣之詞千載而下指而笑之讀而唾之者不謀同心不聲此所謂存之足以爲亂賊之戒者存之可也其地有廟焉以

祠魏文南面帝服儼然臨之雖易姓改物彼亦不能泯者然當其親爲篡竊之地而舍此與彼則凡彼之所謀以欺後世者今皆墮其智計之中吾恐儒先筆削之旨終託之於空言而亂臣賊子將益無所忌此所謂不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毀之可也壇固存也碑固存也而獨毀其廟則它日必有復舉以奉之者卒亦何貴於此舉動哉謂宜易所祠以祠漢之愍帝而其臣孔融配焉彼以其新此以其故若將驅而逐之撥而反之使奸雄之徒不得一日立乎其地此所謂於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於正者以義起焉可也愍之孱弱勢同寄生然猶天下之君也融雖志廣才疎而忠言義色至不容於賊操亦足以愧夫北面稱臣上表勸進者矣帝不稱獻而稱愍從昭烈所謚且漢之君非魏之所得謚也凡此皆所謂以義而起者烏乎君臣之分有大防焉順逆之際有大法焉彼奸邪之所不敢動於惡卽動焉猶必有

皇明文獻八卷六十七

五

丘

以文之。豈獨懼夫天下之將攻之哉。亦以大法之所在。雖後世有不得而逃也。若曹氏之於漢是也。然當時郡國之中。既無一人仗義執言。揚旗伐鼓。以討其篡竊之罪。而在廷在野。又無一人登西山。蹈東海。以明大義於天下。蓋畏威附勢。無足怪者。至於後世之君子。亦以空言無補。因仍苟且。視大法而不一顧念焉。抑獨何哉。存其所宜存。毀其所宜毀。而易其所宜易。此吾輩讀春秋學孔子者事也。況職在守土乎。是故寶雖不敏。不敢讓。雖不遑。不敢辭。

皇明文徵入卷六十七

三十

丁自申

紀侯廟碑

古充國爲漢紀侯所生之鄉。後人姓其村爲紀名。其郡爲安侯。而表其俗爲忠義之邦。風烈之被人遠矣。紀之村。今折入西充。西充於侯有專祀。郡鄉賢俎豆以侯爲首。其於祀典不殺矣。此爲廟於西門之外。何也。侯之忠義。激人心。扶世道。廣侯祀以爲忠義勸也。然不獨郡祀之。侯蹈

難榮陽。卽榮陽祀之矣。又嘗從軍。隴鄭間。卽隴鄭亦祀之矣。夫以所死所過之地。人爭祀之也。而况祀於其鄉者哉。當侯之驅馳殉漢也。識真主。可與圖存。不愛慷慨一死。以脫漢祖。須臾之命。侯無祿於漢。漢何惜析圭之封。不以慰侯於既死哉。吾意陳曲逆陰謀人也。其夜出女子三千計。窮詭秘。不可以傳。豈拚侯之死而掠爲己功耶。不然。侯之捐軀甚壯。其一死重於泰山。甚明。漢王既出百死之生成。馬上之貴。追論汗馬

皇明文徵入卷六十七

三十五

止

矢石與諸臣勞苦平生。竟不爲黃屋左纁。假王一動念者。此豈近於人情也。侯之子孫既遠而激。無能叩關。以明先臣之死。而一時在廷左右名能轉移帝意者。顧忌沙中之偶語。忍地下之忠魂。終漢之世。亦不聞效朱勃抗疏以訟伏波。使漢家勵世磨鈍之爵。不厭於九京。廷論不明。一至此也。然爵不爵。侯豈以蹈白刃爲悔哉。漢之不爵祇以彰侯之忠義。而深異代之痛憤也。侯廟建已久。惟丹黝無存。而棟瓦傾圯。上雨旁

風人心惻然。有司觀廟貌不肅。無以崇勸。乃白
祭政張公。下所議。適推官蘓君余署事南充。奉
行焉。金不出帑。而取諸賊吏之贖者。使經歷謝
君憑主簿李爽計費。而董治之。民士欣欣。樂忠
義之風。昭振諸土。瞻靈仰煥。修爲盛事。此可以
見忠義之在人心矣。春秋介子推。非有成仁取
義之貞也。特以從龍失叙。匿山受焚。後人爲憫
其死而寒食。侯以死定國。賞不酬勲。而其忠烈
至今有耿光。推侯廟食。雖至百世可也。廟成。余
皇明文徵 卷二十七 三十五 丘

借同知李君司鎮通判吳君懋。祭以落之。而銘
其麗牲之碑曰。

秦鹿漢逐。楚雄乘敞。虎口摩牙。劉孰與帝。桓桓
紀侯。捐軀捍蔽。漢既論封。爵不及裔。鐵券盟寒。
誰帶礪三綱。長存侯廟。不替侯坐。其中崇階。
嚴陛。愧彼偷生。過者賴此。

古賢

紹紳

謝鐸

永嘉文信公新祠碑

應化壬寅夏四月。宋相丞文信公新祠成。祠在
永嘉江心之孤嶼。蓋宋德祐中。公避難興復之
地。去今且二百年矣。卽其地與其時。尚想見其
風聲義舉。歷歷如前日事。雖小夫婦。皆知公
之爲烈也。於是祠而祝之。固天聖人心之不容
已。而亦安知公不死之心。其不眷眷於此也哉。
當夫宋社既屋。天下爲夷。公方間開萬死。脫京
口。走真揚。涉江浮海。力求二王之所在。以一至
皇明文徵 卷三十一 三十五 丘

于是也。人孰不曰。無可爲矣。而公也。指日誓天。
載蹄載奮。盡瘁鞠躬。不震不聾。以一旅未亡。爲
興王之期。以一息尚存。爲報國之計。必欲誅浞
若。臣靡之於夏。必欲討卓。若王允之於漢。必欲
挫溫。遏堅。若謝安之於晉。凡其區區。致力於未
極之間。強此之衰。以艱彼之進者。皆聖賢之所
屑爲也。故在易之遯。曰。小利貞。又曰。與時行。若
乃併命於死。以自異於忘君誤國之徒。夫豈
公之所難哉。故卽是以究公之平生。不難於死。

難於未死。不責其未死之功。而予其必死之志。不然。宋之諸臣。如公之殉君以死者。何限。而獨公爲之首稱哉。初公之在難也。門下客莫有從者。獨吾邑杜大卿潯。慨然從公以行。竟克脫公。而大卿亦卒死于國。然則祠公於此。而大卿其從與享之。固禮也哉。公祠在京師。在廬陵者。已非一日。永嘉之祠。則今劉令尹遜所創也。今尹於公爲鄉後進。知公爲詳。因白其郡守項君澄而爲之。旣成。肖公像其中。仍置田以供祀事。

皇明文獻公卷六

三

於是郡邑兩學之士。謂其有關風教也。將刻石以紀。而以其師之命來告於予。於乎。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祠之有無。而亦奚待於予之言哉。獨世之鄉往不寘者。非此無以致其至。而令尹乃能於法令簿書之所不悉者。力倡之以風示當世。是故不可以不書。因書之。且遺之詞。俾歌以祀公。其詞曰。

孤嶼兮江中。屹頽波兮我公。江之流兮淙淙。公心萬折兮必東。乾坤兮易位。江山兮改色。擊楫

今中流。渺四海兮。馬極江之水兮。上通于天。孰挽而下兮。洗此腥羶。江之水兮。與海不竭。石不可填兮。臣心始滅。日慘慘兮。江聲哀。公神不死。今尚其駕風濤而或來。繫廟食兮。江渚。萬歲千秋。今有如此水。

名臣

縉紳

李夢陽

少保兵部尚書李公祠重修碑

皇明文獻公卷六

三五

正

開封城馬軍衛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傾保大之功。居無何而死。於是天下人聞公死。咸驚而疑。而涕泣語曰。驚驚水上走。何處尋魚。喙而公前巡撫河南時。實解馬軍衛橋西。而梁父老於是聞公死。則感涕泣。日相率潛詣公故解爲位哭奠焉。會純皇帝立。詔曰。少保謙寬有其家。而遺祭其墓。乃梁父老則又感涕泣相率私起祠。故解。傍祠公伏臘忌歲。梁父老則把香曳筇。踰荒少壯。咸翼如不期至。稽

首祠下哭填門塞戶矣。會又敬皇帝立詔曰：少保謙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立祠歲春秋祠之。而曰旌功祠。乃於是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數百人詣闕門伏訴。少保兼前兵部侍郎時巡撫功云：願梁立祠如杭祠不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聚哭。公于私祠今三十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史張君巡按清軍許君並謁公祠下。見其門屋三間僅存堂欹漏欲頽矣。鵠雀擾擾拱棟。鼠走鴟鵂周垣盡圯。羊豬外來。於是悄然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歎曰：嗟斯非梁地邪？宋不此都哉？靖康之事千載唧焉。二帝不南矣。夫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故祠之言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於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易腐。扶欹植頽。起圯新而繪堊而綴而隅而榮而序備矣。曰謁者奚止也。則重而堂器奚貯也。則翼而廊而道士玄林守焉。西北隅其房也。望之栗栗而巉巉。枚枚而嚴嚴。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夢陽曰：予觀今人論肅

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涕焉。蓋傷為臣不易云。夫事莫大於君出虜人排遷主戰四者且夕之勢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事輒曰：夫蔡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忌喪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蠡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高焉。此又何焉。於乎難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貪盛者違智歟。而賊首擁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夫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且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為公恕者否耶。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予也。於呼傷乎傷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卒慍而死。

若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巡撫諸所。業載傳狀。乃今不復述。第述其始終。若是亦大者云。嗣修於是年春。越夏而告成。張君名淮南。皮縣人。許君名完。丹徒縣人。事祠事者。開封知府賀君銳也。系之詩曰。

於鑠旋運。曷平不陂。康屯傾否。哲者斯利。於維哲英。鑒精含貞。匪時曷微。匪猷曷興。靡疑靡驚。厥伐用成。厥育是輕。委躬於誠。蛇何盤社。龍何在野。乾極應。日月易舍。秦爾乃賊。乃異國邑。

皇明文徵入卷六十七

三八

丘

之亂之江陵廟岌岌。公丁其時。矢身以殉。山乞排議。不難不震。僉曰和空。公曰有戰。四方之事。譬絲游刃。帝界弗疑。公泣祝師。義激六軍。如虎如羆。惟直斯壯。人心干城。肅肅我壘。悠悠我旌。羯奴喙突。疆場載清。載清載寧。

皇歸於京。古曰荷難。今謂曰凝。忠古爰嘉。今胡城而何。讒非名何。毀非功。孰讒靡和。孰毀弗同。彼巧彼在。厥膚斯爛。古則曰直。今曲自爲。於乎少保。時晦時昭。古誰無死。死有榮褒。我我廟祠。

棟隆崇基。神之遊之。旃旃其旗。白馬朱衣。有風淒其。歛其有光。若往若來。卽而罔見。跋望漣瀾。茲邦寄居。氓實爾思。

侯一元

端安卓忠貞公祠堂碑

夫委質事君。有他道乎哉。其始進也。曰白獻其身。其盡瘁也。曰能致其身。如此而已矣。蓋致身者。不有其身之謂也。不有其身。則亦不有其家。故處平則靡室。弗子若禹。家無遺財。居無樓臺。

皇明文徵入卷六十七

三九

丘

若諸葛寇范。遭變則存孤。踐言碎首。湛族若程。苟要離。刀鋸在前。甘之若飴。趣之若歸。自世人視之。以爲靳絕之行。而君子繇之。以爲經常之道也。嗚呼。悲夫。忠貞卓公之祠。廼今得炳然。歸然於日月星辰之下。山河大地之中。領之祠官。得明薦其溪毛。侈之薦紳。得顯著之竹帛。以風于斯世。斯人乎。斯固常道之所以終存也。蓋天有常道。謂烈風迅雷。甚雨非天乎。不可然而光天化日。其常也。地有常道。謂高岸深谷之相爲。

非地乎不可然而高高下下其常也人有常道
謂南巢太白履霜雉經非人乎不可然而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其常也夫革除之際靖難之師
我成祖其有武王之心乎然武王不以
應天順人而廢夷齊之義漢枚季布唐樊堯君
素宋贈韓通皆是物也蓋收群策群力以濟事
者一時之權表義存道以立經常者萬世之功
乃人主自爲社稷計也蓋嘗疑之夫忠貞諸公
駢死慘夷職耳而帝心旋霽德音屢發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七

四

丘

曰不負其君惟卓敬耳曰使練子寧在朕固用
之於是網解禁弛垂二百年而世猶難言之是
故忠貞私謚也祠私祠也錄私錄也天下之人
相率以忠爲諱然則堂何以明倫諸生橫經何
以請博士倚席又何以誨而常道其遂墜於地
乎天敬神孫推心聖祖問者孝

事

兩宮因霽然下明詔爵忠魂求其後

天若增而高日若濯而明而卓公者吾瑞安人
也瑞安林博士服行忠孝懷之久矣乃一日受

詔則灑然泣躍然起走請其令長求卓氏之遺
孫而錄焉謂元郡人當記公事或曰中庸之道
有蹈白刃而蹈焉者未必中也按傳成公者蓋
姚廣孝非帝意也假令姚不蠲公公可

無死乎曰烏得無死夫人臣之身社稷之身也
主存與存主亡與亡是有初矣迺余於公而憬
然有悟於臣道之靡他也蓋致身焉盡之矣傳
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又曰平居則犯顏敢諫
臨難則仗節死義要皆舉斯心者爲之觀卓公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七

五

丘

至孝通格深夜昏迷至憑虎以爲兇是天地鬼
神所不能違也大忠深慮批鱗於高皇
之朝誓死於縲紲之時嘗之以管魏之業惻然
而不忍處也當是時也金石不足以喻其堅江
河不足以喻其決何哉誠以其身非我之有也
夫人之未仕也其身父母之身也其已仕也其
身則君之身也故古之君子之仕也或流涕以
諫其親故其在家必孝其在國必忠遇事則不
得不諫遇難則不得不死爲長吏則不得不子

其民爲師儒則 不得不淑其人夫是之謂
不二心之純故爲治爲教爲惠愛爲廉吏爲直
諫爲死義千葩而一根萬派而同源易曰係小
子失丈夫故凡爲吏而不閑人不提身而自喜
沾沾首鼠容容者皆有二心於其身其家者也
嗟乎忠良一道耳使公先幾之言早用則東平
德流於漢宗王季讓光於周室而身名俱全家
國兩完矣謂非人臣之上願哉方今君臣父子
之道大明社稷尊安萬世無弊人臣當都俞吁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七

四十二

五

嘑之不暇而何忠貞之慕乎然則師忠貞者師
其不二可也是爲記時隆慶六年冬十二月之
吉

忠烈

縉紳

蕭鳴鳳

參議王公廟碑

景嘗聞元末時吾浙東多避世君子至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乃往往搜羅顯用於朝文

章。章炳煥後先至若忠孝萃於一門足以翊
綱常於立極之初則有廣東參議王公其人者
雖用於遐遠一施未竟而其功則甚大雖罹險
危嬰大難而其道則甚光豈不尤賢矣哉公諱
綱字性常家世餘姚人洪武四年以文學徵
上親策治道對稱旨拜兵部郎中時年已
七十餘矣值潮民弗靖擢廣東布政司參議
理兵餉公卽與家人訣携其子彥達以行既至
省乃單舸往諭亂者以順逆禍福皆稽首服罪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七

四十三

五

聽約束威信遂以大行回過增城遇海寇曹真
竊發鼓噪截舟願得公爲帥公以理開諭不從
則勵聲叱罵之遂共扶昇以去賊爲壇坐公
羅拜請不已公叱罵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人
隨賊中奮救不能得因哭罵求死其首曰父忠
子孝殺之不祥戒其黨毋加害與之食不顧賊
憫其誠容令綴羊革裹屍而出得歸葬焉昔東
晉遺蘓峻之難在朝公卿奉頭鼠竄如庾亮者
踵相望也獨尙書令下壺力疾苦戰而死二子

形肝隨之亦赴敵死故稱父爲忠臣子爲孝子
古今以爲僅有公父子大節乃與之上下千餘
年相輝映非根於天者全體於身故於家者安
固而不遷其何以能是將使萬世之下爲臣子
者聞其風尚有所振起又豈獨有功於一代之
綱常哉公事舊載郡志頗詳嘉靖戊子歲知增
城縣朱道淵始立祠於城南圖歲祀焉適公六
世孫新建伯尚書陽明先生總督南方列省諸
軍事既平邕桂旋節廣東因設祭於祠下先生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七

高

丘

素倡明正學以繼往開來爲已任出其緒餘勲
業遂已滿天下茲復天假之便得以展公之廟
貌忠孝之傳固信有攸自於是萬姓咨嗟興懷
公之英爽真若飛動於目前者天之於仁人昌
大其後嗣發舒其鬱積抑何其盛歟凡此則又
下忠貞歿後之所未聞者數之豐固難盡齊
然若公者則人心之於天道尤可以大快而無
憾矣某觀風此邦深樂此廟之成有裨於教事
故書顛末於麗牲之石且繫之以銘銘曰

綱常之道天地爲長暴棄自安乃萎而亾不有
作者孰胥以匡允殺王公儒林之望轅伏老矣
逢時奮翺抗賊南荒死而不僵匪爲公殃公忠
是彰公有孝子蹈火赴湯以死怒賊賊戒弗傷
彼亦人爾豈心無良負冠革囊公歸故鄉昔在
咸和則有成陽父忠子孝爰植綱常公後千載
於下有光扶衰振懦天舒地張流于世世功易
可量維是忠孝天道所昌百五十禩文孫載揚
新建有國旂常有章勲在華夷道行巖廊有積
斯發孰非公祥惟城之墻有廟將將遺民爾思
享獻無忘我勒貞民風教所坊凡百臣子式此
宮墻

皇明文徵

卷六十七

高

丘

晉江何喬遠稱孝選

碑

忠義

縉紳

屠應竣

太平寨忠義廟碑

史竣曰休哉淵淵乎先王之御天下也賞不遺幽罰不濡遠惠流而不費威震而不有風被羣

乙

動功洽後世所以導物闢化經世軌俗者遐乎莫之敢忽也 高皇帝剪岐胡元昭奠華

夏而燕朔諸州喪淪武越既首褒元忠臣余闕

及殷祀先代休烈懿臣修天常茂建人極自

三十年來朝有批鱗之臣野多死綬之士雲蒸

霧變異世同揆皇皇哉聖人一變之功若是至

已 皇上綬文詰武萬宇和洽越十有五

年侍御金君敷華奉命按畿輔諸閭軍事

遐御憑阨遙覽于是慘焉悲曰是地也用

胡分剽強虜豈無干城蹄岳扞外勤內甘死隨

節之臣乎豈無膚鉅瘡耆耄刀決背楚部陷堅

致命不二之士乎此曰不錄以勸難矣于是疏

建忠義廟于沿邊四路以分祀死敵諸臣而是

廟隸之太平寨云廟祀官周朋而下若干人博

采羣議允若與望獎義貞度庀物稱勞不踰月

工遂成介使者來徵予記嗟乎嗟乎夫王教之

作也始未嘗不飭終以玩也匪浚則湮弗植則

仆恒度而時振之故操弗倦而人靡有匱已自

二

乙

夫教之衰也士知死而不知耻于是懷二心以

事上忠義之道鮮焉故危言色勵氣溢于平居

而微執恐詘顏苟難勿睇則鷹擊豹舄無少

下迺預危茹諾豕鼠突竄者衆也夫大同遼陽

謂盡非朝廷素訓之卒哉蹙曠悍肆外靡禦寇

而亂內訌居若煦煦輔驕子其終則豸虎而假

之翼也豈其性誠異哉眇乎勸懲之未盡漸靡

之習非也是故衽金蒙革委誠敵愾者特弗知

聞而嫫嫫選悞于睢罔上者或登大僚洞膺達

馳元隕弗懲顧死不得以蒙澤其全軀保妻子
之臣從以議之嗚呼難矣難矣斯廟之建也崇
死以詔生樹往以表後是不足恢恢勸乎堂廡
枚枚望之翼翼而聲聲勇夫哲士過者歛噓沾
臆其否也未嘗不額蹙汗願軀疾以視也嗟乎
嗟乎人之生等死耳其延促于世湏臾也貪夫
徇生畜縮竦聳自視恬然又矣生爲游氣死爲
萎草聞者弗知見者罔道哲人徇義守死潔身
氣蒸霜雷騰虹薄星聞斯嶽嶽酸鼻撫膺故義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八

三

乙

士不忍湏臾之久而易萬世之名不以同盡之
生而喪吾弗死永存之氣夫今而後可以喻也
戰陣不果不可謂勇封疆不守不可謂忠擧職
廢命不義之大者觀于斯廟可以知耻矣予既
以廟事文之碑復爲迎送辭三章俾祀者歌之
侑神焉金君名燦予同郡人具弛張之才今之
名御史也後世于是乎覩政矣辭曰
振金兮交鼓體湛兮蒸俎雲馮馮兮莽蕭蕭靈
不來兮日將暮瞻靈兮鬱紆紆繁會兮九衢靈

剌刺兮抗旗班白馬兮朱衣繫遠望兮平原怒
目罔兮頽顏揜長劍兮控鳥弦天窈杳兮日晝
寒陰沙零兮夏雪冰鱗鱗兮夜波冷

天時殫兮勵兵接洞犀革兮首身裂揜耆武兮
又以忠威靈懃兮神愈雄况昭明兮旋故宮光
有優兮氣靡終來續紛兮御華宇冷冷風兮又
以雨騰虹燁兮雷填填天聲飛兮土爭怒

條既假兮惠成焱遠逝兮揚旂橫北海兮歷幽
雲都恒霍兮偶列星歲事秩兮爲民正殫讐虜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八

四

乙

今振靈武徒皇皇兮植戈以舞

汪道昆

勅建憫忠祠碑

忠愍公雅言丈夫負七尺軀直以徇國家報知
遇耳侯羸德魏田光德燕不難以彼其身死片
言下彼誠得死所足矣往余從公守郎署率有
味乎其言無何公出爲江西按察副使辛酉閩
廣賊入江西諸郡薄太和公從燕會聞之輒接
者起也曰虜鼓行而西掩我不備不蚤計謂蒼

生何當路方倚辦公尋屬公平賊先是巡檢劉茂力戰死賊怒磔其屍公至太和帥諸將吏祭茂曰爾職抱關猶然死疆事吾待罪方面不滅賊吾何獨生遂誓師列陳而鼓之進獲俘者五狗軍中旦日陳如前公從軍中鼓之進賊數謂官軍怯亡鬪心聞公軍聲人人皆殊死鬪謀者謂賊張甚宜莫如堅壁完公叱曰虜深入我境人能以一矢相加遺何謂虜張我實張虜我師左次彼且益張江以西危矣士死鼓將死綬業

皇明文徵卷六十八

五

在行間義不避死於是復鼓之進左右軍遇賊皆奔賊悉赴中軍中軍乃潰公意氣勃勃躍馬當賊鋒開弓射殺二人乃一人死公脰脇中槍者二左臂中刃者三唯指揮王應鵬千戶唐昇從公皆遇害淑人聞訃輒自投井中保母出之遂不食保母諫曰主死長郎君宜未卽知脫自太學來奔宜未卽至母第自決其誰歸主喪淑人以爲然乃彊食塞至飲淑人絕口不納水漿所親率以太宜人春秋高諸孽子未立爲淑人

請淑人目適子曰嗟敬長矣凡諸辭仰敬任之假令而母以天年終終不能以此道死而父死國而母死家何可後也率不食越五日死部使者遞上其事詔贈汪一中光祿寺卿廕子世襲錦衣衛百戶給祭葬立祠賜謚視周節愍同贈程氏淑人仍立祠郡城東從忠愍並祠嗟乎公死社稷不忘平生之言真丈夫也淑人婉婉其攝身若不自勝及其臨大節而不渝嚼然與首陽爭烈卽女丈夫夫無論已乃今列在祀典廟介

皇明文徵卷六十八

六

鄉國之間都人士過之莫不翼然而趨俛然而式卽田夫里婦舉欣欣然想見其人其或不然抑亦赧然汗顏俛然失步百世而下猶生之年惡用偕老爲也昔周節愍死華林賊語在李獻吉紀事中公後節愍五十年同地同官同以閏五月二十六日死節愍有子忠愍有妻徇難相從則又同歸於節孝大較舉相若也顧予不佞以能爲公發一辭謹述祠事所繇勒諸麗壯之石且爲樂章三闋授升歌者肄之其辭曰

壯○兩○驟○今○采○刺○陟○帝○所○今○周○遊○倚○闕○闔○今○騶○九○
州○盡○歸○來○今○棲○故○丘○要○巫○咸○今○歌○且○儼○把○瓊○芳○
兮○懷○椒○柝○荃○何○爲○今○夷○猶○目○眇○眇○兮○愁○苦○

右迎神

春○雨○今○愁○霜○別○藉○今○華○堂○星○熒○熒○今○在○戶○靈○翩○
翩○今○來○下○陳○上○尊○今○楹○之○東○伐○應○鼓○今○考○鳴○鐘○
采○連○理○今○木○末○羞○比○目○今○水○中○忽○若○近○今○修○遠○
我○心○勞○兮○懣○懣○

右降神

皇明文徵卷六十八

七

牛○服○箱○兮○女○結○褵○濟○河○漢○今○吹○參○差○乘○回○風○今○
駕○修○阻○願○終○老○今○河○之○游○操○案○簫○今○陰○陽○參○太○
乙○今○平○章○延○佇○今○舊○服○屢○豐○年○今○樂○康○

右送神

義烈

費宏

桂氏義僕碑

嘉靖三年秋七月大同叛卒戕將領及其巡撫
憲臣知罪不可赦脅親藩爲之請詔貸死疏一

日三四至變且不測

上命都督佳侯勇

爲元帥以鈇鉞往鎮之衆方洶洶視鎮城如虎
穴都督旣佩印礪兵秣馬率妻孥治行無幾微
憂懼之懷顧獨念平居未嘗蓄死士置帳下緩
急無可爲腹心者步庭而嘆者屢焉其童曰全
勝曰彪曰錦曰麒曰俊者奮而前曰國之臣家
之僕分雖殊殊心一也主翁爲天子元帥能忠於
國而弗愛其身僕輩乃不能忠於家而忍負其
主乎况犬馬受秦養之恩猶知報焉僕輩肯大
馬之不如耶都督聞而壯之遂與偕行既至鎮
叛者疑未釋訛言王師且來屠城相煽以亂事
聞下廷臣議議必剪首惡以除禍本得其主名
若干遣文武大臣率禁旅及隣鎮兵凡數千將
臨城取之然宗室懿親數十百居民之無罪者
數十萬皆雜處城中崑崗之火蓋有不容以輕
縱者主兵者約都督以計擒之全勝輩用其主
命協力取郭鑑等十一人尸於幕下逆黨股栗
城中爲少定初議首惡旣得卽班師主兵者未

皇明文徵卷六十八

八

乙

之思也。又傳檄將有事於鎮城。叛者復疑復亂。鑑之父疤子。挾其徒徐瑄兒五十餘輩。火都督門索都督。欲甘心焉。全勝持弓矢捍禦。首犯其鋒。彪錦麟俊相繼。殊死鬪。悉爲所害。至裂其肢體。懸庭樹。慘不可言。曰。驢兒。回子。喜孫者。全勝與彪之子也。皆見殺。如其父慘。逆黨憤少洩。都督乃幸得全。蓋一時之大變也。然自鑑等既誅。向焉未正之法。於是始正。武夫悍卒。亦知從逆之禍。卒不免。而有華心。效順之機。後月餘。城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八

九

中人相率縛疤子輩獻于官。無一脫者。而邊城晏然。以靖。謂非全勝輩仗節死義。首爲之倡。有以感其心。而作其氣耶。當全勝遇害時。都督之妻田夫人及側室王氏。皆被剝絕。上憫之。亟召還京。陞其秩進舊階一等。傷者皆厚加優恤。死事錄其孤兒。全勝與彪蓋已無唯類矣。都督惻然。恐無以慰其忠。竟謀伐石。卽死所鐫其名爲不朽計。屢詣予請曰。全勝彪錦麟。皆非勇族。特因其孤貧而子之。遂承勇姓而命之。各

後則大同前衛千戶李英之弟。於勇不過惻姬之好耳。今皆捐生。是難如子之於父。此勇所以哀之。而欲著其志節於來世也。郎之戰。公叔禺人耻士弗能死。與其童汪。踣死焉。孔子許其勿殤。又特傳其事。載之簡冊。千載而下。知踣名公。肯微全勝輩而靳于辭乎。予惟死者人所甚惡。卽士君子猶必致審於熊魚之辨。乃能舍生而取義。況求之廝養。可易得乎。全勝輩感主恩。效臣節。不避艱險。視死如歸。可謂明於大義。無愧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八

乙

士君子之流矣。夫一世爲短。百世爲長。故苟知死義之爲榮。而苟生之爲幸。則有可以得生而不用。可以避患而不爲者。都督爲予言。全勝輩死時。其年皆未三十。自世俗論之。若以爲短折矣。然其身雖死。而生氣凜凜。後千載。蓋猶不死。壽何如哉。視彼偷生而苟免者。榮何如哉。嗚呼。讀是碑者。其將有所感也。夫其亦有所勵也。夫

賢能

霍韜

賀教授去官碑

應天教授賀子鈞昔宰浙之麗水巡撫御史謂賀子不能尹送部渭厓子時視部篆覈賀子政績慨然嘆息曰如賀尹者良尹也謂不能尹誦也擬賀子原秩或曰賀子木慤介遜人木近訥訥故辭不飾慤近樸樸故禮不縛介近矯矯故俗不諧遜近畏畏故儀不炫不能尹也渭厓子曰辭不飾所以屏爲也禮不縛所以崇質也俗不諧所以自立也儀不炫所以衷孚也古之道也賀子能尹也或曰今之能尹豈曰口佞逞也定巧承要人順涎滄吐焉躬曲舌圓翻變白黑阿合上官乃稱能尹賀子不能尹也賀子教應天渭厓子曰行矣髦士式而木也可以立本式而慤也可以有誠式而介也可以勅身式而遜也可以慎德行矣往不能尹自今可以能師矣賀子教應天二年其對上官無謂辭其對諸生無誅話木也猶昔也不僕僕走趨不郊迎要官慤也猶昔也節饋不通見贊不納推財則貪衣

皇明文徵卷六十八

十三

布斲栗空如也怡如也介也猶昔也謙而溫遇要官如震焉踧踖如也遜也猶昔也乃今黜也或曰賀子弗有可黜也然乃黜也其故弗可知也或曰賀子實窮歸無餘貲如賀子黜凡今之官必貪婪而後可或曰學校職化源汚者黜潔者進猶懼士化不疾也乃今潔者黜汚者何慤士何勸焉渭厓子曰雖則黜黜也然而天下知賀子之黜黜也寧少也語有之素位樂天君子大自立也賀子受學陽明之門陽明之學求自得也賀子誠求自得也外何羨焉今之汚夫溝渠其身心以營營富貴也死穢猶遺蠅蛆伍賀子與較孰多哉吾知賀子不黜感也學之師生曰賀子不黜感也渭厓子曰賀子得士如此可以自考矣雖黜黜矣不感感斷可知矣

韋布

徐渭

會稽吳侯生祠碑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微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

當海上冠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
大吏命提兵守水陸阨塞歷潮東西南直隸與
賊遇大小數十戰斬賊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
虜者亦以百計凡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聞
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
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戰處爲建祠刻石
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厥成請予序
事予感而嘆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呶嚶婉
孌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眇大江蹈

呈明文徵

卷六十八

十三

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
史下僚也動爲人所箝僇然何異一女子至其
當國艱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劍舍身以
當事乃不復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植性
歷千萬古而同一道今其祠若廟屹然兩相望
豈偶然哉詩曰

尹昔孝娥垂筭統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
痛父不得屍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
沈伏下僚僇然長嘆則怨其遭有寇在庭孰敢

權○臂○世○將○棄○戈○何○况○邑○尉○桓○桓○吳○公○天○植○忠○孝○
先○國○後○身○與○娥○一○道○啟○宇○崇○功○娥○江○之○社○祠○木○
相○望○照○映○江○水○

貞姜

縉紳

宋 濂

麗水陳孝女碑

陳孝女妙珍處之麗水人父南溪爲神祠祝史
蚤天母某氏更適他族妙珍依大母林氏以生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八

十四

林嬰末疾妙珍剖股雜淖糜以進疾遂瘳或告
之曰此若女孫股肉之功也林悲泣曰吾耄矣
死固當然何用苦若耶疾復如初妙珍偃偃如
有失賣衣走浮屠氏作諸禳祭事皆不應林忽
昏眩妙珍解髮相糾纏袞號良久乃甦自是氣
益弱僅存一絲相屬妙珍計無所出燃香石臂
上稽顙顧天乞以身代復不應至正四年四月
壬申夜夢一丈夫冠烏紗巾服青布袍來告妙
珍曰爾勿憂能剔肝食之則愈矣妙珍問目欲

別將焉從丈夫指右脇示之且俾吞紅藥半丸
吞已遂覺甲戌妙珍乃具湯沐浴露禱上下神
祇時空中雨墜妙珍之身獨不需濕若有張蓋
覆之者妙珍益喜持刀視脇下見紅痕如縷長
可三寸許就痕上割之血滂然流再割之了無
所見妙珍懼乃擲杯投卜於神逮俯身拾之而
肝忽出懸亟办之寘几上燕香自誓云大母倘
得生終身持菩薩戒不復適人矣尋取肝轟而
切之雜竹萌烹之大母食纔下咽其疾頓愈妙
皇明文徵八卷六十八 乙

珍懲前事戒左右勿漏言然劍鉅甚幾至危殆
復夢神人語之曰無傷也宜煉紙作灰傳之妙
珍從其言果愈時年十四耳後三年林以壽終
妙珍造塔瘞之復然頂申前誓棄家爲優婆夷
前進士永嘉高明來官郡錄事爲上其事部使
者大明高履覆按得實以聞次于朝詔有司具
烏頭雙表之制旌表其門仍月給粟一斛養其
終身時八年春二月也郡守固始黃某以其事
有涉名教也命儒學教授鄭汝原爲記其事于

石云

象教

縉紳

葉向高

重修大龍興寺碑

蓋聞聖人載起肇禎歸五嶽之城帝業克昌景
福叶萬靈之既故劔拔神冶上皇解佩於山靈
夢繞赤蛇大佛開祥於長壽若夫丹陵瑞啟三
河白水嘉生九穗巍巍蕩蕩丕答成功鬱鬱葱
皇明文徵八卷六十八 乙

十六

葱獨鍾佳氣凡以天開地闢通理于黃中虎踞
龍蟠茂膺乎赤紀惟脞命而亨天心迺受圖而
醕神祐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握天鏡以
通寶筏迴地軸而履金繩手提日月於迷方力
拔乾坤於苦海誕靈縱睿苞囊函夏之光華接
統膺期攬結方輿之雄秀洎八紘靖謐四極和
寧洞劃石牛舍開白馬爰從中都建大龍興寺
其地首諸夏以控天邑總環瀛而號日畿三天
握篇于橫禁八部畫圖於拍掌僊臺創構佛土

宏開鷺華翬鳳之區此鉢下潛龍之境引太
虛于玄鍵遠蒸萬國之雲煙激元氣于丹楹近
簇二陵之風雨蓋功諧幽贊技殫絕羣崑閭藻
函蓋之容維極挾江山之助於乎休哉緝宇薦
靈于譙毫玄房佐社于岐豐矣迨我

宗睿皇帝闢紫極以登三彌恢敷業

孝敬皇帝繼黃離而乘六不閼鴻恩睠龍象于

炎崑渙綈綸于福地錦繡重披寶界雲霞頌麗

銀庭蓋念五鳳七麟會肇王基于舊跡千秋萬

皇明文徵卷六十八

十七

歲或遊翹夢于故鄉而物力方饒周澤維渥故
能起雷霆于指顧回蛇虺于騰飛芝楣桂棟俄
盈既燼之墟龍變螺文復見維新之象何期勝
地不常劫灰再煥祗樹香沈于幻鳥率陀影散
于空花四照枝殘醉象攪藤蘿之月三華葉爛
毒龍沈舍衛之城繇正嘉而來歷八十餘穽則
詹御史士講曹郡守時聘李郡守驥千先後圖
之大殿甫成羣工未輯徒存丹雘何取藩垣又
二十年而庭鞠茂草法熄殘僧凡在顧瞻無不

怡歎屬今 皇之御宇緬先德以興思祥

迦姚墟銷支祁于泗水禮隆原廟咨神鼎于淮
濱慎迷守土之臣肅布康岐之政時則有張郡
守大孝從董兵使元學議再圖之而郡丞馬協
別駕徐應麟恭鸞周承緒司理趙弘道咸預經
營郡丞實綜其事謀僉同于羣策數更極于百
年大開覺路于明幽共唱慈風于法俗筇鳩竹
馬鷺香闕以披華玉縱珠纓望鸚林而布地繇
是續往因于未斷合大力于幾成虹蜺通雙殿

皇明文徵卷六十八

十八

以崢嶸八龍忽涌星日絢重廊而隱現兩鴿齊
飛鴛瓦促魚鱗增瓊垣于下麓鶴軒疊鴈齒敞
笏室于中巖蓋將揭慧日以耀昏衢亦復灑法
雲而清火宅爾其星幢輝于羽仗魚梵雜以嵩
呼曇雲迎劔佩以凝華鬢綵結簪纓而圖色踰
踰陽馬之曦恍趨規地憂憂風鳥之喟疑接中
天則嚴威儼若朝廷惻款肅于辟士若夫庭俯
喬松牕含遠岫瓜剖華京之活穰蚪躡湯沐之
崇隆噴薄陰陽之氣於重閭之年而斐斐竊遠

登揮川岳之精于方通之候而嘖嘖盈襟則峰
標欲界之僊都天挺明神之窟宅又若仰斗電
之重華拾天花於玉雨挹紫雲之異彩競界線
於金鋪赤宇第一山人微塵而不滅瑤文無盡
藏銷劫石以靡窮又若瞻故里于新豐恭承祭
梓澤翠華于初地悽動松楸閭
先帝之
經營憶創守維艱之會緬仁王之啟翼追天人
捐與之符則投戈而棲意慈林
高祖所

爲寓神武于不殺也撫遺而遊心豐芑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八

九

乙

列聖所爲寄無念于昭茲也嗚呼慶鍾長發則
繼明襲嘉而兩一之傳日永神應遠期則重熙
累合而百神之護彌周蓋先天啟籥嘿辨玄扁
後聖函靈陰符帝脉此諸君子所爲臨彼岸以
褰裳悲化城而反袂報初禎于功德昭申命于
聖神也繇斯以譚祝釐之典尚屬具文飭蠱之
思猶然末事豈與夫撥屑者之金供伊蘭之饌
恣塵尾之逸風披虎溪之勝韻同乎哉至於妙
度羣品盡出幽厄萬感咸通一思必應則真如

能事姑不論焉役舉于萬曆三十八年歲在上
章闢茂肇維初夏落以祓秋廼作銘曰

乾函萬籥坤軸九維靈氛蔥蒨嘉祉歲蕤崇因
効法上聖膺期日懸大覺天度羣迷鰲柱斯標
龍宮傲莫如驚于嗜如鹿于苑花雨環纓彤雲
拂檻日月法燈風雷魚梵爲我摩尼斗極皇皇
爲我祇園楚甸章章忍亦弗界福亦弗堂三吳
維左荆汝其陽江流漫漫淮流漫漫孤山巉巖
鳳山翼翼是名淶池是名方石度亦非航草亦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八

三

乙

非錫蓮花寶墨貝葉龍文天與如大佛與如尊
蒸蒸法力消我劫焚彤彤法宇食我德芬
列聖有作爰清燬宅我
皇穆清嘿軫

人厄二三力臣式我顙畫奉宣容謨還我赫赫
神謀于新
詎曰力饒而醺國禎詎曰
倬觀而重國根以歸帝友以洽帝心智炬不然
慈雲不飾其然非空其飾非色羣力則共羣心
則式神武聖慈乃見天則

陶望齡

勅賜補陀洛伽山鎮海禪寺碑

覺皇之教垂跡以昭本懸象以闡法示身現刹
妙旨斯炳故園功臻極則雜華超居於他化至
理絕詣則校伽寄談於靈嶠繇斯言之混萬流
齊衆味至博而不得其涯者莫踰於海故毘盧
遮那普周之理倫焉奔風霆濡日月行險而不
失其信者莫踰於潮故圓通大士還聞之機冥
焉然則白華淨國見居梅子之岑海畔琳宮對
峙寶陀之刹可謂義借名適理與象融者已勅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八 五

賜護國鎮海禪寺者觀世音菩薩道場故所稱
海潮庵也天門右闢寶峯後擁素濤萬里東臨
安竭之營窟金沙千步前屬瑤臺之階道萬曆
辛巳有楚真融法師者字大智來自參華前禮
菩薩遂卓廬於光熹峯下把邪祖營海月照頂
一菽繼飽山鬼嘯梁法師嚴淨尸羅精勤禪誦
喬嶽挺其孤志冰霜凜其雅操結跏而斥鷃巢
裨持名而化佛迸齒蘭馨谷中鍾徹宮表居及
芥月聲滿四方伐薪汲水羅黑白之英秀航金

章牙徧東南之輪灌遂以明年仲春始朔圓通
寶殿像設莊靚千花競剪規摹宏朗百健嗣作
雖法日就傾而道風彌扇名聞內庭發出中帑
萬曆乙巳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

熹皇太后賜銅佛浮屠一座白金四百兩建
殿安置是以有千佛之閣 皇帝賜經一

大藏導以寶旛是以有華藏之樓明年復遣御
用監太監張貴賞送滲金佛像一軀錫之寺額
而先是普陀寺燬 天子使中官護建之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八

五

至是落成宸藻既頒天榜交煥於是茲山內外
二院之稱仰同於兜率亦猶東西兩林之寺角
立於匡阜也望齡膏緣母疾飯禮名山瞻化樂
之宮庭詢智師之躡跡喟然嘆曰自予行遊京
都徧歷梵宇壯哉觀乎靚茲鮮矣而咨問碑板
尚缺記文願竭心思遂忘褻膺已而嘉名肇賜
聖澤申重虞廷卿雲光華於域內軒帝廣樂震
動於海表秋蟲微燭衣被聲光亦有述云爾詞
曰

性海澄深智津廣莫萬派來同萃漚出沒滔滔
大壑何異壘空粘天倒漢全海漚中至道無私
小機自物保此一微擯攘演渤憑生罔疾善逝
興悲逆哀衆藥競走羣師積藥隨宜諸方異說
選擇圓根如鍼蹈穴色香匪徧觸味合知意根
汙云五用不齊十鼓遙闢千垣冥度幻泡消空
海天得路塵消聞復六根反源爍迦羅眼橫開
頂門眼聽還親耳觀元微現法界身見聞解脫
生育長夜鼠壤蟻封菩薩住處鼈死蛟宮衆生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八

三

乙

蚩蚩有耳如噴菩薩演法潮音澎湃朽宅嬉遊
醺杯懷宴黑風鬼國履險生善鐵蓮離縞衣
去涅金剛白淨對治黑業我觀維華五位齊彰
須彌他化蹟現殊方又觀如來與大菩薩於楞
伽說離攀援法良哉大士慈悲自在眇劣衆中
盪之雲海颺馳山擎銀濤浩然竹林梅樹遶矣
無言法付人王事資戒德海岸沉寥禪棲兀嶽
英英智師厥產荆潭鴈門峨嶺踰海南黎萬善
夙薰羣緣自會如如意珠出生無礙靈竈始屆

秦邪旋剛屠蕪等制蝸室同慙帝館駁嬰天宮
初利渠渠黃庭告成彈指道風遠暨聲聞于天
金經寶塔來自幽燕鴻名肇興天榜有赫二甘
露門齊開海國佛化何垠皇仁靡匱血氣之倫
施以無畏皇仁等佛有慈有威凡此窮髮敢不
來歸苦陟成道爰先供養我及衆生翹誠皈仰
遙功

緒紳

康海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八

丙

大明嘉靖平虜之碑

夫豐功鴻勳非淺計慧算能建也故晁生獻策
於西京克國沈慮於羗虜非君臣和德於上未
之能成也明興百七十年制馭夷狄之策殷
周所希覩也而近者猾虜襲套附邊之民歲被
驅掠武宗皇帝奮武致討矣而虜鋒未
挫今上嗣大曆服於是以少傅兼太子
太傅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公起督軍
務遂有乙酉之捷楊公徵還闕庭詔起兵部尚

書王公代之公至一年爲嘉靖丁亥虜復入寇公曰嗟乎絃不更則音不調令不更則士不奮虜所以敢長驅入寇者固以我爲怯也今不預爲之計徒以坐待其歸而邀其後卽甘爲非勇如百姓何於是下令文武將吏分部扼塞訓練士馬廣員餼糧以待其至六月辛未虜果繇花馬池及小鹽池拆牆而入癸酉抵鎮戎所操守指揮路瑞率所部官軍拒之值中軍都指揮李佐泊都督鄭卿叅將劉文副總兵官趙英李義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八

三五

統正奇兵至虜懼分道北奔卿等至細溝追及與戰大破之斬首九十三級所獲馬匹器物無算虜勢漸潰諸將復依分部追至哲思溝又戰又斬首三十六級而所獲馬匹器物益多是夜公火牌至調延綏都指揮卜雲相機策應而取寧夏總兵官抗雄嚴督叅協等官魏鉏沙金遇其歸路明日甲戌雲領遊兵徑趨青羊嶺按兵待虜虜主與大戰斬首九十五級值指揮李英千戶王縉徐堂各率所部喊殺虜後聲震原野

虜益大恐乃四散走佐與諸將選精兵來追至五羊坊諸處會雄統鉏及叅將苗鑒夏欽遊擊將軍李勲守備都指揮楊和迎虜剿殺已斬首八十三級馬匹器物并青羊所獲益多不可勝紀而墜谷溺水及饑死者十之七八不在是算殘虜僅百餘騎奔遁出境而已於戲公之深計奇算如此而猶不自居曰此邊鄙諸將與鎮巡藩臬諸君子奉若德意之功也其所上捷書深言兵備副使桑溥練達變通規畫攻戰諸事及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八

三五

今日獲功官軍卽前日楊公簡練將士謂成功有自尤非謾語傳所謂休休有容以能保我子孫黎民者非公之謂哉其各守分地協心追勦者又有操守指揮仕傑李英符深云地方士庶咸請刻石以示永久蓋欲誦說天子神武聖文知人善任王公克綏厥事奏此膚功揆之古昔雖孝宣之任克國弗能加也海觀茲休盛寔踰前聞有嘉厥請爰勒斯銘其辭曰惟皇建極萬邦所望耀德遂古北蹟周商蠢茲

平虜之碑

皇赫斯怒九伐是張

才○運○士○其○武○湯○湯○起○此○元○老○續○甫○踵○方○匪○終○伊○
教○令○不○易○行○我○士○用○奮○時○維○鷹○揚○天○厭○胡○驚○欲○
濟○其○狂○我○馬○既○同○何○需○不○滅○殪○此○羣○醜○細○溝○之○
傷○迤○及○吾○思○益○什○且○戍○返○則○值○閑○往○顧○速○亡○青○
羊○之○殲○遂○至○五○羊○殘○胡○宵○遁○號○跳○慘○愴○仰○瞻○神○
武○如○雷○如○霆○邊○民○悅○懌○方○內○富○強○大○小○稽○首○頌○
聲○載○殷○
天子萬壽永綏四方外患既殄
內治彌康大夫君子盍思悠長循彼抑戒飭我
皇明文徵八卷六十八
戎○行○長○子○是○任○淺○慧○是○防○翊○我○
皇○度○于○
虞○有○光○敦○彼○古○昔○其○道○孔○明○我○銘○在○石○諦○思○勿○
怠○

嘉靖甲午平虜之碑

嘉靖十三年甲午虜酋吉囊盤據河套數年抹
馬勵兵欲圖大舉入寇我邊兵部尚書兼都察
院左都御史唐公與總兵官都督僉事劉文講
畫戰守之法緩急遠近部署咸定七月初寧夏
報吉囊結營於花馬池唐公下令曰賊寇延緩

定朔將軍張鳳主之寇寧夏平西將軍王效主
之寇固原都督劉文主之其當衝截突副總兵
官都督僉事梁震主之十四日巳卯虜蹂定邊
乾溝剗崖擁入鐵柱泉劉文堵截不得犯固原
二十三日戊子乃從青沙峴入寇安會金三縣
文率所部叅將某守備某馳兵往赴明日乙丑
戰於會寧柳家營及葛家山斬其傑者數十人
虜懼思遁文曰賊歸必自青沙峴遊擊將軍李
勳守備陶希臯可趨青沙峴伏道以俟紅古城
皇明文徵八卷六十八
天

半個城零賊之所必犯指揮王縉可按兵截殺
二城無事海刺都鹽池鳴沙洲石溝可安堵矣
八月四日戊戌虜果合衆出青沙峴文督戰當
衝伏兵盡起大敗虜衆而王縉於半個城與指
揮田國亦破零賊前後斬首一百二十又七所
獲韃馬一百三十又二甲冑器械衣物一千九
百三十又七梁震與叅將吳吉守備戴經遇虜
於乾溝大戰破之斬首一百八十又五所獲韃
馬二百又四器械四千七百四十又七王效與

副將苗繼遊擊蔣存禮鄭時又遇虜於興武營
大戰破之參將史經劉潮分布章州張年又從
苗繼擺邊遇劉文驅虜結營北奔各哨奮勇而
前前後斬首一百三十所獲戰馬二百又二器
物二千一百六十又六虜幸得及老營晝夜亟
遁故海刺都鹽池鳴沙石溝號青牛富有之地
雖具經行不敢正目視昔年駐掠幽隴而諸將
閉門籲天不能得一遺鏃何如哉十萬之虜經
年在套秣馬勵兵欲圖大舉二旬之內連獲三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八 三九

捷蓋惟 皇上神武聖文知人善任故唐
公得以悉心壯猷諸將得以據忠自奮爾語曰
上下相須千古爲難豈不信哉唐公受命以來
寒暑僅四閱也斬獲虜首殆及千餘威寧細溝
之功北征以後謂爲再見視威寧細溝不知相
去幾許廟堂與本兵大臣必有休休之心翊贊
皇度者矣方諸簡冊周宣漢武不足言也邊方
父老以予撰碑敘述其事用告將來辭曰
惟明九葉篤生 聖皇允文允武帝德用

昌國心弘化寵綏萬邦內治既洽恩被邊防惠
德有資排義必匡蠹茲酋虜潛蠕幽荒教旣未
逮整亦屢獨元臣若德述惠厥常盛據河套未
遂驅攘豈天厭遂乃爾乖方屢犯屢挫曾不戒
戢公用赫怒大伐斯張青沙之役易若驅羊興
武旣馘乾溝亦襄大舉反側鼠竄惟囊恭惟神
武所向必創況此元老維德之行弗崇虛譽克
屏獮狂稽勛考勩咸協不臧元戎丕奮叅佐孔
良節制四載其武湯湯邪佞莫入夸毗是惶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八 三

皇心勿二公德愈光甲午之捷萬古所望
後賢秉鉞尚慎勿忘
張時微

平白草番碑

川蜀錯氏夷而治其族類以千百爰有冉駹之
孽曰勒都效甘泉白土二鄉之地而有之是謂
白草番始也剪之不力積有積育乃稍稍招聚
逃亡乘間攻剽以患內地守土者莫能兵也歲
以金帛餌之至則須與馬將送如貴官人而舖

肝飲血者自如也。氓則大病。乙巳冬。鎖鑰弗成。遂攻陷開壁。屠殺成卒。南提督官與其妻子擁衆深入。燒掠無憚。我兵扞之。累有挫衄。遐邇震動。守臣以聞。天子曰。噫。甚矣。虎噬於市。厄螫於衢。時猶謂弗棘乎。乃勅曰。咨爾巡撫右都御史張時徹。致天之伐。其轄爾戈矛。時爾謀。設策規方。親履戎行。以賞罰。用命。不用命。爾巡按監察御史袁鳳鳴。其中而誓戒飭而紀度。協謀於撫臣。共命以聞。不共命以聞。爾都督

明文徵八卷六十八

三

僉事何卿。往總朕師。或左。或右。爾則援桴而鼓之。否則用鉞。古有之。將死。鼓御死。繼爾往欽哉。又申之曰。斯天之驕子。盍先諭朕志。俾克悔禍。弗率而後。兵之諸臣。奉命惟謹。乃往諭天子威德。反侵與掠。繫獻渠魁。我則貸汝。渠謂我實懼怯。益用鳴張。奮其爪角。我乃策進攻大兵四集。遂顛衆于庭。以議軍事。或曰。此天險也。丹壁刺天。荆榛戟立。蟻附而登。跋前疐後。卽數夫禦之。矢石交下。我軍且齏粉矣。或曰。聞之往

事。蓋屢有征誅。率以兵脅之。誘而與平。未有窺逆。番咫尺之地。傷其草木者也。今欲踐虎豹之穴。以與豺狼搏。寔惟危哉。余乃誓曰。是胡然。是不有天子之劔乎。我聞師直爲壯。曲爲老。今以衆加寡。以順討逆。以有制勝。無制蔑弗克矣。自今有妄言沮吾軍者。斬而御史與都督實同協厥誓。乃分布方略曰。都指揮丁勇。往隸石泉哨軍兵六千有奇。汝則統之。曰遊擊將軍龔銳。行隸壩底哨軍兵四千有奇。汝則統之。曰遊擊將

明文徵八卷六十八

三

軍曹克新。參將李繼武。共隸龍州哨軍兵三千有奇。皆統之。曰都指揮孔仁。守備指揮耿世其。悉斷諸要害。通道轉餉。以濟諸營。曰兵備僉事陳乙。汝其躬馭戎馬。調度非常。曰參政宋宜。汝其督理餉秣。毋乏軍興。曰副使翁溥。汝其紀驗俘馘。毋濫毋蔽。曰副使胡鳳。繆宗周。各慎固封。守振揚武威。以遏寇援。又曰。心戰爲上。力戰爲下。其曲慮廣。畫奇正。相參張疑。夾攻以分其勢。而携其心。毋使寇致死於孤軍。令旣布。乃以十

有二月庚寅進兵轉戰連日未入其阻戊戌會
天大陰霧咫尺不辨都督曰可矣乃驅死士踰
枚先登我軍且起且什繩引而上遂奪據走馬
嶺蓋賊所馮天險者也既而霧收日出賊乃盡
銳攻我都督親鼓之人人殊死戰良久賊衆失
利稍稍引却我乃結龜鳩營甫定而日已哺矣
賊復聚而來寇矢石雨集我乃堅壁死守以強
弩乘隙而射所斃蓋無算自酉及寅賊方敗走
于時彼險既失我軍益奮而諸營亦踰險相合
遂分兵四出擊之百戰百捷不驅而鬪日得其
牛馬酒糧以饗士因用降人爲鄉導破竹之勢
迎○外○授○首○盡○搗○巢○穴○而○犁○其○庭○卽○猿○猴○之○所○宮○
蓋○無○弗○窮○焉○厥○有○稔○惡○之○魁○曰○今○保○曰○兒○伯○計○
曰○黑○殺○曰○撒○刺○曰○白○石○皆○次○弟○縛○致○轅○門○以○正○
厥○罪○凡○攻○克○番○寨○五十○有○奇○夷○戮○剝○膚○四千○八○
百○七十○有○奇○斬○首○一千○有○奇○俘○獲○五百○有○奇○其○
餘○逐○北○墮○崖○及○火○攻○而○死○者○莫○之○殫○計○乃○若○孱○
弱○之○未○殄○者○莫○不○膽○怖○覓○號○頓○顙○哀○號○曰○是○魁○

也則然胥既伏其辜矣我罔敢領領願祈殄息
以衛疆圉惟所使之矣余乃謀於衆曰兵以靖
亂亂苟靖也庸可究乎且佳兵不祥蓋已諸乃
下○令○罷○兵○諸○降○附○者○皆○待○以○不○死○而○責○之○賦○而○
歷○歲○羗○所○擄○掠○內○地○男○婦○望○風○奔○慙○皆○錄○其○氏○
籍○釋○而○歸○之○遂○以○捷○書○上○於○天○子○川○告○
成○事○云○於○乎○兵○凶○戰○危○聖○人○所○慎○而○況○犯○其○所○
至○難○者○乎○語○有○之○曰○潰○疽○雖○痛○勝○於○內○蝕○言○利○
害○之○較○也○以○彼○夷○醜○而○狼○戾○以○逞○妻○奴○我○民○廩○
庾○我○民○牛○羊○我○民○日○熾○而○月○豐○憐○莫○懲○諸○豈○直○
如○癰○疽○然○哉○而○猶○忍○於○一○劍○之○剗○何○也○乃○今○疆○
徼○寧○塵○遺○黎○帖○席○歌○舞○太○平○以○共○戴○天○
子○休○德○卽○有○亡○矢○遺○鏃○之○費○孰○與○爲○多○寡○哉○予○
固○直○述○其○事○刻○石○以○告○諸○來○者○故○其○辭○無○所○文○
致○云○辭○曰○
於○曄○王○化○無○遠○弗○屆○靡○惡○不○殛○靡○善○不○育○際○天○
斯○覆○極○地○所○畜○來○享○來○王○交○臂○重○譯○蠢○爾○氏○羗○
敢○行○負○固○種○茲○苞○孽○通○迤○日○聚○曷○排○曷○執○弗○貢○

弗賦。易衣。易裳。弗。布。民有。若室。意則。庶之。
民有。婦女。羗。則。汗之。民有。積聚。獵之。漁之。牛羊。
雞。豕。或。剝。或。携。凡。我。編。萌。疾。首。撫。膺。守。臣。弗。圖。
莫。克。以。兵。如。彼。養。疽。日。碩。而。凝。方。命。作。昏。胡。惜。
草。懲。歲。德。在。蛇。擁。衆。稱。亂。劉。我。戍。卒。磔。我。武。升。
關。堡。既。陷。內。地。是。踐。誰。其。扞。之。四。境。告。變。守。臣。
實。惕。聞。於。天。子。天。子。赫。怒。鞠。我。師。旅。孰。
秉。其。旄。孰。振。其。紀。致。天。之。罰。俾。有。寧。止。羣。臣。祇。
命。往。諭。威。德。誅。止。其。魁。脅。從。弗。極。順。則。用。貸。不。

皇明文徵卷六十八

三五

乙

順。斯。勳。若。罔。聞。知。鳴。張。額。額。予。曰。甚。矣。是。不。可。
赦。乃。誓。于。師。乃。社。乃。禡。甲。士。虎。奮。旌。旗。雲。射。攻。
用。吉。日。以。龜。以。卦。我。武。既。揚。彼。勢。日。蹙。既。扼。其。
吭。遂。涉。其。腹。左。左。右。右。奇。正。相。續。揚。厥。深。巢。勢。
如。破。竹。或。擾。其。旁。或。斷。其。後。爪。牙。就。滅。衆。魁。胥。
授。昔。也。信。信。今。也。貿。貿。易。易。於。爾。壽。天。命。不。又。兵。
以。一。萬。期。以。五。旬。大。憇。克。殲。雍。彼。荆。榛。株。不。再。
藥。師。不。再。陳。風。水。作。渙。雲。雷。亨。屯。餘。糧。賴。賴。哀。
我。活。我。遺。黎。迎。道。父。我。母。我。食。則。斯。食。寢。則。斯。

我。若。積。棄。我。于。戈。有。室。有。家。式。誼。式。歌。誰。爲。此。
者。比。績。山。河。余。曰。何。有。惟。將。士。之。力。將。士。曰。否。
維。天。子。之。德。天。子。不。居。曰。寔。獲。
佑。于。皇。天。上。帝。若。宗。廟。社。稷。是。用。作。文。勒。之。貞。
石。

田汝成

征南碑

皇帝承運文宣武謚宇內熙皞兆四郊以崇天

皇明文徵卷六十八

三五

乙

九廟以尊

祖于是百靈薦祉

元儲應期將以誕告多方外諭四裔迺作明堂
朝羣辟按圖數貢至於安南曰茲邦不庭甘有
餘稔豈其叛哉曷往詰之禮官肅將瀕行會有
黎氏逋臣詭辭而控曰臣南裔藩臣黎氏之嫡
胤也國有不令之雄曰莫登庸者實纂黎宗逐
臣草莽惟陛下憐而納之

皇帝

若曰信茲稱亂其往討之廼命兵部左侍郎蔡
公經安遠侯柳公珣經略邊務以需大舉恭公

簡委賢豪參謀畫策而在參政翁君萬達實總其凡廼圖山川發開謀探要領峙芻粟礪矛鎗選偏裨練卒乘義問昭乎日星威稜抗乎風霆交人聞之大懼登庸披腸吐款奉表而稱曰臣先臣黎氏之陪隸也黎氏式微國亂無象臣以皇靈削芟草竊僅有寧宇黎氏天絕屬纊之晨倉皇解佩印而屬之臣曰天錫元寶爾姑守之請命以聽所立也臣恐駭迹匿國人周章索臣擁之左推右輓責以大義曰不守錫寶是不共

天朝也不受君命是蕩析黎民使不保也臣不得已苟從夷俗護印五年而犬馬之齒耄矣復以屬臣之子十有一年再嘗遣使款關而關令嚴不敢啟方物敝不敢移易也封題較然臣父子兢兢惕惕罔敢專席旦夕稽首北望曰天監在茲夫黎氏不請而屬之臣臣又不請而屬之臣之子死罪死罪第黎氏忽亡而國人謬擁避跡無所若臣違道以徼之安能變如于再世也謹以土地人民之數咸薄錄之登獻闕下惟天

制處分事聞

皇帝若曰咈哉豈其快謗

以緩我師其往覲之廼命兵部尚書毛公伯溫節制六省咸寧侯仇公鸞都統諸軍勅曰聽以軍往卽征之毛公蔡公協忠同心以作義勇廼勅兩粵勁士分爲三軍副總兵張君經將中軍翁君萬達監之參將李君榮將左軍副使鄭君宗古監之都指揮白君汝將右軍僉事李君文鳳監之勒滇南勁士分爲三軍都指揮胡君紹將中軍副使鮑君象賢監之都指揮方君策將

左軍副使鄭君驍監之都指揮王君立將右軍副使張君綱監之而幕府遽穆進止機宜則惟翁君與焉于是八蠻五獠侮食左言之長吳鈞越棘狼蘗鳥章之士倭牡介象雲梯樓船之具莫不嶽嶽從從麻列蜩合箕張翼舒闔駢乎桂海路籍乎炎徼矣交人聞之愈益大懼登庸之使疊跡轅門攄襍哀悽懇以降請轅門僉議以爲在古降儀或牽羊以表順或昇輓以請誅彷彿于斯乃見烟抱登庸頓首敬諾轅門廼啟鎮

南之關莫龍興抗黃幢陳兵森扈登庸跽囚首
白組繫頸稽顙稱曰臣斧鑕遊魂也無異圖豕
陛下不發乘輅曳尺縵牽而封之縣首藁街以
昭誠不諱是

陛下以不忍羣黎之故而

宥微臣微臣幸藉羣黎以延殘喘臣聞命已來
魂魄飄喪悽悽荒懇又不足以感格皇乾重煩
詆使詰責誠偽死罪死罪復更何言臣今共順
之情敲赫之狀繪圖不足以爲獻剖心不能以
自明惟

陛下憐而察之臣率土編戶也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八

三

乙

戮之惟命俘而放之四荒惟命若以天地之量
覆育螻蟻宥之故穴亦惟命謹以先朝所錫金
印一枚黎氏所侵四峒之地遣從子文明表獻
闕下以聽處分臣昧死言不勝隕越轅門僉議
以爲其辭順其儀恭其衷無爲違卽征之天之
命也服而舍之武之經也爲之解組而還之按
兵不進以狀聞

皇帝若曰嗚呼皇天以

予一人撫鞠四海匪威力是憑匪玉帛山河是
愛惟蒼生塗炭是憂黎氏守職無狀衆叛親携

馴至天絕莫氏宣力北戶安堵朕亦嘉之其革
王爵易國號置都統司以莫氏爲都統使世掌
其土以共王命詔至諸軍解嚴南土驩呼馳
鼎沸矣是役也君子以爲莫氏知命者四繫組
以請死也歸地以贖罪也函印而獻之以完寶
也不貢方物以明畏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
之其得不死而且世官也宜哉當兵事之初興
也汝成嘗以藩寮分守左江悉厥顛末昔愍其
勞而今欣其訖也廼述而銘之曰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八

四十

乙

粵有交州最爾瀛介三代之隆擯於荒外嬴秦
遠略廼闢其疆聲教漸被歷漢而唐五季紛綸
土酋竊據涉宋而驕益煩邊慮

大明受

祚陳氏奉寶

皇祖嘉之俾仍舊封季肇

賊逆毒蔓雕題

文皇征之拊戮鯨鯢索

亂于陳絕不可得廼建省垣約以繩墨黎利再
叛詐擁陳後

宣廟慈弘包荒弗扣錫爵

給印樹爲藩邦三葉而墮遂覆厥宗莫氏承之
諸裔膺懷不請而禪于義則乖

皇帝赫

怒渙號徵師如雷如電海岳離披緯武經文維
兩司馬矯矯元侯在天而下司馬有令既嚴既
明領用翁君廉信以匡鋪敦義勇鷹搏虎奔朱
登日麗玄甲雲屯籍令戡之倏如哇擗載鞠載
詢蓄武不究交人聞之喑喑嘽嘽傾巢舉落俯
訴仰干蓬跣繫組蟻伏而進順效牽羊請同昇
楓匪寇匪篡庶幾有辭

皇帝憐之遂以

德來乃削其爵而畀世官比于內史轉我龍編
交人雖呼曰父母且完我妻子奈我室盧燁燁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八

四

乙

大威盱眙而在藏藏天恩含哺以載如春之育
如游之容訓爾孫子惟王之共虞格苗民淹於
七旬交人來款曾不浹辰商伐鬼方三年而服
宰割交州曾不遺鏃我紀其事勒之貞珉伏波
銅柱又何足云

林大春

平蠻碑

皇帝受天明命誕撫多方威靈震于殊域德被
方夏上覆飛鳥下及牛馬以至日月所照罔不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八

四

乙

賓服其鳴鏑射鵠之長雖題露紆之國獻琛納
好奉職貢於朝者不可勝計況乎六合之內五
嶺之外職方所載又惡敢有越厥志惟是深林
大澤之中時有藏垢納汙負險爲固以苟活於
戴冠者有司者御之失律遂用不逞以魚肉我
民民殫大困於是夏官尚書按圖稽覈戶口之
數上書闕下謂南有揭嶺自秦屬南海郡故稱
沃壤編戶之民採山爲茹釣水爲食至終其身
老死不知兵革吁吁喁喁日蕃以息乃頃者守
臣言田疇多蕪穢不治人靡寧宇戶異其處膏
塗草野血流川渚蓋已十喪而五矣推原本始
則以黃巢石碇大節諸寇積穢爲之蠹也桂嶺
之屬是爲古田亦桂林象郡之與區也往自先
朝縣沒於賊竊據垂八十年更議棄而不守以
爲彈丸黑子之地不足以煩中國也而或者又
以時屈鮮任事不二之隸爲解至置盜府庫戕
大吏之罪而不問臣竊傷之夫九真內附珠崖
外通斯往事得失之明鑑也惟我大明幅員方

數萬里。咸正罔缺。奈何遂棄古縣於遠。以業。夷臣愚。以爲復之便。其嶺東黃巢諸寇。並宜掃除。以清北戶。詔許之。因特置廣右撫臣。以新安殷公正茂爲之。而以兵部左侍郎南昌李公遷節制兩廣軍務。兼撫東省。爲罷東省撫不設云。先是兩廣頻年用兵。而議者謂莫亟於古田及嶺東諸路。迺先後鎮巡諸公。與夫境內縉紳先生之在都下者。咸以爲言。及李公到鎮。復與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趙公悌。巡按廣西監察御史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八

李公良臣。疊疊申明之。至是本兵乃立王其議。以贊於公公。因得以便宜從事。以隆慶四年夏秋之月。始事於轅門。下令曰。今日之師。奉天伐罪。將以禁暴止亂。以惠安元元也。諸將吏從東西行者。有進無退。其不得賊者。無還有不用命者。罰無赦。於是東師。則以遊擊將軍誠立。將長樂之兵。按察使張君子弘監之。以叅將濠將程卿之兵。副使江君一麟監之。以總兵成將郡州之兵。僉事楊君正監之。而以成總其事。專理糧餉及紀驗功次者。則叅議許君天琦也。西師則以遊擊將軍山都指揮僉事龍都指揮僉事國賢。將思管風門蓮塘之兵。叅議龔君大器監之。以左叅將應甲。右叅將世科。將三門龍坑之兵。副使鄭君一龍監之。以署都指揮僉事鳳翔將都狼之兵。副使應君存卓監之。以副總兵崇文。將總甫之兵。副使邵君惟中監之。而征蠻將軍俞君大猷實總其事。總理軍儲。及分理糧餉。紀驗功次者。則左布政使郭君應聘。叅政柴君來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八

僉事金君柱也。當是之時。興師十萬。飛芻千里。旌旗蔽空。烽烟相屬。蓋已先聲而奪人之氣矣。迺公復往來於蒼梧興慶之間。相度機宜。指授方略。羽檄交馳。朝聞夕發。於是破鳳凰。涉潮水。斬西賊渠。率黃朝猛。韋銀豹等。以殉。得村柵六百五十五處。降人率數千。斬虜一萬有奇。東攻黃巢。擊石磴。襲大節。生擒賊首。蕪繼。曾魁。杜高山等。誅之。尋又乘勝出奇。南走東坑。斬獲曾朝元等於海豐之界。破巢五十。斬虜三千。其墜

落○舉○聖○塞○豁○谷○中○死○者○無○算○蓋○自○兵○興○以○來○甫○
涉○旬○時○而○群○兒○授○首○古○縣○克○復○其○在○東○則○張○憲○
使○在○西○則○俞○將○軍○二○人○之○力○為○多○論○者○謂○其○有○
伏○波○遺○烈○焉○師○還○李○公○疏○上○諸○將○更○功○次○詔○加○
爵○賞○有○差○於○是○張○君○適○以○李○公○之○意○道○昔○林○子○
請○紀○其○事○林○子○曰○予○曩○蓋○備○兵○蒼○梧○古○川○之○役○
吾○其○與○聞○之○若○夫○揭○嶺○之○捷○卽○今○之○得○於○暗○記○
者○甚○盛○詎○可○以○不○文○辭○辭○曰○

於○惟○明○德○既○成○武○功○統○壹○宇○內○六○合○同○風○奄○
皇○明○文○徵○卷○六○十○八

聖五

乙

有○百○粵○遂○荒○大○東○桂○林○內○拱○南○海○朝○宗○馴○至○中○
葉○運○撫○熙○隆○古○縣○淪○沒○蛇○虺○為○宮○亦○有○妖○氛○近○
集○海○邦○如○鳩○斯○啄○如○鼠○斯○藏○我○

皇嗣統

軫○念○遐○荒○司○馬○叩○關○義○激○中○腸○

天子曰

咨○咨○爾○封○疆○念○我○舊○止○幅○員○既○長○云○胡○不○弔○恣○

彼○猖○狂○錫○爾○節○鉞○我○武○惟○揚○既○敬○既○戒○群○醜○于○

襄○臣○拜○稽○首○帝○命○肅○將○敢○不○久○心○告○成○

于○王○東○征○西○怨○大○早○既○覽○

驍○驅○電○發○羽○檄○星○馳○方○略○指○授○

皇○明○文○徵○卷○六○十○八

聖六

乙

同○心○共○濟○艱○危○日○惟○憲○使○南○土○是○依○矯○矯○虎○臣○
料○出○奇○千○騎○萬○旗○談○笑○而○麾○一○朝○克○復○久○陷○
城○門○殲○厥○渠○魁○勝○從○罔○治○黃○巢○大○節○以○次○芟○夷○
豐○狐○授○首○狡○兔○魂○飛○西○人○歡○呼○言○歸○故○園○自○我○
不○見○于○今○抱○孫○東○人○悲○辛○有○赤○其○村○載○芟○載○柞○
豈○我○思○存○於○嗟○明○德○覆○育○元○元○無○忘○遠○略○永○
固○雄○藩○於○今○始○成○嶺○外○乾○坤○皇○心○悅○豫○
湛○露○鴻○恩○將○士○戮○力○其○膏○靡○屯○臣○拜○稽○首○
天○子○萬○年○四○夷○賓○服○昭○格○於○天○松○臺○之○陽○灕○

水○之○濱○勒○此○貞○石○敢○告○壽○遠○

平九絲碑

今○上○龍○飛○改○元○覃○恩○八○極○乃○眷○西○顧○底○清○梁○益○

於○是○西○川○守○臣○御○史○大○夫○曾○公○省○吾○祇○命○惟○謹○

既○廣○德○意○柔○遠○寧○邇○窮○覽○其○山○川○攷○稽○圖○誌○

周○爰○咨○諏○及○于○荒○裔○惟○時○西○南○之○夷○宅○彼○戎○鄉○

倡○亂○稱○王○號○曰○都○蠻○流○毒○于○江○陽○叩○燹○之○間○幾○

易○世○矣○彼○其○據○九○絲○以○爲○城○恃○天○險○以○難○升○而○

輔○以○都○寨○翌○以○凌○霄○自○秦○漢○而○後○弗○能○殲○也○邇○

在先朝屢勳將吏師出罔功適愈益熾於是前
守臣部使莫不疊疊上書請與西南夷從事者
有詔悉聽便宜行之至是御史大夫乃以疏聞
因下巴蜀檄諭意曰 明興二百餘載德被群
生風行區外 皇上御宇六合一家自彼

氏羗至於北狄莫敢不來享雖虞格有苗周服
儼仇弗盛於此矣乃茲匪茹負險爲固下黷坤
靈上干天紀予其敢緩於不赦之誅咨爾將士
暨爾黎庶尚其與予同心克清大憝予敢弗敬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八 四七

以奈於百執事惟百執事圖之乃與鎮西將軍
都督劉君顯及藩臬大吏二千石而下以元年
三月大會兵於犍爲之郊其年夏五月朔克凌
霄城下之虜蠻王以歸我兵乘勝長驅遂薄都
寨以六月既望襲破其巢因遂進攻九絲既踰
時乃下獲寶鼎二諸葛銅鼓六十有四獻俘闕
下 上嘉納焉先是凌霄捷至御史大夫
與劉將軍計曰賊據九絲以凌霄爲東藩都寨
爲左臂撤其藩而不斷其臂非長策也及都寨

既破乃分兵爲五以克九絲而以劉將軍之兵
衝其西故將軍郭成擊其南故將軍安大朝等
繞其東叅將張澤戰其北故遊擊將軍吳繼祖
等扼其西南與劉將軍兵合號連珠營營近蠻
場禾稼方登我兵因之爲糧既飽而嬉會積雨
屯霧賊守愈固我兵稍却持之賊謂兵備弛可
少縱矣又會夷俗賽神因大醉謀得其狀諸將
從帳中喜曰此可擊也乃夜令傳箭我兵冒雨
攀藤緣崖而上至明斬關而下諸蠻大潰九絲
遂破時其年九月九日也是役也凡克寨若干
擒王若干斬酋五千有奇其墜崖落壑堙塞川
谷者不可勝計拓地至八百里牛羊積聚金甲
之屬無數蓋自通道渡瀘以來西征之烈未有
若斯之盛者也初劉將以它事坐論當奪將印
御史大夫乃言于 上謂將軍久事西南

宜可使過又故將成大朝俱嘗效力西陲乞勉
留共事許之竟以成功至是御史大夫復請如
滇南沐英交趾張輔故事久任將軍及條具建

城守院險通道設官分戍恤民興學等十事
上之又請易戎縣舊稱以絕戎心俱得報可特
賜名曰興文於是侍御龔公懋賢以代巡至嶺
南問述全蜀士民之意及故相大學士趙公貞
吉所為平戎詩序示予而屬予為紀功之碑其
辭曰

奕奕梁山作鎮西蜀惟王建國分為藩服產彼
戎羗乾坤並育豈伊異心匪我斯族憑阻為昏
高旗大纛歷代通誅徒滋焰虐嗟我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八

四九

乙

皇軫念邊陲群臣獻計請事西夷我

皇

嗣統益隆撫綏

天語丁寧命將出師鼓

木成列首下雲陣擒王斬帥薄言旋歸繼鋤險

寨孤壘岌岌九絲壁立岷如風飄野無遺寇干

里蕭條云誰之功曰漢嫖姚朝息狼烟暮收鼓

角秋獵春耕牛羊露宿嚴城置守設官建學成

聚成都家給人足伊誰之賜御史大夫忠比諸

葛檄似相如三年通道五月渡瀘鳴金列鼎丕

著祇符亦有雄才為賦蜀都

天子宗胄

宣統於世身歸於朝將留于戍古縣更新易名
今制震巖谷澤流荒裔戎運告終華風永固
孰啓斯文欽哉命使勒此青城永光白帝

陶望齡

平播碑

皇明奄宅方夏象寄所隸極於西南賤隸濮落
烏蠻白夷荒忽么麼前世所弗役莫不垂使經

馭威在職貢惟播州古之郡縣楊氏以唐之季

蒙亂因險世長厥地顯襲朝號內相君民區裂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八

五十一

乙

版章以淪夷裔歷宋暨元羈縻弗絕雖聖人繼

起洗濯腥穢包并荒遠猶取其貌恭罔而建蓋

仍往宜今苟便民俗而已至今

皇帝御

禹神武英斷威德醺醺仁風既宣義殺時舉遂

殛誅夏桀倭抗強獷植單弱參代順建旬始

吹星

也隕銷維播孽應龍怙其昏闇湮滅紀禍芽

帷構以條以蔓天祚姻黨遂延疇黎七姓五司

逢其蠱螫咸仰天搶地而呼曰吾君乎匪覆匪

載胡遠獨遺

天子曰嗟播人予子予可

弗問令吏不應龍置對通供抵毀未竟厥理用
戾戈於白石疆吏來言狀是當誅討

子曰豈不或悛命大臣過往宥辟之迨至應龍
詭服請受爵贖首領自效使者宣

上指

褫脅赦死春夏煦養父教母嫗惡桢驕息憑倚

慈惠長傲滋愚究厥兇狡遂廼放兵擾境逆犯

顏行戍我將士於飛練事聞廷臣僉曰播徒幾

蟲上不忍爪甲數置之覆用嘍噓此自

棄天天所廢絕不可宥

天子曰然遂以

前巡撫遼東兵部侍郎李公往總師事建督府

成都總統黔楚賜劔一得擅誅大將以下而以

都御史郭公撫黔置幕偏沅以江公往治楚師

咸聽於李公已亥五月公至蜀受事當三方積

平民恒戈剗耨饒弗屬公謂以天兵誅小醜當

竿萬全取一決而定於是徵師輓粟內修攻戰

具陽示無動以紓之賊遂入蒸江燒王辭便偏

隆煽引九股惆喝躡轡圖以悖將吏就懷捐公

因命之文告賊志果歧用緩深入明年春所徵

皇明文徵卷六十八 五十一

秦魏燕齊滇浙之師暨土司兵畢集衆二十萬

正月望日公登壇誓師分五監六帥八道並進

以伐之推官折技先以南川兵搗官壩降真州

進據桑木壩賊經破楠木婁山關再與應龍父

子遇力戰大殲其軍帥廣別擊斬賊大將郭通

緒夷崖門以入再捷水牛塘樓賊固上楚帥璘

盡芟四牌七牌之苗躡青蛇巔戮數千人進略

大小三渡而黔帥亦再涉烏江燬關以水西兵

抵于白田夏五月諸將士大會海龍岡下公命

按察使悌來視帥無何封侍郎計至公飲血茹

涕責戰愈厲六月五日縱應祥兵破其郭二翌

日廣璘攻之城圯衆繼以入應龍自縊救其屍

係虜妻孥盡檻其屬獻闕下皆論如法斬磔於

市大藩人竄伏纂莽沉於雲霾不覩天地之大

日月之朗者八百年於茲矣刑劓春碎束身淫

威寔鬼其酋不敢逞睨其視王人天吏若異穹

壤一旦更建城邑揖守令飭新膠庠徠梯廵穴

虎豹憑阻者皆剗削嶒嶮廓爲道周蒞施羅甸

皇明文徵卷六十八 五十一

谿峒君長震疊懲艾益祇罔忌

明天子

刑德我公功烈於是乎遠宜標諸金石永萬禩
永殿南紀用都司某所相白田之南山下銳頂
夷樹銅柱其上就厥趾桃源建公生祠銘功德
麗牲之石望齡舊史官於職宜有紀述遂系之
辭曰

播古州縣端淪於夷封以順完地以鄙遺明之
肇興鑑先納土膚使穹階仍珪襲組南金象齒
歲獻於王稱爾干矛載啓戎行天命不滔妖興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八

五

乙

德寡有孽於房有謀於社女戎勝晉禍水滅炎
大猶弗勝小醜詎堪纓虎冠螭搖牙噴毒笑刃
頗鋒刑人以族高高昊天聽民則邇命執罪人
歸諸尉氏攀枯就訊爲我繫囚旣縱而西鵲隼
去韞白石弄兵射天墀主大吏執言講張其語
糾聚奸慝公相謹羈縻肉播人用以秦苗後捷
其梯免狡其窟再抗黔師兇窮罪訖邊人告酬
帝用懌懌簡命虎臣亂是大戡伊誰虎臣曰維
李公佐佑厥庸維郭暨江方師未集蒸城霄壤

公征以剛俾疑罔害哀兵輓轂機沉色開難知

如陰不動如山挖挖王師有來自東盧漢茅微
並以兵從師旣會止神謀電發八道進攻潯
伐壓公曰有命爰取其魁播聞鼓聲若旱始雷
拜跽扶携百千有伍有不用命乃折以斧重闕
嗟嗟若騫若墜恃險與兵以卽顛躓殷伐鬼方
億乃克之三月告旋

天子之釐維播在

昔陂池濂淦今始會同乃江乃湖昔爲龜鼉以
飽威淫今有四股乃父乃兄告爾播人勤爾征

皇明文徵

卷六十八

五

乙

役襁褓韋衿以償

帝力告爾播人維千

百祀我公之功以名爾子赫赫天威銅標在南
逝矣西人我公自瞻

晉江何喬遠稚孝選

碑一

功勲

御製

太祖高皇帝

御製中山徐武寧王神道碑

大明中山武寧王姓徐氏諱達鳳陽府鳳陽縣人家世農業王年二十有二值元末兵興歲癸

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碑一

巳朕集義旅王來麾下朕視其所以周旋幾二年動靜語默悉超羣英於是命爲帥首凡有徂征以代朕行又幾一載明年乙未朕被敵所執敵之帥自亦爲我軍所執明日王來以身代朕歸朕歸縱敵帥首易王還已而從朕渡江下采石定太平時機務浩繁姑孰之鄉當通大江况元帥首蠻子海牙率舟師以拒江面爲朕肘腋之患不暇率兵四征乃命王爲將擇精兵數千東取深水潭陽王兵至守者不戰民庶咸安明

年丙申春二月敗元舟師于采石王仍屯深水

三月召王從征建業越十日庚寅師入建業越

七日丁酉命爲大將浮江而下水陸並進東取

京口大破元帥京口已定東探浙右時張士誠

擅稱名號遣將已據毗陵旌旗相望其守者潛

遣間諜誘我斥候王察知遣使歸告請勒兵以

討朕許之王將三萬人逼近其壘復遣使歸告

賊勢少窘益兵可下朕遣戰將千餘員甲士十

三萬師會合圍毗陵張士誠自姑蘇發其弟張

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碑二

九六將兵數萬來援王遣兵逆戰不移時破之

生擒張九六城守猶堅朕復益新附二萬合勢

共圍守者窘甚計出多方誘我新附者二萬新

附帥首密從傾營入城助彼來戰初我軍環其

城而營之因新附者叛四方去其三獨王固守

其南關平王猶營東南外一舍扼彼援兵聞新

附者叛寇追王營王拒守且戰關平自外來援

內外夾攻大敗其衆擒其守將張德餘軍敗入

其城王復環而困之士誠自姑蘇遣將呂珍寅

入城督兵以守與王相抗初彼軍雖少糧且
足用戰守益堅及誘降入軍多糧少戰且狐疑
丁酉春守將呂珍潛遁城下師旋復遣征寧國
城圍之援至王發兵扼要而戰援者敗俘斬者
衆旬日城降宣城亦附凱旋時四方羣雄甚多
朕固守江東數郡命王秣馬厲兵以觀四方之
勢又明年戊戌命王點兵固守建業朕親下浙
東金華既平六月師還未幾遣王西征皖城水
陸並進徵北秋命王西征池州師抵而平陳友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三

碑二

諒遣兵來救斬首萬級生獲三千餘時張士誠
發兵來寇宜興城陷遣王將兵復敗之師抵城
下不旬日城復生獲三千餘皆戰死其年維揚
元義兵盡歸王寅秋王從朕下潯陽陳友諒
潰時張士誠發兵攻長興留王守潯陽未幾召
歸師次中塗令復守潯陽比至陳兵已入城守
王遣兵與戰陳兵復潰俘斬數千獲其眷屬戰
騎彼時潯陽之境空荒棄而弗守師旋建業癸
卯春正月取豫章城降命王西取武昌不克班

師中途豫章內變王復討平張士誠北寇壽春
朕親往援王爲前部張兵敗北旋師金斗周圍
其城戰間陳友諒大率兵寇豫章詔王罷金斗
之圍歸整舟師解豫章之難秋七月師次彭蠡
陳友諒罷圍逆戰王身先諸將敗陳一巨艘死
者千五百人自是彼軍勢弱我軍威振繇王身
先癸卯歲留王守京師朕西征武昌甲辰武昌
下克陳之後其年大會兵于京師乙巳歲命王
取淮東淮陰諸州仲夏師旋歲丙午命率甲士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四

碑二

二十萬東取吳越鏖戰於吳興皂林之野生擒
張兵六萬不戮一卒盡赴京師冬十有一月師
抵姑蘇明年丁未秋九月姑蘇下兼浙左之大
半詔班師命王西略蒼梧九溪率服還軍京師
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朕卽大位二月命王爲
征虜大將軍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
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國公命率甲士
二十五萬北定中原抵齊魯而民安所過輯兵
守禦規畫足食兵不民擾所得壯士帥而徂征

不煩朕念北齊既平命渡河南兵至大梁父老
壺漿以迎西下洛陽長驅峭函直抵潼關守者
拒戰王命宋國公馮勝拔之朕命據關而守諭
歸大梁北下河內繇鄴下趨趙州抵臨清其年
八月三日辛未北入胡都捷奏平胡復命西下
晉冀如命井陘長驅晉冀以平二年春正月召
渡河西兵入關中守者皆棄全有關內之地召
歸天下太平三年冬十有一月論功行賞命王

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五

碑一

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征虜大將軍改封魏國
公五年夏五月衆議北入沙漠王至嶺北兵疲
而還勅命沿邊輯守歲鎮于燕口外餘民自是
收盡海內無虞十七年甲子太陰數犯上將朕
惡之召罷北鎮息勞于家是年臘月二十有一
日染疾朕恐之星馳四召名醫咸至疾終弗瘳
明年乙丑二月二十七日己未薨特封中山王
謚武寧享年五十有四爰以是年四月十八日
已酉葬于鍾山之陰生男四人世子允恭襲封

魏國公女四人長女燕王妃王平昔言簡慮精
當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殺若神明所至之
處攻城不屠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功成而
旋每不自矜至於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
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
日月既薨朕恐歲月幽遐磨滅偉績朕特親筆
生前張武威偃兵息民混一區夏奠安神人之
勞以示子孫耿光萬世勒諸堅石樹當神道歌

曰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六

碑一

景命昌兮天彰錫我英俊兮忠良幽韜秘略兮
神機默溫溫兮兼剛秉旄鉞而徂征兮旣出幡
幢繚繞兮雄氣軒昂戰騎靈兮蹄疾旌旗烈烈
兮前行六軍濟濟兮甲冑礪戈矛燦爛兮精銳
舍之兮周廬星列屬橐兮比比懸傍刀斗聲頻
兮令密山川妖魅兮奚藏彎弧力勁兮射機槍
幾被星月兮秋霜奮忠海內兮孰前當摧堅撫
順兮我武惟揚

臣惟古功臣之薨殯有志墓道有碑禮也然

自唐以來皆命詞臣爲之惟我

聖皇

芟夷羣雄混一區宇雖股肱爪牙非止一人而中山武寧王實元勳之首南收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入關陝大抵皆王之功今其薨也

聖上以王豐功偉績始終本末非詞臣所能周知故親筆之刻置墓道自古人君禮報功臣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臣等不敏幸得同侍經筵欽覩御製不勝感激流涕謹拜手稽首書于碑文之左文淵閣大學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七

碑一

士奉議大夫臣朱善承務郎左春坊左贊善臣劉三吾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臣汪仲魯翰林院待詔臣沈士榮臣孫大雅謹書

縉紳

宋濂

明勅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神

道碑銘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

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

公薨于軍中二十三日訃聞

皇上爲之

震悼罷朝在庭之臣莫不灑泣越明日詔中書定議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曰忠武八月朔日輅車至龍江上往臨奠

慟哭而還親爲擇地於鍾山草堂之原營建宅兆及棲靈之祠凡百須之具一給於官不以煩其家至冬十月九日始葬復推恩及其三代皆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八

碑三

爲王爵生榮死哀可謂至矣

上猶念其

功不置召臣濂于庭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錄戰伐次第以授爾尚爲文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於無窮臣濂受詔而退謹再拜序而銘諸幽王諱遇春姓常氏濠州懷遠人世爲農家賦性剛毅膂力絕人歲壬辰羣雄並起江淮爲之鼎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爲羣盜劉聚所

得聚觀王狀貌奇偉。接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出戰。必鼓勇爭先。聚深喜之。王察聚所為。終不能有成。欲擇所依。乙未間。上駐兵和州。領衆數十人。葉聚來歸。居兩月餘。請為前部先鋒。上曰。爾之來者。為士卒糧絕。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而留之。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上曰。爾姑從吾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夏六月。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而磯下巨舟如織。相距僅三丈。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九

餘猝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至。上麾之使前。王即捨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從。上守禦。乃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春二月。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上慮衆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擣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尋守溧陽。攻建

康功為諸將先。三月。從今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達克鎮江。夏四月。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秋九月。再攻常州。會有軍叛去。與偽吳張士誠合。徐公被圍於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敗其衆。擒士誠。梟將張將軍。冬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元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夏四月。從徐公下寧國。秋八月。克馬駙沙。冬十月。取池州。戊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冬十有二月。上親取婺州。已亥夏四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十

月。轉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陞僉院。十有二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公援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偽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平。犯龍潭。王共謀擊敗之。已而。上整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譁。辛丑春三月。拜江南行中書省叅知

政事。秋七月。從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

蕪湖。冬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寇長興。

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王往援。士誠兵敗。

俘殺五千餘人。壬寅春。修安慶城。羅友賢搆亂。

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通。杭欽震動。命王往

攻之。癸卯春正月。擒斬羅友賢。餘黨悉平。三月

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安豐。王從上

擊之。將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

去俘獲士馬無算。遂同徐公圍廬州。凡三月。城

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十一

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王解圍而還。秋七月。從

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

乏。康郎山。王與之聯舟。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

一當百。縱火焚偽平章舟。風急火熾。十里之間。

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號梟猛。奮前迎戰。王

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友

諒兵尚強。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師出湖口。

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上知其情。

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諸將乃迴流而上。舟蔽

江面。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江求

戰。王遣火舟火筏禦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

酣戰自辰至未。不解。上所乘舟。及王舟

皆膠於沙。王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

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未幾其

臣立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帥師討之。

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銜壁出降。荆湖之地

望風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公取

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

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十三

牛陂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

安。南雄。韶州。夏五月。還兵取安陸。襄陽。冬十月

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高郵。夏四

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將攻浙

西。師次太湖。偽萬戶尹義等逆戰。王擒之。直趨

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

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偽丞相張士信悉

發境中兵為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

兵繇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壅溝。

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親出兵拒闕。王一鼓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上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十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丁未，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鄂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軍。同徐公奉命北伐。戊申春正月，上卽皇帝位，國號大明，改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七

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攻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北，將出迎戰。王布陣既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攢槊刺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上幸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大河。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師次太原。其守將擴廓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

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擴廓帖木兒果中傷而遁。己酉春正月，進攻大同。竹貞棄城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元鳳翔輩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兵侵通州，有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擣永平。過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輛，馬三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七

千牛五萬。全師還燕。次柳河州，得疾而薨。享年僅四十。爾王之爲人，守謙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無不克捷。繇其智識明而材力雄也。嗚呼！若王者，可謂開國之殊勲矣。王之曾大父四三府君，累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諡莊簡。妣張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大父重五府君，累贈儀同三司，上柱國少保中書平章政事，追

封開平王諡安穆妣陳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
六六府君累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
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靖懿妣高氏追封開
平王夫人妻定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男三
人曰茂曰昇曰森皆上所賜名女三人
長許爲皇太子妃餘皆幼臣濂聞之昔日唐太
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尉遲恭者棄劉武
周仗劍來從其後輔成唐業而恭之功爲多於
是生有鄂國之封沒有忠武之諡今王之功非
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恭所可及上之所以遇王者封諡與之
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數優渥揆之于唐誠又過
之史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豈不異世
而同符哉是宜銘諸貞石傳之于萬世一以昭
聖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至一以著王
之勲烈於不朽云爾銘曰
聖王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
所指山嶽震動颺馳霆春孰不神竦維忠武王
其氣至剛仗劍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

不碎席卷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越帖荆撫淮
滅聲所加小大畢來齊魯既寧汴洛亦定直指
幽燕不戰而勝元君遠遯六軍倒戈本根既殪
何有條柯乃收晉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人百
其勇茫茫朔漠灤河所經誓將剗滌邊塵弗驚
王之忠精上貫天日燁其有光亘古不沒幅員
之廣漢唐莫過馬蹄所及王功爲多十五年間
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光輔帝業翊運之勳靖遠
之威在古或罕于今見之大功垂成王忽長逝
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當寧興哀如矢一臂爰加恩寵用錫王封衮衣
繡裳照耀泉宮天子曰噫未慊朕志其推爾
爵上褒三世灰生哀榮孰可比焉王雖云殞生
氣凜然鍾山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垂示千
億

方孝孺

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
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
追諡襄武封東甌王神道碑銘

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壬辰皇帝御奉天門故東
甌襄武王之孫昱頓首言曰先臣和沒已三年
墓道之碑已具而未有刻文惟陛下憫之俾史
臣有述焉制曰可臣昱至翰林以文爲請臣謹
以其事聞有詔俾爲之銘臣乃言曰昔元德既
衰天下大亂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明
聖之資哀生民之無辜奮袂一麾四方響應芟
夷僭盜蕩滌兇奸十餘年間遂濟大業雖曰天
命所屬不以智力然猛將名臣之勲著于王室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七

有可徵者昔王之歸鳳陽新第也

高皇

帝有餞賜之勅其薨也有祭誄之文帝自謂與
王同受知滁陽王稱其智勇過人命勒石以紀
勞績聖情深厚矣今陛下不遺舊而賜銘其碑
以寵綏湯氏實行

高皇帝之遺志臣執

筆從太史後何敢卒讓謹按故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
國事信國公追諡襄武封東甌王姓湯氏諱和
字鼎臣世居鳳陽縣之東湖里曾祖五一府君

祖六一府君皆以王貴追封信國公考七一府
君贈特進光祿大夫右都督左柱國追封信國
公曾祖妣某氏祖妣周氏妣謝氏俱封信國夫
人王幼喪二親卓越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
使羣兒父老異之及長身長七尺個儻饒智略
元至正間豪傑多起兵據郡縣王亦思自奮拔
以取富貴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兵勢強率所
厚壯士千餘人仗劍從之滁陽王奇王驍勇置
之麾下使從諸將略地每在前行命爲百戶取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六

九灣攻濠之定遠得兵千五百人擢爲千戶時

高皇帝處滁陽王甥館王委心推奉率

兵從攻大洪山寨得兵八百陞長萬夫復從攻

滁州殺其守帥以功多授管軍總管招集士卒

益衆又明年甲午帝自取和州諸將多

滁陽王舊部曲傾望未盡效臣體惟王以所領

兵聽命其謹帝心嘉焉會義兵元帥陳

也先復攻和州王與將士擊走之乙未六月

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

卒稱是。既而也。先與其將康將軍水陸分道寇
城。王擊其水軍。矢中左臂。怒氣益奮。中山王徐
公達。寧河王鄧公愈。帥師繇東門。轉戰城北。破
其步軍。遂生擒也。先以獻。王分兵取溧水。句容。
克而守之。丙申。帝定建業。三月。王偕中
山王取鎮江。一日克其城。兵不血刃。陞統兵元
帥。復同中山王取金壇及富都。七月。轉同僉樞
密院事。丁酉三月。克常州。奉命鎮守其地。攻取
江陰。明年。僞吳張士誠兵寇常州。王力戰却之。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十九

碑二

擒其卒三百。十月。復來寇。俘甲士千餘。舟數千
艘。馬數千匹。賊勢為沮。壬寅。偕中山王攻無錫。
癸卯。大破士誠兵於楊山。斬其梟將。獲甲首五
百級。逐其別將莫將軍。虜其妻子。以還。拜中書
左丞相。辰。士誠弟僞丞相士信。寇圍長興。王率
步將吳福興。會開平王常公。遇春軍合戰。士信
大敗而退。超遷中書平章。乙巳。擊江西劇盜姚
大膽。斬之。遂取永新州。戮僞丞相周安等。籍士
馬歸于京師。仍出守常州。丙午。帝命諸

將伐士誠。略太湖。營於舊館。降僞將呂丞相等。
虜其兵二千。馬八十匹。轉戰湖州。守將張右丞
降。進擊吳江。守將不能格。亦降。遂薄姑蘇。圍之。
明年丁未。為吳元年。九月。中山開平與王益督
兵力戰。卒平姑蘇。縛士誠以歸。三吳悉定。除御
史大夫。兼太子諭德。階榮祿大夫。時方國珍據
台溫慶元三郡。與士誠比境。聞士誠敗。固已震
恐。王督諸軍征之。國珍懼。乘大舶逃匿海島中。
王遣人持書喻以國家威德。國珍即率昆弟子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十九

姪待罪。軍門得兵械舟楫。以萬計。所至不擾。王
乘勝下福州。戊申。帝即大位。改元洪武。
略定閩中諸郡。至延平。主帥陳友定怙險橫甚。
令其副出城降。觀望持兩端。王虜之以歸。東南
海上晏然。是歲九月。帝幸汴梁。王實扈
從。既而與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路晉絳二年。
同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
關隴皆平。明年與中山王宋國公至定西。襲元
將擴廓帖木兒營西北。取寧夏。至察罕。驍兒獲

其○將○虎○陳○定○東○勝○大○同○宣○帝○皆○以○勞○先○諸○將○
九○月○還○京○師○論○功○行○賞○錫○以○鐵○券○封○中○山○侯○號○
開○國○輔○運○宣○力○武○臣○階○祿○大○夫○勲○柱○國○祿○一○
千○五○百○石○明○王○珍○乘○中○國○亂○僭○號○四○川○以○重○慶○
為○都○王○珍○死○其○子○昇○立○四○年○詔○王○及○德○慶○侯○廖○
承○忠○統○諸○將○征○之○昇○鎖○瞿○塘○峽○以○過○舟○師○王○以○
計○敗○之○水○陸○並○進○直○趨○僞○都○昇○不○能○支○率○其○臣○
屬○奉○金○寶○以○降○五○年○同○中○山○王○北○征○窮○追○至○和○
林○明○年○薨○通○州○外○郭○八○年○移○鎮○彰○德○薨○其○城○是○
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冬○追○元○逋○臣○伯○顏○帖○木○兒○于○察○罕○腦○兒○獲○牛○馬○
羊○無○算○十○年○正○月○元○日○帝○念○王○之○功○加○
號○推○誠○位○特○進○階○光○祿○大○夫○職○為○左○都○督○勲○為○
左○柱○國○爵○為○公○國○為○信○俾○議○軍○國○事○加○祿○至○三○
千○石○仍○賜○鐵○券○王○益○恭○畏○不○自○驕○盈○繼○與○岐○陽○
王○李○公○文○忠○練○卒○于○鳳○陽○鳳○陽○濠○之○賜○名○也○明○
年○巡○撫○西○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十○四○年○偕○中○
山○王○北○伐○下○灰○山○擒○其○平○章○別○里○哥○及○樞○密○副○
使○久○通○又○明○年○詔○至○四○川○永○寧○治○塘○濠○飭○士○馬○

十○八○年○五○間○山○獠○為○亂○王○帥○師○討○之○夷○其○窟○穴○
俘○戮○四○萬○人○及○入○朝○王○以○秦○秋○高○思○歸○故○鄉○從○
容○乞○骸○骨○羣○公○次○第○以○為○言○帝○喜○之○賜○
寶○鈔○五○萬○俾○造○第○宅○於○鳳○陽○而○謂○王○曰○日○本○小○
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為○朕○行○視○要○害○地○築○
城○增○戍○以○固○守○備○王○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
取○其○一○為○兵○以○守○之○二○十○一○年○新○第○以○成○告○率○
妻○子○陛○辭○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黃○金○
以○兩○計○者○三○百○鈔○以○緡○計○者○一○萬○五○千○文○綺○四○
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十○端○信○國○夫○人○胡○氏○亦○賜○金○錢○文○綺○甚○厚○俱○降○
手○勅○褒○嘉○之○二○十○三○年○元○旦○朝○于○京○師○忽○被○末○
疾○且○失○音○不○能○言○帝○聞○之○大○驚○卽○命○駕○
臨○視○嘆○惋○久○之○遣○歸○故○里○十○月○詔○王○之○子○將○命○
召○至○邸○賜○以○安○車○入○殿○庭○燕○勞○備○至○復○賜○資○俾○
歸○以○俟○有○瘳○二○十○七○年○王○疾○彌○甚○不○能○興○
帝○思○見○之○特○詔○與○入○覲○手○為○摩○撫○語○及○舊○勞○
對○之○雪○涕○賜○鈔○六○百○五○十○緡○預○為○營○葬○之○資○二○
十○八○年○八○月○七○日○薨○於○里○第○之○正○寢○至○是○年○七○

十矣計聞

帝感悼不御朝者三日追封

定謚親爲文授使者以祭命親王咸遣祭于其

家棺槨明器冢壙皆官爲之以是年十一月十

二日葬于縣曹山之原詔肖像於功臣祠配享

太廟祥禪必賜祭高皇帝禮遇功臣加

恩於王恩禮之隆時莫與比夫人有婦德明詔

稱其賢子五人曰鼎署前軍都督府僉事曰軌

太原中護衛鎮撫曰鼎曰熒皆早卒曰醴同知

左軍都督府階榮祿大夫將兵征五開卒於軍

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三

碑二

女五人長適德慶侯廖權次爲魯王妃次適萬

泉衛指揮俞鼎次適景東衛指揮賴鎮之子濬

次適楚衛指揮袁義之子與孫男十一人曰

昱暹昂晟最景昇昺昱暉晟其嫡也孫女四

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皆幼王沉毅質直勇而

善斷不亂發言入聞國論一語不泄於左右行

師受任有詔卽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

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

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爲家畜妾媵百餘暮年皆

資遣寧家得賞賜多惠鄉黨父老及孤貧無告

者貴極公宰及歸田里見故交遺民意驩如也

厥後羣公多先物故而王獨享壽考以令名終

斯固保身之有道而始終不倦可謂盛也已今

陛下追惟創業之艱顯揚刻銘使播不朽豈獨

蓋覆湯氏之子孫蓋以昭揚先帝之功

德而垂萬世也是用備著其事而獻銘曰

於昭上帝視下孔仁降聖儲才相茲兆民民之

顛隤俾聖康之復俾賢臣佐而襄之有元旣衰

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五

碑一

天厭其亂篤生高皇拯綏大難龍奮于

潛八極晦冥英傑如雲翼之以升惟東甌王旣

智且武灼知天命早識真主衆方夢夢未決所

從獨斷不疑委身效忠臣或擇君杖策千里生

於帝鄉其社孰似寶劍雕戈折衝四方如虎如

貔驅彼犬羊披淮濟江以作京邑京邑旣成皇

業乃集東過僞吳坐鎮毘陵不騫不傾仗義爲

城帝德日宣遠懷邇服王率之行勢若破竹旣

平姑蘇元惡就誅威鎮東南暨于海隅乃清關

隴乃平幽薳萬邦來同獻其琛具

帝曰

念哉勛我元勛爰啓土疆流慶後昆中山建侯

遂公大國貂冠金裘繡裳赤舄海宇晏寧變夷

爲華民休田間穀粟絲麻王亦白髮燕嬉甲第

伊誰致之天子之賜天子有詔共樂太平

文錦兼金侑以百朋內暨夫人亦受寵錫璽書

爛然觀者動色天實生才股肱聖皇豐其菲

祿俾之壽康壽考令終孰與之同天子之門式

勸有功汝登王封從饗宗廟始終無瑕其忠有

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耀昭哉大明如日麗天載焯鴻勳以訓萬年

倪岳

明少保兼兵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太傅諡肅愍于公神道碑

憲宗皇帝紀元成化之初故少保兼兵部尚書

于公之子冕歸自謫所卽銜哀列疏以訟父冤

上聞而憫之追復故秩遣行人馬睠往

祭其墓其文有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

虞惟公道而自待爲權奸之所害在

先

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緣是天下稱快

曰此誠天日開明之秋也已而杭之父老白於

巡按監察御史請卽公所居建祠祀公榜曰憐

忠遵制詞也今上皇帝紀元弘治之初

訓導儲衍奏公功績宜賜贈諡立廟以祀言甚

剴切禮部將上其事會給事中孫孺復言古之

節義則諸葛孔明張巡文天祥今之節義則李

時勉劉球與公宜一體報祀以勵後來廷臣合

議以聞詔歲一祀公於鄉民所立祠未幾冤以

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王

應天府尹致仕歸復列公平生行業請如制贈

諡以慰泉下累數千言事下禮部議僉謂古今

人臣能爲國家建大議成大功者生則有旌擢

之恩沒則有褒恤之典若前岳飛盡忠報國死

非其罪其追諡祠祀在宋具已舉行公之受寬

雖同而功業所就則大過之宜如其子所請制

可賜諡曰肅愍建祠於墓表曰旌功命有司春

秋致祭其文有曰逢時艱危安內攘外社稷之

功世永不忘復賜贈官誥其略曰當

皇

祖北狩之時正國步艱危之日乃能殫竭心膂
保障家邦迴鑾有期論功應賞不幸為權奸所
構乃墮其身輿論咸冤恤恩已錫茲復贈特進
光祿大夫柱國太傅用昭旌崇之與天語丁寧
垂之萬世蓋至是而公之冤以白公之功以著
矣於乎休哉於是冤抵書京師謂岳在里姻之
末又適官禮曹親承德音宜為具述其事勒之
墓碑以昭示無極岳不敏何足以知之按狀公
諱謙字廷益姓于氏號節菴其先家河南七世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王

碑一

祖其仕金為汾州節度使知開封府六世祖某
階朝請大夫延津令五世祖某定遠大將軍泌
永令金末兵亂譜牒散佚僅存官秩而亡其諱
四世祖諱伯儀金亡奉母遷雲中元初收括新
附復遷薊州仕至朝列大夫太常丞兼法物庫
使累贈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
妣晉贈河南郡夫人高祖諱嚳起家書掾累
贈中奉大夫河南河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
事護軍追封河南郡公妣張贈河南郡夫人曾

祖諱九思階中奉大夫湖廣道宣慰使都元帥
延祐間為杭州路總管致仕遂家於杭故今為
錢塘人祖諱文入國朝仕為兵部主事改工
部父諱彥昭隱德不仕自曾祖而下皆以公貴
累贈榮祿大夫少保兵部尚書曾祖妣馬楊祖
妣施妣劉皆贈一品夫人公生有異質甫七歲
僧蘭古春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長遊邑
庠領永樂庚子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宣德紀元
丙午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公風儀峻整音吐鴻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王

暢每日侍奏對

上必注聽都御史顧佐

碑一

風紀甚嚴獨器重公巡按江西奏白誣獄出數
十百人於死効治王府之以和買害民者一道
肅然比還復同錦衣官校往理官船之貨私鹽
者公不避權貴河道以清

上親征武定

大稱

上旨師還受賚與從征大臣等自

是受知於

上屬意用公矣庚戌河南山

西災廷議必得大臣兼理之

上親署公

名擢兵部右侍郎賜勅以往年方三十有三朝野榮之公感

上知遇夙夜經畫遍歷梁

晉間問民所欲惡而興革之民大感悅九載秩滿進左侍郎公在鎮久多善政在河南者尤著若勸民糴粟官爲收糴以備賑荒預擬河患督採近地草束以備築堰公庾積久易敗減價而糴旁省亦獲以濟征輸有贏卽以鈔折納官民交便歲旱奉減存留糧草積誠禱雨民忘其災河流歲衝土城遂築大堤以障植柳以固立鋪

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五

碑一

設夫役以備脩補復植柳於道以蔭行旅鑿井以濟道渴迄今存焉時議者欲移山東薪炭及大名牧馬於河南公抗疏止之山東陝西民流徙其地公爲立里以居給田以耕後皆視以爲法其在山西奏革大同鎮將役軍耕種之弊盡入其田爲軍屯復以大同遠在北邊乞專差御史一員巡歷其地庶奸弊可革遂爲永例議處脩築鴈門軍役議派柴炭人夫通融有法仍奏減七分之一以甦民困時災傷流移公設法招

徠又恐復業者憚於徵輸無復固志卽奏免所

欠稅糧復請著令有司考績以有無流民爲殿

最使知警焉其地霜早田薄收當輸邊者多折

賁金銀姦民恒竊以逃公奏遣官解以懲其弊

且請免煎銷以便分給尤爲民利公嘗自河南

抵山西夜經大行山有羣盜持兵喊而前從者

駭愕公厲聲叱曰汝何爲者邪盜聞公言大驚

散去其德威所著如此而叅議孔公者律已甚

嚴頗與流輩寡合衆搆賊罪汚之公知其誣卽

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三

碑一

奏白其事恒以盈滿爲懼請舉叅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時中璫王振方用事有御史姓名類公者嘗忤之意以爲公遂乘機嗾言者劾公擅舉自代罷爲大理左少卿二省之民倍道赴闕交章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公爲請乃復命巡撫實正統丙寅歲也明年復爲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公考妣相繼歿皆命奔喪兩遣行人汪琰抵杭賜祭治葬事懇乞終制不許又明年已巳虜酋也先寇獨石焉營至秋遂猖獗

上下詔親征公與尚書鄭公瑩上言邊防將上

賞可托以制虜不必上煩六師且 皇上

廟社稷主無輕臨戎懇留不聽八月望日師

上土木虜奄至主將失律王師敗績皇輿北狩

上治懷來僅以自保沿邊城堡奔潰一空京師

大震時公獨任部事北望號泣誓以滅虜將議

集兵爲守護京師計會 皇太后命郕王

監國以係人心于時臺諫廷論土木之變罪歸

王振王始攝朝倉卒未有處分錦衣衛指揮馬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三

順素附振意頗不平衆起梓順擊死復索振所

親信二內侍將擊之班行誼維無復朝儀王疑

懼屢欲退諸大臣亦多歛避公堅立不動時掖

下請留且請降旨宜諭羣臣無擅動振罪俟請

命 太后行誅順罪應死勿論命將軍亟

擊二內侍死衆乃定退朝漏過午刻公袍袖爲

裂吏部尚書王公直執公手曰今日正賴公等

若某百輩何能爲進兵部尚書固辭不獲治就

職公受任多事之際首劾扈從失律者武臣顧

興祖輩文臣王佐輩皆宜議罪以聞從之王嗣

位尊上 太上皇帝號改明年庚午爲景

泰元年公入見泣對曰虜賊不道犯我邊疆遮

留大駕彼旣得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

豫爲計邇者各營精銳兵械且盡宜亟募兵易

漕卒以備調令工部分局治兵器以備用京師

九門尤爲要地宜令都督孫鏗衛穎張軌張義

雷通分兵以守選給事中御史王竑輩佐之列

營於外以振軍威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三

插無爲虜所掠通州所積糧數百萬挽運固難

棄之或以資虜宜令在官食糧者悉詣關支人

以多寡受糧而歸全集京師庶幾兩便大同宣

府常經邊剿掠請勅各地守臣協力防鎮訓練

修飭務使有備至於選任人才尤爲至務文臣

如軒輊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爲

將帥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不効則治臣之

罪 上皆嘉納行之時邊報絡繹訛言萬

端公先事豫防達權制變衆視公以爲安危太

監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潰降歸也先因爲之用
導之入寇虜奉車駕趨紫荆關京師戒嚴朝臣
至有挈家南奔者侍講徐瑄因謬言占象倡議
南遷事聞六宮人心動搖公慟哭抗言於廷曰
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山陵在此百官萬姓
帑藏倉儲在此此而不守去將何之一動則大
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監也 上是公言

守議遂定主將石亨復爲異議欲盡閉九門堅
壁以避賊鋒公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擐甲胄
皇明文徵入 卷六十九 碑一

出營德勝門外閉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
軍人人感奮勇氣自倍十月朔也先入紫荆關
傳言送駕還京前驅突至我軍堅不爲動知我
有備稍自引却也先次至城下對我壘而陳駕
亦在虜營覘我軍嚴肅不敢有加於我我亦不
敢向虜輕發一矢喜寧嗾也先邀大臣出議和
且需金帛萬萬計蓋強所難從以起釁耳對壘
凡七日是爲十月既望虜移蹕漸遠乃舉砲擊
虜營虜死砲下者萬計也先大沮宵遁京師解

嚴時謂不戰而屈虜兵實天生公以爲社稷也
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固辭久之乃受嘗謂人
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今日惟有聲罪討賊
復還車駕乃臣子之職他復何言大同叅軍許
貴奏欲遣使議和以緩虜兵徐爲討伐計公謂
去冬嘗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厚費金帛以
往虜輒深入繼遣通政王復少卿王榮往議迎
復亦不見鑾輿而回虜譎詐叵測和不足恃况
與虜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理

皇明文徵入 卷六十九 碑一

固不可萬一可和虜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害達
之則變勢亦不可也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
無輕遣使以取其侮從之公以涿鹿真保定易
州皆京師近地兵力單弱雖嘗遣都督劉安率
兵巡視猶慮虜方遠遁或肆剽掠力弗能及卽
奏遣都指揮陳旺石端王信王虹輩分兵往援
復請勅右都督楊俊節制之民恃以安又以虜
之深入必先攻犯白羊紫荆創馬諸關復奏撥
京師與原守官軍互爲應援俾無僨事謀報虜

通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鴈門關烽火甚急遠邇騷動衆謂宜急發兵往援公不爲動卽奏上方略密授亨等仍令各營選調軍馬若將尅日大舉者旋報虜已出境乃服公料敵之審公謂喜寧不除虜卒弗靖乃以計授楊俊擒送京師公廷劾其罪誅之自是虜竟畏憚悔禍不敢復犯矣辛未也先遣使入貢請送大駕還京朝廷疑未之信下廷臣議公曰此天意也君臣大義兄弟至親當速遣使奉迎以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五

碑一

承天心萬一虜果懷詐我有辭矣議乃決秋九月大駕至自虜庭衆譴公一言之重時邊事稍寧公益修安內攘外之政河間東昌諸處永樂間安置降虜甚衆方虜入寇勢欲乘機而動公因南征奏遣其有名號者以行遂留於彼以爲潛消之計天壽山 祖宗陵寢所在而無城郭虜嘗犯其地乃奏起成山伯王通城昌平徙兵民其中以衛陵寢且重邊關之援臨清漕船所經商舶輻輳實喉襟之地虜嘗有往據之

諫乃奏遣平江伯陳豫築城以守遂爲重鎮尋謀知爲虜謀者乃我亡命小田兒也適雜虜使中來瞰虛實公奏授計于侍郎王偉因使大同道誅之初北邊獨石馬營八城爲虜所據公謂此不可棄卽奏起都督孫安授以方略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繇是八城復完公謂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或遇調發動相選摘兵將不識卒難濟事乃議以諸營馬步兵擇其精者十五萬人分爲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五

碑一

十營各立名號每營以都督一員總領之每五千用把總都指揮一員每千用把總指揮一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團結訓練體統既定兵將相識有警當調某管則自其總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其法迄今守之楊俊議奏盡出京營兵併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勦虜可以得志公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虜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非兵家全勝之謀也 上從公言俊素跋扈時謂公此議

足以奪其心是時浙江福建則有鄧茂七葉宗
流廣東則有黃蕭養乘時竊發殘破郡邑一時
命將出師皆出公籌畫雖於萬里之外懸制切
中不啻親歷其地卒用勦平貴州苗賊作亂侍
郎何文淵奏乞罷布按司復置宣慰司以土官
蒞其地留都司以轄諸衛遣大將鎮之公謂貴
州自祖宗開創餘八十年顧因小寇遽隳成功
況土地人民皆受之祖宗者豈可輕蕪事遂寢
公念北虜既平軍國之務可緩懇辭兵柄復以

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三

碑一

天變乞罷皆不許初也先犯京師石亨因公成
功驟躋侯爵心不自安乃奏公功宜官一子朝
廷卽授冕府軍前衛副千戶累疏懇辭且曰縱
欲爲子求官亦不當假手於亨不許既受命語
寃曰我本書生當 聖主憂勤之日分以
死報顧功微報腆爾宜砥礪名節毋忝恩命朝
廷復於京師之西賜公第一區公上疏辭謂國
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日况星文示變正
宜貶損豈可厚享以重容愆不許乃以平日所

得賜物盈甲袍帶之屬移置第內封識加謹
一往視焉公素苦痰喘恒寓直房以便朝謁一
日疾作 上遣太監興安太醫院使董宿

來視宿云此非竹瀝不可愈安爲上言且述公
自奉儉約 上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仍

命計公所用悉給自尚方益異寵也病少間復
懇乞罷歸不許特降勅諭留免公朝參屢遣中
使促公出視事爲 上所倚重如此公握

兵久號今賞罰皆出於公言議所及宿將欽伏

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三

碑一

亨等不能措一辭亨素貪縱尤爲公所裁積成
嫌隙亨姪彪本驍將時皆慮其一門同握京兵
公乃奏遣彪充遊擊將軍往戍大同二人不得
遂所私益切齒於公思有以傾之矣丁丑正月
景皇帝不豫公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

未報

英宗皇帝復正宸極亨等貪天之

功掩爲已有卽誣公等迎立外藩以爲罪與大
學士王文六七大臣俱下獄所司以金牌勅符
具存他無顯迹可據亨等必欲置公於死會徐

理者以偶南遷爲公所斥久不獲進因易名有
貞尤銜公者廷鞠之日力言大肆拷掠宜無不
承文不勝忿力辨不已公曰亨等意已如此辨
之何益所司承亨風指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
獄蓋卽泰檜莫須有之故智也是月二十三日
狀上 上猶豫良久曰某實有功衆未及
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於死今日之事爲無
名 上意乃決時錦衣指揮劉敬方帶刀
在宿衛目睹其事每言及未嘗不以爲恨公沒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三九 碑一
之日天日無輝朝野冤之太監吉祥麾下達官
朵耳者聞公死慟哭都市以壺觴酹公祥聞之
切責焉明日往哭如初先是杭之西湖水竭土
裂人驚異之孫原貞方以尚書鎮浙語人曰賢
才之生實鍾山川之秀今日之兆哲人其萎乎
蓋指公也至是卒驗云公之生爲洪武戊寅四
月二十七日得壽六十所司籍公家自朝廷所
賜外他無一物未幾陳汝言代公爲兵部以賄
敗 上命陳所籍物於大內廡下召大臣

入視且曰景泰間謙任事久且專沒無餘物汝
言未期何得賄無算耶 上色變久之亨
等俛首不敢動撫寧伯朱永出謂人曰今日觀
上意亨輩將無所逃矣一日邊報甚急
集廷臣議恭順侯吳瑾進曰于謙在邊患不至
此 上爲之默然初公被害時 皇
太后未及知比聞嗟悼累日 上聞之益
悟其冤深悔之旣而有貞以罪遠竄亨等坐謀
逆夷滅此皆 上心有所懲而亦天道好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碑二
還之明驗也初公之遺骸賴都督陳達密賂守
者收瘞踰年寃遣義兄康詣達達具棺衾俾康
扶歸杭葬於祖塋卽今建祠地也公天性狷介
不立私黨一以忠誠結主知分謗任怨無所顧
忌不貸賊吏而恒宥小過急於薦賢不遺一善
凡公所甄拔如孫原貞王來皆巡撫時所舉其
他文臣武將功名顯著者尤多所至聲績懋異
遺愛不忘故江西祀公郡學名宦祠河南祀公
開封庇民祠二省之民家有公像飲食必祝至

于今不廢及已已之變軍旅方興中外論事者
紛然議下兵部公悉裁之以理可者行之否則
止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時克詰戎兵登崇
智勇卒之肅清大憝迎復乘輿以安社稷固邊
圉此誠不世之功也歷事

三朝位極人

臣然故廬之在杭者未嘗增飭尺寸丁内外艱
臨蕭然不異寒士孤忠峻節夷險弗渝可謂難
矣平居好學手不釋卷爲文有奇氣詩詞清麗
在江西時和祭酒胡顧菴山居十詠在河南時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聖

碑

和馮海粟梅花百詠詩皆填刻而就膾炙人口
尤長於奏疏至今視以爲準當政務旁午章日
數上累千萬言揮筆如流一皆切中事機人服
公明決率推爲天下奇才平生著述甚多今僅
存節菴詩文稿奏議各若干卷禍變之餘益千
百之什一耳配董氏累贈一品夫人翰林庶吉
士永豐知縣某之女柔惠靜專克謹內助先公
十一年卒公年未五十遂不娶亦無媵侍人皆
義之生子一卽冕自副千戶改受兵部員外郎

進禮部郎中南京太僕少卿應天府尹文學政
事無忝家法女一適錦衣衛千戶朱驥坐公累
戍邊比宥還累官都指揮使掌錦衣衛事孫女
六吏科給事中張晟工部員外郎倪阜益都知
縣孫武卿德清縣學生徐九萬杭州府學生沈
繼榮其婿也嗚呼公之功業在天下公論在人
心傳在國史

列聖眷恤恩命屢頒一時

之屈萬世之伸公可無憾也已岳生也晚雖自
童州得之見聞然才力綿弱不能掄揚朝廷褒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聖

碑

忠錄功之曠典與公忘身爲國之大節姑卽見
所述掇拾其槩俾立石墓道以爲他日爲臣者
勸焉惟公諱與先考同未敢以私故闕而不書
蓋公之所關者大也臨文踈然銘曰

惟天純佑賢俊挺生實商昭周爲國之楨惟公
之生允濟斯世雄才卓識孤忠正氣始鎮兩藩
迄主五兵民困畢甦邊塵肅清時方宴安虜忽
竊發
皇曰往哉執挺以捷公疏懇留六
師已陳越關而北曾未浹旬虜敢犯順

皇興遠。公獨治兵。痛心疾首。浮議譏訕。公斥正之。人心搖搖。公鎮定之。內決廷論。外當虜衝。一時安危。萬目視公。國步載寧。

皇興遂

復名高。毀來功大。弗錄。公存以功。公亡以冤。於惟。聖明克俾。昭宣萬世之名。一日之厄。

失短。獲長。公亦何責。穹祠顯號。報祀無窮。西湖之嘯。岳廟攸同。廟貌儼然。公其如在。嗟嗟後人。守視無懈。

張時微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聖

碑一

明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

師諡文成護軍誠意伯劉公神道碑銘

文成劉公。其先豐沛人也。後徙鄜延。名延慶者。宋宣撫都統少保。厥子光世。以平方臘功。爲兵馬總管。高宗南渡。部兵以從。累官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進太師。楊國公。因家臨安。子堯仁。過麗水而樂之。遂徙其邑之竹洲。四傳至集。又卜居青田之武陽。去縣治者百五十里。世所稱南田福地也。俗尚儉朴。有唐風之遺焉。遂世定。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聖

碑一

歷居。兢兢於仁義之訓。五傳而至濠。宋翰林掌書益慈惠。好施。每淫雨積雪。登高而望。里中。有不舉火者。卽分廩賑之。會宋亡。乃荒遜自適。時有什融者。徵聚義旅。興復宋室。元討平之。建融至京。世祖義而弗殺也。融歸而至陞越之間。地名牙陽。四谿者。而復嘯其徒。元乃馳驛使簿錄其脅從。將盡殲之。而鄉豪因以仇怨相傾引。蓋善良鮮有脫者。使者返。夜次武陽。會天大雪。與居民百錢市酒。而市者則至濠家。具語之。故濠卽間行。謁使者。得所簿錄數。而深心惻焉。時孫燦侍。年方十齡。陰爲策計。濠則大喜。輒盛供具。以逆使者。醉而寢之樓。乃探篋啓牘。錄其渠魁二百人。已乃遂火其居。焰灼于樓。倉皇掖使者。踣而走。詰旦大恚曰。將何籍以復闕下。殆誅死。不赦矣。濠辟之曰。濠不幸。災于居室。震驚使者。濠誠死罪。意者簿錄有冤。天欲生之乎。使者事竟不復可。至濠。幸有密親於彼。度往返者四日。可以相報。使者曰。幸甚。但半之亦可矣。已而以。

前所錄二百人者授之得命誅死諸所全活無
算。濠卽文成公之王大父也。祖孫同心破家以
活萬命。篤生文成爲一代元勳。子孫千百世食
其報。豈倖然哉。濠生庭槐。博洽墳籍。爲太學上
舍。槐生燭通經術。元遂昌教諭。是爲公祖。公父
後皆以公貴。封永嘉郡公。祖母梁氏。母富氏。皆
封永嘉郡夫人。公諱基。字伯溫。神知迥絕。讀書
能七行俱下。年十四入郡膠。師受春秋。未嘗執
經誦讀。而默識無遺。辯決疑義。出人意表。爲文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星

碑一

輒有奇氣。諸家百氏。過目卽洞其旨。嘗遊燕京。
問閱書肆。天文書。翊日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
以書授公。公曰。此已在吾胸中矣。時從鄭復初。
先生遊。講濂洛之學。先生大器異之。語公父曰。
吾將以天道不報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揭
文安公曼碩。見公輒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
之。將來濟時器也。西蜀趙天澤。亦以爲諸葛孔
明之儔。蓋雖未試於用。亦已韜露囊中矣。甫弱
冠。舉元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以廉節著名。發

茲摘伏。不避強禦。爲政嚴而有惠。小民咸慈父
戴之。而豪右數欲陷焉。時上下信其廉平。卒莫
能害也。新昌州有殺人者。獄公覆案得實。而初
檢官以不實當罪。乃其家欲甘心於公。江西行
省大臣辟公爲掾史。舒解之已。而與幕官議事
不合。遂投劾去。後爲浙江儒學副提舉。行省考
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爲憲臺所沮。
則又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時同遊
者魯道原。字文公。諒輩。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星

碑一

詩。公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
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元方全
盛。諸同遊大駭。以爲狂也。而悉去之。公益呼酒
放歌。極醉而罷。方國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爲
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卽建議。城慶元等路。賊不
敢犯。及左丞帖里帖木耳招諭方寇。復辟公行
省都事。公議方氏首亂罪不可赦。宜捕誅其兄
弟。而招安諸脅從者。方氏大懼。行重賂求解。而
公峻却之。執前議請于朝。方氏乃走。賂闕下。而

省院臺則胥甘焉。降詔招安。授國珍官。駁公議。以爲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則罷左丞。輩而羈管公於紹興。自是方氏遂橫莫可制。山穴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則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於富途。蓋蔑如也。乃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禽誅之。畧定其地。已復以爲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之後。授行省郎中。時經略使李谷鳳奏守臣功績。而執政者皆石方

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聖

碑一

氏遂抑公功。僅繇儒學副提舉格。授處路總管。府判諸將莫不解體。公拜勅曰。臣不敢負國。今無所宣力矣。遂棄官歸。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公笑曰。吾平生忿方國珍張士誠輩。徒徇鼠耳。而奈何効之。且天命有歸。子姑待焉。高皇帝下金華。定括蒼。公指乾象謂

客曰。此非向所云天命者乎。客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悉以衆付其弟陞。并家人參掌之。曰。善守境土。毋爲方氏得也。適總制孫炎以

上命來聘。公遂繇間道詣焉。陳時務一十八策。

上悉從之。會陳氏入寇。或謀以城降。或

以鍾山有王氣。宜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上召公入

內計之。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

破賊耳。上曰。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

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聖

碑一

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也。上遂用公策。斬獲凡若干萬已而

頒賞。則力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

以正月朔旦行禮。公大怒。詬曰。彼牧豎爾。奉之

何爲。遂不拜。已而見上。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遂定征伐之計。兵攻皖城。自昏

達旦不拔。公謂宜舍堅城而遷拔江州。遂平江

州。上嘗使都督馮勝攻敵城。命公授方

略以雲物爲驗及克敵一一如旨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謁所坐胡牀上意悟許之均

美遂以城降時苗軍反金華括蒼殺守將胡大海等衢州亦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計無所出適公以憂歸道其地入城一夕而定公卽遺書金處屬邑論以固守所部遂同郡平章諸軍克復處城苗帥就擒公時語所親上必

天下衆心翕然方氏勢日沮喪數遣人奉款於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公不納而自於上上因令公與

之通問公乃宣國家威德而方氏遂納土入貢矣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條答悉

合機宜會公赴京經建德適張氏入寇守將曹國公欲奮擊之公止之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

追而擊之此成禽耳已而果然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衆謂蘇湖富饒宜先取之公

曰士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焉陳氏既滅取張氏如探囊中物耳會陳氏

復攻洪都上遂伐陳氏大戰彭蠡湖公

密啓移軍湖口以避難星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從之遂殲友諒次取張士誠次定

中原蕩羣雄逐胡秋再造區夏凡皆公之密謀也上時至公所屏人而語率至移時雖

至親密莫知其端公爲太史令一日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叅軍胡深伐福

建果敗沒又見熒惑守心羣臣皆震懼公密奏謂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上以公語諭

羣臣衆心始安後大旱上命公訟滯獄凡平反若干人雨卽隨澍公因奏請立法定制

以止濫殺上方欲刑人公請其故上語公以所夢云云公曰是衆寧頭上有血

以土傳之得土得衆之象計得夢後三日當有報至上遂停刑以待如期海寧果以

城降上大喜悉以欲刑之人俾公縱之張士誠平後有張泉者欲亂政上言捕項功德

勸上宜及時爲樂上以示公公曰是欲

為○越○高○也○上○領○之○景○以○為○發○其○奸○也○而○怨○之○使○
齊○單○巖○等○謂○公○陰○事○欲○陷○焉○未○及○發○而○景○先○事○
受○誅○會○司○天○臺○災○異○巖○上○書○言○事○欲○以○中○公○而○
上○洞○其○奸○切○責○巖○勅○之○窮○治○黨○與○盡○
得○其○與○景○通○謀○狀○上○不○嫌○於○丞○相○李○善○
長○而○意○使○凌○悅○因○彈○之○公○為○營○救○上○曰○
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
此○矣○公○首○觸○地○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
木○為○之○將○速○顛○覆○如○臣○驚○鈍○尤○非○所○堪○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至

碑一

上○怒○乃○解○洪○武○改○元○上○登○大○寶○拜○公○御○
史○中○承○時○定○處○州○七○縣○稅○額○計○臣○謂○比○宋○制○祇○
加○五○合○上○特○命○青○田○縣○糧○祇○止○五○合○曰○
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上○上○
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上○上○
言○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
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劾○無○所○避○公○因○案○中○書○
省○都○事○李○彬○不○法○事○罪○當○死○而○李○善○長○素○善○彬○
請○緩○其○事○公○竟○奏○誅○彬○緣○是○與○善○長○大○忤○力○請○

歸○鄉○里○臨○行○奏○鳳○陽○雖○帝○鄉○非○建○都○之○地○王○保○
保○雖○可○取○然○未○易○輕○舉○也○已○而○定○西○失○利○王○保○
保○竟○走○沙○漠○上○益○思○公○言○手○詔○敘○公○勲○
伐○召○赴○京○師○同○盟○勲○冊○公○至○賜○資○甚○厚○贈○公○祖○
公○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晉○公○爵○而○公○固○辭○不○
拜○上○知○其○至○誠○不○強○也○時○上○謀○
所○相○首○楊○憲○次○汪○廣○洋○次○胡○惟○庸○公○皆○謂○不○可○
上○乃○曰○是○無○逾○先○生○矣○公○曰○臣○豈○不○自○
知○况○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為○之○祗○孤○大○思○

皇明文徵 卷六十九

至

碑一

耳○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日○前○諸○
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
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於○鄉○八○
月○上○手○書○勉○期○問○天○象○事○公○條○具○以○奏○
大○意○謂○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
少○濟○以○寬○上○嘉○納○之○以○付○史○館○公○所○奏○
記○諸○如○此○類○率○焚○其○草○人○莫○得○其○詳○也○初○甌○括○
間○有○隙○地○曰○談○洋○界○於○福○建○之○三○魁○元○末○頑○民○
鬻○販○私○鹽○因○挾○方○寇○為○亂○久○之○不○靖○公○言○於○

上設巡檢司控之。而頑民猶復逆命。適著
洋逃軍周廣三反。吏匿不以聞。公令長子埏赴
京奏之。不先白中書省。而逕請。上。前時
胡惟庸主省事。怒其不白也。而重以舊怨。悉刑
部尚書吳雲。詠老吏。許公謂謀談洋為京地。而
弗得也。而建議立司。以播遷居氓。激之為變。
於時非得。上素知公置不問。又請建埏置獄。復不許。
惟引咎自責。先是楊憲敗。而相汪廣洋。未幾貶
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廣東乃相惟庸。公大感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
福也。言而驗者。且如蒼生。何遂憂憤增疾。益八
年正月。云惟庸以醫來。飲其藥。至再有物積腹
中。彭彭如拳石。公遽白。上而疾遂益篤。
月。上知公且不起。御製文遣使馳驛
之歸。歸一月而薨。公生至大辛亥六月十五
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五
歲。是年六月。葬於夏山之原。所著有郁離子十
卷。說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稗眉公集五

卷皆傳於代。公初與同郡葉景淵。胡仲淵。章三
益。金華宋景濂。以德執相慕尚。至居官任政。則
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宋公又以
文章為當代稱。首云。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
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與人交。洞見肝膈。
至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
者亦以此惟。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
以為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
計畫立就。儔輩莫能測也。累贊大功。上
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遜謝。家居。惟飲酒奕棋。
未嘗一齒前事。每天象有變。則累日不懌。益志
念深矣。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
以利害自休。上亦甚禮之。常稱為老先
生。而不名。時曰。吾子房也。又曰。居則每匡治道。
動則仰觀乾象。以至讞獄審刑。罰之中。議禮新
國朝之制。運籌決勝。功實茂焉。又曰。每於閑暇
之時。數以孔子之言道予。是以頗知古意。此其
知遇之隆。世寧有儼哉。廷臣以過被譴。公為為

救解其人知而謝之。輒拒不納。其人不知卒亦
未嘗言也。公之將薨也。以人書授璉。使服闋奏
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仲璟曰。胡惟
庸在位。欲奉遺表。無益也。敗後。上必思
我。倘有問。以遺疏密奏之。其略以修德省刑。祈
天永命。且為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
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惟

聖明留意

上益念之。公初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
陳氏。賜章氏。陳生子男二。長璉。繇考功監丞任

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聖

江西叅政。卒於官。次仲璟。授閤門使。

賜

除奸敵。佞鐵簡侍。

朝尋陞谷府左長史。

提督肅遠慶寧代谷六王府軍務。

成祖

時死。事別有傳。公以中毒死。

上深憫其

冤。乃命長孫薦。為世襲伯爵。給之金書鐵券。後

文皇帝北征沙漠。定鼎燕都。而薦子幼弱。

不能赴。

闕。遂停祿爵。至景泰間。七世孫

劉祿。始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弘治間。九世

孫劉瑜。授處州衛世襲指揮使。立祠本郡。蓋數

用言者所請云。至嘉靖間。後納郎中李瑜下禮
兵二部議。大略曰。基當草昧之初。首識與主。金
陵謁帝。動中機宜。觀其陳天命之有在。斥偽主
為不足事。舍安慶而徑拔九江。款士誠而急攻
友諒。江南大勢已定于此。其後屢從征伐。觀天
察象。設策運籌。知無不言。言無不驗。仰副順天
應人之舉。翊成用夏滅夷之功。我

高皇

帝延攬豪俊。創造丕圖。雖一時佐命之臣。並軌
宣翼。而贊畫帷幄之奇謀。恢復中原之大計。往

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聖

往屬之。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符發孔明之

喻。功臣廟廡。既圖其跡。青田邑。租復減其科。推

基之功於國家。豈有量哉。蓋思創造之難。則

當隆佐命之恩。修社稷之功。則當篤延世之賞。

況勳運開基。勳業炳烈。如基者哉。奏上報允。遂

進公配享於

太廟。乃復瑜伯爵。世世承

襲焉。公臨終戒子孫母仕。且不利九世。方興至

今。若合左券云。徹鄉里後進。伏讀功臣翊運諸

錄。而景公之勳烈。讀郁離子諸集。而慕公之文

重夜旦皇皇。恒思執鞭而不可得。茲其孫世延。篤鴈操尚。繩其祖武。恐芳懿之不彰也。而繆以。隧道之碑。見屬。卽不文。庸何敢辭。銘曰。

於惟掌書。樂善好施。雨雪分餉。間開稱慈。無辜。被錄。百千其徒。何以拯之。爰火其居。我也無棲。人則釋誅。篤生孫子。爲時鉅儒。武縕韜鈴。文富。詩書。幾衡洞燭。囊括寰區。元失其馭。四國卒瘁。如鼎斯沸。莫赤匪狐。迺有。真主。應天受符。間。開草昧。翼龍以飛。運籌帷幄。以張以弛。天牖其。

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五

衷人罔攸窺。羣雄竊據。次第及除。大命既集。戎。

胡卒通。帝曰。汝功。汝侯。汝公。公曰。天眷。

微臣。曷庸功。成身退。從遊。赤松。帝寵其。

直人。嫉其忠。奄殞。非命。實恫。帝衷丹書。

錫爵。賞延不窮。厥惟胤子。忠考彌崇。均輸大節。

益聞不風。嗣傳式微。謂天膏膏。爰有封章。頻額。

九重。哲后攷德。宗工記功。迺集廷議。報稱宜。

隆侑享。太廟俎豆。春容君臣一體。祀典攸。

同於萬斯載。嗣續公封。百爾圭裳。胥慶厥逢。公。

文。日。星。公。烈。華。嵩。既。載。旂。常。亦。銘。鼎。鍾。孰。是。不。共。况。也。梓。里。奕。世。其。風。渺。予。小。子。夙。夜。欽。崇。不。腆。者。詞。曷。賁。玄。宮。庶。托。貞。珉。光。昭。罔。終。

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皇明文徵卷六十九

五

皇明文徵卷七十

晉江何喬遠稭孝選

碑二

名臣

縉紳

李東陽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

太師謚端毅王公神道碑

自古凡治朝盛世必有恢弘博大之臣布列廟

皇明文徵卷七十

碑三

廊陳昌言著偉績顯於天下播在史冊以傳不朽然不可遽得求什一於千百得焉亦足矣自我英宗皇帝旁求賢哲其所敷遺闕

憲宗

孝宗累數十年時則有若王

端毅公固其人哉公諱恕宗貫陝西三原人也正統戊辰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寺左評事景泰間遷左寺副條刑罰不中六事上之朝擢和揚州府屢辨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且醫藥多所全活作資政書院教羣子弟科不乏

人天順間遷江西右布政使揚人爲立石頌德

廣賊寇贛州公帥兵勦平之遷河南左布政使

成化間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諸府

南陽豪爭礦殺人公獲其魁余悉解散以內艱

去會襄陽盜起詔公起復會兵擣其巢走之及

劉千斤輩作亂公亦會王師勦平之大帥欲縱

兵搜山公不可因下令曰擅殺者斬復榜示流

民諭使復業爲建生祠繪像事之乞終制不許

尋奉勅巡撫河南遷左副都御史歲旱蝗上疏

皇明文徵卷七十

碑三

請崇儉去奢以回天意入朝言時政六事遷刑

部左侍郎丁外艱服闋改刑部巡治漕河成言

弭災數事未幾而蠲租之詔下矣改南京戶部

再改左副都御史以地切交趾言禦夷方略劾

鎮守中官諸不法事沒其部下所得金寶輸之

京師勛臣世帥亦爲歛戢所役官軍士民皆還

部業使人至東方無敢索賂勢家假驛傳船私

貨者皆自顧役於是聲震遠邇改南京都察院

叅贊留務兼督巡江尋改南京兵部尚書考選

官屬不受請托爲同事所忌命兼左副都御史
巡撫蘇松諸府會江南地震乞歸不許言內外
官收納過重請爲禁革光祿寺歲供粢粢及庖
人賤工請爲分別派買物料織造綵幣及貢獻
禽鳥花木請爲省節又請免常州夏稅六萬餘
石以美米還之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
貫又以水旱災請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以官
田賦重減耗米十餘萬發廩賑饑民令減價糶
穀又周行賑貸以戶計者幾二百萬以口計者

皇明文徵 卷七十

三

碑二

有加焉有中官以買書收藥爲名括遍江南千
戶王臣者爲之助惡公累疏言之上乃命械繫
中官梟臣于市而中官亦誣奏公及知府孫仁
仁就逮公又力掾之得免又請罷內降官數人
又以京師地震乞辭位不許尋復改南京兵部
尚書仍叅留務開泰晉饑宜十事聞林俊
張黼之謫乞還其官因請罷永昌寺役加太子
少保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尤激落太子
少保以尚書致仕

孝宗在東宮已聞公

名既登極首降勅詔之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太
保階榮祿大夫臺諫劾巡撫及藩郡官奉旨黜
革公以爲不得其職連疏乞休皆不許南臺薦
公可入內閣 上曰朕用塞義王故故事

妄怨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乃已弘治從耕

籍田預九推禮視學命下公請釋奠用幣爵用

三獻分獻官致拜詔 上許分獻行拜禮

公又爭之乃於孔子前加幣用大牢改獻爲奠

至日分奠鄒國亞聖公侍經筵偶議不合辭印

皇明文徵 卷七十

四

碑三

乞休上曰君臣之間恩同父子各陳所見何嫌

何疑可視事如故乃起就職屬有疾 上

命醫診視遣中官賜酒米諸物南京給事中周

紘御史張昂奉命點軍爲留司所奏出補外公

論掾之未得命臺諫交奏以爲老臣言當聽紘

昂乃得改南京別任徽王奏乞陞釣州爲府晉

王乞爲世子別設典膳皆論止之知州劉榮與

御史湯鼐言涉狂誕當道欲坐以死御史李興

多杖罪人至死亦坐重辟公皆論掾乃從未減

山西叛賊王良等既伏誅或議除其黨千餘輩
公以爲脅從宜免議始定公又請老詔大風雨
雪免朝又免午朝復以羣兒自効求退不許進
階光祿大夫勛柱國封三代有旨令中官會選
御醫公執不可壽王冠充副使都御史秦紘以
總督兩廣軍務奏安遠侯柳景不法坐致仕去
公極言紘當用乃起爲南京戶部尚書太醫院
判劉文泰者言公不當令人傳議者以爲有所
受公具自列乃下文泰獄降御醫公又乞休蓋

皇明文徵

卷七十

五

碑二

自蘇松以來前後疏十餘

上乃賜允命

給驛還鄉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夫役二人賜
寶鏹三千貫居十有三年

聖天子登極

詔賜牢體遣行人存問于家復加米及夫隸數
倍於昔且賜璽書有加猷入告語公復上疏言
數事正德戊辰某月某日卒于正寢壽九十有

三矣計問

上震悼贈特進左柱國太師

賜諡曰端毅遣官諭祭著令有司給棺槨治葬
事公墓在西園尚書府君墓次其所自卜地也

元配蓋氏繼張氏皆累贈一品夫人文氏計一
品夫人二室張氏少所育子同承祚爲義官有
丈夫子五人承祚南京前軍都督府經歷早卒
承祚義官承祚順天府通判承祚亦爲義官承
祚舉進士累官吏科都給事中孫十三人曾孫
西人公平生好博涉經籍至老不倦所著有漕
河通志介菴奏議石渠意見經籍格言行于世
承祚予禮部所舉士因奉戶部尚書劉公用齋
狀來請銘是惡可不銘銘曰

皇明文徵

卷七十

六

碑二

巖巖華嶽雄鎮秦封靈秀攸萃爲人中雄端居
廟堂進退不辟高舉長步直言正色奮翼而起
排雲屬空紛彼羽族瞠其下風羣疑糾紛中有
定括南山可移三軍可奪用我則出舍我則還
外若可撓其中浩然秉彝在躬弗失其所留其
餘者以還造物駐車守閭世豈無才持以大用
匪違則垂滔滔江流中有砥柱顛波狂瀾不見
其處功名始終自古謂難我所自立其成則天
國史有書鄉賢有祀公名不墮公墓在此

李賢

贈禮部尚書諡文清前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公碑銘

予惟吾道正脉實繇近世周程張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於我朝乃始表章諸儒之言頒行天下繇是天下士習一歸於正嗚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欣悅愛慕而篤信之者未有過於薛公也今也云亡可勝悼耶乃按其徒前國子監丞闕禹錫狀爲公神道碑銘公諱瑄字德溫世爲山

皇明文徵卷七十

碑二

西河津人其先自奚仲封爲薛侯居河東子孫遂以國爲氏曾祖常祖仲義皆通經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爲真定元氏教諭仲義貞俱以瑄貴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妣皆爲淑人初齊淑人夢一紫衣人謁見而生公祖以生時卜之大吉曰此子必大吾門矣童時教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貞爲榮陽教諭公隨侍時年十二以所作詩呈監司監司大奇之公聞魏范二老先生深於理學乃禮延于家

供弟子職日與講習周程朱張生理諸書久之嘆曰此道學之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永樂己亥貞改任河南鄆陵公慮任將滿尚乏科貢乃克邑庠生赴鄉闈遂中解魁貞大喜以爲得子之助明年登進士第名動縉紳間是歲秋貞有疾公親嘗湯藥不離左右居喪一遵古禮服闋願就教職會

廟思振風紀選擇雲南道監察御史尋差監湖廣銀場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舉古詩云此鄉多

皇明文徵卷七十

碑二

寶玉慎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每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而燃燭記之或通宵不寐時而樂之不知手舞而足蹈也丁繼母憂服闋曾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進首薦公提調山東學校公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每臨諸生必親爲講解不事價楚皆呼之曰薛夫子未幾用楊文貞公薦召爲大理寺右少卿明年轉爲左少卿公作大理寺箴以自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

皇明文徵 卷七十 九
欲邀公月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邪？已而遇諸途，眾行跪禮，公獨不屈振繇。是不悅，會有獄夫實病死，其妾私於人，欲嫁之。妻弗聽，遂誣妻魘，港夫死，公爲辯其冤。都御史王文誦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待決。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辯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讀誦不輟。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官，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留心理學，造詣益深。正統己巳，以言官論薦，起公爲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公分守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聞言論，遂訪策焉。公曰：以天時人事驗之，北虜必宵遁。旣而果然。貴州苗寇猖獗，朝廷命將征之，委公督運餉事竣而還。景泰初，公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大理寺卿。有富豪殘虐人命者，獄久不決，執法者欲貸之，公曰：死者何辜，竟抵于法！時有謠語頌公明斷，刑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公同事，嘆曰：如公當於古人中求之。守備中官

原成無與抗禮者，唯公至，以賓主相待。又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壬申秋，復召爲大理寺卿。時草場火，朝廷欲置典守者于法，公力辯之，獲免。蘇松有饑民乞粟，富家吝而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時遣太子太保王文往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衆皆畏勢，莫敢辯。公抗章辯之，文亦悟其非，待公益加敬焉。是歲公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天順改元，皇明文徵 卷七十 十
英廟復位，素知公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召入內閣，知制誥尋命爲會試官。事竣爲左侍郎，居數月，公見奸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爲教，嘗曰：此程朱弊緊爲人處。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忽遘疾，彌留衣冠。

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時風雷大作有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享年七十有六配寧氏贈淑人生子四人長曰溥次曰淳次曰濟為邑庠生早卒次曰治亦卒孫男四人襁登天順甲申進士第孫女六人夫公之學踐履篤實之學也嘗曰格物只是格簡性吾於日用之間必體察之何事是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至於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是其貫通處也每

皇明文徵卷七十

十一

十一

以聖賢為師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眾寡一以誠待之教人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之說為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詩則古淡出於自然所著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嗚呼宣德甲寅秋予始識公於河津乃

知造詣之深自後仕途參商弗獲相從有時同朝亦各守職務或有所疑但以簡質問而已天順初公入內閣予亦濫與其間幸得相從曾未數月公致仕去矣有道者之難遇也如此公之沒也四方之士聞之莫不嗟悼計聞朝廷贈禮部尚書諡文清遣官諭祭令有司營葬可謂生榮而死哀矣為之銘曰

皇明文徵卷七十

十一

十一

實始為親教歷中外進學日新學既日新道亦有得身體力行志無少息操履堅定外務不移中心自固夫豈有私富貴利達患難貧賤隨寓而安易有欣羨成就後學大小不遺繇麓而精以隨其資嗟今之人無公所好公今已矣誰臻其與勒銘於石以詔鄉人千載而下庶獲其真

楊一清

明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

贈太師謚文靖劉公神道碑銘

公以正德丙寅待請致仕。越二十一年嘉靖丙戌十一月六日。以疾卒於家。有司以訃聞。

帝若曰。是惟先朝耆壽俊乂。朕聞而不及見。

今亡矣。為輟視朝一日。賜祭九壇。命有司營葬。城贈太師謚文靖。其孫中書舍人成學。走京師。謁予告曰。先祖父生前被榮遇。享眉壽至矣。身後不朽之託。不有名筆。其何能傳。制得樹碑神道碑有銘。乃出公門人禮部侍郎上黨劉公龍。

皇明文徵入卷七十

十三

碑二

所著行狀。拜以請。予少入翰林。公時為館職。辱有教。比公進位丞弼。予自外服召入太常。擢官都臺。出總戎務。多公引薦。號知己。銘固予事也。公諱健。字希賢。別號胸菴。景泰癸酉舉於鄉。天順庚辰登進士。簡為庶吉士。授翰林編脩。成化甲午以修英廟實錄。遷修撰。丙申滿九載。遷右春坊右諭德。丁酉以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遷左春坊左庶子。丙午遷詹事府少詹事。丁未。孝廟登極。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弘治改元戊申。

孝廟初御經筵。勅同知經筵事。越三年辛亥。

修

憲廟實錄成。遷禮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又三年甲寅。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賜玉帶麒麟服。戊午修大明會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廕孫成恩為中書舍人。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再賜玉帶及蟒龍衣。三歲是歲九載考績。賜勅獎諭。加特進兼支大學士。

皇明文徵入卷七十

十四

碑二

休乙丑。武廟嗣位。加左柱國支正一品。俸賜誥命。贈及三代。正德改元歲丙寅。乞致仕。疏屢上。允之。賜勅兼賜寶鏹白金襲衣。給傳還鄉。有司月給公廩五石。歲撥夫隸八名供役使。始終遭際。蓋文臣之極致也。公之學根極理性。以伊洛為師。書非正不讀。發為文章。務闡明義理。羽翼風教。刊落華藻。而悉歸於純厚。作舉子業。亦以理為主。不逐時好。門生受業。學多知近裏。其主考兩京鄉試者二。同考會試者四。主考。

會試者一殿試讀卷者六取人皆以是爲的故
所得多端十爲修撰有薦爲提學憲臣者公筮
之得咸之九五曰咸其脢無悔曰周公教我
乃不果行脢菴之號取諸此其纂裁國史簡而
核無溢美無蔓辭稱直筆焉晚年遭際
孝廟與西涯李公本齋謝公同心輔政有所獻
納多荷采行遇有缺失盡心匡正無所避忌前
後所被錫賚白金文綺廐馬夷奴之類甚多
上推心任之不時顧問三公亦慨然以天

皇明文徵

卷七十

十五

下爲已任中外欣欣謂治平方始而龍馭忽上
實矣大漸之日召公及李謝二公至寢殿榻前
顧命累十數言公等頓首泣受嗚咽不忍出逮
事武宗耕籍田幸大學冊大婚頒詔天
下嘉惠貧民肅然正始屬逆瑾竊柄姦諛盤據
國事日非公與二公上疏極言至再至三不得
從則相率求引退蓋不旋踵而公與謝公相繼
去矣既去忌者媒孽未已幾中奇禍公杜門不
出過客請見一例謝絕然聞六飛出狩終日不

樂至廢眠食曰古人處江湖則憂其君况嘗備
位大臣者乎今上嘉靖改元降勅存問
加賜公廩二石輿隸二名次年壽躋九十遣巡
撫重臣存問并致束帛餼羊上尊之賜公上疏
謝再廢成學今官公教人常以收放心爲主嘗
語諸子姓曰吾寵榮已極壽躋耄耄此心猶日
兢兢不敢放爾曹生膏梁中易流侈肆少弗知
檢將損若身敗若家可不慎與公素善調攝少
疾偶不懌遂絕粒至屬續前數日有大星隕于

皇明文徵

卷七十

十六

洛城赤氣亘天公遂不起劉之先太康人曾祖
諱紹祖元順德路總管配翟氏河南洛陽人生
子榮方九歲留居順德值元亂翟之二弟迎歸
洛陽入國初遂定居焉配曹氏生亮公父也以
永樂庚子鄉薦歷仕三元縣學教諭配張氏次
白氏以公貴曾祖考祖考俱累贈特進光祿
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
殿大學士曾祖妣祖妣妣俱累贈一品夫人公
配王氏先卒贈一品夫人生子男二長來以子

貴贈中書舍人。次東。累官兵部員外郎。俱蚤卒。
女。適舉人高惟賢。繼配陳氏。封一品夫人。生
女。二。長。適順天通判豐儉。次。適南京通政程文。
再。繼夫人張氏。生子杰。男孫。二。卽成恩。成學。女
孫。二。適監察御史杜昌。大理評事胡湘。曾孫。男
二。望之。得之。曾孫。女。二。成學。將以卒之明年。某
月某日。啓王陳二夫人。竈合葬於某山之原。惟
我國朝文臣得謚文靖者。三人。尚書蕭山魏公。
年九十六。顧未得柄用。不甚顯。少師宜興徐公。

皇明文徵

卷七十

七

顯矣。壽纔七十二耳。公位極人臣。壽至九十有
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其鄉者。二十年有奇。謂
爲古今之僅見者。然耶。銘曰。

在昔

孝皇

天下文明。乃眷舊學。登之弼

承公爲元宰。式總樞衡。帝曰。良哉。茲作朕股肱。

惟李與謝。引之同升。沃心造膝。言聽諫行。如輔

車相依。如耦在耕。不識不知。以迓熙平。玉几旣

憑。顧命。丁寧。爰相。

武廟。惟弘治是承。有

弗循度。不遺力以爭。羣梟在廷。撓我鳳鳴。請借

尚方謝。先帝之靈。豈能乾沒。默以爲容。
議譖蜩興。帝則諒只。詔允歸休。優游桑
梓。以其餘齡。導鄉人孫子。謂我餘忠。庶幾在此。
天錫之上。壽待綏。治理我。皇中興念舊
德。當禮勅使存問。於公之里。尚詢茲黃髮。公則
已矣。嵩邱鬱鬱。伊洛瀾瀾。我誌我銘。以備公終
始。

韋布

劉鴻

皇明文徵

卷七十

十八

碑二

太保兵部尚書余公神道碑

成化中。兵部尚書余公奉

勅行邊。宣布

天子威德。屹然西北長城。天下豪杰。想望

其風。采愚不肖。懷杞人之憂。聞公名。恒思一拜

下風于鉅鹿。不果。公薨之。又若干年。始獲托交

公之子寅。請公奏章讀之。忠愛耿耿。蓋未嘗一

日忘。朝廷也。寅以公行事。謁傳於丘文莊

公。而神道之刻。謬以委予。予少且賤。不可犯不

韙。而公之勲德。海內人樂誦之。遂不敢辭。公諱

子俊字士英四川眉州青神人其先世家郪之
京山元末遷眉父祥國朝洪武中戶部郎
中公十歲而孤天資穎異在羣兒中識者已爲
之屬曰長從吳憲使中受毛詩中景泰辛未進
士拜戶部江西司主事陞福建司員外郎清通
疆毅遇事冰解有甲乙皆勢家爭田未決者久
之部以執事檄公甲姓偶同地名遂執田爲故
產公一言近譬以明其不然遂帖服能聲流聞
衆難叢委無不了了者天順庚辰拜西安知府

皇明文徵

卷七十

五

碑二

西安當三邊孔道使節旁午公既經紀郡政而
尤芻周庶務六年治績最關中天子下
璽書褒異之明年擢陝西右叅政督三邊又明
年陞右布政使滿四之變兵需百給區畫多出
公手庚寅轉浙江左布政六閱月西夏有警
廷議謂公居陝久熟虜情枚卜諸人無以逾
者遂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慶在三邊爲
內地東西諸邊皆營堡扼塞而延慶無阻賊偵
知之至是入據黃河套以伺機變朝廷屢

皇明文徵

卷七十

三

碑三

遣文武重臣整軍爲備兵費不貲公在邊躬歷
疆場山行日數十里盡得形勢之勝建議倣正
統中諸邊故事築邊立砦堡以禦之會虜出套
走工斬山伐石塹而墉之東起清水營之紫城
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蔓幾千里墩臺相望
曲有規制榆林成自正統中成化初始立衛諸
皆草具至是公請以陝西軍籍之隸他衛及初
謫戍南方者之子孫免其遠役編置伍中拓城
溝除戎器請建學樹師教其子弟俾感激知方
課督閭閻責之樹藝界石之外拓地屯田分給
軍民耕種得糧數千石以助經費自是榆林鬱
爲重鎮鼎立三邊虜過其下不敢睢盱而去癸
巳以功轉左副都御史乙未進右都御史仍鎮
延綏丙申以本官移鎮關中有詔經畫方
略公條衛國保民弭盜安民選將守隘善後七
事皆關中軍民切務前人未舉者疏入皆從之
行之至今稱便是秋入議時政奏免岷河洮三
衛之戍南方者一萬有奇易置南北之戍戍者

六千有奇。就以分戍固原之葫蘆峽并魏王城。又設平虜鎮戍二千戶所領之既歸鎮岷州生羌作亂討平之捷聞。賜勅獎勵有北虜攝其威聲。西戎遭其創剗之褒。公在西安嘗病城中水多鹹苦引滴河自丈八頭通十牌行十五里灌城中以足民用而洩其餘於城外積久水嘴城址欲修之未果至是開新渠以達渭河公私並濟人號余公渠。涇陽洪口堰地勢斗塞鑿山濬流溉田四千頃費出公帑民不告勞而食

皇明文徵

卷七十

三

碑二

無窮之利丁酉召拜兵部尚書論前功加一品俸逾年加太子太保。賜碼礪帶織金麒麟衣一襲時巡邊大臣附巨璫請舉兵征建州內附女直。詔下兵部議公以爲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祖宗時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酋伏當加罪狀未著遽征之非。祖宗初意必不得已當別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公意欲奪邀功者之計也至不可阻則復亟論之時權燄方張公抗言人甚危之亡幾

彼相繼敗去公平無它貴州守將有所憑恃亦言播賊賁果等侵掠恐滋後患乞調湖廣四川軍馬五萬會貴州討之公言賊在四川而貴州守將請討是當有主者且饋糧無水道推挽度非時勿擊便。上是之乃止。播亦如故庚子丁內艱服除驛召改戶部尚書癸卯大同有倭僉議邊防久弛非公無與彈壓者乃命節制沿邊諸軍事公請兵數萬分戍要害以遏虜勢令行闔外紀律嚴斬虜聞之引去。召還加

皇明文徵

卷七十

三

碑二

太子太保甲辰星變上言乞。朝廷罷土木重鹽法停濫賞禁爭利杜貴倖之乞開田罷中官之預外事者皆人所難言中外快之。上以大同宣府。國家藩蔽兵荒之餘民疲政蠱他人未足深仗。命總督兩軍自總兵而下咸聽節制公至按壘誓師出其心法作練武圖頒之將士知兵者以爲奇度地形上疏請如延綏法築邊牆下壕塹宣府大同及偏頭關東西千三百二十里之間各立墩臺懸樓

可以瞻望擊賊軍民一勞而省費萬萬。命
下如公奏施行。既而宣府守將違約束。公奏劾
之。忌者中公飛語。改左都御史。專鎮大同。因擴
撫公行事。上命按之一無所得。止落太
子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逾年復起。公典兵政。
入朝。以疾乞休。致不許。悉復舊所兼官。再
閱月。憲朝升遐。今上嗣位。以疾
求去。不允。溫賜有加。疾且亟。猶俛起視事。屬
四川湖廣大荒。公慮有變。奏遣將臣鎮壓之。以

皇明文徵

卷七十

三

碑二

銷未然。既封進。數問得報否。或曰未。默然良久。
卒。時已酉二月二日。享年六十一。上震

悼。輟朝一日。遣官祭葬。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
賜諡肅敏。娶魏氏。封夫人。子男二。寘以鄉進。
士從蔭累功。官至錦衣衛指揮僉事。次寄早卒。
女三。長適兵部主事歐鉅。次適吳度。閭次適萬
章。孫男二。承芳。承祖。錦衣百戶。孫女二。重桂。重
秀。公純明愷悌。孝友天。生先公不逮。養言及時。
時悲痛。奉太夫人。傾誠愛日。惟恐不當其心。在

皇明文徵

卷七十

三

碑二

陟中名位。方升連章。乞終養。不許。至形之詩曰。
半生未遂陳情表。萬死真爲不孝兒。舉朝傳誦。
之。弟子偉先。公遺腹生。公篤愛之。早卒。撫其孤。
震踰已子。移所蔭。升太學生。曰。以成太夫人之
志。其制行有本如此。爲人沉毅寡言。雅尚風節。
文章根據義理。而時出奇氣。見集中。如其人。與
人重然諾。居鄉有愛利。能忘勢。下人蒞官。勤慎。
不爲嚙嚙之行。而清操皦然。雖盜賊亦知之。至
過門不入。國家大事。無鉅細。身任之。持論
始終如一。所最惡。邀功殺人者。出居庸時。宣府
有百戶韋瑛者。詣軍前。告人妖言。謀不軌。請圖
之。公曰。韋瑛曩以附勢得謫。此必其誘致人罪。
而發之以爲功者。諭曰。非師命。不許。則以白所
私太監張善。定西侯蔣琬。張蔣與公同事。既昵
瑛。且覲功。賞力。白公舉事。又不許。至假大義。激
公。乃下有司。捕其有名籍者百餘人。械至行臺。
二人者。欲公檄所司。燬成之。公曰。此大事。朝廷
當付法司。我輩無庸干也。疏上。辭旨二人殊。

上命羣臣廷鞠之一如公言即日有旨
斬瑛洎李某餘人皆不問遣之衆咸服公不動
聲色而能全活生人如此嗚呼公非所謂社稷
臣耶公發身賢科十一居內十九居外而其經
濟之功赫赫于人耳目至其極力終身不忘者
在邊牆一事蓋公實見其利害成敗斷斷乎不
可移易宜其勇決而不疑堅是而不變也惜爲
忌者所阻而榆林之功不能大集于三邊天下
古今不滿人意類此比年戎馬南牧朝廷

皇明文徵

卷七十

三十五

碑二

雖多方禦之不使汚我北鄙而爲力固有逕庭
矣此公之精忠千載當與日月爭光而議人者
所以至今得罪於天下也雖然如公之才器德
望豈直一試邊牆而已哉茲又天時人事之不
可問者敬書以俟方來

忠勇

縉紳

宋濂

東丘郡侯花公墓碑

皇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閏五月癸酉爲漢主
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行樞密院判花公
麾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乙
亥城中乏食公士馬憊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
身大叫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虜
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公首縛於舟檣
衆射之公至死罵賊不少變已而賊犯龍江
上命諸將力戰賊敗遁去後五年甲辰
上卽吳王位追封公東丘郡侯又十六年

皇明文徵

卷七十

三十六

碑二

其子僉水軍左衛指揮司事焯泣曰先公歿今
二十年無文銘于神道竊恐忠烈不白於後世
敢請惟公勲業始卒宜載國史余嘗得罪太史
氏不敢以耄辭公諱雲姓花氏世爲懷遠人自
考以上姓名皆亡莫知遷徙世次然皆不顯公
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號勇絕人儕輩畏
服之歲癸巳仗劍謁
上于臨濠
上奇其材力俾將兵略地所至輒克破懷遠城
虜其帥以歸進攻全椒拔之羣寇據繆家寨

公候夜襲之寇散走。上將取滁州。單騎前行。遇
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既至。遂克滁。甲
午從。上取和州。得卒三百。以功授管勾。
明年乙未。率所部先渡江。上克太平。以
公忠勇可信。任命宿衛左右。丙申。上破
集慶。公得兵千人。陞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金
壇。諸縣皆下之。過馬駭沙。劇盜數百。遮道索戰。
公且行且鬪。三日夜。皆禽殺之。授前部先鋒。攻

皇明文徵

卷七十

二十七

碑二

常州拔其城。駐守牛唐營。夏六月。立行樞密院。
於太平。遂拜公院判。階安遠大將軍。丁酉春。正
月。克常熟州。獲卒萬餘。命公將之。秋七月。以兵
三千之寧國。陷山澤中者八日。羣盜蟠結梗道。
公操矛鼓譟。出入營壘間。斬首千百計。而身中
一矢。還命守太平。後四年。遂卒。卒時年三十有
九。夫人郇氏。公與偽漢戰時。一子方三歲。夫人
以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
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

皇明文徵

卷七十

二十八

碑二

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公就禽。
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瘞夫人
屍。遂抱兒以行。偽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養
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屬之曰。此兒良宜。善視
之。是年冬。王師伐偽漢。漢敗。孫氏至漁家。視兒
在。憫漁人出。竊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
。僦舟渡江。遇漢敗軍。奪舟棄江中。孫氏抱兒遇
斷木浮附之。入葦洲。采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
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其
俱行。明年辛丑春二月。達上所。孫氏泣
抱兒拜。上上亦泣。寘兒于膝。曰。此將種
也。賜雷老衣遣之。復其徭。已而令人追之。忽不
見。兒八歲侍。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歲。授虎
賁右衛副千戶。後七年。拜官。卽煒也。煒於洪武
丁巳。偕孫氏至太平。奉夫人骸骨歸。乃束草像
公。以二月己未。合葬上元縣南五十里之水橋。
嗚呼。觀公之死。賊與妻妾之報。公可以知公之
為人矣。天不殄其後。豈不宜哉。銘曰。

雲雷遊屯區宇分。篤生真人鎮乾坤。騎龍鞭霆下天門。前翼後衛翕若雲。誰其最雄花將軍。力驅智駕敵萬人。蹂躪羣盜猶鷹犬。大刀長戟屬索韃。左麾右刺流電奔。緋衣緇弁貌虎屯。駐馬飲江江水渾。吳楚之域殺氣昏。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隆然若雷。震遭者膽落兩足蹲。元戎開府大江濱。腰佩兵符威令尊。控制上游爲國藩。僞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鉦鼓。朦朧蔽江躡鉤援。捷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顧身。賊皇明文徵卷七十

焰熾若烈火。焚大戰三日勢愈殷。單騎赴之齒。嚼齧怒髮上指目。吐烟。汝賊兇頑犬與豚。願醢汝肉一口吞。賊慙耳塞不忍聞。至死不屈酬國恩。飄然乘雲叩帝閭。請爲厲鬼扼賊元。賊當殛死洗厥冤。天子下詔褒忠勳。京丘立侯賁九原。孤兒保育寵便蕃。不墜宗祀天所教。生爲烈士死明神。神靈在天光焯焯。嗟爾來觀萬子孫。繼忠思孝慎勿諼。弗信請考太史文。名秩

縉紳

王世貞

明故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奉訓大夫華公墓碑

公諱察字子潛常之無錫人也。葆胄殷宗錫胤公族其在春秋右師表君臣之訓迨乎晉季孝子艱不娶之貞乃後仲息遂昌厥裔宋氏之始肇基東亭及明播遷於蕩口世稅黍稷爰有資橐公父奉政府君息轅素封解褐半刺業慕文皇明文徵卷七十

事耻以貲顯

泰陵委和之運震澤靈秀之

滙時惟慶門乃篤生公公生而髫髻秀長不膚立攬玉塵以齊潤客訝寧馨挹銀海之淳澄人誇阿堵誦收三餘之畧論窮九師之辨府君乃延耆碩以攻玉購英哲而斷金公毫不停綴鋒無抗衡薄游賢關則林宗之首八俊高步秣苑則田巴之屈千人屬龍飛之紀元歌鹿鳴而登薦江左之珠競靈蛇誰當照來燕中之金收蹠蹠誤蹶追風驚取一鳴獻無再用竟登南宮上第

射策金馬謫書中秘每試與吳郡陸君浚明更
擅甲乙故太保貴文憲公讀其文而歎曰東南
之美盡在是乎公遂與陸君申友于之分錢通
則管鮑慚分氣投則逃現讓舞九甍齊秀居然
大國之香連城並輝宛爾清廟之器然而珍阻
投夜產忌當門枚馬之吹噓甫上絳灌之詆訶
先入陸既改省夕拜公亦出郎民部淮漕之舳
艫飛雪義絕染指神武之衣冠若雲心安幙被
遂以疾予告栖遲逾年意泊如也府君篤資事

皇明文徵

卷七十

三十一

碑二

之分割晨昏之戀強公起補樑武庫遷佐職方
蓄學與五兵偕富宏識則九域同朗尋正車駕
銳精置郵民鮮告痛國戚冗耗遇恩實授進封
府君如其官母鄒爲宜人斯皇朱紱宗黨榮之
會
天子方飭金華而治經術開白虎而
講同異首以舊學兼采時獎改翰林修撰拜命
之日俾仍五品祿章奏最之辰通理三考遷次
銀緋綰曳之美徊徨弗居博望清華之選逡巡
若畏詔美撫謙特聽所守尋與校
累朝

寶訓實錄宸章之炳煥若燭何假青藜天祿之
恬淡如飴無謝玄白以錄成進侍讀同考會試

皇太子立

詔諭朝鮮賜公一品

服充使者以往父老雜進方欽長卿之見難豪
帥歸誠自繇然明之却聘鳴水傳爲盛事馬韓
載在稗史公旣嫺婉其度加以長慮淡識故太
傅李文康公任在首揆號爲知人適有密勿之
陳薦公堪寄端右會 詔青宮已齒三至宜備
四友公前擢司經局洗馬臺臣謂公酣醕不當

皇明文徵

卷七十

三十二

碑二

儲輔

天子外仲諍路特寢新除仍領輔

臣出李啓事曰是尚堪朕輔者胡以不當儲耶
且以酣醕加華某何異謂門爲宣淫坐閭伯
以闌入也公旣却軌無通李復削草不泄時始
兩賢之娥眉見嫉班姬所以奉帚尊鱸非美季
鷹托而扁舟予告歸里至是者再昔安石偃蹇
朝命栖遲東山自謂去巢許非遠公築園傍舍
名曰嘉遯亦何以異茲而復見迫府君勉此
上非其志也俄請故官命主南畿鄉試具王走

不蹕之集桃李成無言之蹊前後二試若少宰
茅公宗伯置文懿公兩題天下尚書翁公陳公
劉公殷公侍郎兩朱公畢公曹公凌公輩出入
三事蔚然名臣垂白羔鴈不廢師禮公程試之
作世所指南片辭而模楷攸寓百試而光景恒
新未幾超拜侍讀學士握篆而南素薄宦情更
涼物態冥鴻超蹈之旨默授流言青蠅點汗之
談翻成知己乃以微謫露章乞骸駕言倦游篤
懷養志

皇明文徵

卷七十

三十一

碑二

主上愍其情不之強也公以學

士侍二親且五十矣夔夔齋懔不改孺子之慕
蒸蒸克諧遂成太和之風俄而奉政府君捐館
匪法太連之善居有踰溶冲之死孝溢米時進
親慈爲之祝噎鷄骨支牀門故虞其毀性亡何
又丁鄉宜人艱哀以歲加禮無老廢乃大營冢
域茂樹楸檟鍾侯之墓田丙舍原氏之南陽新
阡方斯篋矣公謂龍蛇屈伸士之恒遇社樹之
蔭百尺黃河之潤九里故計倪五策匪徒謀伯
王丹千金聊以足志西姓之炊烟待爰羣稚之

孤焚托儔取若困廩寄之衽席役助資賈之祔
里搜 匿之田厠輟多潤乎蹄涔爲漁豈安乎
竭澤至於取予歸節豐約因心雖連雲之翬革
爭奪而二簋之豚肩不掩物情頗異行之自如
若乃樹梓種漆樊君雲之迂策也木屑竹頭陶
士行之瑣算也惟公行之獨得其效公雖家埽
素封服陽陵君之善對名在丹宸家張長公之
退節時有佞相假賜環而爲釣復邁倖帥指推
轂以求脂甘語狎至危機隱括有爲公動者公

皇明文徵

卷七十

三十四

碑二

如不聞問謂所親曰昔人有投鹽於水以明非
惜惜所與也吾守先人餽粥之遺而捐以填狹
邪之逕乎且使白首嫠婦丹唇銜門匪惟失節
徒增其醜俄而佞相倖帥相繼淪敗始服公之
遠識公林居凡三十載矯履迅步若士之狎雲
霄柔肌粲顏姑射之凌冰雪高標鮮令簡度清
貴室絕二八之騰坐無九九之客懸榻稀下應
門鮮通然而五祠並建躬辟圭之蒸嘗千里裹
糧手故人之 訊親仁汎愛道不相謀酬恩徇

知誼有攸當至於齊相脫驟未收越石之感孝
標著論不免到溉之嫌情意所安毀譽爲汰公
旣杜口朝事遠跡世途取兀寂寞之鄉長王嶠
嶠之色偶周行墓所顧盼松柏泫然久之謂諸
子曰昔與陸生周旋館閣各言爾志陸生慷慨
裹革吾欲雍容經濟今皆已矣九原有知寧無
少憾君子以是知公之未盡忘世也公素強無
疾歲昭陽之作噩辜涂之月覺筋骨少異意殊
忽忽叔子方侍容臺典屬國促令請告奔波以

皇明文徵

卷七十

三

碑二

歸見之喜動顏色沈疴少平迄於改鑲竟不時
損飾巾待期綽乎太丘之度易簣就正儼矣子
輿之啓大怖將臨熙怡若寐小歛旣畢容色欣
然公以弘治丁巳季夏之六日生卒以萬曆之
甲戌仲夏二十七日春秋七十有八所著有碧
山堂知退軒翰苑留院東行紀興巖居諸稿及
纂華氏家乘九卷續傳芳集六卷東壁蘭臺之
撰春容雅麗爲宗一壑三徑之辭簡遠玄澹爲
主雖黼芾人倫贈炙羣吻俱擅珪璋靡慚竹素

而巖居一集迥乎超矣公天與檢鏡夙成規殼
右文之景雖未竟其虹攄于陸之儀僅微徵於
鴻漸使際虞代則巢皐分德其在孔門亦憲賜
裁束矣寢疾之際三子七孫長者垂紳服衿以
侍湯藥少者累棊採蠟以娛游目謝庭蘭玉之
榮吾宗琳瑯之秀人理靡虧夫子可瞑甫及授
窆叔子繼之乃知水竭鵬海珊瑚隨而告枯鳳
歸吊鳥鵲雛以之從逝修短迥絕哀榮不恒其
門人王世貞等感匠石之見採悲融帳之莫從
恩澤未零音徽就杳進不能請華袞於公朝退
不獲寓心喪於私壠敢造菲頌寄之堅珉其爵
里父母子姓詳具於左銘曰

皇明文徵

卷七十

三

碑二

矯矯先生履坦安貞進不離體退不近名簪史
東觀授書西清譏以譽伏榮將瘁并三事步武
一書投劄蓬心廟廊華邱丘壑天與真貴人豈
縻爵畢力溫清戢躬湯藥以儉成饒以饒成德
用必取贏施必歸澤內衆千指觀焉若畫環公
之鄉爰諮爰式里有仁父家有嚴君是亦爲政

奚其離羣我徵在昔身隱焉文君子修之必達
必聞材足奢取事誠盈忌不朽讓一達尊居二
隱几委形超然曷累追契千古聲施來祀

高道

綰紳

姚綬

外史張公墓碑銘

嗚呼此句曲外史貞居先生張公墓也南屏之
右西湖之陽梁題玉鈞澗度靈石路披篠樹陽

皇明文徵

卷七十

三七

碑二

帶煙霞石室藏書碑文紀事其形雖逝其神則
存翰墨在人文垂世儼然生氣之張皇聲欬
無聲周旋滅影穆若大虛而示寂開元精舍久
無繼續之賢句曲貞居全乏訪求之彥遂使墓
門荒翳兆趾崩奔松栢摧薪莫設時樵之禁身
世何物曾罹夜客之侵痛茲劍躍雷津慨爾研
離玉匣既往何咎將來可圖曠世而默契予心
尚友而景行前哲爰合佳士聿來嗣人卽冢土
以增崇求體魄之綬靜其灌其柵于以植夫美

材有紀有堂于以開夫幽隧不有伐石將安載
詳是欲喚起令威再返遼東之白鶴招還曼倩
同瞻雲外之青鸞第恐紫極高栖罔絲下邁自
謂黃中密邇端蓂旁臨先作傳以述夫始終翠
珉是托復贅銘以紀夫歲月彤管庸書銘曰

於厥張公天兩伯兩是名是字蚤曰貞居晚曰
外史厥號不一幻仙亦爾文章闢古鑿鑿齒齒
書法俊逸不邕以止樂道忘我人莫之訾相靈
石澗爰墓於此有峰而吸有水而駛喬喬者林

皇明文徵

卷七十

三七

碑二

盈盈者正迥絕風塵攸驅虎兕以巖爲扃以雲
爲時朝煙夕霏紆青委紫時遠世異毋怪頽圯
聿增修之屬後來士於厥張公克具衆美周聃
之學洞究玄旨獨立羽化匪忽焉死光華易居
天漢之湫誦予銘者式味妙理矧嗣教人其不
興起薦溪之毛挹齊之醴公恒賁斯以陟降只
王尚綱

春坊贊善大夫憲菴李公墓碑銘

公諱希顏姓李氏號愚菴本夾谷隱士也學源

伊洛遙出東轡去尚綱百年于茲慨生也晚願
乖几杖嘗聞之父老云公性行峻茂貫酬羣籍

太祖高皇帝用薦手書徵之南畿擇爲
諸王子師今分建十王者是已教法嚴毅雖諸
王子有弗若教者或擊額以管帝撫而怒

仁孝高皇后問故曰惡有以堯舜訓爾子顧
怒之邪 帝威用霽立朝風節巍然傳聞

海宇授左春坊贊善大夫已而 太宗比

歸公歸舊隱矣道窮根抵期於力行得意則容

皇明文徵 卷七十

三九

碑二

與謳歌立論首忠孝遇事以仁義夾谷孔子廟
嘗授教生徒優游耕讀落魄頤頤領時或陶情以
酒或資以襪祈囂然有操築鼓刀之風感時懷
憤足跡不涉城市一日藩司騶與訪公途遇一
老枕袋側卧前驅蹴之乃先生也遂與班荆傾
囊以別首戴簪笠身著緋袍時臨盛會客嘲之
曰戴者本質着者君賜也渠瘦莫周鄉井固識
時惟先太僕王公亞卿張公乃翁獨從公游見
各翁墓碑學諭李君嘗邀爲諸生開講公訖以

詩謝之先君尚識其丰采篤信守度孤介寡合

卒忍贊以死葬合塔亭保八畝地生卒歲月茫

茫從考國初猶給戶籍告身蠲賦役嗣後官司

罔恤二子流落宛鄧田廬就墟祠墓荒蕪害逼

耕犁寔有歲年乃下無所舉而上焉弗詢觀風

吊古心茲名教者其可歎已平生著述諫草詩

文散逸所及見者大學中庸心法張公嘗刻之

陝藩歲久並毀予醫士祖良佐翁抄本幸存先

君携之漢中每經更定命綱識之一統郡邑志

皇明文徵 卷七十

四十

碑三

略可徵云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非道之無傳
人心之不明也使人皆知之則聖賢可以無言
安有所謂心法云也軻慕子思子思慕孔子得
諸意象曰傳與授凡以理在人心者同爾綱茲
藐焉去先君輒復二紀顧惟冲年忝其犬馬賤
尚荏苒四十使旦夕填委溝壑則百世之下鍾
靈毓秀開風興慕者往孰以傳來孰以據綱罪
孰與辭哉乃相與求公之墓祠之謹再拜刻銘
曰

孰川井義卓彼西山孰悟非愚陋巷如顏忠兮
必用湘水其先義兮必應介阜胡然義賢太公
賢歸尼父柅如膏屯匪今伊古席珍圖傳渾璞
固售粵言與行厥迹可究乃迹孔嘉求孰釋女
乃恩孔渥仰孰其所拜公斯名釋公斯號聲跡
寥廓賄子至教維名伊何去階而天維教伊何
乘波而淵不同者世繄同者心世遠心邇無絃
有琴孰云夾谷而隱斯文山崩谷壞此墓常存
廉頑昭蘊庶格其神掃松祭菜嗟前後人

皇明文徵

卷七十

四十二

碑二

藝能

縉紳

祝允明

都帥郭公葬部人陳願之碑

某都指揮使司都指揮僉事郭公之鎮南畿也
崇文下能有古名將風部轄之下苟具寸藝片
策國弗簡升時有蘇兵陳願以丹青名公因引
致戲下時賜延見俾解執父之役肆與含豪之
業山溪人物信發而成草樹烟霞無故而妙葢

願初法京師杜古狂董中亦依範沈氏而其中
情放浪外狀散逸又稍賢於外犬內豕之輩是
故吾曹亦知取之而都帥公明賢雅德遂能以
貴下能含短撫長焉及公移鎮淮閩時亦徵願
從事嘗察戟臨吳命作繪事因計期錫以良醴
十甕殺果十席兼下薪粟如度戒其徒俾投其
日畫之空輒沃以一甕曰不可使願憂珠桂以
撓趣興不可使願受枯渴以違性情庚戌之夏
願復拜公于淮公留之數月賞予周賑穰繇有

皇明文徵

卷七十

四十三

碑二

加然且使人掌而時歸之曰願太踈縱宜留縮
以答其家望也已而願歸則已病矣淹留又數
月竟死家貧不克葬明年辛亥都帥公復以公
程按吳聞願之死尤復閔之卽出俸囊白金若
千兩付衛指揮孫君使召其家人用其半以葬
願仍尅日反命以要其成存其半買槨以待願
母之死曰此願未死志也我爲全之於是其家
敬奉嚴令卜以其年十一月某日窆于橫山修
竹塢旣得主事楊君銘願之墓且以爲脩享仁

公之恩莫頌小人之口意有何子猶未脫舌予
旁聞盛事亦奮欣衷爰陳大歸用告未識嗟夫
自忠篤風靡上下不通卑列者困役而靡愬高
地者傲分而弗援甚者顛闕伎能肆啖手足獨
何心哉長此涼德有如都帥公者挽拔幽滯彰
錄技業坦蕩位勢周乎物情因公用人不廢無
衣之職熟武嗜文同符壺歌之雅器人者明忘
已者大至於送死明之與大罔足究之則既仁
矣至於推愛所天委到滂溥則仁又莫止而勸

皇明文徵

卷七十

四

碑二

孝之道弘矣盛矣是係公之大節偉略豈特一
願之云乎於乎吾知挾纊之士思結草於默默
之地者多矣

款夷

縉紳

胡廣

淳泥國恭順王墓碑

永樂六年秋八月乙未淳泥國王麻那惹加那
乃來朝率其妻子弟妹親戚陪臣凡百五十餘

人至闕下上表貢方物

上御奉天殿受

其獻退即奉天門召與語象通其言曰僻壤臣
妾誕被聖化思覩清光靡知忌畏輒敢塵瀆又
曰天以覆我地以載我天子又以寧我我長我
幼處有安居食有和味衣有宜服利用備器以
資其生強不敢凌弱衆不敢欺寡非天子孰使
之然也天子功德暨于我者同乎天地然天地
仰而見謁而履惟天子邈而難見是故誠有所
不通僻陋臣妾不憚險遠浮請闕下以達其誠

皇明文徵

卷七十

四

碑二

上曰嘻惟天惟

皇考附予以天

下子養民天與

皇考祝民同仁予其承

天與

皇考付畀之重惟恐弗堪弗若汝

言則又頓首曰自天子收元之初載臣國屢豐

和山川之蘊珍寶者霑然而呈草木之不華者

霍然而實異禽踰鳴而走獸率舞也臣國之老

小中國聖人德教流溢于茲臣土雖遠京師然

天子氓故矜奮而來觀

上嘉其誠優

禮隆錫予甚厚初賜宴于華蓋殿既連宴于

奉天門每宴則命公夫人宴其妻于內館罷宴
勅大官厚具獻食日命大臣一人待于所舍中
貴人專接伴盛其班張豐其廩餼入朝班次上
公寵渥至矣踰月王忽感疾上命醫賜

善藥調治遣中貴人勞問旦暮相繼日命大臣
視王疾差劇聞小瘳喜見顏色王疾篤語其妻
以平曰我疾貽天子憂念脫有大故命也我僻
處荒微幸入朝觀天子聲光即死無憾死又體
魄託葬中華不為夷鬼所憾者受天子深恩生

皇明文徵卷七十

四十五

不能報死誠有負指其子曰我即不起其以兒
人拜謝天子誓世毋忘天子恩若等克如我
志瞑目無憾矣十月乙亥朔王卒得年二十有
八上甚悼之輟正朝三日勅有司治喪
具厚卹賜諡曰恭順遣使諭祭又遣使撫慰其
妻子王之妻拜使者曰乃下臣祚薄弗克負荷
天子深恩不能終事且沒有遺命以世世毋忘
天子恩克守其言則死不死矣王之妻之言亦
可謂賢也已是月庚寅以禮葬王于安德門外

石子岡勅為文誌其壙王父曰麻那惹沙那旺
沙母曰刺失八的妻曰他係邪子一人曰遐旺
甫四歲女二人以遐旺襲王爵賜以冠服玉帶
儀仗鞍馬服物器皿及金銀錦綺錢幣甚厚賜
王妻以命服珠冠白金錦綺錢幣諸物其餘賜
各有差官王之弟施里難那那惹施里微那那
沙那那萬那邪三人俾輔遐旺詔有司立祠于
王墓寘守墳者三戶勅建碑祠下命臣廣製刻
文臣廣仰惟皇上綏寧宇內茂揚天德

皇明文徵卷七十

四十六

溥博周徧凡日月照臨之地皆心悅誠歸惟恐
或後奉琛秉贄之國綴集于庭歲以萬數淳泥
王去中國累數萬里一旦舉妻孥弟妹親戚陪
臣浮鉅海來朝不以為難叩陛陳辭忠誠溢發
其心堅確有如金石至其臨終之言尤惓惓屬
其下以不忘天子恩聖德漸漬感動於人心其
心如此於乎盛哉惟王賢達聰明忠順之節始
終一致宜其身被寵榮澤延後嗣用紀其實聲
為銘詩昭示無極以彰王之所以受恩深厚者

繇其誠也銘曰

大明御天○臣妾萬方○孰不來享○孰不來王○倚歟
浮泥○邈處炎微○感化來歸○風騰雲進○曰婦曰子
弟妹陪臣○秩秩猶頌○趨汴牲牲○跪曰天子○作我
父母○我生我樂○天子之祐○戴天覆地○疇此幪幪
翹首大明○邇來獻誠○天子曰吁○予統宇內○綏爾
丁寧○惟德罔逮○王拜稽首○萬歲歡呼○服德懷仁
春育海濡○國有山川○匿其寶物○靈發其藏○不愛
而出○荏苒草木○惟葉蓁蓁○煌煌者華○有實有實

皇明文徵卷七十

星

異禽和音○鳴拂其羽○走獸慶慶○亦踰以舞○國黃
帝曰○聖化所漸○臣國雖遠○臣心仰瞻○天子嘉悅
待以異禮○宴勞賜賚○有厚而旨○云胡荊月○疾忽
及之○奄然而喪○復悼而悲○臨終之言○謂其遭瘡
死○有弗忘○天子深恩○於乎賢王○卓特超逸○西南
諸番靡靡○王匹生著誠款○沒有謚銘○傳于王胤
直世其承○有墳如堂○有祠翼翼○以安王靈○其永
無疆○王雖不歸○王問孔彰○天子恩隆○萬世有光

皇明文徵卷七十

皇明文徵卷之七十一

晉江何喬遠碑孝選

祭文

武宗殺皇帝

臣何喬遠恭輯

祭閣老靳貴文

嗚呼朕在東宮先生爲傅朕卽帝位先生爲輔
朕今渡江聞先生訃嗚呼哀哉

明神

縉紳

皇明文徵卷七十一

薛瑄

沅州禱雨告神文二首

維年月日謹差沅州知州李果以清酌之奠告
于明山之神曰凡山之高大表爲一方之望者
爲其能興雲雨也明爲沅之傑然挺出荒服以
神爲之主也宜乎祀典代承而莫敢去也逮茲
秋旱爲害禾將盡稿而民無以處也神司膏澤
胡吝不與也御史虔誠遣告神必惠然降也玄
雲勃興斯須雨天宇也四野大穰欣欣觀子女

也民獲報祀進牲醑也吹擊管鼓式歌且舞也
御史當修神之名播中土也尚饗

維年月日差知州李果以清酌之奠告于城隍
等神曰間者秋旱爲害一何極也是川有祈於
羣神羣神聽果不惑也有雲霓興一雨蒲三日
也晚稻將稿神賜以實也山稼將枯神賜以粒
也小民將饑神賜以食也百用將竭神賜以給
也官宜卽罰神賜以釋也凡百有心感神德也
何以報神選肥絜也詞以侑之神來格也神惠
皇明文徵入卷七十一

趙鈺

祭石鼓山土地之神文

人之生也皆資於土其終也皆還於土是土皆
可生則是土皆可藏土既皆宜於人人當無擇
於土自堪輿之說一行而葬龍之法滋起砂水
向背議論紛紛謂可拱手收資謂可立地取貴
天若無道地獨擅權遂致多門鮮有一驗又有
高士超出羣情或欲荷鍾自隨或欲袒裸就壙

此達者曠舉吾所不能而愚者拘方亦所不解
惟茲一丸之土寔在萬山之中本無奇形亦非
異穴指迷何有鶴降望氣安比牛眠但歲時耕
於斯雲霞自足料他日老於此魂魄亦安先鑿
一隅預託四大表以石柱環以石垣石取不移
匪以爲美消辰定位神其相我乎吾知山川有
待造化無私山靈必不拒吾吾亦不負山靈吾
有古書一腹仁義一腔山水一雙揆天口一
張詩酒腸一丈觀化之目一瞬將來與山靈出
皇明文徵入卷七十一

前賢

張邦奇

道州祭周元公文

嗚呼剛柔善中陰陽之會其體靜真固有攸累
夫聖千載道墜於地上智挺生闢發幽秘無極
之真如掌斯視自子迄今五百餘歲道孰于任

利欲紛熾愚者沉淪賢者矯厲競徇目前於道
日戾善而弗中子亦猶慮弗善奈何使我心癢
道無形聲至隱而費體道之心謙冲恬易天何
言哉煥發無既嗟嗟淺夫乃甘暴棄羊質虎皮
見草則嗜孰誠弗形徒使心愧子服下僚復自
緝晦清獻之賢加子盛氣矧其下者孰識其貴
子於斯時心在萬世浮雲過前寧以屑意誦子
之言敬惟其義曷存曷亡千載如契顧子謬陋
欲奮猶躋謬膺湖湘風教之寄適子之邦濟濟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一

四

祭

英又啓迪無方夙夜憂畏惟道之中守貴行利
弗協于極匪予胡罪於昭明神眷茲多士黜相
予衷庶幾錫類

徐階

祭豫章先生文

道南之傳前後五公惟公之生實居其中四公
視公如肘有腕腕病而脫手臂斷斷公視四公
如軸負輪軸折不支輪仆以因倖哉惟公績楊
鑄李程得成終朱得成始身任繼開道兼授受

四公之功皆公之有翼翼公祠嘉薦令芳以報
以崇百世勿忘尚饗

名碩

方孝孺

祭太史公文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
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
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
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一

五

祭

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
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
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
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
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
若此又何惟乎臧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
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蓋將吊重華於九疑唁
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
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

台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
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
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
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
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
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
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
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
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
皇明文徵卷七十一

金幼孜

祭兵部尚書陳洽文

惟公之生○性行貞純○忠謹謙和○翼翼恂恂○初以
才薦○首列近侍○繼典銓衡○載職大理○夙夜弗懈○

惟明惟公○寔稱委任○仰副宸衷○交人梗化○肆造
叛逆○公贊元戎○屢效勞績○閱歷二紀○撫鎮炎陬○
累征不靖○惟公懷憂寧橋之役○公謀既善○彼拒
弗納○失在輕戰○師徒爲創○寇勢披猖○惟公秉義
奮氣○彌剛公蹈白刃○如履平地○一心爲國○有歿
無貳○孤忠偉節○日月爭光○凜凜英風○振于遐荒
公歿如歸○國有懿典○生著榮名○歿尤光顯○稽
行錫謚○恩卹有加○命子以官○鸞誥寔華○予忝
交游○夙敦情好○公旣永逝○益增悲悼○有殺載祖
皇明文徵卷七十一

李東陽

祭外舅蒙泉先生文

嗚呼人有不必得世有不可無故○君子有所任
以爲重物○論有所藉而不虛○愚嘗觀于古之人
或不滿夫一歎及其至也○何止乎涕淚之與歎
歎在朝廷則廟堂若增而高○在閭閻則山嶽若
增而重○在鄉邑則文物若增而都○如公者○勢不
可以多得而今亦已矣○又安用此乎○堪輿愚嘗

論公之心狀公之行而不可得也蓋能誦古人
之書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
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如是而後舉公之節槩
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
而鸞鳳之爲祥如是而後盡公之規模然公之
直知者或以爲辟公之儉不知者亦或以爲汚
豈愚識之未臻與抑所謂情者將人人殊也嗚
呼其在天下者不敢知愚之痛其莫予紓也方
愚之未見固畏其風格高厲進而復却者幾矣

皇明文徵卷七十

八

祭

及其見也不知夏目之既哺論書法必窮漢晉
之源論文章必極馬韓之趣論理數必探河洛
之圖愚生也晚考德問學無所底定如瞶者之
於聽盲者之於途孰意公之有意於愚也門墻
之託方以爲終身幸別而復合者曾不過一再
見之餘病不侍于牀綈不越于野而寔不哭于
墟愚於公之愛可以爲幸矣公之文多既逸之
藁公之門無可屬之孤此愚志之不敢忘而力
不可疆而驅也平生名節其所以報公者庶其

有此公亦有以鑒愚之區區也邪

董理

祭張東白先生文

嗚呼斯文之錄代不數賢猗與我公績墜以延
秀挺豫章氣吞彭蠡發爲文章渾噩無浹摩經
竄史搢擢胃腎金鼎九鍊飛瀆革創邇邇平麓
轟起崇岡駕風驅霆拉獵雲硯當其無爲兀坐
終日解旆束杠愕不可詰有叩而應手不停筆
犀燃牛渚萬怪畢出天順庚辰公乃筮仕愉長

皇明文徵卷七十一

九

祭

宮端歷事四世撮其立朝不踰一紀輶光毓餘
益閣以斐衣冠如雲趨拜于門有得一言寶若
璵璠國有制作輒一致之席不及煖翊其逝之
蒲輪屢旋位秩荐至帝則公眷公豈足觀
孝皇圖治鑑古察言召拜清卿實總摩綸有離
有合有繁有殺庶言相持公執其槩昭典未就
龍馭已昇今 皇御極少宰是升姜斐成
錦頌言屢騰人忿而疑公屹不移曰昔易退豈
今之迷貽謀付我遑恤予私報知裨德庶幾其

茲悻悻之介固所優爲蓋公之心纂述是任耶
茲遺編超然乃遜此志未白遽爾云亡云胡不
相哲人之歎嗚呼痛哉鴻漸于逵斥鷃是啗持
金于市衆口錄之豈世異好其勢固宜汲水于
隣終世不怒試攫珠玉按劍相顧公之文章震
驚一世公之聞望朝列寡二名高毀來自昔所
忌謗與身亡公則奚厲某等早蒙甄拔幸奉教
育戴德莫酬懷情獨爵輕車載途攀號不復陳
辭叙美曷能勞第江漢滔滔日注于東我心所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一

十

祭

懷曷其所窮嗚呼哀哉尚饗

崔桐

祭周白川太宰文

嗟乎先生之不可作也真邪非邪英靈正氣今
安歸邪念先生之風範修髯皓髮雙睛烜然神
采整峻動履便旋群以爲天下之慶必永其年
奉瞻未幾胡云已矣誰能舍旃先生學醇而古
蚤涉道涯靜而有養介而不華諫垣抗論臺憲
繩邪駁歷中外一節無瑕蕭然麻蒙尺寸莫加

星之謂有守有國而忘其家先生才長
而毅行篤而純振振君子寒窗上座克克戒
撫惻一人夙興夜寐獨任苦辛旌別淑慝盡瘁
以淪是之謂奉公委質知有君而忘其身先生
之未求銓衡也公論攸歸望之如渴既拜新命
也輿情翕然朝野共悅彼蒼者天胡福之而遽
歿予之而尋奪凡厥有知孰不爲之歎歎哽咽
況在同鄉舊愛情何能遏嗟乎有酒旅筵有殽
旅俎聊寄哀思神其弗吐尚饗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一

十二

祭

張邦奇

祭西涯李文正公文

嗚呼公之名勅海內久矣而吾猶憾夫知公之
希也國家開太平貞元之氣交構磅礴數十年
乃發爲亨嘉之會而公生焉神智天成不假人
力自經書道術以及乎百家衆技靡不通究文
章詞翰極工且富以爲一代宗而莫敢或尚焉
者人固得而知之矣至其察始慮終審微知著
極力殫謀以陰裨乎世道公固不以言而人亦

才易以測也

先皇帝時民熙物豐百司

府率繇成憲公秉鈞軸無一事可見而內閣
所陳便殿所對凡以益聖心而裨治化者人未
必聞其詳也及夫檢克竊柄雲流橫溢剛者觸
柔者靡公于其間鎮以譽望之重感以德器之
純左隄右防先縱後操以全士類而銷害燭者
功亦偉矣而人未或窺其際也已而致政家居
身不接匪人足不踰戶閥口不談時事食非衣
敝室廬翛然蓋廉夫狷士或不能及乃又掩于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一

十一

文章功業之盛而人或不以名言信乎知公之
深者亦或希矣某也雖未敢謂知公抑辱公之
見知已非一日天下士聞公之沒雖邈不相識
亦爲之歎歎而不自禁况久受知愛者邪顧茲
肅命遐方趨莫末繇敢以腥爛遙薦重帟之下
而緘詞以聲子哀公尚有以知予之言乎嗚呼
悲夫

王韋

代祭李西涯文

惟公鍾岳麓之秀靈自髫髻以神稱當

憲廟之初年方岐嶷而數齡釋襁祿於懷負揮
巨筆於殿庭回天顏於一豫謂公輔之可徵數
承恩于賜賚召玉署以傳經惟歲甲申公登進
士官仍翰學職當文字含義理於精深博古今
於宏肆在學者有開發在朝廷有謨議既鴻漸
於史局復豹變於樞寄及孝宗之盛時肆
勵精以圖治承顧問於朝夕同雲龍之是契或
諫疏以論思或講帷而獻替當上下之交孚將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一

十一

雍熙可立致慨鼎湖之遐舉漸奸逆之爲戾善
朴遍於州郡桎梏加于士類人相驅而爲盜天
文變而見彗爰周旋乎其間靡心力其不至弗
謬謬以害成弗諾諾以傷義始彈壓而以正終
誅殄而用智回泰階於既平念功成而身退疏
屢上而得謝審福祿其遐詣胡遽爾而推傾願
慈遺之莫遂嗚呼哀哉公之德量益焉如春古
亦有言溫溫恭人懷季路之侃侃示閔損之閔
閔隘者薰而就宏暴者見而還淳爲儒家之彥

聖○定○廟○廟○之○良○臣○公○之○文○章○也○馬○獨○步○禮○哉○孟
韓○出○入○遷○固○或○嘯○風○而○變○雲○或○縈○煙○而○繞○霧○細
蟲○鳥○之○嘯○鳴○大○驛○驅○之○馳○驚○挺○匠○石○之○宗○工○萃
兵○家○之○武○庫○公○之○書○翰○自○成○機○杼○不○甘○故○常○虬
騰○鳳○舉○不○端○勁○而○拘○檢○不○放○逸○而○逾○矩○若○篆○籀
之○能○事○眇○一○時○而○無○侶○重○篋○筭○之○拱○璧○獲○毫○墨
於○片○楮○嗚○呼○哀○哉○人○惟○無○善○有○善○則○傳○人○或○有
傳○惟○公○爲○全○生○則○有○功○於○時○沒○則○有○光○於○前○緬
茲○哀○計○盡○此○仁○賢○凡○百○君○子○能○不○愴○然○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一

十四

祭

鍾芳

祭吳司空東湖文

嗚○呼○先○生○而○止○於○是○耶○鍾○雲○麓○之○奇○挹○離○火○之
秀○崛○起○南○服○以○鳴○於○盛○際○是○足○以○徵○帝○化○之○敷
延○而○豪○傑○奮○興○固○亦○不○係○於○世○類○也○世○之○知○先
生○者○見○其○貫○串○載○籍○稱○其○博○夙○夜○聲○聲○稱○其○勤
歷○官○所○至○聲○實○宏○焉○稱○其○能○臨○事○精○審○而○石○不
撓○於○物○稱○其○斷○方○物○出○謀○執○義○正○言○而○無○諱○也
稱○其○詠○律○身○嚴○而○不○苟○取○也○稱○其○潔○然○而○出○處○

大○致○落○落○進○則○爲○臺○省○爲○公○朝○退○則○爲○屏
官○爲○田○夫○或○炫○焉○肩○輔○繡○之○榮○或○蕭○焉○就○縲○綬
之○拘○或○肆○志○而○講○唐○虞○之○盛○或○任○情○而○甘○泉○石
之○娛○可○榮○可○辱○可○貴○可○賤○惟○吾○分○之○所○值○順○而
履○之○而○無○所○繫○焉○是○蓋○深○於○義○命○者○之○所○優○爲
而○執○滯○於○勢○分○膠○固○於○外○誘○者○殆○不○足○以○窺○其
涯○涘○也○夫○悔○常○生○於○顧○戀○福○尤○戒○於○盈○溢○畏○途
險○傾○而○冥○行○不○休○卒○以○取○敗○乃○惟○先○生○仕○全○始
終○超○然○遠○驚○若○冥○鴻○遼○鶴○翩○躚○雲○外○而○不○可○繫
縛○也○豈○不○離○有○餘○耀○哉○緬○懷○休○風○我○心○慄○切○矢
辭○致○奠○永○慰○幽○靈○尚○饗○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一

十五

祭

霍韞

祭王晉溪冢宰

予○生○也○晚○曾○不○公○識○予○生○東○南○公○生○西○北○萬○里
相○隔○乃○越○萬○里○相○信○相○得○如○共○室○席○嗟○嗟○此○心
誰○則○跡○測○公○履○仕○途○前○三○十○年○予○履○仕○途○後○三
十○年○秩○不○階○階○政○不○牘○聯○乃○心○交○乎○膠○然○漆○然
嗟○嗟○此○心○則○誰○與○言○公○才○天○篤○雄○偉○奇○特○氣○浩

色屬剛方發公心實宏亦寬亦夷時怒而怒
非其怒私人不知或則公疑或則公猜構公
危機後生何知惟公詆非予職職方載觀公牘
觀公謀國兵柄是握時也多艱內多狡慝外多
反仄公不動色內處狡慝率弗越則外定反仄
率則式克履危虞時膽力無定裁叢燭禁如鉞
如鏡闢謨密運萬里策勝乃大服公於焉起敬
載曰嗟乎始不公觀則惟公病菲羹訾翁孰則
是正我思古人負屈而垢豈其無有王默以珉
皇明文徵卷七上

苗蔽以茅一犬吠謬稱齊口哀哀史臣所以
鮮後為公興咤十年牆牖恒念公觀共此浩歎
乃公再來我嬰家難相望相思邈彼雲漢相慰
相師只兩手翰嗚呼孰云於公竟隔雲漢孰云
知公只此手翰嗚呼公歿三年我心一日今古
神交世情恒識聊爾效敬寫此清臆公之孫子
尚紹公德效忠于皇國子之後人或執力役于
皇畿或觀公孫子講此世德庶幾於公冥神師
也亦於緝也

李舜臣

祭故戶部尚書九峯孫公文

嗚呼孫公夷夏之望一夕星隕忽報公亡公雖
在野如川無梁明明日月為慘精光公始遭遇
昔舉銓司知人則哲惟公在茲孝皇之
世賢才一時寔惟公等平衡是持文章至是其
變漸衰儲喬始奮何李追隨公寔雅量崇而進
之有位感勵或者能為已復引拔常若後期郁
郁乎文既興若斯至今作者猶公是資雖公是
皇明文徵卷七上

資退若弗足巖巖宰府後公為副值時艱危人
如在木蠹彼殘大肆其荼毒嗟此縉紳逢其窘
束或不自持望塵俯伏公本名流肯同薄俗忘
不少辱官竟南遷如彼鶴鳴聲聞于天一朝雄
斷取其函愆方以司徒召公南還雖則召還時
事猶未未及用公公竟辭貴國則無人典刑
殆既武皇之末言之可畏黃河載清
聖人既生自在藩邸已薦休聲復以廷議
徵公地卿時方民力困極靡羸實賴休息連年

勿証公本舊德而立益宏既瞻百家亦慰群情
忽然引去十年在荆海內庶幾猶爲蒼生如何
昊天既喪老成嗚呼哀哉江漢滔滔流而不息
矧彼衡山雄于南域鍾爲哲人實民之則公外
閑閑而中抑抑無義不精無施不克迨事四
朝榮寵亦極宜稱耆儒爲世名德六上有德其
次有言言則可遠而德則尊惟忠惟敬惟志之
敦食無重味郭無名閭古稱大臣微乎進退進
則康時退無患悔惟公裁之咸義所在遺範斯
皇明文徵卷七十一

六

祭

存永世不廢計聞在僚能無感慨薄莫遠將如
公在對嗚呼哀哉

徐階

祭少師鸞湖費公文

嗚呼公遽至於此夫公年二十而擢魁大廷歷
仕四朝而三秉鈞軸人咸謂公之生爲至榮然
階獨知公欲乎未始以自足也舉望極士林之
尊仰褒卹備國恩之優渥人咸謂公之卒爲無
憾然階獨知公戚乎不能以瞑目也維公之素

慈固不假華燁於科名借麗靈於爵祿而究公
之爲志實將使縉紳視德讓之風蒼生享和平
之福故誠未足以悟主則雖再相再黜不以爲
辱義不在於潔身則雖六月赴召不以爲速何
遠猷之未試遂長往而不復蓋天下所以望公
者在千百世之事功而公之所以答天下者僅
一歟以徇國嗚呼茲固公之不能含笑於九泉
抑豈非吾人所共撫膺而痛哭者乎階濫出門
牆恩同覆育曩若溪之追送幸瞻依於信宿顧
皇明文徵卷七十一

五

祭

豈意永訣之在茲肆狂言以譏觸嗟時命其奈
何黷獨傷此衷曲然而生歿之所懷固猶炳乎
其在瞻敢哭公而與誓期踐修之無愆尚饗

祭蔣敬所公文

昔在憲皇時稱多士凡八臨軒最後丁
未有四元老公居其一夷清惠和金聲玉色
孝皇之初公侍講幃肅如其容藹如其輝
葆正義中不假言語披拂陽春漸濡膏雨暨相
武皇後先群姦不激如川不動如山調

護從容匡扶懇懇身名俱全上下交德庚辛之
間國方遘屯公及成都奮不顧身與龍于淵殪
狐于穴旋轉乾坤揭昭日月維公之功功在邦
家長沙京口徒以詞華維公之相卓爾全德姚
江洞庭自謂不及

帝方圖舊公乃抗辭

成而不享勞而不尸公身則歸公望彌重曰裴
在唐曰馬在宋公年未衰庶幾復起時卜安危
道占泰否胡事之乖哲人不作靈返星躔氣收
光嶽維公在朝善類有依公今歿矣孰主孰持
皇明文徵卷七十一

維公在野後生有式公今歿矣孰引孰與某等
無似濫出公門哭公之歿憶公之存感非私恩
哭豈私戚維公有知鑒此衷臆尚饗

羅洪先

祭楊文襄公文

蓬菴楊公既卒之若干年今上用所司議節
惠易名賜謚曰文襄舊之出入門下者感公身
後之有遭也俱各撰言相吊且竊慕慕之意憶
嘗道曲阿訪毘陵與唐應德氏論公平生唐謂

某曰世以多欲病公亦孰知其廉介者某曰何
曰聞有故人餽寶珠一斗受之客既退分勞左
右投之地頃刻立盡而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
助給率數十百金為常夫為天下用財而不以
私蓄即比于一介不取可也非廉介乎某聞而

領之輒應聲曰世亦以尚通病公又孰知其方
嚴者唐曰何曰先君實其熟稔交也為武選郎
八年出之守郡曰此地不可無此人不知其抑
也又三年轉而備兵徐州曰此地不可無此人
皇明文徵卷七十一

不虞其淹也夫為天下用人而不以私惠即比
于一介不通亦可也非方嚴乎唐聞而領之嗚
呼世之追慕公者亦嘗聞此兩言否先君承公
訃泣連日曰公固愛我其忘抑與淹者不以俗
人視我也嗚呼知公者不必盡形之言能為言
者或不足以知公知不知於公何與世道之升
降係之矣公如聞言其亦領之否乎嗚呼

祭歐陽南野公文

嗚呼學有顯晦道有險夷二者相值千載一時

憶接浙之去魯與隱凡而出齊空遲遲乎故感
念孰爲之提攜迨春陵之感奮啓閭洛之精微
或登筵而獨對或專郡而分麾言入禍出行高
毀隨龜山之召殆其一幾幸委曲於權變竟莫
拯夫傾危嗣是有作大行曷裨自陽明之復起
而身南再造於瘡痍斯文天喪國是孰資既顛
擢於荒裔猶集詎而交嗤先生弱冠早自得師
閭閻侍側解悟無疑當是時也豪傑蜩聚議論
蜂馳稟承讎難聽者忘疲及其久也通方內外

皇明文徵

卷七上

三

祭

與時推移洞人情之隱忽總異說之紛披蓋獨
有得於圓融不測之智而才力贍博又皆足以
發之不獨四海縉紳讓其步驟卽同時儕輩幾
能盡撤其藩籬而又位在密勿久奉疇咨九重
眷注蓋已納之帷幄而二三元老亦且寄之肝
脾倘其稍延歲月少竭心思調停于可否之際
引納於和平之歸可使善人恃以無恐志士展
其所爲則當年傳授不爲虛誕無疆宗社固將
藉以維持也胡爲乎賜燭之寵方渥而鼎覆之

哀遠貽緒裳之慕未厭而台圯之占莫違豈民
生之無祿抑覆載之有私吾不知得才之難而
顧值數之奇又不知自古奇數胡獨值于間世
之才與夫成功之日而顧他無與於興衰也噫
嘻噫嘻洪先束髮快覩光儀初入禁近朝夕相
信語必劄記信如著龜廿年睽遠書問不遺近
歲以來或合或離默默有懷思報所知道遠莫
能以待來茲望而不卽如何弗悲每讀夫子拔
本塞源之論與真訣初心之詩未嘗不三歎而

皇明文徵

卷七上

三

祭

歎厥先生已矣來日可期果能無憾於斯否乎
嗚呼

申時行

祭太保王公文

噫呼士大夫之生同鄉仕同朝同歸老子家者
有矣而未必始終出處之皆全卽全矣猶以迹
合非以心知也而惟公之與余臭味相入而情
意相聯公舉南宮對大廷載筆紬書御翔于館
局也余皆與公接武而駢肩金匱石室之編摩

廣厦細旃之誦說。靡不共朝夕而相後先。凡公之潤色討論。論議著作。余皆敏祈。避席而願爲之。執鞭公以持正不阿。拂衣歸里。余愧不能從也。而挾睚眦逞齟齬者。嘗爲公委宛而周旋。及時有鼎革。上方總攬。余乃得推轂勸駕。奉詔爰立而起。公于林泉時。則宵人憑社。燬煽傾排。余且奉身思避矣。而公昌言正色。獨持國是。卒能鎮躁而扶顛。以余之拘謏固陋。或剿裁之。不當與匡維之不逮者。公未嘗不且補其闕。而規切其愆。公性嚴急。而余劑以寬和。公言慙直。而余諷以含蓄。若鹽梅之相濟。而宮徵之相宣。至其密勿敷陳。幾微諷諫。外廷不聞。而余獨與聞者。無非奉公憂國。出于忠愛之惓惓。及再承召命。抗疏力辭。而密有陳奏。亦循疇昔之故事。而冀上心之轉圜。胡群情之不察。而衆口之紛然。乃至躡影尋聲。餘波橫及。不能不興慨于青蠅之刺。貝錦之篇。當其寵辱之交。奏與其憂病之纏綿。余甚念之。而孰意其溘然捐館。

厭塵世而挾飛仙。嗚呼痛哉。夫是非之衡。常決于端人正士。而不決于流俗臧否之論。常定于千秋百世。而不定于當年余以一生之操履。信公爲人倫之英傑。以七年之夾輔。信公爲社稷之忠賢。無論進退相依。若手足之一體。而歲寒相許與金石而同堅。乃茲覩公遺像。讀公遺表。雖音容如在。而精神意氣。邈乎不可得而傳。且也哲嗣中摧。孤孫孑立。悵總帷之寂寂。嗟棘人之樂樂。安得不使余感愴。今昔而涕泗之漣漣。也昔元伯爲巨卿。見夢伯牙以鍾期絕絃。公今已矣。誰能贖之百身起之九原。而獨其休戚之愛生死之交。不能不含悲飲痛。披肝膽于几筵。公其鑒余之衷悵。而優然其來格焉。

王錫爵

祭趙定宇公文

嗚呼。俗化而僥士也。輕節有俛其眉。有紆其舌。以柔繞指。謂之明哲。柄臣之門。槐柳齊列。倚維趙公。壁立霞舉。策仕詞林。挾其囊櫜。顧貌雕蟲。

差○差○差○正○躬○正○色○爲○時○柱○砥○江○陵○之○盛○炙○手○
勢○奪○奪○情○事○起○有○五○鳳○鳴○公○賓○倡○之○百○十○雷○霆○
章○交○公○車○血○酒○禁○庭○一○絲○九○鼎○角○巾○歸○榮○天○下○
諸○士○藉○以○揚○聲○天○道○小○往○世○句○過○更○越○從○田○間○
○廳○踐○登○石○渠○納○史○廣○厦○橫○經○再○領○師○席○旋○貳○
○卿○揆○路○只○尺○月○竹○同○升○忽○而○中○讒○馳○傳○歸○里○
人○之○謝○公○旦○莫○且○起○頻○年○稱○病○稍○謝○友○朋○人○望○
○○彈○冠○就○徵○人○心○之○思○可○以○觀○惠○名○不○虛○附○
○終○失○一○疾○告○殂○于○何○其○亟○道○之○不○行○有○淚○

皇明文徵八卷七十一

三

祭

沾○臆○嗚○呼○哀○哉○某○也○不○敏○附○公○賢○書○後○先○登○仕○
○頑○頑○禁○廬○歸○隱○同○時○志○亦○同○趨○公○氣○嶽○嶽○我○步○
于○于○人○之○相○知○不○必○相○如○公○過○我○規○我○病○君○藥○
人○之○相○好○不○必○唯○諾○豈○無○蕙○菲○乘○人○于○暴○肘○足○
交○驛○眉○睫○改○調○我○心○匪○石○鑑○可○以○照○誦○言○若○寐○
握○手○一○笑○君○子○之○交○終○始○勿○貌○一○旦○弃○我○中○心○
是○悼○束○芻○臨○門○敢○以○情○告○嗚○呼○哀○哉○

祭王鳳洲公文

萬曆十九年正月初三日吾鄉那鳳洲兄計開

皇明文徵八卷七十一

三

祭

京○師○其○友○弟○王○某○爲○位○而○哭○越○二○月○朔○始○獲○走○
一○介○修○素○羞○玄○酒○之○祭○而○告○之○以○辭○曰○嗟○乎○予○
之○無○聊○也○出○山○蓋○六○年○矣○踽○踽○之○行○聞○闕○之○守○
得○庵○完○面○目○于○風○塵○瀕○洞○之○中○則○誰○爲○之○救○失○
而○補○敗○哉○奄○奄○之○息○子○子○之○身○得○苟○支○歲○月○於○
死○喪○疾○苦○之○餘○則○誰○爲○之○舒○憂○而○分○痛○哉○嗟○嗟○
弁○州○兄○竟○去○我○逝○矣○仲○冬○十○六○日○手○書○具○在○不○
忍○讀○矣○問○伯○之○歸○而○曾○不○及○啓○手○片○言○之○訣○不○
忍○問○矣○昔○者○黃○冠○共○隱○白○社○共○盟○臥○起○共○榻○飲○
○咬○共○孟○得○失○共○規○子○弟○共○教○今○事○事○都○盡○不○忍○
言○矣○先○是○予○與○兒○婿○之○別○問○伯○也○還○而○雨○淚○泚○
○瀾○不○能○自○止○蓋○一○年○前○妖○夢○已○卜○兄○之○不○起○矣○
而○所○恃○者○兄○之○先○幾○引○决○屬○獸○世○味○以○留○有○餘○
之○福○一○宜○壽○研○咏○名○理○相○羊○文○酒○年○至○而○益○強○
身○閒○而○益○修○二○宜○壽○生○平○服○老○氏○三○寶○曰○慈○曰○
儉○曰○不○敢○爲○天○下○先○唾○面○能○乾○餒○肉○能○忍○三○宜○
壽○嗟○嗟○豈○其○所○受○語○于○化○人○甲○申○之○讖○八○八○之○
數○遂○不○可○逃○邪○將○再○絕○半○偈○早○曾○參○做○漆○園○別○

有爲之梯航覺路。引證夙因。首和屬續之。父聞
且誠妻妾勿近。子孫勿哭。而予以摩挲把臂之
友。獨不勝雍門岷山之感。臨風涕泗。彌月于茲。
蓋亦知婦人之態。非所以事兄。而試設以身處
兄之地。有如犬馬身先朝露而隕。則兄能漠而
忘我否也。嗟嗟。三江砥柱。一代文昌。九世卿族。
二難物望。兄豈爲一人生。而一人死者。四方後
代之士。聞兄者。慕哭兄者。哀讀兄之文章。與識
其子孫者。喜則兄又豈其以形生生。而形死死。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一 祭

祭朱金庭公文

甲午之歲。詔許歸田。垂死病中。若負去肩公來。
受事後十餘年。時益艱難。躡後跋前。萬年之基。
如波蕩船。豈無羣策策室道邊。老夫耄矣。猶爲
涕漣。矧公之身。百憂所纏。外疑操柄。內乏轉圜。
孰知苦心。惟我曾先。嗚呼哀哉。衰年廢疾。危于
朝露。尸居餘息。何堪特顧。乃招群言。紛紛若霧。
譬彼老馬。僵仆中路。幸解羈。梟林下。假臥忽來。
人間自求。馳騫然乎。不然請尋其故。蒙譏受詆。
余心無惡。公獨何辜。及我餘禍。嗚呼哀哉。憶昨
之歲。惠我尺書。憂切國家。言與淚俱。謂旁觀者。
豈有嘉謨。余謂政地密勿。是圖入告。嘉猷外則。
弗居。公爲國老。豈其忘諸密疏。未報訟言。巷衢
我思。古人無乃過歟。尚有簡牘斯言。不磨何斯。
人斯重。加詆誣。皎皎白日。載鬼百車。玉帛相見。
屢張之弧。嗚呼哀哉。忠或罹謗。信或見疑。自古
常然。何況今茲。八十老翁。意欲何爲。進不怙勢。
退不營私。
高廟神靈。庶其鑒之。人之多
言。蓋亦勿思。

祭馮琢庵文

嗚呼惟公之年耆艾未來名則山斗位則鼎台
人之躋此已九層臺公而止此如棟材瞻仰
昊天不雨焉雷人之云亡惡能不哀公去大拜
咫尺之間爲內爲魏爲范爲韓未見其止略窺
一班窺公文章有筆如口開我大治諸變來耦
斲輪宗工廊廟老手千古日前萬卷肘後大者
藥石小亦瓊玖窺公局量如器萬斛難親難踈
不清不濁立于中央材俊輳輳道孤迹群謀衆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一

三十一

祭

斷獨其在侍從禁局尚冷爲霖之望朝野引領
及貳兩卿事權未握風裁侃侃主者畫諾末世
傾仄忌于見奇毀譽每偕恩怨互隨公獨何施
獲此衆宜蓋世之才震世之望虎尾不啞龍頷
不亢箸借一籌贖補仍上都俞時來緩急是付
如聞密畫爰度爰咨聿奠主器果命后夔浴日
旋乾千載一時武侯八字司馬五規簪笏以待
旦暮見之如何夙夜竟此盡瘁我躬勿恤我志
誰寄尸諫之草語語涕淚九閼不開重臺永闕

文章總此一喟嗚呼哀哉迺公之生名世

上步河嶽不靈箕尾乍迴真宰有無爲此作態
元運滴薄大德不載道與世衰梁木先壞剝果
已食泰茅焉氣嗚呼哀哉方公中秘余忝署事
文字之外別相賞異我翼我規謝我俯拾爾步
爾趨愧爾弗及歸田以來百念永蟄我過未備
遲爾爰立何圖老眼爲公而濕兒子一介雅知
春賢然明執手僅在一言終望龍門如登高天
晚而得師在三閤缺匆匆東歸遽爾長別公私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一

三十一

祭

月痛俯仰腸絕誰無知已泣不可吸嗚呼哀哉
維春之季奉公手墨其距易簣僅以一昔琅琅
數言約結胸臆語不及他勉旃報國腔淚已枯
眼血猶碧而我父子負師負友魚潛鼠循奚取
丘首自有簡書爲公不朽我欲言之我顏有泚
所不能忘生平而已悠悠天地誰代銷耻輟斤
斷絃吾言止此嗚呼哀哉

伍袁萃

祭海忠介公文

明故南京右都御史忠介海公發跡瓊臺。張聲天壤。勾吳伍袁萃聞其風而慕之有年矣。萬曆乙巳。觀察海北。會海南林憲長。臭味交孚。乃檄有司。構祠祀公。既成。祭告。其辭曰。公之衷如皎日。公之履若凝霜。公之心信于君子。公之迹疑於小人。公之胤斬于一時。公之名垂於萬世。人之知公者。在繩糾一疏。可以見公之槩。余之知公者。在終始一節。可以定公之品。初。厄於吳相繼。厄於楚相。今二相之灰冷矣。而公之忠誠益皇明文徵。卷七十一。三十一。

顯初毀於省臣。繼毀于臺臣。今二臣之骨寒矣。而公之聞譽彌光。萃也。徧閭名世。衡鑑頗審。或矯飾于外貌。而中情實悖。或矜奮于壯年。而末路頓墜。全節完名。惟公一人。公之神在天。公之像在堂。廉正者。謂之而欣然。有會于心。貪邪者。謂之而泚然。有汗於額。即矯託者。謂之亦見其足將進而趑趄也。嗚呼。是足以扶植名教。而振起世風矣。尚饗。

袁宏道

祭楊少宰先生文

惟公道同魯翁。學宗尹覺。三十年間。專守一壑。如大呂之含音。如太阿之歛鏑。道愈升而愈光。身屢進而屢却。五載銓衡。水平山夢。澄汰九流。廉頑厲濁。人曰朱門公也。岫壑床無帷帳。門無簾箔。月夜橋湯。曉窓芹雁。一編韋冷。六時影卓。雖聯班于龍尾。儼雞群之獨鶴。幸明主之春知。胡彼蒼之忽奪。方今浩衢雖通。陽明漸鑠。雖人賢之間升。如先忌而後藥。幸我公之持皇明文徵。卷七十一。三十一。

正司群彥之開鑰。瀝肝膽而向人。澆薪焰以巨杓。逮石火之無光。悲九原之不作。倘時艱之可濟。念忠魂之猶躍。其或澆頽相因。泄泄猶昨。雖白日其何爲。豈若長夜之安樂。身雖棲于黃腸。道豈隔于冥寞。捐無情之涕淚。布丹心于脂膜。聊醇酒而陳詞。知冤兮之無怍。節槩。

蔡元偉

祭周蹟山先生文

嘉靖二十年戶部主政周蹟山先生以諫獲罪
 斃獄中越三日乃得昇其尸以殯都下士大夫
 知與不知皆為掩涕賻其喪者無慮數百人其
 邑人蔡元偉以酒一杯香一炷生芻一束哭於
 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少時無一廛之士一畝
 之宅待求而歛僦屋而居殺衣黜食以遺父母
 隱忍凍凍以讓諸昆軼軻備極堅厲彌篤鄉閭
 中已稱其為偉器矣及舉鄉薦連登甲科擢官
 戶曹不汲汲送窮以思方思自祗懼日究心當
 世之務平居緘口拱手悉鋤去陵谷若無能人
 然凝重潛深簡易和粹容止疾徐默有矩度凜
 不可犯及至遇深知促席陳利害劔鋒差差聽
 者若毛聳乃知其真欲任國家事者先時鎮守
 之罷士民歡歌以計遽復中外惕息公即草疏
 欲上言辭剴切會未幾復罷乃不果其後扈從
 車駕典司倉儲舉止設施咸卓有可稱楊御史
 之獄舉朝哽咽無首論棟獨先生以癯瘠抱病
 之身奮然倡聲抗疏絕毫茫顧慮朋友不與見

妻子不聞端奏章已上衆心為之震悸而公談
 笑如常及命下拘囚從容就刑無咄嚅之狀識
 者莫不交驚互譖擊節稱嘆豈以先生真能悻
 直亡身犯 聖主之所深怒之死靡悔徇
 身後之名之為烈哉此繇天植忠赤積於中而
 時發於外平生足取信而言論中幾宜也楊之
 疏在仲春望以前公之疏在仲夏朔以後夫豈
 待掖臺之言而不侵其美且以仰天威之霽而
 不亟其禍搔首延佇欲寬一人之死以勸千萬
 人之忠者未始不一日數迴於腸也及長望而
 救聲寂頌宥而揭名非矧逢 廟災適承
 求言之詔斯而緘默則為貪位故先生之言匪
 舒匪棘舒吐積誠以幾萬一其所不可及者正
 以其忠而不驟也嗚呼今之士秉觚牘焦思慮
 竟棟列肆與身俱沒而公之不朽獨抗疏之一
 章言若拘行若制積功累行幾成復債而公之
 不亡獨孤忠之一死少而情壯而肆將老而悟
 窮力盡氣未能庶幾以斃而公之有俟令終乃

在於三十有一之齡歸乎蹟山其又何悲然以公之學使假之年則其文之格君而垂世者又可以多啓我後生以公之忠使未印死則其功之植國而鳩民者又可以永熙於鴻號以公之質懿而夙成使其壽如衛武公蓬伯玉則其德之日升川至吾不知其何所底而遽止於斯胡能以無慟乎某與君方擬蘭契生也得執之手以訣歿也獨得撫其尸九原如可作也吾其與徜徉而委蛇嗚呼哀哉尚饗

皇明文徵卷十一

三

許獬

祭李松汀文

嗚呼人之生世無所不可知而有所不可知所可知者朝端有公論閭閻有是非雖匹夫匹婦之愚而莫之或欺所不可知者一人之喜怒弗夷弗時而尤不可知者天道之與善人乃有豐有嗇有畀有遺靳弗盡施曩者先生抗疏青瑣凜然弗避流竄之辱斧鉞之歿亦惟是爲天下大本計是隱是圖夫豈無當于皇衷而先

生無祿一斥弗庸邇來主上加意元良

遂正東宮諸所缺失漸反故常豈異人議亦惟是先生疇昔之畫是聽是從並時以言事去者方且彈冠相慶連袂升朝而先生無祿乃以疾終愚不知國家之於先生胡爲乎用其言而棄其人造物之於先生胡爲乎厚與之以名而薄與之以策雖然其言行而先生之所造于天下不輕其名成而造物之所以寵先生者雖不有九列六事之貴而其榮已過於三旌名者豪傑之所競而造物之所忌故彼蒼之於先生不惟不盡與之以高位重祿而且不盡與之以修齡然苟名之旣成而使海內士屈指而數曰吾鄉之以直諫顯者自李先生則雖不獲盡享其位與其齡而先生其何媿于九京先生尚饗

韋布

成器

祭忠臺劉侍講文

於乎先生龍峯爲行兮比干爲心紆忠竭志兮

日○月○照○臨○慨○前○代○任○闔○豎○之○失○德○痛○當○今○復○因○
循○而○蹈○襲○伏○闕○抗○疏○太○息○掩○泣○帝○曰○汝○嘉○
寔○感○膚○衷○惟○彼○羣○姦○切○齒○相○從○幽○之○錦○衣○肆○其○
鞠○內○龍○逢○蒙○既○今○比○于○菹○醢○雲○罪○罪○其○承○宇○今○
天○高○而○莫○余○宰○顧○薤○粉○之○是○甘○兮○羗○時○事○之○可○
慨○予○會○稽○之○後○生○兮○頗○忠○義○之○是○懷○鑒○往○事○猶○
感○慨○兮○腸○一○口○而○九○迴○側○聞○先○生○之○歎○兮○又○奚○
啻○乎○七○哀○扣○帝○閭○其○無○路○兮○徒○煩○冤○而○隕○涕○歌○
楚○些○而○招○鬼○兮○吊○汨○羅○以○爲○計○於○是○割○鷄○醢○酒○
皇○明○文○徵○卷○七○十○一

三天

祭

望○風○奠○祭○懼○裴○千○家○登○彼○龍○崖○石○齒○齒○兮○竹○松○
閒○閒○太○天○日○其○咫尺○兮○將○英○鬼○之○可○攀○恭○載○拜○
以○長○慟○兮○跪○敷○衽○以○陳○告○惟○寒○寒○以○自○完○兮○得○
死○所○其○奚○悼○顧○棄○德○而○崇○姦○兮○尾○日○大○而○不○能○
掉○彼○闔○豎○其○何○誅○兮○痛○廟○堂○之○具○臣○曷○其○不○
撲○滅○於○早○兮○既○滔○天○而○無○津○乃○首○鼠○以○自○保○兮○
獨○先○生○之○奮○身○使○舉○朝○皆○抗○扼○兮○何○猖○狂○之○餘○
腐○也○嗟○剛○中○而○無○應○兮○適○以○快○其○怒○也○屹○砥○柱○
於○洪○波○兮○聊○以○示○此○度○也○視○姦○姦○之○流○輩○兮○直○

驚○鴻○與○脫○兔○也○生○無○益○於○時○兮○貴○且○富○其○何○數○
也○嗟○先○生○之○歎○兮○寔○知○名○於○孺○婦○也○器○謹○志○
以○法○像○兮○中○心○好○而○非○浮○慕○也○或○緣○此○以○賈○既○
兮○吾○不○惕○以○改○其○素○也○

英舊

縉紳

李東陽

祭彭民望文

老○葵○彭○君○民○望○既○卒○且○禪○其○子○長○沙○府○學○生○騏○
皇○明○文○徵○卷○七○十○一

三五

祭

歸○自○京○師○君○之○友○某○乃○能○以○束○香○端○布○爲○文○寓○
騏○使○歸○以○祭○君○曰○嗚○呼○老○葵○而○止○于○斯○
生○無○以○爲○存○而○歿○無○以○爲○歸○有○祿○也○而○家○不○得○
以○爲○養○有○家○也○而○身○不○得○以○爲○棲○君○於○此○時○雖○
欲○爲○無○名○之○士○不○識○字○之○人○而○亦○不○可○得○而○爲○
也○然○則○學○何○爲○而○博○詩○何○爲○而○奇○舉○何○憑○而○捷○
聞○何○藉○而○馳○彼○造○物○者○何○所○厚○而○予○又○何○所○靳○
而○不○施○邪○嗟○今○之○交○如○手○翻○覆○惟○我○與○子○義○則○
骨○肉○然○而○濟○難○銘○死○吾○不○如○孔○易○致○賻○啓○殯○吾○

不如宗器著狀買石吾不如元王妻發居于家
而吾不能贍子游學于外而吾不能淑乃徒絮
酒爲儀悲歌當哭挂徐劒而傷心返橋車而痛
腹是將何助乎君而亦何慰乎僕也我堂子居
我陌于遊魂乎來乎其在故丘山川悠悠道阻
且脩爾孤之還死乎若送子之輅也數千里之
外九原之下其有感於予之求之也邪

王世貞

祭黎惟敬少叅文

皇明文徵

卷七

四

祭

嗚呼丙辰之春胥會招提余使而東于鱗乃西
宗徐並鑣觴榼提攜明卿繼之若鳥逐栖却誤
伯承改轍幾迷君甫畢試其煩猶驚竭蹶而趨
式燕以嘻余戲謂君生黎熟黎君笑而答生熟
均半搜其囊中乃多篇翰虬龍鬱屈虹霞煥爛
二京可嗣五嶺推冠余時吐舌口不及讚改席
卜夜清吹妙彈過雲停空呼斗挿漢君獨頽然
樂靡及亂庶幾新沓不作中散曾幾何日南北
各天君椽鑿坡余耕甫田世之棄余如一敗旃

公獨寶之若狐白焉倦羽頽鱗銀鉤燦然愧無
玉案以報瓊篇散若蓬飛聚則絲牽余部吳興
君爲不速顛倒裳衣酒炙相屬遂登岷山探討
松竹顏公窪樽磨蘚以讀放舟碧浪改席浮玉
明月飛鏡皎潔天目高山激絃迴波流曲名畫
法書恣君品錄屈指千載此勝疇續其後五歲
余領同卿君佐兩制出入承明休沐之暇余或
逢迎款段紫門鑿落細傾僅火再鑽乃西郎征
君唱驪駒餘音裊旌丙子之冬納節歸耕君時

皇明文徵

卷七

四

祭

起告訪我園亭短屐輕舫一二友生蹢躅噴
覽擷葱青賓主東南勝事頗并粵嶠之南耿焉
文星知君得老懸車羊城麟羽雖艱音郵互繼
君健飲噉百年可致有友植伯書及家弟豫章
片石刻君夢記謂一羽流矯矯其袂致首元美
君爲我使醒而筆之三日忽逝若醉若寐又若
蟬蛻非君仙遊則我鬼趣君有令昆亦有哲嗣
併君其三俱拜天曹縉紳之閭孰與君高雅量
冲襟恬進潔操千頃宏波靜不爲濤千仞曾崖

陟不令勞廣文之絕供奉之豪君實兼之所享
獨饒有官易僊鬱乎岩堯二子猶焉服餌逍遙
信君所夢君必與遨逝者奚憾存者奚切嗚呼
哀哉

祭俞仲蔚文

維萬曆七年己卯秋八月癸酉朔越三日丙子
俞仲蔚先生卒其又六日癸未友人王某始能
以酒炙羹飯往奠而哭之曰嗚呼仲蔚天與之
隱俾辟世塵天與之文隱不就淪天與之貧俾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一 四十一

滌世態天與之德貧不見憊天與之藝輔文而
行天與之友翼德以稱凡子之羸皆受之天其
不知者以爲嗇焉有子而廬有媼而衰有孫而
孩有女而嫠人所言嗇嗇于目前吾所謂羸則
千萬年在漢恬冲無若叔度微言蔑聞胡以殆
庶在晉藻雅玄晏先生未究八法墨池噴聲子
之於詩上宛建安盡洗色澤天骨嶢峴其於他
文卑辭輒工衍爲賦詠亦表春容子之於書愈
小愈妙柳骨稍姿鑿山陰竅稍繼而行襄陽米

無強弩所陳兒駒嘶與子劇談耳不盡酬種
出片辭確乎陽秋入子斗室春風蕭然雖迴闌
闌心遠地偏子之問左于旄時溢及乎公庭夏
絕子跡皂帽蒙頭隱囊庇肘手綴目營圖左書
右徐淪清粹時進甘果調鸚鵡聽鶯日以自課六
合之外子或冥思一室之外子不與知營微精
堅可永無敗如何一疾遽爾長夜嗚呼仲蔚吾
昔進子以交子與自是三人遂成爾汝徐生汎
愛惟子是篤慇懃分橐嘗疊推轂徐之不祿子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一 四十二

忠

沈鍊

祭張將軍文

嗚呼哀哉維天有柱維地有維柱天維地忠義其誰如臣執柄綱紀大綱虜寇陵負若欺小兒三軍望風不戰自疲外通賊賂內結權私社稷之計蕩於霜枝割人爲虜奪虜自資報功欺主曾無媿辭將軍初來意氣恢恢言念國恩流涕滿腮口諭三軍執挺持椎此行竭力有去無回攘臂渡河奮呼登嶼手刃良多殺傷過半力屈勢窮精靈不散天發震雷來斥虜患亦有官軍屯聚若雲按兵不動誰爲救焚我亦有生汝亦

皇明文徵

卷五

四

祭

有死何其忍心睨而無泚張公雖死神氣長生諸將雖在奄奄無聲汝不忠義知有權貴權貴行誅汝骨亦碎先死爲榮後死爲辱死辱生榮其辨如燭汝不自力欺君誤國荼毒生靈爲鬼爲蜮不輯其徒不恭其職所遭騷然大爲浩慙張公有靈誅此逆賊送賊不誅伊何爲德

皇明文徵卷

晉江何喬遠樺孝經

誄

縉紳

徐禎卿

文溫州誄

故溫州府君文侯景範幽玄日以縣邁國隕貞幹士喪德程於戲奈何門生服義號慕忉忉追而誄之辭曰

皇明文徵

卷五

一

誄

於昭府君執行峻潔約迹無雙優明典術行宦遠方旣魯小邑法度顯明疆右拘繫惠化滂暢粹息咸植公朝旌嘉疏爵大廐澤及蕃畜駉牝三千服憂致疾去官歸田詔命督辟再領郡符朱輪入溫男女擁車道不得行視政未替仁渥威宣舉直致賢奸伏杜萌徂諉格化盜不闕城平植市價繇賦稽程食漁斷割流冗徠恩務強教誨懸書告邑男樂處業女乏淫飲睦族斷訟園土虛寂戶不舉女連坐卑慝淵德

覃波諸有喘息山海醜類超超首義解廣自訟
公來何莫仁格后皇穀穎岐穗潔心端操不懈
于位風聲騰躍布散海內宜若台鼎爲世作式
其十有二年寢疾超喪招徠弗獲士民騰號鄉
家膏弔淚酸可泣攀悲市道田野空邦山谷震
悼同殯南駕州里悵訝不寤府君奄忽而謝故
舊隕涕彥哲傷慕而相嘆曰昔漢表蜀郡魏振
江夏府君繼武名跡不亞司命無良天年不假
千秋億世芳名難化嗚呼哀哉亂曰恭騫小署
皇明文徵卷七十二

唐順之

王御史毅齋誄

余讀毅齋公事而傷之嗟乎瑾之禍
烈矣然瑾竟不能殺公于虐談橫被
之日而公所劾侍郎某者乃能扼公
於衆正彙征之後遂至擯棄以死然

則奈何獨罪闖哉余既高公之節又
與公之子挺相友善乃爲之誄曰
丙寅初元是生孽牙誰爲其虺忽焉爲蛇金陵
鳳陽以及宮禁星隕雷擊爲國妖讖公爲御史
執法臺端謂此不言焉用牙冠披腹叫闕變豈
虛來匪實不應請絕內批闕見之怒碎而投地
公再上章其氣彌厲弗預爲防噬臍何益黨錮
甘露豈一朝夕虎豹狴狴九關帝居獻忠不足
賈禍有餘彼闖熏灼口出詔制爵人族人專行
皇明文徵卷七十二

弗忌長跪者誰金玉其帶桓桓台司望塵亦拜
大杖高枷慘於炮烙公竟不免筋絕骨鏢始繁
詔獄免歸故郡謂闖可矣而又欲甚再加之罪
百計拮據罰米輸邊積二百石鄰貸里質猶不
及額書籍亦空何況田宅害氣有盡彼闖卽誅
公復其官拔茅以茹臺章薦公暨劉及謝
次且其行竟終牖下繫何人斯賑而匿米公爲
御史上章露詆時維秉鈞盡力以扼此士人也
闖又何責在闖煽虐冤骨縱橫曷賢不及而公

猶生迨闢既誅彈冠生氣曷賢不及而公以廢
則闢之虐猶尚可逭彼奸之毒其誰能挽嗚呼
壁狐貍鼠何世蔑有天災日晶潛形縮首雨晦
風冥紛出爲醜公也不辰獨罹其否小大往來
陰陽纏糾再拜請公我心孔疚

劉鳳

李于鱗先生誄

歷城李君常

世宗肅皇帝時

登朝位列曹郎時景命熙洽四方學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一

四

誄

士大夫輻輳省寺然自李何以還氣
亦稍衰下矣公與三數少年夙夜淬
勵力振起之風於是再變雄峭奇勁
矜厲莊遠可謂古之極軌無復遺憾
詩則唐氏之盛七言軼丙且之餘轍
極豐隆之杪勢自昔構篇者未之有
矣免闕內後居數年復起兩歲再遷
以太夫人不祿歸遽卒嗚呼若君之
生實三氣之光靈數百年來所孕毓

以顯章我國家盛業昊天有成命非
所得議其長短也卽不登三事然使
一代之文與典誥並光四始六義王
風不墮是誰之力與余與君同舉吏
嘗接杯酒慙慙之歡自後相見亦甚
疎獨聲氣之合有繫於中遂爲之誄

曰

於維浩淳龐深混溟瀚瀚光象陶冶無名孰可
儀軌儲與誕精穆允乃初劭質以正逖亂爽耀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一

五

誄

式遏三靈挺以日惛窈汰焉取麗靡之降浸以
謾侮弊撥姬掩流散墮窳不有高張更節易柱
風之蕩蕩不圖庸庸粵乃皇造惠諭九土矯矯
李君覃作於魯泰岱融絡蒼精嘔育纏戒婁分
星璣燭煜時文峻命疇不祇肅昌徽茂符見象
川瀆苗裔肇啓漂黃歷慮襲殷逮周窮於汗竹
聃始著姓越乃邦族爰所憑藉亦旣湛畜氣之
和雍遐不熙淑時乃有挺航航其詣恂美沉梁
敦備醇至介以幼清齊給辯肆秉斯烈朗恬不

待悲洪承顯休迄我敷賁駿發於文薄於書戾
偏奇麟振駭疾龍掣條山間入莫知其際風雨
飄忽體變機勢芬思敏裕虛神漠志踈踈玄昧
幽理翳翳力自標捷黜絕後弊古有休則是惟
弘諦曠代綿邈抑豈無終時與道裂重茲言憲
河洛騰湧滔音慙懣結駟方馳鳴鑾顛囑乃徂
自東奮彼千裔式從選造一有揚藝翻其飄翔
載惟專厲昭亮介業不忘劬勤時之淪踰獨我
其繫誰謂翳淹以先朝喇誰謂遂遐欲及吾世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一

六

誄

滯追爰始排仇審諄隱軫雄深轅轡佻易鬱勃
氣往凌切才肆橫奔絕驅焉復曩態叶他拓落
逢時偃蹇曹闥叶徒抗論振矜正色抵袂朝右
卑傾英賢以彙森涌雲蒸籍甚蠶氣憑負節俠
危行高睨二三君子共獎厥懿推瀾沂源浮揚
擊汰同律緝聲陳風敘致調上微急節峻音比
格以慨憤偏宕沈鷲激則哀促疾則強枝壯絃
彌極慘不傷蹇駘籍無當脫略睢恣在裘斯喻
諷而無刺情動言形抑豈其細止怒懲忿風政

焉寄乖乃兆衰競亦知沴齊氣之奮不乃佗僚
質文相變代有所悲雅鄭殊曲孰知其暨彷徨
自放御有逸轡誦而能整切人不媚極所蕩沃
排調貴位興既洪鬯芒亦廉劇倘勝不殊曾是
足昇所務快心遑忤觸計衆或側目從之景類
乃顧發舒託於涉齊遠棄列埒非謂則醉偃彼
如茶幾何不麗出守畿輔邢襄焉試身可抑折
中可諉誣檢察六條孤立行意狂笑山川碣石
瞋志觀者自失莫敢婢媚据理心開刺吏高第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一

七

誄

稍用序遷受憲關陞封傳薄移紛擗髦髦輔以
文法胡寧藝事緼籍無害雅所清漬德之休明
膠遂所視敦惟在寬國中策篲誘啓彌成邁績
上寂聲勲系積榮聞塗曳云何渭浹不可涉揭
惟薰自煎燉固來忌英雋並游愠於大慈容與
濟上句請蚤稅芳之不邵豈惟鵲鵲相望携手
隨踵言逝取酒黃嬾織絢忘術千里命謝憑口
獨喟綽其弘高徐然域外屬運更始乘天之憐
惠此群公徵命遑逮無余舊疆推擇言蒞致令

舉典俾新於治公曰驅之賦於百吏敢介用逸
臣職覃瘁式時荐征朋從方萃爰登其幾勿庸
以次再陟作監蓋此未歲昭茲偶功榮寵相稭
茂楊豫土匪亟來字追綜召周赫赫分地庶其
益躋隆我鼎司叶息慈養條違盡焉摧毀在疚
亡何遽軫傷泗殄矣伊人邦之云悴人倫岳隕
典墳靈隆有識纏哀豪彥典涕斯緒適造失之
胡亟烈烈桓桓白日幽瘞嗚呼傷哉憶昨周道
欵言江汭死生契濶胡泣之啜間承燕閒殷奉

皇明文徵卷七十二

八

誄

崇議刊酌流略軌程篇制騁觀三五宵渺閱邃
培擊作者鉤深探秘標之適萃岫稱雄愾非之
先覺猶養後悔晉氏流靡餘波方潰子興視之
豈獨無裁倂仰一時綵足聲欵卽有避回辭何
不載洞達中懷生氣如在慷慨謂何旋即冥昧
嗚呼傷哉公首闢沉越在輯玉代興依誰錯衡
是繼操馭學篤其功不啻緬想容觀郁何棣棣
狀不甚偉視精而銳疎縱不拘敢往開敷造辰
彌海雲清霧霽比量紫度云孰能企萬務批糠

才術氓隸蒙叟臭芬曠祀遙嘒嗒然俱以推爾
清馥嗚呼傷哉故以昭塗議君之出叶尺不固
其節庸有所缺忠蹇投軀獎恤赴義業雖未融
精貫可示禮有表署大夫置貳公於厚終可謂
不匱良友瞿瞿急公之嗣悉取其書使遂傳被
蘭臺石室將焉著記生平故人不眇吹溼總一
厥文徊遑歎噫叶烏包洞鬼神含朗方罍九原
可興嗟孺子欵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嗚呼傷哉

吳國倫

皇明文徵卷七十二

九

誄

御史大夫左司馬王先生誄并序

嗚呼王先生余師也諱忬字民悅吳
郡人故司馬質菴公仲子舉嘉靖辛
丑進士授行人擢侍御史巡行晉楚
卓有風裁受知肅皇帝命按
畿輔屢上書言邊事甚具帝
嘉納之會庚戌匈奴大入邊京師震
恐先生業已先馳通州勅吏士堅壁
清野待之虜至一無所掠帝

聞之喜曰。微御史先卽通州委積數
十百萬。皆盜糧耳。因夜拜御史爲中
丞。開幕府。漁陽脩虜。後虜退。詔鎮山
東。已而浙警島夷。詔鎮兩浙。已雲中
警虜。又詔移鎮雲中。所至宣上威德。
戮力保障。最後以雲中破虜功。進御
史大夫兼左司馬。入鎮薊門。總諸路
兵。外制諸夷。內蔽京師。陵寢蓋股肱
鎮也。先是 帝嘗下客劄政府。

稱先生真忠。故屢見拔擢。任用皆出
帝手。詔政府不及知。乃相臣
嵩心嫉之矣。暨先生鎮薊門三年。累
著勲伐。 帝寵賜益優。而先生
之子世貞世懋。又先後登仕。有令名。
嵩愈不能平。會虜縱數十騎出射雕
裨。將望見。不知其餌也。以爲騎少。易
與。自部數百人追之。而爲所掩殺。嵩
遂嗾關使者劾主將輕敵喪師。辭連

先生下吏議。議坐主將法。而不及先
生。嵩又陰許脫主將而嗾之以死爭。
因從中行密譖。遂移坐先生不能白。
二子俱蓬累伏闕。下請以身代。不報。
遂及于禍。嗚呼冤哉。先生死之日。天
下無問識不識。哭之盡哀。居二年。
 帝暴嵩罪惡。放流之。并僇其胤
子籍其家。又五年 穆廟收元
詔復先生官。屬有司爲起冢祠。以中

牢先生之冤。庶幾乎矣。嗚呼方先生
詣請室時。余適謫外。不及納橐。橐暨
承訃抱痛。又恨不能手劍先生之讐。
於市。比其葬也。又不能效桓榮侯芭。
爲先生負土。逮今二十餘年。宰木已
可材。而余罷且老。獨念先生國士恩。
耿耿不能負。如一日也。因買舟浮江。
越二千餘里。拜先生之墓。而以炙鷄
絮酒酹焉。昔者魯哀公之誄孔子也。

曰哀哉尼父魯莊公之誅責父也曰
非其罪也况先生死非其罪天下至
今有餘哀余小子敢以不敏而缺斯
典乎乃投涕作誄其辭曰

鉞鏤洪族命自太原厥有天祚流裔寔蕃羸炎
以降世濟多賢江左華胄鳳舉蟬聯考應昌辰
起家儒碩宣力四方永懷精白建節封疆遠猷
赫奕夾輔之勞施於竹帛誕我夫子龍騰渥洼
腹笥群籍志隘八遐提躬玉潤敷藻春華爲楨

皇明文徵

卷七十二

十三

誄

于國俾熾而家荐升司徒冠冕時儔服在近寮
豈哉榮問入簪白筆出策驄駿朝有司直野聞
崇論按部宣風歷晉與楚所至澄清爰逮畿輔
畿輔晏然軫情桑土

帝省按章文能飭

武歲在庚戌虜薄郊圻台司震恐皇路嶽崎夫
子奮臂單騎先馳嬰危弗顧嘗險弗辭夜抵洛
邑扼虜要衝再機縣礪厲士穀弓堅壁清野以
守爲功虜偵械備莫犯其鋒芻粟陳陳委積在
潞潞守旣完潞儲益固萬卒千官一身爲護臣

不自功帝已東顧手詔自天超陟開府綬帶輕
裘坐嘯郤虜旋握軍符鎮靖齊魯南北多艱軍
命旁午紆籌卑智馳驚行間海鯨旣殂胡馬不
還帝壯其猷一歲累遷蘭臺樞筦節制三關載
轅其門而羽其肅帝鑒忠勤慰勞優渥有美象賢宛
專宣威孔肅帝鑒忠勤慰勞優渥有美象賢宛
其雙壁相望登朝令名籍籍特彩管纓光揚祖
德寰宇世家蓋鮮其匹詎彼權奸嫉非其黨造
孽害能陰設文罔竭譖醜譏謂直爲枉忠至難

皇明文徵

卷七十二

十三

誄

明功高不賞嗚呼哀哉中山胡信息壤胡疑毀
譽不測賀弔相推有過勸能古道中微崇邪禍
正善人是危國無所奚疇免牟職王尉一言鬱
侯立出蒙難寡援仰天悵悵二孤叩閭爭死何
及嗚呼哀哉咄咄權奸惡極罪殊曾不旋踵天
鉞加誅霍氏怙勢噍類無餘寶君席寵宗黨殲
除爰及嗣皇稽唐盟府首錄遺勲光復
珪組象象祈連祀崇遵篋朝論載明幽光亦吐
嗚呼哀哉嗟余小子夙伏鯁腸一遭掄拔通籍

一。稽。稽。靈。投。分。二。孤。蘭。杜。斯。馨。金。石。靡。渝。
師。友。有。歿。結。志。綢。繆。先。民。有。言。無。德。不。酬。惜。哉。
本。報。質。首。之。譬。潛。然。老。矣。旬。旬。致。芻。鳴。呼。哀。哉。
韋。布。

俞允文

天目徐公誄

公諱中行字子與姓徐氏湖中長興人也舉嘉靖庚戌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出爲汀州太守外艱服闋補

皇明文徵

卷七十二

十四

誄

汝寧被謗貶長蘆鹽運司運判內艱家居遷瑞州府同知服闋擢湖廣按察僉事雲南布政司叅議福建按察副使轉按察使遷江西右布政尋轉左布政春秋六十有二萬曆六年冬十月十三日得暴疾卒於位嗚呼哀哉公自少知名結綬登朝所至遺愛刻石頌德其所友善才彥則陝西按察使濟南李攀龍于鱗南大理卿吳

郡王世貞元美福建按察副使廣陵宗臣子相山人臨淄謝榛茂秦與公爲五人時謂之五子數餘年子相于鱗茂秦皆先後淪謝而兵部左侍郎歛汪道昆伯玉河南左叅政荆楚吳國倫及元美弟江西按察副使世懋敬美最後入亦謂之五子初元美未嘗與余交顏每稱余五子間以爲不可使若人湮沉不起長譽於人間也

皇明文徵

卷七十二

十五

誄

繇是五子者各遣書致慰懃多驩而辱公愛厚尤至餘二十年矣奄忽摧折傷其柰何公之歿也敬美方與公同官遂得經紀其喪定其後嗣元美亦已周護其家爲撰神道碑文伯玉銘其墓石謂余宜作誄詞旌之余曰公等皆通顯清譽滿天下其文必能俾子與之遺聲昭當年而垂後代爲不朽矣且子與誠知人而沒後率多

賴公等之力。若允文衰廢末才。又奚能測大雅以酬其厚德。然述近情而極纏綿悽愴之詞。非長戚幽居如允文者。不能爲也。輒爲哭而誄之。其辭曰。

穆矣徐公。天挺哲人。純懿敦大。慈惠恭溫。研幾隱顯。博宗典墳。發篇藻麗。蘭敷蕙芳。聲實之隆。靡不彰聞。爰惟厥初。矯翼斯升。乃署爽鳩。克允克明。哀矜折獄。衆彌歸誠。平反實多。益大厥聲。

皇明文徵

卷七十二

十六

誄

作牧于汀。廣寇憑陵。日肆侵侮。萬姓震驚。公納流竄。城門寢扃。險備周悉。梟風不行。簡稽姦勇。要擊武平。斬首藍屋。餘黨是懲。亂繩以理。境內肅清。乃罹厥艱。尋補汝寧。殫精圖治。細齊民情。隄障決河。革剗煩徵。恢崇孝弟。甄獎湮淪。弘開講堂。登進諸生。扶衰拯廢。瞻死周貧。化極中和。俗以還淳。天貺休瑞。郊出麒麟。柱生有靈。人實害能。公遂遭貶。鹽筴是經。遮道願留。攀輪失聲。古之遺愛。權此爲輕。逢辰之缺。內艱荐仍。茹憂

成疾。閉絕巖衡。沉彩終發。藏輝必呈。公于此時。華問載興。累遷藩臬。楚澤演雲。竭心公朝。罔憚劬辛。廼建隼旟。廉察八閩。紀綱條法。列辟儀刑。進陟藩伯。保釐豫章。吏懷其德。民識其方。曾不踰歲。遽及殘殃。哭位天乏。樞機荒涼。寮屬軫動。父老增傷。含禭致禮。賻贈充箱。神駕東還。川塗感咽。楚招幽怨。齊輓遙切。天不慙遺。仁賢殞絕。嗚呼哀哉。惟公才彥。秀越時倫。惟公光儀。輝映玕珉。泛愛博納。賓客盈門。家雖屢匱。公獨自欣。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一

七

誄

鄭莊旣遠。文舉亦陳。其在於公。事近猶新。玄牝未妥。素樹隨塵。嗚呼哀哉。公昔奉使。按部吳鄙。枉駕蓬窟。許爲知己。欵睠之厚。與日積累。其後汝寧郡志。失記謬延。纂緝遺幣。千里具言。嵩高二室之美。昌蒲九節。巨栢千祀。仙游潛盤。飲其必至。值公被播。臨發旋止。公愈加懃慰。籍無已。諸所推拔。匪終伊始。每謀我貧。公遺相繼。我之懷慚。曾不遐棄。綢繆惠好。合志同氣。如何奄忽。頓成異世。嗚呼哀哉。曩者首夏。公還京師。契濶

既久。枉耀東來。元美亦集。置酒河湄。流連信宿。
以副渴飢。余時規公。沉湎奚爲。願保精粹。黃髮
爲期。公笑緩答。行當佩之。竭來四書。竝審安懷。
忽承訃問。驚惶且疑。連得後信。公果長乖。胡疾
之亟。卒使不治。如公仁賢。受數則奇。晚就榮路。
大位日躋。將闢王略。以贊明時。命不終泰。才不
盡施。御恨沒齒。吉往凶歸。嗚呼哀哉。人之相知。
始終幾何。余性狷狹。公以寡和。若石投水。莫覿
瀾波。追想歡言。恍然在目。昔之往也。談笑華屋。
今之往也。涕泣相續。徒有百身。痛不可贖。余既
衰病。生日苦促。死有遺靈。見公亦速。死儻無知。
永隔冥邈。嗚呼哀哉。

沈明臣

明故少保胡公誄

并序

維嘉靖四十有四年仲冬日。明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奉勅修督浙直江福四省軍務新安胡公以逮詣卒。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一

十九

誄

於京師嗚呼哀哉。三台中丞太星告殞。夷夏同悲。黃稚走哭。咈夫爲之釋耒。織妾爰以下機。拾佩捐珥者。充問輟相。典謠者。載路雖哀。鄧劈面而慕。牟罷市蔑以過也。嗚呼哀哉。公進士高等。筮知益都。服闋補令。餘姚旋擢監察御史。出巡窮邊。繼臨舊楚。聲高避馬。光燭埋輪。皇朝著令。凡宦履所先之地。不得重爲巡察。而公乃以殊異。越格重來。漸水增波。鎮山借色。於時卉服外侵。疆嶺內扇。鯨鯢肆毒。吳越丘墟。旣閭江淮流血。成海朔方中。山韓魏齊楚之甲。巴蜀番禺麻陽永順。保靖容美思田之衆。椎結鬚首。負毒弩而橫戈。投石超距。挽強弓以揮戟。士馬四集。旛旗蔽野。雖控弦十萬水犀三千。何足以云然。一賊曠弩百吏不前。譬之匹禽負矢而百禽皆奔。

矣故陸戰則僵尸千里水戰則浮骸蔽江剽城攻邑剝掠虔劉縉紳屠戮士女蒙汗雖非折骸易子之危實有負汲然眉之困於是天子震怒臨朝不怡提兵綰符一二大吏咸伏法受誅焉公乃慨然忘死誓不遺賊爰聲大義則張膽明目迭出奇策則潛慮密謀延攬英豪選銳授甲勸以賞賜糾以刑罰于時賊逼構李而公適行部赤城邊遽告急輕馳星赴灼賊可餌甕酒于毒賊果自餒不戰而斃於是授畫苗兵殲之王江涇上斬首三千流尸萬計軍威大振士氣倍百於是我兵始知賊亦易與競思踏軍寨旗坎墉先登之緒矣舊吳遂有嚮脰陸壩橫涇之捷東越遂有清風仙居龕山之捷皇陵四抗夷魄盡號牛蹄之鱗悉委命于涸轍矣狀聞

天威始霽手降褒綸超序中司載貳夏部東南軍務悉委總督公私計禍本不難束裔之難未夷內竄猶存南國之清無日乃用偵諜餌以重賄剪徐海葉明陳東於吳境購王直于松浦東收金塘後梅翁洲之績西奏乍浦維揚之功于是六合荷清塵之期而四海罷晏開之警矣天子嘉迺于襄之勛使正圻父之位秩崇宮保榮晉台孤贈先敘後光榮異常豐功顯賞豈不於赫乎昭灼于一時者哉然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朝霞啓暉太陽戢曜蔥聚來代牧之命昌國脫走趙之身公迺詣闕請辜分填溝壑天子明聖下詔放歸隱悼播越及于寬政雖無忘存闕之誠亦庶幾首丘之志矣無何復有言者益克霍而返讒言彌興庸人上變汚連

亞夫於是有檻車之徵不免相國之

繫焉

天子雖發重問之詔而

實存議勞之仁惜左右寡郵良鑑鳩

之進公遂卒于獄焉嗚呼哀哉蘭茝

傾頌桂林移植激情風烈憤意雲踊

是故士治受誣于王渾安西舍冤于

鍾會毗睢積釁功不償死益自言而

已然矣嗚呼哀哉屬者

先帝

賓天今

上繼緒舊冤俱刷萬

皇明文徵

卷七十二

三

誄

品咸新地下無吞聲之鬼人世多揚

眉之夫公獨銜恤黃原覆盆寢日伏

闕眇呂強之書段頻之功莫發籲天

乏朱勃之疏馬援之罪誰明嗚呼哀

哉臣也昔叨記室誼若門生提章慚

郭亮之風變服魏魏邵之節使公之

偉烈不著於旂常而微過未湔于聖

世不亦悲乎乃退而作誄以自傷焉

其詞曰

天稟上才爲國綱紀獄瀆降靈虞帝攸社封陳

歸姓爰謚從起炎策流聲于孟伯始首察孝廉

姦收御史操行潔清質威父子安定漢居新安

晉徙代鴻閭闔家襲青紫顯矣集英大鄣發跡

祠事廬江實光祖德卓卓令公英英越選犀角

豐盈高明昭顯磊犖慷慨閎廓深遠經術起家

策名霄漢揚芳飛文龍章虎賁再綰邑符青越

名令廉能奉公斑宣法政踔遷御史惠文執法

百寮師風三楚澄轍懸鏡不疲覆案虛實於時

皇明文徵

卷七十二

三

誄

吳越申禍無良東緹鼓浪短髮跳梁土孽內訌

陳葉徐王大亂之剋苛我陞疆東國南紀蕭條

萬里慘酷荼毒城邑崩毀野絕青烟關門晝鍵

官無完寺卒不一戰虎符四發徵兵滿地懸師

費億曠積年歲覆軍殄將知勇俱廢廢法干典

誅及大吏駭薄舊京 皇帝震赫譬彼疾病

大風苛毒傳化上下良醫所惡 天子曰吁

惡用六師不有三尺孰爲我持廷議衆集維憲

克之危事不謫誰敢先對昔有條章簡帝之內

帝曰汝憲汝其往治越禁取能以救時

弊繡斧再臨起我百廢慎用六柄爲民紀統糾

刑明罰肇末塤本誓清江喬以報 天子公

曰瞿瞿椎牛享士均服振振勇不逃死王涇出

奇軍始作氣捷凱屢收群兇就殄東土底平萬

國寧謐繫昔王涇何戰之鑿裝露橈船共儲酒

膠允毒瓶鯢醒酒群梟三軍闔志闕虜百倍露

布日揚賊爲焦悴肉薄登陴鼓行而進席屢勝

威雷擊霆震於鑠令公後歸先出環甲揚鋒申

皇明文徵

卷七十二

三

誄

明軍律誅賞亟行功罪靡失大戰十餘小戰千

百知不及謀勇不程力玩弄股掌目無全賊阻

險在心前籌處畫偏裨授策戰士用命出鑿凶

門刻期取勝用裕頭屑使當履烏宣法勤身以

定南國罷枕霜戈饑噉江淥夜不蓐寢重繭驅

逐死不敢請夷無筋骨伏歿略血鼓音不息噫

嗟令公四海承風暢於異類臣節以共凱奏帝

闕奉觴上壽

帝曰在廷孰居憲右御衆

牧人文武具才中丞司馬進序棘槐以率受爵

穀聞便宜公曰臣憲死不敢辭受命忘家抱鼓

忘身簡服士卒約束重申建節銜命以明四方

捐循和輯以肅戎行若換耳目弗移聲章於時

內孽叫囂狂奴允裏外伏直迺渠姦軌逞志

結禍鼓衆心不可畜偷生以殉維我令公殫心

作圖誦謀博畫獨運神樞彙遠剛邇左北右牡

迭用周旋機弗恒究賄成間使鑿堅文降約辭

逆志厚交貳黨飛渡溟渤賊落吾掌孤城圍解

罪人伏辜惶怖歸死執馘獻俘擄錐大慙京觀

皇明文徵

卷七十二

三

誄

彰功除殘去穢六合同風弭其百苛矧其讒慝

江海環之民無改易陸人居陸水人居水擊草

除田藥弓臥鼓安居樂業甘食美服田野市井

游敖嬉逐鳴鷄吠狗烟火相屬民命在天挈懸

我公公寔再造東岱匪庸勲載盟府發鏤鼎鐫

方仲顏行伊尚隨肩錫與蕃渥位尊九列三孤

崇階青宮並揭式胙茅土庶徵高伐公曰明聖

自神以和帝天靈赫廟筭孔嘉先王鍾鼓詎敢

自多威懷夷夏功名發聞讒人側目載禍及門

造作飛條競欲咀嚼爭寵害能熏脅怨即內寡
休休外乏諤諤抹殺鴻鉅指索纖薄謂功爲罪
移清以濁 天皇聖明不罪言者譬功寬
過放在草野回受誹謗投杆以三群輕折軸悲
何以堪廼爨於難卒死於讒嗚呼哀哉飛章申
搆赤車來徵投杯而起束身歸庭上書自理庶
回天聽誰爲主圖以免尹鐸怨若怨焉夫哉伯
樂今也不然罰善實惡卒忤貴臣禍在不測積
不相能玉雪難白嗚呼哀哉昭私難作昔人攸

皇明文徵

卷七十二

三

誄

皇明文徵卷七十二

皇明文徵卷七十三

晉江何喬遠稭孝選

墓表

道行

縉紳

方孝孺

俞先生墓表

元既有江南以豪倭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
年薰漬狃狎骨化風成而宋之遺習消滅盡矣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三

墓表

爲士者辮髮無衣效其語言容飾以附于上與
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爲鄙怯非確然自信者
鮮不爲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
深衣危冠坐談古道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
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
位又揖者三每三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贊周旋
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宋久不知宋俗皆
然或竊指先生爲異或尤以爲迂緩先生不顧
年七十又二卒于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

生既卒而宋之遺風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
升器其先杭人吳越錢氏時仕其國爲戶部尚
書董營田使者曰公帛嘗道發義烏愛其地遂
遷邑之鳳林鄉戶部生德銓德銓生談又徙金
華之孝順鎮談生海海生善轉善智有子四人
皆爲儒惟善智子昌言宋大觀五年上舍釋褐
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復家溪南
之琴山奉生上虞主簿允允生性性生壽壽生

義義先生父也母某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三

二

墓表

鈞發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一試不合
有司卽退脩于家於經史尤潛心搜討較辯疑
昧多所益附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于門先生
德愈加志愈篤爲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用而
宋亡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于世惟發之文章
以自見人而亦散軼不傳世繇是無從知先生
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之所存鄉人未
必知之知之之詳惟先生 缺娶王氏生五子曰
祿衍棖著基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一月某日

塋于義和里之楊家園今觀先生卒時十年而
先生之孫欽麒釋觀慶用亦爲老成人曾孫十
五人已多長云人于暨孫至曾祖則已踈矣使
復越數世尚有知者乎篤行自省固不恤乎人
之知否然德如先生而不傳則天下之爲善者
怠矣余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于時者乃所
以合乎後世也

吳寬

史明古墓表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三

三

墓表

吳江穆溪之上有隱士曰史明古其爲人足跡
不出百里之外然江淞間人知其名至于郡縣
大夫亦皆禮下之而予取以爲友蓋四十年于
此矣其志正而直其言確而厲其所爲無弗依
於禮者當其壯時患閭里之人以巫覡惑衆上
書縣中欲盡除之曰此皆不容於先王之世者
不除則風俗不正禮敬何繇而行耶與人論事
辨說超踔坐客莫能屈至有所感奮詞氣益峻
雖達官貴人衝突不顧見依違徇情者心輒鄙

之其治家辨內外定上下嚴若官府凡吉凶之事悉違俗而行必倣於古知禮者取之其學于書無所不讀而尤熟於史論千載事歷歷如見而剖斷必公蓋有宋劉道業之精至於時事人言得於聞見往往筆之成編則有洪容齋之博若錢穀水利之類皆知其故使得郡縣而治之恢恢乎無難者爲文章紀事有法醇雅如漢人語詩則不屑爲近體興至吟聲咿咿冥搜苦索欲追魏晉而及之家居甚勝水竹幽茂亭館相通如入顧辟疆之園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及唐宋以來書畫名品相與鑒賞好著古衣冠曳履揮塵望之者以爲仙也間與親友吳鐵峯數人扁舟往來月爲雅集以觴咏相娛樂又嘗與劉僉憲沈石田諸公游武林經月忘返所至爲文記之曰此未愜吾志也會當絕大江北游中原覽岱華涉河濟循王屋廬阜而歸乃爲快耳晚歲益務清曠室無姬侍築小雅之堂方床曲几宴坐其中或累月不至城郭至卽止宿僧舍

前二年予家居一日忽冒暑見過飲水數椀而去又二旬而疾作家人進藥伴持去曰吾治棺待盡久矣且吾年六十三又天耶竟卒弘治丙辰六月庚子也明古狀貌奇偉鬚髯奮張平生喜交游持信義四方之士過其門者不絕於所厚者有過尤好面折故人以直諒稱之少謁武功徐公公與談史卽許其有識遂數從議論三原王公巡撫江南時聞其名延見之詢以政務尤器其才然未嘗言及私事公益重之且恨其老而不用於世也君諱鑑字明古自號西村人稱西村先生曾祖彬祖晟父珩母凌氏繼母朱氏娶李氏子男二人曰永錫太學生曰永齡縣學生女一人適鄉貢進士吳鑒孫男四人曰曾同曾繼曾遇曾達曾同縣學生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曰夢禎明古卒之明年予與文溫州宗儒往哭之其二子卽以墓文請予念失此良友方竊悲傷何文之能爲顧有終不得而已者乃卒之四年己未三月庚申葬于吳縣西山之博

上塢爲表之曰呼鳴世有信古執禮如斯人者乎世有博洽好學如斯人者乎有才之達論之正如斯人者乎亦有剛直好義高曠絕俗如斯人者乎有如斯人當觀其終達生順命能保其躬鳴呼明古庶無媿于其中

王鏊

大理寺副李君墓表

天下之所共是吾獨得不是雖然于心不安焉亦不得而是也天下之所共非吾獨得不非

皇明文徵入卷七十三

卷七十三

六

墓表

雖然于心不安焉亦不得而非也心之所安者何安於理而已矣理有憐於衆之所同而發于一人之獨見天下後世翕然從之者有之矣又可謂今之世無其人耶雖其所至不能無高下淺深要亦自信其心而非苟然者若吾茂卿者可不謂難乎茂卿諱承芳李姓世爲湖廣嘉魚人舉進士官大理寺評事三年進右寺副君貞高志在大理不甚事事獨以講學明道爲務敢爲危言激論常謂當今壞天下者莫如學校

科舉甚者儒先註疏欲一切廢棄抹殺直探孔子孟軻之奧聞者駭其詞莫察其意群咻衆訕指以爲狂爲惑而茂卿傲然不顧不惑不沮也久之遂謝病去與其弟世卿講道于黃公山疏食屢空兄弟相顧自得也若君非所謂負獨知之見者耶能自信其心卓然自立不顧俗流之非笑者耶求合乎義不求合乎人求信于後不求信于今者耶君歸八年弘治十六年五月卒某年月日葬蒲圻烏石湖之旁世卿少亦同舉于鄉後徒步萬里從白沙陳先生游不復舉進士兄弟之隔自相師友云至是世卿命其徒蕭生自楚之燕自燕之吳求予文碣諸墓既又遣其二子教整自楚來速於戲君之自立高矣奇矣予望之邈然莫能窺其所至又安以予文云雖然後千百年復有李茂卿者出焉將必能知之故表

大厓李先生墓表

楚之嘉魚有兩李先生伯承芳字茂卿人稱東

皇明文徵入卷七十三

卷七十三

七

墓表

嵩先生仲承箕字世卿人稱大厓先生二人皆清修苦節好古力行鬱鬱抱奇氣不屑與世儔仰學皆不治章句必欲直探孔孟遺旨成化間爲庠生已厭科舉之學所司迫憾不得已就試歲丙午同占湖藩鄉書庚戌茂卿登進士授官大理世卿不肯會試時五嶺之南有陳公甫者號白沙先生以道學名重天下白沙之學不立文字教人端坐澄心優游停涵久之渣滓消融神明內朗其學號簡易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趨皇明文徵卷十三

向然亦或嘗且議之大厓心獨喜其說往見白沙大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幾萬里君往見者四白沙與之登臨吊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爲學之方久之世卿曰箕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其有目擊而道存者乎遂歸初世卿讀書山中作亭瞰水桶曰洗耳固已超然有混濁寰宇之志及歸自白沙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徑造本真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蕪

書蕪說鼎沸絲絃方欲一刻去之而更推波助瀾耶顧猶喜吟咏客至相與劇飲賦詩醉起書之剗草濡墨斜斜整整無不如意及爲文章剗濯陳垢無起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雷雨交至倏然雨霽天日清明亦可謂奇偉傑特者矣久之茂卿自大理得歸二人日聚黃公之臺更唱迭酬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家徒壁立罄縣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曰吾道非耶壬戌五月茂卿卒已丑二月二十日君亦無疾而終皇明文徵卷十三

春秋五十有四天下惜其學之不及顯也李之先自江西武寧來居嘉魚宋慶曆間有宗儀宗儒開義學於湖西之濱曾祖煥鹽課大使祖善珙縣學教諭考阜封大理評事配任氏亦甘貧苦節子男六教嚴整虔放整鄉貢進士女一歸鄉進士胡堯愷孫男八以正德丁卯正月八日附葬向公崙之原昔茂卿之壙君命教整自楚來吳屬予表其墓及是整與放復來請豈以予嘗窺其造詣之一二耶且二子遠來之意不

可虛辱則爲之表於墓曰人或曰白沙之學不
事著述大匠之見於文與詩抑何多耶豈以是
爲非著述乎余曰道去言耶去行耶問昔之君
子有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余何足以知之大匠
之銘白沙曰虛以立本動而能神凝而涵之天
飛淵淪於乎其殆以自見也夫其殆以自見也
夫

張謝

白沙先生墓表

皇明文徵卷十三

十

墓表

天旋地轉今浙閩爲天地之中然則我百粵其
鄒魯與是故星臨雪應天道彰矣哲人降生人
事應矣於焉繼孔氏絕學以開萬世道統之傳
此豈人力也哉若吾師白沙先生蓋其人也先
生以道德顯天下天下人嚮慕之不敢名字焉
其稱之曰白沙先生先生生而資稟絕人幼覽
經書慨然有志於思齊間讀秦漢以來忠烈諸
傳輒感激齋咨繼之以涕洟其嚮善蓋天性也
壯從江右吳聘君康齋遊激厲奮起之功多矣

未之有得也暨歸杜門獨掃一室日靜坐其中
雖家人罕見其面如是者數年未之有得也於
是迅掃風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品或弄艇
投竿於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智久之
然後有得焉於是自信自樂其爲道也主靜而
見大蓋濂洛之學也繇斯致力遲遲至於二十
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
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其爲道也無動靜內
外大小精粗蓋孔子之學也濂洛之學非與孔

皇明文徵卷十三

十一

墓表

子異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
也誠者誠之其理無二而天人相去則遠矣繇
是以無思無爲之心舒而爲無意必固我之用
有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感感無弗應不言而信
不怒而威故病亟將絕不以目而能書不以心
而能詩天章雲漢而諧金石胡爲其然也蓋其
學聖學也其功效絕倫也固宜或者以其不大
用於世爲可恨者是未知天也天生賢聖固命
之以救人心也救人心非聖功莫能也聖功匡

測其可以窮達限耶。且治所以安生也。生生而心死焉。若弗生也。吾於是乎知救人心之功大矣哉。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韓子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此之謂也。先生雖窮爲匹夫道德之風響天下。天下人心潛移默轉者衆矣。譬諸草木一雨而萌芽者皆是。草木蓋不知也。其有功於世。豈下於抑洪水驅猛獸哉。若此者。天也。非人力也。先生諱獻章。字公甫。號石齋。既老曰石翁。吾粵古岡產也。祖居都會。先生始徙居白沙。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三

十三

墓

白沙者村名也。天下因稱之。其世系出處見門人李承箕銘。湛雨狀者詳矣。詔特以天人章應之大者表諸墓。以明告我天下後世。俾知道統之不絕。天意之有在者。蓋如此。

喬世寧

孫仲子墓表

士有抱才瑰異者。安可使終絀弗用也。又安忍弗壽以死。乃今見孫仲子若此矣。余安得不憐才悲嘆也。仲子者。楚華容人也。名宜。字仲可。一

仲子。又兄弟行亦仲也。于是稱仲子云。父繼芳。雲南提學副使。兄宗玉。山令。副使公官郎史。時仲子年五歲。隨侍京師。見群兒講誦。卽低徊不能去。稍長。卽穎記能屬文。已卽能爲詩賦。其敏慧蓋天授云。始副使公師事何大復先生。以何先生乃得盡交海內諸名人。是時諸名人過副使公。輒見仲子。輒索觀仲子詩賦。或卽面試。仲子無不嘉嘆以去。已又轉相語。縉紳間一時名動都下。以爲張衡王勃復生也。嘉靖戊子舉。皇明文徵

卷七十三

十三

墓

子。明年試禮部。不第。後數試。數不第。然詩文日益名家。海內文學士日益稱傳矣。辛丑罷試。副使公計日夜奔歸。哭過哀。遂病。目四年始愈。蓋自是息心世故矣。而家故在洞庭湖上。乃時時汎洞庭。遊君山樂焉。乃嘆曰。與吾熙熙穰穰逐世俗功名。孰與卽名山著書終身也。於是自稱洞庭漁人。著七遊以見志。已又著遊言十七篇。遊言者。潛夫漫叟之謂也。時年三十有八。遂不復就試禮部。不謁公府士大夫。非專訪者。

輒避弗與見人呼進士則不應呼漁人則應已
 乃構洞庭草堂置古書名畫其中晨夕奉母兄
 遊覽甚愜也時復招故人門生遇山翁方外人
 亦招飲不辭性豪飲能數斗不醉每酒酣極
 呼盧擊正放歌漁父詞意翩翩然若遺世獨立
 者當其時寧論形骸即天地萬物何有也如是
 者蓋十餘年人益慕仲子義高謂可逍遙永年
 也乃僅五十歲而卒卒之夕仲子方省侍母歸
 歸頃之卒人無不嘆異傷之其女適蕭氏者先
 是夢神人持壁幣聘仲子云此豈長吉玉樓之
 兆邪嗟乎以仲子之才顧義不就而薦辟
 不行公車亦不復聘士遂使偃蹇自廢以死豈
 非蒼生之憾哉余于仲子蓋嘆天道時制云仲
 子自經史子籍博及莊老浮屠外家言其稱說
 國朝事蹟遠方謠俗與名臣行業歷歷足聽
 又善決時事利害率奇中性尤愛才好士士以
 此多歸之所著洞庭漁人集五十卷已刻傳岳
 州府志洞玄志明初略藁藏其家孫氏日抄孫

氏世譜王氏易與天文書華容縣志編未就往
 余會仲子湖上見漁人集蓋有離騷史漢之遺
 風云是時仲子又且修董生劉向之業乃今不
 究其志也嗟嗟傷哉仲子卒于嘉靖丙辰十月
 莖以戊午三月其二子曰斯億斯傳斯億縣學
 生能世其家學喬子曰仲子有太史才乃顧獨
 以詩名往尚書霍韜欲以誥勅事特薦仲子仲
 子竟固謝已之平生立介行蓋如此于是按斯
 億狀為表其墓曰此華容孫仲子之墓後人過
 墓下其以此想見其人
 清德
 何喬新
 桂林太守衡公墓表
 皇明有廉吏曰桂林太守衡公汝寧西平人也
 其歷官三十餘年清白之操若冰玉然其謝事
 家居貧不自存其歿也身無以為斂子孫無以
 為喪真為吏者之師表也公歿廿餘年予為河
 南按察使移檄汝寧訪求公後得公之子平召

而詢之道公之履歷甚詳且巧文表諸墓公之
守桂林也先公實薦之予於公有世舊誼不可
辭廼爲叙之公諱岳字世瞻其先世家隨州父
通元季以武功索官至百夫長典屯香山國初
棄官歸過西平道梗不便遂留家焉母周氏慈
惠喜施予公少以俊茂補郡學弟子員中河南
鄉試遂升太學洪武三十年詔國子監選諸生
通理道者赴詹事府議事六館之士咸推公往
公敷陳時政切而不迂所司以聞擢廣東潮州
府同知公酌已惠民自常祿外餽遺一無取布
衣蔬食不異寒士嶺海間翕然稱其廉三十五
年遷陝西西安府知府其清操善政如在潮時
丁內艱去職服闋改知慶陽益以清白自勵民
愛之如父母僚友諸婦嘗會飲公之內子與焉
在席者金鈿綺繡爛然而公內子剴叙布裙而
已既罷頗不樂公曰汝坐於何處曰首席公曰
既坐首席又要服色華好富貴可兼得邪慶陽
人至今以爲口實永樂十年朝覲至京以言事

忤旨謫戍交趾慶陽西安二郡民千餘人詣闕
請贖公以終其惠不報仁宗皇帝嗣位
下詔求賢監察御史表錠鹽運使何士英指揮
范智交章薦公起爲南城令以舊官復任改南
豐令其爲令祿薄不足用常於官舍種蔬以自
給家人或有慍色輒曰不猶愈於克軍時邪無
不意滿正統四年夏五月公秩滿至京欲告歸
時先公爲刑部侍郎薦公于朝遂擢桂林守在
郡五年廉慎之操愷悌之政始終如一以年踰
七十致其政而歸景泰三年三月三日終于家
享年八十有四塋于縣大堰彎之原配王氏有
淑德子七曰友民曰忠曰用曰平曰直曰美曰
慶孫八曰世隆曰鏞曰世雄曰林曰海曰鈇曰
錠曰錠今都御史江浦張公巡撫河南過西平
聞公之賢令有司恤其家且補世隆鏞邑庠弟
子員俾紹素業嗚呼廉吏之不聞于世久矣碩
鼠之刺城烏之謠在古且然況後世乎世所謂
貪者固不足道其矯而爲廉者城烏敝屣以欺

人而後房如膝極珠翠之麗亦豈真廉者哉若公者乃真廉吏也予故表其墓以爲世勸

名宦

徐階

中憲大夫陝西行太僕寺少卿可亭趙

公墓表

公諱時字中甫別號可亭又自號大定山人隸爲人也通春秋舉正德丁卯鄉試庚辰公既數不得意於有司又以母老急於祿養乞爲耀州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三

墓表

墓表

知州州數苦旱公既盡汰去前改之不法則自齋沐以禱於神無不立雨竟三年一也闢流亡復增戶千二百口二千七百有奇已則治其學舍祠故守范文正公館諸生於其側教之以次正其俗之嫁娶能聲流聞嘉靖乙酉薦徙乾州于是時乾人樊紳以刃術愚致其民又多歛金帛殺告已者其黨與至連蔓州郡人授僞官裂帛尺署之曰大中令夜則相與聚南山中妄有所占候指畫公至佯不聞募丐兒之黠者使

調紳而作役法以寓兵政曰乾賓客之所出也使百夫出一車車置器械旗幟日以十車役於官竟十日而代及秋紳勢益張公幸可得止遣紳甥王國往諭紳不從而謀攻乾之東門公乃徵車徒集吏士設黃幄堂上手一籍旁立呼曰某守是某佐之某若某隸之其器械長短惟其習其戰守候望惟其才其徒旅衆寡惟其地其寢食更番惟其時令既畢則前奏曰逆民紳將犯州城臣督吏民以死守有弗率者請處以軍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三

墓表

墓表

法衆羅拜曰惟命於是索民之與賊通者別其魁十餘人明日賊至亟呼開門公出刃者示之賊氣沮益發矢石擊賊殺數十人未幾退去出死士二百追擊而伏兵揚竿村賊戰敗伏兵繼發擒殺又千二百人土巡檢于翺與賊通其所領卒素悍不可制公度賊急必走翺求援手爲書諭翺禍福而開羣盜自言者以脅從除罪相捕斬者賞如率紳果盡失其衆以二千騎奔翺翺醉縛之捷聞諸大吏咸增秩賜金而公猶以

激變僅許自贖州人德公者相與歛私錢爲祠以祀總制遂菴楊公上疏訟公且請爲蘭靖兵備會丁母郭恭人憂事遂格已丑服除補商州州南之新洞多礦亡命相聚旬日至萬人公揚言率兵封洞諸亡命驚曰是破樊紳趙侯耶即其日焚廬舍去秦嶺卒斃于虎爲文告城隍祠明日虎自道死州嘗有蝗又有鼠災躬自引責一夕雷雨作焚灼無遺者居二年遷雲南大理同知視篆蒙化土舍左鑰犯法吏莫敢問公獨皇明文徵卷七十三

王

集

各以力相雄長則土官亦不能自制其族相攻奪無寧歲嘉靖初土舍儂承壽欲併其弟承恩而承恩祖土官同知仕獬愛其少子文彬承壽因使跛西間承恩於仕獬兩人者遂治兵相攻會八寨土舍龍的叛大吏併以討請兵既集公奮曰夷譬若禽獸然相噬其常性不足煩王師也攜步卒五十人直入廣南召仕獬語之曰祖孫至親亦相殘耶是特奸人欲疲汝併取之耳召承恩數之曰祖不順又從而尤之獨無人心耶兩人者皆泣已乃縛跛西杖殺之曰間汝祖孫者此人也兩人者又皆泣連頓首以謝諸夷聞爭持牛酒勞公公悉辭讓不受諸夷大悅計以爲郡有公則土官土舍不敢肆而土舍或逼於公亦欲恃公無恐相與葺廨宇儲芻粟畱公以居不旬月徙而後者萬家公使人還報大吏大吏方討八寨不能克遽曰趙廣南得人心果然者當使爲我擒龍的以來公即使承恩以兵五千間道趨入八寨破的走之於是大吏薦公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三

王

集

才請久任以責成效公益招輯諸夷若撫驕
子勞來誨誘漸約之以法諸夷固信公爭用公
敎三年其衣服言語供輸役作與內郡等又一
年知文移又二年仕懈死而子文寬襲者馬寨
公笑曰此送死也伺其歸伏兵百人擒誅之又
一年其子弟知學當是時廣南之治炳然出諸
郡上薦公者前後相屬也壬寅僅以資擢陝西
行太僕寺少卿諸夷遮道泣送馬幾不得前及
抵臨安送者猶以千計明年癸卯三月十六日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三

三

墓表

公在太僕四閱月未及有所爲得痰疾以卒壽
六十七君爲人慷慨洞達尤以名節自持始爲
諸生貧甚得遺金二鎰訪其主還之平生於物
無所好取於人一介無所苟然至振孤弱篤故
舊卽未嘗計費卒之前三日得夢怪之爲書遺
其子正學目脩身報主外語無他及蓋其大節
如此配江氏封恭人子男五長正吉國子生次
正言蚤卒次卽正學舉進士今爲吏部稽勲郎
中惇朴有志節次正心邑學生次正庚亦卒勲

部君旣以公卒之年十二月某日塋公金華山
之陽閱七年而奉都諫岷江劉君狀請予表墓
往予讀漢書見所稱黃霸潁川之政慨然慕之
及讀張敞傳言霸守京兆尹以不稱罷歸而敞
獨不失名久任職然霸之能旣已不及敞而敞
亦終不得列於循吏予蓋未嘗不嘆才之難兼
也乃今觀公治耀州佐大理輯廣南慈仁懇懇
卽霸不足多矣至其破樊紳散礦役走龍的殪
儂文寬霆擊廳舉雖敞又何加焉公所謂不器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三

三

墓表

者非耶昔班固稱董仲舒公孫弘倪寬居官可
紀而歸本於儒者予聞公爲學不事章句行有
不得輒自咎責其在廣南作居之軒行矣亭以
見志嗚呼公之政誠有所本也夫

呂經

狄郎中墓表

嘉靖丙申予領檄治溧陽旣至問其大夫之賢
者皆曰司空劉先生進士繆先生賢者也於是
劉先生寓長興余卽見繆先生繆先生爲予言

其亡友春谿狄大夫之賢余私心慕之他日又之繆先生所而狄氏孤在焉余進而問曰子之喪先子也幾年矣何以未除也曰果也病未克襄事余曰禮也雖然子亟圖之矣果退而卜地某原以其日葬已乃奉其先子遺文及劉先生所為志請余表諸墓余受而讀之其文詩蓋數百千篇亦洗洋漫衍矣篇中多婉密深靖油然而有勤已惠物之思焉至與時事相感發輒放於慷慨魄礪不為卑戚兒女語蓋想見其平生云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三

三

墓表

其志曰大夫名冲字仲虛生頴慧朗秀十餘歲知屬文十八補邑弟子員二十有四舉應天鄉試四十舉進士又一年出為江西清江縣知縣縣中故多豪族而武氏罷雄數以事干大夫大夫弗為省左右僚吏皆請大夫曰某與某貴人善幸少借之大夫笑曰吾老儒為天子命吏乃為里中兒亂三尺法邪操切益堅明年大夫考覈天官例當內補竟出知貴之獨山州乃某貴人為之也既至問民疾苦悉與法洗之明年民

用誠和於是召其父

徙州治於白岩山之

陽既得卜大夫笑曰有是哉吾兒時嘗夢羽客授余石篆曰白岩仙余之至於斯命也誰謂譏者役我耶遂自稱曰白岩山人居之訢然若將終焉不復知其在蠻夷也會部中兩獯族相仇殺其東族上變告其西族事下督府命獨山具兵食且誅之大夫曰蠻夷吞噬其天性然耳安足以煩吾兵具牒請督府乃募客間往西族見其酋率皆曰吾自攻吾仇非與官家事何故誅我願得親見外郎言狀死不恨矣夷蓋謂朝廷曰官家官曰外郎他語多不可解其要旨如此客還具言之大夫笑曰固如吾計吾自訊之節日與客御一騎挾兩老卒深抵夷落行數十里山石嵒龍轟轟如攢戟大夫下馬徒跣以入其酋率聞大夫來皆大笑出迂遮道羅拜大夫曰吾知汝無異也又皆羅拜相謂曰外郎活我矣旦夕擊馬牛羊為具享大夫大夫為留數日於是東族聞其事且解必欲搆之乃訛言於外曰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三

三

墓表

狄外郎不復還矣。西族烹其馬，殺其左右矣。又謂西族曰：狄外郎不可信，還即掩捕族汝矣。其陰計譎刃，蓋如此。大夫稍聞之，亟取善馬馳出，即日白上其事。久之，兩族亦解仇，自歸境中矣。然明年遷雲南武定府同知，又明年調江西瑞州府。三年，遷南京工部都水司員外郎。尋遷郎中，加奉政大夫。居歲餘，廼卒。其家世子孫具在。劉先生志中予表其大者云：沃洲生曰鸞鶴之垂翅，不如雞鶩之翱翔。豈不信哉？余觀大夫抗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三

三六

墓表

義持志屹然終身不阿，考其所論，著可謂協矣。然卒用是齟齬，不竟其施，以死惜哉！以彼其才，浮沉於世，豈必背華涉滇，崎嶇萬里數年然後遊於金陵乎？假令大夫筮仕爲朝郎，戢弁束帶，徜徉公卿間，亦安所見其奇耶？

忠諫

張岳

大理寺評事贈太常丞石峯林君墓表

正德己卯春二月辛亥

武皇將南幸中

外洵詢危疑，廷臣交章諫。

上怒責先諫

者，跪外廷待五日罪，止來者勿敢諫。丙辰，行人

司奏繼上。

上愈怒，群粹去下詔獄。翌日

大理闔寺繼之。又翌日，工部屬三人又繼之。

上讀奏怒，如行人司加甚，命鎖項械手足。

暴廷中五日，復繫詔獄待後命。是時余備數行

人司。同年長樂林君質夫爲大理評事，質夫長

余十歲，稟素癯，繫械出入，神氣閒靜，無異騎從

出入棘署也。越四月，吾申杖于獄，又越五日，丁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三

三七

墓表

丑杖闕下，質夫兩鬢無完肉，流血漬街砌，竟杖息微，微弗續，昇至囹圄，刑部主事鄭君與聚舍遂絕就殮焉。余時臥病，不能視質夫之殮，而親見其死狀，爲之伏枕流涕。繫日是夏六月，余謫南京國子監學正，便道省視，乃攜質夫喪偕行至延平，付子逢春歸葬。質夫爲人忠孝沉默，心

事瑩明，無一不可質諸鬼神。其事親居家孝友，

恭儉與人信，詳刑謹細，不以一字苟喜怒於人，

可謂賢者。當質夫未死時，士大夫知質夫者大

卒謂其清修雅飭爲善人而已及其勇於赴義臨死生而志不懾氣不衰然後知其浩然有烈丈夫之風非止世所謂善人也黃後峯伯固於質夫分素淺在獄中熟察其所爲私謂余曰吾取友幾徧天下乃近遺質夫蓋將委心焉然質夫死未幾伯固亦死天於賢者氣數何如也今天子卽位贈質夫太常丞遣官諭祭錄逢春入太學授光祿署丞轉九江府推官升署正逢春嘗以墓表屬余久之未能作甲辰冬余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三

三

墓表

撫江西逢春繇九江將之光祿任謁余別復申前請嗚呼同質夫時諫者百數人械繫詔獄者三十七人死者十一人自己卯至今二十七年械繫所存二十六人者惟余強顏苟祿而已霜雪雨露無往非天甘苦堅脆萬物各以其生質受之爲變不齊然莫非天之道也於天乎奚有欣戚質夫之全歸與逢春之成立皆可以自信而無憾矣故書以授逢春使歸刻之石以示後世之欲知質夫者且慰九原之志云質夫名公

黼別號石峯死時年四十四墓在長樂縣某鄉之原配某氏子一卽逢春嘉靖甲辰小至日書死難

崔銑

孫少卿墓表

正德六年蜀盜寇漢中略陽漢中間道也都御史藍公章集省臺議略陽知縣嚴順儒扶風知縣孫璽毅而多知可使遂檄璽往城略陽扶風君旣至略陽將下令順耻之教邑人賂扶風君

皇明文徵

卷三

三

墓表

金求勿城扶風君不聽日周行相地勢布民築之期一月成城未屆期蜀盜卒至城三面成東門觀堵始立城中兵適調他所嚴順曰城必不可守已曷亡扶風君又不聽順故令也城中人聞之譁欲亡扶風君抽佩刀斫坐几曰敢言亡者如几乃盡出城中弓矢刀令士賈興隸人持之登城礮石積城上如阜水沃壅披之障矢小甲總十人總甲統五十人總甲五十人官與士統之曰令爾守南城曰簿守北城曰典吏爾守

西城曰東城未堅惟予守曰爾士爾甲賊如陷城戮爾父子妻爾女火爾室傷爾蓄爾寧勿傷心義生勇勇則無敵已凡我官有下視城民胡可棄天子命吏勿奔曰爾士爾甲晝傳食夜張火鳴柝爾甲執予扇傳命斷者刑舟爲今發篋上舟獲之割舟人耳鼻以徇閩三日賊弗克攻欲去會賊執告急人殺之發公移知城中窘悉賊衆環攻之攻東城自辰至晡不下有健賊戴木案趨城下礮石下破腦而死已而順奔賊陷

皇明文徵

卷十三

三十一

墓表

南城入執扶風君扶風君罵賊賊斃殺之七月十四日也賊大掠三日去順渡江還牘報曰與扶風知縣同奔而溺水蕩扶風知縣尸都御史怒責求尸棘順大窘與簿謀取江濱一尸棺之還其鄉其兄弟暨子暨族人啓視之多髯而頤體非扶風君也乃走京師投匭辨事下御史王廷相治乃得實奏上制贈光祿少卿賜祭蔭子紹卿爲國子生於乎順非宿憾君惟耻其無能語曰伎心慙於戈小忿必敗大謀扶風君死信

烈矣漢中非荒裔也猶待辯而核否則上下罔於順而不知自蜀盜起至扶風君死時已數年是時薊盜寇中城桃源盜寇江西虜數入邊值世久平文臣短於謀武臣短於勇長吏習於奔初襄強陷民於城下得尸肘繫縣印知爲令段牙也朝廷創聞死事者嘉之贈太僕少卿蔭子爲錦衣百戶世襲已而予所聞上蔡令霍恩西平令王佐裕倅郁采與扶風君事甚偉夫迫而死偶而死畏而死激亢而死彼猶有驅之也志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三

三十二

墓表

定矣功脩於素節堅於危而安真丈夫哉扶風君字廷信山西代州人明春秋深慕荀息之爲人少舉于鄉初令諸城再令扶風有治績死時年四十七其兄瑋弟珂從子太史紹先紹祖子卿具衣冠招蒐葬于代州東門外

王慎中

張毅齋先生墓表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享於安而其處之也爲不中之言不幸則事

及於禍而其言中蒙國之大難而矢其身之必捐幸則其難濟而身獲其利而其矢之也爲不踐之盟不幸則身及於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殉身而識不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識及於議而不當蒙難之役則思復濟以死而無繇身從於難而不在揆議之列則欲先關其忠而不得此又其事之不必兼盡者也若夫始及於議卒蒙其難至於言中而盟踐其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爲徒死而可以有傳於世則人猶將幸之仕於人國者至以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繇其國敗君出故彼有以著節而成其名也國大不幸而死者以其自不幸爲人幸之死者有知決不以人之幸自幸矣身之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效死之節獨以國完君復而擯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之於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死者之心宜不以爲不幸也正統己巳歲值也先犯

塞權璫王振實倡親征之計以誤廟謀車駕戒發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塘應詔公首率同曹具疏極陳萬衆不可輕動而深斥近奸獻計之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從行不處家事而去家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師次居庸時倉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尤不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還軍爲權璫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車駕蒙塵公乃誓不獨入遂死之已而犬羊悔禍化逆爲順群執羈縻御銜厯奉車駕還都驚不棄節蓋國之大幸也嗟乎公始議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師已出而再議見沮而後輕入胡地方事之未然其慮審而憂深而言詘於不肯使晉臣慶鄭遠違諫廢卜之怨且快於君止以實其言而公之在仕黽勉職業守潔而行高仕十三日猶爲主事而高官厚祿以寵於朝者何限使衛之士大夫當之必有使鶴之詬公獨踐必之盟

畢其身以徇所事之重不爲苟遷以求全嗚呼
可謂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以彼其烈而人之
幸公而傳之者當與庾珉王雋辛賓李若水同
其傳然今之誦慕公者自不得以與四人者同
談而他日之記者亦不當與四人者同書則以
國完君復列其事無所當而名因爲之拚也公
之存不爲晉臣衛人之詬而一意於國死而不
況誠知國完君復方且慊其期於安國之本懷
與存君之初志烏以名不得列於昔之死君者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三 墓

之間爲不幸哉噫此公之心也公沒百年其始
從公之族孫鄧西君謙得聞其事相與歔歔慨
嘆想見其烈而余又有感也予嘗好觀 國朝
故事竊窺 英廟實錄載扈從死事之臣

已遺公名所謂事烈而其名拚爲不得與昔之
死君者同書耳其事固當書也孰知其身死而
事不存已不得在史氏記則其名殆將沒矣此
吾黨之所宜圖也於是張君出故都憲王節齋
公小傳以示予曰傳以藏之家墓上有石不可

以不識也蓋公沒既久而其子撫州推官圭始
歛衣冠而葬焉濁澤形魄公既決棄不復推懷
齒髮髣髴化爲朝陞之驚塵以從飄風其混於
沙礫委蔓草而啖烏鳶皆非公所恨惜其魂氣
之清英昭爽必且飛揚悽愴瞻故都而棲舊里
附衣冠之潔莊而常遨遊於鄧山雨水之側則
亦何以異於全歸而深藏於此年運而往木拱
且抱藁葛施石而狐兔穴室牧豎樵子頑情不
靈將有箕踞踴躍跳於其上而睨草木以爲薪樵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三 墓

之資胡以嚴往烈而象幽光寧獨其家孫子之
感且愧而已惟刻詞于石以表於其阡庶其免
夫予謂公之魂氣既常棲遊於茲阡土廼木變
猶知呵庇崇護而不敢狎而永免於岡墮石泐
之患然以其烈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
百年而昧陋如某者非張君以告則莫繇聞而
藏衣冠之域又當絕去城郭在遠墟榛莽之間
鄉里後生與四方之游客有講古尚友之好者
入其境登其山而不知有斯人之墓忽焉適之

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罪也至於時移事改此石幸不顛踣或不幸而什猶不爲風霜之所剝蝕訪古之士或得之於蒙蒼蔽翳之中模而傳之復出於人間雖史氏所不記而一旦震耀誼詫播爲奇聞異蹟卒可以補其遺而終以不沒於後則吾黨之所圖庶不爲無益於是爲撮其事而論其意書以授鄧西君使歸刻焉而表於其墓

齒德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三

程敏政

百歲程君墓表

貴三公富萬石文章功業名一時者人皆可致之惟壽則有不可強焉者况壽而至于百有餘歲者哉非上有極建錫福之君而斯人之得于天者獨厚且完烏足致此若吾宗以道君之壽豈直一家之盛哉固海內之所鮮也君與予同出梁將軍程忠壯公之後所居汭川其族以宋端明殿學士洛水先生益顯曾祖煥祖連父安

原缺

嗟乎士而不饜糟糠則終身阨也丞登澤宮貳巖邑非阨矣彼刀筆吏或以簿尉卒史起家率柶載歸猶然厭梁肉卽丞非膳浦江非饒奚不簿尉卒史若也且也上農九人上賈千指其下猶能自食百工亦然乃丞閔焉以溝壑終余嘗傷之矣往丞居邑爲名高余獨多丞濁世奚宜得此顧群吏邇若潮汐時至則以新沒故何論清濁哉丞一旦罷纍纍然從諸柶載者歸如之何其不瘠且死也彼其柶載而還鄉里豈不揚揚有道者視之猶禦耳將不得與農賈百工齒况士乎卽丞閔焉以溝壑終卒不失爲廉士齊侯千駟夷齊首陽誦義者在此不在彼矣嗟乎鄧伯梁武猶不免爲餓人故道有汗隆命有羸訕君子亦惟脩身俟之耳如命何余故封丞墓而爲之將以愧簿尉卒史之務自封者

皇明文徵 卷七十三

皇明文徵卷七十四

晉江何喬遠稭孝選

墓誌銘

名哲

宗藩

陸櫟

先師左中川先生墓誌銘

先師中川先生諱國璣字舜齊其先古潤之丹陽人十九代祖徵君鄴潔身不仕以五季倣模

皇明文徵卷七十四

墓誌

隱居永新逢橋其後子孫因家焉鄴之下傳十七世而曰東吳者生伯恭伯恭生仁宏仁宏生輔輔舉進士授監察御史以言譴炎方驛丞擢尉氏知縣後知泰州是爲泰州公公生朝列府君夢麟卽先生父也府君美辭貌有雋才初先王恭靖避水入尉氏見而奇之遂載歸妻以孫女廣武郡君階朝列大夫宗人府儀賓左氏遂占籍尉氏云成化庚子八月乙亥先生生而生而穎異七歲卽解音律日讀書數千言不忘府君

皇明文徵卷七十四

墓誌

乃令如京師就姊夫北郡李公夢陽學六年業畢歸補開封郡學生正德丙子舉于鄉聲稱藉甚四方好古之士踵接于門其至都下諸公卿大夫又爭迎致與之游者或累日忘歸獲其片紙隻削輒藏以爲寶乃數奇累試不利乙未歲後詣禮闈其年試策問治道者二先生乃敷陳化理鑒析弊源考今驗古慨慨乎運天下於指掌其語頗及當世典文者不悅遂擯斥之先生賦詩示意寄王司成曰負鼎感隆湯五穀信開秦裏足向燕京投策千要津冀與時賢游隨車蹕清塵赫赫明廷中聊得有所陳九度涉關梁賁志難爲伸乃知懷中玉不是荆山珍抱病復歸來耦耕潁水濱刈蘭欲自佩歲晚色不新改轍在其初末路多遛屯所願惠金玉樂爲丘中民維時太宰許公讚御史大夫王公廷相毛公伯溫聞之皆欲薦入官先生辭以疾而還於是考雅謨之委源究微言之未絕叅諸子之異同達天人之隱奧六年盡獲其願所著有經解賦

頌碑誄序記。五七言詩。各累萬言。行于世。門人
遠近而受業者。蓋不可勝紀。十九年。都御史富
平李公宗樞。爲按察使時。嘗欲擬衡山文子薦
于朝。會李以喪免。不果。嘉靖庚子六月丙戌。
先生終。既殯之三月。其甥李君主事枝。以狀請
銘。且授以諸門人私謚曰。先生懷瑾握瑜。世莫
有知者。乃甘心隱約。沒迹於蒿廬白屋之下。而
不屈志以徇時。茲不謂之貞乎。先是朝列府君
病革。強坐。會氣絕。廣武君溺佛。力主坐葬。又十
年。先生冠矣。以坐葬非禮也。乃泣而白于母。始
獲遷窆北首焉。茲不謂之孝乎。當國初淳風未
散。文體未顯。薦紳先生。猶承金元故習。匪失之
俚。則傷之靡。逮北郡公出。乃倡明古學。一時海
內翕然從之。而先生親受意旨。獨得其要。今空
同既歿。經生學士。皆宗左氏。謂之貞孝。文子不
亦宜乎。李君告陸桴曰。狀且不盡據此。可概見
矣。先生所著稿。不欲存。余嘗求之。僅得數卷。皆
親知各出所藏者。余刻之陂上。傳諸其人。先生

配金氏生子一曰駟。側室李氏生子三曰駟。曰
駟。曰駟。孫四。之明。之睿。之智。之發。金氏及駟
駟俱先卒。之明。卜以丙午十二月八日葬。先生
於大梁白塔之原。起金夫人封合馬銘曰。
和不必惠。清不必夷。匪和匪潔。惟適其時。荷嗟
先生爲世指歸。乃植九德。乃明六籍。乃擗三儀。
曰不慙遺。余將疇依。文茲樂石。藏於幽棲。白塔
之西。面流抱堤。萬世永思。

縉紳

林誌

漫士高先生墓銘

永樂二十有一年二月十三日。翰林典籍漫士
高先生廷禮。卒于南京之官舍。年七十有四。其
子熟還視。以葬于長樂縣崇丘里之半占山。使
致韓府長史楊曜宗狀來北京。俾某爲詞。將以
刻焉。先生博學能文。尤雄于詩。雖談笑奮筆。而
精思力募。莫及。蓋詩始漢魏。作者至唐。號爲極
盛。宋失之理趣。元滯於學識。而不知繇悟以入。

自襄陽楊士弘始編唐音正始遺響然知者尚
 鮮閩三山林膳部鴻獨倡鳴唐詩其徒黃玄周
 玄繼之以聞先生與皆山王公起長樂頡頏齊
 名至今閩中推詩人五人而殘膏賸馥沾溉者
 多黃終于教官周顯行曹員外郎先生與皆山
 並以詩遇今上初二人自布衣召入翰
 林皆山即除典籍卒先生為待詔九年始陞典
 籍平生賦咏流傳海內有藁曰嘯臺集曰水天
 清氣集母慮千餘篇其選唐詩品彙九十卷拾
 皇明文徵卷七十四
 遺十卷議者服其精博能書工畫時稱三絕書
 得漢隸筆法畫原於米南宮父子出入商高間
 方壺子畫妙貞一初識先生稱賞不真曰異時
 當為名家在翰苑二十年四方求詩畫者爭致
 金帛修像歲常優於祿入神瑩氣融襟懷高簡
 善飲酒喜談謔與人無賢愚新故益然如一素
 強無病晚得風眩疾歲輒發無甚苦一日與故
 人飲極歡夜分乃寐旦忽眩作弗能言卒考諱
 駒清才不羈蚤世謚皎白居士妣陳氏宋樞密

使洽之孫先生事母孝諱年五十七方貴未幾
 而母沒娶陳氏先卒葬得佳兆虛右壽藏三十
 四年乃合葬三子曰熊曰熟曰然五孫曰箕曰
 唐曰默曰堅曰甫誠先生諱掾字彥恢仕名廷
 品漫士其氣也實宋尚書張鎮之後曾祖麟以
 出莅高氏祀復無子取猶子隆為後遂從高姓
 是為先生之祖系曰
 吳航山川蜿蜒扶輿是生偉人間氣之符嘯風
 嘯雲山含川需乾文坤象隨厥吐舒金石鏘鳴
 皇明文徵卷七十四
 珞珞拱趨他人憂憂已獨于于上追杜李高岑
 為徒畫船烟埃石經玄圃精聚神交款無今古
 三絕何資一官而旅春夢雲臺晚心俱聖龍門
 其居樓曰說宇落月綺裘清風玉塵鴻儀冥冥
 游羽楚楚其神天游而蛻茲土
 劉儼
 行人羅君墓誌銘
 正統十四年秋虜人寇運宣府城告急者日數
 至太上皇帝時在御親率六軍往拒之分官

邑從而行人訃則司正尹君昌行人羅君如壙
濱行約同行於尹君所凡四人尹於子居相比
羅君過予曰適與妻子別論曰從 駕出
征危事也非使命時比萬一不幸我必死以報
國我死其抱吾二子徵狀元劉先生編修陳先
生文以著吾不朽予驚拒之曰何爲出此言也
君笑曰一得之愚及敗績報至予往問其家道
臨別之言如出一口予乃痛哭曰如壙必死無
歸矣其臨別之言可信也明日尹君先自軍前

皇明文徵

卷十四

七

墓

遺歸其僕至於行裝中得詩凡十八首皆與如
壙及刑部員外某相倡和其詩大率傷奸臣擅
權軍無紀律憤以不勵臣節相勉期予讀之竟
痛哭曰如壙必死無歸矣觀是詩可知也其後
同行四人三有詩者果不還予以是知土木之
役有棄義而逃者有雖知義而迫於不得已者
有如吾如壙素定於此其於所謂從容就義者
幾矣及是 朝廷旌其義詔其子鑑入太學
以俟擢用鑑來徵銘於乎此如壙之志也言猶

在耳予敢辭乎如壙字本崇別號竹峰世家廬
陵之印崗高祖中正元瀘州同知曾祖伯剛元
鄉貢士祖彥偲父惟最皆績學有聞公自少穎
異初從安慶司訓母舅王來旬讀禮記垂成乃
歎曰詩吾世業也可自吾絕耶遂學究兩經鄉
大家交聘爲子弟師太守四明陳公聞而召之
見試以長江萬里圖賦君援筆立成累千言皆
新奇有深意公奇之以爲邑庠生子時於陳公
所見是賦已心識而敬服矣正統七年君繇鄉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八

墓

貢與予同以文辭登進士第除行人司行人繇
是日親且厚間從出使歸必過予道其道途所
過古聖賢祠墓遺跡處或祭以文或歌以詩聲
疊不厭且論所至藩臬郡縣官賢否歷歷如指
諸掌後驗其人果然蓋君若溫然和易而其中
剛介明白人不得而欺故所至人皆敬而畏之
平生孝於親友於兄弟於朋友急其難雖禍患
有所不避其文章辯博暢達喜往復然皆有法
度而宿于理其材贍故求無不應者卒之日年

四十有木。兩娶皆郭氏。子男三人。長卽鑑。次某。供繼室出。某遺腹生也。諸孤以某年月日立木主。葬公於某山之原。於乎。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君能致其死。無愧爲人臣矣。銘曰。忠魂義氣。與造物游。隨寓而安。奚必首丘。亦有歸時。茲爲幽宅。人感其義。過焉必式。

葉盛

興化知府致仕岳君墓誌銘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九

墓誌

英宗皇帝旣復辟。有密之臣累出。親擢其第。六人則吾友燕山岳君正也。君固奇士。而王吏部忠肅公又嘗亟稱其賢。上雅重之。君亦自幸魚水之遭。凡所陳請。所撰述。所對答。竭盡忠盡多稱。旨一日湯序言變異。以占法進云。姦臣未盡之故。上以問君。君叩首曰。姦臣未聞求之。將人人自危。况序術疎淺。宜不足信。上悅。時石曹二猾勢方張。君虞其將來必不靖。因極言於上。前且退。

而面開導之。使爲保全計。二猾雖陽若好辭。中實銜之。蓋未幾君之禍作矣。上猶惜君甚。止出爲欽州同知。旣又追及逮繫。責戍甘肅。

之鎮。夷二猾尋踵敗。上惻然有思曰。岳正言是也。召還。將復有所用而龍馭

上升矣。成化初。君居母憂。服闋。御史有言當亟召用君以勸忠。詔仍元職。吏部言當調南京。

有旨其勿調。命克經筵講官纂修先朝實錄。適兵部清黃官闕。部院大臣會薦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十

墓誌

君遂以成化元年四月俾知興化府。以行君在官。生財惠民。民始譁而終服。號賢守有司者。或不知禮。君君廼有歸志。歲己丑。來朝。請致仕。家居越三載。爲成化八年九月十一日疾卒。得年五十五。公卿以下皆往弔哭。莫不嗟悼曰。岳先生亡矣。君字季方。別號蒙泉。畿內灤縣人。曾祖德甫。祖思明。父興懷。遠將軍。輕車都尉。府軍前衛指揮同知。母太淑人劉氏。君少年已能學。有名。二十一領鄉薦。卒業太學。正統戊辰會試同。

考謨寔落卷中侍講杜寧獨驚其文言於高文
義公以爲此吾輩中人遂占首選 廷試第三
名授翰林編修景泰三年陞右春坊贊善兼編
修天順初元改修撰是年六月被 命入
內閣參預機務及其得罪去僅一月耳君偉貌
美髯言論灑灑動循矩度居家孝弟交朋友有
始終之誼平生性剛而志高抱負經濟不輕屈
下人有古豪傑之風石曹事或迂議之且以未
信爲言直應之曰何得以諫官處我我道當如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十二

墓

是其篤於自信如此人有不可意事雖權貴人
當言卽言之無宿藏而人不之察以故愛君者
雖多卒不能勝夫嫉君者之屢也配宋氏孺人
側室周氏王氏子男二增堂皆天女六長許嫁
而卒已嫁者婿朱昱生員李經翰林編修李東
陽餘未行君之學精博旁熟莊騷至方外度數
諸書無所不窺所著經解務出新意多儒先所
未發惟深衣纂誤成書文章有類博藁若干卷
書法晉唐可名家於乎才美如君卽特置華要

先皇帝之明也中間蹇連坎坷有若不
堪處者然觀君今日之金緋在躬考終庸下自
非 先皇帝 今上皇帝之明且仁
則雖欲得此難矣若是者在君其亦可以無憾
哉以卒之年十月七日塋祖塋之側君之兄端
府軍千戶祥哀君無子率其猶子培均坪坦墉
長號嚮予乞銘予爲作銘慰答之亦以慰君於
地下焉爾銘曰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十二

墓

古有李白其人亡嗣亦有柳州擯斥以死其名
之長弗繫乎此

陸燾

祝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允明字希哲蘇之長洲人也其先出古
太祝以官氏或曰黃帝之後封於祝以國氏云
七世祖碧山勝國時繇松江來守郡後卒官一
子留於蘇遂爲蘇人祖顥正統己未進士終山
西布政司右叅政父獄母徐氏大學士武功公
女先生少穎敏五歲作徑尺字讀書一日數行

下九歲能詩。有奇語。既天賦殊特。加內外二祖。咸當代魁儒。目濡耳染。不離典訓。稍長。遂貫綜群籍。裨官襍家。幽遐鬼瑣之言。皆入記覽。發爲文章。崇深鉅麗。橫從開闔。茹涵古今。無所不有。或當廣生。詠笑雜遝。援毫疾書。思若泉湧。一時名聲大譟。歲壬子舉於鄉。故相王文恪公主試。事手其卷。不置曰。必祝某也。既而果得先生。文恪益自喜曰。吾不謬知人。自是連試禮部。不第。當道奇其才。會修史。將名薦之。弗果。初仕興寧令。地介嶺海。民尚譁訐。惑於機祥。先生示之禮。簡進秀異。授以經學。親爲講解。遂一變其俗。群盜竄處山谷。時出焚殺。爲設方畧。一旦捕得三十餘輩。邑以無警。稍遷通判。應天府。亡何乞歸。又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七。夫人李氏。鄉先生太僕少卿應順之女子。男二。長續。進士。入翰林。累遷陝西按察副使。次側出。幼未名。女嫁潮州府經歷王穀禎。先生簡易高曠。不樂拘檢。在衆若無能者。然默而好深湛之思。時獨居著書。解衣

盤礴。游心玄簡。賓客來者。叩戶呼之。若弗聞也。性善書。出入魏晉諸家。晚益奇縱。或購得之。輒藏去。爲榮喜。獎掖後進。終身不言人過。其爲家。未嘗問有無。得俸祿。及四方餉遺。輒召所善客。與噉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錢。故其沒也。幾無以歛。云先生少有意用世。既落。不試。一發於文。雖聲實閎。振猶非其志也。所著書。合詩文集。爲數百卷。藏于家。陸繁曰。斯文之用。與天地準。繇漢氏來。續言之士。臻于斯極者。亦僅可數已。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句。未覩其恢然者也。乃憲孝之

銘曰

維聖有文。自天啓之。其卒敝。刊孰振起之。荷嗟先生。發天之明。達聖之經。播爲渾鍠。舉世震驚。維時弗逢。食貧以終。獨昌其辭。以燭群蒙。橫山之原。崇四尺者。先生之墳。後勿壞傷。視此銘文。

李舜臣

李教諭墓志銘

君姓李氏。諱克恭。字敬之。益都人也。曾大父諱某。父諱某。肥鄉學訓導。配曹氏。生君。補郡學生。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十五

墓志

以事大母孝。行爲督學上元陳公所勸。應正德丙子歲貢。戊寅授晉州學訓導。君廉有素。無所受于諸生。而某其顧時。時荷君賜。諸有喪親躬弔之。視其所爲。其親治具。察其色。苦戚乎爲之。輿谷移時。留未能輒來。今師儒人薄。可知也。必有所出。以貸于棘。不能爲其親喪者。曰吾何安于乃心。獨廢勿乎。酬荅疑義。俄數百言存。辭旨暢達。儼然一時從侍。諸生盛暑。雖寒不敢見。微倚容於童孺。尤嚴。一手介之。編旦日必誦言。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十六

墓志

君爲勤里童子師。弗逾矣。而嘗以晴日合群童。孺令肄昏若冠儀。不中者撻。夜二鼓猶左塾坐。未入內也。忽起行舍。若夜二鼓。舍有燃燭書聲。聞令啟門道。李師來出其人。誰勞苦之。遇有可語止。與語隨所披卷。爲之剖釋。禮仲春秋上丁祭。報先師孔子。邊豆獨詳何也。君罷昏鐘已。攝衣冠危坐。當是時。諸生無敢不衣巾。卽所供次。凝立俟。君過閱所饌。視不中儀。手爲易置。曰生知享乎。孰也。獻也。通也不如是。吾一二小子曷通微衷于明神哉。嘗署州務獄。有承舛鞫者。非其罪也。君上其情。郡太守得免。死出于是其人。謂君出百金狀。欲爲君報。君諭令去。弗受矣。嘉靖丙戌。遷新樂學教諭。以是年致仕。歸始太夫人之卒也。君弟寬信敏惠。隆弱俱未立。太夫人以屬君。撫視至于有室。費莫不出自君。必招諸弟。晉若新樂。往曰吾雖薄祿。然非汝輩無與共矣。讀書至卒嘉靖癸卯。十有一月六日也。距生成化戊子享年七十有六。配董氏先君卒子燦。

卿煌俱生員君墓鳳山之北銘曰

君才蓋備而官止儒然晉新樂雖往曷逾所造
諸生前後非一亦微攝州冤獄能出百金良難
今畢是述往獨門庭師嚴之日惟人賢者所至
有立君始孝友舉于鄉邑山有名鳳降李世家
其北鬱鬱樹非耶

唐順之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誌銘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溺

皇明文徵卷七十四

七

墓誌

于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
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
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爲養生也世儒汎象
于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
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
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歛耳目澄慮默照如
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
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
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

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

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
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與以能知未發而至之
爲窺自是收歛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
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于
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
說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
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惑而
不敢信矣先生且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

皇明文徵卷七十四

十八

墓誌

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鏤于詩世絕
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少所作也既有志于
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
原集世爭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
生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爲
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
部歷考功司郎中而能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
日以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
先生自爲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

○臧○巨○淵○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乃○撰○爲○人○後○
解○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
貴○人○所○不○釋○矣○已○而○竟○坐○給○事○中○某○構○先○生○罪○
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
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褰○裳○而○
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貌○臞○氣○清○行○已○
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厓○岸○豪○傑○
皆○慕○與○之○交○其○庸○衆○亦○無○所○嫉○者○獨○以○一○二○權○
貴○人○故○至○一○斥○遂○不○用○先○生○方○且○藝○圃○灌○花○澹○
如○也○居○鄉○絕○不○肯○爲○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爲○
之○檢○方○製○藥○嘗○脫○綿○襖○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
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
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
原○先○生○云○薛○氏○故○諫○偃○師○國○初○以○戍○武○子○遂○爲○
毫○人○祖○琇○父○封○吏○部○主○事○曰○鑑○自○封○主○事○君○而○
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妣○楊○安○人○生○三○子○先○生○
其○仲○也○與○其○季○萱○皆○無○子○而○伯○兄○蘭○有○一○子○曰○
存○先○生○與○蘭○友○愛○甚○其○沒○也○蘭○爲○之○經○紀○其○喪○

將○葬○先○生○于○毫○城○南○先○塋○之○次○而○緘○其○遺○書○請○
銘○於○余○無○何○蘭○使○人○來○速○銘○且○告○葬○期○曰○卒○之○
歲○某○月○某○日○近○矣○曩○先○生○嘗○寓○書○于○余○叩○以○致○
虛○極○守○靜○篤○於○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
請○於○先○生○也○竊○妄○意○之○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
有○吾○儒○之○所○指○爲○中○也○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
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爲○虛○靜○也○乎○以○是○復○于○
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
謂○得○其○髓○者○矣○乃○竊○取○先○生○之○意○而○爲○之○銘○曰○
在○昔○老○聃○握○玄○化○樞○人○皆○競○巧○已○獨○若○愚○吾○師○
嘆○焉○其○猶○龍○乎○芬○芬○末○學○枝○葉○日○繁○豈○不○莞○然○
而○撥○其○根○維○聃○之○生○寔○是○譙○毫○寂○寥○至○今○西○原○
有○作○閉○戶○獨○窺○微○言○五○千○叅○諸○孔○庭○獲○我○同○然○
孔○曰○未○發○聃○曰○静○虛○立○教○有○二○其○究○豈○殊○譬○如○
入○海○所○貴○得○珠○其○所○從○入○孰○一○其○途○自○是○反○躬○
精○思○力○踐○默○然○一○悟○與○天○游○衍○毫○之○南○墟○有○爵○
其○墳○嗚○呼○西○原○其○尚○何○存○

節槩

縉紳

宋濂

故江南等處行省都事追封丹陽縣男

孫君墓銘

君諱炎字伯融姓孫氏金陵句容人曾祖某祖父嗣父顯卿皆爲儒母洪氏君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於書少所不通喜雄辨累累數千言常窮一座人人莫不畏其口長於歌詩元至正中天台丁君復同郡夏君煜皆以詩名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三

君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得其旨趣下筆一掃百紙可立盡辭彩爛然驚動江東雅好飲酒常與夏君對飲賦詩各務出奇相勝每得一雋語槌案大呼譁聲撼四隣所與交皆當時豪傑間出遊四方君旣以氣自負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豈齷齪輩伍邪然卒無容之者竟困而歸歲乙未今上皇帝渡江來金陵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問君名召見與論君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智能士以

圖大業

激然所謀多合

上甚悅辟爲掾每問以事慷慨

上愈嘉重

以爲可用戊戌從征浙東以勞擢同知池州府事尋改池爲華陽府卽拜君爲知府皆有聲明年十一月召爲省都事會處州降擇鎮安之者咸以處在山海間盜賊憑結非君莫可治

上亦才君入省月餘遂命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柄悉委之不取中報且以省符未署者付之聽其自辟任君疋馬入處州時城外七里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三

卽賊管老酋黠豕狼嗥虎踞不奉官府約束君至坐廳事驅城中民踞堦下諭以元將亡及

上起兵意謂民奉法則全否必爲藎粉語

甚剴切民皆叩頭流血誓不敢二心退則轉告

其鄉民以爲孫使君仁且武不比舊官可玩狎

君亦下檄屬縣徧諭之繇是投兵來降者相繼

于門數月皆化爲良民君復擇其驍勇者練爲

兵時時肄習之拔其服衆者爲長有寇則率以

禽寇事罷散歸爲農有所警發馳一符立至軍

門無敢或後。姦吏巨族素驕橫者。歛手吐舌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皆縮氣屏息。如臨其家。郡民賴以安。皆謂得孫使君治郡晚時。上欲用人。而秀民有才能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匿山谷中。不肯出。君患之。鈎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為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之。而劉君基章君溢尤為處士所推。劉君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君類。自以仕元耻為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

皇明文徵卷七十四

三

奉君君作詩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我人臣不敢私用。封還之。為書數千言開陳大命以諭劉君。無以荅。遂巡就見君。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峽。畧無疑滯。劉君乃深歎服曰。其始自以為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也。君既以口舌安反側郡。上方征伐。無一兵與壬寅二月。苗將賀甲李乙叛襲君。而所練卒亦應之。君無援。被禽。幽空室中。列卒環守。脅君降。君給之曰。若生吾。吾能成若事。賀李知非其本心。

恐留自遺患。遇夜以燭鴈斗酒饋君曰。以此與公訣。君拔佩刀割鴈。舉卮酌酒仰天歎曰。嗟乎。丈夫乃為鼠輩禽。然我死義。爾賊死肉臭。狗且不爾食。卒恐持劍噴目擬之。君飲酒自如。食竟叱其解衣。君罵曰。此紫綺裘乃上賜吾者。賊勿解。君當服以死。引枕而臥。賊俟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三十又幾事聞。上嗟悼久之。是年某月日。以其喪歸塋金陵南門外聚寶山之陽。後二年贈徵事郎戊申。上。

皇明文徵卷七十四

三

卽帝位。念君死事之忠。追封丹陽縣男。仍命有司復其家。君先娶王氏。初國兵入金陵。不屈。生一子毅。繼平氏。君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有古烈士風。遭時遇變。所為可稱。道守死不二。卒成美名。可謂俊傑。雖位不大。顯生不永。然忠義之士當與天地長存。不足為君憾也。君所為詩若干卷。門人蔣敬編次傳於世。銘曰。元季政亂。盜若螽。戈矛相劉河漢。紅江淮中間。飛十龍。誰其輔之。惟群雄。維時孫君起章逢齒。

牙差差萬劍鋒陛前論事聲震鐺

帝一

見之爲動容俾知大府佐幕中紳發別獄別罪
功括蒼告降內猶詔君持節總兵戎足馬三
矢韞一弓徐行直入如涉空群酋禁伏偃且恭
大開城門滅燧烽火宣檄告俊頑克敢有弗俊
屠其宗銷兵鑄鐵耕以農生民有如魚脫置拔
諸水火哺殮養苗徭內蝕據崇墉乘其不備襲
且攻君氣吞賊兵力窮長蛟在陸制蟻蟲仰天
叱月月爲東義不負國徇以躬遊魂上天化白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墓

墓

虹下壓賊管賊眼朦大軍四來若雷春折骸解
項穢疑縱死事上聞 帝哀恫贈官復戶
頒爵封生氣燁然薄蒼穹生爲偉人死則忠位
甲壽嗇名譽豐脫令耆艾登侯公死而無聞鬼
猶懷取彼棄此孰繼洪史臣焯行鎮幽宮名與
天地期無終

王世貞

明故錦衣衛經歷贈奉議大夫光祿寺

少卿青霞沈公墓誌銘

當 先皇帝已酉庚戌間余守尚書刑部

郎而沈公繇清豐令人爲錦衣衛經歷數從故
尚寶丞張遜業飲沈公少飲輒醉醉則擊缶鳴
鳴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
行下余私心慕異之而亡何虜闌入塞都門不
啓 天子坐西齋官憂之亡所出會虜獲
我中貴人爲謾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卽解
圍不者歲一髡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
大臣以御朝請而 天子下其書大宗伯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墓

墓

會文武群臣計卽予貢弗予孰便甫就計國子
司業趙先生貞吉曰虜所謂貢者也耶彼傳城
而軍我城下盟耳竊以爲 天子御奉天
門出內帑饗士辭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
檢討毛先生起囁嚅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
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廷叱之爭之堅而沈公
復爲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恠而問曰若
何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崇弗言故小吏
言胡恠也且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

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

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情歸必大勝報聞罷蓋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迫誅益入賄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賂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沈公飲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三七

墓

張永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欽欽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卽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昔歲譁譁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自爲名廷榜斥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

而保安賈某者傍晚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粢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戀爭爲公置相嵩以快公公亦大喜日相與訾高父子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思有以報公而侍郎楊順來總督順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選悞避虜俟其解則縱吏士取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三八

墓

死人首甚者夜微避兵人僇之以爲功沈公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旣得代卽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母爲爾公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

金紹魯指揮羅鎧走嵩于世蕃所曰是夫也結
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
固知之卽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
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
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楷又嵩客也世蕃爲
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
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筭捕諸白蓮教通虜者
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
異取中旨僇公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戶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三

墓志

楷候遷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
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
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
死會給事中吳君時來上疏論順楷悞國大罪
上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
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磔歿御史
維新復論順罪而微爲襄理還其諸生今

皇帝初詔褒言事者沈公寃始大白贈光祿
少卿贈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次膺貢上

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奸黨
狀而給事時亮贊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
司寇獄論抵罪始沈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故
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卽奇之曰生千
里才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
其治以博擊豪強衛赤子爲急用伉倨忤御史
得調荏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愈自刻苦
有惠愛聲故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
公爲經歷至則與均禮不敢以分加公公愈益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三

墓志

發舒嘗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飲非
其任強灌之公卽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當
虜掠近郊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
予敵民矣陸公爲言於 上而許之所入
男女以巨萬計公旣謫保安而屬歲大侵傾橐
裝作粥粥饑者收百里內骸買地而瘞之其人
率相與爲祠生祀公公於詩文援筆立就奇麗
甚而不能盡削其牢慙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
竟以是獲禍其傳者十不能一二人讀而憐之

沈公諱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山人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距其生丁卯得年五十有一父處士公璧母俞夫人娶於徐有丈夫子四長卽襄次衮次褒卽死於公難者也最少子衮以釋免襄旣白報公讐推太學恩表而身之金陵謁吳君表其墓已復之吳興謁不佞某志而銘之以慰公嗚呼公有子矣銘曰 爲國擊嵩不勝公徙爲嵩擊公勝而公死公死不死神燁燁者億百千祀嗚呼嵩乎蕃乎順乎惜乎死而歾矣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墓志 三十一

文詞

縉紳

楊慎

李解元墓銘 名東儒雲南劍川州人

嗚呼李氏子吾眼中望士昔也髫蒼穎發駒齒千里宵肄八行下朝書罄百紙一日起荒徼兩都齊英軌糟粕澆醇醪菁華汰批滓深湛汲古縋堅利劇往壘名者造物忌林風摧秀鷲鴻蜚聖其異狼跋以奄尾興山俄止簣學海洧流汎

旅次溘朝露永訣期濂水顏回敗叢蘭再耕歌芟苢司命鈞播物穢良茲何理闔胡視其貧齋志竟已矣刻誄慰營魄嗚呼李氏子

仕宦

縉紳

楊慎

湘潭貳令文公墓銘

膏之燭光必沃川叩浦脉緊屬文之胃鼓于蜀公之降嗣遥躅起布素膺章綠丞湖廩理蛟窟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墓志 三十二

却脂潤脫埃溽竭而歸麓畦藪偃必廳暴春旭全以歸壽且祿郡順慶異寮福唐都堊支山麓鏤崇桓昭幽谷

隱逸

縉紳

宋濂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鹿皮子墓誌

銘

發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裁鹿皮爲衣種

崇銀谷淵中當春陽正殷葩落紅於飛花亭上
亭下有流泉花飛墜泉中與其相迴旋良久而
去君子樂之日往觀弗厭既而入太霞洞著書
其書縱橫辨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論議元
統間濂嘗候君子洞中君子步履出速坐之海
紅花底歲侍史治酒漿蔬醢親執筆獻酬歌古
詞以爲驪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說經而
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群儒之
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註獨取遺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三

墓志

經情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
之大旨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
下至胥隸無不俛偃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
獲於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吾
今持此以解六經決然自謂當斷來說於吾後
云濂乃避席而問曰其意云何君子曰吾以九
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爲易象者不可誣以片
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子
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

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
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
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
治而天下平矣濂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
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稷十焉枳有稷而一
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稷有十則等有
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
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十爲
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三

墓志

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
稷反求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者差之黍銖則
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歛之不合而一不可
一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
禮則褻倫敦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
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之宜所
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
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
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

本根涖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
典遺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問嘗質之明
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
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見其形所以不
知妍媸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曰伊
洛之學大明於淳熙未易遽取舍之也自時厥
後爲貧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
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爲已任汲汲焉惟恐不
傳靡晝靡夜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卽刻梓示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三十五

墓志

人復貽書於濂曰子瀕死吾道若無所授子聰
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
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廬亦燬於兵
寓子婿王爲家留六年之久邁微疾默坐於一
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去
曰吾年八十又八其死宜矣何藥之爲未幾脩
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
諱樵其字爲君采人因其衣鹿皮故又號爲鹿
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

徙東陽太平里世爲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嘉
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鼈
與聞考亭之學有志節嘗抗章詆權臣賈似道
謾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辭君
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於李公
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
隱逸然不與世接唯寤寐群經思一洗夷離穿
鑿之陋形於談辨見於文辭恒懇懇爲人道之
文辭於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三十六

墓志

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新逸超麗喻爲挺立孤
松群葩俯仰下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則斥
曰後世之辭章乃士之脂澤時之清玩耳舍六
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賦十餘篇
傳至成均生徒競相謄寫謂絕似魏晉人所撰
君子則諱之不復肯爲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
門而名聞遠達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
賢文獻公潛歐陽文公玄皆慕之以爲不可及
核書諮訪如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嵐君子

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爲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竹爲笛時吸而出之母郭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奉之嗚嗚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爲動家雖素饒於貲痛懲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儉取竭粟藁里閭自取來牟以續其食嘗發所藏錫爲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咲而已嗚呼君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曰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三七

墓志

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糾繆曰鹿皮子曰飛花觀小藁合數百卷君子正配朱氏先若干年卒生延年大年者年喬年昌年大年至正庚寅中鄉闈乙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諭側室某氏生逢年君子沒時諸子唯喬年在餘皆先卒女三人其婿卽王爲次則俞某張紹先孫男九人某某曾孫男五人某某喬年等泊王爲以是年某

月某日奉柩葬於縣西南懷德鄉斗潭山之原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洒泣塋後五年其高弟弟子楊君芾乃爲撰列行狀一通而喬年同王爲持示金華宋濂再拜請爲銘嗚呼君子以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爲師而折衷群言之是非不徇偏曲不尚詭隨必欲暢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懼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雖然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何心於固必使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三八

墓志

君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歎而君子之衆說亦或藉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愈光輝混融而卓冠於後先矣天之生材相遠而不相值每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弗察伐異黨同常指君子爲過高是豈窺見其衡氣機者哉濂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之學有志弗強日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

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答之辭於其首後
傳儒林者尚有所稽焉其稱為君子者君子蓋
有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

洙泗傳聖髓兮伊洛發遺精天人既混合兮陽
陰悉苞并無聞不開闢兮金石奏和平自茲益
演繹兮白日中天行如彼藝黍稷兮薈去莠與
穠春實成白粲兮詔使來者嘗有夫起東海兮
吐言一如鏘噌吰達幽隱兮務使聲遠揚豈欲
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著書動盈車兮片言類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三五

墓志

括囊中有萬寶玉兮包絡無遺亡解之溢衆目
兮壤異吁可驚似茲海外珍兮神光燁如虹荷
施琢刻工兮定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上可
奠方明胡爲墮空山兮枯槁埋光晶鹿皮剪爲
裘兮我冠賸垂纓臨流翫飛花兮心與烟霞冥
清風與逸氣兮橫絕宇宙中食道息自腴兮疇
計祿位豐婆娑太霞洞兮卒以上壽終斗潭向
東流兮內有八尺瑩鬼神必訶護兮靈氣結華
英永爲文字祥兮千祀垂休聲

王整

石田先生墓誌銘

有吳隱君子沈姓諱周啓南字而世稱之唯曰
石田先生先生世家長洲之相城里曾大父良
琛始闢田以大其家大父孟淵考恒吉皆不仕
而以文雅稱先生風格潔脩眉目娟秀外標朗
潤內蘊精明書過目即能默識凡經傳子史百
家山經地志醫方卜筮稗官傳奇下至浮屠老
子亦皆涉其要掇其英華發爲詩雄深辨博開
闔變化神怪疊出讀者傾耳駭目其體裁初規
白傳忽變眉山或兼放翁而先生所得要自有
不凡近者書法涪翁遒勁奇崛間作繪事峯巒
煙雲波濤花卉鳥獸蟲魚莫不各極其態或草
草點綴而意已足成輒自題其上時稱二絕一
時名人皆折節內交自部使者郡縣大夫皆見
賓禮縉紳東西行過吳及後學好事者日造其
廬而請焉相城居長洲之東偏其別業名雨竹
居每黎明門未開舟已塞港矣先生固喜客至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四

墓志

則相與譙笑咏歌出古圖書器物模撫品題
對終日不厭間以事入城必擇地之僻陋者潛
焉好事者已物色之比至則履蒲戶外矣先生
高致絕人而和易近物販夫牧豎持紙來索不
見難色或爲贗作求題以售亦樂然應之數年
來近自京師遠至閩浙川廣無不購求其蹟以
爲珍玩風流文翰照映一時其亦盛矣先生自
景泰間已有重名汪郡守許欲舉應賢良不果
王端毅公巡撫南畿尤重之延問得失而先生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四十一

墓志

終不及時政曰吾野人也於時事何知然每聞
時政得失則憂喜形于顏面人以是知先生非
忘世者初先生事親色養無違母張夫人以高
壽終先生已八十而孺慕毀瘠杖而後興弟病
瘳終年與同臥起館發妹撫孤姪皆有恩義尤
喜獎掖後進有當其意者爲延譽不已先生娶
于陳生子曰雲鴻官崑山縣陰陽訓術早卒庶
子復孫履皆郡學生先生以正德四年八月二
日卒壽八十有三復相履治喪以壬申十二月

二十一日塋相城西牒字圩之原所著有石田
稿石田文抄石田詠史補忘客坐新聞沈氏交
游錄若干卷獨其詩已大行於時文徵明曰石
田之名世莫不知知之深者宜莫如吳文定公
及公闡其潛而掩諸幽則唯公在予諾焉銘曰
或隆之位而慳其受或斂之秋而侈其有較是
二者吾其奚取嗟嗟石翁掇衆遺棄發爲輝煌
震驚一世彼榮而庸磨滅皆是相城之墟湖水
云云於戲邈矣我懷其人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四十二

墓志

王鏊

陸處士墓誌銘

處士陸姓諱俊字伯長古貌古心古衣冠治家
居鄉出詞行事世多迂之而予特愛其近古也
年八十有四以弘治五年二月十二日癸丑卒
十一月甲申附塋蔣塢之先塋處士予叔祖行
也幼特受知焉今還不及見也爲文祭之且志
其墓陸氏爲馬甲處士悉馬甲之害也將疏以
聞大意以北人習馬南人習船南人爲馬甲

太宗權時之制耳今宜南北各復其舊便
又言吳下官田稅十民田稅一均之則國用不
虧民不困又言錢久不鑄且竭宜復五銖備一
代制又言州縣官剋下宜多設官相監制又言
鹽法急盜滋多弛其禁盜將自息其書凡數千
言其章數曆易無間寒暑晝夜行坐寢飯得一
字輒起易之欣欣告人意以爲必可行也始以
于當道當道若不聞已乃不問貴賤賢愚遇人
輒授之又勝於道路市肆曰庶有見而行之者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四

墓志

積三十餘年費紙筆如山或信或咲或以粘壁
淨几處士終不廢也予間謂曰何爲紛紛翁家
所苦者馬役吾能言於官而免之處士曰君豈
爲我設哉吾以爲天下也吾家固自宜役其志
公其念深其自信篤於戲使世之在位者皆有
是心國事其有隳乎吾又以悲處士之不遇也
處士類寬厚而治家甚嚴嘗曰壞人家者臧獲
也故陸氏雖富有傭無奴私鹽升合不得入戶
年八十以詔恩授冠帶然家常罕御曰吾自

宜山林之服也此固世之所謂迂者乎豈所謂
古者多近於迂乎其平生精力具馬役書故特
詳焉配周氏與處士合德卒亦年八十四子男
二長均顯蚤歿次均昂克世其家孫男二曰豸
曰豸豸爲郡庠生銘曰
孰謂丘壑國憂是瘁飽食優游媿爾有位

韓邦奇

西河散人墓誌

西河散人郭守道自號也散人者散散之人八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四

墓志

極之表淙落之淵舉萬物而拘焉乾坤不得覆
載我日月不得照燭我雨露不得霑濡我四時
不得寒燠我陰陽五行不得化育我究其本真
歸諸大源莫莫破莫得而名焉又其次爵祿
不能維繫我貨利不能引誘我功名不能羈絆
我寵遇橫逆不能感激我若干仞之鳳萬里之
鵬飛翔扶搖于天衢之外人孰得而攀之散之
義大矣守道自號也何居考其言論幾于窺次
散之意乎守道天資異趣胸襟脫落觀其外循

循乎若無懷氏。葛天氏之民也。叩其中其莊南。華列玄洞之傳歟。郭氏開之大族。祖父以來中。衰矣。守道裕然自適。若無不足者。既老猶不長。尺寸。初里人以守道之能。能大郭氏者。勸之營。產業。為妻子計。守道曰。法聞之。斯世羈棲之宅。也。夫婦偶合之情也。兒女邂逅之恩也。吾身性。真之主也。夫羈棲者。至暫也。性真者。至重也。偶。合之情。邂逅之恩。至輕也。夫管全於至暫之寓。者。愚戕至重。以趨至較者。惑。法弗能智。亦安敢。愚。法弗能哲。亦安敢惑。法不敢愚。且惑故不敢。勞勞然以傷吾真也。有言守道於市者。若罔聞。知人或為之怒。曰。郭守道何有於豎子耶。顧為。之辱於市。守道曰。人之所爭者。勝也。彼言吾。固勝矣。今夫人於群眾之中。曰某德之表也。則。將欣然而悅之矣。某德之棄也。則將忿然而怒。之矣。彼無故而訾吾於市。彼德之亡。眾所耳目。也。彼固自詈而頌吾德矣。焉用較。有司兩舉鄉。飲。皆不就。或謂之曰。鄉飲禮法之所在也。深衣。

幅巾。所以示成德也。斯固榮名之所在。而鄉里。之所崇矣。守道曰。誠若此。異乎吾之悞。夫禮法。者。性之縲紲也。巾服者。身之桎梏也。榮名者。人。之陷穽也。若之何而被縲紲。荷桎梏。自蹈於陷。穽之中。歟。初張居士王伯利者。開之善士也。中。興二氏。公納交而崇讓之。長老或謂守道曰。郭。氏子何崇二氏之深也。無乃羨其能而見其有。乎。守道曰。然。顧法無所利也。夫矜不能而妬勝。已。避已嫌而遠善人。常情也。惟有度者。能不妬。能。不避也。法焉有度。心實好之矣。一日與鄉老。泛舟而觴。一叟泫然泣下。守道亦泣焉。守道曰。吾叟何悲也。叟曰。吾傷夫流水之無盡。吾生之。易窮也。吾始成童。吾祖父携吾舟於斯。固若是。之蕩蕩也。吾壯而客於江湖之外。幾往而幾歸。固若是之蕩蕩也。古今之代謝。生死之相繼。吾。如水何哉。守道曰。叟過矣。往者過來者續。叟見。水之無盡也。然過者過矣。過者未嘗不續也。焉。用悲。叟曰。子亦何悲也。守道曰。吾見叟之悲而。

悲之。又以見物我之同情矣。水與吾固一體也。又何羨於彼乎。正德丁丑十二月十一日守道疾革。呼諸子曰。生寄也。死歸也。如久客於外而得返鄉園。樂莫大焉。諸子可勿深哀。遂卒。年八十三。守道諱子法。守道其字也。吾朝邑大慶關人。配張氏。子男二。長侃。起家幾萬金。秦府典膳。關雖幾千家。莫侃並焉。次爵。克佐侃守業。孫男五。孫女七。銘曰。

守道又有言曰。地無撮勺之土。天無呼吸之氣。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墓志

墓志

江河巍巍而高。泰華滔滔而逝。晝昏昏而夜昭。昭象兩翼而鵠兩齒。茫茫宇宙。孰生孰死。載觀斯言。亦散之旨。

歸有光

詹仰之墓志銘

仰之姓詹氏。諱高年。二十餘自休寧來客於岷山。客四十餘年。年六十二而卒。夫仰之所事者。機利也。其於文章。非能學而知之也。顧生平好之。甚於知之者。至忘其所事。迨於歿而後已。世

之論者必知之。而後能好而仰之之好之甚於知此。豈其出於性然邪。爲賈與爲學者異趨也。今爲學者其好則賈而已矣。而爲賈者獨爲學者之好。豈不異哉。初仰之從予友英秀甫游。秀甫死數年矣。仰之且死之歲。亟來見予。予與之談。秀甫之爲人。恍然如生。相與爲淚下。然其意欲有所求者。而不言也。一日仰之沐浴整衣冠。召其所與厚者。與之訣。料檢其篋中文字數十卷。付其子遂。卒予悲仰之之志。會其子岩秀岷。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墓志

墓志

秀以其喪歸休寧。問其葬曰。某年月日某原也。因與之銘曰。詹氏出於詹侯。其後有詹父詹嘉。詹何詹尹。而唐宋公有奉忠公五大將軍以忠勇秩於祀典。今爲休寧五城之詹。然世貴顯者蓋少也。雖然。賢如仰之也。而予爲之銘。夫亦烏用貴顯者耶。

闡閣

贈紳

李夢陽

封宜人亡妻左氏墓誌銘

左氏者李夢陽妻也。左氏蓋廬陵人。曰仁宏者。生泰州知州輔。輔生宗人府儀賓夢麟。而儀賓婚廣武郡君成化乙未十月巳丑。生左氏於汴。邸郡君者鎮平恭靖王孫周定王第八子也。左氏生十六年歸李氏。李氏者陝以西人也。李父曰奉直君奉直君為封丘溫和王教授。居汴而挈其子夢陽來。初李灼婚灼咸不之婚也。曰教授微而貧。及灼左氏儀賓則顧獨喜。入白其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四九

墓志

母并郡君氏。母郡君乃亦咸不之婚也。曰夫非李教授兒邪。微而貧。儀賓曰李氏子才竟。婚李氏是時。李子生十有九年矣。明年為弘治辛亥。左氏生子枝。云踰年壬子。李子舉陝西鄉試第一。癸丑登進士第。左氏從李子京師。會姑舅連喪。李子西。於是從而西。戊午。李子拜戶部主事。居京師。左氏復從京師。已從通州。已未。

孝宗皇帝上

聖慈仁壽

皇太后尊號

封左氏安人。給勅命。壬戌。李子權舟河西務。左

氏從河西務。明年李子餉軍西夏。挈左氏還。過汴。是時儀賓母儀賓亡矣。獨郡君而左氏翟冠翠翹。揚帔曳裙。見焉。其行于于也。皆而頎。與而流珠。郡君喜已而泣。顧謂侍人曰。向謂李生微而貧。乃今若此矣。因道儀賓語云云。愈益泣而慟。乙丑。李子進戶部員外郎。會今。皇帝

上。兩宮尊號。左氏進封宜人。給誥命。兩命咸

美。辭云。明年丙寅。為正德元年。李子進郎中。是年冬。尚書洪洞韓公率百官彈宦官劉瑾等。瑾

皇明文徵

卷七十四

五十

墓志

以彈事出。李手。明年正月。驀逐李子。奪其官。於是左氏從李子還。而潛大梁墟中。已巳。左氏兒有婦矣。庚午。瑾誅。明年李子起江西按察司副使提學。是年左氏有孫壬申。李子迎左氏於江西。左氏沂河行。值椿舟破。僅免入江。過馬當。帆脚打僮人落江。沒及湖口。風逆。困崖下。洄渦中。舟突崖石。時時響。於是左氏怖欲死。計繫之。登石免。甲戌。李子以典江御史構從理官於上。饒而徙左氏星子。會訛言賊過星子。於是左氏自

徙于潯陽。是年李子官復罷道潯陽。就左氏。沂
江入漢。至于襄陽。將居焉。會秋積雨大水。堤幾
潰。左氏曰。子不心大梁。非患水邪。夫襄汴奚殊
矣。且蘇門箕穎之間。可盡謂非丘壑地哉。李子
悟於是。挈左氏歸。歸而左氏病。踰年骨立死。死
之日。正德丙子五月丁未。年四十二矣。翌日。牲
奠。左氏烹牲。賜腸自團。織文理。陰陽狀若流蘇。
垂綏夾耳。提襟在上。李子觀之。哭愈慟。曰。嗚呼
神哉。於是賦結腸之篇。李子哭語。人曰。妻亡而
予然後知吾妻也。人曰。何也。李子曰。往予學若
官。不問家事。今事不問不舉矣。留賓酒食。稱賓
至今不至矣。卽至弗稱矣。往予不見器處用之。
具今器棄擲弗收矣。然又善碎損。往醯醬鹽豉
弗乏也。今不繼舊矣。雞鳴羊豕時食。今食弗時
瘦矣。妻在內無嘻嘻。門予出卽夜弗扃也。門今
扃內嘻嘻矣。予往不識衣垢。今不命之辭不辭
矣。縫剪描刺。妻不假手。不襲巧。咸足師。今無足
師矣。然又假手人。往予有古今之佩。難友言而

言之妻。今入而無與言者矣。故曰妻亡而予
後知吾妻也。李子買大陽之山。嘉靖某年月日
葬左氏山下。杉棺栢槨。負坎抱離。四山三水。是
山也。釣州北三十里。里曰東張。南稱杷裏。右嵩
前嶺。左連具茨。李子曰。嗚呼。匪志曷彰。匪銘曷
藏。志防虞。銘永處。矧吾妻矧。又吾知吾妻於是
志之而復銘之。而刻之石。銘曰。
坎而官。汝藏汝封。亦旣考終。汝曰。嘒約
妍而短屈。佳屈與伸。繇人匪人。繹而思

明文徵七十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何喬遠編喬遠有閩書已著錄是集以明代詩
文分體編次各體之中又復分類自洪武迄崇禎
初年自序云國家之施設建立士大夫之經營論
著悉具其中下及於方外閩秀無不兼收並錄然
其稍傷冗濫亦由於此其附時藝數篇則宋文鑑
例也

釣臺集二卷

〔明〕楊東編

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釣臺集二卷》提要

叙釣臺集

世儒高視三代而卑後世後世之見云爾如武於子陵擬諸古亦何卑之有是故光武萬也詘於匹夫始也物色勤之勤也既也幽隱之厚也諫議不屈之拜遂之高也三代之禮其臣也有過焉者乎子陵臣也見萬乘不詘諫議之祿視之浮塵振懦激頑重漢鼎社代之士之白駒之考槃有過焉者乎光武子陵卧榻共軒曰朕故人也子陵足腹天象不寧乃亦無所於忌三代之君臣之忘勢而友也亦有過焉者乎是故光武也子陵也君道也臣道也友道也進而三代焉可也桐廬有釣臺子陵隱處也過客題咏多高子陵君子觀子陵高節識光武君德無愧三代可也否則釣臺集之刻於風教何有裨焉

嘉靖十四年乙未春二月望後八日後學南海霍輻消先書

釣臺集序

子陵先生在漢當天下有道而隱其見遠其志
潔而迹若傲宜不俚於口矣然而侯霸誡其言
范叔不之毀舉天下又從而高之自古操持立
之行與懷媚嫉之士並世而處得免為難何朱
生之獨異耶殆周身全名固有其道不可得而
訾歟千百載之下景仰愈重經故里撫遺迹興
言咏嘆不能自己雖或異端女婦亦且追逐影
響以先生清風高節為不可及述作篇章日以
益盛故自列傳之外記銘論贊詩詞題識至于
今不絕試品其人未必皆先生所謂懷仁輔義
之徒然正可以驗天理人心之公也又若間遭
世故無由脫去念欲竊迹先生而不可得徘徊
顧瞻因而有作以寄無涯之思蓋亦有之善乎
徐大年之詩曰高尚亦有時嗟子獨能全盛晚
之意溢於言外夫早見豫處身為已有上以立
萬乘賓友之禮下以成士夫廉耻之俗此先生
之風節所以高視古今也二三名公詩文嚴覈

舊有石刻經火不存今同知府事鄭才盡取而
梓刻之非以諸述作之富咸有益於先生誠以
為為先生述作人所願見將欲藉是以傳使夫
人槩乎有聞於世也又使四方之士未嘗道嚴
者得而覽之亦有以興發其公心焉世教不為
無助於教授同年方寬請為序予嘉其意且與
附以自見遂書于端

弘治元年歲次戊申秋九月吉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奉

勅整理兩浙鹽法後學莆田彭韶謹書

欽鈞臺集

余嘗遵練浦越洞江登子陵釣臺然悲焉時
吳尹希孟執鈞臺集謁曰斯集也少宰涓厓公
命希孟集之孟也不敏曷能爲役子其就正焉
余又泫然悲曰於戲子惡足以知子陵哉昔者
帝堯禪讓巢由嘉遁武王征伐夷齊節推是
心也乘雲徜徉御風潞游乎萬物之表而莫
之敢頡頏焉者也然而伯成子高於堯則仕於
禹則否箕子於商則仕於周則否豈其智弗巢

欽鈞臺集序

四

由夷齊若與義有可弗可焉爾矣故曰君子
之仕也行其義也如其義舉天下以畀之弗辭
也如其非義雖舉天下以繫之弗受也可以辭
可以無辭可以受可以無受非至聖莫之能權
於戲子陵其知此遺乎予竊悲夫漢高以百戰
取天下莽也么麼睥睨神器是時如光如永如
雄如歆上圖識獻符命無慮數十百萬光武以
一布衣龍潛白水日與子陵相對憤惋其憂謨
讜議圖恢大業鬼神與盟天日與固有人弗

及知史弗及書者矣及其舉義旗掃氛祿

景從蛟騰虎變不崇朝而天下定子陵乃褰裳
去之高山大澤密林溪谷猿鶴與俱鹿豕與朋
若將終其身焉推是心也乘雲御風游乎萬物
之表而莫之敢頡頏焉者也於戲子惡足以知
子陵哉或者乃謂四皓歸漢西漢之士倣焉其
趨也靡焉子陵不屈漢東漢之士倣焉其流也
激焉卒之什陵分部堂銅山龍廷及晉室清談
荒繆皆子陵之遺烈也於戲是又惡足以知子

欽鈞臺集序

五

陵哉觀其語君房曰懷仁輔義天下悅夫仁不
遺親義不後君理天下無踰此者豈其智弗若
與顧義有可弗可焉爾矣故曰伯夷聖之清
孔子聖之時也清可能也時非至聖莫之能權
於戲聖之時也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清如子
陵者斯可矣吳尹曰斯言也可謂知子陵矣請
書之以爲鈞臺集序

嘉靖乙未春三月歲生明翰林院侍講學士奉
訓大夫知

制誥

經筵日講官同修

國史奉

勅管理

列聖寶訓實錄纂

歷朝三典

御書文淵閣楚庠道南撰

御書集序

六

重刻鈞臺集序

嚴先生清風高節師表百世范希文守是邦始
祠而記之其稱先生之高光武之大聖人後紀
不能易也後之論者則紛紛不可解矣謂先生
光武故人不宜以詔書從事又不宜與黨臣並
召則高坐鈞磯時能強之而問關就還何爲也
謂先生齒德兩尊一不可慢二故不滿於咄咄
狂奴之語則匹夫之足加天子之腹慢復何如
而僅僅督過光武何爲也謂先生少與光武同
學熟知光武爲人其曰差增於往蓋有以覘其
衷度其後居無何后廢子易不能保骨肉之愛
而何有於微時一布衣交此則揣摩未形之惡
捐棄生平之好非君子長者事而先生忍爲之
乎又謂光武當以故人禮處先生不當辱先生
諫議故先生不留則就先生寢處故舊驩相得
甚因與先生卧故人矣而張目熟視舉足加腹
爲故人留者如是乎大都威鳳不與藩鷄同棲
端士不與壬人並列阿意順旨君房何人也而

相矣先生懷仁輔義能悠然一朝共事耶今見
則公喜躍皆去彼其人視先生奚翅徑庭而猶
然授劬以歸而况先生耶口授使者數語蓋先
生之心微露而不盡露者也孔子論逸民曰我
則異於是然而聞發幽光表章高誼必不以已
之所無嘗人之所有竟不爲巢許貶聖而巢許
則賢湯不爲隨光損名而隨光則達試以先生
事問之孔子其異同不可曉僮所稱不降不辱
者非耶光武之視堯湯吾不敢知而謂先生非

鈞臺集前序

巢許隨光輩不可也東京節義非先生不能振
起非光武不能下先生不能養成寧獨東京百
世而下過先生臺者歎歎歎息想見先生之高
即宛然見光武不能下先生之大故曰希文兩
言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桐廬令楊子束雅敬慕
先生重刻鈞臺集成請予序首簡予應曰先生
視光武浮雲爾即希文記不足重予何以序焉
萬曆乙酉歲莫春月穀旦

賜進士第知嚴州府事前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後學宛陵鄭銳遜卿甫謹序

鈞臺集前序

九

釣臺集目錄

卷之一

嚴子陵釣臺圖

嚴子陵遺像

卷之二

文

漢書列傳

高士傳畧

釣臺碑

釣臺集目錄

祠堂記

祠堂記畧

高鳳堂記

釣臺記

白雲居士對

嚴光論

嚴陵論

嚴陵論

祠田記

劉宋范曄 南齊宗明陽公太子詹事

晉皇甫謐

唐梁肅 安代人唐石鼓廟

宋范仲淹 吳縣人參知政事諡文正

宋胡寅 建寧人建寧學士

宋汪藻 婺源人端明殿學士

宋呂祖謙 金華人著作郎諡曰成

宋陳宋興 桐廬人

宋張栻 廣漢人右文殿修撰諡曰宣

宋胡寅 北見

宋尹起莘 建昌人隱士

宋輔廣 建昌人

嚴光辭

釣臺跋語

祭文

祭文

祭文

子陵辭

釣臺辭

書院記

嚴光論

釣臺集目錄

子陵贊

子陵贊

蒼雲軒銘

祠堂記

泰星亭記

子陵論

子陵論

子陵論

子陵論

宋朱震

宋朱震 建昌人

宋張栻 建昌人

宋方深

明阮鶚 南宮人水

宋張栻

元盧摯 東陽人翰林學士

元黃潛 金華人行誼學士諡文獻

元許謙 金華人諡文懿

元王惲 衛輝人翰林學士諡文定

元戴良 浦江人淮南江表學士

國朝宋濂 金華人翰林學士承旨

國朝楊溥 石首人太學士諡文忠

國朝程敏政 新安人翰林學士

國朝何孟春

國朝胡松

國朝楊起元 南寧人翰林學士

國朝王達善 建昌人翰林學士

子陵贊

國朝楊榮

建安人進身殿
大學士諡文敏

卷之三

賦

釣臺賦

宋徐夢莘

清江人
直秘閣

釣臺賦

宋陳巖肖

居士

釣臺賦

宋范浚

蘭谿人舉賢良不
起辭香溪先生

釣臺賦

國朝宋臣

釣臺賦

國朝王世貞

太倉人

釣臺辭

國朝殷雲霄

卷之四

詩

南宋

謝靈運

陽夏人爲
臨川內史

唐

李白

金陵人

孟浩然

襄陽人署
爲從事

張祐

南陽人
廢士

張謂

河南人禮
部侍郎

劉長卿

湖州
刺史

洪子興

侍御

奚賈

與常建郎
士元齊名

顧況

姑蘇人唐
著作郎

杜牧

京兆人駿
中侍御史

許渾

郿州
刺史

權德輿

襄陽人爲丞
相諡曰文

歐陽詹

泉州人四
門助教

劉駕

江東人國
子博士

吳融

華陰人翰林
學士

許渾

注見前

王貞白

上饒人
校書郎

宋

王安石

臨川人丞
相諡國公

范仲淹

註見前

蘇轍

眉山人門下
諡文定

毛幵

信安人
爲州倅

方子

桐廬人

石孝友

宋人

李綱

相州人丞
相諡忠定

吳棫

宋人

陳淵

少卿

陳埴

陽春人
爲縣令

蘇軾

眉山人舉士諡
文忠

王十朋

宋人

趙抃

西安人舉知
政事諡清獻

姜特立

括蒼人浙
東制總管

戴復古

天台人

王巖叟

大名金
臺人

潘時

金華人直
學士

葉三省

壽昌人能國
子

方岳

吉水人史
官

范浚

註見前

曾幾

人

林景熙

永嘉人龍
溪閣

趙善湘

四明人大學士
封天水郡公

陳慶伯

字長卿陽人
永興諡文正

趙希明

宗室

劉廌

宋人

林實之

元

張養浩

濟南人西臺御史中丞諡文忠

周權

居士

趙孟頫

吳興人翰林學士承旨諡文敏

賈師泰

宣城人禮部尚書

薩天錫

信州人

鮑奕

吳興人

徐舫

桐廬人道人字方舟號滄江

國朝

劉基

青田人弘文館學士封誠憲伯

高啓

楊榮

註見前

張以寧

古田人翰林侍講學士

莊景

江浦人翰林編修

王偁

翰林學士

方孝孺

天台人翰林侍講

王皆山

長樂人翰林院典簿

商輅

淳安人大學士諡文毅

金寶

衢州人左長史

朱禔

海昌人太僕寺丞

談綱

錫山人知府

楊琅

江浦人

張恂

江浦人

屠勳

嘉興人太僕寺少卿

王守仁

餘姚人新建伯

楊仕奇

弘治人大學士諡文貞

周進隆

莆田人御史

秦金

上饒人

程敏政

註見前

孫燧

餘姚人參政衛進士

陳獻章

新會人翰林檢討

姜麟

蘭谿人四川僉事

林瀚

閩縣人右諭德

湛若水

廣東人禮部尚書

沈翊

長洲人

李賓

汪九齡

本縣人監察御史

黃鎬

侯官人戶部尚書

藍明之

武夫人廣西僉事

徐貫

淳安人工部左侍郎

徐禎卿

淳安人

鄭善夫

蕭山人監察御史

盧義

淳安人

何舜賓

蕭山人監察御史

費宏

鉛山人大學士

費寀

鉛山人禮部尚書

吳廷舉

茶橋人工部尚書

董遵

蘭谿人感思起縣

胡儼

南昌人國子祭酒

張鶴樸

六

胡謐

會稽人廣東左叅政

嚴嵩

分宜人大學士

徐縉

東左叅政

王仁甫

黃岩人

廖道南

註見序

裴紳

彭韶

註見序

凌雲瀚

錢塘人城都教習

胡定

註見序

司馬聖

紹興人福建副使

夏言

貴溪人大學士諡文憲

羅洪先

吉水人左叅政

趙琳

本縣人廣西僉事

俞諫

本縣人太僕寺左侍郎

徐憚

本縣人

陳經邦

蕭山人禮部尚書

詹理

淳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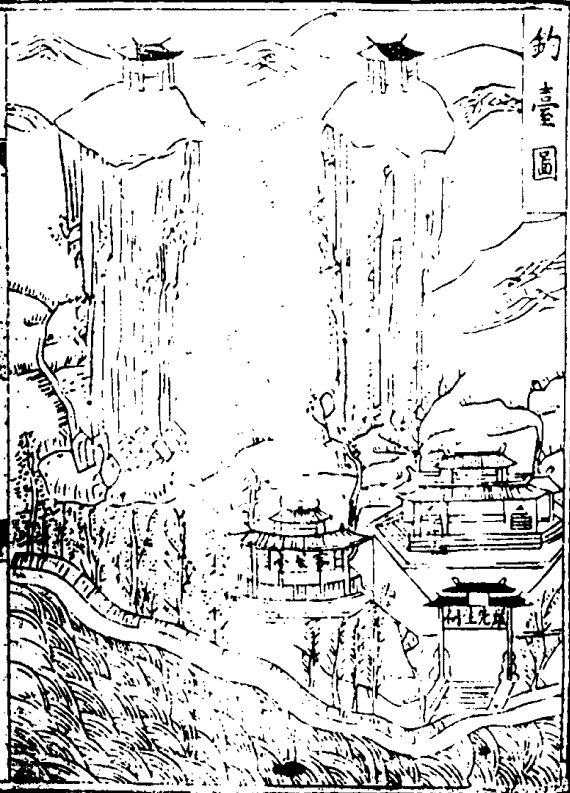
陳陞	餘姚人 工部尚書	章松	蘭縣人 工部尚書
王德滋	連江人 監軍御史	錢仲益	無錫人 翰林院修撰
張瑄	江浦人 刑部尚書	王文豪	閩縣人 本縣令
曹珪	湖廣人 本縣令官至憲副	朱廷益	嘉興人 本縣令
冠陽	太原人 布政使	楊當時	四明人
鄭繼之	閩縣人 吏部郎中	楊一清	鎮江人 太學士
李東陽	長洲人 大學士	龔用卿	閩縣人 本縣令
盧襄	西安人 吏部侍郎	鄭姓	建德人 山人
殷雲霄		康從理	
黎民表	番禺人	楊應詔	建安人
王叔米	永嘉人	李攀龍	
章袞	臨川人	王世懋	太倉人 福建提學
張文熙	桂林人 本省巡按	陳洪濠	
蕭廩	安福人 本省巡撫	張正學	
張子仁	句容人 本省副使	茅坤	烏程人 河南副使
林偕春	章浦人 本省提學	龔大器	
費堯年	歸山人 本省副使	陸萬鍾	壽寧人 廣東副使
吳哲	貴州人 本省副使	張程	安福人 禮部主事

鄭銳	宛陵人	本縣令
魏良靜	寧都人	本縣令
謝丰	建安人	廣東信宜知縣
袁表	閩縣人	中書科舍人
范學詩	歙縣人	先任守者
楊道輔	建安人	
俞一中	本縣人	
楊束	建安人	本縣令
胡應麟	蘭谿人	
莫雲卿	嘉善人	
李珣	莆田人	本縣令
陳桂	閩縣人	監軍御史
郭斗		
俞汝爲		
楊束		

嚴先生遺像



嚴先生遺像



釣臺圖

釣臺集卷之一

授文林郎桐廬知縣建安楊東選校

文

漢書列傳

劉宋范曄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迺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迺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迺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禹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過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七故有志何至相迫乎

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與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故舊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救千斛

高士傳畧

晉皇甫謐

嚴光既至京師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

二

起於床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耶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

唐梁肅

先生諱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名聞於光武

世東觀書實載其事當哀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韜其光隱而不見建武反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出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舒夷曠之域如雲出於山游於天復歸於無固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聳高節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於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宗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爲貴以臣做君二者其失於教與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遺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當時靜而不用者化

嚴光既至京師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

三

光於無窮故許由於堯先生坐於漢皆不易乎世游乎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嚮慕焉蓋運有會事有時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乎道焉歲在大梁干涉江自富春而南訪先生遺塵則釣臺尚存仰聆德風刻頌于石其文曰李葉浩浩澆風薄淳先生括囊烏獸同群四海既平故人爲君富貴于我有如浮雲召至禁中告歸江濱下視天子動星文接輿肆狂狷竹求仁介推山死箕

勝蘭焚符歟先生異乎斯人俯仰世道從容屈伸清溪飲悠白石磷磷遺貌是欽萬古不朽

嚴先生祠堂記

宋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蠡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迺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嚴先生祠記畧

胡寅

子陵歸耕富春山中即今之富陽也西南四十

里有桐洲石瀨世傳爲子陵垂釣處山紆水回秀氣可攬真遺世游迹之地文正范公初建祠宇今屬之桐廬而富陽縣觀山亦有小廟歸然圖經不載其像設衣冠殆非達人勝士幅巾野服之高致土偶壁畫雜以鬼神物類安能使人想見儀形而興起哉廟瞰大江潮汐呼洶雲山浮動與江濤相起伏亦神氣吳靈之所止宅有好古君子稍更制作去其鄙俚而歸諸簡推俾邑人望思騷客徘徊挹先生清風於東海之濱豈曰小補云乎哉

高風堂記

汪藻

古之王者取天下而天下歸之蓋其功成志得之時也以功成志得而視士大夫皆以爵祿必有輕天下之心於是巖穴之間有人主不得而臣者出焉以唐堯之聖猶不能屈賴陽之高况其他哉士之所以自重如此亦非區區爲其身謀也於以厲世則百年之風俗繫焉漢之二祖皆以布衣取天下高祖之時有若東園公綺里

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世祖時有若嚴子陵皆人
主不得而臣者園綺四人避秦之亂入商雒山
待天下之定以高祖輕士善罵義不爲漢臣帝
雖高此四人召之莫能致也嚴子陵亦厭新室
之暴不肯辱其身逮光武立猶披羊裘釣澤中
雖三聘僅能一致而卒不爲帝留晨五入者其
出處豈不相類哉然園綺之徒晚從太子之招
畫自安之策正國本於談笑而史不記其所終
故西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以計行爲得而

鉤臺集卷之五

六

風節減於功名子陵本帝故人既物色求之而
來高卧不朝帝爲親幸其館漢焉不應譙三公
若奴隸然望印綬麾而去之終其身退耕于野
故東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尚風節以功名
爲不足道也大抵園綺之徒學伊尹子陵學伯
夷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
哉卒以憂世幡然而從湯伯夷遭周武王之君
猶以爲薄竟不食其粟故孟子曰伯夷聖之清
伊尹聖之任又曰聞伯夷之風頭夫廉懦夫有

立志子陵世家富春既歸耕于家後人名其釣
處爲子陵瀨今釣瀨并臺俱存而富春之墟析
爲嚴州紹興七年吾友黃公昇爲是州某年
政成乃爲臺於州治之左日從賓客觴咏其上
而名之高風以景慕先生之賢且立文正范公
所建釣臺碑於其旁而求予文爲記公升可謂
能尚友千古矣故余論先生出處大槩以告公
昇使併刻之 紹興八年

釣臺記

呂祖謙

鉤臺集卷之五

七

由東陽江而下逕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瀨蓋
東漢嚴先生避世不屈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因
以名其瀨也孫吳析富春爲桐廬是瀨亦屬焉
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
石上平可坐十人名爲釣壇即今紀之釣臺也
獨兩臺對峙野王所不紀蓋亦摘言之耳明道
二年范文正公自右司諫守是邦始築屋祠先
生而爲之記瀨之旁白雲源乃唐詩人方處士
故廬文正公之遊釣臺也嘗絕江訪其遺跡以

其修其祠之左文正公後人以此意弗嗣康熙五年侍郎蕭
右坐馬巖祀後遂此意弗嗣康熙五年侍郎蕭
公出鎮道祠下慨然曰國家格用唐武德舊典
姓是州爲巖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願地若
是可乎顧急於民瘼未暇也居二年政成化治
以餘錢新之時祖謙病發卧旁郡公以書見諉
記其成固辭不可乃復於公曰方王氏移國以
光武之六志先生之高氣相與共學夫豈區區
呻吟佔嘽之末哉漢官威儀既復薄海內外臣
子之責皆塞矣亦何必奮臂其間哉沒身丘壑
固先生之素尚矣帝曉焉有懷俾以形旁求於
天下得非在廷諸臣奉令承教之不給未有當
帝意者邪三聘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勛其相
助爲理所以處先生者不薄矣匪徒屈萬乘之
重爲故人之光寵也先生雖以累由自命視一
世若不足以況之觀其與侯門尺牘劇切之意
見於言外於帝倦倦未能忘邪浩然而歸使
人主有終身瞻望不及之嘆施及後世賓友耆

俊達爲家法士之聞以爲者正操見危
授命項背相望其有益人國與朝夕獻納雲臺
之下者未知其孰多然少校必類本響必報聲
使先生微有意於微世立名一再傳之後且將
爲西晉之清虛矣而卑京之俗久而益勵名檢
之外綜理幹畧亦往往高出後世泝其流而尋
其源則建武之高節孰可訾邪至於節義之弊
變爲亢激特上無建用皇極之君均調消息之
爾非造端者之過也後先生且千年文正來主
斯地祝典始舉曠百世而相感者固自不常遇
邪今公作牧復大葺祠宇以續前人之緒繼自
今以往泝江下上者歎門而心開升堂而容肅
風清樾濯寒泉哦山高水長之詩政足樂也則
公豈專爲一邦勸哉祠之前則羊裘軒其東則
客星閣招隱堂岸江立竹以識路緣山作亭以
待憩或因茲章而勢位置各有思致皆受成於
公以非大指所存故不詳列主其役者司戶參
軍吳桂

白雲居士對

陳來興

白雲居士躬韋布之衣耕富春之山朱軒大夫
過而唁之有漁者存焉居士曰蓋聞君子不屈
志以求欲高士不蒙難以微榮授與行歌而避
周綺季皓首以述羸遭秦世言過屯隱亭進退
從容不失厥正若聞玄英先生之名乎居吾語
汝乾符之際天地草昧帝道川壅王綱紐解賊
臣擅朝內包蜂蠆劇盜挺野外肆虎喙六蜚播
遷萬姓凋瘵振脫之桎抵賊之隸刷翼利嘴鋒

鈞臺集卷之十

十

涌鱗萃朝爲羈旅暮登華貴先生泊如自守環
堵非禮弗動非義弗取初隨計偕翩若鳳翥既
覽險微百里遐舉沉沒六藝貫串百家中積和
順發爲英華簸弄明月舒卷丹霞謫星之奇草
堂之葩平生故交之屬膏雲人爲卿士出擁十
連駟駿龍騰印綬傳公詩句垂頭喪顏人
皆影纓已獨據獨啓宇已猶匿穴人厭膏
腴已甘梁糲紛榮無根魯不少屑是以嗣裔蒙
其業則淳固溫燮輝光煜燁繁衍盛大昌于累

葉先王過其閭則嘆息咨嗟仰慕嘉俾圖其
形列于鈞磯夫身不出閭巷而名加於四海榮
不登仕版而慶流於來裔說不過中人而芳傳
於奕世若此者固可喜詰而樂議榮駕而遵軌
也大夫喟然而嘆曰肇彼太初網紀未分爰始
天地斯立君臣天皇結繩之代馮翼茫昧靡得
而云也龍紀攸降赫乎契簡罔踰於唐虞皋夔
稷契夷益之徒或作華播種或敷教矢謨流化
則愷悌納君則忠嘉故能冠冕帝功黼黻皇圖
信長幼之不可廢豈鳥獸可與君子居哉薪歌
之子蒲吟之流俯首勸駕垂翅英游假容少室
濫吹蒿丘豈繫不嬰情於公侯豈繫不馳神於
冕旒志勤道左坎壈吁嗟而不昭晰者又何足
倚死者可作吾其與范希文乎皇宋臨御民殷
物阜聖德龍興功從雲附登教宣明膏澤布獲
上帝降鑒是生哲輔褐衣自許致居澤民蔚然
文章本義祖仁初入英網魁能冠倫聖帝前席
儒師奪茵公在諫省謬謬鯁鯁高論回天危言

齊建國有大政伏閤死請期學仕復安於九鼎
夏帝臨崩時微西陽關關人以待帝時
長駁起公往釐順聽皆安不順府學公拜稽首
宣德威一爲赤子一爲龍蛇乃扼要害實墉
實池乃練戎伍如虎如龍賊騎爭鋒厲刃摧之
曳兵僞遁勿窮追之義首蟻附恩以綏之賊窘
屈膝即懷來之夏人既公入政地帝開天章
詔俾條事謂公盡言倚公以治爬弊剔蠹舉偏
興滯赫赫盛世孰加慶曆勅我公實贊偉績
勳業集卷之上 十三
德垂後昆功光古昔文景懷慙成康擬跡夫魁
冠多又大公也切劇明主至忠也捍禦外侮傳
功也躋治泰和顯庸也索隱行怪達士所耻斐
然雕篆壯夫爰鄙吾子顧誇調避地矜詭末技
何哉甘其藜糗而未嘗太宰者難與道鼎鼐之
滋味甞其鴻濩而未覲波瀾者難與論滄海之
廣大危廂林泉錯背風雲株守鄙野闇昧經綸
祗吾子之不知言也漁者勃然有報其容終目
溢皆徐乃揚眉而詰曰異乎二者之撰夫運距

陽九敗覆相仍揆難度智達學而行者窮退之
士也時偶半千神聖繼明訐謔誅猷銘鑒汗青
者功名之吏也齷齪銖銖美彼善於此則似矣旁
魄達觀皆未足與議也夫有不可加之大功必
有不可屈之偉人一德享天奠食宗緒則有抱
石廬水不踐王土者焉鷹揚虎旅拯民水火則
有采薇首陽枯槁嚴下者焉若各俟時而興咸
委厥質而仕說者尚何翊於後而傳穎水箕山
之事乎吾將啓子以建武矩子以嚴陵箴子之
勳業集卷之上 十三
盡志鏡子以秦清炎圖中厄巨猾移國六合鼎
沸三精霧塞真主勃興繼天立極克復舊物垂
統作則竟海爲羅析圭爲媒四面高張盡網英
才杳杳冥鴻薄天以飛雖有增繳將安所施龍
潛于汴鴻乃高舉自越徂齊莫知處所斯甘盤
所以遊荒野也洛宮煥閑慨念時昔思賢不見
寤寐展側圖審啟象飭以藻色旁求諸野外暨
四國斯武丁所以訪版築也惟澤有蒲有龜有
魚溫溫羊裘是釣是漁聘以玄纁載以安車君

子至止騎衛甚都斯岐昌所以獲呂牙也尊賢
崇道不敢屈致禹乘降尊親即其第撫腹而談
申之情義論道故舊咨諏政治斯成湯所以學
伊摯也維盤維傳維牙維摯既紆人爵卒共天
位瞞瞞先生揭揭高志窮斯益堅老斯愈厲滋
垢軒冕泥塗富貴糠粃裂上與厮王事輜輶萬
乘遽蘆神器箕踞三王輦行五帝皇隱鴻崖堯

釣臺集卷之五

上

道臣妾億兆不足以回其操先生之惠昭乎日
月先生之潔皓乎冰雪奮乎百世之上窮乎千
載之下既律貪而激懦足扶教以厲世義夫慕
而費勇老姦懼而沮氣豈爵祿之可驕信名節
之爲貴因斯而談學遊習隱跡其心蹟者其真
偽之相絕也亦猶夜光隋珠與夫硃硃魚目也
名公才卿影纓垂珮者其勞逸之相背也亦猶
世之懸解與夫桎梏疏屬也烏可同堂而合俎
豆並世而論人物乎夫名有小而獲傳祀有因

而卒延或開藩以遺愛或卜居以處仁即一鄉
而擇善配廟貌於慈山極天壤以崇論誠不啻
於雲淵詞木登二客覲然漸泚然汗下屏氣憤
容捧手告退漁者既出整釣理簑遷延移舟叩
舷而歌曰釣石叢叢與天齊些下有釣渦與海
通波陵遷爲谷淵壅成阿惟茲高風終古不磨

嚴光論

張拭

光武鑒西都末世之弊故汲汲焉崇尚風節而
不忘遺逸之舉亦可謂知所當務矣蓋自三代

釣臺集卷之五

上

而降在上者以爵祿而驕士在下者慕爵祿而
求君故上日亢而下日以委靡人君而能降心
以求遺逸則是不敢以爵祿而驕其士而反有
求乎士之意則於克己養德所助固不細矣况
風俗委靡之中而其時君所尊禮延納者迺在
於恬退隱約之士豈不足以遏其奔競之風而
息其僥倖之意於風俗所助又不輕矣在光武
時雖曰舉遺逸然固有召而不能致致而不能
用者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華而京之陋而起

名節之俗則其爲益虧亡淺哉哉語曰衆之民
天下之人歸心焉蓋不遺賢於隱返則天下之
賢才孰不歸心賢才歸之是天下之人之歸之
也豈非爲治之總要乎然嘗怪嚴子陵竟不爲
帝少屈何耶考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素隱行
怪必欲長往而不返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
其心度爲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爲當時之治則
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已若欲進乎
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

鉤臺集卷之十

上

高位享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
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爲光武之故人名高一
世而竟高卧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
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本
之盛其爲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嚴陵論

胡寅

善哉光武嚴陵君臣之際也先君子有言曰創
業垂統與增光前烈之君待遇臣下其體雖一
然嚴威儼格常施於爪牙介冑之士以折其驕

悍難使之氣柔巽謙裕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
以厲其廉靜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才表正風
俗漢高祖能立召田橫於海島之中而終身不
能致四皓世宗倨見大將軍青而不冠則不見
汲黯光武制御功臣不少假借而詔徵處士嚴
光等或陛見帝廷伏而不謁或使者再聘不肯
就車雖博士范滂有謗上求高之秦帝亦不以
爲然各從所志夫三君者內平四海外寧百蠻
可謂英雄豪傑之生矣然高祖之威能行於暴
秦強楚而不能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能行於匈
奴西域而不能行於汲黯光武之威行於尋邑
王郎而不行於嚴光周黨何也威有所當加勢
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當
屈以忘勢則昌反是道者難乎免於亂亡矣

鉤臺集卷之十

上

嚴陵論

尹起莘

嚴光之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
興起而欲見之乃與周黨王良並召觀范滂之
毀黨與友人之誚良則二人非光之比明矣宜

光之愈不屈也且光乃帝握手故人帝不以手
書招致乃以詔書從事何哉嘗即光傳考之見
其機切侯霸之語則光固非碌碌隱者況光少
有高名帝既與光同學必知其才智果有大過
人者是以始焉帝思其賢而終焉帝傷惜之向
使帝不屈光以官爵而惟以故人待之從容訪
問必有興治致化之方補益中興惜乎帝不及
此爾按中元二年丁巳歲帝聖壽六十二則是
今年己丑蓋三十有四矣光以建武十七年再
召不屈至年八十終帝猶詔罷縣賜錢穀由是
推之當光同學之時固已年尊於帝至帝君臨
大寶召至闕下光是時蓋亦年踰耳順矣以年
尊德邵之人帝不能待以賓師之禮迺欲臣而
用之宜乎光之不應也後之論者但知光之不
屈爲高而不知光之所以不屈者其意固自有
在特其識量素高此意渾然不露圭角是以天
下後世莫得而測識爾愚故備論之以俟後之
君子折衷焉

題嚴先生祠田記

精廣

當習俗頽靡之餘士大夫酣秦於富貴視前賢
風操節義磊落照映今古者類若土梗然況今
牧守日夜事繁撻督賦斂以謀課最尚何望其
加意於數百年既往之跡山高水長之風如嚴
先生子陵者宜其廟刻之斷絕祠田之轉徙一
切委而不問無足多怪內兄會稽孫公季文來
守是邦下車未幾首疑明道間范文正公既爲
先生立祠宇而碑刻不著曾買田爲久遠奉祠
計是其初蓋自有田也搜訪久之乃得唐興元
中戶部郎崔儒所爲記於顏垣壞壁之間果言
有田可力耕而田且不存則命屬吏登山巔求
之溪谷豁然開爲平疇有泉注之大旱不枯表
二百畝史所謂耕於富春山者即此地也詰其
主名則已爲勢家所奪矣公慨然欲損公帑以
歸其田風諭勸勉至於再四卒不從公度無可
奈何於是爲詩以傷之名曰浩嘆嗟乎公之意
亦勤矣夫事有所當爲不必計其濟否公能於

顏廬之餘而崇孫高之節當促迫之際而爲久
大之謀其所自見於先生者爲如何其所關於
世教者爲如何田雖不可遽復抑異時豈無如
公用心卒還魏鄭公之宅者乎請姑俟之

嚴光辯

宋朱棠

予觀前後論子陵者無慮百餘家言人人殊要
之子陵心事皆有未盡何也子陵非果哉忘世
者也但光武尊之用之未至爾昔者太公釣于
渭川文武尊之以尚父用之以克殷何使文武

釣臺集卷之上

五

尊用未至太公亦豈肯留哉子陵釣于齊之澤
中與太公絃千載如出一轍光武不能尊用於
收天下之前使得以奮鷹揚之勇及即位乃欲
以諫官屈之是又不能尊用于取天下之後也
史稱子陵及光武即位乃變姓名則是帝未即
位之前不變姓名手陵固有望之之意焉史又
稱光武以物色訪之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則
是帝既即位之後應聘而來子陵猶有望之之
意焉由是言之子陵何嘗無濟世之心哉光武

果能如文武之尊用太公則子陵可以弗去東
漢之治當與周室比隆矣而不能也惜哉或曰
光武尊用子陵固不如文武矣而子陵道德與
太公並何以知之曰以懷仁輔義之言而知之
也或又曰光武亦賢君也而不能尊用子陵何
也曰子陵三代以上人物聖王之佐也光武雖
賢未聞道也三代以下之君也又安能尊用三
代以上之人物哉予因謁先生祠下偶寫數語
以辯先生不屈光武之意又以見先生出處之
大節也噫後之患得患失昏夜乞哀者視此亦
可以少愧云

釣臺集卷之上

五

釣臺題咏跋語

宋朱熹

釣臺故有范公記文詞義甚偉後人不容復措
手矣中間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爲
得體而粗述其以羊裘題軒客星命閣之意名
義亦爲高雅今屢經火不知此石尚存否也近
年乃有作記力辯嚴公非詭激索隱者昔邵康
節作安樂窩中好打乖詩明道先生和之曰時

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而康節又復
之乃有安知不是打乖人之句此言有味也使
藏公而可作當為此發一大笑云

頃年屢過七里灘見壁間有胡明仲文題字刻
石拈出嚴公懷仁轉義之語以厲往來士大夫
未嘗不爲之摩挲太息也然亦不能盡記其語
後數十年再過因覓其石則已不復存意或者
惡聞而毀滅之也獨一老僧年八十餘能誦其
詞甚習爲予道之俾書之冊比予未久而還則
亦爲好事者裂去矣因覽兩峰趙俊醉筆釣臺
樂府偶記向所嘗見一詞正與同調并感胡公
舊語聊爲書此 慶元己未人日

祭文

宋張栻

栻以愚陋被命來守此邦竊仰先生高風于千
載之上視事之始恨拘印綬不得躬走祠下敬
遣迪功即嚴州府學教授鄭某往致奠惟先
生其鑒之

諭州學舉祀文栻竊惟此邦之所以重於天

下者以先生高風之所存也雖蕭瑟之地祠
像具設而學宮之中丞嘗獨曠其何以慰學
士大夫之思乃闢東偏肇舉祀事嗟乎世遠
道散寵利相希而事君之義益以不明惟先
生曾不以一毫動其中啓世祖貞德尊士之
心成東京砥節礪行之俗流澤遠矣繫我多
士克承繹之

祭文

方琛

嗚呼陶唐之盛不得以易潁水之清鎬京之樂
不得以博首陽之通彼其極枯軒冕綬綬
甘與閑雲明月孤高淡泊去來於無心之境也
真人龍飛呼雷霹靂建號於南陽之故人先生獨
不垂誕於雲臺之功乃熱中於釣臺之名不曲
鉤以致名位而直繩以掛古今豈非不附不倚
特立獨操者耶嗚呼同室而情亦不如百舍而
狎同日而意隔不如千古而合惟是我祖相望
於唐異世之一人異體之一心也適當春祠謹
同奠焉

祭文

阮鶚

嗚呼先生訓曰懷仁輔義天下悅此萬世相天下之大法也又曰阿諛順旨要領楚此萬世相天下之大戒也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蓋大臣患失小臣畏死是以伺候顏色觀望風旨乃至誦仁義之說爲迂談席阿諛之術爲得已及其甚也患失者惟植奸保佞而畏死者可氣使順指由斯道也以往而欲天下之悅也不可得矣是故秉耒荷鋤所以耕心因而令無穀種

鉤臺集卷之十

孟

也投竿垂綸所以挽頽波而今鈎深爲餌釣譽爲筌也昨者躡富春之峯隸手雲雨擊桐江之棹轉眼風波人情既以殊昔物能何亦失常俯仰江山疎望毛骨某靜言思之然則先生之訓口授子道豈但癡君房哉萬世之下蹈君房之癡而不自癡者不知其幾不有先生孰與癡之嗚呼士人之窮也不能殫耕雲釣月之蔭至於出而有爲其能樹懷仁輔義之功否乎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貴我以吾義先生以節高

光武其在是哉要之非徒云爾也入先生鄉欲舉先生之訓訓先生之鄉後進者請先與先生商之作世法戒

辭

張樞

嚴光先生以漢建武五年歲在己丑徵至雒陽拜官去耕釣於富春山中後先生一千載當有元之延祐七年歲在庚申曲沃男子張樞過先生之遺墟想先生之高誼迺肅恭日拜而申頌之以辭其辭曰

鉤臺集卷之十

三

繫三五之盛治兮一道德而同風士日由於廉讓兮咸蹈履夫至中大道降而爲名節兮迨叔世而始崇去聖其云遠兮要砥行而飭躬誠奮國之大坊兮扶綱維於始終匹士蹇以內修兮足壯國而折衝寧殺身以成仁兮不同利而改從所貴茲之耿介兮繼芳躅於遐踪植國本其有制兮在明慎乎擇術蓋名節之與功利兮迥殊塗而異律彼功利之爲謀兮効若速而敝亟維名節之經久兮道若迂而無失上操柄以馭

下子下奔趨而從率由立表以觀景兮實化民
而成習偉漢高之大度兮憾憲坊之未周營草
昧以數秦兮因功利之是謀溺冠嫚罵兮節士
宜羞顧鈍無耻兮射利相求世既夷而一轍兮
商賈遊乎其不留迄中葉而靡競兮豈一朝之
爲尤帝光武之沈略兮爰大監而永圖爵首崇
於德德兮周砥礪於廉隅惟先生之久要兮視
軒冕若泥塗匪崇激以爲名兮安子志之所如
時寢寢其小康兮豈汲汲於予需將追古而有

釣臺集卷之十一

三

作子懼衆志之未孚斯服肅而高舉兮起蹙蹙
而貽模後承流而造方子喻循木之從杆憤元
興之失御子宦寺橫而擅權信道篤而操剛兮
美黨錮之諸賢糜鼎鑊而弗懲兮祇取義以爭
先大戒恃以不泯兮信警聲於群彝曠百世以
聞風子猶興思而凜然吁嗟先生之矯節兮配
夷惠以齊科漢祀賴以未墮兮匪先生而則那
豈必仕而賦祿兮乃功業之不磨彼雲臺之顯
敞子功與此其孰多懷哉古人不忘子寤寐慨

而永歌橫大江而揚舠兮陟崇岡之嵯峨采蘭
漣以薦芳兮奠清醑以前羅魂夢歸以來享兮
神愉怡兮婆婆尚專遺我後人兮彌德載而同
波操矩矱以自度兮願迪德而無頗

釣臺辭

元盧摯

雲山蒼蒼兮烟木稠石瀨潺潺兮江水流故人
兮冕旒先生兮羊裘使人皆先生兮誰其伊周
使人不先生兮誰其巢由仕止久速兮舍聖人
將焉求清風一絲兮豈爲名釣蕉黃荔丹兮香

釣臺集卷之十一

三

火千秋臺濱後役子榮辱之舟先生一笑兮白
雲收

釣臺書院記

元黃潛

漢嚴子陵先生會稽餘姚人史稱先生少與光
武同遊學光武即位令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
拜諫議大夫不受去耕於富春山按圖志是時
齊爲郡而未爲國其遺跡已漫不可考今建德
桐廬實富春故地先生釣臺在焉所謂嚴陵瀨
也不獨以嚴名其地而且以嚴姓其州先生高

風盛列之所存於此爲最者崇之而表顯之使
人知所嚮慕奮發不亦爲民師帥者之職歟鈞
臺有祠創於范文正公作州之日而重新於蕭
侯燧其有書院則自陸侯子適始也更王侯泌
趙侯汝歷規制乃備國朝仍其舊設師弟子員
而鄰僧惜勢悉奪其恒產以爲已有訢之於官
僅復蕪蕪所食者瘠田五十畝而已間嘗入錢
佃其傍常山三十頃取鬻薪之奇贏以佐經營
之費豪民欲擅其利構訟連數歲不決至正元

鈞臺集卷之五

二

年秋總管羅公下車首務修明學政偶閱其牘
亟命度其地之肥磽均而爲二俾分佃之咸以
爲平而各安其業山長沈元昂方謀銖積寸累
以興壞而起廢公復諭士人合私錢二千五百
緡助其弗給土木之湏靡不畢具元昂尋書滿
徐天麟繼之公以元昂經畫有素留使同覓其
役會達魯花赤高昌公適至與公併志一慮臨
視勸相馬僚佐克交贊其事而躬程督之勞則
縣達魯花赤亦刺馬丹也屋以間計凡四十有

鈞臺集卷之五

三

九完舊者曰燕居殿曰祠堂曰清風堂曰招隱
堂曰客星閣曰山高水長閣曰遂高樓曰羊裘
軒也懷仁輔義兩齋增新者曰三公不換亭曰
天下十九泉亭曰錦屏繡嶺亭曰東臺西臺兩
亭苑登臺之路而爲門以識之又作門其外榜
曰釣臺曰富春山庀事於是年之十月而迄役
於明年之五月寓公遺老來學之士共樂其成
於是馬君泰之以書來屬潛識其歲月夫以二
千石之重而荷承流宣化之任所以導揚上德
扶世覺民者非可家至而戶曉也本之名教樹
之風聲待其目擊而心惟氣感而機悟將有惕
然於表不能自己者矣諸君子藏修遊息於斯
顧瞻江山想像儀形開先生之風而莫不興起
尚無忘賢師帥新美之功哉若夫先生之行義
與出處之大致見於前賢所論述者潛不敢贅
陳也高昌公名閻爾仕於中朝歷章佩監中尚
卿羅公名迂玉字君實興和人以監察御史累
遷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今由兩淮都轉益

運使來臨茲郡故其爲政知所先後云

嚴光論

元許謙

子陵先生抱超世絕俗之姿據批世事視萬乘如一介富貴尚安能淫之乎侯司徒乃欲日暮自屈語言誠癡語也雖與之素舊豈足窺其際哉知先生者先武一人耳三聘而起論道故舊言不及政自擬巢父以明素心先武固怏怏不能終屈先生則遂其志矣世之論者謂先生以風節自高而厲當世愚未嘗不以爲過也若是

鈞臺集卷之上

五

則有爲而爲之耳夫天之賦於人者有分自聖人能全其天下是則以其得數之多寡而處性雖問學漸磨去其太甚終不能反於全先生得天之清淳澹泊而成性者也鱗潛溪淵鳳鳴高岡安其所遇紛紛游塵誠不足以悅之不然則光武賢君也少與其學以光武知先生之明先生豈不知光武之可與有爲乎以賢人之招而不屈可與有爲而不爲是矯世立名者豈先生之心哉在庭俊乂各司其局可以守成際時清

明片遠高蹄羊棗耕釣樂我天真奚必汨汨以易所性所以縱言不屈率意放禮正欲示不臣之意也至於廉厲漢末興起節義固其高風有以動之此則仁人利益後世自然之効非先生素期其如此也

子陵贊

元王惲

漢有天下本以霸興陵遲世季其弊莫勝光禹阿諛雄詠狂鄙元成以來從風而靡維炎中熾故人作帝先生慨傷爲漢砥礪紫莢一已訓彼四方顧惟可加萬世之光幽富春渺渺桐江釣絲裘褐終焉徜徉是則柔理之道先生助治者其維皇哉噫

鈞臺集卷之上

三

子陵贊

戴良

群陰既屏萬象聿新誰居黃屋平生故人玉帛雖至肯屈吾身雲山蒼蒼作世隱淪繪事既素孰知其因覩象思德慰我後昆芳時固遠清風尚存動靜作息蒼山白雲

蒼雲軒銘

國朝朱濂

世皆稱嚴子陵不為光武以爲高士之問學固
求所以行之耳苟得賢君事之而行所志君子
之所樂也况光武素知子陵哉子陵不以隱
爲高也審矣其隱蓋有所爲爾人之志意材量
明者能燭之於事爲之先子陵光武少相友善
使光武能任人可爲盡力子陵何隱而不出既
出而決去哉蓋光武察察自用其後宰輔多不
以禮退子陵預如其如此故決然避去而不疑
以全故舊之義此子陵所以爲高也苟徒以隱

嚴子陵先生祠堂記

三

爲高孰不可爲子陵哉子陵裔孫曰宗道取范
文正公祠堂記蒼雲語名軒余恐其昧乎出處
之義也告之故系以銘銘曰

維士爲學志大行于時孰肯樂隱屈而弗爲草
哉子陵識時之幾幾不可以出世耕釣以嬉此
爲百世之師苟時可行而飾隱以欺是棄其天
而失時宜嗟乎子陵志豈在斯爾宜則之勿執
固以違視時推移如雲在山何滯歛與施或不
盈握或兩四垂庶乎于道之歸

重修嚴先生祠堂記 國朝楊溥

孟子曰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予固謂
君子之道如是而已然求聖賢之心曷嘗一日
忍忘天下哉憂則違之非得已也孔子轍環天
下故無施而不可然亦有終不往者下聖人則
不然顧其所遇及在我者何如處之不失其道
斯爲善矣事變稷契之於堯舜明良相逢千載
一時伊尹之於成湯學焉而後臣之傳說相高
宗周召初成王亦惟其力足以勝之至若孔明
之從先主以興復漢室爲已任三代之下所僅
有者世之欲爲皋夔稷契伊傳周召者比比而
卒不能爲豈非處之不審乎子陵少與光武同
遊學光武舉兵之時宜起而從之以成命世之
功而乃不出此不可知也及光武恢復大業授
戈講藝禮聘幽逸子陵幡然而起從容啓沃以
來天下之善以圖先王之治亦其時也竟不屈
而去豈其所志者大而有所見於光武乎抑亦在
已者揆之有素乎此又不可知也當時以名節

相尚及其末世奸雄僭竊之徒環視漢鼎而不
敢顯然爲據有之雖千萬世之下聞其風者會
夫產儒夫有立志其有補於名教亦大矣舊時
祠宇久荒湮廢太守南昌萬君觀等諸寮友以
圖興復經始於正統元年秋八月至明年冬十
月訖工湮廢之跡遂抵一新復訪其裔曰來者
俾奉祀事夫爲治以風教爲本太守知所尚矣
相成者亦有賴焉用列名於碑陰

客星亭記

程敏政

嚴先生祠之東故有客星閣久廢弘治丙辰夏
五月巡按監察御史吳公至嚴州進謁祠下詢
閣之故址所在不獲乃度于祠之西得地焉秀
爽殊勝以語參議吳公及知府李公曰懿哉客
星之名惡可泯乎宜易閣爲亭以還舊觀咸應
曰諾遂集材繕工以是月經始又一月亭成丹
堊巋然上出雲際下臨江潁而境益勝於是吳
李二公專書來以記屬惟先生祠事有范記與
諸先正之論備矣獨客星之說載范史或者疑

先生於光武交布衣一夕共計以足加腹然大
異事天至爲之動星大以表其無乃過乎予以
爲不然天人之際甚通也道德動庸風節材藝
非常之人天實生之代不數公況百世之士哉
先生當西漢末避莽亂棲此待天下之一過光
武之主猶以爲未憚而去之非其居不事也侯
霸亦先生故人位三公矣仁義阿順之語凜然
下飭若浼焉非其友不友也先生之學雖莫知
所自傳殆必有揆之中而安放之遠而準將與
伯夷相望而興者所謂非常人也故一起居之
間天必示重焉而或疑其爲褻豈善觀天者哉
開東漢之風節大有功于名教孰謂其無徵哉
予旣嘉諸君子起廢之功記之且著鄙見如此
後之有事祠下者退而登亭指釣遊之處對桐
江之水致高山景行之思尚相與嗣葺之而無
替焉可也御史公名瀚歛人奉
命按浙一年公恪有聲恩以廉貪立懦爲已責
故於先生祠亭注意如此予家休寧每道河下

禮乃行而釣臺孤峻山路磽确恒不克一
登焉快近吳李二公爰先生亭觀稍刻拓去
險即夷凡四里餘鑿鉅且勞事得隋書吳公名
紀衡山公李公名德恢東安人皆勤政宜民故
能副觀風者之志表先賢以興士習清治源非
世吏可及是爲記

子陵論

何孟春

張敬夫論嚴子陵非索隱行怪必長往而不返
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爲最詳也以

釣臺集卷之上

三

謂光武欲爲當時之治則當時人才固足辦之
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其未能信從故寧
不就之耳嗚呼子陵之心固如此哉春觀子陵
與侯君房書之所言有以知子陵之胸臆矣霸
得書奏帝帝有狂奴故態之哂及幸其館撫腹
之間聲以咄咄又曰我竟不能下汝耶此豈禮
貌賢者之言也子陵是時年亦已長矣帝不以
師友處子陵而有諫議大夫之除何哉帝問已
何如昔時子陵謂差增於往其素不足帝也可

知使子陵而賤諫議大夫不能一毫阿諛順旨
而帝又不能一一尊信之然則如子陵何哉帝
不任三公而政歸臺閣其大臣至以直言死其
羣臣往往以非識而見罷黜將才之事廢后易
太子皆人遺不可之大者子陵是時有死其職
而已矣不然亦有去而已矣夫死其職非賢者
所以愛其君之初意去其君於受職之餘孰與
今日之不受之爲全其節而君臣之間兩可無
憾也哉嗚呼此子陵之心也春敢以足南軒之
所未悉

釣臺集卷之上

三

子陵論

胡松

世不察先生之心率謂先生爲高者余綜其實
不然夫先生非爲高者也何以明之羊裘澤中
已非鑿堦絕跡之儼及其應聘而至首以懷仁
輔義箴傲君房此其所蘊蓄舊矣故光武祇之
曰狂奴故態也詳味斯言則當其布衣游談時
必數數茲意自負爲高者矣其期於棄爵不
民惜文叔未之深知而後已如新堂虛稱

耶使文叔深知之當得先生所遺伊尹之龜
往見曰子陵足下苦何以教孤孫幸以
三尺叨此大物深恩不任無以塞皇天付界子
何以教孤孤願安不教師友吾子子無我道
語自衷達溢於額子陵非阿諛順旨者必將
竟其所稱仁義輔之大道而乃咄咄玩侮輒欲
屈而臣之子陵洞見終始知必不行故卒然而
不語跡其差強於昔之對蓋知帝也審矣孔子
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嗟
乎此豈徒曰子陵之命而已乎蓋其繫者遠且
大矣舟過祠前樞衣展謁俛仰千載恨不同時
從先生游而叩其所為養也書留臺壁請質來
游

子陵論

南粵楊起元

古今以一釣而繫天下之重者曰渭曰富春
渭以出而富春以隱各隨其時非苟然而已時
者陰陽消息之機至微也惟有道之士功名富
貴不入其心是以察微而知著愈見而豫待昔

者文王之獵於渭也載以後車號曰太公望
於武王尊曰師尚父北面受書封於營丘子係
保之後世稱榮焉光武之中興也披羊裘而長
往及其得之引與同卧加足帝腹示偃蹇不可
用帝聞其語曰狂奴故態也此豈可以相助為
理者耶歸釣終身後世稱高焉然二老者其就
其去皆不待其形迹之露也後車一載若豫卜
乎太公尚父之榮而羊裘一披亦若先見乎狂
奴之辱者此其為有道而知時者也夫哉時乎
君子垂休遺烈孰能達之故渭濱出而成姬錄
八百之業而富春一隱亦以名節扶漢鼎二百
年隱當其時功亦與出者等苟違其時或無益
於成敗輕重或自取於危殆困辱自古坐此者
蓋亦不少嗟夫富貴不足遺功名者亦士所自
樹也然強其時而違之多至於危裂而後已豈
知卷舒進退不失其時德業之大者也故君子
貴道而已矣

子陵贊

國朝王達善

倚歟先生天子故人握手談笑四海如春足加
帝腹焉起勢臨天自動耳吾何容心拂衣歸來
迺樓迺樂俯仰乾坤何愧何忤釣臺千尺清風
萬古坐對江山一竿秋雨既非長沮又非接輿
泊然無愁與天爲徒廉耻日明風教日起一點
此心報漢天子

子陵贊

楊榮

炎祚中興群賢滿朝懷哉故人寧不可招煌煌
客星有光天府羊裘釣絲清風千古

賦

釣臺集卷之十

上

宋徐夢莘

釋扁舟之維纜兮爭嫠女之長風循蘭皋之東
駛兮先翫日之飛鴻忽重山之效勝兮得子陵
之遺踪卷舍舟而徑造兮歷釣臺之穹崇肯岌
業以對峙兮面馮夷之幽宮四無人之深遠兮
白雲簇而盡封故先生之釣此兮睨鍾鼎於鐵
鋒觀昔人之棲隱兮豈誠心於遊世排天門而
無雷霆兮遂垂翅而遠逝兮左右爲之梯級兮

紆青綸而焚芟况故人之龍飛兮亟攀鱗而綽
厲春文叔之久要兮握赤符而御人託儀容以
搜訪兮冀物色之可循幸羊裘之一來兮略陞
楫而情親雖紳笏不可以羈鞅兮亦振鷺之爲
賓何倏來而決高兮堅素餐而莫臣豈仁義不
我與兮卒卷道以周身抑黼黻非所好兮寧擁
蒲以自珍吁吾知先生之有道也始文叔之謹
厚兮寔姁姁而多愛擲一勝於乾坤兮芟群雄
以如芥視天下之莫我撓兮遂哆然而自泰彼
馮敬通之賢且碩兮妄一青之爲外惟三公論
道以密勿兮束以吏能之煩碎阿符讖以自詭
兮漸正道之蕪隘非先生矯厲於逕庭兮執袂
夫帝心之用大故以吾身爲準兮渺浮雲之不
留視批糠於富貴兮若將况而焉求視貧賤之
驕人兮非勢利之所譬加予足於腹兮不少跼
於昔游欲希知先生之不屈兮則凡有德者不
可喻儻疑量而不愠侮兮庶幾容於九州非生
生之要漢兮實爲漢之遠猷肆觀層臺璀璨何

久豈金椎之益固由高風之不朽歷漢唐之千年配不刊之固阜彼章華與姑蘇非不高而且厚曾歌舞之未終紛狐兔之交走雖物理之成壞端夫人之自取嗟予行之未已冒名利之塵垢仰先生之清節覺予形之甚醜將洗耳於寒瀨酌漿祠之杯酒借先生之竹而坐先生之臺殆與之相爲先後

釣臺賦

陳巖肖

泛富春之極浦過桐君之所廬山環翠而繚繞

釣臺集卷之上

聖

溪瀉練以縈紆平林絕岸可斷而或屬朝霏夕靄乍歛而乍舒湍聲激烟峙之下嵐色貫雲岫之隅忽一峯之森然鬱蒼蒼而倚天粵巖先生之舊隱聳巨石乎雲端踞此磯而坐釣抗斯志於當年高風作塵不可幾及予遺蹤逸躅至今而獨傳方其披羊裘於澤中弓甘肥遯而不悔光武物色而聘之兮逮三反而始至吐危言以戒侯司空兮不改狂奴之故態傲萬乘而恃故人兮動星象而罔有愧竟拂衣而去之兮卒老

於丘壑而不悔惟卯金之中否兮賢哲括囊而遠逝暨真人翔於白水兮爭幡然以赴功名之會何先生之遠引兮了無意於斯世豈時君之不可輔兮似立志之近隘特性潔而知其心兮盖有激於斯時常欲懲而辭之矣兮遇功臣之禮或虧課三公以吏事兮繩之法而示威輕轉易其守長兮聽謹言與卑詞近臣或捶撲臺臬於其前兮蹈矯枉過正之非朱浮鍾離意之所以爲言兮咸納忠而盡規宜先生逆料其必然兮抗高節而豫警之遂律食而立懦兮共扶漢祚而不遽衰也昔渭濱之釣璜兮釣功烈以輔興王之基闕里釣而不綱兮釣道德以垂萬世之師濮水釣而持竿不顧兮釣高尚以遠塵俗之羈今先生亦寓意於是兮釣氣槩而挺然不可縻也遂倡東都之士輕外慕兮俱耿介以自持也則知聖賢所遇雖殊兮其特立以表世者舉非偶然而爲也故此屹然之釣石兮千載聳觀瞻於桐江之湄也

釣臺賦

范浚

歲辛丑予東歸兮交濤江之渺瀰引帆席而朝發兮夕予次乎嚴君之祠惕仰高其君存兮撥厥意而明之曰先生之遭世兮會炎正之中微慘餘烈之孽虐兮方恃道而窮成率諫忠而任殘兮紛紛舟車之四馳蕩三綱其弛絕兮誰裂冠而去之宜先生之高蹈兮靜游釣淪漪逮赤伏之應運兮矯白水之龍飛彼群雄之䟽附兮猶響臻而應期何故人之雅素兮翻固拒而牢辭惟先生之高介兮氣干霄而上躋耻一毫之或挫兮若撻市之怛怛彼君房獨何人兮將使我自屈而詭隨噫不察予之口授兮顧狂奴之是譏視滿車之來思兮類被毀而遭非蹇儒紳之耿耿兮繁俗黨之貽訾伯兄願脩於初服兮幾偃蹇而見擠既護巧之孔多兮予又胡爲乎遭迴寧超超以遐逝兮亦安能依世而突梯噫先生之達哉兮不降志其由茲吁嗟器大時難容兮追巢躡由邈儼蹤兮水之渾渾山崇崇

予遺芳不泯名益隆兮何千萬年激頽風兮死者如可作惟先生之崇兮

釣臺賦

廣陵宗臣

余聞嚴子陵釣臺舊矣丁巳秋予以叅藩赴閩取道兩越始登嚴臺徘徊焉商飈而未萬山颯摧我心傷悲爰申厥詞把酒放歌白雲莽互堂君之聞歌而來哉

恭承 帝命以南邁兮彌吾節于富春儵微霜之墮百草兮何芳杜猶菲非其襲人暎嚴陵之

釣臺集卷之上

聖

舊里兮釣臺鬱而嶙峋屯飄風其相薄兮吹石瀨之磷磷宿莽摧落而變衰兮余又安得問夫白蘋余將懷椒糈而瞰臆兮蹇吾馬之逡巡而不前豈以沉淪之俗羈兮乃不得以揖高士而執鞭惟炎德之中天而興兮紛衆芳之雜糅以比肩何佳人之夸姣以抗行兮乃獨抱孤貞而自全衆是散之玄以章兮孫獨愛夫羊裘玄鴻鵠之高翔兮聊寄吾跡於汀洲昔傳岩之坂崇兮武丁肖形以資厥猷非熊之協帝夢兮渭山

起而佐周何帝之手詔以忤懷兮羗獨偃蹇而
夷猶故人之不忘舊懷兮情恍惚而至乎帝庭
何帝腹遽以足加兮太史奏之客星咄咄于陵
之不肯為理兮帝何獨惜夫沉湎孫何高蹈而
不顧兮乃長揖以謝夫天子朝發軔于漢宮兮
夕視于江汜有君如此其忍負兮孫堂亡親于
際肯痛韓彭之竟以烹醢兮勃何辜而卒不免
於美里念盛名奇績之不可以善終兮是用忍
情而惜此蘭芷鳳凰之回翔而不肯下兮豈網

鈞臺集卷之十

四

羅之所能施使蛟龍之可得而常服兮又何以
卑牛馬而下之睥江河之趨下兮喟高風日逝
而不可追撫故迹而連轡兮悵吾生之獨後時
往者既已不可復兮冀來者之猶可為委余珮
之陸離兮掛吾冠於南斗之墟孽長虹以為衣
兮捨青露以為瑤託微誠於浮雲兮孫其攬璫
華而遙予望美人而不見兮表獨之以踟躕亂
曰維江有蘭美人植兮白雲茫茫歸何晏兮平
楚落日怨青楓兮歸來乎山中吾與汝嬉以遊

兮

鈞臺賦

吳郡王世貞

已已之味季月消魂金之
伯指桐廬下建德羊眠
流千丈縹碧澄滄皎皎
冥鷁首忽辨桂輪少虧金波騰絢恍見一峰縹
緲于空喬連岡浮波而拱獻森林厥應巖阜回
節迴環余所停憩二客解顏舟子舟烏曰此固
嚴光先生灘也余乃野憤而楚服盤礴以前抱
寒漿兮靡椒薦素琴兮無絃追夫一介之賤微
靈誠感而燭天遂姓其州而貌其山者千五百
年雲臺颺爐原陵無煙富貴身身畫聲華代遷孰
與先王宇宙長鮮嗚呼嘻彼夫赤真中懷紫閣
未窮兵起東颺節殉二龔庶幾君臣如日麗空
妖新截蜃白水興龍籍雁先生君德嘒嘒上行
重倫丘責驟穹萬歲千秣稊如清風紕纓萃珪
以匏余躬再拜而退二客是從未既忽有歌聲

紀千蘆際天眇鉅厲林木盡沸其辭曰滄浪之
清可以濯纓渭水釣利桐江釣名役心成迹強
性之情孰與吾漁無役無強纖阿爲鉤大虛爲
網冥志物稊縱伸澗閑余異而追之不見其處
縹緲一縷破東南而去

釣臺辭

青張嚴雲霄

雲冥冥兮崔嵬見寒產兮釣臺開卅屋兮祠屋
石瀨鳴兮松風哀明君兮休武悵雲臺兮奚處
携羊裘兮歸來招白雲兮爲伍陰羊裘兮如春
樂空山兮忘人匪夫人兮可忘羗所爲兮匪吾
身來不爲兮去不辭叱豐隆兮駕雲矯朝蓬萊
兮莫崑崙遠濁世兮獨來歸去先生兮既遠慨
世遺兮愈憂彼紛紛兮懷德隱富春兮弗返波
翻翻兮遙寄人飄飄兮疾風送吾舟矣性懷先
生靡從

釣臺集卷之下

授文林郎桐廬知縣建安楊東選校

詩

南宋謝靈運

羈心積杖屨晨即晨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
奔峭石淺水滂濞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
禽相叫嘯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
心豈屑末代諄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誰謂
古今殊異世可同調

唐李白

松栢本孤直難爲桃李顏昭昭嚴子陵垂釣滄
波間身將容星隱心與浮雲閑長揖萬乘君還
歸富春山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嘆
息冥懷嚴石間

孟浩然

余奉垂堂誠千金非所輕爲多山水樂頻作泛
舟行五岳追尚子三湘吊屈平湖經洞庭濶江
值新安清復聞嚴陵瀨乃在北川路疊嶂數百

里汭非一趣彩翠相氛氲別流亂奔注釣磯
平可坐苔磴滑難步猿飲石下潭鳥還日邊樹
觀奇恨來晚倚棹惜將暮揮手弄潺湲從茲洗
塵慮

張祐

七里垂釣叟還傍釣臺居莫恨無名姓嚴陵不
賣魚

張謂

子陵沒已久讀史思其賢誰謂潁陽人千秋如

釣臺集卷之下

二

此有嘗聞漢皇帝曾是曠周旋名位苟無心對
君猶可眠東過富春渚樂此佳山川夜卧松下
月朝看江上烟釣時如有待釣罷應忘筌生事
在林空悠悠經暮年于今七里瀨遺跡尚依然
高臺空寂流水空潺湲

劉長卿

潺湲子陵瀨髮髮如在目七里人已非千年水
空綠新安江上孤帆遠應逐楓林千萬轉古臺
落日共蕭條寒水無波更清淺臺上魚竿不復

持却令猿鳥向人悲灘聲山翠至今在遙爾行
舟晚泊時

洪子興

漢王召子陵歸宿洛陽殿客星今安在隱跡猶
可見水石空潺湲松篁尚蔥蒨清溪翠陰合川
迥白雲徧幽徑滋蕪沒荒祠幕霜霰垂釣想遺
芳撥蘋羞野薦高風激終古晤語忘榮賤方驗
道可尊山林情不變

奚賈

釣臺集卷之下

三

日入溪水靜棲真此亦難乃知滄州人道成仍
釣竿漾撒坐微月振衣生早寒紛吾誠獨往自
速耽考槃已息漢陰誚且同濠上觀曠然心無
涯詎問容膝安

顧況

靈芝產遐方威鳳駕重霄嚴公何耿潔託志有
夷巢漢后雖則貴子陵不知高糠粃當世道長
揖變龍朝掃門彼何人昇降不同朝舍舟遂長
往山谷多清飈

杜牧

解印書千軸重陽酒百缸
涼風滿紅樹曉月下
秋江若歎會歸去塵埃終
已散腰纏未安濯嚴
瀨碧淙淙

許渾

天晚日沉沉孤舟繫柳陰
以村平見寺山郭遠
聞砧樹密猿聲響波澄
鴈影深榮華暫時爭誰
識子陵心

權德輿

劉禹錫卷之下

四

絕頂聳蒼翠清滿石磷磷
先生晦其中天子不
得臣心靈棲顙元軒見
猶緇塵不樂禁中卧却
歸江上春潛驅東漢風
日使薄者醇焉用佐天
子持此報故人則知大
賢心不獨使其身弛張
有深致耕釣陶天真奈
何清風後擾擾論屈伸
交情同市道利欲相紛
綸我行訪道空仰古懷
逸民增歎鴻鵠遠雪霜
松桂新江流去不窮山
色凌秋笑人世自今古
清輝獎無垠

歐陽詹

彈棹歷陳迹悄然閱我情
伊無昔時節豈有今
時名辭貴不辭賤古心
誰復行欽哉此溪曲永
激英風聲

劉駕

澄流可濯纓嚴子但垂綸
孤坐九層石遠笑清
渭濱潛龍飛上天四海
豈無雲清氣不零雨安
使澆埃塵我來吟高風
佛傍見斯人江月尚皎
皎江石亦磷磷如何臺
下路明日又迷津

吳融

劉禹錫卷之下

五

水送山迎入富春二川如
畫晚晴新雲低遠浦
帆來重潮落寒汀鳥下
頻未必柳間無謝客也
應花裏有秦人嚴光萬
古清風在不敢停橈更
問津

許渾

潮去潮來洲渚春山花如
錦草如茵嚴陵臺下
桐江水解釣鱸魚有幾
人

王貞白

山色四時碧溪光七里清
嚴陵愛此景憐視溪

公卿岳釣月初上放歌風正輕應憐渭濱叟匡
國祗論兵

異代有巢許方知嚴子情舊交雖建國高卧不
求榮水鳥寒來浴汀蘭暖重生何顏吟過此辛
苦得浮名

宋王安石

漢庭來見一羊裘默默俄歸舊釣舟迹似蟠溪
應有待世無西伯可能留崎嶇馮衍才終廢索
莫桓譚道不謀勺水果非鯁鮪地教身滄海亦
何求

蘇轍

范仲淹

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
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

蘇轍

扁舟忽復出山來慚愧嚴公舊釣臺舟子未應
知此恨夢中飛棹定誰催

毛玘

洲渚寒雲薄暮天蕭蕭燈火落帆邊屢陵灘下

孤舟遠一夜歸心曉雨眠

方干

蒼翠雲峯開俗眼碧澄烟水浸塵心惟將道業
爲芳餌釣得高名直到今

石孝友

桐江波上一羊裘釣得聲名隘九州天子弓嘗
遺故舊先生不肯事王侯

李綱

昔年曾上釣溪頭夢想滄浪一葉舟今作太平

蘇轍

七

真隱吏不須辛苦看羊裘

世祖馳驅復漢家故人高卧老烟霞至今只說
羊裘好拜袞誰思鄧仲華

吳棫

一水自東流蕭蕭霜木秋笑談輕萬乘身世老
扁舟隨俗速方餌高人悟直釣至今馴不散沙
上晚來鷗

陳淵

溪山有底好直道貧士欲千秋釣臺水不濯市

朝足而茂獨何人得寓塵埃目擊節義初步初
日穿林麓西風扶兩腋一舉千里鵲東窺夫差
國繁華混真俗獨流駕顛波一往不可復之子
居其間嗜古追前躅爲寄無絃琴一扣郢中曲

陳貞

十年不泛釣臺船夢想高風落日遙今日偶然
無住着再嘗灘下煮茶泉

蘇軾

不作三公歸來釣桐廬江側劉文叔眼青不改

釣臺集卷之十下

△

故人頭白風節儻能開社稷雲臺何必圖顏色
使阿瞞臨死尚稱臣伊誰力○登釣石初相識
漁竿老羊裘窄除江山風月更誰消得烟雨一
竿雙槳急轉頭不分青山隔嘆鼻端不省利名

程京華客

右調滿江紅

王十朋

竊食三州媿不才扁舟又過子陵臺心知敬慕
先生節乞得祠官歸去來

趙抃

帝念先生素所親殊恩終不顧絲綸圖勲耻與
凌煙像辭貴甘爲把釣人雲水孤高教適意俗
風奔競使還淳如今丘壑無遺士天子思賢號
聖神

姜特立

兩山夾青蒼月照江茫茫陶然酌桂醕孤興發
滄浪賢哉羊裘翁不肯仕漢光冥鴻已高翥弋
者應相忘

戴復古

釣臺集卷之十下

九

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平生恨識
劉文叔惹得虛名滿世間

王巖叟

桐江快人眼江水綠於苔一棹中流去千山兩
岸來風搖黃葉落潮捲白沙開欲問嚴陵事雲
中望釣臺

潘時

古屋巔岩上荒祠落葉中乞靈無俗駕垂世有
高風鳥語谷相答魚遊溪若空徘徊欲忘去紅

背夕陽紅

葉三省

漢主當年曾側席先生高卧無人識一竿孤竹
釣清風七里飛灘萬石森森古木知幾年凜
凜嚴祠到今日我來瞻拜興無盡留戀烟波歸
未得

方岳

佳處何妨住江晴倚落暉野舡穿樹過溪鳥帶
雲飛寺有唐碑古山羞漢鼎非長安多過客留

墨滿臺磯

謝靈運集卷之下

士

范浚

我笑賀知章乞得鑑湖水嚴陵釣清江何曾問
天子

曾謏

波光山翠浮雲收纖毫鑒微澄清流紫鱗撥刺
泳柔藻白鷗來往隨扁舟嚴陵當日看羊裘森
森臺榭風月秋祿位之榮何不求故人心在恢
炎劉炎劉輝煌心已休一溪烟靄終白頭不學

釣名者時進退徒悠悠

林景熙

客星猶下桐江酒微醒烟雨何年歸空遺清氣
滿林壑草木不受春風肥我來維舟真欲醉
為祠荒泣山鬼亂峯欲雪江氣嚴老屋吹雲日
色死白水真人御絳衣勲臣四七攀鱗飛宴鴻
遐舉不可致天地浩蕩容漁磯季年熏貂戎黨
獄阿瞞朶昂終瑟縮東都節義何為高七尺之
臺一竿竹

謝靈運集卷之下

士

趙善相

有漢嚴夫子恭惟帝者師道關民物大身混草
萊卑諫議論交日絲綸獨釣時窮通本無異不
使俗儒知

陳康伯

閑來溪上看雲飛溪光接翠微江南三月落花
時春波去催遲○半竹路破林扉蒼臺舊釣磯
欲歸回首未成路黃粉滿素衣

右調阮
即歸

趙希明

空山木落月迷關千角相與羊裘堂上方知道
官情惡○素須自覺酒樽行處樂疑到碧灣
無路灘聲小檣薄右詞霜
天曉角

劉原

幾載冷江夢此夕復經過雙臺對峙如畫空翠
滴晴波不是先生高節激起清風千古漢鼎復
如何矯首望天際烟樹翠婆娑○危樓下數不
盡去帆多人驚肉生脾却日欲揮戈誰識磯
邊泉石別有壺中天地烟雨一青簑自笑亦華
髮三嘆吊嚴阿右水調
歌頭

林實之

客星堂下水碧浮空烟樹幾重重想故人當日
論情蓬藿際會雲龍底事泥塗軒冕不肯作三
公千仞釣江許此意誰同○應笑赤松黃石效
癡兒成事猶自言功怎知仙箕袖手獨春容
幸風月有人料理自家山史與溪翁鳴榔晚一
聲長嘯相送冥鴻右八聲
甘州

元張養浩

一葉舟輕雙槳鴻驚水天清影湛波平魚翻藻
鑑鷺點烟汀過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重重
似畫曲曲如屏當年虛老嚴陵君臣一夢今古
空名但遠山長雲山亂晚山青右行
香子

周權

東都熱官手可炙吳儂面似秋江色平生落網
一羊裘七葉貂蟬不堪易功臣盡在雲臺中丹
青化作塵埃空先生遺像只在此釣竿尚束桐
江風悠悠世事江雲白過眼輕帆自朝夕人閒
萬古仰孤風天上有星猶是客

趙孟頫

悠悠空山雲泱泱長江流廟廊意不屑山澤聊
淹留故人在天位高步追巢由豈曰子無衣幸
苦披羊裘東京多節義之子乃其尤窮居雖獨
善輔世豈不優

貢師泰

江流浩蕩石巖屹千里來尋一日閒慚愧白頭
奔走客題詩也到富春山

百戰關河血未乾漢家宗社要重安當時盡看
羊裘去誰向雲臺盡裏看

薩天錫

雙臺屹立幾千仞下有一葉之孤舟繁星亂垂
光輝燁長藤古木風飈飈荒祠幽黑山鬼集恠
石如人水邊立錦峯繡嶺雲氣深萬壑千年露
華滴山僧對語夜未央不知風露滿衣裳喚舡
振錫渡江去林黑無由歸上方高峯宇宙無人
語亂石灘聲洒飛雨欲從嚴子借羊裘坐待舡

鮑參軍詩之下

十四

頭山月吐

趙奕

君因卿相隱我爲利名來羞見先生面黃昏過
釣臺

徐舫

子陵何爲隱漢爵不肯受天子下皆臣獨稱天
子友平生一羊裘甘作烟波叟迨今雙臺石高
風清宇宙大何釣者徒千古祠弗朽烈烈雲臺
功丹青今在否

國朝劉基

伯夷清節太公功出處行藏豈必同不是雲臺
興帝業桐江無用一絲風

高啓

羊裘翁遺釣臺蒼翠兩相向勢厭千崖鬼嶮巖
峭壁聳雲表下有泱泱桐江流東望滄溟不復
迴清風在茲振千古唾視輕冕浮輕埃心懷高
潔猶可覩時吐片月峰頭來釣臺之高何如哉

楊榮

鮑參軍詩之下

十五

炎祚中興群賢滿朝懷哉故人寧不可招煌煌
客星有光天府羊裘釣絲清風千古

張以寧

故人已乘六龍去君獨羊裘釣月明魯國大名
垂宇宙漢家小吏待公卿天回御榻星辰動人
去高臺山水清我有長竿數千尺坐來東海看
潮生

莊泉

東漢雲臺迹已休萬年風節在羊裘西來定是

江水不共漳河一處流

王傳

高臺薄層霄仰視烟霞深
來昔何爲遺身在
雲林洪宮久荒涼
霸業成古今飄飄釣臺綠尚
爾清煩襟幾年倦羈旅
扁舟宿溪潭折芳欲有
酬酒酒紋素琴臨枕中
夜宵漢星光沉

方孝孺

敬賢當遠色治國先齊家
如何廢郭后寵此陰
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
貧賤之交安足倚
嚴陵老子先見幾
故向桐江弄烟水

王皆山

新室寥炎祚中興復興國
故人即軒冕先生獨
樵漁一出盡交態
拂袖歸桐廬
豈惟黃綺輩得
與巢由俱我來訪遺跡
高臺但荒蕪
酒酒酌千古悲風起天隅

商輅

拂袖長歌入富春
滄江深處獨垂綸
短策不換
軒裳貴千載高風有幾人

金定

高情厭浮榮有懷在滄浪
古人乘六龍赤符正
煌煌冷風盪穢氛
明離協重光諫垣豈無人
素心不能忘龍節照江水
鶴書貴松房明庭抗殊
禮中躔動天章雲臺多
元勛宗社亦已康長才
既無施表遺惟深藏
微波可垂綸溪谷宜開荒
匪伊嗜修鱗亦豈謀稻粱
軌跡埃壙餘寄心水
雲鄉誰云羔羊裘不復如
軒裳清風亘寰宇荒
磯屹崇岡落日重懷古
山水空滄茫

朱湮

山前歛朝霏山後重陰黑
地勢自爾殊天道元
不隔茫茫七里瀨
洪濤聲盪激烟開別墅青
風捲寒浪白狂疑天柱折
怒訝神輿側安知九淵
下不有蛟龍宅登高薄層
嶂吊古追往昔緬懷
建武初嚴陵釣斯澤
遐哉樂肥遯傲睨天地窄
依依動宸眷四海同物色
祥麟與神駿寧將受
羈勒客心久潛翳江上空
陳迹羊裘渺何許
運尋已訖惟餘范公祠
千載留貞石

九島悠悠重一星
天星犯帝事堪疑
看來此語真變謗
不在區區弄巧詩

諺經

楊琅

荒臺渺何許
莽莽空山隅
緬彼垂釣人
取適豈在魚
清風塞六合
名與天地俱
懷哉不可見
佇立空躊躇

張恠

勳烈雲臺爲漢收
先生風節冷颼颼
桐江江下

勳烈雲臺爲漢收

六

清清水千尺
絲綸把釣鈞

自着羊裘不惹塵
富春山下足容身
漢廷天子

忘尊貴
海宇咸歸讓一人

七里灘頭去復來
千年高節子陵才
我非名利

場中客
羞見先生夜過臺

屠勳

高節扶炎陽
清風滿富春
兩峰來在眼
一水去

鄰鄰太史占星象
平生有故人
緬懷招不起
獨

立暮江濱

赤伏符龍運先生
老釣才故人空物色
吾道祇汾洲洗耳巢由
草無心伊呂儔狂奴
千古事此意復誰求

王守仁

憶昔過釣臺
驅馳正草旅
十年今始來
復以兵戈起
空山烟霧深
往跡如夢裏
微雨林徑滑
肺病雙足胝
仰瞻臺上雲
俯濯臺下水
人生何碌碌高尚當如此

楊士奇

勳烈雲臺爲漢收

七

聖人撫昌運
四海洽時雍
閑對桐江水
湛然心迹同懷仁以輔義
百世仰高風

周進隆

山下危灘山上臺
乾坤久待此人來
誰知漢鼎

千鈞重都在羊裘一著哉

釣臺識得勝雲臺
物色空勞使者來
試讀希文

祠下記清風
千古屬誰哉

萬古嵯峨兩石臺
客星天上賦歸來
頑廉懦立

先生名教誰云小補哉

金

我初桐江行還從釣臺憩臺下雲蒼蒼臺上石
齒齒悠悠千古心寒月浸江水清風不可招只
尺猶萬里蹇予宦遊身塵緣未由洗再拜仰遺
容吾賴真有此

程敏政

暫擲綸竿去復還微書空照水雲間桐江巖壑
知心久不遺移文過北山

孫燧

桐江集卷之十

五

洛陽神武靖羶塵便向桐江樂隱綸假使當年
策諫議先生終是漢朝人

陳獻章

聊拈彩筆點行藏便有乾坤日月光三尺竿來
幾錄兩千秋龍衮共低昂星經變動天機速脚
板橫加帝腹香非是先生薄光武直推東漢作

陶唐

姜麟

世故無人識顯藏羊裘莫恨久埋芳軒棠塵土

誰云隱玉帛權衡未覺昂風引釣絲長亦短策
綬江草破還香漢書錯著先生傳千載巢由不
繫唐

林瀚

富春山下客舟過長挹清風感慨多龍衮故人
天上夢羊裘漁父水邊歌一磯烟月還如舊五
夜星辰竟若何面想流芳千載事桐江波似渭
江波

湛若水

桐江集卷之十

五

富春驛前春水明富春江上柳條生江籬滿目
蔭簾綠幽鳥歌聲隔岸清孫氏雄圖逐水逝子
陵高節與雲平舟中感慨懷千古悵望晴空虛
翠屏

沈翔

羊裘一着自身輕不羨金章紫綬榮千古釣魚
臺下水至今流出世間清

李賓

桐江水碧鑒秋毫不蘸東都燕雀高低有一絲

扶九鼎策勛元不在施勞

汪九齡

新領觀風命漫泛桐江舟江上
悠悠言念臺上人飽此山水
伴魚龍遊龍已飛天去雲
時相憶物色招其儔雲閒任舒卷天上不可留
出山動象緯還山披羊裘力將一絲微扶彼九
鼎優白雲去不歸千載風颼颼我來存蘋藻眺
望雲山秋素乘高人志寧復猜沙鷗山靈備見
許分我釣磯頭

竟日垂綸江上頭先生原不爲名釣南陽帝子
誤相識北闕徵書貴訪求星象動推因物色漢
家衣被屬羊裘歸來再拜清祠下山自蒼蒼水
自流

富春山下江水平富春山上客呈明故人龍裘
當天漢嚴子年裘還釣耕七里遺祠渺象在千
鈞扶鼎一絲輕停舟欲存無蘋藻目斷烟波感

慨生

黃鎬

雨晴祠下晚維舟雲自飛來水自流漢王固能
招隱逸子陵安肯事王侯猿啼繡嶺長驚大漁
釣桐江已狎鷗風節至今歌不盡空山明月使
人愁

藍明之

水宿傍嚴灘風燈語夜閑鼃鳴潮信早龍過雨
聲寒病喜看山好貧嗟行路難何當脫塵鞅來
此把漁竿

釣臺集卷之下

重

徐貫

兩石屹立白雲裏先生高卧堅不起故人天上
握乾符幣聘慙慙亦徒爾紛紛誰不附飛龍獨
把漁竿釣烟水一朝赴召便歸來空使客星占
太史古來天民不苟出尋常詎可窺涯沃江流
浩浩山蒼蒼千古清風激貪鄙

徐禎卿

言訪羊裘隱荒臺迹宛然巖崖祠宇綴天漢客

星懸伊昔風雲感丘園末帛英神龍不可係造
化獨溪全去矣孤蹤逸懷哉大澤偏釣竿何竭
燭石瀨故濺濺郡以高名著山依汗簡傳餘風
猶激懦聖代更招賢圭組誰憐辱襟期本尚玄
終焉赴空谷寤寐白駒篇

鄭善夫

富春山下嚴陵瀨九日風光與不違白石滄波
元自好鳴鶯飛鷺早知歸南陽文叔求賢遠相
府侯生識面稀王業帝謨俱莫問百年江海有

漁磯

盧義

三公不換一羊裘此日歸來尚黑頭高閣丹青
紀幾日江山清絕已千秋逃名不爲蒼生起仲
足空令太史愁珍重東都名節在後來誰復繼
前修

何舜賓

仰止先生此釣臺高名千古共崔嵬雲臺豈是
非宏壯能與乾坤並久來

釣臺靖峻照乾坤遺澤猶能及遠孫却嘆雲臺
諸將帥有誰傳爵至今存

費霖

話舊忘形常者難羊裘風雪自江干清時宜出
何當隱君子金人不盡懂釣石一區猶壁立客
星千古正芒寒可憐雲雨翻然處白日長門草
自殘

吳廷舉

執御平生願登臨豈憚勞忽緣山磴險信得釣
臺高廊廟身難退江湖分所遭卑卑千載下光
武亦唐堯

釣水先生志還山聖主恩姓名光日月風節薄
乾坤南郡楊公記高平范相文往來祠下客莫
自浪推尊

董遵

桐江烟水碧於秋千古高風水共流白日我從
臺下過且將塵袂洗餘羞

胡儼

兩山相望樹蒼蒼百尺漁竿引興長
齊客謾誇光武大漢庭翻笑子陵狂
潮生潮落心無競雲去雲來覺大忙
莫嘆桐江祠屋冷南陽遺事更荒涼

張鶴樸

羊裘一去不復還秋水微茫烟霧間
西望雲臺青草合只今人上富春山

胡鑑

七里灘頭百尺磯渭川應自有心期
徒墮物色來三聘未識經綸在一絲
海寓正當炎祚復江湖俄望客星移
憑將後代春秋筆數續希文舊勒碑

嚴嵩

嚴陵七里灘疊嶂俯澄灣雲物澹堪賞
風標遠未攀龍飛初白水魚釣但青山
千歲見孤廟蒼蒼烟霧間

徐緒

曉駐三湘節言過七里灘客星天漢上
祠宇僧林端碧樹風烟迥蒼江暮色寒
平生仰止意爲薦芳蘭

王仁甫

江上好山青欲老江頭流水不西還
萬年風節雲霄上一代君臣朋友間
虞舜以來皆此道巢由之外更誰班
雲臺不是三公地且作乾坤自在閑

廖道南

嚴子釣石瀨桐君栖樹枝如何富春渚
更有高風祠春雨浴山鳥暮潮鳴海嶠
巍巍客星閣長照釣竿絲

裴紳

桐江垂釣幾經秋物色曾勞漢主求
但使客星千帝座肯將軒冕勿羊裘
冥鴻歷歷白雲遠碧樹亭亭芳草稠
欲吊靈修何處是清風搖蕩木蘭舟

彭韶

移姓名鄉郡尊賢世所無
後友遺不容孤物色遺漁釣
風神寄畫圖
有今尚在只可重樵夫

凌雲瀚

貞惠直爲百世師
先生高節亦如之
只將立懦廉頑意
九鼎分明重一絲

胡定

嚴生賣卜倫抗意釣璜外
亦有畫象求徒勞
後車載閉目謝文叔
諫議不肯拜偃仰御榻間聊

釣臺集卷之下 志

作故人會長揖歸富春
欲見不得再高卧
佐中興流風開百代
所以徐孺輩冥冥不可呈
至今

山中人生涯甘釣未巖巖
桐江臺浮雲何芥蒂
登臺清冷然下臺有遺慨
吾將濯吾纓恐汗巖

陵瀨

王氣春陵盡
陵臺獨存河山盟
祇重箕顓道

誰尊尚憶君
芳語長占帝府昏
故人俱一代感

激更堪論

司馬聖

富春釣叟竟容歸
越嶠樵夫願後達
仕路風霜仍客髮
故園丘壑自春暉
九重共有真龍在
萬里誰教倦鳥飛
目斷高臺重回首
野情幽興正依依

夏言

故人意若上識天
度大凡襟窄只是腹
相加幾人容得深淺交
人貧富見古今人品天淵隔○

嘆江湖落落少年知
音客當年甘寂寞
儀容此日增顏色
激潁風軒冕等浮塵
先生力

江右

釣臺集卷之下 志

羅洪先

漢庭懷舊德
獨愛水雲深
白髮一竿暮
青山七里春
江流閒歲月
夜景浴星辰
千載荒祠下
停舟人幾人

趙琳

釣魚人去釣臺空
石徑崎嶇使屨通
暎恍然霄漢外
行吟渾在畫圖中
一杯白引山間雨
袖清生岩底風
往事悠悠成感慨
獨依秋水看芙蓉

俞諫

古石懸崖若建瓴荒亭忽易奉祠生浮雲幾見
更新主惟有青山總一情

徐憚

鳳去臺空不記年訪尋遺跡尚依然錦峯繡嶺
邀遊處松栢蒼蒼鎖暮烟

又

對峙雙臺百尺高長竿遠舉豈勝勞先生自是
人中傑不釣纖鱗釣巨鰲

釣臺集卷之下

卷

陳經邦

桐江有清沚富澤多白雲漁釣堪遊世罕裘可
傲君山河漢鼎改宇宙客星存谿流吾欲掬千
載挹餘芬

又

軒冕樊心應漢廷先生高節薄青冥百年天地
容狂態萬里江湖隱客星不使巢由偏洗耳肯
隨賈鄧共圖形嗟余碌碌成何事仰止漢臺愧
屢經

詹理

韋布論交在遠期狂奴非故負相知要將出處
同伊尹肯把清高讓伯夷漢業只今成往跡嚴
陵依舊薦荒祠堪嗟諸將空圖畫不及先生一
釣絲

陳陞

尋龍來七里泊岸有孤舟水碧纓堪濯臺空釣
已收風塵悲市道慷慨拜清流何日能懸解溪
邊借一丘

釣臺集卷之下

卷

章拯

先生祠下水常作鏡面寒明月澄蒼臺清風漾
琅玕臺可坐弓竿可釣百千年後誰同調野人
照水羞塵容對此悠悠發長嘯

王德溢

古堂蘿桂野雲深雙石嵒嵒起翠岑未挽唐虞
酬牀世錯認許認初心丹山碧水先生像白
日青天御史箴舒卷於人成算在不須昏曉過
江潯

錢仲益

嚴陵城郭倚岩巒使節曾過七里灘
斷碣久漫蒼鮮滑高臺長鎖白雲寒
一時玄象干宸宸千古清風屬釣竿
登覽未窮官棹發寫將幽景到家看

張瑄

不把羊裘博錦袍先生制行一何高
眼中蔑視三公貴萬里雲霄一羽毛

黃文豪

雲臺繪畫丹青好爭似桐江山水奇
絕壁復樓臺石峭寒潭月映釣竿垂
三公不入山中夢九鼎終扶磯上絲
幾度扁舟祠下過清風猶覺棹邊吹

曹珪

事歇因稀憶釣泉清風凜凜逼塵烟
素衣怎似羊裘貴金屋何如石屋堅
雙脚踏沉波底月一鉤挽起水中天
桐江江上多來往試問誰爲兩漢賢

朱廷益

千古江流繫釣懸九天御座見星經
何如展却絲綸手掃盡湖山萬里烟

寇陽

帝子當年意甚勞故人同卧客星高
先生何事渾忘世諫議區區等一毛

楊當時

先生不拜故人官物色桐江老釣竿
日月並依龍衮重烟霞偏染布袍寬
臺荒鳥宿千山草潮落魚游七里灘
萬古乾坤竟誰是我來長嘯客星寒

鄭繼之

釣臺東接峽江流臺上平臨陝治州
豪客乘風時有賦海翁無事自忘憂
中原目斷冥鴻路落日愁生芳野洲
歲晚烟波浩無極鷗鷺蘆花滿潮傍人遊

富春山下嚴陵瀨九日風光興不違
白石滄波元自好鳴鷗飛鷺早知歸
南陽文叔求賢遠相

府侯生識面稀王業帝諱俱莫問百年滄海有
漁磯

楊一清

釣臺百尺俯江灘生不求榮死亦安人道客星
干帝座誰知漢鼎仗漁竿烟霞絕壁清風在香
火空山白晝寒再拜多勿還仰止詩成回首一
凭欄

伏屨飄然出帝居故人心事幾躊躇一官豈必
侯言責三聘何須用詔書祠廟僅存兼後裔山

釣臺集卷之十

李

川不才是芳譽雲臺汗馬終黃土始信辛衆計
未疎

李東陽

嚴陵祠下揚帆處不見先生見釣臺石倚空
紅葉下冥鴻衝雨朔風回明時合重泉由節濟
世非輕管葛才莫道羊裘非隱物山川不礙去
能來

李川卿

蒼山拔地起兩岸雲屏開峭奇
六是子

陵臺子陵臺高百千仞烈風颼颼萬山震丹崖
鐵障插青冥屹立顏波作雄鎮我曾三謁先生
祠披萊艤棹江之湄舟車未至即物色童穉皆
稱百世師荒烟隱霧蔽溪谷此臺巍然山之麓
壯氣直凌霄漢間金城朝暮排雲關懸岩偉岸
烟霞表再拜如對先生顏漢家九鼎未足貴辛
衷豈羨三公位綱常自古用人扶東京節義公
之氣桐江一絲不得臣光皇自是非常人立茲
休光耿宇宙迄今千載歸堯仁吁嗟乎嚴山高
嚴水清上連牛斗不盈尺下有泓洞蛟龍吟高
風可仰不可攀清名萬古誰與京先生之風正
如此至今千載垂芳聲

盧襄

釣臺突兀斷崖傾臺下荒祠映古桎朋友君臣
俱大義江山日月自高名愔然未負湯三聘遊
矣何慚魯兩生萐菜鱸魚抱堪薦驛舟淹宿有
餘情

鄭姓

好箇嚴子陵不仕漢光武先生有雙臺漢家無

寸土

殷雲霄

我愧不如嚴子陵釣臺深處亂山青雲臺當日
多王業天漢千年自客星遺跡可憐開翠壁乘
浮終去入滄溟滿江風雨愁蘭橈吾道無勞問

洞庭

子陵釣臺江之濱冥冥雲霞雙岫嶠高名寥廓
我何意東帛荒涼今幾春一官未謝風塵路萬

釣臺集卷之下

三品

事空餘愁病身扁舟不知其所往風雨桐廬欲
問津

富春山上雲蒼蒼子陵墳前江水長百戰韓彭
無堊地千年樵牧有椒漿絕巘寒風摧短髮長
波落日動孤航多懷欲采芳洲薦楓葉滿瀟天
雨霜

子陵祠屋碧崔嵬細雨扁舟此夕來山色不隨
炎漢去潮聲猶帶伍員哀一時並組憐英俊萬
古風雲閱草萊何限幽懷無可問海天逸鶴幾

時面

康從理

青山中劃大江流千載嚴家有故洲片石遂能
高列土孤雲真若見披裘春容雨壓祠宮樹夜
色星隨客子舟滄海只今垂釣去含情一櫓渚
蘋羞

黎民表

持竿將擬釣滄溟猶向荒臺問客星江入新安
千丈碧兩來漁浦一帆青藥名盡入桐君傳泉

釣臺集卷之下

三品

品何煩陸羽經擬是拂衣還有恨末芳能得幾
回停

楊應詔

倚櫂嚴陵瀨登富春山白雲去不遠千載有
餘閒漢使彤臺上羊裘石室間幽懷渺天地獨
鶴幾時還

片月挂寒砧煙澄碧林樾來漢昌歌獨眺古
臺潯諸將寧龍躍先生豈陸沉扁舟方遠去出
處未論心

王叔果

桐江風落客星寒又過嚴陵七里灘一自羊裘
侵帝座青山千古尚漁竿

太守尊容綠未枯清杯歸擢醉還沾君房可怪
狂奴態山郡于今尚姓嚴

李攀龍

嚴陵物色動新年解纜春回七里紅綉嶺更宜
殘雪映釣臺高並客星懸灘聲乍合三江壯山
勢遙臨百越偏此日青陽瞻帝座羊裘深覬昔

釣臺集卷之下

三

人賢

章袞

昔過子陵祠雲烟迷咫尺今茲復來游軒檻淨
如拭扁舟苦不寬如馬重羈勒竭來此登臨昭
騷真無極群峯壯欲飛幽瀨鳴相激林深日蒼
涼風清毛灑浙雲霞自曉昏題味雜今昔已躋
杳杳臺更踞高高石暫拋此間快展南溟翼
世俗日衰頹互端忽肥瘠戲結事妍軟美競
投隙所以嚴子陵羊裘甘遠適孤峰信絕倫無

乃太拘窄吾觀聖賢心扶顛迷拯溺用行舍則
藏孔門有成式豈必務潔身而不同休戚中庸
不可能此語非諧噓王公當代豪劉子駕已逸
折衷契我心千載誇雙壁

王世懋

頴陽先生一瓢後卓犖獨數桐江廬巖叢高士
有嚴鄭亦賴子雲能著書澤中不作羊裘坐世
上那有蒲輪車富春灘頭兩峯秀客星不隱將
安知君王自美建武政處士遠際玄纁初名成
萬古祠宇在漢社洛陽久已堙清輝似染水長
碧高韻欲與風俱疎千尺休疑下綸處此翁釣
奇非釣魚徘徊宇下三嘆息獨立高臺意有餘

張文熙

天下豈腥物巢父獨洗耳至人秉奇尚萬鍾如
敝屣此道千載希漢有羊裘子雅志在寥廓汨
然無所喜天子曾及門偃仰卧弗起以足加帝
腹客星奏太史匪作傲世態故人詎乃爾黃屋
且不知萬物孰能滓高風薄蒼昊芳名耀來祀

陳洪濛

先生之風清且高千尺垂竿托以逃龍衮不知
天子貴羊裘自著野人袍富春臺峻魚忘餌楊
子江深手弄清魚爲不食手巢許功名飄絮愧
蕭曹

張正學

先生非是愛逃名龍德潛行已成不把一絲
墜桐水其能九鼎莫東京修修鴻羽懸孤表落
落雲臺失衆英漢室中興今已矣高風惟見鈞

臺上

鈞臺臺下

臺上

蕭廩

不倚當時寵寧論身後名奈何千載下高爾說
嚴陵

君隱非無意行亦有心此心如不愧山水共
高深

美人與我期其計嚴灘月薄暮人不來長風度
清樾

茅坤

山川幾易姓祠宇獨經時不見披裘叟誰疇吊
古詞淒風喧塞雀落日嘯寒鴟二氣江蘋薄空
林寄所思

客星今不見姓却挂南州一日狂奴態千年江
水流林花開更落社燕夏還秋漢帝旌旄色猶
疑訪釣裘

張子仁

樹密蒼山合風高溪水寒憑虛一以眺千古釣
臺端

鈞臺臺下

臺上

龔天器

高臺落日繫扁舟獨坐江皋看水流烟霧茫茫
漁蘧杳一聲吹落萬峯秋

鷗鷺群飛過野塘桐江烟水正茫茫得魚沽酒
邀明月披看羊裘勝鷓鴣

百尺絲竿坐水隈故人物色等閑來羊裘謾道
非纓冕千古昆陽一釣臺

醉裏跣趺坐石床投竿一濯向滄浪從來野性
無拘管不是狂奴傲帝王

一絲獨釣桐廬水千古猶餘江上臺風靜鯨鯢
常遠避月明鷗鷺不相猜暫辭林壑歸朝市便
有星文動上台我亦楚江漁隱客兼霞風雨又
重來

一曲陽春調孤帆雪夜舟江深漁遂香村暝酒
旗收路遠嚴陵瀨溪凝剡水流梅花頻入夢歸
思滿滄洲

林偕春

世情多險巖落井翻下石丈夫各有志安能受

八鈞臺集卷之下

聖

驅迫所以嚴子陵脩然爲漢客雖欲諫議之堅
卧不可得九鼎賴垂絲七里標遺跡我来拜祠
下躡級登危石環視蒼山高俯見溪水碧浮雲
變古今斯名永無極慷慨一以歌壯懷長吟式
誰謂千載遙相遇猶旦夕

客星何爲者熠熠夜來明豈識狂奴態應徵
聖主情故人同卧起加足若平生太史無勞奏
曾虛咄咄聲

費堯年

卧榻狂奴動客星石臺猶峙把竿亭人知傲帝
綠同學彼忍忘君愛獨醒受祿終身全禮數報
書雙語凜儀刑高風直節誰能並留得春山萬
古青

鄭銳

世人但說先生隱豈識先生不仕心輔義懷仁
言不合漢家九鼎一絲輕

桐江之水勢悠悠千古清風釣不休誰謂雲臺
軒冕貴誰能博換此羊裘

八鈞臺集卷之下

聖

陳桂

赤龍天上駕群才何獨逃名卧釣臺明月一竿
應自得玄纁三聘只廬來江山寂寂空秋草雲
石蒼蒼積翠蒼夜半客星無復見高風千古抗
浮埃

陸萬鍾

雙臺突兀倚山隅今古烟波一釣徒鷗鷺不驚
江月曉風雲長伴客星孤絲綸自是齊男子諫
議寧爲漢大夫謾道咄嗟能下汝故人原未識

狂奴

滄波寂寞自垂綸
翻爲羊裘物色新
文叔差強非舊侶
居房故是一痴人
磻溪笑爾承歸聘
異綺終能不漢臣
釣石祇令江上老
空疑太史動星辰

魏良靜

荒祠堪駐馬
更上釣魚臺
古樹濱江起
清風拂面來
漢廷勞物色
天上動星台
節義輝青史
千

年士氣培

釣臺集卷之下

北嶺風塵翳滿頭
浪聞何處有羊裘
宦遊今日桐廬地
眼見當年漢水秋
百尺釣臺蒼蘚合
數椽祠宇白雲浮
客星依舊輝長夜
爲獎先生永不收

李珊

建武當年幸御驂
故人卧榻共徘徊
羊裘不逐浮雲去
魚釣長隨流水來
大節一生輕萬乘
清風千古重孤臺
停舟瞻拜危磯下
終夜星辰獎北隈

張程

四七功臣定九州
先生高節慕巢由
故人天上龍爲袞
男子澤中羊作裘
半夜客星驚太史
千年廟食走諸侯
扁舟祠下蒼崖石
間日雄風對碧流

吳哲

潮長平沙春水生
嚴瀨七里晚波明
臺邊香餌澄滄海
月下烟簑冷客星
龍袞羊裘成往事
桐絲漢鼎尚高名
當年若得真魚水
竿竹何緣羨獨清

釣臺集卷之下

謝丰

魚水君臣偶不投
釣臺江上幾經秋
東京有幸登王佐
北越何甘老披裘
滿目雲山留故態
一絲漢鼎繫清流
懷仁輔義如相就
要領終期到白頭

謝丰

釣臺高倚半天雲
嶽色光芒射斗文
諸將風雲空盡閣
千秋蘿薜自玄纁
潮轟桐水孤狂氣
壁立清風百代勲
誰把見潛論事業
巢由稷契本

平分

古祠一黃椒漿罷病與何人共日流綺嶺碧流
千古色釣臺高入九層瞻生懸天漢甘爲客龍
縱滄溟豈厭潛不觀河山今異代州人指樊尚
穉巖

一代雲臺事已沉羊裘踪跡尚遺今原將萬古
祠邊水散與人閒浣獨襟

有竿出沛商家雨釣澤高垂漢代風請看匡辟
廉頑力誰歎乾坤不毀功

釣臺集卷之十

吳雲卿

灘聲七里咽江濱吊古臺荒路不分物色頻年

虛帝席客星中夜動天文漢家龍衮方求理齊

國羊裘肯事君千載遺靈那可見暮雲猶似東

玄纁

袁表

江樹曉氣氤氳參差綠小窗微風山出窗

春雲牧豎團沙見落照水間應漸江上釣萬

里謁明君

胡應麟

嚴公昔未遇畊釣日沉溟一朝動人主始識少
微星余亦任公子垂竿三十齡被髮上高臺浮
雲空翠屏雙磯拳石卽可坐却望三山游四溟
袖裡虹霓一千尺手掣鰲魚歸帝庭

重疊嵐光倚翠屏天風吹客上危亭持竿試着
羊裘坐何處長安有客星

挾策初從帝座回繁舟重上子陵臺暮頭日暮
狂歌發萬里浮雲海色來

釣臺集卷之十

吳

欲向桐君話隱淪千峯寒色對嶙峋青袍可是
遊吳客不染玄都半樹塵

百尺綸竿俯碧沅危欄天半夕陽愁山靈似識
携寒意十里魚龍送客舟

范學詩

石臺突兀上干雲曾犯宸樞動緯文蓋世英豪
徒絳紫出塵幽德獨玄纁辭歸溪意從誰識節
義遺風紛阿熱若把雲臺諸將較子陵尚未肯
平分

百尺危臺頻眺望先生祠下使人淹忘名

桐江重喜過清風綉嶺瞻高乘忘尊非自傲一
絲扶呂可云潛漢家將相俱寥寂惟到嚴灘共
美嚴

楊東

不隨龍躍去甘爲一魚來投餌垂明月披裘坐
草萊漢室無分土嚴灘有二臺高節荒村靜清
風野霧開萬山迴古渡一水護孤簑往來名利
客不敢向徘徊

釣臺集卷之下

哭

楊道輔

炎代中興宇宙寬羊裘只愛此江山朝竿不爲
隨漁父夜足何妨占漢官七里灘聲流歲月幾
家遺姓住溪灣扁舟今夕停祠下聊對先生破
俗顏

俞一中

臺倚青山棟欲浮綠陰幾樹集沙鷗磯頭不問
絲綸在儘有清風逐水沅

貧賈漁舟泊釣臺閑模古刻破荒苔江湖廊廟

還同音謾對先生一所栽

聯

蒼山碧水人千古

郭斗

漢鼎桐江釣一絲

山高水長一絲繫九鼎之重

俞汝爲

懷仁輔義一言爲百世之師

當年高節雙臺下

楊東

曠古清風一釣中

釣臺集卷之下

電

釣臺集下卷終

重刻釣臺集後序

釣臺主人楊東謹序

余讀東漢逸民傳至嚴先生未嘗不三嘆爲巢由之後一人云已從計偕舟次釣臺登其祠瞻之低回不忍去歲辛巳一夕偶夢先生魏剡傳帶來顧余余爲之竦然起敬也無何而余拜桐廬令獲適先生至則首謁先生祠再拜而椒漿之已復取釣臺集刪補之而僭叙首簡曰甚哉出處之義不明于天下而隱德之士遂消而莫

釣臺集後序

新文天父刻

辨也夫士君子之處也在于蘊其出之之具而出也所以致其處之之用身有潛見而義無二致故出在素修見于世處在完藝存于身諒其身而後出不敢出以失其身故出不能全處者導欲之媒也處不能基出者好名之玷也聞之太史王維禎先生論隱有四術謂炯然抱奇固請不出者石隱也才一出而輒即收者高隱也度無所見而託號以覆短者智隱也空以身爲稿木朽株者癡隱也乃鄙荆輿顏閭鮑焦爰旌

目之徒而僥有取于段干木魯仲連者大都空才譎而志節之略也嗟乎才譎志節可偏廢哉然薰之者鮮矣若嚴先生者寔千古天民而隱入于聖者也豈四術所能云哉方光武之未起也先生久爲白水之遊先生所學已素里于光武光武所究亦精鑒于先生世惟見天子之趨貴而不知天民之尤尊見帝徵先生之勸也遂謂帝可爲堯舜之主見先生之不就也遂謂先生非孔顏之學嗟乎光武真可堯舜哉先生豈真疾孔顏之執哉夫謂用之則行者以其志之合也先生所抱仁義而帝則圖識之崇先生所疾阿順而帝則君房之合輕更守令吏貴三公朱浮以上相免韓歆以鯁直亡且也先生是時年逾耳順齒直德邵不能待以賓師之禮而以詔書從事不從則呵之以狂奴數久要之誼者若是乎假令先生拜諫議一拂其肯幾何而狂雅狂奴之辱也睹其廢郭立陰夫婦之際猶存終淑而謂貧賤之交可異其全哉先生固見之

豫矣出處之義亦已壽之熟矣蓋諒其上未必
為堯舜之君而其出未必與唐虞之治故寧以
其身置宇宙之外而因狹手宇宙以其心遊萬
物之表而且細手萬物卒之桐江一絲扶漢九
鼎廉頑立懦可風百世謂先生為隱之聖者豈
其過哉豈其過哉論先生者或未觀其溪余故
特從而表著之以致高山仰止之私焉
萬曆十三年歲始乙酉星鳥月嵎夷日

釣臺集卷二

五

釣臺集二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楊東編東建安人官桐廬縣知縣嚴光釣臺詩
文宏治中嚴州府推官龔宏始輯錄而未成同知
鄭才乃續成十卷刊之後新安程敏政為增補記
文銘贊等六十餘篇至萬曆十四年東復刪補以成
此本始末凡經五人故體例頗不盡一所載碑記
等既不盡存其年月所載諸詩亦不盡著其原題
且其目則列卷一至卷四而其書止有上下二卷
是篇第且不能釐正無論其他矣

